

太平广记

(三)

(宋)李昉 等著

目录

卷第一百九十八.....	001
卷第一百九十九.....	011
卷第二百.....	019
卷第二百零一.....	028
卷第二百零二.....	036
卷第二百零三.....	047
卷第二百零四.....	062
卷第二百零五.....	075
卷第二百零六.....	087
卷第二百零七.....	097
卷第二百零八.....	106
卷第二百零九.....	114
卷第二百一十.....	122
卷第二百一十一.....	131
卷第二百一十二.....	140
卷第二百一十三.....	147
卷第二百一十四.....	156
卷第二百一十五.....	163
卷第二百一十六.....	170
卷第二百一十七.....	177
卷第二百一十八.....	184
卷第二百一十九.....	195

卷第二百二十	203
卷第二百二十一	215
卷第二百二十二	223
卷第二百二十三	231
卷第二百二十四	239
卷第二百二十五	249
卷第二百二十六	257
卷第二百二十七	264
卷第二百二十八	271
卷第二百二十九	277
卷第二百三十	283
卷第二百三十一	290
卷第二百三十二	298
卷第二百三十三	305
卷第二百三十四	313
卷第二百三十五	321
卷第二百三十六	330
卷第二百三十七	344
卷第二百三十八	354
卷第二百三十九	365
卷第二百四十	373
卷第二百四十一	382
卷第二百四十二	389
卷第二百四十三	398
卷第二百四十四	409
卷第二百四十五	417

卷第二百四十六.....	425
卷第二百四十七.....	434
卷第二百四十八.....	443
卷第二百四十九.....	451
卷第二百五十.....	459
卷第二百五十一.....	471
卷第二百五十二.....	481
卷第二百五十三.....	491
卷第二百五十四.....	500
卷第二百五十五.....	508
卷第二百五十六.....	518
卷第二百五十七.....	528
卷第二百五十八.....	538
卷第二百五十九.....	548
卷第二百六十.....	556
卷第二百六十一.....	565
卷第二百六十二.....	576
卷第二百六十三.....	587
卷第二百六十四.....	594
卷第二百六十五.....	601
卷第二百六十六.....	616
卷第二百六十七.....	624
卷第二百六十八.....	633
卷第二百六十九.....	641
卷第二百七十.....	649
卷第二百七十一.....	660
卷第二百七十二.....	672

卷第二百七十三.....	683
卷第二百七十四.....	692
卷第二百七十五.....	699
卷第二百七十六.....	709
卷第二百七十七.....	725
卷第二百七十八.....	738
卷第二百七十九.....	752
卷第二百八十.....	765
卷第二百八十一.....	773
卷第二百八十二.....	782
卷第二百八十三.....	789
卷第二百八十四.....	798
卷第二百八十五.....	805
卷第二百八十六.....	814
卷第二百八十七.....	821
卷第二百八十九.....	826
卷第二百九十.....	834
卷第二百九十一.....	842
卷第二百九十二.....	849
卷第二百九十三.....	858
卷第二百九十四.....	866
卷第二百九十五.....	875
卷第二百九十六.....	885
卷第二百九十七.....	903

卷第一百九十八

文章一

司马相如 谢朓 沈约 庾信 王勃 卢照邻 崔融
张说 崔曙 王维 李翰 顾况 卢渥 唐德宗 戎昱
李端 韩翃 杨凭 符载 王建 裴度 白居易 元和沙门

司马相如

汉司马相如赋诗，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杨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子云学相如之赋而弗迨也，故雅服焉。相如为上林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而睡，跃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卿。牦柯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必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博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敢言作赋之心矣。（出《西京杂记》）

谢朓

梁高祖重陈郡谢朓诗。常曰：“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

沈约

梁奉朝请吴均有才器，常为剑骑诗云：“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高祖谓曰：“天子今见，关西安在焉？”均默然无答。均又为诗曰：“秋风泷白水，雁足印黄沙。”沈隐侯约语之曰：“印黄沙语太险。”均曰：“亦见公诗云，山樱发欲然。”约曰：我始欲然，即已印讫。”（出《谈薮》）

庾信

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时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狗吠，聒耳而已。”（出《朝野僉载》）

王勃

唐王勃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点窜。时人谓之“腹稿”。（出《谈薮》）

卢照邻

唐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弱冠，拜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后为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照邻闻之曰：“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时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如卢生之文，时人莫能评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忧子》以释愤焉。文集二十卷。（出《朝野僉事》）

崔融

唐国子司业崔融作武后册文，因发疾而卒。时人以为二百年来无此文。（出《国史纂异》）

张说

唐张说、徐坚同为集贤学士十余年，好尚颇同，情契相得。时诸学士凋落者众，说、坚二人存焉。说手疏诸人名，与坚同观之。坚谓说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敢问艺之先后？”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异乎？若施之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坚又曰：“今之后进，文词孰贤？”说曰：“韩

休之文，有如大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笋，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短，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出《大唐新语》）

崔曙

唐崔曙应进士举，作明堂火珠诗，续有佳句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其言深为工文士推服。既夭歿，一女名“星星”而无男。当时咸异之。（出《明皇杂录》）

王维

唐王维好释氏，故字摩诘。性高致，得宋之问辋川别业，山水胜绝，今清凉寺是也。维有诗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以为含英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乃李嘉佑诗也。（出《国史补》）

李翰

唐李翰文虽宏畅，而思甚苦涩。晚居阳翟，常从邑令皇甫曾求音乐。思涸则奏乐，神全则缀文。（出《国史补》）

顾况

唐顾况在洛，乘间与一二诗友游于苑中。流水上得大梧叶，上题诗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泛于波中。诗曰：“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后十日余，有客来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一诗，故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愁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风取次行。”（出《本事诗》）

卢渥

中书舍人卢渥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拊来。叶上及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不诏，许从百官司吏，独不许贡举人。渥后亦一任范阳，独获其退宫人，睹红叶而吁怨久之曰：当时偶题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篋。验其书迹，无不讶焉。诗曰：“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出《云溪友议》）

唐德宗

唐德宗每临朝，多令征四方丘园才能（“能”字原缺，据《杜阳杂编》补），学术直言极谏之士。由是题笔献艺者满于阙下。上多亲自考试，故绝请托之门。是时文学相高，公道大

振，得路者咸以推贤进善为意。上试制科于宣政殿，或有乖谬者即浓点笔抹之，或称旨者翘足朗吟。翌日，即遍示宰臣学士曰：“此皆脱门生也。”公卿大夫已下，无不服上藻鉴。宏词独孤绶试《放驯象赋》。及进其本，上览，称叹久之。因吟其词云：化之式孚，则必爱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上甚嘉之，故特书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单国累进驯象三十有二，上悉令放于荆山之南。而绶不斥受献，不伤放弃，上赏为知去就也。（出《杜阳杂编》）

贞元五年，初置中和节，御制诗，朝臣奉和。诏写本赐戴叔伦于容州。天下荣之。（出《国史补》）

戎昱

唐宪宗皇帝朝，以北狄频侵边境，大臣奏议：古者和亲，有五利而无千金之费。帝曰：“比闻有一卿，能为诗而姓氏稍僻，是谁？”宰相对曰：“恐是包子虚、冷朝阳。”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侍臣对曰：“此是戎昱诗也。京兆尹李銮瞿拟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辞焉。”帝悦曰：“朕又记得咏史一篇，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称诗人之兴咏。”圣旨如此稠叠，士林之荣也。其咏史诗云：“汉家青史内，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帝笑曰：“魏绛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论者矣。（出《云溪友议》）

李端

唐郭暧尚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绝妙。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暧大喜，出名马金帛为赠。是会也，端擅场；送丞相王缙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丞相刘晏之巡江淮，钱起擅场。（出《国史补》）

韩翃

唐韩翃少负才名。侯希逸镇青淄，翃为从事。后罢府，闲居十年。李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时韩已迟暮，同职皆新进后生，不能知韩。共目为恶诗韩翃。翃殊不得意，多辞疾在家。唯末职韦巡官者，亦知名士，与韩独善。一日夜将半，韦扣门急。韩出见之，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韩大愕然曰：“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就座曰：“留底状报，制诰缺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德宗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云，与此韩翃。”韦又贺曰：“此非员外诗也？”韩曰：“是也。”是知不误矣。质明而李与僚属皆至。时建中初也。（出《本事诗》）

杨凭

唐京兆尹杨凭，兄弟三人皆能文，为学甚苦。或同赋一篇，共坐庭石，霜积襟袖，课成乃已。（出传载）

符载

唐符载字厚之，蜀郡人，有奇才。始与杨衡、宋济栖青城山习业。杨衡擢第，宋济先死，无成。唯载以王霸自许，耻于常调。韦皋镇蜀，辟为支使。虽曰受知，尚多偃蹇。皋尝于二十四化设醮，请撰斋词。于时陪饮于摩诃池，载离席盥漱，命小吏十二人捧砚，人分两题。缓步池间，各授口占。其敏速也如此。刘辟时为金吾仓曹参军，始依皋焉。载与撰真赞云：“矫矫化初，气杰文雄。灵螭出水，秋鹗乘风。行义则固，辅仁乃通。他年良觌，麟阁之中。”及皋卒，辟总留务，载亦在幕中。及辟败，载亦免祸。（出《北梦琐言》）

王建

唐王建初为渭南县尉，值内官王枢密者，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复怀轻谤之色。忽因过饮，语及桓灵信任中官，起党锢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诘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故元稹以尝有宫词，诏令隐其文。朝廷以为孔光不言温树者，慎之至也。及王建将被奏劾，因为诗以让之，乃脱其祸也。建诗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著，进来龙马每

交骑。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出《云溪友议》）

裴度

唐宪宗以玉带赐裴度，临薨却进。门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执笔，口占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赐。既不敢将归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间。”闻者叹其简切而不乱。（出《因话录》）

白居易

唐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即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杨柳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自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星。”后除苏州刺史，自峡沿流赴郡。时秭归县繁知一，闻居易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居易睹题处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刘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沈佺期诗曰：“巫山高不极，合

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盖守寒素之分，无躁竞之心，公卿间许之。先是胡曾有诗云：“翰苑何曾休嫁女，文昌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盖守寒素之分，无躁竞之心，公卿间许之。先是胡曾有诗云：“翰苑何曾休嫁女，文昌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盖守寒素之分，无躁竞之心，公卿间许之。先是胡曾有诗云：“翰苑何曾休嫁女，文昌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沓状奇新。暗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王无兢诗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变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霁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李端诗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空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见楚宫。”皇甫冉诗曰：“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白居易吟四篇诗，与繁生同济，而竟不为。（出《云溪友议》）

元和沙门

唐元和中，长安有沙门，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合之处。张籍颇恚之，冥搜愈切。思得句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径往夸扬。乃曰：“此应不合前辈意也。”僧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冷吟曰：“见他桃李发，思忆后园春。”籍因抚掌大笑。（出《摭言》）

卷第一百九十九

文章二

杜牧 天峽游人 譚铎 周匡物 王播 朱庆余 唐宣宗
温庭筠 李商隐 刘瑒 郑畋 司空图 高蟾

杜牧

唐白居易初为杭州刺史，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之。始植于庭，栏门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会徐凝从富春来，未知白，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难种，渐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幙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到寺看花，乃命徐同醉而归。时张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诞。然张徐二生未之习隐，各希首荐焉。白曰：“二君论文，若廉白之斗鼠穴，胜负在于一战也。”遂试《长剑依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试讫解送，以凝为元，祜次之。张曰：“祜诗有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多士以陈后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祜题金山寺诗曰：“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虽綦毋潜云。”塔影挂青汉，钟声和白云。”此句未为佳也。白又以祜宫词，四句之中皆数对，何足奇乎？然无徐生云，“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祜叹曰：

荣辱纠纷，亦何常也。遂行歌而迈，凝亦鼓枻而归。自是二生终身偃仰，不随乡试矣。先是李林宗、杜牧，与白犇不较文，（“文”原作“之”，据《云溪友议》改）具言元白诗体舛杂，而为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白为河南尹，李为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马，令则肩舆，似乖趋事之礼。李尝谓白为嚙嚙公，闻者皆笑。乐天之名稍减矣。白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獬子也，其锋不可当。”后杜牧守秋浦，与张祜为诗酒之友，酷吟祜宫词。亦知钱塘之岁，白有非祜之论，尝不平之。乃为诗二道以高之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云：“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张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此为祜得意之语也。李杜已下，盛言其美者，欲以苟异于白而曲成于张也。故牧又著论，言近有元白者，喜为谣言褻语，鼓扇浮嚣。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敷佐于祜耳。（出《云溪友议》）

天峽游人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有邓先客至延康，四五代为国道师，而锡紫服。泊死，自京归葬是山，云是尸解也。然悉为丘陇，松柏相望，词人经过，必当兴咏，几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题一绝，不言姓字，但云天峽游人耳。后来观其所刺。无复为文。且邓氏之名，因斯稍减矣。诗曰：“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那与俗尘同。既言白日升仙去，何事人间有殡宫。”（出《云溪友议》）

谭铢

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比于钱唐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竞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有举子谭铢者，吴门之秀士也，因书一绝。后之来者，睹其题处，稍息笔矣。诗曰：“武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出《云溪友议》）

周匡物

周匡物字几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进士及第。时以歌诗著名。初周以家贫，徒步应举，落魄风尘，怀刺不偶。路经钱塘江，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乃于公馆题诗云：“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郡牧出见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传此诗讽诵。舟子不敢取举选人钱者，自此始也。（出《闽川名士传》）

王播

唐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照寺木兰院，随僧斋食。后厌怠，乃斋罢而后击钟。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名，皆以碧纱罩其诗。播继以二绝句曰：“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未了各西东，惭愧闻黎饭后钟。三十年来尘扑面，

如今始得碧纱笼。”(出《摭言》)

朱庆余

唐朱庆余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索庆余新旧篇什数通，吟改只留二十六章。籍置于怀抱而推赞之。时人以籍重名，无不缮录讽咏，遂登科第。初庆余尚为谦退，作《闺意》一篇，以献张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籍酬之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沈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由是朱之诗名，流入四海内矣。(出《云溪友议》)

唐宣宗

唐宣宗朝，前进士陈玩等三人应博士宏词，所司考定名第及诗赋论。上于延英殿诏中书舍人李藩等问曰：“凡考试之中，重用字如何？”藩对曰：“赋忌偏枯庸杂，论失褒贬是非，诗则缘题落韵，其间重用文字，乃是庶几，亦作有常例也。”又曰：“孰诗重用字？”对曰：“钱起湘灵鼓瑟诗云：善抚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逸韵谐金石，清音发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中有二不字。”上曰：“钱起虽重用字，他诗似不及起。虽谢眺云：‘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远，水还江汉流’之篇。无以比也。”其宏词诗重用字者登科。起诗便付史选。(出《云溪友议》)

宣宗因重阳，赐宴群臣，御制诗。其略去：欵塞旋征骑，和戎委庙贤。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边。宰臣以下应制皆和。上曰：宰相魏谟诗最出：四方无事去，神豫抄秋来。八水寒光起，千山霁色开。上嘉赏久之。魏蹈舞拜谢，群僚耸视，魏有德色，极欢而罢。（出《抒情诗》）

温庭筠

唐温庭筠字飞卿，旧名岐。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而士行有缺，搢绅薄之。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部令，二十四考中书。”宣宗尝试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求进士对之。庭筠乃以“玉条脱”续也。宣宗赏焉。又药有名“白头翁”，温以“苍耳子”对。他皆此类也。宣帝爱唱菩萨蛮词，丞相令狐绹假其修撰，密进之，戒令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云：“中书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宣皇好微行，遇于逆旅，温不识龙颜，傲然而诘之曰：“公非长史司马之流耶？”帝曰：“非也。”又白：“得非大参簿尉之类耶？”帝曰：“非也。”谪为坊城尉。其制词曰：“死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补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竟流落而死也。鹵国公杜惊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诣韦曲林氏林亭，留诗云：“卓氏炉前金线柳，隋家堤畔锦帆风。贪为两地进行霖雨，不见池莲照水红。”鹵公闻之，遗绢千匹。吴兴沈徽云：“温曾于江淮为亲横楚，由是改名庭筠。又每岁举场，多

为举人假手。”侍郎沈询之举，别施铺席，授庭筠，不与诸公邻比。翌日，于帘前请庭筠曰：“向来策名者，皆是文赋托于学士。某今岁场中，并无假托，学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出《北梦琐言》）

李商隐

唐李商隐字义山，为彭阳公令狐楚从事。彭阳之子绚，继有韦平之拜，假疏商隐，未尝展分。重阳日。商隐诣宅，于厅事上留题。其略云：“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相国睹之，惭怅而已。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也。（原缺出处，今见《北梦琐言》卷七）

刘瑑

唐刘瑑字子全。幼苦学，能属文，才藻优赡。大中初，为翰林学士。是时新复河湟，边上戎事稍繁。会院中诸学士或多请告，瑑独当制。一日近草诏百函，笔不停缀，词理精当。夜艾，帝复召至御前，令草喻天下制。瑑濡毫抒思，顷刻而告就。迟明召对，帝大嘉赏。因而面赐金紫之服。瑑以文学受知，不数年，卒至大用。其告喻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国也，何尝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参诸二柄，归于大宁。朕猥荷丕图，思弘景业。忧勤戒惕，四载于兹。每念河湟土疆，绵亘遐阔。天宝末，犬戎乘我多难，无力御奸，遂纵腥膻，不远京邑。事更十叶，时近百年。卿士献能，靡不竭其长策。朝廷下议，皆亦

听其直词。尽以不生边事为永图，且守旧地为明理。荏苒于是，收复无由。今者天地储祥，祖宗垂璫，将士等栉沐风雨，暴露效野。披荆榛而刀斗夜严，出豺狼而穹庐晓破。动皆如意，古无与京。念此诚勤，宜加宠赏。”词不多载。（出郑处诲所撰《刘瑑碑》）

郑畋

马嵬佛堂，杨妃缢所。迨后才士经过，赋咏以道其幽怨者，不可胜纪。皆以翠翘香钿，委于尘泥，红凄碧怨，令人伤悲。虽调苦词清，无逃此意也。丞相郑畋为凤翔从事日，题诗曰：“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朝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观者以为真辅国之句（出《缺史》）

司空图

唐晋国公裴度讨淮西，题名于华岳庙之阙门。后司空图题诗纪之曰：“岳前大队赴淮西，从此中原息战鼙。石阙莫教苔藓上，分明认取晋公题。”（出《摭言》）

高蟾

唐高蟾诗思虽清，务为奇险，意疏理寡，实风雅之罪人。薛能谓人曰：“倘见此公，欲赠其掌。”然而落第诗曰：“天

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盖守寒素之分，无躁竞之心，公卿间许之。先是胡曾有诗云：“翰苑何曾休嫁女，文昌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杜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罗隐亦多怨刺，当路子弟忌之，由是蟾独策名也。前辈李贺歌篇，逸才奇险。虽然，尝疑其无理。牧有言：“长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仆命骚人可也。”是知通论不相远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

文章三

李蔚 卢渥 韩定辞 姚岩杰 狄归昌 杜荀鹤 武臣有文
曹景宗 高昂 贺若弼 李密 高崇文 王智兴 高骈
罗昭威 赵延寿

李蔚

唐丞相李蔚镇淮南日，有布素之交孙处士，不远千里，径来修谒。蔚浹月留连。一日告发，李敦旧分，游河祖送，过于桥下，波澜迅激，舟子回跋，举蒿溅水，近坐饮妓，湿衣尤甚。李大怒，令擒舟子，荷于所司。处士拱而前曰：“因兹宠饯，是某之过，敢请笔砚，略抒荒芜。李从之，乃以柳枝词曰：“半额微黄金缕衣，玉搔头袅凤双飞。从教水溅罗裙湿，还道朝来行雨归。”李览之，释然欢笑，宾从皆赞之。命伶人唱其词，乐饮至暮，舟子赦罪。更有李嶠献诗云：“鸡树烟含瑞气凝，凤池波待玉山澄。国人久依东关望，拟筑沙堤到广陵。”后果入相。（出《抒情诗》）

卢渥

唐左丞相卢渥，轩冕之盛，近代无比，伯仲四人咸居显列。乾符初，母忧服阕。渥自前中书舍人拜陕府观察使。又旬日，其弟绍自前长安令除给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贤校理除左拾遗。又旬日，弟沼自畿尉迁监察御史。诏书叠至，士族荣之。及赴任陕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以下，互设祖筵，遮于行路，洛城为之一空。都人观者肩望击毂，盛于清明洒扫之日。自临都驿以至于行，凡五十里，连翩不绝。有白须传卒，鸣指叹曰：“老人为驿吏垂五十年，阅事多矣，而未曾见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时士流窃语，以此日在家者为耻。渥有题嘉祥驿诗曰：“交亲荣饯洛城空，善戏戎装上将同。星使自天丹诏下，雕鞍照地数程中。马嘶静谷声偏响，旆映清山色更红。到后定知人易化，满街棠树有遗风。”诗版后为易定帅王存尚书碎之。（出《唐阙史》）

韩定辞

唐韩定辞为镇州王镕书记。聘燕帅刘仁恭，舍于宾馆，命试幕客马或（按《北梦琐言》“或”作“或”，下同）延接。马有诗赠韩曰：“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别后嵯峨山上望，羡君时复见王乔。”或诗虽清秀，然意在徵其学问。韩亦于座上酬之曰：“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盛德好将银笔术。丽词堪与雪儿歌。”座内诸宾靡不钦讶称妙句，然亦疑其银笔之僻也。他日，或复持燕帅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辞接于公馆。时有妓转转者，韩之所眷也。每当酒席，或频目之。韩曰：“昔爱晋文公分季隗于赵衰，孙伯符辍小乔于公瑾，盖以色可奉名人。但虑倡姬不胜贤者之顾，愿垂一咏，

俾得奉之。或援笔，文不停缀，作转转之赋。其文甚美，咸钦其敏妙。遂传于远近。或从容问韩以雪儿银笔之事，韩曰：昔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好学著书。常记录忠臣义士及文章之美者，笔有三品。或以金银雕饰，或用斑竹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书之，德行清粹者用银笔书之，文章赡丽者以斑竹书之。故湘东之誉，振于江表雪儿者，李密之爱姬，能歌舞，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入意者，即付雪儿叶音律以歌之。”又问“痴龙”出自何处？定辞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误堕于穴中。因行数里，渐见明旷。见有宫殿人物凡九处。又见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后出以问张华曰：“此地仙九馆也。大羊者，名曰痴龙耳。”定辞复问或，嵯嵯之山，当在何处？”或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谦光而下问。”由是两相悦服，结交而去。（出《北梦琐言》）

姚岩杰

姚岩杰，梁公元崇之裔孙也。童卯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慕班固、司马迁为文，时称大儒。常以诗酒放逸江左，尤肆凌忽前达，旁若无人。唐乾符中，颜标典鄱阳郡，鞠场公宇初构。请岩杰纪其事。文成，灿然千余言。标欲刊去一二字，岩杰大怒，标不能容。时已勒石，遂命覆碑于地，磨于其文。岩杰以一篇纪之曰：“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天和。眼前俗物关情少，醉后青山入梦多。田子莫嫌弹铗恨，宁生休唱饭牛歌。圣朝若为苍生计，也合公车到薜萝。”卢肇牧歙州，岩杰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书褒美，赠以束帛。辞云：“兵火之后，郡中凋弊，无以迎逢大贤。”岩杰

复以长笺激之，肇不得已，迺至郡斋，待如公卿礼。既而日肆傲睨轻视于肇。肇常以篇咏夸于岩杰曰：“明月照巴天。”岩杰大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独言巴天耶？”肇渐不得意。无何，会于江亭。时蒯希逸在席，卢请目前取一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曰：“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遽饮酒一器，凭栏呕啜。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出《摭言》）

狄归昌

唐僖宗幸蜀，有词人于马嵬驿题诗云：“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泥杨妃。”不出名氏，人仰奇才。（此即侍郎狄归昌诗也，出《抒情诗》）

杜荀鹤

唐杜荀鹤尝吟一联诗云：“旧衣灰絮絮，新酒竹篱篱。”或话于韦庄，庄曰：“我道印将金锁锁，帘用玉钩钩。”庄后西蜀为相。（出《北梦琐言》）

武臣有文

曹景宗

梁曹景宗累立军功。天监初，徵为右卫将军。后破魏军振旅，帝于华光殿宴饮联句。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赋“竞病”两字。景宗便操笔而成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欣不已，于是进爵为公。（出《曹景宗传》）

高昂

北齐高昂字敖曹，胆力过人，姿彩殊异。其父次同，为求严师教之。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名字之。东魏末，齐神武起义，昂倾意附之，因成霸业，除侍中司徒，兼西南道大都督。而敖曹酷好为诗，雅有情致，时人称焉。常从军，与相州刺史孙腾作《行路难》曰：“卷甲长驱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时言作虎牢停，更被处置河桥北。回首绝望便萧条，悲来雪涕还自抑。”又有征行诗曰：“珑种千口羊，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顷之，其弟季式为齐州刺史，敖曹发驿以劝酒。乃赠诗曰：“怜君忆君停欲死，天上人间无可比。走马海边射游鹿，偏坐石上弹鸣雉。昔时方伯愿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余篇甚多，此不复载。（出《谈薮》）

贺若弼

隋贺若弼字辅伯，少有大志。骁勇便弓马，解属文，涉书记，有重名。及隋文受禅，阴有平江南之志。访可任者，高颖荐弼有文武才干，拜总管，委以平陈之事，若弼欣然以为己任。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若弼遗诗曰：“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献平陈十策，称上旨。开皇九年，大举伐陈，以若弼为行军总管，俘陈叔宝。（出《贺若弼传》）

李密

隋李密，蒲山公宽之子也。初授亲卫大都督，非其所好，称疾而归。大业中，佐杨玄感起兵。及玄感败，密间行入关，亡抵平原。贼帅郝孝德不礼之，遭饥馑，至削树皮而食。乃诣睢阳，舍于村中，变名称刘知远，聚徒教授。经数月，不得志。乃为五言诗曰：“金风飏秋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眺听良多感，慷慨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屠，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诗成，泣下数行。义宁元年，密僭据洛口，会群盗百万，筑坛称魏公。建元二年，密自巩洛，鼓行伐隋，兵败归唐，授光禄卿。（出《河洛记》）

高崇文

唐相高崇文本蓟门之骁将也，以讨刘辟功，授西川节度使。

一旦大雪，诸从事吟赏有诗。崇文遽至饮席，笑曰：“诸君自为乐，殊不见顾鄙夫，鄙夫武人，亦有一咏雪诗。”乃口占曰：“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旧从军。有似胡儿射飞雁，白毛空里落纷纷。”诗多中的，皆谓北齐敖曹之比。太尉骈，即其孙也。（出《北梦琐言》）

王智兴

唐侍中王智兴，初为徐州节度使，武略英特，有命世之誉。幕府既开，所辟皆是名士。一旦从事于使院会饮，与宾朋赋诗。顷之达于王。王乃召护军俱至。从事因屏去翰墨，但以杯盘迎接。良久问之曰：“适闻判官与诸贤作诗，何得见某而罢？”遽令却取笔砚，以彩笺数幅陈席上。众宾相与持疑。俟行觞举乐，复曰：“本来欲观制作，非以饮酒为意。”时小吏亦以笺翰置于王公之前，从事礼为揖让。王曰：“某韬铃发迹，未尝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陈愚恳。”于是引纸援毫，顷刻而就云：“三十年来老健儿，刚被郎官遣作诗。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自知。”四座览之，惊叹无已。时文人张祜亦预此筵。监军谓元曰：“观兹盛事，岂得无言？”祜即席为诗以献云：“十年受命镇方隅，孝节忠规两有余。谁信将坛嘉政外，李陵章句右军书。”智兴览之笑曰：“褒饰之词，可谓过当矣。”左右或言曰：“书生之徒，务为谄佞。”智兴叱之曰：“有人道我恶，汝辈又肯否？张秀才海内名士，岂云易得。”天下人闻，且以为王智兴乐善矣。驻留数旬，临岐赠绢千匹。（出《剧谈录》）

高骈

唐高骈幼好为诗，雅有奇藻，属情赋咏，横绝常流，时秉笔者多不及之。故李氏之季，言勋臣有文者，骈其首焉。集遇乱多亡，今其存者盛传于时。其自赋《言怀诗》曰：“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坛。手持金钺重，身挂铁衣寒。主圣匡扶易，恩深报效难。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休官。《二女庙诗》云：“帝舜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水云间。当时珠泪垂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又《咏雪》云：“六月花飘入户时，坐看修竹变琼枝。逡巡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又《听歌》诗：“公子邀欢月满楼，佳人揭调唱伊州。便从席上秋风起，直到萧关水尽头。”又《寄僧筇竹杖诗》云：“坚轻筇竹枝，一杖有九节。寄与沃州僧，闲步秋山月。”（出谢蟠《杂说》）

罗昭威

梁邳王罗昭威世为武人，有胆决，喜尚文学，雅好儒生。于厅所之侧，别立学舍，招延四方游士，置于其间，待以恩礼。每旦视事之暇，则与诸儒讲论经义。聚书万余卷，于学舍之侧，建置书楼，纵儒士随意观览，已亦孜孜讽诵。当时蕃牧之中，最获文章之誉。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旨，坏裂抵弃，自襞笺起草，下笔成文。虽无藻丽之风，幕客多所不及。又僻于七言诗，每歌酒宴会，池亭游览，廉不赋咏，题之屋壁。江南有罗隐者，为两浙钱镠幕客，有文学。昭威特遣使币交聘，申南阮之敬。隐悉以所著文章诗赋，酬寄昭威。昭大倾慕之，

乃目其所为诗曰罗江东。今邺中人士，有讽诵者。尝自为太厅记，亦微有可观。（出《罗昭威传》）

赵延寿

伪辽丞相赵延寿，德均之子也，仕唐为枢密使。清泰末，自太原陷虏，耶律德光用为伪丞相，综国事。晋少主失政，延寿道戎王为乱。凡数年之间，盗有中夏，实延寿赞成之力也。延寿将家子，幼习武略。即戎之暇，时复以篇什为意，亦甚有雅致。尝在虏庭赋诗曰：“黄沙风卷半空抛，云动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著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南人闻者，往往传之。（出《赵延寿传》）

卷第二百一

才名（好尚附）才名

上官仪 东方虬 苏颋 李邕 李华 李白 好尚
房琯 韩愈 李约 陆鸿渐 独孤及 杜兼 李德裕 潘彦
宋之慈 朱前疑 鲜于叔明 权长孺 才名

上官仪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隄，步月徐辔，詠诗曰：“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若神仙。（出《国史异纂》）

东方虬

左史东方虬每云：“二百年后，乞与西门豹作对。”尤工诗。沈佺期以工诗著名，燕公张说尝谓之曰：“沈三兄诗，直须还他第一。”（出《国史异纂》）

苏颋

苏颋少聪俊，一览千言。景龙二年六月二日，初定内难，准（明钞本准为唯。）颋为中书舍人，在太极后阁。时颋尚年少，初当剧任，文诏填委，动以万计，时或忧其不济。而颋手操口对，无毫厘差失。主书韩礼、谭子阳转书诏草，屡谓颋曰：“乞公稍迟，礼等书不及，恐手腕将废。”中书令李峤见之，叹曰：“舍人思若涌泉。峤等所不测也。”（出《谭宾录》）

李邕

李邕自刺史入计京师。邕素负才名，频被贬斥。皆以邕能文养士，贾生、信陵之流。执事忌胜，剥落在外。人间素有声称，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看，以为古人，或将眉目有异，衣冠望风，寻访门巷。又中使临问，索其新文，复为人阴中，竟不得进改。天宝初，为汲郡北海太守。性豪侈（明钞本侈为俊），不拘细行，驰猎纵逸。后柳绩下狱，吉温令绩引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词状连引，敕初（明钞本初作祁）顺之。罗希爽驰往，就郡决杀之。邕早擅才名，尤长碑记。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送，亦至钜万。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出《谭宾录》）

李华

李华以文学名重於天宝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员外，起为相国李梁公岷从事，检校吏部员外。时陈少游镇维扬，尤仰其名。一旦，城门吏报华入府。少游大喜，簪笏待之。少顷，复

白云：“已访萧功曹矣。”颖、功曹士也。（出《摭言》）

李白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又请所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数四，号为谪仙人。白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曲曰：“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犹衔半边日。金壶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又《乌夜啼》曰：“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向人问故夫，欲说辽西泪如雨。”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子昂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已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便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既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命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跱龙拿，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徵歌出洞房。

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玄宗恩礼极厚，而白才行不羁，放旷坦率，乞归故山。玄宗亦以非廊庙器，优诏许之。尝有醉吟诗曰：“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胡愧焉。三杯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更忆贺监知章诗曰：“欲向东南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后在浔阳，复为永王璘延接，累谪夜郎。时杜甫赠白诗二十韵，多叙其事。白后放还，游赏江表山水。卒于宣城之采石，葬于谢公青山。范传正为宣歙观察使，为之立碑，以旌其隧。初白自幼好酒，於兖州习业，平居多饮。又于任城县构酒楼，日与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时。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重而加敬焉。（出《本事诗》）

好尚

房琯

苏州洞庭，杭州兴德寺。房太尉琯云：“不游兴德洞庭，未见佳处。”寿安县有喷玉泉石溪，皆山水之胜绝者也。贞元中，琯以宾客辞为县令，乃铲翳荟，开径隧，人闻而异焉。太和初，博陵崔蒙为主簿，标准于道周，人方造而游焉。又颜太师真卿刻姓名於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变耶。”（出《传记》）

韩愈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能返，发狂恸哭，为书遗华阴令。令百计取之，乃下。又李氏子为千牛，与其侪类登慈恩寺浮图。穷危极险，跃出槛外，失身而坠，赖腰带挂钉，为风所摇，久而未落。同登者惊倒槛中，不能复起。院僧遥望急呼，一寺悉出以救之，乃连衣为绳，久之取下。经宿而苏。（出《国史补》）

李约

兵部员外郎李约，汧公之子也。以近属宰相子，而雅爱玄机。萧萧冲远，德行既优。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词调，皆高绝一时。一生不近女色，性喜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谈。晨起草裹头，对客蹙融，便过一日。多蓄古器，在润州尝得古铁一片，击之精越。又养一猿名生公，常以之随。逐月夜泛江，登金山，击铁鼓琴，猿必啸和。倾壶达夕，不俟外宾，醉而后已。约曾佐李庶人锜浙西幕。约初至金陵，于府主庶人锜坐，屡赞招隐寺标致。一日，庶人宴于寺中。明日，谓约曰：“十郎尝夸招隐寺，昨游宴细看，何殊州中？”李笑曰：“某所赏者疏野耳，若远山将翠幕遮，古松用彩物裹，腥膻浣鹿陪泉，音乐乱山鸟声，此则实不如在叔父大厅也。”庶人大笑。约性又嗜茶。能自煎。谓人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火焰火也。”客至，不限瓯数，竟日执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碛石县东，爱渠水清流，旬日忘发。（出《因话录》）

陆鸿渐

太子文学陆鸿渐，名羽。其生不知何许人。竟陵龙盖寺僧姓陆，于堤上得一初生儿，收育之，遂以陆为氏。及长，聪俊多闻，学赡辞逸，诙谐谈辩，若东方曼倩之俦。鸿渐性嗜茶，始创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锡器之间，云宜茶足利。至太和，复州有一老僧，云是陆僧弟子，常讽歌云：“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唯羡西江水，曾向晋陵城下来。”鸿渐又撰《茶经》二卷，行于代。今为鸿渐形者，因目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以釜汤沃之。（出《转载》）

独孤及

常州独孤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病不理，意欲专听。（出《转载》）

杜兼

杜兼尝聚书万卷，每卷后必自题云：“倩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出《转载》）

李德裕

李德裕与同列款曲。或有徵所好者，德裕言：“己喜见未闻新书策。”崔魏公铉好食新馄饨，以为珍美。从事开（从字

原缺，开原作闻，据北梦琐言补改）筵，先一日前，必到使院索（索原作案，据北梦琐言改）新煮馄饨也。杜鹵公惊每早食饘饭乾脯。崔侍中安潜好看斗牛。虽各有所美，而非近利。与夫牙筹金埒，钱癖谷堆，不其远乎！（出《北梦琐言》）

潘彦

咸亨中，贝州潘彦好双陆，每有所诣，局不离身。曾泛海，遇风船破。彦右手挟一板，左手抱双陆局，口衔双陆骰子。二日一夜至岸，两手见骨，局终不舍，骰子亦在口。（出《朝野僉载》）

宋之慈

洛阳县丞宋之慈性好唱歌，出为连州参军。刺史陈希古者，庸人也。令之慈教婢歌，每日端笏立于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窗从而和之，闻者无不大笑。（出《朝野僉载》）

朱前疑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丑，其妻有美色。天后时，洛中殖业坊西门酒家，有婢蓬头垢面，伛肩蟠腹，寝恶之状，举世所无。而前疑大悦之，殆忘寝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爱，信不虚也。夫人世嗜欲，一何殊性。前闻文王嗜昌，楚王嗜芹苳，屈到

嗜芰，曾皙嗜羊枣，宋刘雍嗜疮痂。本传曰：雍诣前吴兴太守孟灵休，灵休脱袜，粘炙疮痂坠地，雍俯而取之食焉。宋明帝嗜蜜渍蝻蛄，每啖数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谈，陈君爱丑之说，何其怪欤？天与其癖也。（出《朝野僉载》）

鲜于叔明

剑南东川节度鲜于叔明好食臭虫，时人谓之蟠虫。每散，令人采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热水中，以抽其气尽。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饼而啖，云其味实佳。（出《乾鐙子》）

权长孺

长庆末，前知福建县权长孺犯事流贬。后以故礼部相国德舆之近宗，遇恩复资。留滞广陵多日，宾府相见，皆鄙之。将诣阙求官，临行，群公饮饯于禅智精舍。狂士蒋传知长孺有嗜人爪癖。乃于步健及诸庸保处，薄给酬直，得数两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纸裹。候其酒酣进曰：“侍御远行，无以饯送，今有少佳味，敢献。”遂进长孺。长孺视之，忻然有喜色，如获千金之惠，涎流于吻，连撮噉之，神色自得，合座惊异。（出《乾鐙子》）

卷第二百二

儒行（怜才 高逸）儒行

刘献之 卢景裕 萧德言 张楚金 怜才 沈约
唐高宗 天后 源乾曜 张建封 李实 韩愈 杨敬之 卢肇
令狐绹 崔铉 高逸 孔稚珪 李元诚 陶弘景 田游岩
朱桃椎 卢鸿 元结 贺知章 顾况 陈琚 孔拯 儒行

刘献之

后魏刘献之少好学，尤精诗传，泛观子史。见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杨墨之流，不为此书，千载谁知少也。”又谓所亲曰：“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时人有从之学者，献之曰：“立身虽百行殊途，准之四科，要以德行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让，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倘不能然，虽复下帷针股，蹑履从师，止可博闻强识。不过为土龙乞雨，眩惑将来。其于立身之道何益乎？孔门之徒，初亦未悟。见吾丘之叹，方乃归而养亲。呜呼！先达之人，何自学之晚也！”由是四方学者慕之。叹曰：“吾不如庄周樗散远矣。”固以疾辞。（出《谈薮》）

卢景裕

范阳卢景裕，太常静之子，司空同之犹子。少好闲默，驰骋经史。守道恭素，不以荣利居心，时号居士焉。初头生一丛白毛，数之四十九茎，故偏好老易。为注解。至四十九岁卒，故小字白头。性端谨，虽在暗室，必矜庄自持。盛暑之月，初不露袒。妻子相对，有若严宾。历位中书侍郎。（出《谈薮》）

肖德言

唐肖德言笃志于学，每开五经，必盥濯束带，危坐对之。妻子谓曰：“终日如是，无乃劳乎？”德言曰：“敬先师之言，岂惮于此乎！”（出《谭宾录》）

张楚金

张楚金与越石同预乡贡进士，州司将罢越石而贡楚金。楚金辞曰：“以顺即越石长，以才即楚金不如。”固请俱退。李勣为都督，叹曰：“贡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双举。”乃荐擢第。（出《谭宾录》）

怜才

沈约

梁瑯琊王筠幼而清隶，文采逸艳，为沈约所赏。及沈为尚书令，筠为郎。谓筠曰：“仆昔与王谢诸贤，为文会之赏。自零落以来，朽疾相继。平生玩好，殆欲都绝。而一文一咏，此事不衰。不意疲暮，复遇盛德。都伯喈见王仲宣叹曰：‘此王公之孙，吾家书籍万卷，必当相与。’仆虽不敏，请慕斯言。”每商确书史，流阅篇章，毕夜阑景，以为得志之赏。筠历位司徒左长史度支尚书。（出《谈薮》）

唐高宗

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银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出《谭宾录》）

天后

则天幸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宋之问诗成，则天称词更高，夺袍以赐之。（出《谭宾录》）

源乾曜

源乾曜因奏事称旨，上悦之。于是骤拔用，历户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异日，上独与高力士语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容貌言语类萧至忠，

故用之。”对曰：“至忠不尝负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晚乃谬计耳，其初立朝，得不谓贤相乎？”上之爱才宥过，闻者莫不感悦。（出《国史补》）

张建封

崔膺性狂，张建封爱其文，以为客，随建封行营。夜中大叫惊军，军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监军曰：“某有与尚书约，彼此不得相违。”建封曰：“唯。”监军曰：“某有请，请崔膺。”建封曰：“如约。”逡巡。建封又曰：“某亦有请，却请崔膺。”座中皆笑。后乃得免。（出《国史补》）

李实

李实为司农卿，促责官租。肖祐居丧，输不及期。实怒，召至。租车亦至，故得不罪。会有赐与，当为谢状。常秉笔者方有故，实急，乃曰：“召衣齐衰者。”祐至，立为草状。实大喜，延英荐之。德宗令问丧期，屈指以待，及释服之明日，自处士拜拾遗。祐有文章，善画，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出《国史补》）

韩愈

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璿肃，边上从事。贺年七岁，以长短之歌名动京师。时韩愈与皇甫湜贤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璿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试一篇。贺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曰：“华裙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马蹄隐隐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罗心胸，殿前作赋声磨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耿耿贯当中。庞眉书客感愁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负天鸿，他日不羞蛇作龙。”二公大惊，遂以所乘马，命联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年未弱冠，丁内艰。他日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时著辨讳一篇。不幸未状室而终。（出《摭言》）

又

韩愈引致后辈，为举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后官高，不复为也。（出《国史补》）

杨敬之

杨敬之爱才公正。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因此遂登高科也。（出《尚书故实》）

卢肇

王镣富有才情，数举未捷。门生卢肇等，公荐于春官云，“同盟不嗣，贤者受讥。相子负薪，优臣致诮。”乃旌镣嘉句曰，“击石易得火，扣人难动心。今日朱门者，曾恨朱门深。”声闻蔼然。果擢上第。（出《抒情诗》）

令狐绹

宣皇坐朝，次对官趋至前，必待气息平匀，上然后问事。令狐绹进李远为杭州刺史，宣皇曰：“我闻李远诗云，‘长日唯销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对曰：“诗人之言，不足有实也。”仍荐远廉察可任，乃俞之。（出《幽闲鼓吹》）

崔 铉

郑愚尚书，广州人。擢进士第，（第下原有士字，据北梦琐言三删）扬历清显。声甚高而性好华，以锦为半臂。崔魏公铉镇荆南，郑授广南节制。路由渚宫，铉以常礼待之。郑为进士时，未尝以文章及魏公门，至是乃执所业。魏公览之，深加叹赏曰：“真销得半臂也。”（出《北梦琐言》）

高逸

孔稚珪

齐会稽孔稚珪，光禄灵产之子，侍中道隆之孙，张融之内弟。稚珪富学，与陆思晓、谢朓为君子之交。珪不乐世务，宅中草没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鸣。仆射王晏尝鸣笳鼓造之，闻群蛙鸣，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听卿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历位太子詹事。赠光禄大夫。（出《谈薮》）

李元诚

北齐赵郡李元诚，钜鹿贞公恢之孙，钜鹿简介灵之（灵之原作之公，据北齐书二二李元忠传改）曾孙。性放诞，不好世务，以饮酒为务。为太常卿，太祖欲以为仆射，而疑其多酒。子骚谏之，元诚曰：“我言作仆射不如饮酒乐，尔爱仆射，宜勿饮酒。”行台尚书司马子如及孙腾，尝诣元诚，其庭宇芜旷，环堵颓圯。在树下，以被自拥，独对一壶，陶然乐矣。因见其妻，衣不曳地。撒所坐在褥，质酒肉，以尽欢意焉。二公嗟尚，各置饷馈，受之而不辞，散之亲故。元诚一名元忠。拜仪同，领卫尉，封晋阳公。卒赠司徒，谥曰文宣。（出《谈薮》）

陶弘景

丹阳陶弘景幼而惠，博通经史。覩葛洪《神仙传》，便有志于养生。每言仰视青云白日，不以为远。初为宜都王侍读，后迁奉朝请。永明（永明原作水平，按梁书五—陶弘景传谓永明十年上表辞禄，据改）中，谢职隐茅山。山是金陵洞穴，周回一百五十里，名曰华阳洞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时号茅山。由是自称华阳隐居，人间书疏，皆以此代名。亦士安之玄晏，

稚川之抱朴也。惟爱林泉，尤好著述。缙绅士庶慕道伏膺，承流向风，千里而至。先生尝曰：“我读外书未满万卷，以内书兼之，乃当小出耳。”齐高祖问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赋诗以答之，词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高祖赏之。（出《谈薮》）

田游岩

唐田游岩初以儒学累徵不起，侍其母隐嵩山。甘露中，中宗幸中狱，因访其居，游岩出拜。诏命中书侍郎薛元超入问其母，御题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徵拜弘文学士。（出《翰林盛事》）

朱桃椎

朱桃椎，蜀人也。淡泊无为，隐居不仕。披裘带索，沈浮人间。窦轨为益州，闻而召之。遗以衣服，逼为乡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则裸形，冬则以树皮自覆。凡所赠遗，一无所受。织芒履，置之于路上。见者皆曰，“朱居士之履也。”为鬻取米，置之本处。桃椎至夕取之，终不见人。高士廉下车，深加礼敬。召至，降阶与语。桃椎一答，既而便去。士廉每加褒异，蜀人以为美谈。（出《大唐新语》）

卢 鸿

玄宗徵嵩山隐士卢鸿，三诏乃至。及谒见，不拜，但罄折而已。问其故，鸿对曰：“臣闻老子云，礼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鸿，敢以忠信奉上。”玄宗异之，召入赐宴，拜谏议大夫，赐章服，并辞不受。给米百石，绢百疋，送还隐居之处。（出《大唐新语》）

元 结

天宝之乱，元结自汝瀆，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乃举义师宛叶之间，有婴城捍寇之力。结天宝中师中行子。始在商於之山称元子，逃难入猗玗之山称猗玗子，或称浪士。渔者呼为鰲叟。酒徒呼为漫叟。及为官，呼漫郎。（出《国史补》）

贺知章

贺知章性放旷，美谈笑，当时贤达咸倾慕。陆象先既知章姑子也，知章特相亲善。象先谓人曰：“贺兄言论调态，真可谓风流之士。”晚年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醉后属词，动成篇卷，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共传宝之。请为道士归乡，舍宅为观，上许之。仍拜子为会稽郡司马。御制诗以赠行。（出《谭宾录》）

顾况

顾况志尚疏逸，近于方外。有时宰曾招致，将以好官命之。况以诗答之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沧溟叫数声。”后吴中皆言况得道解化去。（出《尚书故实》）

陈瓛

陈瓛，鸿之子也。鸿与白傅传《长恨词》。文格极高，盖良史也。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铨之幕于徐。性尤耿介，非其人不与之交。同院有小计姓武，亦元衡相国之后，盖汾阳之坦床也。乃心不平之，遂挈家居于茅山。与妻子隔山而居，短褐束绦，焚香习禅而已。或一年半载，与妻子略相面焉。在职之时，唯流沟寺长老与之款接，亦具短褐相见。自述檀经三卷，今在藏中。临行，留一章与其僧云：“行若独车轮，常畏大道覆。止若圆底器，常恐他物触。行止既如此，安得不离俗。”乾符中，弟璉复佐薛能幕于徐，自丹阳棹小舟至于彭门，与弟相见。薛公重其为人，延请入城。遂坚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践公门矣。”薛乃携舟造之，话道永日，不宿而去。其志尚之介僻也如此。（出《玉堂闲话》）

孔 拯

孔拯侍郎为遗补时，尝朝回值雨，而无雨备，乃于人家檐庑下避之。过食时，雨益甚，其家乃延入厅事。有一叟出迎甚恭，备酒馔亦甚丰洁，公侯家不若也。拯惭谢之，且假雨具。

叟曰：“某闲居，不预人事。寒暑风雨，未尝冒也。置此欲安施乎？”令于他处假借以奉之。拯退而嗟叹，若忘宦情。语人曰：“斯大隐者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三

乐一乐

舜白玉琯 师延 师旷 师涓 楚怀王 咸阳宫铜人 隋
文帝 唐太宗 卫道弼 曹绍夔 裴知古 李嗣真 宋沆
王仁裕 李师诲 琴 珣璠乐 刘道强 赵后 马融
杨秀 李勉 张弘靖 董庭兰 蔡邕 于頔 韩皋 王中散
瑟 阮咸 乐

舜白玉琯

舜之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琯。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玉为琯，后乃易之以竹为琯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凤凰仪也。（出《风俗通》）

师 延

师延者，殷之乐工也。自庖皇以来，其世遵此职。至师延精述阴阳，晓明象纬，终莫测其为人。世载辽绝，而或出或隐。在轩辕之世，为司乐之官。及乎殷时，总修三皇五帝之乐。抚一弦之琴，则地祇皆升。吹玉律，则天神俱降。当轩辕之时，

已年数百岁，听众国乐声，以审世代兴亡之兆。至夏末，抱乐器以奔殷。而纣淫于声色，乃拘师延于阴宫之内，欲极刑戮。

（阴宫囚人之所）师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调角之音。司狱者以闻于纣，犹嫌曰：“此乃淳古远乐，非余可听悦也。”犹不释。师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欢修夜之娱，乃得免炮烙之害。闻周武王兴师，乃越濮流而逝。或云，其本死于水府。故晋卫之人镌石铸金图画以象其形，立祠不绝矣。（出《王子年拾遗记》）

师 旷

师旷者，或云出于晋灵之世。以主乐官，妙辩音律，撰兵书万篇，时人莫知其原裔，出没难详也。晋平公时，以阴阳之学，显于当世。乃薰目为瞽，以绝塞众虑。专心于星算音律，考钟吕以定四时，无毫厘之异。春秋不记师旷出于何帝之时。旷知命欲终，乃述《宝符》百卷。至战国分争，其书灭绝矣。晋平公使师旷奏清徵，师旷曰：“清徵不如清角也。”公曰：“清角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败。”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一奏之，有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掣帷幕，破俎豆，堕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病。（出《王子年拾遗记》）

师 涓

师涓者出于卫灵公之世。能写列代之乐，善造新曲，以代古声，故有四时之乐。春有《离鸿》、《去雁》、《应苹》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华》、《流金》之调；秋有《商飈》、《白云》、《落叶》、《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阴》、《沉云》之操。此四时之声，奏于灵公，公沉湎心惑，忘于政事。蘧伯玉谏曰：“此虽以发扬气律，终为沉湎靡曼之音，无合于风雅，非下臣宜荐于君也。”灵公乃去新声而亲政务，故卫人美其化焉。师涓悔其违于雅颂，失为臣之道，乃退而隐迹。伯玉焚其乐器于九达之衢，恐后世传造焉。其歌曲湮灭，世代辽远，唯纪其篇目之大意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楚怀王

洞庭之山浮于水上，其下金堂数百间，帝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声彻于山顶。楚怀王之时，与群才赋诗于水湄。故云，潇湘洞庭之乐，听者令人难老，虽《咸池》《箫韶》不能比焉。每四仲之节，王尝绕山以游宴。各举四仲之气，以为乐章。惟仲春律中夹钟，乃作轻流水之诗，宴于山南。时中蕤宾，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其后怀王好进奸雄，群贤逃越。屈平以忠见斥，隐于沅澧之间。王迫逐不已，乃赴清冷之渊。楚人思慕之，谓之水仙。（出《王子年拾遗记》）

咸阳宫铜人

秦咸阳宫中有铜人十二枚，坐高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

琴筑竽笙，各有所执。皆组绶华采，俨若生人。筵下有铜管，上口高数尺。其一管空，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琴瑟竽筑皆作，与真乐不异。（出《西京杂记》）

隋文帝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于翟泉获玉磬十四。悬之于庭，有二素衣神人来击之，其声妙绝。（出《洽闻记》）

唐太宗

唐太宗留心雅正，励精文教。及命太常卿祖孝孙正宫商，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滥，为之折衷。作降神乐，为九功舞，天下靡然向风矣。初孝孙以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诗序》云，“太平之音安以乐，其政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曲八十四调。祭环丘以黄钟为宫，方泽以大吕为宫，宗庙以太簇为宫。五郊迎享，则随月用律为宫。初，隋但用黄钟一宫，唯扣七钟。余五虚悬而不扣。及孝孙造旋宫之法，扣钟皆遍，无复虚悬矣。时张文收善音律，以萧吉乐谱未甚详悉，取历代沿革，截竹为十二律吹之，备尽旋宫之义。太宗又召文收于太常，令与孝孙参定雅乐。太乐古钟十二，俗号哑钟，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调之，声乃畅彻。知音乐者咸伏其妙，授协律郎。及孝孙卒，文收始复

采三礼，更加厘革，而乐教大备矣。（出《谭宾录》）

又

润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晋某岁所造也。是岁闰月，造磬者法月数，当有十三个，缺其一，宜如黄钟东九尺掘。必得焉。”求之，如言所得。（出《国史异纂》）

又

贞观中，景云见，河水清。张率更制为《景云河清歌》，名曰燕乐，今元会第一奏是也。（出《国史异纂》）

又

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作秦王破阵乐之曲。后编乐府云。

又

《破阵乐》，被甲持戟，以象战事。《庆善乐》，长袖曳屣，以象文德。郑公见奏《破阵乐》，则俯而不视；《庆善乐》，则玩之不厌。（出《国史异纂》）又

唐贞观年间，天上有祥瑞的景云出现，地上黄河水变清了。张率更写了一首《景云河清歌》，名为《燕乐》，今天元会第一个演奏的就是这首歌。

又

唐太宗平定刘武周的叛乱后，河东的百姓当道载歌载舞来庆贺。军士们争相演奏秦王所作的古歌《破阵子》。后来，乐官将这首古歌编入《乐府》。

又

《破阵乐》演奏时，军士披戴铠甲，手执戟矛，边歌边舞，用来象征征战冲杀的场面。《庆善乐》演奏时则人们随着乐曲舞动长袖、踢腿曳屣，用来象征文德昌盛的景象。郑公一听到奏《破阵乐》时，就低下头不看；奏《庆善乐》时，则百看不

厌。

卫道弼曹绍夔

乐工卫道弼，天下莫能以声欺者。曹绍夔与道弼皆为太乐，合享北郊。御史怒绍夔，欲以乐不和为罪。杂扣钟磬声，使夔闻，召之无误者，由是反叹伏。洛阳有僧，房中磬子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夔与僧善，来问疾，僧具以告。俄击斋钟，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可设盛饌，当为除之。”僧虽不信绍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之。夔食迄，出怀中铎，鑪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苦问其所以，夔云：“此磬与钟律合，击彼此应。”僧大喜，其疾亦愈。（出《国史异纂》）

裴知古

裴知古奏乐，谓元行冲曰：“金石谐和，当有吉庆之事，其在唐室子孙耳。”其月，中宗即位。（出《谭宾录》）

又

知古直太常，路逢乘马者。闻其声，窃言曰：“此人即当堕马。”好事者随而观之，行未半坊，马惊殆死。又尝观人迎妇，闻妇珮玉声曰：“此妇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善于摄生，开元十二年，年百岁而卒。（出《国史异纂》）

李嗣真

唐朝承周隋离乱，乐悬散失，独无徵音，国姓所缺，知者不敢言达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闻砧声者在今弩营，是当时英公宅。又数年，无由得之。其后徐业反，天后潜其宫。嗣真乃求得丧车一镡，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补乐悬之缺。后享宗庙郊天，挂簨簴者，乃嗣真所得也。（出《独异志》）

宋 洸

宋洸为太乐令，知音近代无比。太常久亡徵调，洸考钟律得之。（出《国史补》）

洸为太常丞，尝一日早于光宅佛寺待漏，闻塔上风铎声，倾听久之。朝回，复止寺舍。问寺主僧曰：“上人塔铃，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洸曰：“其间有一是古制。某请一登塔，循金索，试历扣以辨之，可乎？”僧初难后许，乃扣而辨焉。在寺之人，即言往往无风自摇，洋洋有闻，非此耶。洸曰：“是耳。必因祠祭，考本悬钟而应之。”固求摘取而观之，曰：“此沽洗之编钟耳，请旦独掇（旦掇羯鼓录作且缀）于僧庭。”归太常，令乐工与僧同临之。约其时，彼扣本悬，此果应，遂购而获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门，逢度支运乘。驻马俄顷，忽草草揖客别。乃随乘行，认一铃，言亦编钟也。他人但觉镕铸独工，不与众者埒，莫知其余。乃配悬，音形皆合其度。异乎，此亦识徵在金奏者与。（出《羯鼓录》）

王仁裕

晋都洛下，丙申年春。翰林学士王仁裕夜直，闻禁中蒲牢，每发声，如叩项脑之间。其钟忽撞作索索之声，有如破裂，如是者旬余。每与同职默议，罔知其何兆焉。其年中春，晋帝果幸于梁汴。石渠金马，移在雪宫，迄今十三年矣。索索之兆，信而有徵。（出《玉堂闲话》）

李师诲

李师诲者，画番马李渐之孙也。为刘从谏潞州从事。知从谏不轨，遂隐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县宰。曾于衲僧外，得落星石一片。僧云：“于蜀路早行，见星坠于前，遂掘之，得一片石，如断磬。其石端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处尚光滑。岂天上奏乐器毁而坠欤？”此石流转至安邑李甫宅中。（出《尚书故实》）

琴

玕璠乐

秦咸阳宫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七宝饰之，铭曰玕璠之乐。（出《西京杂记》）

刘道强

齐人刘道强善弹琴，能作单鳧寡鹤之弄。听者皆悲，不能自摄。（出《京西杂记》）

赵 后

赵后有宝琴曰凤凰，皆以金玉隐起为龙凤螭鸾，古贤烈女之象。亦善为《归凤》《送远》之操焉。（出《西京杂记》）

马 融

马融历二郡两县，政务无为，事从其约。在武都七年，南郡四年，未尝按论刑杀一人。性好音乐，善鼓琴吹笛。每气出蜻蛉相和。（出《商芸小说》）

杨 秀

隋文帝子蜀王秀，尝造千面琴，散在人间。（出《尚书故实》）

隋文帝的儿子蜀王杨秀，曾经制作一架千面琴，散失在民间。

李 勉

唐汧公李勉好雅琴，尝取桐梓之精者，杂缀为之，谓之百衲琴。用蜗壳为徽，共间三面尤绝异，通谓之响泉韵磬。弦一上，可十年不断。（出《尚书故实》）

又

勉又取漆筒为之，多至数百张，求者与之。有绝代者，一名响泉，一名韵磬，自宝于家。

又

京中又以樊氏、路氏琴为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损处惜而不治。蜀中雷氏斫琴，常自品第。上者以玉徽，次者以宝徽，又次者以金螺蚌徽。

唐汧国公李勉喜爱雅琴，曾经选用最好的桐木和梓木，将它们砍碎再重新拼合在一块儿，制成琴，取名叫“百衲琴”，镶嵌蜗壳为标志。这架琴的三面尤其绝异，人们都称它为响泉韵磬，上一次弦，十年不断。张弘靖

张相弘靖夜会名家，观郑宥调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动宫则宫应，动角则角应。稍不切，乃不应。宥师董庭兰，尤善汎（按吴曾能改斋漫录五引汎作沉。）声、祝声。（出《国史补》）

董庭兰

响泉、韵磬，本落樊泽司徒家，后在珠崖宅，又在张彦远宅，今不知流落何处。弹琴近代称贺若夷、甘党。前有董庭兰、陈怀古。怀能汎（汎疑是沉。详前张弘靖条。）祝二家声，谓大小胡笳也。萧古亦善琴，云胡笳第四头。犯无射商，遂用其音

为萧氏九弄。(出《卢氏杂说》)

蔡邕

蔡邕在陈留，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比往而酒会已酣焉，客有弹琴者。邕至门，潜听之曰：“嘻，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返。将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唯恐螳螂之失蝉也，此岂为杀心而声者乎。”邕叹曰：“此足以当之矣。”(出《汉书》，明抄本作出华嵛《汉书》，疑是华嶠《后汉书》)

于頔

于司空頔常令客弹琴。其嫂知音，听于帘下。叹曰：“三分之中，一分箏声，二分琵琶声。无本色韵。”(出《国史补》)

韩皋

韩皋生知音律。尝观弹琴，至《止息》，叹曰：“妙哉，稽生之为是也。”其当晋魏之际，其音主商。商为秋声，秋也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晏乎。又晋承金运之声也，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之也。慢其商弦，以宫同音，是臣夺君之义也。此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司马懿受魏明帝顾托，后返

有篡夺之心。自诛曹爽，逆节弥露。王陵都督扬州，谋立楚王彪。母丘俭、文钦、诸葛诞，前后相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匡扶魏室之谋，皆为懿父子所杀。叔夜以扬州故广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散败于广陵，故名其曲为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急于此也。其哀愤戚惨痛迫切之音，尽在于是。永嘉之乱，是其应乎。叔夜撰此，将贻后代之知音者，且避晋祸，所以托之鬼神也。皋之于音，可谓至矣。（出《卢氏杂说》）

王中散

唐乾符之际，黄巢盗据两京，长安士大夫避地北游者多矣。时有前翰林待诏王敬傲，长安人。能棋善琴，风骨清峻。初自蒲坂历于并。并帅郑从谠，以相国镇汾晋。傲谒之，不见礼。后又之邺，时罗绍威新立，方抚士卒，务在战争。敬傲在邺中数岁。时李山甫文笔雄健，名著一方。适于道观中，与敬傲相遇。又有李处士亦善抚琴，山甫谓二客曰：“幽兰绿水。可得闻乎？”敬傲即应命而奏之，声清韵古。感动神。（许刻本神下有爽字）曲终。敬傲潜然返袂云：“忆在咸通，王庭秋夜，供奉至尊之际，不意流离于此也。”李处士亦为《白鹤》之操。山甫援毫抒思，以诗赠曰，“幽兰绿水耿清音，叹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几时曾好古，人前何必苦沾襟。”余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别弹一曲，坐客弥加悚敬，非寻常之品调。山甫遂命酒停弦，各引满数杯，俄而玉山俱倒。洎酒醒，山甫方从客问曰：“向来所操者何曲，他处未之有也。”王生曰：“某家习正音，奕世传受。自由德顺以来，待诏金门

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弄，人众共知。唯嵇中散所受伶伦之曲，人皆谓绝于洛阳东市，而不知有传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广陵散》也。”山甫早疑其音韵，殆似神工，又见王生之说，即知古之《广陵散》，或传于世矣。遂成四韵，载于诗集。今山甫集中，只标李处士，盖写录之误耳。由是李公常目待诏为王中散也。王生后又游常山，是时节帅王镠年在幼龄，初秉戎钺。方延多士，以广令名。时有李夔郎中、莫又玄秘书、萧珣员外、张道古、并英儒才学之士，咸自四集于文华馆。故待诏之琴棋，亦见礼于宾榻。岁时供给，莫不丰厚。王或命挥弦动轸，必大加锡遗焉。在常山十数年，甚承礼遇。敬傲每戴危冠，着高屐，优游啸咏而已。冬月亦葛巾单衣，体无绵纩，日醺酣于市，人咸怪异之。闻昭宗反正，辞归帝里，后不知所终。敬傲又能衣袖中剪纸为蜂蝶，举袂令飞，满于四座，或入人之襟袖，以手揽之，即复于故所也。常时咸疑有神仙之术。张道古与相善，每钦其道艺，曾著《王逸人传》，为此也。道古名颢，博字。善古文，读书万卷，而不好为诗。曾在张楚梦座上，时久旱，忽大雨，众宾皆喜而咏之。道古最后方成绝句曰：“亢暘今已久，喜雨自云倾。一点不斜去，极多时下成。”坐客重其文学之名，而哂其诗之拙也。（出《耳目记》）

瑟

卢中丞迈有宝瑟四，各值数十万。有寒玉、石磬、响泉、和至之号。（出《传记》）

阮咸

元行冲宾客为太常少卿时，有人于古墓中得铜物似琵琶而身正圆，莫有识者。元视之曰：“此阮咸所造乐也。”乃令匠人改以木，为声清雅，今呼为阮咸者是也。（出《国史异纂》）

又

晋书称阮咸善弹琵琶。后有发咸墓者，得琵琶以瓦为之。时人不识，以为于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近有能者不少，以琴合调，多同之。（出《卢氏杂说》）

卷第二百四

乐二乐

大酺 梨园乐 太真妃 天宝乐章 韦皋 于頔 文宗
沈阿翘 懿宗 王令言 宁王献 王仁裕 歌 秦青韩娥
戚夫人 李龟年 李袞 韩会 米嘉荣 笛 昭华管
唐玄宗 汉中王瑀 李暮 许云封 吕乡筠 觱篥 李蔚 乐

大酺

唐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者。或谓令较其胜负而赏罚焉。时河内郡守令乐工数百人于车上，皆衣以锦绣；伏厢之牛，蒙以虎皮，及为犀象形状，观者骇目。时元鲁山遣乐工数十人联袂歌于蒿，于蒿鲁山之文也。玄宗闻而异之，征其词，乃叹曰：“贤人之言也。”其后上谓宰臣曰：“河内之人，其在涂炭乎。”促命征还，而授以散秩。每赐宴设酺会，则上御勤政楼。金吾及四军兵士，未明陈仗，盛列旗帜，皆被黄金甲，衣短后绣袍。太常陈乐，卫尉张幕后。诸番酋长就食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又令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又引大象犀牛入场，或拜舞，动中音律。每正月望夜，

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臣戚里，官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出《明皇杂录》）

梨园乐

天宝中，玄宗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自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出《谭宾录》）

太真妃

太真妃多曲艺，最善击磬。拊搏之音，玲玲然多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能加也。玄宗令采蓝田绿玉琢为磬，尚方造篋簾流苏之属，皆以金钿珠翠珍怪之物杂饰之。又铸金为二狮子，拿攫腾奋之状，各重二百余斤，以为趺。其他彩绘绚丽，制作精妙，一时无比也。及上幸蜀回京师，乐器多亡失，独玉磬偶在。上顾之凄然，不忍置于前，促令载送太常寺。至今藏于太乐署正声库者是也。（出《开元住信记》）

天宝乐章

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焉。其曲遍繁声，名入“破”。后其地尽为西蕃所没破，

乃其兆矣。(出《传载录》)

韦 皋

韦皋镇西川，进奉圣乐曲，兼与舞人曲谱同进。到京，于留邸按阅，教坊数人潜窥，因得先进。(出《卢氏杂说》)

于 頔

于司空頔因韦太尉奉圣乐，亦撰《顺圣乐》以进。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将半，行缀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韦绶笑曰：“何用穷兵独舞。”虽诙谐，亦各有为也。頔又令女妓为侑舞，雄健壮妙，号《孙武顺圣乐》。(出《国史补》)

文 宗

文宗善吹小管。时法师文淑为入内大德，一日得罪流之。弟子入内，收拾院中籍入家具辈，犹作法师讲声。上采其声为曲子，号《文淑子》。(出《卢氏杂说》)

沈阿翘

文宗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河满子》。声词风态，率

皆宛畅。曲罢，上赐金臂环，即问其从来，阿翘曰：“妾本吴元济之妓。元济败，因以声得为宫娥。”遂自进白玉方响，云：“本吴元济所有也。”光明洁泠，可照十数步。言其槌即犀也，凡物有声，乃响其中焉。架则云檀香也，而文彩若云霞之状，芬馥著人，则弥月不散。制度精妙，故非中国所有。上因令阿翘奏《凉州曲》，音韵清越，听者无不怵然。上谓之曰：“天上乐。”仍选内人，与阿翘为弟子。（出《杜阳杂编》）

懿宗

懿宗一日召乐工，上方奏乐为《道调弄》，上遂拍之。故乐工依其节，奏曲子，名《道调子》。十宅诸王，多解音声。倡优杂戏皆有之，以备上幸其院，迎驾作乐。禁中呼为“音声郎君”。（出《卢氏杂说》）

王令言

隋炀帝幸江都时，乐工王令言子自内归。令言问其子：“今日所进曲子何？”曰：“安公子。”令言命其子奏之，曰：“汝不须随驾去，此曲子无宫声，上必不回。”果如其言。（出《卢氏杂说》）

宁王献

西凉州俗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之，上召诸王于便殿同观焉。曲终，诸王拜贺，蹈舞称善，独宁王不拜。上顾问之，宁王进曰：“此曲虽佳。臣有所闻焉。夫音也，始之于宫，散之于商，成之于角徵羽，莫不根蒂而袭于宫商也。斯曲也，宫离而少，徵商乱而加暴。臣闻宫君也，商臣也。宫不胜则君势卑，商有余则臣事僭。卑则逼下，僭则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于咏歌，见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祸，悖逼之患，莫不兆于斯曲也。”上闻之默然。及安史乱作，华夏鼎沸，所以见宁王审音之妙也。（出《开天传信记》）

王仁裕

后唐清泰之初，王仁裕从事梁苑，时范公延光师之。春正月，郊野尚寒，引诸幕寮，饯朝客于折柳亭。乐则于羽，而响铁独有宫声，泊将掺执，竟不谐和。王独讶之，私谓戎判李大夫式、管记唐员外献曰：“今日必有谤张之事，盖乐音不和。今诸音举羽，而独扣金有宫声。且羽为水，宫为土，水土相克，得无忧乎？”于时筵散，朝客西归。范公引宾客，继鹰火，猎于王婆店北。为奔马所坠，不救于荒陂。自辰巳至午后，绝而复苏。乐音先知，良可至矣。（出《玉堂闲话》）

歌

秦青韩娥

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去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谈谢求返，终身不敢言知。秦青顾谓其友曰：“昔韩娥东之齐，匱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对，三日不食。遽追而谢之，娥复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欢抃舞，弗能自禁。乃厚赂而遣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善哭，效娥之遗声也。”（出《博物志》）

戚夫人

汉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人皆为之，后宫齐唱，常入云霄。（出《西京杂记》）

李龟年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今裴晋公移于定鼎门南别墅，号绿野堂）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则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

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监崔涤、中书令湜之弟也。（出《明皇杂录》）

又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开元《天宝花木记》云，禁中呼木芍药为牡丹）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部。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立进《清平调》辞三章。白欣然承旨，犹苦宿醒未解，因援笔赋之。辞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晓拂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支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龟年遽以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宝盏，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敛绣巾重拜上。龟年常语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此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真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出《松窗录》）

李 袞

李袞善歌于江外，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昭言有表弟，请登末座，令袞弊衣而出，满坐嗤笑之。少顷命酒，昭曰：“请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喉嚅一声，乐人皆大惊曰：“是李八郎也。”罗拜之。（出《国史补》）

韩 会

韩会善歌，绝妙。名辈号为四夔，会为夔头。（出《国史补》）

米嘉荣

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何戡，近有陈不嫌。不嫌子意奴，一二十年来绝不闻善唱，盛以拍弹行于世。拍弹起于李可久。懿宗朝恩泽曲子，《别赵十》、《哭赵十》之名。刘尚书禹锡《与米嘉荣》诗云：“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于今后辈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又自贬所归京，《闻何戡歌》曰：“二十年来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请殷勤唱渭城。”（出《卢氏杂说》）

笛

昭华管

秦咸阳宫有玉笛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隐相次，息亦不见，名曰昭华之管。（出《西京杂记》）

唐玄宗

玄宗尝坐朝时，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进曰：“陛下向来数以手指按其腹，岂非圣体小不安耶？”玄宗曰：“非也。吾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余以上清之乐。流亮清越，殆非人所闻也。酣醉久之，合奏清乐。以送吾归。其曲凄楚动人，杳杳在耳。吾向以玉笛寻，尽得矣。坐朝之际，虑或遗忘，故怀玉笛，时以上下寻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贺曰：“非常之事也，愿陛下为臣一奏之。”上试奏，其音寥寥然，不可名也。力士又奏拜，且请其名。上笑曰：“此曲名《紫云回》。”载于乐章，今太常刻石在焉。（出《开天传信记》）

汉中王瑀

汉中王瑀为太卿。早起朝，闻永兴里人吹笛，问是太常乐人否。曰：“然。”已后因阅乐而唤之，问曰：“何得某日卧吹笛耶。”（出《传记》）

李 暮

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暮。暮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与同舟人吹，寥亮逸发。俄有

客于岸，呼舟请载。既至，请笛而吹，甚为精妙，山石可裂。暮平生未尝见。及入破，呼吸盘礴，应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人著记，疑其蛟龙也。暮尝秋夜吹笛于瓜州，楫载甚隘。初发调，群动皆息；及数奏，微风飒然立至。有顷，舟入贾客，有怨叹悲泣之声。（出《国史补》）

又

暮，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有故，自教坊请假至越州，公私更宴，以观其妙。时州客举进士者十人，皆有资业，乃醵二千文同会镜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风韵，尤敬人神。以费多人少，遂相约各召一客。会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记得，不遑他请。其邻居有独孤生者年老，久处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数间，尝呼为独孤丈。至是遂以应命。到会所，澄波万顷，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渐移舟于湖心。时轻云朦胧，微风拂流，波澜陡起。李生捧笛，其声始发之后，昏噎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神鬼之来。坐客皆更赞咏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独孤生乃无一言，会者皆怒。李生为轻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静思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独孤生又无言。邻居召至者甚惭悔，白於众曰：“独孤村落幽处，城郭稀至。音乐之类，率所不通。”会客同诮责之，独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轻薄为？复是好手？”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之人也。”又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顽蒙，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试以进。独孤视之曰：“此都不堪取，执者粗通耳。”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

得无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况，李生蹙蹙不敢动。至第十三叠，揭示谬误之处，敬伏将拜。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李生再拜。众皆贴息，乃散。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越人知者皆访之，竟不知其所去。（出《逸史》）

许云封

许云封，乐工之笛者。贞元初，韦应物自兰台郎出为和州牧，非所宜愿，颇不得志。轻舟东下，夜泊灵璧驿。时云天初莹，狄露凝冷，舟中吟瓢，将以属词。忽闻云封笛声，嗟叹良久。韦公洞晓音律，谓其笛声，酷似天宝中梨园法曲李暮所吹者。遂召云封问之，乃是李暮外孙也。云封曰：“某任城旧土，多年不归。天宝改元，初生一月。时东封回，驾次至任城。外祖闻某初生，相见甚喜，乃抱诣李白学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声命酒。当炉贺兰氏年且九十余，邀李置饮于楼上。外祖送酒，李公握管醉书某胸前曰：‘树下彼何人，不语真吾好。语若及日中，烟霏谢成宝。’外祖辞曰：‘本于李氏乞名，今不解所书之语。’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间也。树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语是莫言，莫言暮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孙也。语及日中，是言午，言午许也。烟霏谢成宝，是云出封中，乃是云封也。即李暮外生许云封也。’后遂名之。某才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义马，西入长安。外祖悯以远来，令齿诸舅学业。谓某性知音律，教以横笛。每一曲成，必抚背赏叹。值梨园法部置小部音声，凡三十余人，皆十五以下。天宝十四载六月日，时骊山驻蹕，是贵妃诞辰。上命小部音声，乐长生殿。

仍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其年安禄山叛，车驾还京。自后俱逢离乱，漂流南海，近四十载。今者近访诸亲，将抵龙丘。”韦公曰：“我有乳母之子，其名千金，尝于天宝中受笛李供奉。艺成身死，每所悲嗟。旧吹之笛，即李君所赐也。遂囊出旧笛。云封跪捧悲切，抚而观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为韦公曰：“竹生云梦之南，鉴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过期不伐。则其音窒。末期而伐，则其音浮。浮者外泽中干，干者受气不全，气不全则其竹夭。凡发扬一声，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叠十二节，一节十二敲。今之名乐也，至如落梅流韵，感金谷之游人，折柳传情，悲玉关之戍客。诚为清响，且异至音，无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韦公曰：“欲旌汝鉴，笛破无伤。”云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叠未尽，驀然中裂。韦公惊叹久之，遂礼云封于曲部。（出《甘泽谣》）

吕乡筠

洞庭贾客吕乡筠常以货殖贩江西杂货，逐什一之利。利外有羡，即施贫亲戚，次及贫人，更无余贮。善吹笛，每遇好山水，无不维舟探讨，吹笛而去。尝于中春月夜，泊于君山侧，命樽酒独饮，饮一杯而吹笛数曲。忽见波上有渔舟而来者，渐近，乃一老父鬓眉皤然，去就异常。乡筠置笛起立，迎上舟。老父维渔舟于乡筠舟而上，各问所宜。老父曰：“闻君笛声嘹亮，曲调非常，我是以来。”乡筠饮之数杯，老父曰：“老人少业笛，子可教乎？”乡筠素所耽味，起拜，愿为末学。老父

遂于怀袖间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之蓄者；其一绝小如细笔管。乡筠复拜请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不可发，次者亦然，其小者为子吹一曲。不知得终否。”乡筠曰：“愿闻其不可发者。”老父曰：“其第一者在诸天，对诸上帝，或元君，或上元夫人，合上天之乐而吹之。若于人间吹之，人消地拆，日月无光，五星失次，山岳崩圯，不暇言其余也。第二者对诸洞府仙人、蓬莱姑射、昆丘王母、及诸真君等，合仙乐而吹之，若人间吹之，飞沙走石，翔鸟坠地，走兽脑裂，五星内错，稚幼振死，人民缠路，不暇言余也。其小者，是老身与朋侪可乐者。庶类杂而听之，吹的不安。未知可终曲否。”言毕，抽笛吹三声，湖上风动，波涛沆瀣，鱼鳖跳喷。乡筠及童仆恐耸遽况。五声六声，君山上鸟兽叫噪，月色昏昧，舟楫大恐。老父遂止。引满数杯，乃吟曰：“湖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又饮数杯，谓乡筠曰：“明年社，与君期于此。”遂棹渔舟而去，隐隐渐没于波间。至明年秋，乡筠十旬于筠山伺之，终不复见也。（出《博异志》）

鬻策

李蔚

咸通中，丞相李蔚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镇淮海，政绩日闻。未期周，荣加水土，移风易俗，甚洽群情。洎彭门乱常之后，藩镇疮痍未平，公按辔恭己而治之。补缀颓毁，整葺坏纲，功

无虚日。以其郡寡胜游之地，且风亭月观，既以荒凉；花圃钓台，未愜深旨。一旦，命于戏马亭西，连玉钩斜道，开剡池沼，构葺亭台。挥斤既毕，号曰“赏心”。栽培花木，蓄养远方奇禽异畜，毕萃其所。芳春九旬，居人士女得以游观。一旦，闻浙右小校薛阳陶，临押度支运米入城。公喜其姓名，有同曩日朱崖李相左右者。遂令试询之，果是旧人矣。公甚喜，如获古物，乃命衙庭小将代押运粮，留止别馆。一日，公召阳陶游，询其所闻，及往日芦管之事。薛因献朱崖李相、陆畅、元、白所撰歌一轴。公益喜之。次出芦管，于兹亭奏之。声如天际自然而来，情思宽闲。公大加赏之，于是锡赉甚丰。出其二子，皆授牢盆倖职。初公构池亭毕，未有嘉名，因目曰“赏心”。诸从事以公近讳，公曰：“宣父言征不言在，言在不言征。且非内官宫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毕乱逆，乃为刍豢之地。嗟呼！公孙弘之东阁，刘屈氂后为马厩，亦何异哉！（出《桂苑丛谈》）

卷第二百五

乐三

羯鼓	玄宗	宋璟	李龟年	曹王皋	李琬	杜鸿渐	铜鼓
张直方	郑续		琵琶	罗黑黑	裴洛儿	杨妃	段师
汉中王瑀	韦应物	宋沘	皇甫直	王沂	关别驾	王氏女	
五弦	赵辟	筚篥	徐月华				

羯 鼓

羯鼓出外夷乐。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均。（均原作云，据羯鼓录及太平御览五三八改）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昙鼓、答腊鼓之下，（都昙鼓，状腰鼓而小。答腊者，即羯鼓也。）鸡娄鼓之上。围如漆桶。（山桑木为之）下以牙床承之，击用两杖。其声焦杀鸣烈，尤宜促（促原作但，据羯鼓录改。）曲急破，作戟杖连碎之。又宜高楼玩景，明月清风，凌空透远，极异众乐。杖用黄檀狗骨花椒等木。须至干紧，绝湿气而复柔膩。干取发越响，膩取战裹健举。卷用刚铁，铁当精鍊，卷当至匀。若不刚，即应絃高下，抽掇不停。不匀。即鼓面缓急。若琴徽之舛病矣。（出《羯鼓录》）

玄 宗

唐玄宗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管弦，必造其妙。若制作调曲，随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应指散声，皆中点指。至于清浊变转，律吕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虽古之夔旷，不能过也。尤爱羯鼓，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尝遇二月初，诘旦。巾栉方毕，时宿雨始晴，景色明丽。小殿内亭，柳杏将吐。睹而叹曰：“对此景物。岂可不与他判断之乎。”左右相目，将命备酒，独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临轩纵击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制也）神思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拆。指而笑谓嫔嫱内官曰：“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皆呼万岁。又制《秋风高》，每至秋空迥澈，纤翳不起，即奏之。必远风徐来，庭叶徐下，其妙绝入神如此。（出《羯鼓录》）

玄宗尝伺察诸王。宁王夏中挥汗鞞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此乐。（出《酉阳杂俎》）

又

汝阳王璿，宁王长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钟爱焉，自传授之。又以其聪悟敏慧，妙达其旨，每随游幸，顷刻不舍。璿尝戴研绢帽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其二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坠。（本色所谓定头项。难在不摇动也。）上大喜笑，赐金器。因夸曰：“花奴，（璿小名）姿质明莹，肌发光细，非人间人，必神仙谪坠也。”宁王谦谢，随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必过虑，阿瞒自是相师。夫帝王之相，且须英特越逸之气，不然，有深沈包育之度。花奴但秀迈人，悉无此状，固无猜也。而又举止闲雅，当更得公卿间令誉耳。”宁王又谢之。而曰：“若于

此，臣乃输之。”上曰：“若此一条，阿瞞亦输大哥矣。”宁王又谦谢。上笑曰：“阿瞞赢处多。太哥亦不用撝揖。”众皆欢贺。玄宗性俊迈，酷不好琴。曾听弹正弄，未及毕，叱琴者曰：“待诏出去。”谓内官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

又

黄幡绰亦知音，上曾使人召之，不时至。上怒，络绎遣使寻捕之。绰既至，及殿侧，闻上理鼓，固止谒者，不令报。俄顷，上又问侍官：“奴来未？”绰又止之。曲罢，复改曲，才三数十声，绰即走入。上问何处来，曰：“有亲故远适，送至城外。”上颔之。鼓毕，上谓曰：“赖稍迟，我向来怒意，至必祸焉。适方思之，长入供奉五十余日，暂一日出外，不可不许他东西过往。”绰拜谢毕，内官有相偶语笑者。上诘之，具言绰寻至，听鼓而候其时入。上问绰，绰语上方怒，其解怒之际，皆无少差误。上奇之，复厉声谓之曰：“我心脾骨下事，安有侍官奴听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谓我如何？”绰遂走下阶，面北鞠躬，大声曰：“奉敕监金鸡。”上大笑而止。（并出《羯鼓录》）

宋璟

宋开府璟虽耿介不群，亦深好声乐，尤善羯鼓。始承恩顾，与玄宗论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瓮。撚小碧上，掌下须有朋（去声）肯声，据此乃是汉震第一鼓也。且礫用石末花瓮，固是腰鼓。掌不朋（去声）肯声，是以手指，非羯鼓明矣。”璟又谓上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按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峰取不动，雨点取其急。”玄宗与璟兼善两鼓也，

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汉震稍雅细焉。开府之家悉传之。东都留守郑叔明祖母，即开府之女。令尊贤里郑氏第有小楼，即宋夫人习鼓之所也。（出《羯鼓录》）

李龟年

李龟年善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十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又闻打一竖柜，因锡一拂枚羯鼓卷。（出《传记》）

曹王皋

嗣曹王皋有巧思，精于器用。为荆州节度使，有羁旅士人怀二卷，欲求通谒。先启于宾府，观者讶之曰：“岂足尚耶。”士曰：“但启之，尚书当解矣。”及见。皋捧而叹曰：“不意今日获逢至宝。”指其刚匀之状，宾坐唯唯，或腹非之。皋曰：“诸公未必信。”命取食饼，自选其极平者。遂重二卷於饼心，以油注卷满，而油不浸漏，相盖契际也。皋曰：“此必开元天宝中供御卷，不然无以至此。”问其所自，客曰：“先人在黔，得于高力士家。”众方深伏。（原阙出处，据本书卷二百三十一作出《羯鼓录》）

李琬

广德中，蜀客前双流县丞李琬者亦能之。调集至长安，居务本里。尝夜闻羯鼓，曲颇工妙。于月下步寻，至一小宅，门户极卑隘。叩门请谒，谓鼓工曰：“君所击者，岂非耶婆色鸡乎？（一本作耶婆娑鸡）虽至精能，而无尾何也？”工大异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无有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传此艺，尤能此曲。近者张儒入长安，其家流散，父没河西，此曲遂绝。今但按旧谱数本寻之，竟无结尾之声，因夜夜求之也。”琬曰：“曲下意尽乎？”工曰：“尽。”琬曰：“意尽即曲尽。又何索焉？”工曰：“奈声不尽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者，须以他曲解之，方可尽其声也。夫耶婆娑鸡当用屈柘急遍解。”工如所教，果相谐协，声意皆尽。（如柘枝用浑解，甘州用急了解之类也，明录本急了作吉子）工泣而谢之。即言于寺卿，奏为主簿。后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出《羯鼓录》）

杜鸿渐

代宗朝，宰相杜鸿渐亦能羯鼓。永泰中为三（按羯鼓录三下有州字）副元帅西川节度使。至成都，李琬有削杖者在蜀，一杖献鸿渐。鸿得之，示与众曰：“此尤物也，当衣衾中收贮积时矣。”匠曰：“某与脊沟中养者十年。”及出（出字原阙，据羯鼓录补）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驿路入汉川矣。自西南来，始会嘉陵江，颇有山水景致。其夜月色又佳，乃与从事杨炎、杜惊辈登驿楼望江月。行酒宴语曰：“今日出艰危猜迫，外即不辱命于朝廷，内即免中祸于微质。即保此安步，又瞰此殊境，安得不自贺乎。”遂命家僮取鼓与板笛，以所得杖奏数曲。四山猿鸟，皆惊飞嗽走。从事悉异之曰：“昔夔之搏拊，百兽舞

庭，此岂远耶。”鸿渐曰：“若某于此，稍曾致力，犹未臻妙，尚能及是。况至圣御天，（御天原作遇夫，据羯鼓录改）贤臣考乐，飞走之类，何有不感。”因言此有别墅近花岩阁，每遇风景清明，即时或登阁奏此。初见群羊牧于川下，忽数头踟躅不已，某不谓之以鼓然也。及止鼓亦止，复鼓之亦复然，遂以疾徐高下而节之，无不应之而变。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群羊侧，遂渐止声仰首，若有所听。少选，又复宛颈摇尾，亦从而变态。是知率舞固无难矣。近士林中无习之者，唯仆射韩皋善，亦不甚露。为鄂州节度使时，闻于黄鹤楼一两习而已。（出《羯鼓录》）

铜 鼓

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来。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鼙。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玉螺皆螺之白者，非琢玉所为也）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

张直方

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铜鼓。满任，载以归京。到襄汉，以为无用之物，遂舍延寿庆院，用大木鱼悬于斋室。今见存焉。（并出《岭表录异》）

郑 续

僖宗朝，郑续镇番禺日，有林蔼者为高州太守。有牧儿因放牛，闻田中有蛤鸣，（蛤即是虾蟆）牧童遂捕之。蛤跳入一穴，掘之深大，即蛰酋塚也。蛤乃无踪，穴中得一铜鼓。其色翠绿，土蚀数处损缺。其上隐起，多铸蛙鼃之状。疑其鸣蛤，即鼓精也。遂状其缘由，纳于广帅，悬于武库，今尚存焉。（出《岭表录异》）

琵琶

罗黑黑

太宗时，西国进一胡善弹琵琶，作一曲，琵琶弦拨倍粗。上每不欲番人胜中国，乃置酒高会，使罗黑黑隔帷听之，一遍而得。谓胡人曰：“此曲吾宫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弹之，不遗一字。胡人谓是宫女也，惊叹辞去。西国闻之，降者数十国。（出《朝野僉载》）

裴洛儿

贞观中，弹琵琶裴洛儿始废拨用手，今俗所谓抽琵琶是也。（出《国史异纂》）

杨 妃

开元中，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趺皆杪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耀可鉴。有金缕红文，影成双凤。杨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而诸王贵主，自虢国以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受曲毕，皆广有进献。（出《谭宾录》）

段 师

古琵琶弦用鹍鸡筋。开元中，段师能弹琵琶，用皮弦。贺怀智破拨弹之，不能成声。（出《酉阳杂俎》）

汉中王瑀

汉中王瑀见康昆仑弹琵琶，云琵琶声多，琶声（琶声二字原缺，据传补）少，亦未可弹五十四弦大弦也。自下而上谓之琶，自上而下谓之琶。（出《传记》，明抄本作《传》）

韦应物

韦应物为苏州刺史，有属官，因建中之乱，得国工康昆仑琴瑟琵琶。至是送官，表进入内。（出《国史补》）

宋 沆

宋开府孙沆有音律之学。贞元中，进乐书二卷，德宗览而嘉焉。又知是璟之孙，遂召赐对坐，与论音乐，喜。数日，又召至宣徽，张乐使观焉。曰：“有舛误乖滥，悉可言之。”沆曰：“容臣与乐官商榷讲论，具状条奏。”上使宣徽使教坊与乐官参议。数日然后奏进，乐工多言沆不解声律，不审节拍，兼又瞶疾，不可议乐。上颇异之，又宣召见。对曰：“臣年老多疾，耳实失聪。若迨于音律，不至无业。”上又使作乐，曲罢，问其得失，承禀舒迟，众工多笑之。沆顾笑，忿怒作色，奏曰：“曲虽妙，其间有不可者。”上惊问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间即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游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大骇焉，令主者潜伺察之。既而琵琶者为同侪告讦，称其六七年前，其父自缢，不得端由。即今按鞠，遂伏罪。笙者乃忧恐不食，旬日而卒。上转加钦重，面赐章服，累召对。每令察乐，乐工悉惴恐胁息，不敢正视。沆懼罹祸，辞病而退。（出《羯鼓录》）

皇甫直

蜀将皇甫直别音律。击陶器，能知时月。好弹琵琶。元和中，尝造一调，乘凉，临水池弹之。本黄钟而声入蕤宾，因更弦，再三奏之，声尤蕤宾也。直甚惑不悦，自意不祥。隔日又奏于池上，声如故。试弹于他处，则黄钟也。直因切调蕤宾，夜复鸣于池上，觉近岸波动，有物激水如鱼跳，及下弦则没矣。直遂集客车水，竭池穷泥，索之数日，泥下丈余，得铁一片，

乃方响蕤宾铁也。(出《酉阳杂俎》)

王 沂

王沂者平生不解弦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数曲。一名《雀啁蛇》，一名《胡王调》，一名《胡瓜苑》。人不识闻，听之者莫不流泪。其妹请学之，乃教数声，须臾总忘，不复成曲。(出《朝野僉载》)

关别驾

昭宗末，京都名娼妓儿，皆为强诸侯所有。供奉弹琵琶乐工，号关别驾。小红者，小名也。梁太祖求之，既至，谓曰：“尔解弹手不采桑乎。”关俛而奏之。及出，又为亲近者，俾其弹而饮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殁。复有琵琶石濬者号石司马，自言早为相国令狐绹见赏，俾与诸子涣、沔、连水边作名。乱后入蜀，不隶乐籍，多游诸大官家，皆以宾客待之。一日会军校数员，饮酒作欢，石濬以胡琴在坐非知音者，喧哗语笑，殊不倾听。濬乃扑檀槽而诟曰：“某曾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与健儿弹而不我听，何其苦哉。”于时识者叹讶之。(出《北梦琐言》)

王氏女

王蜀黔南节度使王保义，有女适荆南高从诲之子保节。未行前，暂寄羽服。性聪敏，善弹琵琶。因梦异人，频授乐曲。所授之人，其形或道或俗，其衣或紫或黄。有一夕而传数曲，有一听而便记者。其声清越，与常异，类于仙家《紫云》之亚也。乃曰，此曲谱请元昆制序，刊石于甲寅之方。其兄即荆南推官王少监贞范也，为制序刊石。所传曲，有《道调宫》、《王宸宫》、《夷则宫》、《神林宫》、《蕤宾宫》、《无射宫》、《玄宗宫》、《黄钟宫》、《散水宫》、《仲吕宫》。商调，《独指泛清商》、《好仙商》、《侧商》、《红绡商》、《凤抹商》、《玉仙商》。角调，《双调角》、《醉吟角》、《大吕角》、《南吕角》、《中吕角》、《高大殖角》、《蕤宾角》。羽调，《凤吟羽》、《背风香》、《背南羽》、《背平羽》、《应圣羽》、《玉宫羽》、《玉宸羽》、《风香调》、《大吕调》。其曲名一同人世，有《凉州》、《伊州》、《胡渭州》、《甘州》、《缘腰》、《莫鞞》、《项盆乐》、《安公子》、《水牯子》、《阿滥泛》之属，凡二百以上曲。所异者，征调中有《湘妃怨》、《哭颜回》。当时胡琴不弹徵调也。王适高氏，数年而亡，得非谪坠之人乎。孙光宪子妇即王氏之侄也，记得一两曲，尝闻弹之，亦异事也。（出《北梦琐言》）

五弦

赵 辟

赵辟弹五弦，人或问其术，辟曰：“吾之于五弦也，始则

神遇之，终则天随之。方吾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弦为辟，辟之为五弦也。”（出《国史补》）

箜篌

徐月华

魏高杨王雍美人徐月华能弹卧箜篌，为明妃出塞之声。有田僧起能吹笛、为《壮士歌》、《项羽吟》。将军崔延伯出师，每临敌，令僧起为《壮士声》，遂单马入阵。（出《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六

书一

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隶书 章草 行书 飞白
草书 汲冢书 李斯 萧何 蔡邕 崔瑗 张芝 张昶
刘德升 师宜官 梁鹄 左伯 胡昭 钟繇 钟会 韦诞

古 文

按古文者，黄帝史苍颉所造也。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苍颉仿象是也。”（出《书断》）

大 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变古文，或同或异，谓之篆。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甄酆定六书，三曰篆书。八体书法，一曰大篆。又《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并此也。以此官制之，用以教授，谓之史书，凡九千字。（出《书断》）

籀 文

周太史史籀所作也，与古文大篆小异，后人以名称书，谓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体异。”甄酆定六书，二曰奇字是也。（出《书断》）

小 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文，谓之小篆。亦曰秦篆。（出《书断》）

八 分

按八分者，秦时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仲文，简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征不至。始皇大怒，制槛车送之，於道化为大鸟飞去。（出《书断》）

隶 书

按隶书者，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县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烦多，篆字难成，

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出《书断》）

章 草

按章草，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非也，王愔云：“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出《书断》）

行 书

按行书者，后汉隶川刘德升所造也。行书即正书之小变，务从简易，相闻流行，故谓之行书。王愔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钟元常善行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王献之，并造其极焉。”（出《书断》）

飞 白

按飞白者，后汉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隐、王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劲，文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邕在鸿都门，见匠人施垆帚，遂创意焉。”（出《书断》）

草 书

按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盖今之草书是也。”（出《书断》）

汲冢书

汲冢书，盖魏安厘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异同。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曰淮，出《春秋后序》《文选》中注。）（出《尚书故实》）

李 斯

秦丞相李斯曰：“上古作大篆，颇行于世，但为古远，人多不能译。今删略繁者，取其合体，参为小篆。”斯善书，自赵高以下，咸见伏焉。刻诸名山，碑玺铜人，并斯之笔。书秦望纪功石，乃曰：“吾死后五百三十年，当有一人，替吾迹焉。”（出蒙恬《笔经》）斯妙篆，始省改之为小篆，著《苍颉篇》七章。虽帝王质文，世有损益，终以文代质，渐就浇醺。则三皇结绳，五帝画象，三王肉刑，斯可况也。古文可为上古，大篆为中古，小篆为下古。三古为实，草隶为华。妙极于华者羲、献，精穷其实者籀、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

其文。今泰山峰山及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李斯书，知为冠盖，不易施乎。（出《书评》并出《书断》）

萧 何

前汉萧何善篆籀。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何使秃笔书。（出羊欣《笔阵图》）

蔡 邕

后汉蔡邕字伯喈。陈留人。仪容奇伟，笃孝博学，能画善音，明天文术数。工书，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又剏造飞白，妙有绝伦。伯喈八分飞白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女琰甚贤，亦工书。伯喈入嵩山学书，于石室内得一素书，八角垂芒，篆写李斯并史籀用笔势。伯喈得之，不食三时，乃大叫喜欢，若对数十人。伯喈因读诵三年，便妙达其旨。伯喈自书五经于太学，观者如市。（出羊欣《笔法》）蔡邕书，骨气风透，精爽入神。（出袁昂《书评》并出《书断》）

崔 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骊。子玉官至济北相，

文章盖世，善章草书。师于杜度，媚趣过之，点画精微，神变无碍，利金百练，美玉天姿，可谓冰寒于水也。袁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隐谓之“草贤”，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出《书断》）

张 芝

张芝字伯英，性好书。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尤善章草，又善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又云，“崔氏之肉。张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伯英章草行入神，隶书入妙。（出《书断》）伯英书，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出袁昂《书评》）

张 昶

张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为黄门侍郎，尤善章草。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隶入能。（出《书断》）

刘德升

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世以造行书擅名。即以草书，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胡昭、钟繇，并师其法。世谓钟繇善行狎书是也。而胡书体肥，钟书体瘦，亦各有君嗣

之美也。(出《书断》)

师宜官

师宜官，南阳人。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者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时空至酒家，因书其壁以售之，观者云集。酤酒多售，则铲灭之。后为袁术将钜鹿耿球碑。术所立，宜官书也。(出《书断》)

宜官书，如鵬翅未息，翩翩自逝。(出袁昂《书评》)

梁 鹄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书知名，举孝廉为郎，亦在鸿都门下，迁选部郎。灵帝重之。魏武甚爱其书，常悬帐中，又以钉壁，以为胜宜官也。于时邯郸淳亦得次仲法，淳宜为小字，鹄宜为大字，不如鹄之用笔尽势也。(出《书断》)

左 伯

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工八分，名与毛弘等列，小异于邯郸淳。已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

子邑之纸，妍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声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出《书断》）

胡 昭

胡昭字孔明，颍川人。少而博学，不慕荣利。有夷、皓之节，甚能籀书，真行又妙。卫恒云：“胡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张芝骨，索靖得其肉，韦诞得其筋。”张华云：“胡昭善隶书，茂先与荀勖共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可谓宿士矣。”（出《书断》）

钟 繇

魏钟繇字元常。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议用笔。繇乃问“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槌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笔更妙。繇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出羊欣《笔阵图》）

繇尤善书於曹喜、蔡邕、刘德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虽古之善政遗爱，结人于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草书则卫索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也。太和四年薨，迨八十矣。元常隶行入神，

草八分入妙。(出《书断》)钟书有十二种，意外巧妙，实亦多奇。(出袁昂《书评》)

钟 会

钟会字士季，元常子。善书，有父风。稍备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亦所谓“剑则干将，镆铘焉。”会尝诈为荀勖书，就勖母钟夫人取宝剑。兄弟以千万造宅，未移居。勖乃潜画元常形象，会兄弟入见，便大感恟。勖书亦会之类也，会隶行草章草并入妙。(出《书断》)

韦 诞

魏韦诞字仲将，京兆人，太仆之子，官至侍中。伏膺于张伯英，兼邯郸淳之法。诸书并善，题署尤精。明帝凌云台初成，令仲将题榜。高下异好，宜就点正之。因危惧，以戒子孙，无为大字楷法。袁昂云：“如龙拿虎据，剑拔弩张。”张茂先云：“京兆韦诞、诞子熊、颍川钟繇、繇子会、并善隶书。”初、青龙中，洛阳许邲三都，宫观始就。诏令仲将大为题署，以为永制。给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斯、喜之法，非绚素不妄下笔。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者，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然草迹之妙，亚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仲将八分、隶书、章草、飞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将。工书。子熊字少李亦善书。时人云，名父之子，克

有二事。世所美焉。（出《书断》）

又云，魏明帝凌云台成，误先订榜，未题署。以笼成诞，轳轳长絙引上，使就榜题。去地二十五丈，诞危惧，诫子孙，绝此楷法。（出《书法录》）

卷第二百七

书二

王羲之 王献之 王修 荀爽 谢安 王慄 戴安道康昕
韦昶 萧思话 王僧虔 王融 萧子云 萧特 僧智永
僧智果

王羲之

晋王羲之字逸少，旷子也。七岁善书。十二，见前代《笔说》于其父枕中，窃而读之。父曰：“尔何来窃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尔看用笔法。”父见其小，恐不能秘之，语羲之曰：“待尔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请，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儿之幼令也。父喜，遂与之。不盈期月，书便大进。卫夫人见，语太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诀，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涕流曰：“此子必蔽吾名。”晋帝时，祭北郊文，更祝板，工人削之，笔入木三分。三十三书《兰亭序》，三十七书《黄庭经》。书讫，空中有语：“卿书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文（说郭九二文作丈）人。”自言真胜钟繇。羲之书多不一体，（出羊欣《笔阵图》）逸少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逸少隶、行、草、章、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

工书。有七子，献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并工草。
(出《书断》)

又

羲之，书以章草答庾亮。示翼，翼见，乃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八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羲之罢会稽，住戴山下。旦见一老姥，把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比欲货耶，一枚几钱？”答云：“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五字。姥大怅惋云：“老妇举家朝餐，俱仰于此，云何书坏。”王答曰：“无所损，但道是王右军书字，请一百。”既入市，人竞市之。后数日，复以数扇来诣，请更书，王笑而不答。又云，羲之曾自书表与穆帝，专精任意。帝乃令索纸色类，长短阔狭，与王表相似。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乃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后更相看，乃叹曰：“小人乱真乃尔。”羲之性好鹅，山阳县隰村有一道士养好者十余。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书老子《道德》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停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大以为乐。又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饌供给，意甚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榼几，至滑净，王便书之，草正相半。门生送王归郡，比还家，其父已刮削都尽，儿还去看，惊懊累日。(出《图书会粹》)

又

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尝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公字原缺，据法书要录补）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石、高平郗罢重熙、太原王（王字原缺，据法书要录补）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

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别体，就中之字最多。（出《法书要录》）

又

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王羲之曾去游赏阴山。同去的有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和王羲之的儿之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一人。这次出游的目的之一是按民间风俗，举行祓禊的仪式，去掉不祥与疾患。王羲之当场挥毫制序，兴高彩烈地一挥而就。用的是蚕丝作的纸，鼠须制的笔。笔锋遒劲健美而又清俊媚逸，堪称绝代无双的佳作。这篇序文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中有重复出现的，都一字一体。其中“之”字重现的次数最多。这篇序文就是名传古今的绝代墨宝《兰亭序》。

王献之

王献之字子敬，尤善草隶。幼学于父，习于张芝。尔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和天矩。初谢安请为长史。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灵云台之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有此，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子敬年五六岁时学书，右军从后潜掣其笔，不脱。乃叹曰：“此儿当有大名，遂书《乐毅论》与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如大则尤直而寡态，岂可同年。唯行草之间，逸气过也。及论诸体，多劣右军。总

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能。（出《书断》）

又

羲之为会稽，子敬出戏。见北馆新白土壁，白净可爱。子敬令取扫帚，沾泥汁中，以书壁。为方丈一字，晻暖斐亶，极有势好。日日观者成市。羲之后见，叹其美，问谁所作。答曰：“七郎。”羲之于是作书与所亲云：“子敬飞白大有，（按说郭九二有下多一进字）直是图于此壁。”子敬好书，触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纸械，着往诣子敬。便取械书之，草正诸体悉备，两袖及褊略周，自叹北来之合。年少觉王左右有凌夺之色，如是掣械而走。左右果逐及于门外，斗争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而已。子敬为吴兴，羊欣父不疑为乌程令。欣时年十五六，书已有意。为子敬所知，往县。入欣斋，著新白绢裙昼眠。子敬乃书其裙幅及带，欣觉欢乐，遂宝之，后以上朝廷。（出《图书会粹》）

又

献之尝与简文帝书十许纸。最后题云：“下官此书甚合作，愿聊存之。”此书为桓玄所宝。玄爱重二王，不能释手。乃撰缣素及纸书正行之尤美者，合为一帙。尝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将败，并没于江。（出《法书要录》）

王 修

王修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誉，年十六著《贤令论》。刘真长见之，嗟叹不已。善隶行书，尝就右军求书。乃写《东方朔画赞》与之。王僧虔云：“敬仁书殆

穷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岁。始王导爱好钟氏书，丧乱狼狈，犹衣带中藏尚书宣示。过江后，以赐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卒，其母见此书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隶行入妙，殷仲堪书，亦敬仁之亚也。（出《书断》）

荀 輿

荀輿能书，尝写狸骨方。右军临之，至今谓之《狸骨帖》。（出《尚书故实》）

谢 安

谢安字安石，学正于右军。右军云：“卿是解书者，然知解书为难。”安石尤善行书，亦犹卫洗马，风流名士，海内所瞻。王僧虔云：“谢安入能书品录也。”安石隶行草并入妙。兄尚字仁祖、万石，并工书。（出《书断》）

王 慄

晋平南将军后侍中王慄，右军之叔父，工隶飞白，祖述张卫法。复索靖书七月二十六日一纸，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叠迹犹在。（出《图史异纂》）

戴安道康昕

晋戴安道隐居不仕。总角时，以鸡子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自书刻之。文既奇丽，书亦绝妙。又有康昕，亦善草隶。王子敬尝题方山亭壁数行，昕密改之，子敬后过不疑。又为谢居士题画像，以示子敬，嗟叹以为奇绝矣。昕字君明，外国人，官临沂令。（出《书断》）

韦昶

晋韦昶字文林，仲将兄康字元将，凉州刺史之玄孙。官至颍川太守散骑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状貌极古。亦犹人则抱素，木则封冰，奇而且劲。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并欲使王献之隶草书题榜，献之固辞。及使刘琨以八分书之，后又以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问王右军父子书名，以为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谓能，未知是书也。”又妙作笔，王子敬得其笔。叹为绝世。义熙末卒，年七十余。文体古文、大篆、草书并入妙。（出《书断》）

萧思话

宋萧思话，兰陵人。父源，冠军琅琊太守。思话官至征西将军左仆射。工书，学于羊欣，得具体法。虽无奇峰壁立之秀，连冈尽望，势不断绝，亦可谓有功矣。王僧虔云：“萧全法羊，风流媚好，殆欲不减，笔力恨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萧

行范篆，各一时之妙也。”（出《书断》）

王僧虔

琅琊王僧虔博通经史，兼善草隶。太祖谓虔曰：“我书何如卿。”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上大笑曰：“卿善为词也。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虔历左仆射尚书令，谥简穆公。僧虔长子慈，年七岁，外祖江夏王刘义恭，迎之入中斋，施实宝物，恣其所取。慈唯取素琴一张孝子图而已。年十岁，共时辈蔡约入寺礼佛。正见沙门等忏悔，约戏之曰：“众僧今日何乾乾。”慈应声答曰：“卿如此不知礼，何以兴蔡氏之宗。”约，兴宗之子也。谢超宗见慈学书，谓之曰：“卿书何如虔公。”答云：“慈书与大人，如鸡之比凤。”超宗，凤之子。慈历侍中，赠太常卿。约历太子詹事。（出《谈薮》）

又

齐高帝尝与王僧虔赌书毕，帝曰：“谁为第一。”僧虔对曰：“臣书人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谋矣。”（出《南史》）

王融

宋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仿效，家藏纸贵。而风鱼虫鸟，是七国时书。元长皆作隶字，故贻后来所诮。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种，次功曹谢善勋增其九法，

合成百体。其中以八卦为书焉，一以太为两法，径丈一字，方寸千言。（出《法书要录》）

萧子云

梁萧子云字景乔。武帝谓曰：“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卿斟酌耳。”尝大书萧字，后人匣而宝之。传之张氏宾护，东部旧第有萧斋，前后序皆名公之词也。（出《尚书故实》）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萧字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建一小亭以玩，号曰“萧斋”。（出《国史补》）

萧 特

海盐令兰陵萧特善草隶，高祖赏之曰：“子敬之书，不如逸少；萧特之迹，逐过其父。”（出《谈薮》）

僧智永

陈永欣寺僧智永，永师远祖逸少。历纪专精，摄斋升堂，员草唯命。智永章草及草书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书，丁觐亦善隶书。时人云：“丁真永草。”（出《书断》）

又

智永尝于楼上学书，业成方下。（出《国史纂异》）

梁周兴嗣编次千字文，而有王右军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

“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外，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吴兴永欣寺，积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千。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穿穴，乃用铁叶裹之，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瘞之，号为退笔塚，自制铭志。（出《尚书故实》）

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于大竹簏。簏受一石余，而五簏皆满。（出《法书要录》）

僧智果

隋永欣寺僧智果，会稽人也。炀帝甚善之。工书铭石，其为瘦健，造次难类。尝谓永师云：“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于肤肉，山水不厌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伤于浅露。若吴人之战，轻进易退，勇力而非武，虚张夸耀，无乃小人儒乎。智果隶、行、草入能。（出《书断》）

卷第二百八

书三

唐太宗 购兰亭序 汉王元昌 欧阳询 欧阳通 虞世南
褚遂良 薛稷 高正臣 王绍宗 郑广文 李阳冰 张旭
僧怀素

唐太宗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自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又云：“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尝召三品已上，赐宴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竞。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洎登床，罪当死，请付法。太宗笑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出《尚书故实》）

购兰亭序

王羲之《兰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尝于寝房伏梁上，凿为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于师在日。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玩书。临羲之真草书帖，构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所。乃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恩赉优洽。数日后，因言次，乃问及《兰亭》，方便善诱，无所不至。辨才确称往日侍奉先师，实常获见，自师没后，荐经丧乱，坠失不知所在。既而不获，遂放归越中。后更推究，不离辨才之处。又敕追辨才入内，重问《兰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谓侍臣曰：“右军之书，朕所偏宝。就中逸少之迹，莫如《兰亭》。求见此书，劳于寤寐。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设谋计取之必获。”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臣闻监察御史萧翼者，梁元帝之曾孙。今贯魏州莘县，负才艺，多权谋，可充此使，必当见获。”太宗遂召见，翼奏曰：“若作公使，义无得理。臣请私行诣彼，须得二王杂帖三数通。”太宗依给。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随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日暮入寺，巡廊以观壁画。遇辨才院，止于门前。辨才遥见翼，乃问曰：“何处檀越。”翼就前礼拜云：“弟子是北人，将少许蚕种来卖。历寺纵观，幸遇禅师。”寒温既毕，语议便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围棋抚琴，投壶握槊，谈说文史，竟甚相得。乃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旧。今后无形迹也。”便留夜宿，设缸面药酒果等。江东云缸面，犹河北称瓮头，谓初熟酒也。酣乐之后，请宾赋诗。辨才探得来字韵，其诗曰：“初酝一缸开，新知万里来。披云同落寞，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风长旅雁哀。非君有密术，谁照不燃灰。”萧翼探得招字韵，诗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胜招。弥天俄若旧，初地岂成遥。酒蚁倾还泛，心猿躁似调。谁怜失群翼，长苦业风飘。”妍蚩略同，彼

此讽咏，恨相知之晚。通宵尽欢，明日乃去。辨才云：“檀越闲即更来。”翼乃载酒赴之。兴后作诗，如此者数四。诗酒为务，其俗混然。经旬朔，翼示师梁元帝自书《职贡图》，师嗟赏不已。因谈论翰墨，翼曰：“弟子先传二王楷书法，弟子自幼来耽玩，今亦数帖自随。”辨才欣然曰：“明日来，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书以示辨才。辨才熟详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贫道有一真迹，颇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兰亭》。”翼笑曰：“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响榻伪作耳。”辨才曰：“禅师在日保惜，临亡之时，亲付于吾。付受有绪，那得参差。可明日来看。”及翼到，师自于屋梁上槛内出之。翼见讫。故驳瑕指颞曰：“果是响榻书也。”纷竞不定。自示翼之后，更不复安于伏梁上。并萧翼二王诸帖，并借留置于几案之间。辨才时年八十有，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其老而笃好也如此。自是翼往还既数，童第等无复猜疑。后辨才出赴邑汜桥南严迁家斋，翼遂私来房前。谓童子曰：“翼遗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为开门。翼遂于案上，取得《兰亭》及御府二王书帖，便赴永安驿。告驿长陵诉曰：“我是御史，奉敕来此。今有墨敕，可报汝都督知。”都督齐善行闻之，驰来拜谒。萧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严迁家未还寺。遽见追乎，不知所以。又遣云，侍御须见。及师来见御史，乃是房中萧生也。萧翼报云：“奉敕遣来取《兰亭》，《兰亭》今已得矣，故唤师来别。”辨才闻语而便绝倒，良久始苏。翼便驰驿南（法书要录南作而）发，至都奏御，太宗大悦。以玄龄举得其人，赏锦球千段；擢拜翼为员外郎，加五品，赐银瓶一、金缕瓶一、马脑碗一、并实以珠。内厩良马两匹，兼宝装鞍辔。宅庄各一区。太宗初怒老僧之秘吝，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数月后，仍赐物三千段，谷三千石，

便敕越州支給。辨才不敢将入己用，乃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至今犹存。老僧因惊悸患重，不能强饭，唯歠粥，岁余乃卒。帝命供奉榻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榻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后随仙驾入玄宫矣。今赵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直钱数万也。（出《法书要录》）

汉王元昌

唐汉王元昌，神尧之子，善行书。诸王仲季并有能名，韩王、曹王，亦其亚也。曹则妙于飞白，韩则工于草行。魏王、鲁王，亦韩王之伦也。（出《书断》）

欧阳询

唐欧阳询字信本，博览今古，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率更令。书则八体尽能，笔力劲险。高丽爱其书，遣使请焉。神尧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贞观十五年卒，年八十五。询飞白、隶、行、草入妙，大篆、章草入能。（出《书断》）

又

率更尝出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步，复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傍，三日而后去。今开通元宝钱，武德四年铸，其文乃欧阳率更书也。（出《国史

异纂 》)

欧阳通

唐欧阳通，询子。善书，瘦怯于父。常自矜能书，必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松烟为墨，未以麝香；纸必须坚薄白滑者乃书之，盖自重其书。薛纯陀亦效欧草，伤于肥钝，亦通之亚也。（出《朝野僉载》）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会稽人也，仕隋为秘书郎。炀帝知其才，嫉其鲠直，一为七品十余年。仕唐至秘书监。文皇曰：“世南一人，遂兼五绝。一曰博学，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有一于此，足谓名臣，而世南兼之。”行草之际，尤所偏工。本师于释智永，及其暮齿，加以遒逸。卒年八十九。伯施隶草行入妙。（出《书断》）

褚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亮，太常卿。遂良官至仆射，善书。少则伏膺虞监，长则师祖右军，真书甚得其媚趣。显庆中卒，年六十四。遂良隶行入妙，亦尝师受史陵。然史亦有古直，伤于疏瘦也。（出《书断》）

又

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官岂得若此者？”曰：“何如欧阳询。”虞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出《国史异纂》）

薛 稷

薛稷，河南人，官至太子少保。书学褚，尤尚绮丽媚好。肌肉得师之半矣，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稷隶行入能。（出《书断》）

又

稷外祖魏征家，富图籍，多有虞褚旧迹。锐精模效，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者。又善画，博采古迹，埒于秘书。（出《谭宾录》）

高正臣

高正臣，广平人，官至卫尉卿。习右军之法，睿宗爱其书。张怀素之先，与高有旧，朝士就高乞书，或凭书之。高常为人书十五纸，张乃戏换其五纸，又令示高。再看不悟。客曰：“有人换公书。”高笑曰：“必是张公也。”乃详观之，得其三纸。客曰：“犹有在。”高又观之，竟不能辨。高尝许人书一屏障，逾时未获。其人乃出使淮南，临别，大怅惋。高曰：“

正臣故人在申州，正与仆书一类，公可便往求之。”遂立申此意。陆柬之尝为高书告身，高常嫌之，不将入秩。后为鼠所伤，乃持示张公曰：“此鼠甚解正臣意。”风调不合，一至于此。正臣隶行草入能。（出《书断》）

王绍宗

王绍宗字承烈，官至秘书少监。祖述子敬钦羨柬之。其中小真书，体象尤异。其行书及章草，次于真。常与人书云：“鄙夫书翰无工者，特由水墨之积习。恒精心率意，虚神静思以取之。”每与吴中陆大夫论及此道，明朝必不觉已进。陆后与密访知之，嗟赏不少。”将余比虞七，以虞亦不临写故也，但心准目想而已。闻虞眠布被中，恒手画腹皮，与余正同也。”承烈隶行草入能。（出《书断》）

郑广文

郑虔任广文博士。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后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郑虔三绝。”（出《尚书故实》）

李阳冰

李阳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后，且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开元中，张怀瓘撰《书断》，阳冰、张旭并不载。绛州有篆字与古不同，颇为怪异。李阳冰见之，寝卧其下，数日不能去。验其书是唐初，不载书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时人谓之碧落碑。（出《国史补》）

张 旭

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闻公主与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饮醉辄草书，挥笔大叫。以头盪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后辈言笔札者，虞、欧、褚、薛。或有异论，至长史无间言。（出《国史补》）

又

旭释褐为苏州常熟尉。上后旬日，有老父过状，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曰：“某实非论事，覩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篋笥之珍耳。”长史异之，因诘其何得爱书。答曰：“先父受书，兼有著述。”长史取视之，信天下工书者也。自是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出《幽闲鼓吹》）

僧怀素

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塚”。（出《国史补》）

卷第二百九

书四杂编

程邈已下 邯鄲淳已下 姜诩已下 王羲之 王慄 潞
州卢 桓玄 褚遂良
兰亭真迹 王方庆 二王真迹 八体 李都 东都乞儿
卢弘宣 岭南 兔

程邈已下

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扶风曹喜，后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小异李斯，见师一时。陈留蔡邕，后汉人，左中郎将。善篆，采喜之法。真定直父碑文，犹传于世，篆者师焉。杜陵陈遵，后汉人，不知官。善篆隶，每书，一坐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坐”。上谷王次仲，后汉人，作八分楷法。师宜官，后汉，不知何许人。宜官为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书。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书其壁，观者云集，酒因大售。至饮足，削书而退。安定梁鹄，后汉人，官至选部尚书。乃师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书悬帐中。宫殿题署，多是鹄手也。（出王僧虔《名书录》）

邯鄣淳已下

陈留邯鄣淳为魏临淄侯文学。得次仲法，（法字原缺，据《法书要录》补）名在鹄后，毛弘，鹄弟子。秘书八分，皆传弘法。又有左子邑，与淳小异，亦有名。京兆杜度为魏齐相，始有草名。安平崔瑗，后汉济北相，亦善草书。平符坚，得摹崔瑗书，王子敬去，极似张伯英。瑗子湜官至尚书，亦能草。弘农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每书云，“匆匆不暇草”。时人谓为“草圣”。芝弟昶，汉黄门侍郎，亦能草。今世人所云芝书者，多是昶也。（出王僧虔《名书录》）

姜诩已下

姜诩、梁宣、田彦和及司徒韦诞，皆伯英弟子，并善草。诞最优，魏宫馆宝器，皆是诞书。魏明帝起凌云台，误先钉榜，而未之题。以笼盛诞，辘轳引上书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子少季亦有能称。罗晖、赵恭不详何许人，与伯英同时，见称西州。而矜许自与，众颇惑之。伯英与朱宽书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河间张起亦善草书，不及崔张。刘德升善为行书，不详何许人。颍川钟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徵，二家俱学于德升。而胡书肥，钟书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三曰狎书。相闻者也。繇子会，镇西将军。绝能学人书，改易邓艾上章，事莫有知者。河东魏凯，魏尚书仆射。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凯子瓘为晋太保，

采芝法，以觐法参之。更为草藁，藁是相闻书也。瓘子恒亦善书，博识古文字。燉煌索靖，张芝姊子孙，晋征西司马，亦善草。陈国何元公亦善草书。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著痛快。荥阳陈（陈原作姊，据《法书要录》改）畅，晋秘书令史，善八分。（出《名书录》）

王羲之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传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月辛亥，（刘禹锡嘉话录癸卯九月辛亥作癸卯朔九日辛亥，此有脱误）而书亦真。开元初，润州江宁县瓦棺寺修讲堂，匠人于鸱吻内竹筒中得之，与一沙门。至八年，县丞李延业求得。上岐王，王以献上。留内不出。或云，其后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图书悉为灰烬，此书已见焚矣。（出《国史异纂》）

王 慄

王慄，羲之之叔也，善书画。尝谓右军曰：“吾诸事不足道，唯书画可法。”晋明帝师其画，王右军学其书。（出《尚书故实》）

潞州卢

东都顷年创造防秋馆，穿掘多蔡邕鸿都学所书石经，后洛中人家往往有之。王羲之《借船帖》，书之尤工者也。故山北卢匡，宝惜有年。卢公致书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尝借人也。”卢除潞州，旌节在途，才数程，忽有人将书帖就卢求售。阅之，乃《借船帖》也。惊异问之，云：“卢家郎君要钱，遣卖耳。”卢叹异移时，不问其价，还之。后不知落于何人。京师书侏孙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鉴书画，精于品目。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孙盈所蓄，人以厚价求之，不果。卢公时其急切，减而赈之，日久满百千，方得。卢公韩太仲外孙也，故书画之尤者，多阅而识焉。（出《尚书故实》）

桓玄

晋书中有饮食名“寒具”者，亦无注解处。后于《齐民要术》并《食经》中检得，是今所谓“糒饼”。桓玄尝盛陈法书名画，请客观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执书画，因有污，玄不怪。自是会客不设寒具。（出《尚书故实》）

褚遂良

贞观十年，太宗谓魏征曰：“世南没后，无人可与论书。”征曰：“褚遂良后来书流，甚有法则。”于是召见。太宗尝以金帛购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咸为证据，一无舛误。十四年四月二十

三日，太宗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利，为一时之绝。购求得人间真行，凡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十纸，装为八十卷。每听政之暇，时阅之。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亦胜弃日。凡诸艺，未尝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今人学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得其形势，笔力自生。”（出《谭宾录》）

兰亭真迹

太宗酷学书法。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纸，率以一丈二尺为一轴。宝惜者独《兰亭》为最，置于座侧，朝夕观览。尝一日，附耳语高宗曰：“吾千秋万岁后，与吾《兰亭》将去也。”及奉讳之日，用玉匣贮之，藏于昭陵。（出《尚书故实》）

王方庆

龙朔二年四月，高宗自书与辽东诸将。许敬宗曰：“陛下书法之妙，臣谓锺王不过是矣。”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卿家合有书法。”方庆奏曰：“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先臣进讷。有一卷，臣近已进讷。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导十代祖四字原缺，据《法书要录》补）洽，九代祖询，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见在。”上御武成殿召群臣，取而观之。仍令凤阁舍人崔融作序，自为宝章集，以赐方庆，朝野荣之。

（出《谭宾录》）

二王真迹

开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书，总一百六十卷，付集贤院。令集字拓两本进，赐诸王。其书皆是贞观中，太宗令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按上自右军之迹至装为共二十五字，原缺，据《法书要录》补）八十卷。小王张芝等迹，各随多少勒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草迹，又令褚遂良真书小字，帖纸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等署记。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记之。其《兰亭》本，相传云在昭陵玄宫中。《乐毅论》，长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拓写，因此遂失所在。五年，陆元悌、魏哲、刘怀信等检校换褱。每卷分为两卷，总见在有八十卷，余并失坠。元悌又割去前代记署，以己之名氏代焉。玄宗自书“开元”二字，为印记之。右军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张芝、张昶各一卷。右军真行书，惟《黄庭》、《告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军《扇上真尚书宣示》，及小王行书《白骑遂》等二卷。其书有“贞观年”旧褱织成字。（出《谭宾录》）

八 体

张怀瓘《书断》曰：“篆、籀、八分、隶书、章草、草书、飞白、行书，通谓之八体，而右军皆在神品。右军尝醉书数字，点画类龙爪，后遂有龙爪书。如科斗、玉箸、偃波之类，诸家共二十五般。（出《尚书故实》）”

李 都

李都荆南从事时，朝官亲熟。自京寓书，踪甚恶。李寄诗戏曰：“草书千里到荆门，章草纵横任意论。应笑钟张虚用力，却教羲、献枉劳魂。惟堪爱惜为珍宝，不敢留传误子孙。深荷故人相厚处，天行时气许教吞。”（出《抒情诗》）

东都乞儿

大历中，东都天津桥有乞儿，无两手，以右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用掷笔高尺余，以足接之，未尝失落。书迹官楷书不如也。（出《酉阳杂俎》）

卢弘宣

李德裕作相日，人献书帖。德裕得之执玩，颇爱其书。卢弘宣时为度支郎中，有善书名。召至，出所获者书帖，令观之。弘宣持帖，久之不对。德裕曰：“何如。”弘宣有恐悚状曰：“是某顷年所临小王帖。”太尉弥重之。（出《卢氏杂说》）

岭南兔

岭南兔，尝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笔，醉失之。大惧。因剪己须为笔，甚善。更使为之，工者辞焉。诘其由，因实对。遂下令，使一户输人须。或不能致，辄责其直。（出《岭南异物志》）

卷第二百一十

画一

烈裔 敬君 毛延寿 赵岐 刘褒 张衡 徐邈 曹不兴 卫协 王献之 顾恺之 顾光宝 王慄 王濛 戴逵 宗炳
黄花寺壁

烈 裔

秦有烈裔者，骞霄国人。秦皇帝时，本国进之。口含丹墨，嚙壁以成龙兽。以指历地（地字原缺。据拾遗记补）如绳界之，转手方圆，皆如规度。方寸内有五岳四渎，列国备焉。善画龙凤，轩轩然唯恐飞去。（出王子年《拾遗记》）

敬 君

齐敬君善画。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画。君久不得归，思其妻，遂画真以对之。齐王因覩其美，赐金百万，遂纳其妻。（出刘向《说苑》）

毛延寿

前汉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令画工图其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不减五万。唯王嫱不肯，遂不得召。后匈奴求美人为阏氏，上按图召昭君行。及去召见，貌美压后宫。而占对举止，各尽闲雅。帝悔之，而业已定。帝重信于外国，不复更人。乃穷按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牛马众势，人形丑好，不逮（逮原作在，据《西凉杂记》改）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希。（出《西京杂记》）

赵 岐

后汉赵岐字邠卿，京兆杜陵人。多才艺，善画。自为寿藏于郾城中。画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居宾位，自居主位，各为赞诵。献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出范曄《后汉书》）

刘 褒

后汉刘褒，桓帝时人。曾画云台阁。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官至蜀郡太守。（出张华《博物志》）

张 衡

后汉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高才过人，性聪，明天象，善书。累拜侍中，出为河间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满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水中不出。或云，此兽畏写之，故不出。遂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之。今号巴兽潭。（出郭氏《异物志》）

徐 邈

魏徐邈字景山，性嗜酒，善画。魏明帝游洛水，见白獭爱之，不可得。邈曰：“獭嗜鲙鱼，乃不避死。”遂画板作鲙鱼，悬岸。群獭竞来，一时执得。帝嘉叹曰：“卿画何其神也。”答曰：“臣未尝执笔，所作者自可庶几。”（出《齐谐记》）

曹不兴

谢赫云：“江左画人吴曹不兴，运五千尺绢画一像，心敏手疾，须臾立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无遗失尺度。此其难也，唯不兴能之。”陈朝谢赫善画，尝阅秘阁，叹伏曹不兴所画龙首，以为若见真龙。（出《尚书故实》）

卫 协

晋卫协。《抱朴子》云：“卫协、张墨、并为画圣。孙鸿

之《上林苑图》，协踪最妙。又《七佛图》，人不敢点眼睛。“恺之论画云，《七佛》与《烈女》，皆协之迹，壮而有情势。《毛诗北风图》亦协手，巧密于情思。”此画短卷，长装八分。张彦远题云，元和，宗人惟素将来，余大父答以名马精绢二百匹，惟素后却又将货与韩愈。韩之子昶借与相国段文昌，却以模本归于昶。会昌元年见段家本。后于襄州从事见韩家本。谢赫云，“古画皆略，至此始精。六法颇为兼善，虽不备该形似而有气韵，陵跨群雄。旷代绝笔。在第一品曹不兴下，张墨、荀勖上。”（出《名画记》）

王献之

晋王献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风流高迈。草隶继父之美，妙于画。桓温尝请画扇，误落笔，就成乌駮犢牛，极妙绝。又书《驳牛赋》于扇上，此扇义熙中犹在。（出《名画记》）

顾恺之

晋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人。多才气，尤工丹青，傅写形势，莫不妙绝。谢安谓长康曰“卿画自生人已来未有。”又云：“卿画苍苍，古来未有。”曾以一橱画暂寄桓玄，皆其妙迹所珍秘者，封题之。其后玄闻取之，诳云不开。恺之不疑被窃，直云：“妙画通神，变化飞去，犹人之登仙也。”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又尝悦一怜女，乃画女于壁，当心钉之。女患心痛，告于长康，康遂拔钉。乃愈。又尝欲写

殷仲堪真，仲堪素有目疾，固辞。长康曰：“明府无病，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便如轻云蔽日。”画人物，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又画裴楷真，颊上乃加三毛。云：“楷俊郎，有鉴识。具此，观之者定觉殊胜。”嵇康赠以四言诗，画为图。常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又画谢幼舆于一岩中，人问其故。云：“一丘一壑，此子宜置岩壑中。”长康又尝于瓦棺寺北殿内画维摩居士，画毕，光辉月余。《京师寺记》云，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刹会，请朝贤士庶宣疏募缘。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长康独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僧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闭户不出一月余，所画维摩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僧众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观者，请施五万；第三日观者，可任其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及百万。刘义庆《世说》云，桓大司马每请长康与羊欣讲论画书，竟夕忘疲。（出《名画记》）

又

《清夜游西园图》，顾长康画。有梁朝诸王跋尾处云，图上若干人并食天厨。贞观中，褚河南诸贤题处具在。本张惟素家收得，至相国张公弘靖。元和中，宣惟素并钟元常写《道德经》，同进入内。后中贵人崔谭峻自禁中将出，复流传人间。惟素子周封前泾州从事在京，一日有人将此图求售，周封惊异之，遽以绢数匹易得。经年，忽闻款门甚急。问之，见数人同称，仇中尉愿以三百素绢，易公《清夜图》。周封惮其迫胁，遽以图授之。明日，果赍绢至。后方知诈伪，乃是一豪士求江淮大监院。时王淮判盐铁，酷好书画，谓此人曰：“为余访得此图，然遂公所请。”因为计取耳。及王家事起，复流一粉铺

家。郭侍郎承暇闾者以钱三百市得。郭公卒，又流传至令狐家。宣宗尝问相国有何名画，相国其以图对。后进入内。（出《尚书故实》）

顾光宝

顾光宝能画。建康有陆溉，患疟经年。医疗皆无效。光宝常诣溉，溉引见与卧前，谓光曰：“我患此疾久，不得疗矣，君知否？”光宝不知溉患，谓溉曰：“卿患此，深是不知。若闻，安至伏室。”遂命笔，以墨图一狮子，令于外户榜之。谓溉曰：“此出手便灵异，可虔诚启心至祷，明日当有验。”溉命张户外，遣家人焚香拜之。已而是夕中夜，户外有窸窣之声，良久，乃不闻。明日，所画狮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于户外皆点焉。溉病乃愈，时人异之。（出《八朝画录》，明抄本作出《八朝穷怪录》）

王 慄

晋王慄字世将，琅琊临川人。善属词，攻书画。过江后，为晋朝书画第一。音律众妙毕综。元帝时为左卫将军，封武康侯。时镇军谢尚于武昌乐寺造东塔，戴若思造西塔，并请慄画。（出《名画记》）

王 濛

晋王濛字仲祖，晋阳人。放诞不羁，书比慄（《历代名画记》五慄作庾。）翼。丹青甚妙，颇希高远。尝往驴肆家画轎车。自云：“我嗜酒好肉善画，但人有饮食美酒精绢，我何不可也。”特善清谈，为时所重。（出《名画记》）

戴 逵

晋戴逵字安道，谯郡铨县人。幼年已聪明好学，善琴攻画。为童儿时，以白瓦屑鸡卵汁和溲作郑玄碑，时称绝妙。庾道季看之，语逵云：“神犹太俗，卿未尽耳。”逵曰：“唯务允当，免卿此语。”（出《名画记》）

又

戴安道幼岁，在瓦棺寺内画。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但恨吾老，不见其盛耳。”（出《世说杂书》）

宗 炳

宋宗炳字少文，善书画，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游。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图于壁，坐卧向之。（出《名画记》）

黄花寺壁

后魏孝文帝登位初，有魏城人元兆能以九天法禁绝妖怪。先邺中有军士女年十四，患妖病累年，治者数十人并无据。一日，其家以女来谒元兆所止，谒兆。兆曰：“此疾非狐狸之魅，是妖画也。吾何以知？今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灵之怪，有在陆之精，有在水之魅，吾皆知之矣。汝但述疾状，是佛寺中壁画四天神部落中魅也，此言如何？”其女之父曰：“某前于云门黄花寺中东壁画东方神下乞恩，常携此女到其下。又女常惧此画之神，因夜惊魇，梦恶鬼来，持女而笑，由此得疾。”兆大笑曰：“故无差。”因忽与空中人语，左右亦闻空中有应对之音。良久，兆向庭嗔责之云：“何不速曳，亟持来。”左右闻空中云：“春方大神传语元大行，恶神吾自当罪戮，安见大行？”兆怒，向空中语曰：“汝以我诚达春方，必请致之。我为暂责，请速鑠致之。”言讫，又向空中语曰：“召二双牙八赤眉往要，不去闻东方。”左右咸闻有风雨之声，乃至。兆大笑曰：“汝无形相，画之妍致耳，有何恃而魅生人也。”兆谓其父曰：“汝自辨其状形。”兆令见形，左右见三神皆丈余，各有双牙长三尺，露于唇口外，衣青赤衣。又见八神俱衣赤，眼眉并殷色，共扼其神，直逼轩下。蓬首目赤，大鼻方口，牙齿俱出，手甲如鸟，两足皆有长毛，衣若豹鞞。其家人谓兆曰：“此正女常见者。”兆令前曰：“尔本虚空，而画之所作耳，奈何有此妖形？”其神应曰：“形本是画，画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况所画之上，精灵有凭可通，此臣所以有感。感之幻化，臣实有罪。”兆大怒。命侍童取罐瓶受水，淋之尽，而恶神之色不衰。兆更怒，命煎汤以淋，须臾神化，如一空囊。然后令掷去空野，其女于座即愈，而父载归邺。复于黄花寺寻所画之处，如水之洗，因而骇叹称异。僧云敬见而问曰：“汝此来见画叹称，必有异耶，可言之。”其人曰：“我女患疾，

为神所扰。今元先生称是此寺画作妖。”乃指画处所洗之神，僧大惊曰：“汝亦异人也。此寺前月中，一日昼晦，忽有恶风玄云，声如雷震，绕寺良久，闻画处如擒捉之声。有一人云，势力不加元大行，不如速去。言讫，风埃乃散。寺中朗然，晚见此处一神如洗。究汝所说，正符其事。”兆即寇谦之师也。（出林登《博物志》）

卷第二百第十一

画二

宗测 袁茜 梁元帝 陶弘景 张僧繇 高孝珩 杨子华 刘
杀鬼 郑法士 阎立德 阎立本 薛稷 尉迟乙僧 王维
李思训 韩干

宗 测

南齐宗测字敬微，炳之孙也，代居江陵。不应招辟。驃骑将军豫章王嶷请为参军，测答曰：“何得谬伤海鳧，横斤山木？”性善书画。传其祖业，志欲游名山。乃写祖炳所画《尚子平图》于壁。隐庐山，居炳旧宅。画阮籍遇孙登于行障上，坐卧对之。又永业寺佛影台。皆称臻绝。（出《南齐记》）

袁 茜

齐袁茜，陈郡人。时南康郡守刘缙妹为鄱阳王妃，伉俪甚笃。王为齐明帝所诛。妃追伤过切，心用恍惚，遂成瘕病。医所不疗。袁茜善图写。画人面，与真无别。乃令画王形象，并图王平生所宠姬，共照镜，状如偶寝。密令媼奶示妃。妃见乃

唾之，因骂曰：“斫老奴晚！”于是悲情遂歇，病亦痊愈。（出谢赫《画品》）

梁元帝

梁元帝常画圣僧，武帝亲为作赞。任荆州刺史时，画《蕃客入朝图》，帝极称善（据梁书）。又画《职贡图》，并序外国贡献之事（序具本集）。又游春苑，白麻纸《画鹿图》、《师利像》、《鹤鹤》、《陂池芙蓉》、《醺鼎图》。并有题印传于代。（出《名画记》）

陶弘景

梁陶弘景字通明，明众艺，善书画。武帝尝欲征用。隐居画二牛：一以金笼头牵之，一则逶迤就水草。梁武知其意，遂不以官爵逼之。（出《名画记》）

张僧繇

梁张僧繇，吴人也。天监中，为武陵王国将军吴兴太守。武帝修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时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传写仪形，对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内有柏堂。僧繇画庐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问：“释门内如何画孔圣？”僧繇曰：“后当赖此耳。”及后周灭佛法，焚天下寺塔，独

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毁拆。又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不点眼睛。每云：“点之即飞去。”人以为妄诞，因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二龙乘云腾上天。未点睛者见在。初吴曹不兴图青溪龙，僧繇见而鄙之，乃广其像于龙泉亭。其画留在秘阁，时未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龙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又画《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乱，散拆为二。一僧为唐右常侍陆坚所宝。坚疾笃，梦胡僧告云：“我有同侣，离拆多年，今在洛阳李家。若求合之，当以法力助君。”陆以钱帛，求于其处，果购得之。疾亦寻愈。刘长卿为记述之。其张画所有灵感，不可具戴。（出《名画记》）

又润州兴国寺，苦鸬鹚栖梁上秽污尊容。僧繇乃东壁上画一鹰。西壁上画一鹞。皆则首向檐外看。自是鸬鹚等不复敢来。（出《朝野僉载》）

高孝珩

北齐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广宁郡王尚书大司徒同州牧。博涉多才艺。尝于厅壁画苍鹰，观者疑其真，鸬鹚不敢近。又画《朝士图》，当时妙绝。为周师所虏，授开府，封县侯。孝珩亦善音律。周武宴齐君臣，自弹琵琶，命孝珩吹笛。（出《名画记》）

杨子华

北齐杨子华，世祖时，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常画马

于壁。夜听，闻啼啁长鸣，如索水草声。图龙于素，舒之辄云气萦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号为画圣，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时有王子冲善棋通神，号为二绝。（出《名画记》）

刘杀鬼

北齐刘杀鬼与杨子华同时，世祖俱重之。画斗雀于壁间，帝见之，以为生，拂之方觉。常在禁中，锡赀巨万。任梁州刺史，名见北齐书。（出《名画记》）

郑法士

隋田杨与郑法士同于京师光明寺画小塔。郑图东壁北壁，田图西壁南壁，杨画外边四面。是称“三绝”。杨以簾蔽画处，郑窃观之，谓杨曰：“卿画终不可学。何劳障蔽？”郑托以婚姻，有对门之好，又求杨画本。杨引郑至朝堂，指以宫阙衣冠、人马车乘曰：“此是吾之画本也。”由是郑深伏。光明寺改为大云寺，在长安怀远里也。（出《名画记》）

阎立德

唐贞观三年，东蛮谢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以金络额，毛帔以裳，为行滕，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篇》。今圣德所

及，万国来朝。卉服鸟章，俱集蛮邸。实可图写贻于后。以彰怀远之德。”从之，乃命立德等图画之。又赵郡李嗣真《论画》，其上品之第三，序右相博陵子阎立本，洎其兄工部尚书大安公立德之画曰：“大安博陵，难兄难弟。自江右陆谢云亡，北朝子华长逝，象人之妙，实为中兴。至如万国来庭，奉涂山之玉帛，百蛮朝贡，接应门之序位，折旋矩规，端簪奉笏之仪，魁诡谲怪、鼻饮头飞之俗，莫不尽该豪末，备得精神。”（出《谭宾录》）

阎立本

唐太宗朝，官位至重，与兄立德齐名。尝奉诏写太宗真容。后有佳手，传写于玄都观东殿前间，以镇九五冈之气，犹可以仰神武之英威也。立德创《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状。立本画国王粉本在人间。昔南北两朝名手，不足过也。时南山有猛兽害人，太宗使骁勇者捕之，不得。虢王元凤忠义奋发，自往取之，一箭而毙。太宗壮之，使立本图状。鞍马仆从，皆写其真，无不惊服其能。有《秦府十八学士》、《凌烟阁功臣》等图，亦辉映前古。唯《职贡》、《鹵簿》等图，与立德同制之。俗传慈恩画功臣，杂手成色，不见其踪。其人物鞍马、冠冕车服，皆神也。李嗣真云：“师郑法士，实亦过之。后有王知慎、师范，甚有笔力。阎画神品。”（出唐《画断》）太宗尝与侍臣泛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座者为咏，召阎立本写之。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临池则，手挥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济流，

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养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也。

“至高宗朝。阎立本为右丞相，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又以年饥，放国子学生归，又限令史通一经。时人为之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三馆学生放散。五台令史明经（出《大唐新语》）。立本家代善画。至荆州，视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及往，曰：“犹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又梁张僧繇作《醉僧图》。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耻之。于是聚钱数十万，货阎立本作《醉道士图》。今并传于代。（出《国史异纂》）

薛稷

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学术，名冠当时。学书师褚河南。时称：买褚得薛不落节（称买褚得薛不落节八字原缺，据名抄本补）。画踪阎令。秘书省有《画鹤》，时号一绝。会旅游新安郡，遇李白。因留连，书永安寺额，兼画西方像一壁。笔力潇洒，风姿逸发，曹张之亚也。二妙之迹，李翰林题赞见在。又闻蜀郡多有画诸佛菩萨青牛之像，并居神品。（出《唐画断》）

尉迟乙僧

唐尉迟乙僧，土火罗国胡人也。贞观初，其国以丹青巧妙，荐之阙下云：“其国尚有兄甲僧，未有见其画踪。”乙僧今兹恩寺塔前面中间功德，又凹埵花，西面中间千手千眼菩萨，精

妙之极。光宅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怪万状，实奇踪也。然其画功德人物花草，皆是外国之象，无中华礼乐威仪之德。（出《唐画断》）

王 维

唐王右丞维家于蓝田玉山，游止辋川。兄弟以科名文学冠绝当代，故时称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者也。其画山水松石，踪似具生，而风标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画枫戍，一图辋川。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常自题诗云：“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其自负也如此。慈恩寺东院，与毕庶子郑广文，各画一小壁。时号“三绝”。故庾右丞宅，有壁画山水兼题记，亦当时之妙也。山水松石，妙上上品。（出《唐画断》）

又维尝至招国坊庾敬休宅，见屋壁有画《奏乐图》。维熟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集乐工验之，无一差者。（出《国史补》）

李思训

唐开元中，诸卫将军李思训，子昭道为中舍，俱得山水之妙。时人云：“大李将军”、“小李将军”是也。思训格品高奇，山川绝妙。鸟、兽草木，皆其能。中舍之图，山水鸟兽，甚多繁巧。智思笔力不及也。天宝中，玄宗召思训，画大同殿壁兼掩障。异日因奏对，诏云：“卿所画掩障，夜闻水声。通神之

佳手，国朝山水第一。”思训神品。昭道妙上品。（出《唐画断》）

韩 干

唐韩干，京兆人也。唐玄宗天宝中召入供奉。上令师陈闳画马，怪其不同。诏因诘之。奏云：“臣自有师。陛下内厩马，皆臣之师也。”上甚异之。其后果能状飞龙之质，尽喷玉之奇。九方之识既精，伯乐之相乃备。且古之画马，有《周穆王八骏图》；国朝阎立本画马，似模展郑。多见筋骨，皆擅一时之名，未有希代之妙。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累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遂择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厩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蹄甲皆厚。驾御历险，若举辇之安，驰骤应心，中韶护之节。是以陈闳貌之于前，韩干继之于后。写渥洼之状，不在水中。移骹裹之形，出于天上。韩故居神品。陈兼写真，居妙品上。宝应寺三门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菩萨，西院佛像，宝圣寺北院二十四圣等，皆其踪也。画马高会菩萨西院鬼神等神品。（出《唐画断》）

又干闲居之际，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干问曰：“何得及此。”对曰：“我鬼使也。闻君善图良马，愿赐一匹。”干立画焚之。数日因出，有人揖而谢曰：“蒙君惠骏足，免为山川跋涉之劳，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缣百疋，不知其来。干收而用之。（出《独异志》）

建中初，曾有人牵马访医。称马患脚，以二千求治。其马毛色骨相，马医未尝见。笑曰：“君马酷似韩干所画者，真马

中固无也。”因请马主绕市门一匝，马医随之。忽值韩干。干亦惊曰：“真是吾设色者。”乃知随意所匠，必冥会所肖也。遂摩挲。马若蹶，因损前足。干心异之。至舍，视其所画马本，脚有一点黑缺。方知画通灵矣。马医所获钱，用历数主，乃成泥钱。（出《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一十二

画三

吴道玄 冯绍正 张藻 陈闳 韦无忝 卢棱伽 毕宏 净域
寺 资圣寺 老君庙 金桥图 崔圆壁

吴道玄

唐吴道玄字道子，阳翟人也。少孤贫。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浪迹东洛，玄宗知其名，召入供奉。大略宗师张僧繇千变万状，纵横过之。两都寺观，图画墙壁四十余间，变像即同，人相诡状，无一同者。其见在为人所睹之妙者。上都兴唐寺御注金刚经院，兼自题经文。慈恩寺塔前面文殊普贤，西面降魔盘龙等。又小殿前门菩萨，景公寺地狱帝释龙神，永寿寺中三门两神，皆绝妙当时。朱景玄云：“有旧家人尹老八十，尝云：‘见吴生画中门内神，圆光最在后，一笔成。当时坊市老幼，日数百人，竟候观之。缚阑。施钱帛与之齐。及下笔之时，望者如堵。风落电转，规成月圆，宣呼之声，惊动坊邑。或谓之神也。’”又景公寺老僧玄纵云：“吴生画此地狱变成之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售。”又开元中驾幸东洛。吴生与裴旻、张旭相遇，各陈所能。裴剑舞一曲，张书一壁，吴画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获覩三绝。又画玄元庙，《五圣千官》。宫殿冠冕，势倾云龙，心若造

化。故杜员外甫诗云：“妙绝动宫墙”也。又玄宗天宝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吴生驿递，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云：“臣无粉本，并记在心。”遣于大同殿图之，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毕。时有李将军山水擅名，亦画大同殿壁，数月方毕。玄宗云：“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又画殿内五龙。鳞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烟雾。吴生常持金刚经，自此识本身。当天宝中，有杨庭光与之齐名。潜画吴生真于讲席。众人之中，引吴观之。亦见便惊。语庭光云：“老夫衰丑，何用图之。”因斯叹伏。其画人物、佛像、鬼神、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神妙也。国朝张怀瓘云：“吴生画，张僧繇后身，斯言当矣。（出《唐画断》）”

又开元中，将军裴旻居母丧。诣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子答曰：“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厉，就通幽冥。”旻于是脱去服，若常时装饰。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百人，无不惊况。道子于是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所画。得意无出于此。（出《独异志》）

又道子访僧请茶。僧不加礼，遂请笔砚。于壁上画驴一头而去。一夜，僧房家具并踏破，被恼乱不可堪。僧知是道子，恳邀到院祈求。乃涂却画处。（出《卢氏杂说》）

又西明慈恩多名画。慈恩塔前壁有湿耳狮子趺心花，为时所重。圣善敬爱，亦有古画。圣善木塔院多郑广文画并书。敬爱山亭院有雉尾若真。砂子上有进士房鲁题名处。后有人题诗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颜意欲狂。见说正调穿羽箭，莫教射破寺家墙。”寺西北角有病龙院并吴画。（出《卢氏杂谈》）

冯绍正

唐开元，关辅大旱。京师缺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而无感应。上于龙池，新剏一殿。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于四壁各图一龙。绍正乃先于西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上及从官于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气若檐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涛汹涌，雷电随起。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云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泽遍于畿内。（出《明皇杂录》）

张藻

唐张藻衣冠文学，时之名流。松石山水，擅当代名。唯松树特出古今。能用笔，常以手握双管，亦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气傲烟雾，势逾风雨。其槎枿鳞皴之质，随意纵横。生枝则润合春泽，枯枝则干裂秋风。其山水之状，则高低秀绝，咫尺深重。石突欲落，泉喷如吼。其近也逼人而寒，其远也极天之净。图障在人间最多。今宝应寺西院山水松石，具有题记。精巧之迹也。松石山水，并居神品。（出《画断》）

又后土人家有张藻松石障。士人云：“兵部李员外约好画成癖，知而购之。其家弱妻，已练为衣里矣。唯得两幅，双栢一石在焉。嗟惋久之。”（出《名画记》）

陈闳

唐陈闳，会稽人。以能写真人物子女等，本道荐之，玄宗开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写御客，妙绝当时。玄宗射猪鹿兔、按鹰等，并按舞图真容，皆受诏写貌。又太清宫肃宗真容。匪唯龙头凤姿，日角月宇之状。而笔力遒润，风彩英逸，合符应瑞。天假其能也。国朝阎令公之后，一人而已。今咸宜观天尊殿内画上仙图及当时供奉道士等真，皆其踪也。又曾为故吏部侍郎徐画本行经幡二口。有女能织成，妙绝无并。唯写真人物子女等，妙品上上。（出《画断》）

韦无忝

唐韦无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画马异兽擅其名。时称韦画四足，无不妙也。曾见貌外国所献狮子，酷似其真。后狮子放归本国，唯画者在图，时因观览。百兽见之皆惧。又玄宗时猎，一箭中两野猎。诏于玄武北门写貌。传在人间，英妙之极也。夫以百兽之性。有雄毅逸群之骏，有驯扰之良。爪距既殊，毛鬣各异。前辈或状其怒则张口，善则垂头。若展一笔以辨其性情，奋一毛而知其名字，古所未能也，韦公能之。《异兽图》破分。人家往往有之。京都寺观无画处。其画兽等妙品上上。（出《画断》）

卢棱伽

唐卢棱伽，吴道玄弟子也。画迹似吴，但才力有限。颇能细画。咫尺间山水寥廓，物像精备。经变佛事，是其所长。吴

生尝于京师画总持寺三门，大获众货。棱伽乃窃画庄严寺三门。锐思开张，颇臻其妙。一日，吴生忽见之，惊叹曰：“此子笔力，常时不及我，今乃类我。是子也，精爽尽于此矣。”居一月。棱伽果卒。（出《名画记》）

毕宏

唐毕宏，大历二年为给事中。画《松石》于左省厅壁，好事者皆诗之。改京兆少尹为右庶子。树石擅名于代。树木改步变古，自宏始也。（出《名画记》）

净域寺

唐大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阶院门外。是神尧皇帝射孔雀处。”禅院门内外。《游目（目原作自，据《酉阳杂俎》改）记》云：王昭隐画门西里面和修吉龙王有灵。门内之西，火目药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门东里面，贤门野叉部落，鬼首蟠虺，汗烟可惧。东廊树石险怪。高僧亦怪。西廊庙菩萨院门里南壁，皇甫軫画鬼神及雕。鸮势若脱（黄本止此。）壁。軫与吴道玄同时。吴以其艺逼己，募人杀之。（出《酉阳杂俎》，自王昭隐句起原缺九十八字。据明抄本，黄本补。）

资圣寺

资圣寺中门窗间，吴道子画《高僧》。韦述赞，李严书。中三门外两面上层，不知何人画人物，颇类阎今。寺西廊北隅。扬坦画《近塔天女》。明睇将瞬。团（瞬团原作舞图，据《西阳杂俎》改）塔院北堂有铁观音高三丈余。观音院两廊《四十二贤圣》，韩干画，元载赞。东廊北《散马》，不意见者如将嘶蹀。圣僧中龙树商船和循绝妙。团塔上菩萨，李真画。四面花鸟，边鸾画。当药上菩萨顶上茂葵尤佳。塔中藏千部《法华经》。词人作诸画连句，柏梁体。吴生画勇矛戟攒，出奇骋变势万端。苍苍鬼怪层壁宽，靚之忽忽毛发寒。棱伽效之力所瘳，李真、周昉优劣难。活禽生奔推边鸾，花方嫩彩犹未干。韩干变态如急湍。惜哉壁画势未殫，后人新画何漫汗。（出《西阳杂俎》）

老君庙

东郡北邙山有玄元观。观南有老君庙。台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开元中杨惠之所制。奇巧精严，见者增敬。壁有吴道玄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化胡经事，丹青妙绝，古今无比。杜工部诗云：“配极玄都闕，凭高禁籞长。守祧严具礼，掌节镇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兰弈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回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旗尽飞扬。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风笋吹玉柱，露井冻银床。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出《剧谈录》）

金桥图

玄宗封泰山回，车驾次上党。潞之父老，负担壶浆，远近迎谒。上皆亲加存问。受其献馈，锡赉有差。父老有先与上相识者，上悉赐以酒食，与之话旧。故所过村部，必令询访孤老丧疾之家，加吊恤之。父老欣欣然，莫不瞻戴，扣乞驻留焉。及卓驾过金桥，（桥在潞州。）御路萦转。上见数千里间，旗纛鲜洁，羽卫齐整。谓左右曰：“张说言我勒兵三十万，旌旗经千里间，陕右上党，至于太原。（见后土碑。）真才子也。”左右皆称万岁。上遂召吴道玄、韦无忝、陈闳。令同制《金桥图》。圣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马，陈闳主之。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鹰鸟，器仗帷幕，吴道玄主之。狗马驴骡，牛羊骆驼，猫猴猪豕，四足之属，韦无忝主之。图成。时谓“三绝”焉。（出《开元传信记》）

崔圆壁

安禄山之陷两京，王维、郑虔、张通皆处于贼庭。洎克复。俱囚于杨国忠旧宅。崔相国圆因召于私第。令画名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莫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深，颇极能事。故皆获宽典。至于贬降，必获善地。（出《明皇杂录》）

卷第二百一十三

画四

保寿寺 先天菩萨 王宰 杨炎 顾况 周昉 范长寿 程修己 边鸾 张萱 王墨 李仲和 刘商 厉归真 圣画 廉广 范山人 韦叔文

保寿寺

保寿寺本高力士宅。天宝九载，舍为寺。初铸钟成，力士设斋庆之，举朝毕至。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连击二十杵。经藏阁规构危巧，二塔火珠授十余斛。河阳从事李涿性好奇古，与僧善，尝俱至此寺观库中旧物。忽于破瓮中得物如被，幅裂汙盆，触而坐起。涿徐视之，乃画也。因以州县图三及缣三十换之。令家人装治，大十余幅。访于常侍柳公权。方知张萱所画《石桥图》也。玄宗赐力士，因留寺中。后为鬻画人宗牧言于左军。寻有小使领军卒数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进入。帝好古，见之大悦，命张于云韶院。（出《酉阳杂俎》）

先天菩萨

有先天菩萨嶺，本起成都妙积寺。开元初，有尼魏八师者常念大悲咒。双流县百姓刘乙名意儿，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尝于奥室禅。尝白魏云：“先天菩萨见身此地。遂筛灰于庭。一夕，有巨迹数尺，轮理成就。因谒画工，随意设色，悉不如意。有僧杨法成自言能画。意儿常合掌仰祝，然后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后素。先天菩萨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势，分臂如蔓。画样十五卷。柳七师者崔宁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时魏奉古为长史，进之。后因四月八日赐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出《酉阳杂俎》）

王 宰

唐王宰者家于西蜀。贞之中，韦皋以客礼待之。画山水树石，出于象外。故杜甫赠歌云：“十日画一松。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又尝于席夔厅见图一障。临江双松一柏，古藤萦绕。上盘半空，下著水面。千枝万叶，交查屈曲，分布不杂。或枯或茂，或垂或直。叶叠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难，凡目莫辨。又于兴善寺见画四时屏风，若移造化。风候云物，八节四时，于一座之内，妙之至也。山水松石。并上上品。（出《画断》）

杨 炎

杨炎，唐贞元中宰相。气标王韩，文敌扬马。画松石山水，出于人之表。初称处士，谒卢黄门，馆之甚厚。知有丹青之能，

意欲求之，未敢发言。杨恩辞去，复苦留之。知其家累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潜令人将数百千至洛供给。取其家书回，以示揭公。公感之。未知所报。卢因从容，乃言欲一踪，以子孙宝之，意尚难之。遂月余图一障。松石云物，移动造化，世莫覩之。其迹妙上上品。（出《唐画断》）

顾 况

唐顾况字逋翁。文词之暇，兼攻小笔。尝求知新亭监。人或诘之。谓曰：“余要写貌海中山耳。”仍辟画者王默为副。（出《尚书故实》）

周 昉

唐周昉字景玄，京兆人也。节制之后，好属学，画穷丹青之妙。游卿相间，贵公子也。长兄皓善骑射，随哥舒往征吐蕃。收石堡城，以功授执金吾。时德宗修章敬寺，召皓谓曰：“卿弟昉善画，朕欲请画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经数日，帝又请之，方乃下手。初如障蔽，都人观览。寺抵国门，贤愚必至。或有言其妙者，指其瑕者，随日改之。经月余，是非语绝，无不叹其妙。遂下笔成之。为当代第一。又郭令公女婿赵纵侍郎尝令韩干写真，众皆赞美。后又请昉写真，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尝列二画于座，未能定其优劣。因赵夫人归省，令公问云：“此何人？”对曰：“赵郎。”“何者最似？”云：“两画惚似，后画者佳。”又问：“何以言之？”前画空得赵郎状貌，

后画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令公问：“后画者何人？”乃云：“周皓。”是日定二画之优劣，令送锦綵数百疋。今上都有观自在菩萨，时人云水月，大云西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佛殿前面两神，皆殊妙也。后任宣州别驾，于禅定寺画北方天王。常于梦中见其形像。画子女为古今之冠。有《浑侍中宴会图》、《刘宣武按舞图》、《独孤妃按曲粉本》。又《仲尼问礼图》、《降真图》、《五星图》、《扑蝶图》，兼写诸真人、文宣王十弟卷轴至多。贞元末，新罗国有人于江淮，尽以善价收市数十卷。将去，其画佛像真仙人物子女，皆神也。唯鞍马鸟兽，竹石草木，不穷其状也。（出《画断》）

范长寿

唐范长寿善风俗田家景候人物之状。人间多有月令屏风，是其制也。凡山川水石，牛马畜类，屈曲远近，牧放闲野，皆得其妙，各尽其趣。梁张僧繇之次也。僧彦惊《续画品》云：“博瞻繁多。未见其能也。其画并妙品上。”又时号何长寿齐名，次之。（出《画断》）

程修己

唐程修己，其先冀州人。性好学。时周昉任赵州长史，遂师事焉，二十年。凡画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传其妙。宝历中，修己应明经举，以昉所授付之。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晋明帝卫协画《毛诗图》，草木鸟兽贤士忠臣之象，不得其

真。遂召修己图之。皆据经定名，任土采拾。由是冠冕之制，生植之姿，远无不审，幽无不显矣。又尝画竹障于文思殿。帝赐歌云：“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乍覩繁阴合，再盼真假殊未分。”当时学士，皆奉诏继和。自贞元后，以艺进身。承恩称旨，一人而已。尤精山水竹石，花鸟人物，古贤功德异兽等。并入妙上品。（出《画断》）

边 鸾

唐边鸾，京兆人。攻丹青，最长于花鸟折枝之妙，古所未有。观其下笔轻利，善用色。穷羽毛之变态，奋春华之芳丽。贞元中，新罗国献孔雀，解舞。德宗召于玄武门写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动，金钿遗妍。若运清声，宛应繁节。后以困穷，于泽潞貌五参连根，精妙之极也。近代折枝花，居其首也。折枝花卉蜂蝶并雀等，妙品上。（出《画断》）

张 萱

唐张萱，京兆人。尝画贵公子鞍马屏帷宫苑子女等，名冠于时。善起草，点簇位置。亭台竹树，花鸟仆使，皆极其态。画《长门怨》，约词虑思，曲尽其旨。即金井梧桐秋叶黄也。粉本画《贵公子夜游图》、《宫中七夕乞巧图》、《望月图》，皆绡上幽闲多思，意逾于象。其画子女，周昉之难伦也。贵公子鞍马等，妙品上。（出《画断》）

王 墨

唐王墨，不知何许人，名洽。善泼墨，时人谓之“王墨”。多游江湖。善画山水松柏杂树。性疏野好酒。每欲图障，兴酣之后，先已泼墨。或叫或吟。脚蹙手抹。或拂或干，随其形象。为山为石，为水为树。应心随意，倏若造化。图成。云霞澹之，风雨扫之。不见其墨污之迹也。（出《画断》）

李仲和

唐李仲和，渐之子。渐尝任忻州刺史，善画番人马。仲和能继其艺，而笔力不及其父。相国令狐绹，奕代为相，家富图画。即忻州外孙。家有小画人马障，是尤得意者。会宪宗取置禁中。后却赐还。（出《名画记》）

刘 商

唐刘商，官至检校礼部郎中汴州观察判官。少年有篇咏高情。攻山水树石。初师张藻，以造真为意。自张贬窜后，惆怅赋诗云：“苔石苍苍临涧水，溪风袅袅动松枝。世间唯有张通会，流向衡阳哪得知。”（出《名画记》）

厉归真

唐末，江南有道士历归真者，不知何许人也。曾游洪州信果观。见三官殿内功德塑像，是玄宗时夹紵，制作甚妙。多被雀鸽糞秽其上。归真遂于殿壁画一鹞，笔迹奇绝。自此雀鸽无復栖止此殿。其画至今尚存。归真尤能画折竹野鹄。后有人传。归真于罗浮山上升。（出《玉堂闲画》）

圣 画

云花寺有圣画殿。长安中谓之《七圣画》。初殿宇既制，寺僧召画工。将命施彩饰。会贵其直，不合寺僧祈酬。亦竟去。后数日，有二少年诣寺来谒曰：“某善画者也，今闻此寺将命画工，某不敢利其价。愿输功可乎？”寺僧欲先阅其迹。少年曰：“某弟兄凡七人，未尝画于长安中，宁有迹乎？”寺僧以为妄。稍难之。少年曰：“某既不纳师之直。苟不可师意，即命圻其壁，未为晚也。”寺僧利其无直，遂许之。后一日，七人果至。各挈彩绘，将入其殿。且为僧曰：“从此去七日，慎勿启吾之门，亦不劳饮食。盖以畏风日所侵铄也。可以泥固吾门，无使有纤隙。不然，则不能施其妙矣。”僧从其语。如是凡六日，閤无有闻。僧相语曰：“此必他怪也，且不可果其约。”遂相与发其封。户既启，有七鸽翩翩，望空飞去。其殿中彩绘。俨若四隅，唯西北墉未尽其饰焉。后画工来见之，大惊曰：“真神妙之笔也。”于是无敢继其色者。（出《宣室志》）

廉 广

廉广者，鲁人也。因采药，于泰山遇风雨，止于大树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隐士。问广曰：“君何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语移时，忽谓广曰：“我能画，可奉君法。”广唯唯。乃曰：“我与君一笔，但密藏焉。即随意而画，当通灵。”因怀中取一五色笔以授之。广拜谢讫，此人忽不见。尔后颇有验。但秘其事，不敢轻画。后因至中都县。李令者性好画，又知其事，命广至。饮酒从容问之。广秘而不言。李苦告之。广不得已，乃于壁上画鬼兵百余，状若赴敌。其尉赵知之，亦坚命之。广又于赵廨中壁上，画鬼兵百余，状若拟战。其夕，两处所画之鬼兵俱出战。李及赵既见此异，不敢留。遂皆毁所画鬼兵。广亦惧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请广画。广因告曰：“余偶夜遇一神灵，传得画法，每不敢下笔。其如往往为妖。幸察之。”其宰不听。谓广曰：“画鬼兵即战，画物必不战也。”因命画一龙。广勉而画之。笔才绝，云蒸雾起，飘风倏至。画龙忽乘云而上。至滂沱之雨，连日不止。令忧漂坏邑居。复疑广有妖术，乃收广下狱，穷诘之。广称无妖术。以雨犹未止，令怒甚。广于狱内号泣，追告山神。其夜，梦神人言曰：“君当画一大鸟，叱而乘之飞，即免矣。”广及曙，乃密画一大鸟。试叱之，果展翅。广乘之，飞远而去。直至泰山而下。寻复见神。谓广曰：“君言泄于人间，固有难厄也。本与君一小笔，欲为君致福，君反自致祸，君当见还。广乃怀中探笔还之。神寻不见。广因不复能画。下邳画龙，竟为泥壁。（出《大唐奇事》）

范山人

李叔詹常识一范山人，停于私第。时语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呪。止半年。忽谓李曰：“某将去，有一艺，欲以为别。所谓水画也。”乃请后厅上掘地为池方丈，深尺余。泥以麻灰。日汲水满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砚。先援笔叩齿良久，乃纵毫水上。就视，但见水色浑浑耳。经二日，搨以细绢四幅。食顷，举出观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无不备也。李惊异，苦诘之，唯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出《酉阳杂俎》）

韦叔文

唐进士韦叔文善画马。暇曰，偶画二马札绢而未设色。赴举，过华岳庙前。恍然如梦。见庙前人谒已云：“金天王奉召。”叔文不觉下马而入，升殿见王。王曰：“知君有二马甚佳，今将求之，来春改名而第矣。”叔文曰：“已但有所乘者尔。”王曰：“有，试思之。”叔文暗思有二画马，即对曰：“有马，毛色未就。”曰：“可以为惠。”叔文曰：“诺。”出庙，急于店中添色以献之。来春改名而第。（出《闻奇录》）

卷第二百一十四

画五

贯休 楚安 应天三绝 八仙图 黄筌 杂编

贯休

唐沙门贯休，本婺州兰溪人也，能诗善书妙画。王氏建国时，来居蜀中龙华之精舍。因纵笔，用水墨画罗汉一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巨石萦云，枯松带蔓。其诸古貌，与他人画不同。或曰：“梦中所睹，觉后图之。谓之‘应梦罗汉’。”门人昙域、昙弗等，甚秘重之。蜀主曾宣入内。叹其笔迹狂逸，供养经月，却令分付院中。翰林学士欧阳炯亦曾观之。赠以歌曰：“西岳高僧名贯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时捐大绢泥高壁，闭日焚香坐禅室。或然梦里见真仪，脱去袈裟点神笔。高抬节腕当空掷，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两三躯，不似画工虚费日。怪石安排嵌复枯。真僧列坐连跏趺。形如瘦鹤精神健，顶似伏犀头骨粗。倚松根，傍岩缝，曲录腰身长欲动。看经弟子拟闻声，瞌睡山童疑有梦。不知夏腊几多年，一手揩颐偏袒肩。口开或若共人语，身定复疑初坐禅。案前卧象低垂鼻，岸畔戏猿斜展臂。芭蕉花里刷轻红，苔藓纹中晕深翠。硬筇杖，矮松床，雪色眉毛一寸长。绳开梵

夹两三片，线补衲衣千万行。林间乱叶纷纷堕，一印残香断烟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笋织蒲团镇长坐。休公休公，逸艺无人加，声誉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书三十家。唐朝历历多名士，萧子云兼吴道子。若将书画比休公，只恐当时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来入秦，于今到蜀无交亲。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争是人。瓦棺寺里维摩诘，舍卫城中辟支佛。若将此画比量看，总在人间为第一。”（出《野人闲话》）

楚 安

西蜀圣寿寺僧楚安妙画山水，而点缀甚细。至于尺素之上，山川林木，洞府峰峦，寺观烟岚人物，悉皆有之。每画一小团扇，内安姑苏台或画滕王阁，其有千山万水尽在目前。然须一季已来，方就一扇。其时诸王宰辅竞相有请。得之者奉遗甚厚，有不得画者恨恨然。楚安言山僧自以此适意而已。归寂后，有好事者，往往收得其笔踪。或谓之“墨宝”也。（出《野人闲话》）

应天三绝

唐僖宗皇帝翠华西幸之年，有会稽山处士孙位随驾止蜀。位有道术，兼攻书画，皆妙得笔精。曾于应天寺门左壁上画天王一座，部从鬼神。奇怪斯存，笔势狂纵，莫之与京。三十余年无有敌者。景焕其先亦专书画，尝与翰林欧阳学士炯乃忘形之交。一日连骑同游兹寺，偶画右壁天王以对之。渤海在旁（在

旁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观其逸势，复书歌行一篇以纪之。续有草书僧梦龟后至。又请书之于廊壁上。故书画歌行，一日而就。倾城人看，阆咽寺中，成都之人。故号为“应天三绝”。歌行今亦录附曰：“锦城东北黄金地，古迹何人兴此寺。白眉长老重名公，曾识会稽山处士。寺门左壁图天王，威仪部从来何方。鬼神怪异满壁走，当檐飒飒生秋光。我闻天王分理四天下，水精宫殿琉璃瓦。采仗时驱拂琳装，金鞭频策骐驎马。毗沙大像何光辉，手擎巨塔凌云飞。地神对出宝瓶子，天女倒披金缕衣。唐朝说著名公画，周昉毫端善图写。张僧繇是有神人，吴道子称无敌者。奇哉妙手传孙公，能于此地留神踪。斜窥小鬼怒双目，直倚越狼高半胸。宝冠动惚（上声）生威容，趋跄左右来倾恭。臂横鹰爪尖纤利，腰缠（去声）虎皮斑剥红。飘飘但恐入云中，步骤还疑归海东。蟒蛇拖得浑身堕，精魅搦来双眼空。当时此艺实难有，镇在宝坊称不朽。东边画了空西边，留与后人教敌手。后人见者皆心惊，尽为名公不敢争。谁知未满三十载，或有异人来间生。匡山处士名称朴，头骨高奇连五岳。曾持象简累为官，又有蛇珠常在握。昔年长老遇奇踪，今日门师识景公。兴来便请泥高壁，乱抢（去声）笔头如疾风。逡巡队仗何颠逸，散漫奇形皆涌出。交加器械满虚空，两面或然如斗敌。圣王怒色览东西，剑刃一挥皆整齐。腕头狮子咬金甲，脚底夜叉擎络鞮。马头壮健多筋节，乌嘴弯环如屈铁。遍身蛇虺乱纵横，绕颌髑髅干子裂。眉粗眼竖发如锥，怪异令人不可知。科头巨卒欲生鬼，半面女郎安小儿。况闻此寺初兴置，地脉沈沈当正气。如何请得二山人，下笔咸成千古事。君不见，明皇天宝年，画龙致雨非偶然。包含万象藏心里，变现百端生眼前。后来画品列名贤，唯此二人堪比肩。人间是物皆求得，此样欲于何处传？尝忧壁底生云雾，揭起寺门天上去。”（出

《野人闲话》)

八仙图

西蜀道士张素卿，神仙人也。曾于青城山丈人观，绘画五岳四渎真形并十二溪女数堵。笔迹遒健，精彩欲活。见之者心悚神悸，足不能进。实画中之奇绝也。蜀主累遣秘书少监黄筌令取模样。及下山，终不相类。因生日，或有收得素卿所画《八仙》真形八幅，以献孟昶。观古人之形相，见古人之笔妙，观赏者久之。且曰：“非神仙之人，无以写神仙之质也。”赐物甚厚。一日，令伪翰林学士欧阳炯次第赞之，又遣水部员外郎黄居宝八分题之。每观其画，叹笔迹之纵逸；览其赞，赏文词之高古；视其书，爱点画之宏壮。顾为“八仙”。不让“三绝”。（八仙者，李己、容成、董仲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长寿、葛永瓚。（出《野人闲话》）

黄 筌

昔吴道子所画一钟馗，衣蓝衫，鞞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发垂鬓。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刺鬼眼睛。笔迹遒劲，实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将献伪蜀主，甚爱重之。常悬于内寝。一日，召黄筌令看之。筌一见，称其绝妙。谢恩讫。昶谓曰：“此钟馗若拇指掐鬼眼睛，则更校有力。试为我改之。”筌请归私第。数日看之不足。别絳绢素，画一钟馗，以拇指掐鬼眼睛。并吴本一时进纳。昶问曰：“比令卿改之，何为别

画？”筌曰：“吴道子所画钟馗，一身之力，气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所以不敢辄改。筌今所画，虽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并在拇指。”昶甚悦，赏筌之能。遂以彩缎银器，旌其别识。（出《野人闲话》）

杂 编

敬爱寺复有雉尾病龙，莫知画者谁氏。绘素奇巧，皆入神迹。国朝李嗣真评画云：“顾画屈居第二。”然虎头又伏卫协画北风图。张弘靖平康里宅，乃崔司业融旧第。有司业题壁处犹在。（出《尚书故实》）

僧道芬，会稽人。蒙阳人郑町。处士梁洽。处士项容。青州处士吴恬，一名汾，字建康。已上并画山水。道芬格高。郑町雅淡。梁洽美秀。项容顽涩。吴恬险巧，有画《山水录》，记平生所画在绢素者凡百余面。传之好事。自云：“初梦有神人指授画法。”恬好为顽石，气象深险，能为云雨气象。又有王默，师项容，风颠酒狂。松石虽有高奇，流俗所好。醉后以头髻抵于绢素。王默早年受笔法于台州郑虔。贞之末，于润州歿。举柩若空，时人多言化去。平生大有奇事。顾著作知新亭监时，默请为海中都巡。问其意，云：“要见海中山水耳。”为职半年后解去。尔后落笔有奇趣。乃项生弟子耳。彦远从兄监察御史厚，与余具言此事。然余不甚觉默画有奇也。（出《名画记》）

有别画者，与人同游寺。看壁画音声一铺曰：“此凉州第几遍。”不信，召乐官奏凉州。至画处，用指更无差异。（出《卢氏杂说》）

故德州王使君椅家有笔一管约一寸，粗与常用笔管，两头各出半寸以来。中间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屋木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两句，若“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是也。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刻。故崔郎中铤文，有《王氏笔管记》是也。类韩文公《画记》。椅，玄质子、绍孙，高雅博古，善琴阮。余旧宅在东洛归德坊南街，厅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韦旻郎中散马七疋，东壁有张旭草真踪数行。旭世号张颠。宅之东果园，《两京新记》是马周旧宅。（《出卢氏杂说》）

荥阳外郎赞宰万年日，有荷校者以贼呼之。言尝给妇人廉（“廉”原作“盗”，据唐阙史改）市马画。赞责之，命取以视。则古丝烟晦，幅联三四。蛮鬲裁缥，斑斕皮轴。赞曰：“是画也。”太尉李公所宝惜，有赞皇图书篆焉。人有七万购献牢盆者，得漕渠横梁梗肿倖职。因出妓于阁。又落民间。言是寇倖其不鉴，以卑价市之。为妓人自他方归所诉，请以所亏价书罪。赞不能决。时延寿里有水墨李处士，以精别画品游公卿门。召之辨之。瞪目三叹云：“韩展之上品也。”黄沙之情已具，丹笔之断尚疑。会有赍籍自禁军来忍者。赞以且异奸盗，非愿苛留，因并画径送。后永绝其耗。（出《唐阙史》）

晋以前目所不睹，难以平议。晋以来，厥迹存者，可得而言。顾长康、张僧繇、陆探微，异才间出，是为三祖。后世虽有作者，难可加焉。昔萧武帝博学好古，鸠集图画。令朝臣攻丹青者，详其名氏，并定品第，藏于秘府，以备阅玩。及侯景之乱，元帝迁都。而王府图书，悉归荆土。洎周师来伐，帝悉焚之。历周隋至国朝，重加购募，稍稍复出。无何。遂盈秘府。长安初，张易之奏召天下名工，修葺图画。潜以同色故帛，令各推所长，共成一事。仍旧缥轴，不得而别也。因而窃换。张

氏诛后，为少保薛稷所收。稷败后，悉入岐王。初不奏闻，窃有所虑，因又焚之。于是图画奇迹，荡然无遗矣。（出《谭宾录》）

卷第二百一十五

算术

郑玄 真玄兔 曹元理 赵达 贞观秘记 一行 邢和璞 满师 马处谦 袁弘御

郑玄

汉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常算浑天不合，问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免。一说：“郑康成师马融，三载无闻，融鄙而遣还。玄过树阴假寐。见一老父，以刀开腹心。谓曰：“子可以学矣。”于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叹曰：“诗书礼乐，皆已东矣。”潜欲杀玄，玄知而窃去。融推式以算玄，玄当在土木上。躬骑马袭之。玄入一桥下，俯伏柱上。融踟踌桥侧云：“土木之间。此则当矣。有水非也。”从此而归。玄用免焉。（出《异苑》）

又郑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玄八九岁能下算乘除。年十一二随母还家。腊日宴会。同时十许人皆美服盛饰，语言通了。玄独漠然，状如不及。母私督数之。乃曰：“此非玄之

所志也。”(出《玄列传》)

真玄兔

汉安定皇甫嵩、真玄兔，曹元理，并善算术，皆成帝时人。真常目算其年寿七十三，于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时死。书其屋壁以记之。二十四日晡时死。其妻曰：“见算时常下一算。欲以告之，虑脱有旨，故不告，今果先一日也。真又曰：“北邙青冢上孤楨之西四丈所，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时空槨，即以葬焉。(出《西京杂记》)

曹元理

曹元理尝从真玄兔友人陈广汉。广汉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硕数。子为吾计之。”元理以食箸十余转曰：“东囷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门。后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东囷不差圭合。元理后岁复遇广汉，广汉以米数告之。元理以手击床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剥面皮矣。”广汉为之取酒。鹿脯数脔。元理复算曰：“甘蔗二十五区，应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鸱三十七亩，应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鸟。”羊豕鹅鸭，皆道其数。果蓏穀核，悉知其所。乃曰：“此资业之广，何供具之褊。”广汉惭曰：“有仓卒客。无仓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肫一头，厨中荔枝一盘，皆可以为设。”广汉再拜谢罪。入取，尽日为欢。其术后传南季。

南季传项滔。项滔传子陆。皆得其分数，而失其立妙焉。（出《西京杂记》）

赵 达

吴太平二年，长沙大饥。杀人不可胜数。孙权使赵达占之云：“天地川泽相通，如人四体，鼻衄灸脚而愈。今余干水口，常暴起一洲。形如鳖，食彼郡风气。可祠而掘之。”权乃遣人祭以太牢，断其背。故老传云。饥遂上。其水在饶州余干县也。（出《洽闻记》）

贞观秘记

唐贞观中秘记云：“唐三世后，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风访之。淳风奏言：“臣据玄像，推算已定。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满四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子孙殆尽。”太宗曰：“疑似者杀之，何如？”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法。王者不死，枉及无辜。且据占已长成，在陛下宫内为眷属。更四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恐伤陛下子孙不多。今若杀之为仇，更生少壮，必加严毒。为害转甚。”遂止。（出《感定录》）

一 行

沙门一行，俗姓张名遂，郾公公瑾之曾孙。年少出家，以聪敏学行，见重于代。玄宗诏于光大殿改撰历经。后又移就丽正殿，与学士参校。一行乃撰《开元大衍历》一卷，《历议》十卷，《历成》十二卷，《历书》二十四卷，《七政长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张说奏上之，诏令行用。初，一行造黄道游仪以进。御制（制原作进，据《大唐新语》改）《游仪铭》付太史监，将向灵台上，用以测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驰驿往安南、朗、袞等州，测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午时，量日影，皆数年方定。安南极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长七尺九寸三分，春秋二分长二尺九寸三分，夏至日在表南三寸一分，蔚州横野军北极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长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长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为中土南北之极。朗、袞、太原等州，并差互不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约南北极，相去才八万余里。”修历人陈玄景亦善算。叹曰：“古人云，‘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为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术而测天地之大，岂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则天地岂得为大也。”其后参校一行《历经》，并精密，迄今行用。（出《大唐新语》）

邢和璞

邢和璞好黄老之道，善心算。作《颖阳书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尝覩。段成式见山人郑昉说：“崔司马者寄居荆州，与邢有旧。崔病积年且死，心常恃于邢。崔一日觉卧室北墙，有人鬬声。命左右视之，都无所见。卧空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鬬不已。墙忽透，明如一粟。问左右，

复不见。经一日，穴大如盘。崔窥之。墙外乃野外耳。有数人荷锹钁，立于穴侧。崔问之：“皆云，邢真人处分开此。司马厄重，倍费功力。”有顷，导驺五六。悉平帻朱衣。辟曰：“真人至。”见邢舆中，白帟垂绶，执五明扇，侍卫数十，去穴数步而止。谓崔曰：“公算尽，仆为公再三论，得延一纪。自此无若也。”言毕，壁合如旧。旬日病愈，又曾居终南。好道者多卜筑依之。崔曙年少亦随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尝谓其徒曰：“三五日有一异客，君等可为予各办一味也。”数日，备诸水陆，遂张筵于一亭。戒无妄窥，众皆闭户，不敢警欬。邢下山延一客。长五尺，阔三尺，首居其半。绯衣宽博，横执象笏。其睫疏长，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与邢剧谈，多非人间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过庭。客熟视，顾邢曰：“此非泰山老师耶？”应曰“是”。客复曰：“更一转则失之千里矣，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谓曰：“向客上帝戏臣也，言泰山老师，颇记无？”崔垂泣言：“某实泰山老师后身，不复忆。”少常听先人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算终身之事，邢言若由东南止西北，禄命卒矣。降魄之处，非馆非寺，非途非署。病起于鱼膾，休材龟兹板。后房自袁州除汉州。罢归，至阆州，舍于紫极宫。适顾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问之，道士称：“数月前，有贾客施数断龟兹板，今治为屠苏也。”房始忆邢之言。有顷，刺史具鲙邀房。房叹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于刺史，且以龟兹板为托。其夕，病鲙而终。（出《酉阳杂俎》）

满 师

西京太平坊法寿寺有满师善九宫。大理卿王璿尝问之。师云：“公某月当改官，似是中书门下，甚近玉阶。”璿自谓黄门侍郎未可得也。给舍又已过矣。”后果改为金吾将军，常侍玉阶。满公又云：“王鉉一家尽成白骨。”有所克皆验。

马处谦

扶风马处谦病瞽，厥父俾其学易，以求衣食。尝于安陆鬻筮自给。有一人谒筮，谓马生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秘法，子能从我学之乎？”马生乃随往。郡境有陶仙观，受星算之诀，凡一十七行。因请其爵里。乃云：“胡其姓而恬其名。”诫之曰：“子有官禄，终至五十二岁。幸勿道我行止于王侯之门。”马生得诀，言事甚验。赵匡明弃荆入蜀，因随至成都。王先主尝令杜光庭先生，密问享寿几何。对曰：“主上受元阳之气。四斤八两。”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两，即七十二两也。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五十二而殒。（出《北梦琐言》）。

袁弘御

后唐袁弘御为云中从事，尤精算术。同府令算庭下桐树叶数。即自起量树，去地七尺，围之。取围径之数布算。良久曰：“若干叶。”众不能覆。命撼去二十二叶，复使算。曰：“已少向者二十一叶矣。”审视之，两叶差小，止当一叶耳。节度使张敬达有二玉碗，弘御量其广深，算之曰：“此碗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时当破。”敬达闻之曰：“吾敬藏之，能破否？”

即命贮大笼，籍以衣絮，鑊之库中。至期，库屋梁折，正压其笼，二碗俱碎。太仆少卿薛文美同府亲见。（出《稽神录》）

卷第二百一十六

卜筮一

管辂 淳于智 柳林祖 隗照 郭璞 蔡铁 吴中察声者 王
子贞 张璟藏 奏州筮者 蔡微远 车三 李老 开元中二
道士 蒋直

管 辂

管辂洞晓术数。初有妇人亡牛，从卜。曰：“可视东丘冢中，牛当悬向上。”既而果得。妇人反疑辂，告官按验。乃知是术数所推。又洛中一人失妻。辂令与担豕人斗于东阳门。豚逸入一舍，突坏其墙。其妇出焉。辂乡里范玄龙苦频失火。辂云：“有角巾诸生驾黑牛，从东来，必留之宿。”后果有此生来，玄龙因留之。生急求去，不听，遂宿。主人罢入。生惧图己，乃持刀门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惊斫之死。而视之则狐也。自是不复有灾。又有人捕鹿，获之，为人所窃。诣辂为卦云：“东巷第三家，候无人时，发其屋头第七椽，以瓦著椽下。明日食时，自送还汝也。”其夜盗者父患头痛，亦来自占。辂令归之。病乃愈。又治内吏失物。辂使候人静，于寺门，令指天画地，举手四向。暮果获于故处。（出《异苑》）

又平原太守刘邠取山鸡毛置器中，使輅筮之。輅曰：“高岳岩岩，有鸟朱身。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出《异苑》）

淳于智

鲍瑗家多丧及病，淳于智为筮之。卦成云：“宜入市门数十步，有一人持荆马鞭，便就买取，悬东北桑树上，无病。三年当得财。”如其言。后穿井得钱，及铜器二十万。（出《独异志》）

柳林祖

有日者柳林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痿，积年不差。渐困垂命。林祖遂占之，得“颐”之“复”。按卦曰：“应得姓石者治之，当获灸鼠而愈也。”既而乡里有一贱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灸病者头上三处。觉佳。俄有一鼠，色黄秀，迳前。噉噉然伏而不动。呼犬噬杀之。视鼠头上，有三灸处。病者自差。（出《洞林》）

隗 照

晋隗照善易。临终谓妻子曰：“后虽大荒，勿卖宅。后五年，诏使龚负吾金，以吾所书板告之。”后如其言。妻赍板诣

之。使者惘然，沈吟不语。取蓍筮之。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负金。贤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书板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瓷，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果得金也。（出《国史补遗》，明抄本作《系蒙》。）

郭 璞

扬州别驾顾球娣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余。令郭璞筮之。得“大过”“之升”。其辞曰：“大过卦者义不嘉，冢墓枯杨无英华。振动游魂见龙车，身被重累婴天邪。法由斩树杀灵蛇，非己之咎先入瑕。”案卦论之可奈何，球乃访迹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树，得大蛇杀之。女便病。病后有群鸟数千回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县农行过舍边，仰视，见龙牵车，五色晃烂。甚大非常。有顷遂天。（出《搜神记》）

蔡 铁

宋南郡王义宣在镇，府史蔡铁者善卜。王尝在内斋见一白鼠缘屋梁上，命左右射得之。内函中，命铁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王曰：“状之。”“白色之鼠背明户，弯弧射之，绝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见信，剖腹而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铁言。赐万钱。（出《渚宫旧事》）

吴中察声者

后魏末，有吴士至北间。目盲而妙察声。丞相嗣渤海王澄使试之。闻刘桃枝之声曰：“当代贵王侯将相死于其手。然譬如鹰犬，为人所使耳。”闻赵道德之声曰：“亦贵人也。”闻太原公洋之声曰：“当为人主。”闻澄之声，不动。崔暹私招之，乃缪言：“亦国王也。”王曰：“我家群奴，犹当极贵，况吾身手。”后齐诸王大臣赐死，多为桃枝之所拉杀焉。而澄竟有兰京之祸。洋受禅，是为文宣王。（出《三国典略》）

王子贞

唐贞观中，定州鼓城县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问卜者王子贞。子贞为卜之曰：“明年有从东来青衣者，三月一日来疗，必愈。”至时，候见一人着青紬襦，遂邀为重设饮食。其人曰：“仆不解医，但解作犁耳，为主人作之。”其持斧绕舍求犁辕，见桑曲枝临井上，遂斫下。其母两眼焕然见物。此曲枝叶盖井之所致也。（出《朝野僉载》）

张璟藏

周郎中裴珪妾赵氏，有美色。曾就张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长而慢视。准相书，猪视者淫。妇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终以奸废，宜慎之。”赵笑而去。后果与人奸，没入掖庭。（出《朝野僉载》）

湊州筮者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为景佺。刚直严正，进士擢第。后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时内史李昭德以刚直下狱。景佺庭称其公清正直。则天怒，以为面欺。左授湊州刺史。初任湊州，会善筮者于路，言其当重入相，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终，服紫衫而终。（出《御史台记》）

蔡微远

瀛州人安县令张怀礼，沧州弓高令晋行忠，就蔡微远卜。转式讷，谓礼曰：“公大亲近，位至方伯。”谓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禄尽。宜致仕可也。”二人皆应举。怀礼授左补缺，后至和复二州刺史。行忠受城门郎，至秋而卒。（出《朝野僉载》）

车 三

车三者，华阴人，善卜相。进士李蒙宏词及第，入京注官。至华阴，县官令车三见。诳云李益。车云：“初不见公食禄。”诸公云：“应缘不道实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词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车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爱华阴县。”车云：“得此官在，但见公无此禄。奈何。”众皆不信。及至京，果注华阴县尉授官。相贺于曲江舟上宴会。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翺先起，于蒙手取序看。裴士南

等十余人，又争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没。李蒙、士南等，并被没溺而死。（出《定命录》）

李老

开元中，有一人姓刘不得名。假荫求官，数年未捷。忽一年铨试毕，闻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问之。老曰：“今年官未合成，生曰：‘有人窃报我，期以必成。何不然也？’”老人曰：“今年必不成，来岁不求自得矣。”生既不信。果为保所累，被驳。生乃信老人之神也。至明年试毕，自度书判微劣，意其未遂。又问李老。李老曰：“勿忧也，君官必成，禄在大梁。得之，复来见我。”果为开封县尉。又重见老人。老人曰：“君为官，不必清俭，恣意求取。临满，请为使入城。更为君推之。”生至州，果为刺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财贿。及满，贮积千万。遂谒州将，请充纲使。州将遣部其州租税至京。又见李老。李老曰：“公即合迁官。”生曰。某今向秩满后选之，今是何时。岂得更有官也？”老曰：“但三日内得官，官亦合在彼郡得之，更相见也。”生疑之，遂去。明日，纳州赋于左藏库，适有凤凰见其处。敕云：“先见者与改官。”生即先见，遂迁授浚仪县丞。生益见敬李老。又问为官之方。云：“一如前政。”生满岁，又获千万。还乡居数年，又调集，复诣李老。李老曰：“今当得一邑，不可妄动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寿春宰。至官未暮，坐贓免。又来问李老。老曰：“今当为君言之，不必惭讳。君先代曾为大商，有二千万资，卒于汴州。其财散在人处。故君于此复得之，不为妄取也。故得无尤。此邑之人，不负君财。岂可过求也？”生大伏焉。（出《原化记》）

开元中二道士

开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虚舟以九宫推算张鷟云：“五鬼加年，天罡临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观”之“涣”，主惊恐。后风行水上，事即散。又安国观道士李若虚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负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当死，无有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敕令处死。而刑部尚书李日知、左丞张庭珪、崔玄升、侍郎程行谋咸请之，乃免死。配流岭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征矣。（出《朝野僉载》）

蒋 直

天宝十二载，永嘉人蒋直云：“郡城内有白幕。太守李江忽丁忧。”李欲归江北。蒋又云：“公至缙云郡却回。当有一绯一绿、一碧人来相推按，然终无事。”后果采访使张愿着绯，大理司直杜乔着绿，判官张璘着碧，来推。遇赦而止。（出《定命录》）

卷第二百一十七

卜筮二

沈七 颖阴日者 王栖岩 路生 邹生 五明道士 黄贺 邓州卜者

沈 七

有沈七者，越州人，善卜。李丹员外谓之曰：“闻消息，李侍郎知政事，某又得给事中，如何？”沈七云：“李侍郎即被追，不得社日肉吃，后此无禄。公亦未改，不得给事中。”其时去社才十四日，果有敕追李侍郎。去社两日而上道，至汴卒。李亦不得给事中。（出《定命录》）

又天宝十四年，王诸应举，欲入京。于越州沈七处卜。得纯乾卦，下四位动，变观卦。沈云：“公今应举，得此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本是嘉兆。然交动，群阴咸阳。下成乾卦，上变至四，又不至五。五是君位，未得利见大人。恐公此行，不至京而回。”果至东京。属安禄山反。奔走却归江东。（出《定命录》）

颖阴日者

陈澍为颍阴太守。属安禄山反，遣县尉姓孙向东京。孙不肯行。陈怒撻之。至东京，遇禄山，请往颍阳取陈澍头。禄山补孙为颍阴太守，赐绯，并领二十余人取澍。澍闻便欲至，薄晚，出城走。录事参军扣马令回。澍忧闷。服痢药讫疾。令一日者卜之。曰：“从今五日，当有家便，未取公。然有五百车禄在，必亦不死。至七日食时，公无恙矣。然当去此，求住不得。”后五日孙到，陈于是潜以库物遗诸衙内人。至夜后，伪作敕书。追入京。令向西两驿上，差人逆来。夜半敕书至。明早，召集诸官宣。便令手刃就馆中诛杀孙，并手刃二十余人。杀录事参军。其孙尉先令人取妻及女等，夜半齐到，明日平明，尽杀之。令上住知州事，便发入京。以官绢五匹赏卜者。（出《定命录》）

王栖岩

王栖岩自湘川寓江陵鹭白湖，善治易，穷律候阴阳之术。所居桃杏手植成数十列，四蕃其宇。时人比董奉。栖岩笑曰：“吾独利其花核，祛风导气耳。安取迹古人余事。”每清旦布蓍，为人决事。取资足一日为生，则闭斋治园。大历中，尝有老父持百钱求筮。卦成，参验其年。栖岩惊曰：“家去几何？父往矣。不然，将仆于道。”老父出，栖岩顾百钱，乃纸也。因悟其所验之辰，则栖岩甲子。乃叹曰：“吾虽少而治《易》，不自意能幽入鬼鉴。死复何恨？”乃沐浴更新衣，与妻子诀。少时而卒。（出《渚宫旧事》）

路 生

赵自勤尝选，访卜于长安县路生。路云：“公之官，若非重日，即是重口。”后六月六日又卜。路云：“公之官，九日不出，十二日出。”至九日，宰相果索吏部由历，至十二日敕出，为左拾遗。“拾遗”之字，各有一口。又补缺王晃，七月内访卜于路生。路云：“九月当入省，官有礼字。”时礼部员外陶翰在座，乃曰：“公即是仆替人。”九月，陶病请假，敕除王礼部员外。后又令卜，云：“必出当为‘字官’。”果贬温州司仓。既而路生以其二子托晃。晃又问：“毕竟当何如？”路云：“某所以令儿托公，其意可知也。”

邹 生

武宗朝，宰相李回旧名喱，累举未捷。尝之洛桥，有二术士。一能筮，一能龟。乃先访筮者曰：“某欲改名赴举，如之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终不成事也。”又访龟者邹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将远布矣。然则成遂之后，二十年终当改名。今则已应玄象，异时方测余言。”将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荣名，后当重任。接诱后来，勿以白衣为隙。他年必为深衅矣。”长庆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极。与上同名，始改为回（从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龟长，邹生之言中矣。”李公既为丞郎，魏謩为给事。因省会，谓回曰：“昔求府解，侍郎为试官。送一百二人，独小生不蒙一解。今日还忝金章，厕诸公之列也。”合坐皆惊此说，欲其逊客。回曰：“如今脱却紫衫，称魏秀才，仆为试官，

依前不送公。公何以得旧事相让耳。”回乃寻秉独坐之权，三台肃畏。而升相府。后三五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而回累被贬谪。跋涉江湖，喟然叹曰：“洛桥先生之诚，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牵也。”（出《云溪友议》）

五明道士

长庆之代，邺中有五明道士者不知何许人，善阴阳历数，尤攻卜筮。成德军节度田弘正御下稍宽，而冒于财贿，诛求不息。民众怨咨。时王庭凑为部将，遣使于邺。既至，忽有微恙。数日，求医未能愈。因诣五明，究平生否泰。道士即为卜之，卦成而三钱并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纯乾，变为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将来秉旄不远，兼有土地山河之分。事将集矣，宜速归乎。”庭凑闻其言，遽自掩其耳。是夜，又梦白须翁形容伟异，侍从十余人，皆手持小玉斧。召王公而前，（前字原缺，据黄本补）谓曰：“患难将及，不可久留。”既觉，庭凑疑惧，即辞魏帅而回。比及还家，未逾旬，值军民大变。弘正为乱兵所害。士大夫将校，共推庭凑。庭凑再三退让，众不听，拥胁而立之。翌日，飞章上奏。朝廷闻之大骇，征兵攻讨。以裴度为元帅。赵人拒命二年。王师不能下。俄而敬宗即世，文皇帝嗣位。诏曰：“念彼生灵，久罹涂炭。虽元凶是罪，而赤子何辜。宜一切数而宥之。就加节制。”仍诏庭凑子元逵入侍。因以寿春公主妻焉。庭凑既立，甚有治声，朝廷称之。在位十三年卒。赠太师。子元逵继立，官至太尉。二十六年薨。长子绍懿立二年，荒淫暴乱，众议废而杀之。立其弟绍鼎。绍鼎立六年卒。子景崇立十三年，官至中书令。爵

常山王卒，子镒立，即赵王也。后恣横不道，为下所杀。立四十一年。自庭湊至镒，凡五世六主，一百余年灭。初庭湊之立也，遣人诣邺，取五明置于府。为营馆舍，号“五明先生院”。公曾从容问曰：“某今已忝藩侯，将来禄寿，更为推之。”道人曰：“三十年。愿明公竭节勤王，爱民恤物。次则保神啬气，常以清俭为心。必享殊寿。后裔兼有二王，皆公余庆之所致也。《春秋》所谓五世其昌，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公曰：“幸事已多，素无勋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数百金为寿。道士固辞不受。公亦固与之，载归其室。数日尽施之，一无留焉。二王：景崇封常山王。镒为赵王也。（出《耳目记》）

黄 贺

唐昭宗时，有黄贺者，自云巩洛人也。因避地来，涉河游赵，家于常山，以卜筮为业。而言吉凶必效。时赵王镒方在幼冲，而燕军寇北鄙。王方选将拒之。有勇士陈立、刘干投刺于军门。愿以五百人尝寇，必面缚戎首。王壮而许之。翌日，二夫率师而出，夜击燕垒。大振捷音。燕人骇而奔退。立卒于锋刃之下。干即凯唱而还。王悦，赐上厩马数匹。金帛称是。俄为阍人所谮曰：“此皆陈立之功。非干之效。”王母何夫人闻之曰：“不必身死为君。未若全身为国。”即赐锦衣银带，加钱二十万，擢为中坚尉。初干曾诣贺卜。卦成而谓干曰：“是卦也，火水未济，终有立也。九二之动，曳轮贞吉。以正救难，往有功也。变而之晋，明出地中。奋发光扬，恩泽相接。子令行也，利用御戎，大获庆捷。王当有车马之赐。其间小衅，不足忧之。”行军司马路晏，曾夜适厕，有盗伏焉。晏忽心动。

取烛照之。盗即告言！”请无惊惧。其稟命有自。察公正直。不忍待刃。”即匣剑而去。晏由是昼夜警惕，以备不虞。召黄生筮之。卦成贺曰：“惕号暮夜，有戎勿恤。察象征辞，人有害公之意。然难已过矣。但守其中正，请释忧心。”晏亦终无患也。又赞皇县尉张师曾卧病经年。日觉危殆，良医不复进药。请贺卜之。卦就，黄生告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请停理疗五日，必大瘳也。”师果应期而愈。又数十年，师梦白鸟飞翔，坠入云际。既觉，心神恍惚。召贺卜算之。贺即决卦。惨然而问师曰：“朝来寢息，不有梦乎？必若有梦，其飞禽之象乎？且雷振山上，鸟坠云间，声迹两消，不可复见。愿加保爱。乐天委命而已。”张竟不起，时年七十一也。又有段诲者，任藁城镇将。曾夜宿邮亭，马断缰而逸，数日不知所适。使人诣肆而筮之。贺曰：“据卦睽也。初九动者，应有亡失之事。无乃丧马乎？勿逐自复。必有縶而送之者也。”回未及舍，已有边鄙恶少，牵而还之。贺所占卜，皆此类也。时人谓之“易圣公”。刘岩曾诣之。生谓曰：“君他日必成伟器，然勿以春日为恨。”初不晓其意，及老悟。盖迟迟之谓也。（出《耳目记》）

邓州卜者

有书生住邓州。尝游郡南，数月不返。其家诣卜者占之。卜者观卦曰：甚异。吾未能了，可重祝。”祝毕。拂龟改灼。复曰：“君所卜行人，兆中如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果半稔，书生归云：“游某山深洞，入值物蛰。如中疾，四支不能动，昏昏若半醉。见一物自明入穴中，却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颈临口鼻。细视之，乃巨龟也。十息顷方去。”书

生酌其时日。其家卜时吉焉。(出《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一十八

医一

华佗 张仲景 吴太医 句骊客 范光禄 徐文伯 徐嗣伯
腹痼病 李子豫 徐之才 甄权 孙思邈 许裔宗 秦鸣鹤
卢元钦 周允元 杨玄亮 赵玄景 张文仲 郝公景 崔
务

华 佗

魏华佗善医。尝有郡守病甚，佗过之。郡守令佗诊候，佗退，谓其子曰：“使君病有异于常，积淤血在腹中。当极怒呕血，即能去疾。不尔无生矣。子能尽言家君平昔之愆，吾疏而责之。”其子曰：“若获愈，何谓不言？”于是具以父从来所为乖误者，尽示佗。佗留书责骂之。父大怒，发吏捕佗。佗不至，遂呕黑血升余，其疾乃平。又有女子极美丽，过时不嫁。以右膝常患一疮，脓水不绝。华佗过。其父问之，佗曰：“使人乘马，牵一栗色狗走三十里，归而热截右足，柱疮上。”俄有一赤蛇从疮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出《独异志》）

又后汉末，有人得心腹痼病，昼夜切痛。临终，敕其子曰：“吾气绝后，可剖视之。”其子不忍违言，剖之，得一铜枪，容数合许。后华佗闻其病而解之。因出巾箱中药，以投枪，枪

即成酒焉。(出《志怪》)

张仲景

何顗妙有知人之鉴。初郡张仲景总角造顗。顗谓曰：“君用思精密，而韵不能高，将为良医矣。”仲景后果有奇术。王仲宣年十七时过仲景，仲景谓之曰：“君体有病，宜服五石汤。若不治，年及三十，当眉落。仲宣以其賒远不治。后至三十，果觉眉落。其精如比，世咸叹顗之知人。(出《小说》)

吴太医

吴孙和宠邓夫人。尝醉舞如意，误伤邓颊，血流，娇惋弥苦。命太医合药。言得白獭髓、杂玉与琥珀屑，当灭此痕。和以百金购得白獭，乃合膏。琥珀太多，及差，痕不灭，左颊有赤点如痣。(出《酉阳杂俎》)

句骊客

魏时有句骊客善用针。取寸发，斩为十余段，以针贯取之，言发中虚也。其妙如此。(出《酉阳杂俎》)

范光禄

有范光禄者得病，两脚并肿，不能饮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径入斋中。坐于光禄之侧。光禄谓曰：“先不识君，那得见诣？”答云：“佛使我来理君病也。”光禄遂废衣示之。因出针针肿上。倏忽之间，顿针两脚及膀胱百余下，出黄脓水三升许而去。至明日，并无针伤而患渐愈。（出《齐谐录》）

徐文伯

宋徐文伯尝与宋少帝出乐游苑门，逢妇人有娠。帝亦善诊候，诊之曰：“是女也。”问文伯，伯曰：“一男一女，男在左边，青黑色，形小于女。”帝性急，令剖之。文伯恻然曰：“臣请针之，必落。”便针足太阴，补手阳明。胎应针而落，果效如言。文伯有学行，不屈公卿，不以医自业，为张融所善，历位泰山太守。文伯祖熙之好黄老，隐于秦望山。有道士过乞饮，留一胡芦子曰：“君子孙宜以此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视之，乃扁鹊医经一卷。因精学之，遂名振海内。仕至濮阳太守。子秋夫为射阳令，尝有鬼呻吟，声甚凄苦。秋夫问曰：“汝是鬼也，何所须？”鬼曰：“我姓斛斯，家在东阳。患腰痛而死。虽为鬼，疼痛犹不可忍。闻君善术，愿见救济。”秋夫曰：“汝是鬼，无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缚当作人。按孔穴针之。”秋夫如其言，为针四处，又针肩井三处，设祭而埋之。明日，见一人来谢曰：“蒙君疗疾，复为设祭，除饥解疾，感惠实多。”忽然不见。当代服其通灵。（出《谈薮》）

又宋明帝宫人患腰疼牵心，发即气绝。众医以为肉症。徐文伯曰：“此发痼也。”以油灌之，则吐物如发。稍稍引之，长三尺，头已成蛇。能动，悬柱上，水滴尽，一发而已。病即

愈。(出《谈薮》)

徐嗣伯

徐嗣伯字德绍，善清言，精于医术。曾有一姬，患滞淤，积年不差。嗣伯为之诊疾曰：“此尸注也，当须死人枕煮服之可愈。”于是就古塚中得一枕，枕以半边腐缺，服之即差。后秣陵人张景年十五，腹胀面黄，众医不疗。以问嗣伯，嗣伯曰：“此石蛔耳，当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语，煮枕以服之，得大利，出蛔虫，头坚如石者五六升许，病即差。后沈僧翼眼痛，又多见鬼物。以问之，嗣伯曰：“邪气入肝，可觅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于故处。”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问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疗之，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气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滞。得死人枕促之，魂气飞越，不复附体，故尸注可差。石蛔者，医疗即僻。蛔虫转坚，世间药不能除，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后可散也。夫邪气入肝，故使眼痛而见魍魎。应须邪物以钓其气，因而去之，所以令埋于故处也。晏深叹其神妙。(出《南史》)

腹痼病

昔有一人，与奴同时得腹痼病。奴既死，令剖腹视之，得一白鳖。乃试以诸药浇灌之，并内药于腹中，悉无损动，乃系鳖于床脚。忽有一客来看之。乘一白马，既而马溺溅鳖。鳖乃惶骇。疾走避之。既系之，不得去，乃缩藏头颈足焉。病者察

之，谓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试以白马溺灌鳖。须臾消成水焉。病者遂顿服升余白马溺，病却豁然除愈。（出《续搜神记》）

李子豫

许永为豫州刺史，镇历阳。其弟得病，心腹坚痛。居一夜，忽闻屏风后有鬼言：“何不速杀之？明日，李子豫当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及旦，遂使人迎子豫。即至，病者忽闻腹中有呻吟之声。子豫遂于巾箱中出八毒赤丸与服之。须臾，腹中雷鸣绞转。大利，所病即愈。（出《续搜神记》）

徐之才

北齐右仆射徐之才善医术。时有人患脚跟肿痛，诸医莫能识之。窥之曰：“蛤精疾也。得之当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实曾如此。”为割之，得蛤子二个，如榆荚。（出《太原故事》）

甄权

甄权精究医术，为天下最。年一百三岁，唐太宗幸其宅，拜朝散大夫。（出《谭宾录》）

甄权专心致志研究医术，成为天下第一。他一百零三岁时，

唐太宗到他家中去看望了他，封他为朝散大夫。

孙思邈

唐邓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学，善谈名理，与典签卢照邻为布衣之交。常称曰：“寡人之相如也。”照邻范阳人，为新都尉，因染恶疾，居于阳翟之具茨山，著释《疾文》及《五悲》。雅有骚人之风，竟自沉于颍水而死。照邻寓居于京城鄱阳公主之废府。显庆三年，诏征太白山隐士孙思邈。亦居此府。思邈华原人，年九十余，而视听不衰。照邻自伤年才强仕，沉疾困备，乃作《蒺藜树赋》，以份其稟受之不同。词甚美丽。思邈既有推步导养之术。照邻与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资之礼。尝问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故天有四时五形，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霓。此天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亦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为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隔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降，川泽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灸。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体有可消之疾，天有可消之灾。

通乎数也。”照邻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照邻曰：“何谓也？”思邈曰：“心为五脏之君。君以恭顺为主，故心欲小。胆为五脏之将。将以果决为务，故胆欲大。智者动象天，故欲圆。仁者静象地，故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为大胆也。’《传》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仁之方也。《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照邻又问：“养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济于厄者，未之有也。故养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恒以忧畏为本。《经》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忧畏者，死生之门，存亡之由，祸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无忧畏则仁义不立，农无忧畏则稼穡不滋，工无忧畏则规矩不设，商无忧畏则货殖不盈，子无忧畏则孝敬不笃，父无忧畏则慈爱不著，臣无忧畏则勋庸不建，君无忧畏则社稷不安。故养性者，失其忧畏则心乱而不理，形躁而不宁，神散而气越，志荡而意昏。应生者死，应存者亡，应成者败，应吉者凶。夫忧畏者，其犹水火不可暂忘也。人无忧畏，子弟为勍敌，妻妾为寇仇。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近者，不懼于远。能知此者，水行蛟龙不能害，陆行虎兕不能伤。五兵不能及，疫疠不能染。谗贼不能谤，毒螫不加害。知此则人事毕矣。”思邈寻授承务郎，直尚药局。以永淳初卒，遗令薄葬。不设冥器，祭祀无牲牢。死经月余。颜色不变。举尸就木。如空衣焉。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出《谭宾录》）

许裔宗

许裔宗名医若神。人谓之曰：“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裔宗曰：“医乃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玄，甚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可愈。今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亿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不知兔处，多发人马，空广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以此疗病，不亦疏乎。脉之深趣，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出《谭宾录》）

秦鸣鹤

唐高宗苦风眩，头目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秦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愈矣。”天后自帘中怒曰：“此可斩也。天子头上，岂是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上曰：“医人议病，理不加罪。且吾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上曰：“吾眼明矣。”言未毕，后自帘中顶礼以谢之曰：“此天赐我师也。”躬负缙宝以遗之。（出《谭宾录》）

卢元钦

泉州有客卢元钦染大风，唯鼻根未倒。属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胆欲进，或言肉可治风，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顿渐

可，百日平复。（出《朝野佥载》）

又商州有人患大风，家人恶之，山中为起茅舍。有乌蛇坠酒罍中，病人不知，饮酒渐差。罍底见蛇骨，方知其由也。（出《朝野佥载》）

周允元

则天时，凤阁侍郎周允元朝罢入阁。太平公主唤一医人自光政门入，见一鬼撮允元头，二鬼持棒随其后，直出景运门。医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给使覘问。在阁无事，食讫还房，午后如厕。长参典怪其久，思往候之。允元踣面于厕上，目直视不语，口中涎落。给使奏之。上问医曰：“此可得几时？”对曰：“缓者三日，急者一日。”上与锦被覆之，并床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为诗以悼之。（出《朝野佥载》）

杨玄亮

久视年中，襄州人杨玄亮年二十余，于虔州汶山观庸力。昼梦见天尊云：“我堂舍破坏，汝为我修造，遣汝能医一切病。”寤而说之。试疗无不愈者。赣县里正背有肿，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数日平复。疗病日获十千。造天尊堂成，疗病渐渐无效。（出《朝野佥载》）

赵玄景

如意年中，洛州人赵玄景病卒，五日而苏云。见一僧与一木长尺余。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见机上尺，乃是僧所与者。试将疗病，拄之立差。门庭每日数百人。御史马知己以其聚众，追之禁左台。病者满于台门。则天闻之，召入内。宫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数月以后，得钱七百余贯。后渐渐无验，遂绝。（出《朝野佥载》）

张文仲

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一云，问医苏澄云。（出《朝野佥载》）

郝公景

郝公景于泰山采药，经市过。有见鬼者，怪群鬼见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药和为杀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出《朝野佥载》）

崔 务

定州人崔务坠马折足。医令取铜末，和酒服之，遂痊平。乃亡后十余年，改葬，视其胫骨折处，铜末束之。（出《朝野

太平广记

·194·

金载 》)

卷第二百一十九

医二

周广 白岑 张万福 王彦伯 李祐妇 元颢 梁革 梁新赵
鄂 高骈 田令孜 于邁 颜燧

周 广

开元中，有名医纪明者，吴人也。尝授秘诀于隐士周广。观人颜色谈笑，便知疾深浅。言之精译，不待诊候。上闻其名，征至京师。令于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验焉。有宫人，每日晨则笑歌啼号，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视之曰：“此必因食且饱，而大促力，顷复仆于地而然也。”周乃饮以云母汤。既已，令熟寐，寐觉，乃失所苦。问之。乃言：“尝因大华宫主载诞三日。宫中大陈歌吹。某乃主讴者，懼其声不能清。且常食狨蹄羹，遂饱。而当筵歌数曲。曲罢，觉胸中甚热，戏于砌台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复有后来者所激，因仆于地。久而方苏而病狂，因兹足不能及地也。”上大异之。有黄门奉使，自交广而至，拜舞于殿下。周顾谓曰：“此人腹中有蛟龙，明日当产一子，则不可活也。”上惊问黄门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驰马大庾岭，时当大热，既困且渴，因于路傍饮野水，遂腹中坚痞如石。”周即以消石雄黄，煮而饮之。立吐一

物，不数寸，其大如指。细视之，鳞甲备具，投之以水，俄顷长数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复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龙矣。上深加礼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请还吴中。上不违其意，遂令还乡。水部员外刘复为周作传，叙述甚详。（出《明皇杂录》）

白 岑

白岑曾遇异人传发背方，其验十全。岑卖弄以求利。后为淮南小将，节度高适胁取之。其方然不甚效。岑至九江为虎所食，驿吏于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升之写以传布。（出《国史补》）

张万福

柳芳为郎中，子登疾重。时名医张万福初除泗州，与芳故旧，芳贺之，具言子病。惟持故人一顾也。张诘旦候芳，芳遽引视登。遥见登顶曰：“有此顶骨，何忧也？”因诊脉五六息。复曰：“不错，寿且逾八十。”乃留芳数十字。谓登曰：“不服此亦得。”后登为庶子，年至九十。（出《酉阳杂俎》）

王彦伯

荆人道士王彦伯天性善医，尤别脉。断人生死寿夭，百不

差一。裴胄尚书有子，忽暴中病。众医拱手。或说彦伯，遽迎使视之。候脉良久，曰：“都无疾。”乃煮散数味，入口而愈。裴问其状，彦伯曰：“中无鳃鲤鱼毒也。”其子实因鲙得病。裴初不信，乃鲙鲤鱼无鳃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惊异焉。（出《酉阳杂俎》）

又彦伯自言：“医道将行。”列三四灶，煮药于庭。老幼塞门而请。彦伯指曰：“热者饮此，寒者饮此，风者饮此，气者饮此。”各负钱帛来酬，无不效者。（出《国史补》）

李祐妇

李祐为淮西将。元和十三年，送款归国。裴度破吴元济，入其城。官军有剥妇人衣至裸体者。祐有新妇姜氏，怀孕五月矣，为乱卒所劫，以刀划其腹。姜氏气绝踣地。祐归见之，腹开尺余，因脱衣襦裹之。一夕复苏。傅以神药而平。满十月，产一子。朝廷以祐归国功，授一子宫。子曰行修，年三十余，为南海节度。罢归，卒于道。（出《独异志》）

元 颢

唐时京城有医人忘其姓名。元颢中表间，有一妇人从夫南中，曾误食一虫。常疑之，由是成疾，频疗不损。请看之。医者知其所患。乃请主人姨奶中谨密者一人，预戒之曰：“今以药吐泻，但以盘盂盛之。当吐之时，但言有一小虾蟆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诳给也。”其奶仆遵之，此疾永除。又有一

少年，眼中常见一小镜子。俾医工赵卿诊之。与少年期，来晨以鱼鲙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内，且令从容。候客退后方接。俄而设台子，止施一瓯芥醋，更无他味，卿亦未出。迨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饥甚，且闻醋香，不免轻啜之。逡巡又啜之。觉胸中豁然，眼花不见，因竭瓯啜之。赵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惭谢。卿曰：“郎君先因吃鲙太多，酱醋不快。又有鱼鳞在胸中，所以眼花。适来所备酱醋，只欲郎君因饥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鲜之会，乃权诈也。请退谋朝餐。”他妙多斯类也。（出《北梦琐言》）

梁 革

金吾骑曹梁革得和扁之术，太和初，为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莲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语获罪，斥出货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缗。从事御史崔某者闻而召焉，请革评其脉。革诊其臂曰：“二十春无疾之人也。”崔喜留之，送其直于敖。敖以常深念也，一怒而逐之，售于不识者斯已矣。闻崔宠之，不悦，形于颜色。然已去之，难复召矣，常贮于怀。未一年，莲子暴死。革方有外邮之事，回见城门，逢柩车，崔人有执紼者。问其所葬，曰：“莲子也。”呼载归，而奔告崔曰：“莲子非死，盖尸蹶耳。向者革入郭，遇其柩，载归而往请苏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莲子之遽夭。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诸侯，遂齿簪裾之列。汝谓二十春无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其柩而归，脱不能生，何以相见？”革曰：“此固非死，盖尸蹶耳。苟不能生之，是革术不仁于天下，何如就死以谢过言。”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脐下各数处，凿去一齿，以药一

刀圭于口中。衣以单衣，卧空床上，以练素缚其手足，有微火于床下。曰：“此火衰，莲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气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缚，以葱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复入府谓崔曰：“莲子即生矣。”崔大释其怒，留坐厅事。俄而莲子起坐言笑。界吏报赦，赦飞牒于崔，莲子复生，乃何术也。仍与革偕归。入门则莲子来迎矣，赦大奇之。且夫莲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劝以与革。崔亦恶其无齿，又重赦，遂与革。革得之，以神药缚齿，未逾月而齿生如故。太和壬子岁，调金吾骑曹，与莲子偕在辇下。其年秋，高损之以其元舅为天官，即日与相闻，故熟其事而言之。（出《续异录》，明抄本作《续玄怪录》）

梁新赵鄂

唐崔铉镇渚宫。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晓，气犹未绝。邻房有武陵医工梁新闻之。乃与诊视曰：“此乃食毒也。三两日非外食耶？”仆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于他人。”梁新曰：“寻常嗜食何物？”仆夫曰：“好食竹鸡，每年不下数百只。近买竹鸡，并将充饌。”梁新曰：“竹鸡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捣姜擦汁，折齿而灌，由是而苏。崔闻而异之，召至，安慰称奖。资以仆马钱帛入京，致书于朝士，声名大振。仕至尚药奉御。有一朝士诣之，梁曰：“何不早见示？风疾已深矣。请速归，处置家事，委顺而已。”朝士闻而惶遽告退，策马而归。时有鄜州马医赵鄂者，新到京都。于通衢自榜姓名，云攻医术。此朝士下马告之，赵鄂亦言疾危，与梁生之说同。

谓曰：“即有一法，请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咀齧不及，搥汁而饮。或希万一。”此朝士又策马而归。以书简质消梨，马上旋齧。行到家，旬日唯吃消梨，烦觉爽朗，其恙不作。却访赵生感谢，又访梁奉御，且言得赵生所教。梁公惊异，且曰：“大国必有一人相继者。遂召赵生，资以仆马钱帛，广为延誉，官至太仆卿。（出《北梦琐言》）

又省郎张廷之有疾，诣赵鄂。才诊脉，说其疾宜服生姜酒一盞，地黄酒一杯。仍谒梁新，所说并同，皆言过此即卒。自饮此酒后，所疾寻平。他日为时相坚虐一杯，诉之不及，其夕乃卒。时论为之二妙。（出《闻奇录》）

高 骈

江淮州郡，火令最严，犯者无赦。盖多竹屋，或不慎之，动则千百间立成煨烬。高骈镇维扬之岁，有术士之家延火，烧数千户。主者录之，即付于法。临刃，谓监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责。然某有薄技，可以传授一人，俾其救济后人，死无所恨矣。”时骈延待方术之士，恒如饥渴。监行者即缓之，驰白于骈。骈召入，亲问之。曰：“某无他术，唯善医大风。”骈曰：“可以核之。”对曰：“但于福田院选一最剧者，可以试之。”遂如言。乃置患者于密室中，饮以乳香酒数升，则懵然无知，以利刀开其脑缝。挑出虫可盈掬，长仅二寸。然以膏药封其疮，别与药服之，而更节其饮食动息之候。旬余，疮尽愈。才一月，眉须已生，肌肉光净，如不患者。骈礼术士为上客。（出《玉堂闲话》）

田令孜

长安完盛日。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亦不闲方脉，无问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种之疾，入口而愈。常于宽宅中，置大锅镬，日夜锉斫煎煮，给之不暇。人无远近，皆来取之，门市骈罗，喧阗京国，至有赍金守门，五七日间，未获给付者。获利甚极。时田令孜有疾，海内医工召遍。至于国师待诏，了无其征。忽见亲知白田曰：“西市饮子，何访试之。”令孜曰：“可。”遂遣仆人，驰乘往取之。仆人得药，鞭马而回。将及近坊，马蹶而覆之。仆既惧其严难，不复取云。遂诣一染坊，丐得池脚一瓶子，以给其主。既服之，其病立愈。田亦只知病愈，不知药之所来，遂赏药家甚厚。饮子之家，声价转高。此盖福医也。近年邺都有张福医者亦然。积货甚广，以此有名，为番王挈归塞外矣。（《出玉堂闲语》）

于 邁

近朝中书舍人于邁，尝中蛊毒，医治无门。遂长告，渐欲远适寻医。一日，策杖坐于中门之外。忽有钉铰匠见之。问曰：“何苦而羸茶如是？”于即为陈之。匠曰：“某亦曾中此，遇良工。为某钤出一蛇而愈。某亦传得其术。”邁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细事耳，来早请勿食，某当至矣。”翊日果至。请邁于舍檐下，向明张口。执钤俟之。及欲夹之，差跌而失。则又约以来日。经宿复至。定意伺之，一夹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许，赤色，粗如钗股矣。遽命火焚之。邁遂愈。复累除官，至紫微而卒。其匠亦不受赠遗。但云：“某有誓救人。”唯饮

数觔而别。(出《玉堂闲话》)

颜 燧

京城及诸州郡闾閻中，有医人能出蛊毒者，目前之验甚多。人皆惑之，以为一时幻术，膏肓之患，即不可去。郎中颜燧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常觉心肝有物啜食，痛苦不可忍。累年后瘦瘁，皮骨相连，胫如枯木。偶闻有善医者，于市中聚众甚多，看疗此病。颜试召之。医生见曰：“此是蛇蛊也，立可出之。”于是先令炽炭一二十斤，然后以药饵之。良久，医工秉小铃子于傍。于时觉咽喉间有物动者，死而复苏。少顷，令开口，钳出一蛇子长五七寸，急投于炽炭中燔之。燔蛇屈曲，移时而成烬，其臭气彻于亲邻。自是疾平，永无吃心之苦耳。则知活变起虺肉徐甲之骨，信不虚矣。(出《玉堂闲话》)

卷第二百二十

医三

申光逊 孙光宪 渔人妻 陈寨 陶俊 张易 广陵木工 飞
盅 菌毒 田承肇 蛇毒 冶葛鸩 杂说药 异疾 绛
州僧 崔爽 刘录事 句容佐史 崔融 刁俊朝 李生 魏淑
皇甫及 王布 侯又玄 李言吉 蒯亮

申光逊

近代曹州观察判官申光逊，言本家桂林。有官人孙仲敖，寓居于桂，交广人也。申往谒之，延于卧内。冠簪相见曰：“非慵于巾栉也，盖患脑痛尔。”即命醇酒升余。以辛辣物洎胡椒干姜等屑仅半杯，以温酒调。又于枕函中，取一黑漆筒，如今之笙项，安于鼻窍，吸之至尽，方就枕，有汗出表，其疾立愈，盖鼻饮蛮獠之类也。（出《玉堂闲话》）

孙光宪

火烧疮无出醋泥，甚验。孙光宪尝家人作煎饼，一婢抱玄子拥炉，不觉落火炭之上，遽以醋泥傅之，至晓不痛，亦无瘢

痕。是知俗说不厌多闻。(出《北梦琐言》)

渔人妻

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疾，转相染著，死者数人。或云：“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其病可绝。”顷之，其女病，即生钉棺中，流之于江。至金山，有渔人见而异之，引之至岸。开视之，见女子犹活，因取置渔舍。每多得鳊鱼以食之，久之病愈。遂为渔人之妻，今尚无恙。(出《稽神录》)

陈 寨

陈寨者，泉州晋江巫也，善禁祝之术。为人治疾，多愈者。有漳州逆旅苏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疗，乃往请陈。陈至，苏氏子见之，戟手大骂。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坛于堂中，戒人无得窃视。至夜，乃取苏氏子，劈为两片，悬堂之东壁，其心悬北檐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悬之心，遂为犬食。寨求之不得，惊惧，乃持刀宛转于地，出门而去。主人弗知，谓其作法耳。食顷，乃持心而入，内于病者之腹。被发连叱，其腹遂合。苏氏子既悟。但连呼“递铺，递铺”。家人莫之测。乃其日去家数里，有驿吏手持官文书，死于道傍。初南中驿路，二十里置一递铺。驿吏持符牒，以次传授。欲近前铺，辄连呼以警之。乃寨取驿吏之心而活苏氏。苏遂愈如故。(出《稽神录》)

陶 俊

江南吉州刺史张曜卿，有僦力者陶俊性谨直。尝从军征江西，为飞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恒扶杖而行。张命守舟于广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避雨于酒肆。同立者甚众。有二书生过于前，独顾俊。相与言曰：“此人好心，宜为疗其疾。”即呼俊，与药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俊归舟吞之。良久，觉腹中痛楚甚，顷之痛止，疾亦多差。操篙理缆，尤觉轻健。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往复，不以为劳。后访二书生，竟不复见。（出《稽神录》）

张 易

江南刑部郎中张易少居菑川。病热，困憊且甚。恍惚见一神人长可数寸，立于枕前。持药三丸曰：“吞此可愈。”易受而亟吞之，二丸噉之，一丸落席有声。因自起求之不得。家人惊问何为，具述所见，病因即愈。尔日出入里巷，了无所苦。（出《稽神录》）

广陵木工

广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缩，不能复执斤斧。扶踊行乞，至后土庙前，遇一道士。长而黑色，神采甚异。呼问其疾，因与药数丸曰：“饵此当愈，旦日平明，复会于此。”木工辞曰：“某不能行，家去此远，明日虽晚，尚未能至也。”道士

曰：“尔无忧，但早至此。”遂别去。木工既归，辑其药。顷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觉手足甚轻，因下床，趋走如故。即驰诣后土庙前。久之，乃见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陈谢。道士曰：“吾授尔方，可救人疾苦。无为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问其名居。曰：“吾在紫极宫，有事可访吾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无不愈者。至紫极宫访之，竟不复见。后有妇人久疾，亦遇一道士，与药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见也。广陵寻乱，木工竟不知所之。（出《稽神录》）

飞 蛊

江岭之间有飞蛊，其来也有声，不见形，如鸟鸣啾啾唧唧然。中人即为痢，便血，医药多不差。旬日间必不救。（出《朝野僉载》）

菌 毒

岭南风俗，多为毒药。令老奴食治葛死，埋之。土堆上生菌子，其正当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额上生者，当日死。旁自外者，数日死。渐远者，或一月两月。全远者，或二年三年。无得活者。惟有陈怀卿家药能解之。或有以菌药涂马鞭头马控上，拂着手即毒，拭着口即死。（出《朝野僉载》）

田承肇

王蜀将田承肇常领骑军戍于凤翔。因引骑潜出，解鞍憩于林木之下。面前忽见方圆数尺静地中，有小树子一茎高数尺。并无柯叶，挺然而立，尤甚光滑。肇就之玩弄，以手上下摩娑。顷刻间，手指如中毒药，苦不禁。于是鞭马归营。至，臂膊已粗于桶。时有村姬善禁，居在深山中。急使人召得，已将不救。姬曰：“此是胎生七寸蛇戏处，喷毒在树木间。扞者树枝立合，致卒。肇曰：“是也。”急使人就彼斫之。果获二蛇，长六七寸。毙之。姬遂禁勒。自膊间趁，渐渐下至于腕，又併趁入食指，尽食指一节，趁之不出。蹙成一球子许肉丸。遂以利刀断此一节，所患方除。其断下一节，巨如一气球也。（出《玉堂闲话》）

蛇 毒

赵延禧云：“遭恶蛇虺所螫处，帖之艾炷，当上灸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啮即当啮处灸之，引去毒气，即止。（原缺出处，今见《玉堂闲话》）

冶葛鸩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处，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鸩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为鸩食蛇之故。（出《朝野僉载》）

杂说药

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豕蓂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又礬石可以害鼠。张鷟曾试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识人，犹知取泥汁饮之，须臾平复。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被蚕啮者，以甲虫末傅之；被马咬者，烧鞭鞘灰涂之。盖取其相服也。蜘蛛啮者，雄黄末傅之；筋断须续者，取旋覆根绞取汁，以筋相对，以汁涂而封之，即相续如故。蜀儿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续之，百不失一。（出《朝野僉载》）

异疾

绛州僧

永徽中，绛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数年，临命终，告其弟子云：“吾气绝之后，便可开吾胸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终而卒。弟子依其言开视，胸中得一物，形似鱼而有两头，遍体悉是肉鳞。弟子致钵中，跳跃不止。戏以诸味致钵中，虽不见食，须臾，悉化成水。又以诸毒药内之，皆随销化。时夏中蓝熟，寺众于水次作靛，有一僧往，因以少靛致钵中，此虫恒惧，绕钵驰走，须臾化成水。世传以靛水疗噎疾。（出《广五行记》）

崔 爽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鱼，三斗乃足。于后饥，作鲙未成，爽忍饥不禁，遂吐一物，状如虾蟆。自此之后，不复能食鲙矣。（出《朝野僉载》）

刘录事

和州刘录事者，大历中罢官，居和州旁县。食兼数人，尤能食鲙，尝言鲙味未尝果腹。邑客乃网鱼百余斤，会于野庭，观其下箸。刘初食鲙数碟，忽似小哽，因咯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置于茶瓯中，以碟覆之。食未半，怪覆瓯碟倾侧。举视之，向骨珠子已长数寸如人状。座客竞观之，随视而长，顷刻长及人。遂摔刘，因相殴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厅之西，一转厅之左，俱乃后门，相触，翕成一人，乃刘也。神已痴矣，半日方能语。访其所以，皆不省之。刘自是恶鲙。（出《酉阳杂俎》）

句容佐史

句容县佐史能啖鲙至数十斤，恒吃不饱。县令闻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尽。因觉气闷，久之，吐出一物，状如麻鞋底。县令命洗出，安鲙所，鲙悉成水。累问医人术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扬州卖之，冀有识者。诫之：“若有买者，但高举其价，看至几钱。”其人至扬州，四五日，有胡求买。初起一千，累增其价。到三百贯文，胡辄还之。初无酬酢。人

谓胡曰：“是句容县令家物，君必买之，当相随去。”胡因随至句容。县令问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销鱼之精，亦能销人腹中块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绳系之，置病所。其块既销。我本国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赏之千金。君若见卖，当获大利。”令竟卖半与之。（出《广异记》）

崔融

唐国子司业知制造崔融病百余日，腹中虫蚀极痛不能忍。有一物如守宫，从下部出，须臾而卒。（出《朝野僉载》）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姬项瘿者。初微若鸡卵，渐巨如三四升瓶盎。积五年，大如数斛之鼎，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埙簾之响，细而听之，若合音律，泠泠可乐。积数年，瘿外生小穴如针芒者，不知几亿。每天欲雨。则穴中吹白烟，霏霏如丝缕。渐高布散，结为屯云，雨则立降。其家少长惧之，咸请远送岩穴。俊朝恋恋不能已，因谓妻曰：“吾迫以众议，将不能庇於伉俪。送君于无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诚可憎恶。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当为我决拆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挥挑将及妻前。瘿中轩然有声，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獠。跳跃踢而去。即以帛絮裹之，虽瘿疾顿愈，而冥然大渐矣。明日，有黄冠扣门曰：“吾乃昨日瘿中走出之獠也。吾本猕猴之精，解致风雨。无何与汉江鬼愁潭老蛟还往，

常与覘船舸将至，俾他覆之，以求舟中餽粮，以养孙息。昨者太一诛蛟，搜索党与，故借君夫人螭蛟之领，以匿性命。虽分不相干，然为累亦甚矣。今于凤凰山神处，求得少许灵膏，请君涂之，幸当立愈。”俊朝如其言涂之，随手疮合。俊朝因留黄冠，烹鸡设食。食讫，赏酒欲饮，黄冠因转喉高歌，又为丝匏琼玉之音，罔不铿锵可爱。既而辞去，莫知所诣。时大定中也。（出《续玄怪录》）

李 生

天宝中，有陇西李生自白衣调选桂州参军。既至任，以热病旬余。觉左乳痛不可忍，及视之，隆若痈肿之状，即召医验其脉。医者曰：“脏腑无他，若臆中有物，以喙攻其乳，乳痛而痈不可为也。”又旬余，病甚。一日痈溃，有一雉，自左乳中突而飞出，不知所止。是夕李生卒。（出宣室志）

魏 淑

大历中，元察为邛州刺史。而州城将有魏淑者，肤体洪壮，年方四十，亲老妻少。而忽中异疾，无所酸苦，但饮食日损，身体日销耳。医生术士，拱手无措。寒暑未周，即如婴孩焉，不复能行坐语言。其母与妻，更相提抱。遇淑之生曰，家人召僧致斋。其妻乃以钗股挟之以哺，须臾，能尽一小瓯。自是日加所食，身亦渐长，不半岁，乃复其初。察则授与故职，趋驱气力，且无少异。后十余年，捍蛮战死于陈。（出《集异记》）

皇甫及

皇甫及者，其父为太原少尹，甚钟爱之。及生如常儿，至咸通壬辰岁，年十四矣，忽感异病。非有切肌彻骨之苦，但暴长耳。逾时而身越七尺，带兼数围，长啜大嚼，复三倍于昔矣。明年秋，无疾而逝。（出《三水小牒》）

王 布

永贞年，东市百姓王布知书，藏钱千万，商旅多宾之。有女年十四五，艳丽聪悟。鼻两孔各垂息肉，如皂夹子，其根细如麻縆，长寸许，触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钱数百万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问布：“知君女有异疾，可一见，吾能止之。”布被问大喜。即见其女，僧乃取药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顷摘去之，出少黄水，都无所苦。布赏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塞肉。”遂珍重而去，势疾如飞。布亦意其贤圣也。计僧去五六坊，复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骑白马，遂扣其门曰：“适有胡僧到无？”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悦曰：“马小蹶足，竟后此僧。”布惊异，诘其故。曰：“上帝失乐神二人，近知藏于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命来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当获谴矣。”布方作礼，举手而失。（出《酉阳杂俎》）

侯又玄

荆州处士侯又玄，尝出郊，厕于荒冢上。及下，跌伤其肘，疮甚。行数百步，逢一老人。问何所若也，又玄具言，且见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药，可封之，十日不开，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视，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人互病，病必出血月余。又玄见兄两臂，忽病疮六七处。小者如榆钱，大者如钱，皆或人面。

又江表尝有商人，左臂有疮，悉如人面，亦无他苦。商人戏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觉膊内肉涨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则一臂瘠焉。有善医者，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悉试之，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商人喜曰：“此药必治也。”因以小苇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愈。（出《酉阳杂俎》）

李言吉

金州防御使崔尧封有亲外甥李言吉者。左目上脸忽痒，而生一小疮。渐长大如鸭卵，其根如弦。恒压其目不能开，尧封每患之。他日饮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不知觉也，赘既破，中有黄雀，鸣噪而去。（出《闻奇录》）

蒯亮

处士蒯亮，言其所知额角患瘤。医为割之，得一黑石棋子。巨斧击之，终不伤缺。复有足胫生瘤者。因至亲家，为獬犬所齧，正啮其瘤。其中得针百余枚，皆可用，疾亦愈。（出《稽

太平广记

·214·

神录 》)

卷第二百二十一

相一

袁天纲 张罔藏 张柬之 陆景融 程行谏 魏元忠

袁天纲

袁天纲，蜀郡成都人。父玘，梁州司仓。祖嵩，周朝历犍为蒲阳蒲江二郡守、车骑将军。曾祖达，梁朝江黄二州刺史，周朝历天水怀仁二郡守。天纲少孤贫，好道艺，精于相术。唐武德年中为火井令，贞观六年秩满入京。太宗召见，谓天纲曰：“巴蜀古有严君平，朕今有尔，自顾何如？”对曰：“彼不逢时，臣遇圣主，臣当胜也。”隋大业末，窦轨客游剑南德阳县，与天纲同宿。以贫苦问命，天纲曰：“公额上伏犀贯玉枕，辅角又成就。从今十年，后必富贵，为圣朝良佐。右辅角起，兼复明净，当于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轨曰：“诚如此言，不敢忘德。”初为益州行台仆射，既至，召天纲谓曰：“前于德阳县相见，岂忘也。”深礼之，更请为审。天纲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异往时。然目色赤贯童子，语浮面赤，为将多杀人，愿深自诫。”后果多行杀戮。武德九年，轨被征诣京，谓天纲曰：“更得何官。”对曰：“面上佳（明钞本佳作家）人，坐位不动。辅角右畔光泽，更有喜色。至京必蒙圣

恩，还来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纲初至洛阳，在清化坊安置。朝野归凑，人物常满。是时杜淹、王珪、韦挺三人来见，天纲谓淹曰：“兰台成就，学堂宽广。”谓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临。从今十年，当得五品要职。”谓挺曰：“公面似大兽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贵人携接。初为武官。”复语杜淹曰：“二十年外，终恐三贤同被责黜，暂去即还。”淹寻迁侍御史，武德中为天策府兵曹文学馆学士。王珪为隐太子中允。韦挺自隋末，隐太子引之为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隽州。淹等至益州，见天纲泣曰：“袁公前于洛阳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势如此，更为一看。”天纲曰：“公等骨法，大胜往时。不久即回，终当俱享荣贵。”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过益州，造天纲。天纲曰：“杜公至京，既得三品要职，年寿非天纲所知。王韦二公，在后当得三品，兼有寿。然晚途皆不深遂，韦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检校吏部尚书。赠天纲诗曰：“伊吕深可慕，松乔定是虚。系风终不得，脱屣欲安如。且珍缟素美，当与薜萝疏。既逢杨得意，非复久闲居。”王珪寻为侍中，出为同州刺史。韦挺历蒙州刺史，并卒于官，皆如天纲之言。贞观中，敕追诣九成宫。于时中书舍人岑文本，令视之。天纲曰：“舍人学堂成就，眉复过目，文才振于海内。头有生骨，犹未大成。后视之全无三品，前视三品可得。然四体虚弱，骨肉不相称，得三品，恐是损寿之征。”后文本官至中书令，寻卒。房玄龄与李审素同见天纲，房曰：“李恃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纲云：“五品未见，若六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不复问，云：“视房公得何官。”天纲云：“此人大富贵，公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李不之信。后房公为宰相，李为起居舍人卒。高宗闻往言，令房赠五品官，房奏赠谏议大夫。申公高士廉为天纲曰：“君后更得何官。”天纲曰：

“自知相禄已绝，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不过四月而卒也。蒲州刺史蒋俨，幼时，天纲为占曰：“此子当累年幽禁。后大富贵，从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时禄终。”俨后征辽东，没贼，囚于地阱七年。高丽平定归，得官一如天纲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谓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禄绝，其死矣。”设酒馔，与亲故为别。果有敕至，放致任，遂停禄。后数年卒。李义府侨居于蜀，天纲见而奇之，曰：“此郎贵极人臣，但寿不长耳。”因请舍之，让其子谓李曰：“此子七品相，愿公提挈之。”义府许诺。因问天纲寿几何，对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义府后为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连荐之。召见，试令《咏乌》。立成。其诗曰：“日里扬朝采，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太宗深赏之曰：“我将全树借汝，岂但一枝。”自门下典仪，超拜监察御史。其后寿位，皆如天纲之言。赞皇公李峤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过三十而卒，唯峤已长成矣。母忧之益切，诣天纲。天纲曰：“郎君神气清秀，而寿苦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为戚。峤时名振，咸望贵达，闻此言不信。其母又请袁生，致馔诊视。云：“定矣。”又请同于书斋连榻而坐寝。袁登床稳睡，李独不寝。至五更忽睡，袁适觉，视李峤无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气绝。初大惊怪，良久候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抚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贺其母曰：“数候之，皆不得。今方见之矣，郎君必大贵寿。是龟息也，贵寿而不富耳。”后果如其言。则天朝拜相，而家常贫。是时帝数幸宰相宅，见峤卧青绨帐。帝叹曰：“国相如是，乖大国之体。”赐御用绣罗帐焉。峤寝其中，达晓不安，觉体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当华。故寝不安焉。”帝叹息久之，任意用旧者。峤身体短小，鼻口都无厚相，时意不以重禄待之。其在润州也，

充使宣州山采银。时妄传其暴亡，举朝伤叹。冬官侍郎张询古，峤之从舅也。闻之甚忧，使诸亲访候其实。适会南使云：“亡实矣。”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慰者。时有一人，称善骨法，颇得袁天纲之术，朝贵多窃问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禄位稍薄。”诸人竦听。其人又曰：“李舍人虽有才华，而仪冠耳目鼻口，略无成就者。顷见其加朝散，已忧之矣。”众皆然之。峤竟三秉衡轴，极人臣之贵。然则峤之相难知，而天纲得之。又陕州刺史王当有女，集州县文武官，令天纲拣婿。天纲曰：“此无贵婿，唯识果毅姚某者，有贵子。可嫁之。中必得力，当从其言嫁之。”时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时年二十三，好猎，都未知书。常诣一亲表饮，遇相者谓之曰：“公后富贵。”言讫而去。姚追而问之，相者曰：“公甚贵，为宰相。”归以告其母，母劝令读书。崇遂割放鹰鹞，折节勤学。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纲有子客师，传其父业，所言亦验。客师官为廩牺令。显庆中，与贾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银合合一鼠，令诸术数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师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其鼠入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矣。客师尝与一书生同过江。登舟，遍视舟中人颜色，谓同侣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语曰：“吾见舟中数十人，皆鼻下黑气，大厄不久。岂可知而从之，但少留。”舟未发间，忽见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负担驱驴登舟。客师见此人，仍谓侣曰：“可以行矣，贵人在内，吾侪无忧矣。”登舟而发，至中流，风涛忽起，危惧虽甚，终济焉。询驱驴丈夫，乃是娄师德也。后位至纳言焉。（出《定命录》）

张罔藏善相，与袁天纲齐名。有河东裴某，年五十三为三卫。当夏季番，入京至浚水西店买饭。同坐有一老人谓裴曰：“贵人。”裴因对曰：“某今年五十三，尚为三卫，岂望官爵，老父奈何谓仆为贵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从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毕便别。乃张罔藏也。裴至京，当番已二十一日，属太宗气疾发动。良医名药，进服皆不效，坐卧寝食不安。有召三卫已上，朝士已下，皆令进方。裴随例进一方，乳煎葶拔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书，使与一五品官。宰相逡巡，未敢进拟。数日，太宗气疾又发，又服葶拔差。因问前三卫得何官？中书云。未审与五品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拨乱天子得活，何不与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当日得官。”其日，特恩与三品正员京官，拜鸿胪卿。累迁至本州刺史。刘仁轨，尉氏人。年七八岁时，罔藏过其门见焉。谓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当有贵禄。宜保养教诲之。”后仁轨为陈仓尉，罔藏时被流剑南，经岐州过。冯长命为岐州刺史，令看判司已下，无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轨，凜然变色。却谓冯使君曰：“得贵人也。”遂细看之，后至仆射。谓之曰：“仆二十年前，于尉氏见一小儿，其骨法与公相类，当时不问姓名，不知谁耳。”轨笑曰：“尉氏小儿，仁轨是也。”罔藏曰：“公不离四品，若犯大罪，即三品已上。”后从给事中出为青州刺史，知海运，遭风失船，被河间公李义府譖之。差御史袁异式推之，大理断死，特敕免死除名。于辽东效力，入为大司宪，竟位至左仆射。卢嘉瑒有庄田在许州，与表丈人河清张某邻近。张任监察御史，丁忧。及终制，携嘉瑒同诣张罔藏，其时嘉瑒年尚韶胤，张入见罔藏。立嘉瑒于中门外。张谓罔藏曰：“服终欲见宰执，不知何如？”罔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纵迁，不过省郎。”言毕，罔藏相送出门。忽见嘉瑒。谓张曰：“侍

御官爵不及此儿，此儿甚贵而寿，典十郡以上。”后嘉瑒历十郡守，寿至八十。魏齐公元忠少时，曾谒冏藏，冏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也。公大怒曰：“仆不远千里裹粮，非徒行耳，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含木舌，不尽勤勤之意耶。且穷通贫贱，自属苍苍，何预公焉。”因拂衣而去。冏藏遽起言曰：“君之相录，正在怒中。后当位极人臣。”高敬言为雍州法曹，冏藏书之云：“从此得刑部员外郎中给事中果州刺史。经十年，即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患风，改虢州刺史。为某乙本部，年七十三。”及为给事中，当直，则天顾问高士廉云：“高敬言卿何亲？”士廉云：“是臣侄。”后则天问敬言，敬言云：“臣贯山东，士廉勋贵，与臣同宗，非臣近属。”则天向士廉说之，士廉云：“敬言甚无景行，臣曾嗔责伊，乃不认臣。”则天怪怒，乃出为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犹在，敬言辞去，公主怒而不见。遂更不得改。经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后朝廷知屈，追入为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风，则天命与一近小州养疾，遂除虢州刺史，卒年七十三。皆如冏藏之言。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因选同诣冏藏。冏藏云：“公三人并得宰相，然姚最富贵，出入数度为相。”后皆如言（出《定命录》）

张柬之

张柬之任青城县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后当位极人臣。”从莫之信。后应制策被落。则天怪中第人少，令于所落人中更拣。有司奏一人策好，缘书写不中程律，故退。则天览之，以为奇才。召入，问策中事，特异之。既收上第，拜王屋县尉。后至宰相，封汉阳王（出《定命录》）

陆景融

陆景融为新郑令。有客谓之曰：“公从今三十年，当为此州刺史，然于法曹厅上坐。”陆公不信。时陆公记法曹厅有桐树。后果三十年为郑州刺史，所坐厅前有桐树。因而问之，乃云：“此厅本是法曹厅，往年刺史嫌宅窄，遂通法曹厅为刺史厅。”方知言应。（出《定命录》）

程行谳

程行谳年六十任陈留县尉，同僚以其年高位卑，尝侮之。后有一老人造谒，因言其官寿。俄而县官皆至，仍相侮狎。老人云：“诸君官寿，皆不如程公。程公从今已后，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已上。官至御史大夫，乃仆射有厄。”皆不之信。于时行谳妹夫新授绛州一县令，妹欲赴夫任，令老人占其善恶。老人见云：“夫人婿今已病，去绛州八十里，必有凶信。”其妹忧闷便发，去州八十里，凶问果至。程公后为御史大夫，九十余卒。后赠仆射右相，果如所言。（出《定命录》）

魏元忠

相国魏元忠，与礼部尚书郑惟忠皆宋人。咸负材器，少相友善。年将三十，而名未立。有善相者见之，异礼相接。自谓曰：“古人称方以类聚，信乎？魏公当位极人臣，声名烜赫。执心忠谏，直谅不回，必作栋干，为国元辅。贵则贵矣，然命

多蹇剥，时有忧惧，皆是登相位以前事，不足为虞。但可当事便行，闻言则应。”谓郑公曰：“足下金章紫绶，命禄无涯。既入三品，亦升八座。官无贬黜，寿复遐长。”元忠复请曰：“禄始何岁？秩终何地？”对曰：“今年若献书，禄斯进矣。罢相之后，出巡江徼，秩将终矣。”遂以其年，于凉宫上书陈事。久无进止，粮尽却归。路逢故人，惠以缣帛，却至凉宫，已有恩敕召入。拜校书，后迁中丞大夫。中间忤旨犯权，累遭谴责，下狱穷问。每欲引决，辄忆相者之言，复自宽解。但益骯脏言事，未尝屈其志而抑其辞，终免于祸，而登宰辅焉。自仆射窜谪于南郡，江行数日，病困。乃曰：“吾终此乎。”果卒。（出《定命录》）

卷第二百二十二

相二

裴光庭 安禄山 孙思邈 孙生 衡相 马禄师 李含章 尚
衡 柳芳 陈昭 卢齐卿 梁十二 冯七 马生

裴光庭

姚元崇，开元初为中书令。有善相者来见，元崇令密於朝堂。目诸官后当为宰辅者，见裴光庭白之。时光庭为武官，姚公命至宅与语，复使相者于堂中垂帘重审焉。光庭既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向者与裴君言，非应务之士，词学又寡，宁有其禄乎？”相者曰：“公之所云者才也，仆之所述者命也。才与命固不同焉。”姚默然不信。后裴公果为宰相数年，及在庙堂，亦称名相。（出《定命录》）

安禄山

玄宗御勤政楼，下设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间观看。肃宗谏曰：“历观今古，无臣下与君上同坐阅戏者。”玄宗曰：“渠

有异相，我欲襁之故耳。”又尝与之夜宴，禄山醉卧，化为一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龙，无能为也。”终不杀之。禄山初为韩公张仁愿帐下走使之吏，仁愿常令禄山洗脚。仁愿脚下有黑子，禄山因洗而窃窥之。仁愿顾笑曰：“黑子吾贵相也，汝独窃视之，岂汝亦有之乎？”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之。比将军者色黑而加大，竟不知其何祥也。”仁愿观而异之，益亲厚之。约为义儿，而加宠荐焉。（出《定命录》）

孙思邈

孙思邈年百余岁，善医术。谓高仲舒曰：“君有贵相，当数政刺史。若为齐州刺史，邈有一儿作尉，事使君，虽合得杖，君当忆老人言，愿放之。”后果如其言，已剥其衣讫，忽记忆，遂放。（出《定命录》）

孙 生

有孙生者不载其名，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时房琯为司户，崔涣为万年尉，贬桐庐县丞。孙生曰：“些二公位至台辅。然房，神气大宝，合在掌握中。崔后为杭州刺史，某虽不覩，然尚蒙其恩惠。”既后房以赉册文，自蜀至灵武授肃宗。崔果为杭州，下车访生，则已亡歿旬日矣。因署其子为牙将，以采帛赠恤其家。（出《广德神异录》）

衡 相

开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来，人谓之衡相。在京舍宣平里。时李林甫为太子谕德，往见之。入门，则郑少微、严杲、已在中庭。相者引坐，谓李公曰：“自仆至此，见人众矣，未有如公贵者也。且国家以刑法为重，则公典司寇之职。朝廷以铨管为先，则公居冢宰之任。然又秉丹青之笔，当节制之选。加以列茅分土，穷荣极盛，主恩绸缪，又望浹洽。兼南省之官，秩增数四，握中枢之务，载盈二九，搢绅仰威，黎庶瞻惠，将古所未有也。”顾严郑曰：“预闻此者，非不幸也。公二人宜加礼奉，否则悔吝生矣。”时严郑各负才名，李尤声誉未达。二公有轹轹之心，及闻相者言，以为其不然。唯唯而起，更不复问。李因辞去。后李公拜中书，郑时已为刑部侍郎。因述往事，谓郑曰：“曩者宣平相人，咸以荒唐之说，乃微有中者。”无何，郑出为岐州刺史，与所亲话其事。未期，又贬为万州司马。严自郎中，亦牧远郡。（出《定命录》）

又

李林甫少孤，为元氏姨所育，住在伊川。时林甫年十岁，与诸儿戏于路旁。有老父叹而目焉，人问之。老父曰：“富贵诚不自知。”指李公曰：“此童后当为中书令，凡二十年。所叹与凡小戏谁辨也。”（出《定命录》）

马禄师

武功马禄师善相，长安主簿肖璇与县尉李峤、李全昌同诣求决。马生云：“三人俱贵达。大李少府，位极人臣，声名振

耀，南省官无不虚任，三入中书。小李少府，亦有清资，得五品以上要官，位终卿监。肖主簿中年烟沉，晚达亦大富贵。从今后十年，家有大难，兄弟并流，唯公与一弟获全。又十年之后，方却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堂日，当得引用。小李少府入省官时，为其断割。”后璇离长安任，作秘书郎。则天既贵，皇后王氏破灭。肖璇是其外姻，举家流窜。兄弟六人，配向岭南。唯璇与弟瑗，配辽东。无何有处置流移使出，岭南者俱死，唯辽东者获全。兄弟二人，因亡命十余年。至神龙初，方蒙洗涤。其时李峤作相，於街中忽逢璇。使人问是肖秘书耶，因谓之曰：“公岂忘武功马生之言乎。”于是擢用。时小李少府作刑部员外，判还其家。肖公竟历中外清要，位至崇班，三品官十余政。（出《定命录》）

李含章

崔圆微时，欲举进士。于魏县见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开元二十三年，应将帅举科。又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其日正于福唐观试，遇敕下，便于试场中唤将。拜执戟参谋河西军事。应制时，与越州剡县尉窦公衡同场并坐，亲见其事。后官更不停，不逾二十年，拜中书令赵国公，实食封五百户。又圆微当作司勋员外，释服往见会昌寺克慎师。师笑云：“人皆自台入省，公乃自省入台。从此常合在枪槊中行，后当大贵。”无何为刑部员外兼侍御使，充剑南节度留后。入剑门后，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勋业。崔初入蜀，常于亲知自说如此。（出《定命录》）

尚 衡

御史中丞尚衡童幼之时游戏，曾脱其碧衫，唯著紫衫。有善相者见之曰：“此儿已后，当以脱碧著紫矣。”后衡为濮阳丞，遇安禄山反，守节不受贼官。将军某乙使衡将绯衣鱼袋，差摄一官，衡不肯受曰：“吾当脱碧着紫，此非吾衣。”曾未旬月，有（有字上原有未字，据许本删）敕命改官赐紫。于是脱碧着紫。衡自又云：“当做七十政。”今历十余政，已为中丞大夫矣。（出《定命录》）

柳 芳

柳芳尝应进士举，累岁不及第。诣朝士宴，坐客八九人皆朱绂，亦有畿赤官。芳最居坐末，又衣服粗故，客咸轻焉。有善相者，众情属之。独谓芳曰：“柳子合无兄弟姐妹，无庄田资产，孑然一身，羁旅辛苦甚多。后二年当及第，后禄位不歇。一座之客，寿命官禄，皆不如君。”诸客都不之信。后二年果及第，历校书郎畿尉丞，游索于梁宋间。遇太常博士有阙，工部侍郎韦述知其才，通明谱第，又识古今仪注，遂举之于宰辅，恩敕除太常博士。时同座客，亡者已六七人矣。（出《定命录》）

陈 昭

仆射房琯、相国崔涣并曾贬任睦歙州官。时有婺州人陈昭见之云：“后二公并为宰相，然崔公为一大使，来江南。”及

至德初，上皇入蜀，房崔二公，同时拜相。崔后为选补使，巡按江东。至苏杭间，崔公自说。（出《定命录》）

卢齐卿

卢齐卿有知人之鉴。年六七岁时性慢率，诸叔父每令一奴人随后。至十五六好夜起，于后园空庭中坐。奴见火炬甚多，侍卫亦众，有人持伞盖盖之。以告叔父，叔父以为妖精怪媚。有巫者教以艾灸在手中心。袁天纲见之，大惊异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缘灸掌损，遂遗灭却两世事，只知当世事。”从此每有所论，无不中者。官至秘书监。张嘉贞之任宰相也，有人诉之。自虑左贬，命齐卿视焉。不为决定，因其入朝，乃书笏上作“台”字，令张见之。张以为不离台座，及敕出，贬台州刺史。张守珪，河北人，事县尉梁万顷。万顷令捉马，失衣襟，遂挞一顿。因此发愤从军，为幽州一果毅。齐卿常引对坐云：“公后当富贵，秉节钺。”守珪蹶蹶，不意如此。下阶拜。卢公未离幽州，而守珪为将军节度矣。梁万顷为河南县尉，初考满。守珪唤与相见，万顷甚惧，守珪都不恨之。谓曰：“向者不因公责怒，某亦不发愤自达。”乃遗其财物，使疗病。（出《定命录》）

梁十二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刺史司马谗作书，荐与苏州刺史李无言。云：“梁十二今之管辂。”李无言遣日暮引入宅，

无言乃著黄衣衫，令一客著紫，替作无言，与相抵对。梁子谓客云：“向闻公语声，未有官禄。又闻黄衣语，乃是三品。今章服不同，岂看未审。”无言信之，乃以实对云：“某昨有事，恐被宣尉使恶奏，君视如何？”梁云：“公即合改得上州刺史。”后果改为睦州刺史，无言赠钱二百贯。梁子云：“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为公作一法禳之，公当须嗔责某乙。云是妄语人，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无言再三不可，梁子再三以请，无言闷默而从之。明早，李公当衙决梁子十下，小苍头走报其妻。无言入门，妻云：“何以打梁子？”无言恨云：“忘却他不遣家内知。”俄而梁子叩铃，请见无言曰：“公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既强与某二百千文，有一事以报公德。公厄虽不免，然令公得二千贯，以充家资，取之必无事。”无言在州，果取得二千贯钱而死。梁十二又谓丹徒主簿卢惟雅云：“从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后于京见之。云：“至某年，财物庄宅合破散，公当与某五十千文，某教公一言即免。”卢不之信，不与是钱。至某年，卢果因蒲博赌赛，庄宅等并尽。（出《定命录》）

冯 七

进士李汤赴选，欲求索。入京至汴州，有日者冯七谓之曰：“今年得留，东南三千里外授一尉。”李不信曰：“某以四选得留，官不合恶。校书正字，虽一两资，亦望得之，奈何一尉。”冯曰：“君但记之，从此更作一县尉，即骑马不住矣。”又问李君婚未，李云：“未婚，有一姨母在家。”冯曰：“君从今便不复与相见矣。”李到京，选得留。属禄山之乱，不

愿作京官，欲与校正，不受。自索湖州乌程县尉。经一年，廉使奏为丹阳尉，遂充判官，因乘官马不住。离乱之后，道路隔绝，果与姨母不复相见。（出《定命录》）

马 生

天宝十四年，赵自勤合入考。有东阳县瞽者马生相谓云：“足下必不动，纵去亦却来。于此禄尚未尽，后至三品，著紫。”又云：“自六品即登三品。”自勤其年累不入考。至冬，有敕赐紫。乾元二年九月，马生又来。自勤初诳云：“庞仓曹家唤。”至则捏自勤头骨云：“合是五品，与赵使君骨法相似。”所言年寿并官政多少，与前时所说并同也。（出《定命录》）

卷第二百二十三

相三

桑道茂 韦夏卿 骆山人 李生 王锬 窦易直 李潼 贾餗
娄千宝 丁重 夏侯生 薛少尹 周玄豹 程逊

桑道茂

李西平晟之为将军也，尝谒桑道茂。茂云：“将军异日为京兆尹，慎少杀人。”西平曰：“武夫岂有京兆尹之望。”后兴元收复，西平兼京尹。时桑公在浮囚之中，当断之际，告西平公：“忘少杀人之言耶。”西平释之。（出《传载》）

韦夏卿

韦献公夏卿有知人之鉴，人不知也。因退朝，于街中逢再从弟执谊，从弟渠牟、舟。三人皆第二十四，并为郎官。簇马良久，献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辄欲题目之。”语执谊曰：“汝必为宰相，善保其末耳。”语渠牟曰：“弟当别承主上恩，而速贵为公卿。”语舟曰：“三人之中，弟最长远。而位极旄钺。”由是竟如言。（出《传载》）

骆山人

王庭凑始生于恒山西南三十里石邑别墅。当生之后，常有鸛数十，朝集庭树，暮宿檐户之下。有里人路德播异之。及长，骍胁，善阴符鬼谷之书。历居戎职，颇得士心。以长庆元年春二月曾使河阳，回及浚水。酒困，寝于道。忽有一人荷策而过，熟视之曰：“贵当列士，非常人。”有从者奚载英寤，以告庭凑。庭凑驰数里及之，致敬而问。自云：“济源骆山人。向见君鼻中之气，左如龙而右如虎，龙虎气交，当王于今年秋。子孙相继，满一百年。吾相人多矣，未见有如此者。”复云：“家之庭合有大树，树及于堂，是兆也。”庭凑既归。遇田弘正之难。中夜，有军士叩门，伪呼官称。庭凑股沕欲逃，载英曰：“骆山人之言时至矣。”是夜七月二十七日也，庭凑意乃安。及为留后，他日归其别墅，视家庭之树，婆娑然暗北舍矣。墅西有飞龙山神，庭凑往祭之。将及其门百步，见一人被衣冠，折腰于庭凑。庭凑问左右，皆不见。及入庙，神乃侧坐，众皆异之。因令面东起宇，今尚存焉。寻以德播为上宾，载英列为首校。访骆山人，久而方获。待以函丈之礼，乃别构一亭。去则悬榻，号“骆氏亭”，报畴昔也。（出《唐年补录》）

李 生

杜惊通贵日久。门下有术士李生，惊待之厚。惊任西川节度使，马埴罢黔南赴阙，取路至西川。李术士一见埴，谓惊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效答，今有所报矣。黔中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当厚遇之。”惊未之信也。李生一日密言于惊曰：

“相公将有甚祸，非马中丞不能救，乞厚结之。”惊始惊信。发日，厚币赠之。仍令邸吏为埴于阙下买宅，生生之费无阙焉。埴至阙方知，感惊不知其旨。寻除光禄卿，报状至蜀。惊谓李生曰：“贵人至阙也，作光禄勋矣。”术士曰：“姑待之。”稍进大理卿，又迁刑部侍郎，充盐铁使。惊始惊忧。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惊懿安子婿也。忽一日，内膀子索检责宰臣元载故事，埴谕旨。翌日，延英上前，万端营救。素辩博，能回上意，事遂寢。（出《前定录》）

王 鐔

王鐔为辛杲下偏裨，杲时帅长沙。一旦击球，驰骋既酣。鐔向天呵气，气高数丈，若匹练上冲。杲谓其妻曰：“此极贵相。”遂以女妻之。鐔终为将相。（出《独异志》）

窦易直

窦相易直，幼时名秘。家贫，就业村学。其教授叟有道术，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风雪暴至。学童悉归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中。寒争附火，唯窦公寝于榻，夜深方觉。叟抚公令起曰：“窦秘，君后为人臣，贵寿至极，勉励自爱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举进士，亦随驾而西。乘一蹇驴至开远门，人稠路隘，其扉将阖。公惧势不可进。闻一人叱驴，兼捶其后，得疾驰而出。顾见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后莫忘旧情。”及升朝，访得其子，提挈累至吏中荣达。（出《因话录》）

李 潼

韦处厚在开州也，尝有李潼、崔冲二进士来谒，留连月余日。会有过客西川军将某者能相术，于席上言：“李潼三日内有虎厄。”后三日，处厚与诸客游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冲后来。冲大呼李云：“待冲来，待冲来。”李闻待冲来声，谓虎至。颠蹶，坠下出趾。绝而复苏，数日方愈。及军将回，谓李曰：“君厄过矣。”（出《传载》）

贾 餗

贾餗布衣时，谒滑台节度使贾耽。从餗宗党分，更喜其人文甚宏贍，由是益所延纳。忽一日，宾客大会。有善相者在耽座下，又餗退而相者曰：“向来贾公子神气俊逸，当位极人臣。然惜哉，是执政之时，朝庭微变。若当此际，诸公宜早避焉。”耽颔之，以至动容。及太和末，餗秉钧衡。有知者潜匿于山谷间，十有三四矣。（出《杜阳编》）

娄千宝

浙东李褒闻婺女娄千宝、吕元芳二人有异术，发使召之。既到，李公便令止从事厅。从事问曰：“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对曰：“适见尚书，但前浙东观察使，恐无别拜。”千宝所述亦尔。从事默然罢问。及再见李公，公曰：“仆他日何如？”二术士曰：“稽山竦翠，湖柳垂阴。尚书画鹢百艘，

正堪游观。昔人所谓人生一世，若轻尘之著草，何论异日之荣悴。荣悴定分，莫敢面陈。”因问幕下诸公。元芳曰：“崔副使刍言，李推官正范，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于郡守。团练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过数场，何论官矣。观察判官任穀，止于小谏，不换朱衣。杨损支使评事，虽骨体清瘦，幕中诸宾，福寿皆不如。卢判官纁，虽即状貌光泽，若比团练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寿亦不如。副使与杨李三人，禄秩区分矣。”二术士所言，咸未之信，默以证焉。是后李服古不过五日而逝。诚大醉不过数场也。李尚书及诸从事，验其所说，敬之如神。时罗郎中绍权赴任明州，窦弘余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于席上，问台明二使君如何。娄千宝曰：“窦使君必当再醉望海亭；罗使君此去，便应求道四明山，不游尘世矣。”后窦少卿罢郡，再之府庭，是重醉也。罗郎中没于海岛，故以学道为名，知其不还也。李尚书归义兴，未几物故，是无他拜。卢纁巡官校理，明年逝于宛陵使幕，比李服古官稍久矣，为少年也。任穀判官才为补缺，休官归圃田，是不至朱紫也。崔刍言郎中止于吴兴郡。李范郎中止于九江。二公皆自南宫出为名郡，是乃禄秩相参。独杨损尚书三十来年，两为给事，再任京尹，防御三峰，青州节度使，年逾耳顺，官历藩垣。浙东同院诸公，福寿悉不如也。皆依娄吕二生所说焉。杜胜给事在杭州之日，问千宝：“己为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震卦，有声而无形也。当此之时，或阴人所譖也，若领大镇，必忧悒成疾，可以修禳之。”后杜工为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于杜公门构板屋，将布沙堤。忽有东门骠骑，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蒋伸侍郎拜相。杜出镇天平，忧悒不乐去，其失望也。乃叹曰：“金华娄山人之言果应矣。”欲令招千宝、元芳。又曰：“娄吕二生，孤云野鹤，不知栖宿何处。”杜尚书

寻亦终于郢州。钟离侑少詹，昔岁闲居东越，覩斯异术。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出《云溪友议》）

丁 重

处士丁重善相人。驸马于惊方判盐铁，频有宰弼之耗。时路岩秉钧持权，与之不协。一旦重至新昌私第，值于公适至。路曰：“某与之宾朋，处士垂箔细看，此人终作宰相否。”备陈饮馔，留连数刻。既去，问之曰：“所见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内。”岩笑曰：“见是贵戚，复做盐铁使耳。”重曰：“不然，请问于之恩泽，何如宣宗朝郑都尉？”岩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郑为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为相。岂将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识于侍郎，今日见之，观其骨状，真为贵人。其次风仪秀整，礼貌谦抑。如百斛重器，所贮尚空其半，安使不益于禄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庙，某无复更至门下。”岩曰：“处士之言，可谓远矣。”其后浹旬，于果登台铉。岩每见朝贤，大为称赏。由兹声动京邑，车马造门甚众。凡有所说，其言皆验。后居终南山中，好事者亦至其所。（出《剧谈录》）

夏侯生

广南刘仆射崇龟常有台辅之望，必谓罢镇，便期直上。罗浮处士夏侯生有道，崇龟重之，因问将来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发后三千里，有不测之事。泊归阙，至中路，得疾而终。

刘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无不验，盖饮啄之有分也。
(出《北梦琐言》)

薛少尹

荆南节度判司空董，(宋欧阳修《五代史·南平王世家》董作薰，下同)与京兆杜无隐，即滑台杜悛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称进士。谒成中令，欲希荐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宫。三贤常访之。一日，薛亚谓董曰：“阁下与京兆，勿议求名，必无所遂，杜亦不寿。唯大贤忽为人縻维，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举必捷，然登第后，一命不沾也。”后皆如其言。梁公却思归蜀，重到渚宫。江路梗纷，未及西泝。淮师寇江陵，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书，欲辟于府幕。坚以不仕为志，渤海敬诺之。二纪依栖，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验。(出《北梦琐言》)

周玄豹

后唐周玄豹，燕人。少为僧，其师有知人之鉴。从游十年，不憚辛苦，遂传其秘，还乡归俗。卢程为道士，与同志三人谒之。玄豹退谓人曰：“适二君子，明年花发，俱为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贵。”来岁，二人果卒。卢果登庸，后归晋阳。张承业俾明宗易服，列于诸校之下。以他人请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于末缀曰：“骨法非常，此为内衙太保乎。”或问前程，唯云末后为镇帅。明宗夏皇后方事中梃，有时忤旨，

大犯横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当生贵子。”其言果验。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载。明宗自镇帅入，谓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朕事。颇有征。可诏北京津置赴阙。”赵凤曰：“袁许之事，玄豹所长。若诏至辇下，即争问吉凶，恐近妖惑。”乃合就赐金帛，官至光禄卿，年至八十而终。（出《北梦琐言》）

程 逊

晋太常卿程逊足下有龟文，尝招相者视之。相者告曰：“君终有沈溺之厄。”其后使于浙右，竟葬于海鱼之腹。常谓《李固传》云，固足履龟纹，而位至三公，卒无水解。同事而异应也。（出《玉堂闲话》）

卷第二百二十四

相四

王正君 黄霸 卖馅媪 苏氏女 武后 李淳风 杨贵妃 姜
皎 常袞 刘禹锡 郑朗 令狐绹门僧 僧处弘 范氏尼
任之良 殷九霞 相手板庾道敏 李参军 龙复本

王正君（相妇人）

汉王莽姑正君许嫁，至期当行时，夫辄死。如此者再。乃献之赵王，未取又薨。后又与正君父稚君善者过相正君曰：“贵为天下母。”是时宣帝世，元帝为太子。稚君乃因魏郡尉纳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宣帝崩，太子立正君为皇后，上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为成帝。正君为皇太后，竟为天下母。（出《论衡》）

黄霸

黄霸为阳夏游徼，与善相者同车俱行。见一妇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妇人当大富，为封侯者夫人。”公止车，审视之。相者曰：“今此妇人不富贵，卜书不用也。”次公问之，

乃其傍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为妻。其后次公果大富贵，位至丞相，封为列侯。（出《论衡》）

卖馅媪

唐马周字宾王，少孤贫，明诗传。落魄不事产业，不为州里所重。补博州助教，日饮酒。刺史达奚怒，屡加咎责。周乃拂衣南游曹汴之境。因酒后忤浚仪令崔贤，又遇责辱。西至新丰，宿旅次。主人唯供设诸商贩人，而不顾周。周遂命酒一斗，独酌。所饮余者，便脱靴洗足，主人窃奇之。因至京，停于卖馅媪肆。数日，祈觅一馆客处，媪乃引致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媪之初卖馅也，李淳风、袁天纲尝遇而异之。皆窃云：“此妇人大贵，何以在此。”马公寻娶为妻。后有诏，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陈便宜二十条事，遣何奏之。乃请置街鼓，乃文武官绯紫碧绿等服色，并城门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问何所见，何对曰：“乃臣家客马周所为也。”召见与语，命直门下省。仍令房玄龄试经及策，拜儒林郎，守监察御史。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百匹。周后转给事中中书舍人，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岑文本见之曰：“吾见马君，令人忘倦。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数年内，官至宰相，其媪亦为妇人。后为吏部尚书，病消渴，弥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赠右仆射高唐公。（出《定命录》）

苏氏女

苏某，信都富人，有女十人，为择良婿。张文成往见焉，苏曰：“此虽有才，不能富贵。幸得五品，即当死矣。”魏知古时已及第，然未有官。苏云：“此虽形质黑小，然必当贵。”遂以长女嫁之。其女发长七尺，黑光如漆，诸妹皆不及。有相者云：“此女富，不啮宿食。”诸妹笑知古曰：“只是贫汉得米旋煮，故无宿饭。”其后魏为宰相，每食，一物已上官供。（出《定命录》）

武 后

武士彠之为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纲诣京师，途经利州。士彠使相其妻杨氏，天纲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贵子。”遍召其子，令相元庆、元爽。曰：“可至刺史。终亦屯否。”见韩国夫人，曰：“此女夫贵，然不利其夫。”武后时衣男子之服，乳母抱于怀中。天纲大惊曰：“此郎君男子，神彩奥澈，不易知。”遂令后试行床下，天纲大惊曰：“日角龙颜，龙睛凤颈。伏牺之相，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又惊曰：“若是女，当为天下主也。”（出《谭宾录》）

李淳风

武后之召入宫，李淳风奏云：“后宫有天子气。”太宗召宫人阅之，令百人为一队。问淳风，淳风云：“在某队中。”太宗又分为二队，淳风云：“在某队中，请陛下自拣择。”太宗不识，欲尽杀之。淳风谏不可，“陛下若留，虽皇祚暂缺，

而社稷延长。陛下若杀之，当变为男子，即损减皇族无遗矣。
“太宗遂止。（出《定命录》）

杨贵妃

贵妃杨氏之在蜀也，有野人张见之云：“当大富贵，何以在此。”或问至三品夫人否？张云：“不是。”“一品否？”曰：“不是。”“然则皇后耶？”曰：“亦不是，然贵盛与皇后同。”见杨国忠，云：“公亦富贵位，当秉天下权势数年。”后皆如其说。（出《定命录》）

姜 皎（僧善相）

姜皎之未贵也，好弋猎。猎还入门，见僧。姜曰：“何物道人在此。”僧云：“乞饭。”姜公令取肉食与之。僧食讫而去，其肉并在。姜公使人追问，僧云：“公大富贵。”姜曰：“如何得富贵？”僧曰：“见真人即富贵矣。”姜曰：“何时得见真人？”僧举目看曰：“今日即见真人。”姜手臂一鹞子，直二十千。与僧相随骑马出城，偶逢上皇亦猎，时为临淄王。见鹞子识之曰：“此是某之鹞子否？”姜云是。因相随猎。俄而失僧所在。后有女巫至，姜问云：“汝且看今日有何人来。”女巫曰：“今日天子来。”姜笑曰：“天子在宫里坐，岂来看我耶。”俄有叩门者云：“三郎来。”姜出见，乃上皇。自此倍加恭谨，钱马所须，无敢惜者。后上皇出潞府，百官亲旧尽送，唯不见姜。上皇怪之。行至渭北，于路侧，独见姜公供

帐，盛相待。上皇忻然与别，便定君臣之分。后姜果富贵。（出《定命录》）

常 袞

常袞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袞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其术。僧云：“此事天性，非可造次为传。某尝于君左右，见一人可教。”遍招，得小吏黄彻焉。袞命就学。老僧遂于暗室中，致五色采于架，令自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尽，但熟看之，旬日后，依稀认其白者。后半岁，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暗中之视五采，回之白昼占人。”因传其方诀，且言后代当无加也。李吉甫云：“黄彻之占，袁许之亚也。”（出《转载》）

刘禹锡

宾客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时事稍异，旦夕有腾越之势。知一僧术数极精，寓直日，邀之致省。方欲问命，报韦秀才在门。公不得已且见，令僧坐帘下。韦秀才献卷已，略省之，意气殊旷。韦觉之，乃去。却与僧语，僧不得已，吁叹良久，乃曰：“某欲言，员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员外后迁，乃本行正郎也。然须待适来韦秀才知印处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贬官。韦秀才乃处厚相也，后二十余年，在中书，为转屯田郎中。（出《幽闲鼓吹》）

郑 朗

郑朗相公初举，遇一僧善色。谓曰：“郎君贵极人臣，然无进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则一生厄塞。”既而状元及第，贺客盈门，唯此僧不至。及重试退黜，唁者甚众，而此僧独贺曰：“富贵在里。”既而竟如年卜。（出《摭言》）

令狐绹门僧

令狐赵公绹在相位，马举为泽潞小将。因奏事到宅，会公有一门僧，善声色。偶窥之，谓公曰：“适有一军将参见相公，是何人？”公以举名语之，僧曰：“窃视此人，他日当与相公为方镇交代。”公曰：“此边方小将，纵有军功，不过塞垣一镇。奈何与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与语，贫道为细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亲切，并恐是扬汴。”公于是稍接之矣。咸通九年公镇维扬，举破庞勋有功。先是懿宗面许，功成，与卿扬州。既而难于爽信，却除举淮南行军司马。公闻之，既处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群下皆曰：“此一行军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言。（出《摭言》）

僧处弘

僧处弘习禅于武当山。王建微时贩醪于均房间，仍行小窃，号曰贼王八。处弘见而勉之曰：“子他日位极人臣，何不从戎。别图功业。而夜游昼伏，沾贼之号乎？”建感之，投忠武军，

后建在蜀。弘拥门徒入蜀。为构精舍以安之，即弘觉禅院也。江西钟傅微时亦以贩鲑为事，遇上蓝和尚教其作贼而克洪井。自是加敬，至于军府大事，此僧皆得参之也。（出《北梦琐言》）

范氏尼

天宝中，有范氏尼，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鲁公颜真卿妻党之亲也。鲁公尉于醴泉，因诣范氏尼问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师姨一言。”范氏曰：“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必朝拜，但半年内。慎勿与外国人争竞，恐有谴谪。”公又曰：“某官阶尽，得及五品否？”范笑曰：“邻于一品，颜郎所望，何其卑耶！”鲁公曰：“官阶尽，得五品，身着绯衣，带银鱼，儿子补斋郎，某之望满也。”范尼指坐上紫丝布食单曰：“颜郎衫色如此，其功业名节称是。寿过七十。已后不要苦问。”鲁公再三穷诘，范尼曰：“颜郎聪明过人，问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鲁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长安尉。不数月，迁监察御史，因押班。中有喧哗无度者，命吏录奏次，即歌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诉玄宗。玄宗坐鲁公以轻侮功臣，贬蒲州司仓。验其事迹，历历如见。及鲁公为太师，奉使于蔡州。乃叹曰：“范师姨之言，吾命悬于贼必矣！”（出《戎幕闲谈》）

任之良

任之良应进士举，不第，至关东店憩食。遇一道士亦从西

来，同主人歇。之良与语，问所从来。云：“今合有身名称意，何不却入京？”任子辞以无资粮，到京且无居处。道士遂资钱物，并与一贴，令向肃明观本院中停。之良至京，诣观安置。偶见一道士读经，谓良曰。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因上表，请以玄元皇帝生日燃灯。上皇览表依行，仍令中书召试，使与一官。李林甫拒，乃与别敕出身。（出《定命录》）

殷九霞

张侍郎某为河阳乌重裔从事，同幕皆是名辈。有道流殷九霞来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鉴。乌公问己年寿官禄，九霞曰：“司徒贵任蕃服，所望者秉持钧轴，封建茅土。唯在保守庸勳，苞贮二义。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遍问宾僚，九霞曰：“其间必有台辅。”时乌公重一裴副使，应声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当如尊旨。以某所观，即不在此。”时夏侯相孜为馆驿巡官，且形质低粹。乌因戏曰：“莫是夏侯巡官？”对曰：“司徒所言是矣。”乌公抚掌而笑曰：“尊师莫错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无意于名宦金玉。盖以所见，任真而道耳。”乌公曰：“如此则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贵达者为谁？”曰：“张支使虽不居廊庙，履历清途，亦至荣显。”既出，遂造张侍郎所居，从容谓曰：“支使神骨清爽，气韵高迈。若以绂冕累身，止于三二十年居于世俗。倘能摆脱嚣俗，相随学道，即二十年内白日上升。某之此行，非有尘虑，实亦寻访修真之士耳。然阅人甚多，无如支使者。”张以其言意浮阔，但唯唯然。将去复来，情甚恳至。审知张意不回，颇甚嗟惜。因留药数粒，并黄纸书

一緘而别云：“药服之可以无疾，书纪宦途所得，每一迁转，密自启之。书穷之辰。当自相忆。”其后谯公显赫令名，再居台铉。张果践朝列，出入台省，佩服朱紫，廉察数州。书载之言，靡不祥悉。年及三纪，时为户部侍郎。纸之所存，盖亦无几。虽名位通显，而齿发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话于亲知，追想其风，莫能及也。（出《剧谈录》）

相手板庾道敏

宋山阳王休祐屡以言话忤颜。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休祐以手板诤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贵，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渊详密，乃换其手板。别日，褚于帝前称下官，帝甚不悦。（出《酉阳杂俎》）

李参军

唐李参军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验，皆呼为李相笏。盐铁院官陆遵以笏视之。云：“评事郎君见到。”陆遵笑曰：“是子侄否？”曰：“是评事郎君。”陆君曰：“足下失声名矣，某且无儿。”乃更将出帘下看：“必有错。”陆君甚薄之，以为诈。陆君先有歌姬在任处，其月有妊，分娩果男子也。（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逸史》）

龙复本

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每言休咎，无不中。凡有象简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宋祁补缺有盛名于世，缙绅之士无不倾属。屈指翘足，期于贵达。时永乐萧相置亦居谏署，同日诣之，授以所持竹笏。复本执萧公笏良久，置于方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补缺者曰：“长官笏。”宋闻之不乐。萧曰：“无凭之言，安足介意。”经月余，同列于中书候见宰相。时李朱崖方秉钧轴，威镇朝野。未见间，伫立闲谈。互有谐谑。顷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回顾左右曰：“宋补缺笑某何事？”闻之者莫不心寒股慄。未旬曰，出为清河县令。岁余，遂终所任。其后萧公扬历清途，自浙西观察使入判户部，非久遂居廊庙。俱如复本之言也。（出《剧谈录》）

卷第二百二十五

伎巧一

因祗国 葛由 鲁般 弓人 燕巧人 云明台 淫渊浦 新丰
张衡 王肃 凌云台 陈思王 吴夫人 区纯 水芝欹器
兰陵王 僧灵昭 七宝镜台

因祗国

周成王五年，有因祗国去王都九万里，来献女功一人。善工巧，体貌轻洁。披纁罗绣縠之衣，长袖脩裾，风至则结其衿带，恐飘摇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织，以五色丝内口中，引而结之，则成文锦。其国人又献云昆锦，文似云从山岳中出也；有列堞锦，文似云霞覆城雉楼堞也。有杂珠锦，文似贯珮珠也；有篆文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锦，文似罗列灯烛也；幅皆广三尺。其国丈夫，皆勤于耕稼。一日锄十顷之地。又贡嘉禾，一茎盈车。故时俗四言诗曰：“力耕十顷。能致嘉颖。”（出《拾遗录》）

葛 由

葛由，蜀羌人。能刻木为羊卖之。一旦乘羊入蜀城，蜀之豪贵，或随之上绥山。绥山高峻，在峨眉之西。随者皆得道，不复还。故里语曰：“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多立祠焉。（出《法苑珠林》）

鲁 般

鲁般，敦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於凉州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诘之，妻具说其故。其父后伺得鸢，楔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般又为木鸢乘之。遂获父尸。怨吴人杀其父，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举手指东南，吴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为也。赍物巨千谢之。般为断其一手，其月吴中大雨。国初，土人尚祈祷其木仙，六国时。公输班亦为木鸢，以窥宋城。（出《酉阳杂俎》）

弓 人

宋景公造弓，九年乃成而进之。弓人归家，三日而卒。盖匠者心力尽于此弓矣。后公登兽圈之台，用此弓射之，矢越西霸之山，彭城之东，余劲中石饮羽焉。（出《淮南子》）

燕巧人

燕王征巧术人，请以棘之端为沐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而霁日出，视之宴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矣。”燕王恩养，不能观也。（出《艺文类聚》）

云明台

始皇起云明台，穷四方之珍木，天下巧工。南得烟丘碧树，酈水燃沙，赅都朱泥，云冈素竹；东得葱峦锦柏，缥榼龙杉，寒河星柘，岷山云梓；西得漏海浮金，浪渊羽璧，条章霞桑，沈唐员筹；北得冥阜乾漆，阴坂文梓，褰流黑魄，暗海香琼。珍异是集。有二人皆虚腾椽木，运斤斧于云中。子时起功，至午时已毕。秦人皆言之子午台也，亦言于子午之地。各起一台。二说有疑。（出《拾遗录》）

淫渊浦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从地而出，以成渊，故曰淫泉也。或言此泉甘软，男女饮之则淫。其水小处可滥觞褰涉，大处可方舟沿泝，随流屈直。其水激石之声，似人之歌笑，闻者令人淫动，故俗为之淫泉。时有凫雁，色如金，群飞戏于沙濞。罗者得之，乃真金凫也。昔秦破酈山之坟，行野者见金凫向南面，飞至淫泉。宝鼎元年，张善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凫，以献太守张善。善博识多通，考其年月，既是秦始皇墓金凫也。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生殉工人。倾远方奇

宝于冢中。为江海川渚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为舟楫，金银为凫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又于海中作玉象鯨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光出冢间，精灵之伟也。皆生埋巧匠于冢里。又列灯烛如皎日焉。先所埋工匠于冢内，至被开时皆不死。巧人于冢里，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辞赞。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怨碑”。史记略而不录矣。（出《拾遗录》）

新丰

高祖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街巷栋宇，物色如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衢望途，亦竟识其家。匠人朝宽所为也。移者皆喜其似而怜之，故竞加赏赠，月余致累百金。（出《西京杂记》）

张衡

后汉张衡字平子，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之，圆径八尺，盖合隆起，形如酒樽，饰以篆文及山龟鸟兽之状。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八龙首，各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樽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震，则樽动机发，龙吐丸而蟾蜍衔之。震动激扬，伺者因此觉知。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动之所在。仪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曾一龙发机而地不动。京师

学者，初咸怪其无征。数日驿至，果地动。于是皆服其神妙。
(出《后汉书》)

王 肃

王肃造逐鼠丸。以铜为之，昼夜自转。(出《酉阳杂俎》)

凌云台

凌云台楼观极精巧。先称平众材，轻重当宜，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恒随风摇动，而终无崩殒。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便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出《世说》)

陈思王

魏陈思王有神思，为鸭头构浮于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劝，鸭头则回向之。又为鹄尾杓，柄长而直，王意有所到处，于樽上斲之，鹄则指之。

吴夫人

吴主赵夫人，赵达之妹也。善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

以彩丝织为云龙虬凤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谓之“机绝”。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作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江湖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乡。”列万国于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虽棘刺木猴，云梯飞鸢，无过此丽也。权居昭阳宫，倦暑，乃褰紫绡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贵也。”权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穷虑尽思，能使下绢帷而清风自入，视外无有蔽碍。列侍者飘然自凉。若驭风而行也。”权称善。夫人乃析发，以神胶续之。神胶出郁夷国，接弓弩之断弦者。百断百续，乃织为罗縠。累月而成，裁之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凉。时权尚在军旅，常以此幔自随，以为征幕。舒之则广纵数丈，卷之则可内于枕中。时人谓之“丝绝”。故吴有三绝，四海无俦其妙。后有贪宠求媚者，言夫人多耀于人主，因而致退黜。虽见疑坠，犹存录其巧工。及吴亡，不知所在。（出王子年《拾遗记》）

区 纯

大兴中，衡阳区纯作鼠市。四方丈余，开四门，门有木人。纵四五鼠于中，欲出门，木人辄以椎椎之。（出《晋阳秋》）

水芝欹器

西魏文帝造二欹器。其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同处一盘。

盖有山，山有香气。别有一仙人持一金瓶，以临器上，以水灌山。则出于瓶而注于器，烟气通发山中，谓之“仙人欹器”也。其一为二荷，同处一盘，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于器。又为鳧雁蟾蜍以饰之，谓之“水芝欹器”。二盘各有一床一钵，钵圆而床方。中有人焉，言三才之象也。器如觥形，满则平。溢则倾。置之前殿，以警满盈焉。（原缺出处，明抄本作《三国典略》）

兰陵王

北齐兰陵王有巧思，为舞胡子。王意欲所劝，胡子则捧盞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出《朝野僉载》）

僧灵昭

北齐有沙门灵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于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杯，船即自住。上有木小儿抚掌，遂于丝竹相应。饮讫放杯，便有木人刺还。上饮若不尽，船终不去。未几，灵昭忽拊心，疑有刀刺，须臾吐血而终。

七宝镜台

胡太后使灵昭造七宝镜台。合有三十六室，别有一妇人，手各执锁。才下一关，三十六户一时自闭。若抽此关，诸门咸

启，妇人各出户前。（出《皇览》，《御览》七一七引作出《三国典略》）。

卷第二百二十六

伎巧二

水饰图经 观文殿 刘交 张崇 十二辰车 铜 樽 殷文亮
杨务廉 王琚 薛沓惑 马待封

水饰图经

炀帝别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会群臣于曲水，以观水饰。有神龟负八卦出河，进于伏牺；黄龙负图出河；玄龟衔符出洛；太鲈鱼衔篆图出翠妣之水，并授黄帝；黄帝斋于玄扈，凤鸟降于洛上；丹甲灵龟衔书出洛授苍颉；尧与舜坐舟于河，凤凰负图；赤龙载图出河，并授尧；龙马衔甲文出河授舜；尧与舜游河，值五老人；尧见四子于汾水之阳；舜渔于雷泽；陶于河滨；黄龙负黄符玺图出河授舜；舜与百工相和而歌，鱼跃于水；白面长人而鱼身，捧河图授禹，舞而入河；禹治水，应龙以尾画地，导决水之所出；凿龙门疏河，禹过江，黄龙负舟；玄夷苍水使者授禹山海经，遇两神女于泉上；帝天乙观洛，黄鱼双跃，化为黑玉赤文；姜嫄于河滨履臣人之迹，弃后稷于寒冰之上，鸟以翼荐而履之；王坐灵沼，于物鱼跃；太子发度河，赤文白鱼跃入王舟；武王渡孟津，操黄钺以麾阳侯之波；成王举舜礼，荣光幕河；穆天

子奏钧天乐于玄池，猎于澡津，获玄貉白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过九江，鼃龟为梁；涂脩国献昭王青凤丹鹄，饮于洛溪；王子晋吹笙于伊水，凤凰降；秦始皇入海，见海神；汉高祖隐芒碭山泽，上有紫云；武帝泛楼船于汾河，游昆明池，去大鱼之钩（“钩”字原缺，据黄本补。）游洛，水神上明珠及龙髓；汉桓帝游河，值青牛自河而出；曹瞒浴焦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杜预造河桥成，晋武帝临会，举酒劝预；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仙人酌醴泉之水；金人乘金船；苍文玄龟衔书出洛，青龙负书出河，并进于周公；吕望钓磻溪得玉璜，又钓卞溪获大鲤鱼，腹中得兵钤；齐桓公问愚公名；楚王渡江得萍实；秦昭王宴于河曲，金人捧水心剑造之；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澹台子羽过江，两龙夹舟；淄丘诩与水神战；周处斩蛟；屈原遇渔父；卞随投颍水；许由洗耳；赵简子值津吏女；孔子值河浴女子；秋胡妻赴水；孔愉放龟；庄惠观鱼；邓弘樵径还风。赵炳张盖过江；阳谷女子浴日；屈原沉汨罗水；巨灵开山；长鲸吞舟若此等总七十二势，皆刻木为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盘石，或乘宫殿。木人长二尺许，衣以绮罗，装以金碧。及作杂禽兽鱼鸟，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又间以妓航，与水饰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长一丈阔六尺。木人奏音声，击磬撞钟，弹筝鼓瑟，皆得成曲。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其妓航水饰，亦雕装奇妙。周旋曲池，同以水机使之。奇幻之异，出于意表。又作小舸子长八尺，七艘。木人长二尺许，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杯立于船头，一人捧酒钵次立，一人掌船在船后，二人荡桨在中央，绕曲水池。回曲之处，各坐侍宴宾客。其行酒船，随岸而行，行疾于水饰。水饰行绕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处即停住，擎酒

木人于船头伸手。遇酒，客取酒饮讫。还杯，木人受杯，回身向酒钵之人取杓斟酒满杯。船依式自行，每到坐客处，例皆如前法。此并约岸水中安机，如斯之妙，皆出自黄衰之思。宝时奉敕撰《水饰图经》，及检校良工图画。既成奏进，敕遣宝共黄衰相知。于苑内造此水饰，故得委悉见之。衰之巧性，今古罕俦。（出《大业拾遗记》）

观文殿

隋炀帝令造观文殿。前两厢为书堂，各十二间。堂前通为阁道。承殿，每一间十二宝厨。前设方五香重床，亦装以金玉。春夏铺九曲（“曲”字原缺，据黄本补。）象簟，秋设凤绫花褥，冬则加绵装须弥毡。帝幸书堂，或观书，其十二间内，南北通为闪电窗。零笼相望，雕刻之工，穷奇极之妙。金铺玉题，绮井华棖，辉映溢目。每三间开一方户，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当户地口施机。举驾将至，则有宫人擎香炉，在举前行。去户一丈，脚践机发，仙人乃下阁，捧幔而升，阁扇即开，书厨亦启，若自然，皆一机之力。举驾出，垂闭复常。诸房入户，式样如一。其所撰之书，属辞比事，条贯有序，文略理畅，互相明发。及抄写真正，文字之间，无点窜之误。装翦华净，可谓冠绝今古，旷世之名宝。自汉已来讫乎梁，文人才子，诸所撰著，无能及者。其新书之名，多是帝自制，每进一书，必加赏赐。（出《大业拾遗记》）

刘 交

幽州人刘交，戴长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置定，跨盘独立，见者不忍，女无惧色。后竟还扑杀。（出《朝野僉载》）

张 崇

唐巧人张崇者能作灰画腰带铰具。每一胯，大如钱。灰画烧之，见火即隐起。作龙鱼鸟兽之形，莫不悉备。（出《朝野僉载》）

十二辰车

则天如意中，海州进一匠，造十二辰车。回辕正南，则午门开，马头人出。四方回转，不爽毫厘。又作木火通，铁盏盛火，辗转不翻。（出《朝野僉载》）

铜 樽

韩王元嘉有一铜樽，背上贮酒而一足倚。满则正立，不满则倾。又为铜鸪，毡上摩之热则鸣，如真鸪之声。（出《朝野僉载》）

殷文亮

洛州殷文亮曾为县令，性巧好酒。刻木为人，衣以缁采。酌酒行觞，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应节。饮不尽，即木小儿不肯把；饮未竟，则木妓女歌管连催，此亦莫测其神妙也。（出《朝野僉载》）

杨务廉

将作大匠杨务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市人竞观，欲其作声。施省日盈数千矣。（出《朝野僉载》）

王 琚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为獭，沉于水中取鱼。引首而出，盖獭口中安饵为转关，以石绁之则沉，鱼取其饵，关即发，口合则衔鱼，石发则浮出。（出《朝野僉载》）

薛沅惑

薛沅惑者善投壶。龙跃隼飞，矫无遗箭。置壶于背后，却反矢以投之，百发百中。（出《朝野僉载》）

马待封

开元初修法驾，东海马待封能穷伎巧。于是指南车、记里鼓、相风鸟等，待封皆改修，其巧逾于古。待封又为皇后造妆具，中立镜台，台下两层，皆有门户。后将栉沐，启镜窗后，台下开门，有木妇人手执中栉至。后取已，木人即还。至于面脂妆粉，眉黛髻花，应所用物，皆木人执。继至，取毕即还，门户复闭。如是供给皆木人。后既妆罢，诸门皆合，乃持去。其妆台金银彩画，木妇人衣服装饰，穷极精妙焉。待封既造卤簿，又为后帝造妆台，如是数年。敕但给其用，竟不拜官，待封耻之。又奏请造欹器酒山扑满等物，许之。皆以白银造作。其酒山扑满中，机关运动。或四面开定，以纳风气。风气转动，有阴阳向背。则使其外泉流吐纳，以挹杯斗。酒使出入，皆若自然。巧逾造化矣。既成奏之。即属宫中有事，竟不召见。待封恨其数奇，于是变姓名，隐于西河山中。至开元末，待封从晋州来。自称道者吴锡也。常绝粒。与崔邑令李劲造酒山扑满欹器等。酒山立于盘中，其盘径四尺五寸，下有龟承盘，机运皆在龟腹内。盘中立山，山高三尺，峰峦殊妙。（盘以木为之，布漆其外，龟及山皆漆布脱空，彩画其外。山中虚，受酒三斗。）绕山皆列酒池，池外复有山围之。池中尽生荷，花及叶皆锻铁为之。花开叶舒，以代盘叶，设脯醢珍果佐酒之物于花叶中。山南半腹有龙，藏半身于山，开口吐酒。龙下大荷叶中，有杯承之，杯受四合。龙吐酒八分而止，当饮者即取之。饮酒若迟，山顶有重阁，阁门即开，有催酒人具衣冠执板而出。于是归盞于叶，龙复注之，酒使乃还，阁门即闭。如复迟者，使出如初。直至终宴，终无差失。山四面东西皆有龙吐酒。虽覆酒于池，池内有穴，潜引池中酒纳于山中。比席阑终饮，池中酒亦无遗矣。欹器二，在酒山左右，龙注酒其中。虚则欹，中则平，满则覆。则鲁庙所谓侑坐之器也。君子以诚盈满，孔

子观之以诚焉。杜预造欹器不成，前史所载。若吴赐也，造之如常器耳。（出《纪闻》）

卷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绝艺附）伎巧

华清池 重明枕 韩志和 绝艺 督君谟 李钦瑶
苏州游僧 江西人 僧灵鉴 张芬 河北将军 西蜀客 陟岵
寺僧 伎巧

华清池

玄宗于华清宫新广一池，制度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凤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于池中，仍以石梁横亘其上，而下莲花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凤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去之而莲花石梁尚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池数十间，屋宇环回。髹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檀香水船，致于其中。至楫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池中，垒瑟瑟及檀香木为山，状瀛洲方丈。（出《谭宾录》）

重明枕

元和八年，大轸国贡重明枕神锦衾。云其国在海东南三万里，当轸宿之位，故曰“大轸国”，合丘禺藁山，（“合丘禺藁山”，见《山海经》）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洁白逾于水精。中有楼台之状，四方有十道士持香执简，循环无已，谓之“行道真人”。其楼台瓦木丹青，真人簪帔，无不悉具，通莹焉如水睹物。神锦衾水蚕丝所织，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龙文凤彩，殆非人工。其国以五色石醵池塘，采大柘叶。饲蚕于池中。始生如蚁睫，游泳其间。及长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虽惊风疾吹不能动，大者可阔三四尺。而蚕经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茧。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国人缫之，以织神锦。亦谓之“灵泉丝”。上始览锦衾，与嫔御大笑曰：“此不足以为婴儿绷褓，曷能为我被耶？”使者曰：“此锦之丝，水蚕也，得水即舒。水火相返，遇火则缩。”遂于上前，令四官张之，以水一喷，即方二丈，五色灿烂，逾于向时。上叹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不亦然哉！”则却令以火逼之，须臾如故。（出《杜阳编》）

韩志和

穆宗朝，有飞龙士韩志和，本倭国人也。善雕木，作鸾、鹤、鸦、鹊之状，饮啄悲鸣，与真无异。以关捩置于腹内，发之则凌空奋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猫儿以捕雀鼠，飞龙使异其机巧。奏之，上睹而悦之。志和更雕踏床高数尺，其上饰之以金银采绘，谓之见龙床。置之则不见龙形，踏之则鳞鬣爪角俱出。始进，上以足履之，而龙夭矫若得云雨。上恐畏，遂令撤去。志和伏于上前，称臣愚昧，而

致有惊忤圣躬。臣愿别进薄伎，以娱陛下耳目，以赎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试为我出。”志和于怀中将出一桐木合方数寸。其中有物名蝇虎子，数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为五队，令舞《梁州》。上召国乐，以举其曲。而虎子盘回宛转，无不中节，每遇致词处，则隐隐如蝇声。及曲终，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志和臂虎子于指上，猎蝇于数步之内，如鹞擒雀，罕有不获者。上嘉其伎小有可观，即赐以杂彩银器。而志和出宫门，悉转施于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上于殿前种千叶牡丹，及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上每睹芳盛，叹人间未有。自是宫中每夜，即有黄白蝴蝶万数。飞集于花间，辉光照耀，达曙方去。宫人竞以罗巾扑之，无有不获者。上令张网于宫中，遂得数百。于殿内纵娼御追捉，以为娱乐。迟明视之，则皆金玉也。其状工巧，无以为比。而内人争用丝缕绊其脚，以为首饰，夜则光起于妆奁中。其夜开宝厨，视金屑玉屑藏内，将有化为蝶者，宫中方觉焉。（出《杜阳编》）

绝艺

督君谟

隋末有督君谟善闭目而射，志其目则中目。志其口则中口。有王灵智者学射于君谟。以为曲尽其妙，欲射杀君谟，独擅其美。君谟志一短刀，箭来辄截之。惟有一矢，君谟张口承之。遂啗其镞而笑曰：“汝学射三年，未教汝啗镞法。”《列子》，

具蝇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飞卫，巧过于师。纪昌又学射于飞卫，以征角之弧，朔逢之竿，射贯虱心。既尽飞卫之术，计天下敌己，一人而已。乃谋杀飞卫。相遇于野，二人交射，矢锋相触，坠地而坐不扬。飞卫之矢先穷，纪遗一矢。既发，飞卫以棘棘之端捍之，而无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请为父子。刻背为誓，不得告术于人。《孟子》曰：“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出《酉阳杂俎》）

李钦瑶

天宝末，有骑将李钦瑶者，弓矢绝伦。以劳累官至郡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中，隶临淮，与史思明相持于陕西。晨朝合战，临淮布阵徐进。去敌尚十许里，忽有一狐起于军前，踉跄而趋，若导引者。临淮不怪曰：“越王轼怒蛙，盖激励官军士耳。狐乃持疑妖邪之物，岂有前阵哉。”即付钦瑶以三矢，令取狐焉。钦瑶受命而驰，适有浅芜三二十亩，狐奔入其中。钦瑶逐之，歛有野雉惊起马足，径入云霄。钦瑶翻身仰射，一发而坠。然后鸣鞭逐狐，十步之内，拾矢又中。于是携二物以复命焉。举军欢呼，声振山谷。时回鹘列骑置阵于北原，其首领仅一二百辈。弃军飞马而来，争捧钦瑶，似为神异。仍谓曰：“尔非回鹘之甥。不然，何能弧矢之妙，乃得如此哉。”（出《集异记》）

苏州游僧

苏州重玄寺阁一角忽垫，计其扶荐之功，当用钱数千贯。有游僧曰：“不足劳人，请得一夫，斫木为楔，可以正之。”寺主从焉。游僧每食讫，辄取楔数十，执柯登阁，敲啄其间。未旬日，阁柱悉正。旧说圣善寺阁常贮醋十瓮，恐为蛟龙所伏，以致雷电。（出《国史补》）

江西人

江西人有善展竹，数节可成器。又有人熊葫芦，云翻葫芦易于翻鞠。（出《酉阳杂俎》）

僧灵鉴

贞元末，阆州僧灵鉴善弹，常自为弹丸，其弹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炭末三两，资末一两，榆皮半两，泔澱二勺，紫矿二两，细沙三分，藤纸五张，渴髭汁丰合，九味和捣三杵，齐丸之，阴干。郑汇为刺史时，有当家名寅，读书善饮酒，汇甚重之。寅常与灵鉴较角放弹。寅指一树节，相去数十步。曰“中之获五千。”寅自一发而中之，弹丸反射而不破。灵鉴控弦，百发百中，皆节陷而丸碎焉。（出《酉阳杂俎》）

张 芬

张芬曾为韦皋行军，曲艺过人。力举七尺碑，定双轮水碓。常于福感寺赶鞠，高及半塔。弹弓力五斗。常拣向阳巨笋，织竹笼之。随长旋培，常留寸许。度竹笼高四尺，然后放长。秋深，方去笼伐之。一尺十节，其色如金，用成弓焉。每涂墙方丈，弹成“天下太平”字。字体端研，如人摸成。（出《酉阳杂俎》）

河北将军

建中初，有河北将军姓夏，弯弓数百斤。常于球场中，累钱十余，走马，以击鞠杖击之。一击一钱飞起，高六七丈，其妙如此。又于新泥墙安棘刺数十，取烂豆，相去一丈，掷豆贯于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马书一纸。（出《酉阳杂俎》）

西蜀客

又张芬在韦皋幕中，有一客于宴席上，以筹碗中绿豆击蝇，十不失一。一座惊笑。芬曰：“无费吾豆。”遂指起蝇，拈其后脚，略无脱者。（出《酉阳杂俎》）

陟岵寺僧

荆州陟岵寺僧那照善射，每言照射之法。凡光长而摇者鹿；贴地而明灭者兔；低而不动者虎。又言夜格虎时，必见三虎并

来。狭者虎威，当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记其头所藉处，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时，必有虎来吼掷前后，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当得物如琥珀，盖虎目光沦入地所为也。（出《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二十八

博戏弈棋

羊玄保 王积薪 一行 韦延祐 日本王子 弹棋
汉成帝 魏文帝 藏钩 桓玄 高映 石旻 杂戏 弈棋

羊玄保

宋文帝善奕棋，常与太平羊玄保棋。玄保戏赌得宣城太守，当敕除以为虚受。（出《谈薮》）

王积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棋者王积薪从焉。蜀道隘狭。每行旅止息，道中之邮亭人舍，多为尊官有力之所先。积薪栖无所入，因沿溪深远，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妇姑，皆阖户，止给水火。才暝，妇姑皆阖户而休。积薪栖于檐下，夜阑不寝。忽闻堂内姑谓妇曰：“良宵无以适兴，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妇曰：“诺。”积薪私心奇之：堂内素无灯烛，又妇姑各在东西室。积薪乃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

置子矣。”姑应曰：“东五南十置子矣。”姑又曰：“起西八南十二置子矣。”姑又应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唯。夜将尽四更，积薪一一密记，其下止三十六。忽闻姑曰：“子已败矣，吾止胜九枰耳。”妇亦甘焉。积薪迟明，具衣冠请问。孤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积薪即出囊中局，尽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数，孤姥顾谓妇曰：“是子可教以常势耳。”妇乃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积薪即更求其说，孤姥笑曰：“止此亦无敌于人间矣。”积薪虔谢而别。行十数步，再诣，则失向来之室闾矣。自是积薪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记妇姑对敌之势，罄竭心力，较其九枰之胜，终不得也。因名“邓艾开蜀势”，至今棋图有焉，而世人终莫得而解矣。（出《集异记》）

一行

一行本不解奕棋，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棋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若念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可为国手。”晋罗什与人棋，拾敌死子，空处如龙凤形。或言王积薪对玄宗棋，局毕，悉持出。（出《酉阳杂俎》）

韦延祐

韦延祐围棋，与李士秀敌手。士秀惜其名，不肯先。宁输延祐筹，终饶两路。延祐本应明经学，道过大梁。其护戎知其善棋。表进之。遂因言江淮足棋人，就中弈棋明经者多解。

（出《嘉话录》）

日本王子

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上设百戏珍饌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待诏顾师言对手。王子出楸玉棋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真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谭池，池中出玉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更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及师言与之敌手，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即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回话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称国手。王子曰：“愿见第一。”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得见第一。今欲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第一，不如大国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下镇神头图”。（出《杜阳编》）

弹棋

汉成帝

汉成帝好蹺鞠，群臣以蹺鞠劳体，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刘向奏弹棋以献，上悦。赐

之青羔裘紫丝屨，服以朝覲。（出《小说》）

魏文帝

弹棋，魏宫内用装棋戏也。文帝为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低头拂棋，妙殆逾于帝。（出《世说》）

又文帝尝云：“予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妙。少时尝为之赋。昔京师妙工有二焉，合卿侯东方世安、张公子，常恨不得与之对也。”今弹棋用棋二十四色，色别贵贱。又魏戏法。先立一棋与局中，余者间白黑圆绕之，十八筹成都。（出《世说》）

藏 钩

旧言藏钩起于钩弋，盖依辛氏《三秦记》云：汉武钩弋夫人手拳，时人效之，目为藏钩也。殷敬顺《敬训》曰：彊与扼同，众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钩，乘一人，则来往于两朋，谓之譏鴟。《风土记》曰：藏钩之戏，分二曹以较胜负。若人偶则敌对；若奇，则使一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为飞鸟。又令为此戏，必于正月。据《风土记》，在腊祭后也。庾阐《藏钩赋》云：予以腊后，命中外以行钩为戏矣。（出《酉阳杂俎》）

桓 玄

殷仲堪与桓玄共藏钩，一朋百筹。桓朋欲不胜，唯余虎探在。顾恺之为殷仲堪参军，属病疾在廨。桓遣信，请顾起病，令射取虎探。即来，坐定。语顾云：“君可取钩。”顾答云：“赏百匹布，顾即取得钩。”桓朋遂胜。（出《渚宫故事》）

高 映

旧说，藏彊令人生离，或言占语有征也。举人高映，善意彊。殷成式常于荆州藏钩，每曹五十余人，十中其九。同曹钩亦知其处，当时疑有他术。访之，映言但意举止辞色，若察因视盗也。（出《酉阳杂俎》）

石 旻

山人石旻尤妙打彊。与张又新兄弟善。暇夜会客，因试其意彊，注之必中。张遂置钩于巾襞中，旻良久笑曰：“尽张空拳。”有顷眼钩，在张君幞头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后居扬州，段成式因识之。曾祈其术，石谓成式可先画人首数十，遣胡越异貌，辩其相当授。疑其见始，竟不及画。（出《酉阳杂俎》）

杂 戏

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于中，恶其矢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矢令还，一矢百余反，谓之为“骁”。言如博之弈棋，于辈中为骁杰也。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出《西京杂记》）

小戏中，于为局一枰，各布五子，角迟速。名“蹙融”。段成式读座右方，为之“蹙戎”。（出《酉阳杂俎》）

贞元中，董叔儒进博局并经一卷，颇有新意，不行于时。洛阳令崔师本又好为古文“樗捕”。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乃为卢，其彩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彩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彩十；全白为白，其彩八；四者贵彩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枭为二；擲为三。（二六者杂采也。）贵彩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彩则否。新加进六两彩。（出《国史补》）

贞元中，有杜劝好长行。皆有佳名，各记有轻妙。夏中用者为冷子，取其似蕉葛之轻健而名之。（出《嘉话录》）

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黄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六。天后尝梦双六不胜，狄梁公言宫中无子是也。后人新意，长行出焉。又有小双六、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之名，然无如长行也。临险易者，喻时事焉。适变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颇或耽玩，至于废庆吊，忘寝食。及博徒用之，于是强各争胜，谓之撩零。假借分画，谓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其工者近有谭镐、崔师本首出。围棋次于长行，其工者近有韦延祐、杨芑首出。如弹棋之戏甚古，法虽设，鲜有为之。其工者近有吉达、高越首出焉。（出《国史补》）

卷第二百二十九

器玩一

周穆王 周灵王 王子乔 方丈山 昆吾山 汉太上皇 汉武帝 轻玉罄 李夫人 吉光裘 西毒国 桂宫 西胡渠王 汉宣帝 刘表

周穆王

周穆王时，西戎献玉杯，光照一室。置杯于中庭，明日水满。杯香而甘美，斯仙人之器也。（出《十洲记》）

周灵王

周灵王二十三年起昆阳台。渠胥国来献玉骆驼高五尺，琥珀凤凰高六尺，火齐镜高三尺，暗中视物如昼，向镜则影应声。周人见之如神。灵王末，不知所之。（出《王子年拾遗记》）

王子乔

王子乔墓在京陵，战国时，有人盗发之。都无见，惟有一剑悬在圻中。欲取而剑作龙虎之声，遂不敢近。俄而径飞上天。《神仙经》云：真人去世，多以剑代。五百年后，剑亦能灵化。此其验也。（出《世说》）

方丈山

方丈山一名峦稚。东有龙场千里，玉瑶为林。龙常斗此处，膏血如流水。膏色黑者，著地坚凝如漆，而有紫光，可为宝器。（出《王子年拾遗记》）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地。掘深百丈，犹未及泉，惟见火光如星。地中多丹，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劲利，土亦刚而精。至越王句践，使工人以白牛马祠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则光昼暗。金阴物也，阴盛则阳灭。二名断水，以之划水，开而即不合。三名转魄，以之指月，则蟾兔为之侧转。四名悬翦，飞鸟游虫，遇触其刃，如斩截焉。五名惊鲛，以之泛海，则鲸鲵为之深入。六名灭魂，挟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见之则止。八名真刚，以之切玉断金，如刻削土木矣。以应八方之气铸之者。（出《王子年拾遗记》）精气炼铸而成。

汉太上皇

汉太上皇微时，常佩一刀长三尺。上有铭，其字虽难识，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时，作此物也。太上皇游丰沛山泽中，穷谷里有人欧冶铸。上皇息其傍，问曰：“此铸何器？”工人笑而答曰：“为天子铸剑，勿泄言。”上皇谓为戏言，了无疑色。工曰：“今所铸铁，钢砺难成。若得翁腰间佩刀，杂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克定天下。星精为辅佐，以歼三猾。水衰火盛，此为异兆也。”上皇曰：“余有此物，名为匕首，其利难俦。水断虬龙，陆斩虎兕。魑魅魍魉，莫难逢之。削玉镌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铸，虽欧冶专精，越工砥镞，终为鄙器。”上皇即解腰间匕首，以投于炉中。俄而烟焰冲天，日为之昼暗。及乎剑成，杀三牲衅祭之。铸工问上皇：“何时得此匕首。”曰：“秦昭襄王之时，余行，逢一野人于路。授余云：‘殷时灵物，世世相传。’上有古书，记其年月。”及剑成，工人规之，其铭面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剑授上皇，上皇以赐高祖。高祖长佩于身，以歼三猾。及天下已定，授吕后，藏于宝库之中。守藏者见白气如云，出于户外，如龙蛇，改其库名曰“灵金藏”。及诸吕擅权，白气亦灭。及惠帝即位，以此库贮禁兵器，改曰灵金内府。（出《王子年拾遗记》）

又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奉白玉玺，高祖斩白蛇剑。剑上皆用七采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其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十二年一加磨龙，刃上常若霜雪。开匣板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出《酉阳杂俎》）

汉武帝

孙氏《应瑞图》云：神鼎者文质精也。知吉凶，知存亡。能轻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自沸，不汲自满，中生五味。王者兴则出，衰则去。《说苑》云：孝武时，汾阴人得宝鼎，献之甘泉宫，群臣毕贺。上寿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吾丘寿王曰：“非周鼎。”上召问之：“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寿王对曰：“周德者，始于天授，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畅于天，下漏三泉。上天报应，鼎为周出。今汉继周，德泽显行，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而逾盛，天瑞并至。昔秦始皇亲求鼎于彭城而不得，天昭有德，神宝自至。此天所以遗汉，乃汉鼎，非周鼎也。”上曰：“善。”魏文帝《典论》亦云：“墨子曰，昔夏后启使飞廉折金，以精神于昆吾。使翁乙灼自若之龟，鼎成。四定而方，不灼自烹，不举自灭，不迁自行。”《拾遗录》云：“周末大乱，九鼎飞入天池。”《末世书论》云，入泗水，声转谬焉。（出《小说》）

轻玉磬

汉武帝起招仙阁于甘泉宫西，其上悬浮金轻玉之磬。浮金者，自浮水上。轻玉者，其质贞明而轻也。（出《洞冥记》）

李夫人

汉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拴头。自此宫人搔头皆用玉，为之贵焉。夫以象牙为篦，赐李夫人。（出《小说》）

吉光裘

汉武帝时，西成献吉光裘。入水数日不濡，入火不焦。元凤不道之时服此裘，以视朝焉。（出《十洲记》，明抄本作《西京杂记》）

西毒国

汉武帝时，西毒国献连环羈。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安在暗室中，尝照十余丈，其光如昼。（出《西京杂记》）

桂 宫

汉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杂宝屏风、杂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出《西京杂记》）

西胡渠王

汉武帝冢裏，先有玉箱瑶杖各一，是西胡渠王所献。帝平素常玩之。后有人扶风郿市买得二物，帝左右识而认之。说卖者形状，乃帝也。（出《异苑》）

汉宣帝

汉采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照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及即大位，每持此镜，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絨以戚里织成。一曰斜纹织成。宣帝崩，不知所在。（出《西京杂记》）

刘 表

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曰仲雅受六升，次曰季雅受五升。（出《魏文典论》）

卷第二百三十

器玩二

苏威 王度

苏 威

隋仆射苏威有镜殊精好。日月蚀既，镜亦昏黑无所见。威以左右所污，不以为意。他日，月蚀半缺，其镜亦半昏如之，于是始宝藏之。后柜中有声如雷，寻之乃镜声，无何而子夔死。后又有声而威败。其后不知所在。（出《传记》）

王 度

隋汾阴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师礼事之。临终，赠度以古镜曰：“持此则百邪远人。”度受而宝之。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之象形。”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举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绝。嗟乎，此则

非凡镜之所同也，宜其见赏高贤，自称灵物。侯生常云：“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法满月之数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镜也。”虽岁祀攸远，图书寂寞，而高入所述，不可诬矣。昔杨氏纳环，累代延庆。张公丧剑，其身亦终。今度遭世扰攘，居常郁快。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今具其异迹，列之于哀哉后。数千载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业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罢归河东，适遇侯生卒而得此镜。至其年六月，度归长安。至长乐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颇甚端丽，名曰鹦鹉。度既税驾，将整冠履，引镜自照。鹦鹉遥见，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问其故，雄云：“两月前，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时婢病甚，客便寄留，云还日当取。比不复来，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镜逼之。便云：“乞命。”即变形。度即掩镜曰：“汝先自叙，然后变形，当舍汝命。”婢再拜自陈云：“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大行变惑，罪合至死。遂为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间。为下邳陈思恭义女，蒙养甚厚，嫁鹦鹉与同乡人柴华。鹦鹉与华意不相愜，逃而东出韩城县。为行人李无傲所执，无傲粗暴丈夫也，遂将鹦鹉游行数岁。昨随至此，忽尔见留。不意遭逢天镜，隐形无路。”度又谓曰：“汝本老狸，变形为人，岂不害人也？”婢曰：“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度又谓曰：“欲舍汝可乎？”鹦鹉曰：“辱公厚赐，岂敢忘德。然天镜一照，不可逃形。但久为人形，差复故体。愿絀于匣，许尽醉而终。”度又谓曰：“絀镜于匣，汝不逃乎？”鹦鹉笑曰：“公适有美言，尚许相舍。絀镜而走，岂不终恩。但天镜一临，窜迹无路，惟希数刻之命，以尽一生之欢耳。”度登时为匣镜，又为致酒。悉召雄家邻里，与宴谑，婢顷大醉。奋衣

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一座惊叹。大业八年，四月一日，太阳亏。度时在台直，昼卧厅阁。觉日渐昏，诸吏告度以日蚀甚。整衣时，引镜出，自觉镜亦昏昧，无复光色。度以宝镜之作，合于阴阳光景之妙。不然，岂合以太阳失曜而宝镜亦无光乎？叹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渐明。比及日复，镜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后，每日月薄蚀，镜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侠者获一铜剑长四尺。剑连于靶，靶盘龙凤之状，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烁，非常物也。侠持过度曰：“此剑侠常试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数丈，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爱古，如饥如渴，愿与君今夕一试。”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霁，密闭一室，无复脱隙，与侠同宿。度亦出宝镜，置于座侧。俄而镜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视如昼。剑横其侧，无复光彩。侠大惊曰：“请内镜于匣。”度从其言。然后剑刀吐光，不过一二尺耳。侠抚剑叹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后每至月望，则出镜于暗室，光尝照数丈。若月影入室，则无光也。岂太阳太阴之耀，不可敌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欲为苏绰立传。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苏氏部曲。颇涉史传，略解属文。见度传草，因悲不自胜。度问其故，谓度曰：“豹生常受苏公厚遇，今见苏公言讫，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宝镜，是苏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遗苏公者，苏公爱之甚。苏公临亡之岁，戚戚不乐。常召苗生谓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镜当入谁手。今欲以蓍筮卦，先生幸观之也。’便顾豹生取蓍，苏公自揲布卦。卦讫。苏公曰：‘我死十余年，我家当失此镜，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动静有征。今河汾之间，往往有宝气与卦兆相合，镜其往彼

乎。’季子曰：‘亦为人所得乎？’苏公又详其卦云：‘先入侯家，复归王氏。过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讫涕泣。度问苏氏，果云旧有此镜。苏公死后，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为苏公传，亦具言其事于末篇。论苏公蓄筮绝伦，默而独用，谓此也。大业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见之，觉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为具食。坐语良久，胡僧谓勣曰：“檀越家似有绝世宝镜也，可得见耶？”勣曰：“法师何以得知之。”僧曰：“贫道受明录秘术，颇识宝气。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连日，绛气属月，此宝镜气也。贫道见之两年矣。今择良日，故欲一观。”勣出之，僧跪捧欣跃。又谓勣曰：“此镜有数种灵相，皆当未见。但以金膏涂之，珠粉拭之，举以照日，必影彻墙壁。”僧又叹息曰：“更作法试，应照见腑脏，所恨卒无药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复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无不获验。而胡僧遂不复见。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厅前有一枣树围可数丈，不知几百年矣。前后令至，皆祠谒此树，否则殃祸立及也。度以为妖由人兴，淫祀宜绝。县吏皆叩头请度，度不得已，为之以祀。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养成其势，乃密悬此镜于树之间。其夜二鼓许，闻其厅前磊落有声，若雷霆者。遂起视之，则风雨晦暝，缠绕此树。雷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鳞赤尾，绿头白角，额上有王字。身被数疮，死于树。度便下收镜，命吏出蛇，焚于县门外。仍掘树，树心有一穴，于地渐大，有巨蛇蟠泊之迹，既而坟之，妖怪遂绝。其年冬。度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粮，赈给陕东。时天下大饥，百姓疾病，莆陕之间，疠疫尤甚。有河北人张龙驹，为度下小吏。其家良贱数十口，一时遇疾。度悯之，赍此入其家，使龙驹持镜夜照。

诸病者见镜，皆惊起云：“见龙驹持一月来相照，光阴所及，如冰著体，冷彻腑脏。”即时热定，至晚并愈。以为无害于镜，而所济于众。令密持此心镜，遍巡百姓。其夜，镜于匣中冷然自鸣，声甚彻远，良久乃止。度心独怪。明早，龙驹来谓度曰：“龙驹昨忽梦一人，龙头蛇身，朱冠紫服。谓龙驹，‘我即镜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于君家，故来相诤，为我谢王公。百姓有罪，天与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后月，当渐愈，无为我苦。’”度感其灵怪，因此志之。至后月，病果渐愈，如其言也。大业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弃官归。又将遍游山水，以为长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乱，盗贼充斥，欲安之乎？且吾与汝同气，未尝远别。此行也，似将高蹈。昔尚子平游五岳，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贤，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对勣。勣曰：“意已决矣，必不可留。兄今之达人，当无所不体。孔子曰：‘匹夫不夺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过隙。得情则乐，失志则悲。安遂其欲，圣人之义也。”度不得已，与之决别。勣曰：“此别也，亦有所求。兄所宝镜，非尘俗物也。勣将抗志云路，勣踪烟霞，欲兄以此为赠。”度曰：“吾何惜于汝也。”即以与之。勣得镜遂行，不言所适。至大业十三年夏六月，始归长安，以镜归。谓度曰：“此镜真宝物也。辞兄之后，先游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坛。属日暮，遇一嵌岩。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栖息止焉。月夜二更后，有两人。一貌胡，须眉皓而瘦，称山公。一面阔，白须眉长，黑而矮，称毛生。谓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寻幽探穴访奇者。’二人坐，与勣谈久，往往有异义出于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潜后，开匣取镜。镜光出而二人失声俯伏。矮者化为龟，胡者化为猿。悬镜至晓，二身俱殒。龟身带绿毛，猿身带白毛。即入箕山，渡颍水。历太和，视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绿色。

问樵夫，曰：‘此灵湫耳，村间每八节祭之，以祈福佑。若一祭有阙，即池水出黑云大雹，浸堤坏阜。’勣引镜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尔池水腾出，池中不遗涓滴。可行二百余步，水落于地。有一鱼，可长丈余，粗细大于臂。首红额白，身作青黄间色，无鳞有涎，龙形蛇角。嘴尖，状如鲟鱼，动而有光。在于泥水，困而不能远去。勣谓鲛也，失水而无能为耳。刃而为炙，甚膏有味，以充数朝口腹。遂出于宋汴。汴主人张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声，实不堪忍。勣问其故，病来已经年岁，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闻女子声，遂开镜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杀。’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鸡死矣，乃是主人七八岁老鸡也。游江南。将渡广陵扬子江，忽暗云覆水，黑风波涌，舟子失容，虑有覆没。勣携镜上舟，照江中数步，明朗彻底，风云四敛，波涛遂息。须臾之间，达济天堑。跻摄山，趋芳岭。或攀绝顶，或入深洞。逢其群鸟环人而噪，数熊当路而蹲，以镜挥之，熊鸟奔骇。是时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涛声振吼，数百里而闻。舟人曰：‘涛既近，未可渡南。若不回舟，吾辈必葬鱼腹。’勣出镜照，江波不进，屹如云立。四面江水豁开五十余步，水渐清浅，鼃鼃散走。举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后却视，涛波洪涌，高数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览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彻，纤微皆见。林间宿鸟，惊而乱飞。还履会稽。逢异人张始鸾，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与陈永同归，更游豫章。见道士许藏秘，云是旌阳七代孙，有呪登刀履火之术，说妖怪之次。更言丰城县仓督李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识，藏秘疗之无效。勣故人曰赵丹有才器，任丰城县尉，勣因过之。丹命祗承人指勣停处，勣谓曰：‘欲得仓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敬为主礼。勣问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内

阁子，每至日晚，即靓妆衞服。黄昏后，即归所居阁子，灭灯烛。听之，窃与人言笑声，及至晓眠。非唤不觉，日日渐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妆梳，即欲自缢投井。无奈之何？勣谓敬曰：‘引示阁子之处。’其阁东有窗，恐其门闭固而难启，遂昼日先刻断窗棂四条，却以物支柱之如旧。至日暮，敬报勣曰：‘妆梳入阁矣。’至一更，听之，言笑自然。勣拔窗棂子，持镜入阁照之。三女叫云：‘杀我婿也。’初不见一物，县镜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长一尺三四寸，身无毛齿。有一老鼠，亦无毛齿，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宫，大如人手。身披鳞甲，灿烂五色，头上有两角，长可半寸，尾长五寸已上，尾头一寸色白，并于壁孔前死矣。从此疾愈。其后寻真至庐山，婆娑数月。或栖息长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连迹。举镜视之，莫不窜伏。庐山处士苏宾，奇识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来。谓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间。今宇宙丧乱，他乡未必可止。吾子此镜尚在，足下卫，幸速归家乡也。’勣然其言，即时北归，便游河北。夜梦镜谓勣曰：“我蒙卿兄厚礼，今当舍人间远去，欲得一别，卿请早归长安也。”勣梦中许之。及晓，独居思之，恍恍发悸。即时西首秦路。今既见兄，勣不负诺矣，终恐此灵物亦非兄所有。”数月，勣还河东。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哮虎吼，良久乃定。开匣视之，即失镜矣。（出《异闻集》）

卷第二百三十一

器玩三

张华 晋惠帝 许逊 陶贞白 张祖宅 唐仪 唐中宗 宋青
春 武胜之 李守泰 陈仲躬 曹王皋 渔人

张 华

晋张华，生性聪慧。好观奇异图纬之学，捃拾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里闾所说，撰《博物志》四百卷，奏武帝。帝曰：“卿才十倍万代，博识无伦。记事采言，多所浮妄。宜删翦无据，以见成交。昔仲尼删诗书，不（“不”字原缺，据《拾遗记》补）及鬼神幽昧之事，不言怪力乱神。今见卿此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繁于耳目也。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即于御前赐青铁砚。此铁是于阗国所献，铸为砚。又赐麟角管，此辽西国所献也。侧理纸万番，南越所献也。汉言“陟厘”，“陟厘”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斜侧，因为名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晋惠帝

晋惠帝元康三年，武库火。烧汉高祖斩白蛇剑、孔子履。咸见此剑穿屋飞去，莫知所向。（出《异苑》）

许 逊

西晋末，有旌阳县令许逊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蜃为患，旌阳没水，拔剑斩之，后不知所在。顷鱼人网得一石，甚鸣，击之，声闻数十里。唐朝赵王为洪州刺史，破之，得剑一双。视其铭，一有“许旌阳”字，一有“万仞”字。一有“万仞师”出焉。（出《朝野僉载》）

陶贞白

梁陶贞白所著《太清经》，一名《剑经》。凡学道术者，皆须有好剑镜随身。又说。干将、莫耶剑，皆以铜铸，非铁也。（出《尚书故实》）

又贞白隐居贝都山中，尝畜二刀，一名善胜，一名宝胜。往往飞去，人望之，如二条青蛇。本传具载。（出《芝田录》）

张祖宅

唐乾封年中，有人于镇州东野外，见二白兔。捕之，忽却入地，绝迹不见。乃于入处掘之，才三尺许，获铜剑一双，古制殊妙。于时长史张祖宅以闻。（出《朝野僉载》）

唐 仪

唐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砺等袋。彩帔为鱼形。结帛作之。取鱼之象，强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绝。景云之后，又复前饰。（出《朝野僉载》）

唐中宗

唐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常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出《朝野僉载》）

宋青春

唐开元中，河西骑将宋青春骁果暴戾，为众所推。西戎尝岁犯边境，青春每临阵，必独运剑大呼，执馘而旋，未尝中锋镝。西戎惮之，一军咸赖焉。后吐蕃大北，获生口数千。军帅令译问衣大虫皮者，尔何不能害之。答曰：“但见青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若叩铜铁，以为神助将军也。”青春乃知剑之灵。青春死后，剑为瓜州刺史季广琛所得。或风雨后，进光出室，环烛方丈。哥舒翰镇西凉，知之。求易以他宝，广琛不与。因赠之诗曰：“刻舟寻已化，弹铗未酬恩。”（出《酉阳杂俎》）

武胜之

唐开元末，太原武胜之为宣州司士，知静江事。忽于滩中见雷公践微云逐小黄蛇，盘绕滩上。静江夫戏投以石，中蛇，铿然作金声。雷公乃飞去，使人往视，得一铜剑。上有篆许旌阳斩蛟第三剑云。（出《广异记》）

李守泰

唐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日。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玄宗览而异之。进镜官扬州参军李守泰曰：“铸镜时，有一老人，自称姓龙名护。须发皓白，眉如丝，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随，年十岁，衣黑衣。龙护呼为玄冥。以五月朔忽来，神采有异，人莫之识。为镜匠吕晖曰，老人家住近，闻少年铸镜，暂来寓目。老人解造真龙，欲为少年制之，颇将愜于帝意。遂令玄冥入炉所，扃闭户牖，不令人到。经三日三夜，门左洞开。吕晖等二十人于院内搜觅，失龙护及玄冥所在。镜炉前获素书一纸，文字小隶云：镜龙长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气，禀五行也。纵横九寸，类九州分野。镜鼻如明月珠焉。开元皇帝圣通伸灵，吾遂降祉。斯镜可以辟邪，鉴万物。秦始皇之镜，无以加焉。歌曰：‘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野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上清仙子，来献圣聪。’”吕晖等遂移镜炉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时，乃于扬子江铸之。未铸前，天地清谧。兴造之际，左右江水忽高三十余尺，如雪山浮江，又闻龙吟，如笙簧之声，达于数十里。稽诸古老，自铸镜以来，未有如斯之异也。”帝诏有司，别掌此镜。至天宝七载，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亲幸龙堂祈之，不应。问昊天观

道士叶法善曰：“朕敬事神灵，以安百姓。今亢阳如此，朕甚忧之。亲临祈祷，不雨何也？卿见真龙否乎？”对曰：“臣亦曾见真龙，臣闻画龙四肢骨节，一处得以似真龙，即便有感应。用以祈祷，则雨立降。所以未灵验者，或不类真龙耳。”帝即诏中使孙知古，引法善于内库遍视之。忽见此镜，遂还奏曰：此镜龙真龙也。”帝幸凝阴殿，并召法善祈镜龙。顷刻间，见殿栋有白气两道，下近镜龙。龙鼻亦有白气，上近梁栋。须臾充满殿庭，遍散城内。甘雨大澍，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帝诏集贤待诏吴道子，图写镜龙，以赐法善。（出《异闻录》）

陈仲躬

唐天宝中，有陈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学，修词未成，携数千金，于洛阳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甚大，常溺人，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无所惧。仲躬常习学不出。月余日，有邻家取水女可十数岁，怪每日来于井上，则逾时不去，忽坠井而死。井水深，经宿，方索得尸。仲躬异之。闲日，窥于井上，忽见水中一女子。其形状少丽，依时样妆饰。以目仲躬，凝睇之际，以红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于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乃叹曰：“斯为溺人之由也。”遂不顾而退。后数月炎旱，此井水不减。忽一日水竭。清旦，有人叩门云：“敬元颖请谒。”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见者。衣绯绿之衣，其装饰铅粉，悉时制耳。仲躬与坐，讯曰：“卿何以杀人？”元颖曰：“妾非杀人者，此井有毒龙。自汉朝绛侯居于兹，遂穿此井。洛城内有五毒龙，斯其一也。缘与太一左右侍龙相得，每为蒙蔽。天命追征，多托故不赴集。好食人血，

自汉以来，杀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耗涸。某乃国初方坠于井，遂为龙所驱使。为妖惑以诱人，用供龙所食。甚于辛苦，情所非愿。昨为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龙神尺须集驾。昨夜子时，已朝太一矣。兼为河南旱，勘责三数日方回。今井内已无水，君子诚能命匠淘之，则获脱斯难矣。若然，愿终君子一生奉养。世间之事无不致。”言讫，便失所在。仲躬当时即命匠，命一亲信，与匠同入井。嘱曰：“但见异物即收。”至底无别物，唯获古铜镜一枚，阔七寸七分。仲躬令洗净，贮匣内。焚香以奉之，斯所谓敬元颖也。一更后，元颖忽自门而入，直造烛前设拜。谓仲躬曰：“谢生成之恩，照浊泥之下。某昔本师旷所铸十二镜之第七者也。其铸时，皆以日月为大小之差。元颖则七月七日午时铸者也。贞观中，为许敬宗婢兰荅所坠。以此井水深，兼毒龙气所苦，人入者闷绝，故不可取，遂为毒龙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获重见人间耳，然明晨内，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已用钱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颖曰：“但请君子饰装，一无忧也。”将辞去，仲躬复留之。问曰：“汝安得有红绿脂粉状乎？”对曰：“某变化无常，非可具述。”言讫，即无所见。明旦，忽有牙人叩户，兼领宅主来谒仲躬，便请移居，并夫役并足。未到斋时，前至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价数，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价值契本，一无遗缺。”并交割讫。后三日，其清化宅井，无故自崩。兼延及堂隅东厢，一时陷地。仲躬后文战累胜，为大官。有所要事，未尝不如移宅之效也。其镜背有二（“二”原作“三”，据《博异志》改。）十八字，皆科斗书。以今文推而写之曰：维晋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时，于首阳山前白龙潭铸成此镜。千年在世。于背上环书，一字管天文列宿。依方列之，则左有日而右有月。龟龙虎雀，并如其位。于鼻四旁题云，夷则之镜。

（出《博异志》）

曹王皋

唐嗣曹王皋有巧思，精于器用。为荆（荆原作邢，据本书卷二。五曹王皋条改。）州节度使，有羁旅士人怀二羯鼓棬，欲求通谒。先启于宾府，宾府观者咸讶议曰：“岂足尚耶？”对曰：“但启之，尚书当解矣。”及见，皋捧而叹曰：“不意今日获逢至宝。”指其钢勺之状，宾佐唯唯，或腹非之。皋曰：“诸公心未信乎？”命取食拌，自选其极平正者。令置棬于拌心，以油注棬中，棬满而油无涓滴渗漏。皋曰：“此必开元天宝中供御棬，不然无以至此。”问其所自，士人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众方深伏。宾府又潜问士人，“宜偿几何？”士人曰：“不过三万。”及遗金帛器皿，其直果称是焉。（出《羯鼓录》）

渔人

苏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贞元中，有渔人载小网。数船共十余人，下网取鱼，一无所获。网中得物，乃是镜而不甚大。渔者忿其无鱼，弃镜于水。移船下网，又得此镜。渔人异之，遂取其镜视之，才七八寸。照形悉见其筋骨脏腑，渍然可恶，其人闷绝而倒，众人大惊。其取镜鉴形者，即时皆倒，呕吐狼藉。其余一人，不敢取照，即以镜投之水中。良久，扶持倒吐者既醒，遂相与归家，以为妖怪。明日方理网罟，则所得鱼多于常

时数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询于故老，此镜在江湖，每数百年一出。人亦常见，但不知何精灵之所恃也。（出《原化记》）

卷第二百三十二

器玩四

符载 破山剑 扬州贡 郑云逵 张存 百合花 浙右渔人
元祯 李德裕 甘露僧 令狐绹 裴岳 荀諷 红沫 铁头
虔州刺史（以上五条原缺） 周邠 真阳观 陴湖渔者
文谷

符 载

唐符载文学武艺双绝，常畜一剑，神光照夜为昼。客游至淮浙，遇巨商舟艫，遭蛟作梗，不克前进。掷剑一挥，血洒如雨，舟舸安流而逝。后遇寒食，于人家裹柜粽，粗如桶，食刀不可用，以此剑断之讫。其剑无光，若顽铁，无所用矣。古人云：“千钩之弩，不为鼯鼠发机。”其此剑之谓乎。（出《芝田录》）

破山剑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剑，磨洗诣市。有胡人求买，初还一千，累上至百贯，士人不可。胡随至其家，爱玩不舍，遂至百万。

已克明日持直取剑。会夜佳月，士人与其妻持剑共视。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贵价。”庭中有捣帛石，以剑指之，石即中断。及明，胡载钱至。取剑视之，叹曰：“剑光已尽，何得如此。”不复买。士人诘之，胡曰：“此是破山剑，唯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宝山，今光芒顿尽，疑有所触。”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说其事，胡以十千买之而去。（出《广异记》）

扬州贡

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所铸也。或言无百炼者，六七十炼则止。易破难成，往往有鸣者。（出《国史补》）

郑云逵

唐郑云逵少时得一剑，鳞铁星铍，有时而吼。常庄居，横膝玩之。忽有一人从庭树窅然而下，紫衣朱帟，被发露剑而立。黑气周身，状如重雾。郑素有胆气，佯若不见。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异剑，愿借一观。”郑谓曰：“此凡铁耳。君居上界，岂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郑伺更良久，疾斫之，不中。刺坠黑气著地，数日方散。（出《酉阳杂俎》）

张 存

唐段成式，其友人温介云：大历中，高邮百姓张存以踏藕

为业。尝于陂中见旱藕稍大如臂，遂尽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穷，乃断之。中得一剑长二尺，色青无刃，存不之宝。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获焉。其藕无丝。（出《酉阳杂俎》）

百合花

唐元和末，海陵夏侯一庭前生百合花，大如常数倍，异之。因发其下，得臂匣十三重，各匣一镜。至第七者，光不触，照日光环一丈。其余规铜而已。（出《酉阳杂俎》）

浙右渔人

唐李德裕，长庆中，廉问浙右。会有渔人于秦淮垂机网下深处，忽觉力重，异于常时。及敛就水次，卒不获一鳞，但得古铜镜可尺余，光浮于波际。渔人取视之，历历尽见五脏六腑，血紫脉动，竦骇气魄。因腕战而坠。渔人偶话于旁舍，遂闻之于德裕。尽周岁，万计穷索水底，终不复得。（出《松窗录》）

元 祜

唐丞相元祜之镇江夏也，常秋夕登黄鹤楼。遥望其江之湄，有光若残星焉，遂令亲信一人往视之。其人棹小舟，直诣光所，乃钓船中也。询彼渔者，云：“适获一鲤，光则无之。”其人

乃携鲤而来。既登楼，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镜二，如钱大，而面相合。背则隐起双龙，虽小而鳞鬣爪角悉具。精巧且泽，常有光耀。公宝之，置卧内巾箱之中。及相国薨，镜亦亡去。（出《三水小牋》）

李德裕

唐太尉卫公李德裕，尝有老叟诣门。引五六辈舁巨桑木请谒焉，阖者不能拒之。德裕异而出见，叟曰：“此木某家宝之三世矣。某今年耄，感公之仁德，且好奇异，是以献耳。木中有奇宝，若能者断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计其年齿已老，或身已歿。子孙亦当得其旨。设非洛匠，无能有断之者。”公如其言，访于洛下，匠已殁矣。子随使而至。玩视良久曰：“可徐而断之。”因解为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鸽，羽翼嘴足，巨细毕备。匠料之微失，原薄不中，一鸽少其翼。公以形全者进之，自留其一。今犹在民间。水部员外卢延让，见太尉之孙，道其事。（出《录异记》）

甘露僧

唐润州甘露寺僧某者道行孤高，名重江左。李卫公德裕廉问曰，常与之游。及罢任，以方竹杖一枝留赠焉。方竹出大宛国，坚实而正方，节眼须牙，四面对出，实卫公之所宝也。及再镇浙右，其僧尚在。公问曰：“前所奉竹杖无恙否。”僧对曰：“已规圆而漆之矣。”公嗟惋弥日。（出《桂苑丛谈》）

令狐绹

唐丞相令狐绹因话奇异之物，自出铁筒，径不及寸，长四寸，内取小卷书于日中视之，乃九经并足。其纸即蜡浦团，其文匀小。首尾相似，其精妙难以言述。又倾其中，复展看轻绢一匹。度之四丈无少，秤之才及半两，视之似非人世所。（按“所”字下脱佚甚多，“返报”二字以下似系虔州刺使条下之下半，中脱裴岳等四条。）返报，太守惧。追叟欲加刑，叟曰：“乞使君不草草，某知书，褚辈只须此笔。乞先见相公书迹，然后创制。”太守示之，叟笑曰：“若如此，不消使君破三十钱者，且更寄五十管。如不称，甘鼎镬之罪。”仍乞械击，俟使回期。太守怒稍解，且述叟事。云：“睹相公神翰，宜此等笔。”相府得之，试染翰甚佳。复书云：“笔大可意，宜优赐匠人也。”太守喜，以束帛赠叟而遣之。（出《芝田录》）

周 邯

唐周邯自蜀沿流，尝市得一奴，名曰水精，善于探水，乃昆仑白水之属也。邯疑瞿塘之深，命水精探之。移时方出，云：“其下有关，不可越渡，但得金珠而已。”每遇深水潭洞，皆命奴探之，多得宝物。闻汴州八角井多有龙神，时有异手出于井面。欲使水精探之，而犹豫未果。其友邵泽有利剑，常自神之。解剑授奴，遣之入井。邯与泽于外以俟之，悄然经久，忽见水精高跃出井，未及投岸，有大金手拿之复入，剑与奴自此并失。邯悲其水精，泽恨其宝剑，终莫穷其事。他日，有人谓邯曰：“此井乃龙神所处，水府灵司。岂得辄犯，可祭而谢

之。”邨乃祭谢而去。（出《原化记》，明抄本作《录异记》，《类说》三十二引作出《传奇》）

真阳观

新浙县有真阳观者，即许真君弟子曾真人得道之所。其常住有庄田，颇为邑民侵据。唐僖宗朝，南平王钟传据江西八州之地。时观内因修元斋，忽有一香炉自天而下。其炉高三尺，下有一盘。盘内出莲花一枝，花有十二叶。叶间隐出一物，即十二属也。炉顶上有一仙人，戴远游之冠，着云霞之衣，相仪端妙。左手搯颐，右手垂膝，坐一小盘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桧之状，雕刊奇怪，非人工所及也。其初降时，凡有邑民侵据本观庄田，即蜚于田所，放大光明。邑民惊惧，即以其田还观，莫敢逗留。南平王闻其灵异，遣使取炉，至江西供养。忽一日失炉，寻之却至旧观。道俗目之为瑞炉。故丞相乐安公孙偓南迁，路经此观。留题。末句云：“好是步虚明月夜，瑞炉蜚下醮坛前。”其瑞炉比如金色，轻重不定。寻常举之，只可及六七斤。曾有一盗者窃之，虽数人亦不能举。至今犹在本观，而不能复蜚矣。（出《玉堂闲话》）

陴湖渔者

徐宿之界有陴湖周数百里。两州之莞薊萑苇，迨芰荷之类，赖以资之。唐天佑中，有渔者于网中获铁镜，亦不甚涩，光犹可鉴面，阔六五寸，携以归家。忽有一僧及门，谓渔者曰：“君

有异物，可相示乎。”答曰：“无之。”僧曰：“闻君获铁镜，即其物也。”遂出之。僧曰：“君但却将往所得之处照之，看有何睹。”如其言而往照，见湖中无数甲兵。渔者大骇，复沉于水。僧亦失之。耆老相传，湖本陴州沦陷所致，图籍亦无载焉。（原缺出处，明抄本作《玉堂闲话》）

文 谷

伪蜀词人文谷，好古之士也。尝诣中书舍人刘光祚，喜曰：“今日方与二客为约，看予桃核杯。”文方欲问其由，客至。乃青城山道士刘云，次乃升宫客沈默也。刘谓之曰：“文员外亦奇士。”因令取桃核杯出视之。杯阔尺余，纹彩灿然，真蟠桃之实也。刘云：“予少年时，常游华岳。逢一道士，以此核取瀑泉盥洗，予睹之惊骇。”道士笑曰：“尔意欲之耶。”即以半片见授。予宝之有年矣。道士刘云出一白石，圆如鸡子。其上有文彩，隐出如画，乃是二童子，持节引仙人，眉目毛发，冠履衣帔，纤悉皆具。云：“于麻姑洞石穴中得之。”沈默亦出一石，阔一寸余，长二寸五分。上隐出盘龙，鳞角爪鬣，无不周备。云：“于巫峡山中得之。文谷一日尽睹此奇物，幸矣。”（出《野人闲话》）

卷第二百三十三

酒（酒量、嗜酒附）

千日酒 擒奸酒 若下酒 昆仑觞 碧筒酒 九酝酒 消肠酒
青田酒 粘雨酒 酒名 南方酒 李景让 夏侯孜 孙会
宗 陆扈 酒量 山涛 周顗 裴弘泰 王源中 嗜酒
徐邈 刘伶 酒臭

千日酒

昔有人名玄石，从中山酒家沽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语其节。至家醉卧，不醒数日。家人不知，以为死也，具棺殓葬之。酒家至千日，乃忆玄石前来沽酒，醉当醒矣。遂往索玄石家而问之，云：“石亡已三年，今服阕矣。”于是与家人至玄石墓，掘冢开视，玄始醒，起于棺中。（出《博物志》）

擒奸酒

河东人刘白坠者善于酿酒。六月中时暑赫，刘以罌贮酒，曝于日中。经一旬，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不易醒。京师朝贵出郡者，远相饷餽，逾于千里。以其可至远，号曰“鹤觞”，

亦名“骑驴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鸿宾带酒之任。路中夜逢劫盗，盗饮之皆醉，遂备擒获。因此复名“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出《伽蓝记》）

若下酒

《舆地志》：村人取若下水以酿酒，醇美。俗称“若下酒”。张协士所云：“荆州乌程，豫北竹叶。”即此是也。（出《十道记》）

昆仑觞

魏贾搢家累千金，博学善著作。有苍头善别水，常令乘小舟于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过七八升。经宿，器中色如绛。以酿酒，名“昆仑觞”，酒之芳味，世间所绝。曾以三十斛上魏庄帝。（出《酉阳杂俎》）

碧筒酒

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恧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筒”。历下效之，言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出《酉阳杂俎》）

九酝酒

张华既贵，有少时知识来候之。华与共饮九酝酒，为酣畅，其夜醉眠。华常饮此酒，醉眠后，辄敕左右，转侧至觉。是夕，忘敕之。左右依常时为张公转侧，其友人无人为之。至明，友人犹不起。华咄云：“此必死矣。”使视之，酒果穿肠流，床下滂沱。（出《世说》）

消肠酒

张华为醇酒，煮三薇以渍曲蘖。蘖出西羌，曲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麦，四月火星出，获麦而食之。蘖用水渍，三夕而麦生萌芽。以平旦时鸡初鸣而用之，俗人呼为鸡鸣麦。以酿酒，清美鬯。久含令人齿动，若大醉不摇荡，使人肝肠烂，当时谓之消肠酒。或云，醇酒可为长宵之乐。二说声同而事异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青田酒

乌孙国有青田核，莫知其树与实。而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刘章曾得二枚，集宾设之，可供二十人。一核方尽，一核所盛，复中饮矣。唯不可久置，久则味苦难饮。因名其核曰“青田壶”，酒曰“青田酒”。（出《古今注》）

粘雨酒

石虎于大武殿前起楼，高四十丈。结珠为帘，垂五色玉珮。上有铜龙，腹空，盛数百斛酒。使胡人于楼上喫酒，风至，望之如云雾。名曰“粘雨台”，使以洒尘。（出《拾遗录》）

酒 名

酒名：郢之富水，乌城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桃，岭南之灵溪博罗，宜成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之郎官清。河汉之（《国史补》“河汉之”作“阿婆清又有”）三勒浆，其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出《国史补》）

南方酒

新州多美酒。南方酒不用曲蘖，杵米为粉，以众草叶胡蔓草汁漉，（南人呼“野葛”为“胡蔓草”）大如卵，置蓬蒿中阴蔽，经月而成。用此合糯为酒。故剧饮之后，既醒，犹头热漉漉，有毒草故也。南方饮既烧。即实酒满瓮，泥其上，以火烧方熟。不然，不中饮。既烧即揭瓶趋虚，泥固犹存。沽者无能知美恶，就泥上钻小穴可容筋，以细筒插穴中，沽者就吮筒上，以尝酒味，俗谓之“滴淋”。无赖小民空手入市，遍就酒家滴淋，皆言不中，取醉而返。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时，置酒罍，密固其上，瘞于陂中。至春涨水满，

不复发矣。候女将嫁，因决陂水，取供贺客。南人谓之“女酒”。味绝美，居常不可致也。（出《投荒杂录》）

李景让

大中年，丞郎宴席，蒋伸在座。忽斟一杯言曰：“席上有孝于家，忠于国，及名重于时者，饮此爵。”众皆肃然，无敢举者。独李公景让起引此爵，蒋曰：“此宜其然。”（出《卢氏杂说》）

夏侯孜

崔郢为京尹日，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饮，众人皆延之。时谯公夏侯孜为户部使，问曰：“尹曾任给舍否？”崔曰：“无。”谯公曰：“若不曾历给舍，京光尹不合冲丞郎宴。命酒糺来，命下筹，且吃罚爵。”取三大器物。引满饮之。良久方起。（出《卢氏杂说》）

孙会宗

唐孙会宗仆射，即渥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内外亲表开宴。有一甥侄为朝官，后至。及中门，见绯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漉，咄咄而出。不相识。顷即席，说于主人。讶无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时，阶上酹酒，草草倾泼也。自此每酹酒，止则

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孙氏始，今人三酹非也。（出《北梦琐言》）

陆 宸

陆相宸出典夷陵时，有士子修谒。相国与之从容，因命酒酌劝。此子辞曰：“天性不饮酒。”相曰：“诚如所言，已校五分矣。盖平生悔吝有十分，不为酒困，自然减半也。”（出《北梦琐言》）

酒量

山 涛

山涛字巨源，饮酒量至八斗。武帝欲试之，使人私默以记之，至量而醉。（出《晋书》）

周 顗

周顗字伯仁，饮酒至量一石。及过江，虽日醉，每恨无对。偶有归对北来，顗遇之，为忻然。乃置酒二石共饮，各大醉。及醒，顗使人视，客已腐肋而死矣。（出《晋书》）

裴弘泰

唐裴均之镇襄州，裴弘泰为郑滑馆驿讫官，充聘于汉南。遇大宴，为宾司所漏。及设会，均令走屈郑滑裴讫官。弘泰奔至，均不悦。责曰：“君何来之后，大涉不敬。酌后至酒，已投乱筹。”弘泰谢曰：“都不见客司报宴，非敢慢也。叔父舍罪，请在座银器，尽斟酒满之。器随饮以赐弘泰，可乎？”合座壮之，均亦许焉。弘泰次第揭座上小爵，以至觥船。凡饮皆竭，随饮讫。即置于，须臾盈满。筵中有银海，受一斗以上，其内酒亦满。弘泰以手捧而饮，饮讫。目吏人，将海覆地，以足踏之，卷抱而出，即索马归驿。均以弘泰纳饮器稍多，色不恡。午后宴散，均又思弘泰之饮，必为酒过度所伤，忧之。迨暮，令人视饮后所为。使者见弘泰戴纱帽，于汉阴驿厅，箕踞而坐。召匠秤得器物，计二百余两。均不觉大笑。明日再饮，回车日，赠遗甚厚。（出《乾鐸子》）

王源中

王源中，文宗时为翰林承旨。暇日，与诸昆季蹴鞠于太平里第。球子击起，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讶之。源中具以上闻，上曰：“卿大雍睦。”命赐酒二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许，宣今并碗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容。（出《摭言》）

嗜酒

徐 邈

魏徐邈字景山，为尚书郎。时禁酒，邈私饮沉醉。从事赵达问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太祖，太祖甚怒。鲜于辅曰：“醉人谓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乃得免罪。（出《异苑》）

刘 伶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锺随之。曰：“死便埋我。”其遗形如此。渴甚，求酒于妻。妻藏酒弃器，谏曰：“非养生之道，宜断之。”伶曰：“善。当祝鬼神自誓，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醒。妇人之言，必不可听。”于是酌酒御肉，块然复醉。（出《晋书》）

酒 臭

义宁初，一县丞衣纓之胄。年少时，甚有丰采。涉猎书史，兼有文性。其后沉湎于酒，老而弥笃。日饮数升，略无醒时。得病将终，酒臭闻于数里，远近惊愕，不知所由。如此一旬，此人遂卒。故释典戒酒，令人昏痴。今临亡酒臭，彰其入恶道而。（出《五行记》）

卷第二百三十四

食（能食、菲食附）

吴饌 御厨 五侯鯖 刘孝仪 鮓议 鮓表 热洛河
名食 败障泥 尚食令 大饼 能食 范汪 宋明帝
苻坚三将 菲食 茅容 陆机 羊曼

吴 饌

吴郡献海鮓乾鮓四瓶，瓶容一斗。浸一斗，可得径尺数盘。并状奏作乾鮓法。帝示群臣云：“昔术人介象于殿庭钓得海鱼，此幻化耳。亦何足为异？今日之鮓，乃是真海鱼所作，来自数千里，亦是一时奇味。”虞世基对曰：“术人之鱼既幻，其鮓固亦不真。”出数盘以赐达官。作乾鮓之法：当五六月盛热之日，于海取得鮓鱼。大者长四五尺，鳞细而紫色，无细骨不腥者。捕得之，即于海船之上作鮓。去其皮骨，取其精肉缕切。随成随晒，三四日，须极干，以新白瓷瓶，未经水者盛之。密封泥，勿令风入，经五六十日，不异新者。取啖之时，并出乾鮓，以布裹，大瓮盛水渍之，三刻久出，带布沥却水，则皦然。散置盘上，如新鮓无别。细切香柔叶铺上，筋拨令调匀进之。海鱼体性不腥，然鮓鮓鱼肉软而白色，经干又和以青叶，暂然极可噉。又献海虾子三十梃。梃长一尺，阔一寸，厚一寸

许，甚精美。作之法：取海白虾有子者，每三五斗置密竹篮中，于大盆内以水淋洗。虾子在虾腹下，赤如覆盆子，则随水从篮目中下。通计虾一石，可得子五升，从盆内漉出。缝布作小袋子，如径寸半竹大，长二尺。以虾子满之，急击头，随袋多少，以末盐封之，周厚数寸。经一日夜出晒，夜则平板压之，明日又出晒。夜以前压十日干，则拆破袋，出虾子艇。色如赤琉璃，光彻而肥美，盐于鲮鱼数倍。又献鲛鱼含肚千头，极精好。作之法：当六月七月盛热之时，取鲛鱼长二尺许，去鳞净洗。停二日，待鱼腹胀起，方从口抽出肠，去腮留目。满腹内纳盐竟，即以末盐封周遍，厚数寸。经宿，乃以水净洗。日则曝，夜则收还。安平板上，又以板置石压之。明日又晒，夜还压。如此五六日乾，即纳乾瓷瓮，封口。经二十日出之，其皮色光彻，有如黄油，肉乾则如糗。又如沙棋之苏者，微醺而有味，味美于石首含肚。然石首含肚亦年常入献，而肉强不及。此法出自随口味使大都督杜济，济会稽人，能别味，善于盐梅。亦古之符郎，今之谢讽也。（出《大业拾遗记》）

又吴郡献松江鲈鱼乾鲙六瓶，瓶容一斗。作鲙法，一同鲛。然作鲈鱼鲙，须八九月霜下之时。收鲈鱼三尺以下者作乾鲙，浸渍讫，布裹沥水令尽，散置盘内。取香柔花叶，相间细切，和鲙拨令调匀。霜后鲈鱼，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玉鲙”，东南之佳味也。紫花碧叶，间以素鲙，亦鲜洁可观。吴郡又献蜜蟹三千头，作如糖蟹法。蜜拥剑四瓮。拥剑似蟹而小，二螯偏大。《吴郡赋》所谓“乌贼拥剑”是也。（出《大业拾遗记》）

御厨进饌，凡器用有少府监进者。用九竹食，以牙盘九枚，装食味于其间。置上前，亦谓之看食。见京都人说，两军每行从进食，及其宴设，多食鸡鹅之类。就中爱食子鹅，鹅每只价值二三千。每有设，据人数取鹅。燂去毛，及去五脏，酿以肉及糯米饭，五味调和。先取羊一口，亦燂剥，去肠胃。置鹅于羊中，缝合炙之。羊肉若熟，便堪去却羊。取鹅浑食之，谓之“浑羊殄忽”。翰林学士每遇赐食，有物若毕罗，形粗大，滋味香美，呼为“诸王修事”。（出《卢氏杂说》）

五侯鯖

娄护字君卿，历游五侯之门。每旦，五侯家各遗饌之。君卿口厌滋味，乃试合五侯所饌之鯖而食，甚美。世所谓“五侯鯖”，君卿所致。（出《语林》）

或云，护兼善五侯，不偏食。故合而为之鯖也。（出《世说》）

又五侯不相能，宾客不得往来。娄护丰辞，传会五侯间。各得其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鯖，世称“五侯鯖”，以为奇味焉。（出《西京杂记》）

刘孝仪

梁刘孝仪食鯖鲈曰：“五侯九伯，今尽征之。”魏使崔劼、李骞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应已得分陕。”骞曰：“若然，中丞四履，当至穆陵。”孝仪曰：“邕中鹿尾，乃酒肴

之最。”劼曰：“生鱼熊掌，孟子所称。鸡跖猩唇，吕氏所问。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载书籍，每用为恨。”孝仪曰：“实自如此，或古今好尚不同。梁贺季曰：‘青州蟹黄。乃为郑氏所记。’此物不书，未解所以。”骞曰：“郑亦称益州鹿尾，但未是尾耳。”（出《酉阳杂俎》）

鮓 议

何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后稍欲去其甚者，犹食白鱼鮓腊糖蟹，使门人议之。学士钟岍议曰：“鮓之就腊，骤于屈申；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惻怛。至于车螯蚶蜊，眉目内缺，惭浑沦之奇。唇吻外絨，非金人之慎。不荣不悴，曾草木之不若；无馨无臭，与瓦砾而何异。故宜长充庖厨，永为口实。”（出《酉阳杂俎》）

鮓 表

后梁韦林，京兆人。南迁于襄阳，天保中为舍人。涉猎有才藻，善剧谈。尝为鮓表以讥刺时人。其词曰：“臣鮓言：‘伏见除书，以臣为糝敖将军，油蒸校尉，臞州刺史。脯腊如故。肃承将命，含灰屏息，凭笼临鼎，载战载兢。臣美愧夏鲮，味惭冬鲤。常恐鲑腹之讥，惧貽鳖岩（五甘反。）之诮。是以嗽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赏殊临。曲蒙钧拔，遂得超升绮席，忝预玉盘，远厕玳筵。猥颁象箸，泽覃紫腴，恩加黄腹。方当鸣姜动桂，纡苏佩檔。轻瓢才动，则枢盘如烟。浓汁暂停，则

兰肴成列。宛转绿脐之中，逍遥朱唇之内。衔恩噬泽，九殒弗辞。无任屏营之诚，谨诣铜铛门，奉表致谢以闻。”诏答曰：“省表具悉。卿池沼缙绅，陂渠俊乂。穿蒲入苻，肥滑有闻。允堪兹选，无劳致谢。”（出《酉阳杂俎》）

热洛河

玄宗命射生官射鲜鹿，取血煎鹿肠。食之，谓之“热洛河”，赐安禄山及哥舒翰。（出《卢氏杂说》）

名 食

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其汤不肥，可以瀹茗；庾家粽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饴饠，其色不变；又能造冷胡突，鲙鳢鱼臄，连蒸獐獐皮索饼。将军曲良翰能为驴鬃驼峰炙。（出《酉阳杂俎》）

败障泥

贞元中，有一将军家出饭食。每说：“无物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尝取败障泥胡盪，修理食之，其味佳。（出《酉阳杂俎》）

尚食令

冯给事入中书祇候宰相，见一老官人衣绯，在中书门立，候通报。时夏谯公为相，留坐论事多时。及出，日势已晚，其官人犹尚在。乃遣人问是何官。官人近前相见曰：“某新除尚食局令，有事相见相公。”因令省官通之。官人入，给事偶未去。官人见宰相了，出谢云：“若非给事恩遇，某无因得见相公。某是尚食局造包子手，不知给事宅在何处？”曰：“在亲仁坊。”曰：“欲说薄艺，但不知给事何日在宅？”曰：“来日当奉候。然欲相访，要何物。”曰：“要大台盘一只，木楔子三五十枚，及油铛灰火，好麻油一二斗，南枣烂面少许。”给事素精于饮馔，归宅便令排比。乃垂帘，家口同观之。至日初出，果秉简而入。坐饮茶一瓯，便起出厅。脱衫靴带，小帽子，青半肩，三幅袴，花檐袜肚，锦臂沟。遂四面看台盘，有不平处，以一楔填之，后其平正。然后取油铛烂面等调停。袜肚中取出银盒一枚，银篦子银笊篱各一。候油煎熟，于盒中取包子赚。以手于烂面中团之，五指间各有面透出。以篦子刮郤，便置包子于铛中。候熟，以笊篱漉出。以新汲水中良久，郤投油铛中，三五沸取出。抛台盘上，旋转不定，以太圆故也。其味脆美，不可名状。（出《卢氏杂说》）

大 饼

王蜀时，有赵雄武者，众号赵大饼。累典名郡，为一时之富豪。严洁奉身，精于饮馔。居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中有二婢执役，常厨者十余辈，皆着窄袖鲜洁衣装。事一餐，邀

一客，必水陆俱备。虽王侯之家，不得相倣焉。有能造大饼，每三斗面擗一枚，大于数间屋。或大内宴聚，或豪家有广筵，多于众宾内献一枚。裁剖用之，皆有余矣。虽亲密懿分，莫知擗造之法，以此得大饼之号。（出《北梦琐言》）

能食

范 汪

晋范汪能噉生梅。有人致一斛，汪食之，须臾而尽。（出《晋书》）

宋明帝

宋明帝韦彧，能食蜜渍鯪鲙，一食数升。噉猪肉炙，常至二百块。（出《宋书》）

苻坚三将

苻坚以乞活夏默为左镇郎，胡人护磨那为右镇郎，奄人申香为拂盖郎。并身長一丈三尺，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饭一石，肉三十斤。（出《前秦录》）

菲食

茅 容

后汉茅容字季伟，郭林宗曾寓宿焉。及明旦，容杀鸡为馔，林宗初以为已设。既而容独以供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因起拜之曰：“卿贤乎哉。”劝之就学，竟以成德。（出《陈留耆旧传》）

陆 机

陆机诣王武子，有数斛羊酪。指示陆曰：“卿江东无敌此。”曰：“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出《世说》）

羊 曼

晋羊曼为丹阳尹。时朝士过江，初拜官，必饰供馔。曼拜丹阳尹，客来早者得佳设，日晏即渐罄，不复精珍。随客早晚，不问贵贱。有羊固者拜临海太守。备馔，竟日皆精，虽晚至者，犹有盛馔。论者以固之丰腆，不如曼之真率也。（出《晋书》）

卷第二百三十五

交友

宗世林 祢衡 荀巨伯 管宁 竹林七贤 嵇康 山涛 王安
期 王敦 孙伯翳 湘东王绎 唐霍王元轨 王方翼 吴少
微 张说 柳芳 杜佑 李舟 白居易 许棠 陆龟蒙 颜
荛

宗世林

汉末，南阳宗世林与魏武同时，而薄其为人，不与交。及武帝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即忤旨见疏，位不配德。而文帝兄弟每造其门，必拜床下。其礼重如此。（出《世说》）

祢衡

祢衡字正平，少与孔文举作尔汝之交。时衡未二十，而文举已五十余矣。（出《本传》）

荀巨伯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伯曰：“吾且死矣，子可去。”伯曰：“远来视子，令有难而舍之去，岂伯行耶。”贼既至，谓伯曰：“大军至此，一郡俱空。汝何人？独止耶。”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宁以己身代友人之命。”贼闻其言，异之。乃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乃偃而退，一郡获全。（出《殷芸小说》）

管宁

魏管宁与华歆友善。尝共园中锄菜，见地有黄金一片。管挥锄不顾，与瓦石无异；管读书如故，华捉而掷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者过门，华废书出看；管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出《世说》，明抄本作《殷芸小说》）

竹林七贤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相比。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之竹林七贤。（出《世说》）

嵇康

嵇康素与吕安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来，值康不在。兄喜出迎，安不前。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悟。康至云：“凤凡鸟也。”（出《语林》）

山 涛

山涛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涛与二人异于常交，问之。涛曰：“当年可以友者，唯此二人。”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赵狐。意欲窥之，可乎？”涛曰：“可。”他日二人来，劝涛止之宿，具酒食。妻穿墙视之，达旦忘返。涛入曰：“二人何如？”曰：“君才致不如，正当以识度耳。”涛曰：“伊辈亦以我识度为胜。”（出《世说》）

王安期

晋太傅东海王越，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旨音。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出《世说》）

王 敦

庾亮见王敦问曰：“闻君有四友，何者为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彦国。我平故当最劣。”庾曰：

“似未劣。”又问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庾曰：“何者是。”王曰：“噫，左右蹶庾公知足。”乃止。（出《世说》）

孙伯翳

齐太原孙伯翳家贫，尝映雪读书。放情物外，栖志丘壑。与王令君亮、范将军云，为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职相处。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风烛。宜怡神养性，琴酒寄情。安能栖栖役曳若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出《谈薮》）

湘东王绎

梁湘东王绎，博览群书，才辨冠世。不好声色，爱重名贤。与河东裴子野、兰陵萧子云，为布衣之交。（出《谈薮》）

唐霍王元轨

唐霍王元轨，高祖第十四子也。谨慎自守，不妄接士。在徐州，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或问玄平，王之所长。玄平曰：“无。”问者怪而诘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见其长。至于霍王，无所不备，吾何以称之哉。”（出《谭宾录》）

王方翼

凉州长史赵持满，与长孙无忌亲。许敬宗既陷无忌，惧持满为己患，乃诬其同反。追至京拷讯。叹曰：“身可杀，辞不可辱。”吏为代占而结奏，遂死狱中。尸于城西，亲戚莫敢收视者。王方翼叹曰：“栾布之哭彭越，大义也。周文之掩朽骸，至仁也。绝友之义，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礼葬焉。高宗义之而不问。（出《大唐新语》）

吴少微

吴少微，东海人也。少负文华，与富嘉谟友善。少微进士及第，累授晋阳太原尉，拜御史。时嘉谟疾卒，为文哭之。其词（“嘉谟疾卒为文哭之其词”十字原缺，据《唐诗纪事》六补。）曰：“维三月癸丑，河南富嘉谟卒，于时寝疾于洛阳北里。闻（时寝疾于洛阳北里闻”九字原缺，据《唐诗纪事》六补。）之投枕（“枕”字原缺，据《唐诗纪事》六补。）而起，泪沾乎衽（“泪沾乎衽”原作“疾行乎衫”，据《唐诗纪事》六改。）席。匍匐于寝门之外，病不能起。仰天而呼曰：‘天乎天乎，予曷所朋。曷有律，曷可得而见。’抑斯文也，以存乎哀。”太常少卿徐公、鄜州刺史尹公、中书徐、元二舍人、兵部张郎中说，未尝值我不叹于朝。夫情悼之，赋诗以宠亡也。其词曰：“吾友适不死，于戏社稷臣。直禄非造利，常怀大庇人。乃无承明籍，遽此敦牂春。药砺其可畏，皇穷故匪仁。畴昔与夫子，孰云异天伦。同病一相失，茫茫不重陈。子之文章在，

其殆尼父新。鼓兴干河岳，真词毒鬼神。可悲不可朽，东轸没荒榛。圣主贤为宝，吁兹大国贫。”词人莫不叹美。既而病亟，长叹曰：“生死人之大分，吾何恨焉。然官职十分未作其一，乃至是耶。”慷慨而终。（出《御史台记》）

张 说

张说之谪岳州也，常郁郁不乐。时宰以说机辨才略，互相排摈。苏颋方当大用，而张说与瑰善。张因为《五君咏》，致书，封其诗以遗颋。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赍书至颋门下。会积阴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说先公寮旧。颋因览诗，呜咽流涕，悲不自胜。翌日，乃上封。大陈说忠贞謇谔，有勤乎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上乃降玺书劳问，俄而迁荆州长史。由是陆象先、韦嗣立、张廷珪、贾曾，皆以谴逐岁久，因加甄收。颋常以说，父之执友，事之甚谨。而说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出《明皇杂录》）

柳 芳

柳芳与韦述友善，俱为史学。述卒后，所著书未毕者，芳多续成之。（出《国史补》）

杜 佑

刘禹锡言：“司徒杜公佑视穆赞也，如故人子弟。”佑见赞为台丞数弹劾，因事戒之曰：“仆有一言，为大郎久计，他日少树敌为佳。”穆深纳之，由是少霁威也。（出《嘉话录》）

李 舟

陇西李舟与齐映友善。映为将相，舟为布衣。舟致书于映，以交不以贵也。时映左迁于夔，书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以来，宰臣当国，多与故人礼绝。仆以礼处足下，则足下长者，仆心未忍，欲以故人处足下。则虑悠悠之人，以仆为谄，凡欲修书，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国，为苍生之望，不为不幸；为足下之谋，则名遂身退，斯又为难。仆知（时抄本“知”作“昧”）时者，谨以为贺。但鄱阳云安，道阻且长。音尘寂蔑，永望增叹。仆所病沉痾，方率子弟力农，与世疏矣，足下亦焉能不疏仆耶。足下素仆所知，其于得丧，固恬如也。然朝臣如足下者寡矣，明主岂当不察之耶？唯强饭自爱，珍重珍重。”（出《摭言》）

白居易

白少傅居易，与元相国稹友善。以诗道著名，号元白。其集内有《哭元相诗》云：“相看掩泪俱无语，别有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出《北梦琐言》）

许 棠

许棠久困名场。咸通末，马戴佐大同军幕，棠往谒之，一见如旧识。留连数月，但诗酒而已，未尝问所欲。忽一旦大会宾友，命使者以棠家书授之。棠惊愕，莫如其来。启缄，乃是戴潜遣一价，恤其家矣。（出《摭言》）

陆龟蒙

吴郡陆龟蒙字鲁望。父宾虞进士甲科，浙东从事，家于苏台。龟蒙幼精六籍，长而攻文。与颜蕘、皮日休、罗隐、吴融为益友。性高洁，家贫，思养亲之禄。与张抟为卢江、吴兴二郡倅，丞相李蔚、卢携景重之。罗隐《寄龟蒙诗》云：龙楼李丞相，“龙楼李丞相”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昔岁仰高文。黄阁今无主，青山竟不焚。”盖尝有征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遗授之。诏下之日，疾终于家。与皮日休为诗友。（出《北梦琐言》）

颜 蕘

颜给事蕘谪官，歿于湖外。未间，自草墓志。性躁急，不能容物。其志词云：“寓于东吴，与吴郡陆龟蒙，为诗文之交，一纪无渝。龟蒙卒，为其就木至穴，情礼不缺。其后即故谏议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陆公扈二君，于蕘至死不变。其余面交，皆如携手过市。见利即解携而去，莫我知也。后有吏部尚书薛公贻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书舍人郑公撰三君子者，予今日

以前不变。不知后日见予骨肉孤幼，复如何哉。（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

吴王夫差 汉武帝 丁媛 淋池 霍光妻 韩嫣 袁广汉 霄
游宫 沙棠舟 赵飞燕 郭况 后汉灵帝 石崇 王敦
魏高阳王雍 元琛 隋炀帝 则天后 许敬宗 张易之
宗楚客 安乐公主 杨慎交 唐睿宗 玄宗 虢国夫人

吴王夫差

吴王夫差筑姑苏台，三年乃成。周环洁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殫耗人力。宫妓千人，又别立春霄宫。为长夜饮，造千石酒盅。又作大池，池中造青龙舟，陈妓乐，日与西施为水戏。又于宫中作灵馆馆娃阁，铜铺玉槛，宫之栏楯，皆珠玉饰之。（出《述异记》）

汉武帝

汉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羈，皆以白玉作，，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焉。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竟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为珂，

紫金为花，以饰其上，犹以不鸣为患。或加铃镊，饰以流苏，走如钟磬，动若飞幡。后得二师天马，常以玫瑰石为鞍，镂以金银鍮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黑皮为之，熊毛有绿光，皆长三尺者，直百金。卓王孙□□□□□百余双，诏使献二十枚。（出《西京杂记》）

丁媛

长安巧工丁媛者，为恒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属。又作卧褥香炉，又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媛始更为之。设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褥以为名。又作九层山香炉，镂刻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能自然运动。又作七轮扇，其轮大皆径尺，递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皆寒凜焉。（出《西京杂记》）

淋池

汉昭帝元始之年，穿淋池，广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日照则叶低荫根，若葵之卫足也，名曰低光荷。实如玄珠，可以饰珮。花叶杂菱，芬芳之气彻十余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人肌理。宫人贵之，每游宴出入，皆含咀，或剪以为衣，或折以蔽日，相为戏。《楚辞》谓折菱荷以为衣，意在斯也。又有倒生菱。茎如乱丝，一花十叶，根浮水上，实沉泥里，没如紫色，谓之紫泥菱。食之令人不老。时命水戏，游宴永日。工人进一巨槽，帝曰：“栝楫松舟，嫌其重朴，况

乎此槽，岂可得而乘也。”乃命文梓为舟，木兰为柁。刻飞鸾翔鹢，饰其船首。随风轻荡，毕景忘归，乃至通夜。使宫人为歌，歌曰：“商秋素景泛洪波，谁云好手折芰荷。凉凉凄凄揭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为多。”帝大悦，起游商台于池上。及乎末岁，谏者多。遂省游荡奢侈，堙毁台池，鸾舟荷芰，随时废灭。今台址无遗，池亦平焉。（出《拾遗录》）

霍光妻

汉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蹀，六十日成一匹，直万钱。又与越珠一斛珮，绿绫七百端，直钱百万，黄金百两。又为起第宅，奴婢不可胜数。衍犹怨薄曰：“吾为若何成功，而报我若是哉。”（出《西京杂记》）

韩嫣

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一日所失者十余。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逐之。望丸之所落，而竞拾取焉。（出《西京杂记》）

袁广汉

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童八九百人。于北芒山下筑

园，东西四里，南北三里。引流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旄牛青兔，（《西京杂记》三兔作兕。）奇禽怪兽，积委其间。移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潮。其中育江鸥海鹤，孕雏产鷁，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徘徊重属，间以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袁广汉后得罪诛，没入官。其园鸟兽草木，皆移植于上苑中矣。（出《西京杂记》）

霄游宫

汉成帝好微行。于太液池旁起霄游宫，以漆为柱，铺黑绡之幕，器服乘舆，皆尚黑色。悦于暗行，憎灯烛之照。宫中之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姬以下，咸带玄绶。衣珮虽加锦绣，更以木兰纱绡罩之。至霄游宫，方秉炬烛。宴幸既罢，静鼓息罩，而步不扬尘。好夕出游，造飞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辇。选期门羽林之士，负之以趋。帝于辇上坐，但觉耳中若闻风雷之声。以其疾也，一名云雷宫。所行之处，咸以毡绡藉地，恶车辙马迹之喧也。虽惑于微行晷宴，民无劳怨。每乘舆返驾，以爱幸之姬，宝衣珍食。舍于道旁。国之穷老，皆呼万岁。是以鸿嘉永始之间，国富家丰，兵戈长戟。故刘向、谷永窃言指谏，于是焚霄游、飞行之殿，罢宴逸之乐。所谓从绳则直，如转丸焉。（出《拾遗录》）

沙棠舟

汉成帝常以三秋暇日，与飞燕游戏太液池。以沙棠为舟，

贵其不沉也。以云母饰于鹢首，一名云舟。又刻大桐木为虬龙，雕饰如真象，以夹云舟而行，以紫文桂为桡。每观云棹水，玩撷菱渠，则忧轻荡以惊飞燕。命饮飞之士，乃以金锁缆云舟，使饮飞于水底引之。值轻风时至，飞燕殆以风飘摇，随风入水。帝以翠缨结飞燕之裾，游倦乃返。飞燕后渐见疏，常怨恚曰：“以妾微，何时复预缨裾之游，漾云舟于波上耶。”帝为之怏然。今液池中尚有成帝避风台、飞燕结裾处。（出《拾遗录》）

赵飞燕

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昭仪在昭阳殿遗飞燕书曰：“今日佳晨，贵姊懋膺洪册。上贡三十五条，以陈踊跃之至，金花紫纶帽、金花紫罗面衣、织成下裾、同心七宝钗、七宝綦履、玉环、五色文绶、鸳鸯褥、云母屏风、琉璃屏风、云母七宝扇、琥珀枕、龟文枕、金错绣裆、琉璃玛瑙羈、珊瑚玦、黄金步摇、金博山炉、七支灯、回风席、茆叶席、金蒲圆瑯、孔雀扇、五明扇、九华扇、同心梅、合枝李、三清木香、螺扈（出南中螺田。）麝香、沉水香、九真黄、鸳鸯襦及被。”（出《西京杂记》）

郭况

汉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童四百人。以金为器皿，铸冶之声，彻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铸冶之声盛也。于庭中起高阁，厝衡石于其上，以称量。下

有藏金窟，列武士卫之。错杂宝以饰台榭，悬明珠于梁栋间。光彩射目，（“间光彩射目”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昼视如星，夜望如月。里语曰：“洛阳多钱郭氏室，夜月昼星（“室夜月昼星”五字原空缺，据《拾遗记》六补。）富难匹。”其内宠者，皆以玉器盛食。故东京谓郭氏家为琼厨金窟。况小心畏慎，虽居富势，闭门优游，未曾干世，为一时所知也。（出《拾遗录》）

后汉灵帝

灵帝初平三年，于西园起裸游馆十间。采绿苔以被阶，引渠水以绕砌。周流澄沏，乘小舟以游漾。宫人乘之，选玉色轻体者以执篙楫，摇荡于渠中。其水清浅，以盛暑之时。使舟覆没，视宫人玉色。奏招商七言之歌，以来凉气也。其歌曰：“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唯日不足乐有余，清弦流管歌玉帛，千年万岁喜难渝。”渠中植莲大如盖，枝长一丈，南国所献也。其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曰“夜舒荷”。亦言月出见叶舒，亦名“望舒荷”。帝乃盛夏避暑于裸游宫，长夜饮宴。帝叹曰：“使万年如此，则为上仙矣。”宫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靓妆而解上衣，或共裸浴。西域所献茵褥香，煮为浴汤，宫人以之沐浴。浴毕，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欲内监为鸡鸣，于馆北起鸡鸣堂，多畜鸡。每醉乐，迷于天晓，内阍竞作鸡鸣，以乱真声也。仍以炬烛投于殿下，帝乃惊寤。及董卓破京师，收其美人，焚其堂馆。至魏咸熙中，于先帝投烛处，溟溟有光如星，后人以为神光。于此地建屋，名曰余光祠，以祈福。至魏明之末，乃扫除焉。（出《王子年

拾遗记 》)

石 崇

晋石崇与王恺争豪。晋武帝，恺甥也，尝以一珊瑚树与恺，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间罕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举铁如意击碎之，应手丸裂。恺甚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条干绝俗，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比者甚众。恺怅然自失。(出《世说》)来。

王 敦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乾枣。本以塞鼻，王谓上厕果，食至尽。既还，婢擎金盆贮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置水中而饮之，群婢莫不掩口。(出《世说新书》)

魏高阳王雍

后魏高阳王雍居近清阳门外数里，御道西旁，洛中之甲第也。正光中，雍为丞相。给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第匹于帝宫，白壁丹槛，窈窕连亘，飞檐华宇，胶葛周通。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绮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

铙吹响发，（“发”字原缺，据《洛阳伽蓝记》补。）笳声哀啭；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而丝管迭奏，连宵尽日。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及雍薨后，诸妓女悉令入道，或有出家者。美人徐月华善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中，与卫（卫原作衙，据《伽蓝记》改）将军原士康为侧室。士康宅亦近清阳外，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徐常语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为“逐风舞”。并爱倾后室，宠冠诸姬。”士康闻此，常令徐歌“绿水”、“文凤”之曲焉。（出《伽蓝记》）

元 琛

后魏王侯外戚公王，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阿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丝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有婢朝云善吹簾，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姬，吹簾而乞。诸羌闻亡，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耶？”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姬吹簾。”琛在秦中，多无政绩。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次有七百里者十余，皆有名字。以银为槽，金为环锁。诸王服其豪富。琛尝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鸡头狐腋，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造迎风馆于

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琐，玉凤衔铃，金龙吐旒。素柰朱李，枝条入檐。妓女楼上坐而摘食。琛尝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瓿擎盘合称是。其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来。又陈女乐及诸名马。复引诸王按行库藏，锦罽珠玕，冰罗雾合，充积其内。琛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立性贪暴，志欲无厌。见之叹惋，不觉成疾。还家，卧三日不能起。江阳王继来省疾，谕之曰：“卿之财产，应得抗衡，何为羡叹，以至于此？”融曰：“常谓高阳一人，宝货多于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继曰：“卿欲作袁术之在淮南，不知世间复有刘备也。”及尔朱氏乱后，王侯第宅，多题为寺宇。寿丘里间，列刹相望。祇洹郁起，宝塔高壮。四月八日，京都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堂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也。（出《伽蓝记》）

隋炀帝

炀帝巡狩北边，作大行殿七宝帐。容数百人，饰以珍宝，光辉洞彻。引匈奴启民可汗，宴会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识者云：“大行殿者，不祥之兆也。是非王莽轻车之比。此实天心，非关人事也。”（出《朝野僉载》）

又唐贞观初，天下乂安，百姓富赡，公私少事。时属除夜，太宗盛饰宫掖，明设灯烛，殿内诸房莫不绮丽。后妃嫔御皆盛衣服，金翠灿烂。设庭燎于阶下，其明如昼。盛奏歌乐。乃延萧后，与同观之。乐阕，帝谓萧曰：“朕施設孰与隋主。”萧后笑而不答。固问之，后曰：“彼乃亡国之君，陛下开基之主，

奢俭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后曰：“隋主享国十有余年，妾常侍从。见其淫侈。隋主每当除夜，（至及岁夜。）殿前诸院，设火山数十，尽沉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沉香数车。火光暗，则以甲煎沃之，焰起数丈。沉香甲煎之香，旁闻数十里。一夜之中，则用沉香二百余乘，甲煎二百石。又殿内房中，不燃膏火，悬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宝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犹三寸。一珠之价，直数千万。妾观陛下所施，都无此物。殿前所焚，尽是柴木。殿内所烛，皆是膏油。但乍觉烟气薰人，实未见其华丽。然亡国之事，亦愿陛下远之。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出《纪闻》）

则天后

则天造明堂。于顶上铸鍤为鸞鷟，高二丈，以金饰之，轩轩若飞。数年，大风吹动，犹存其址。更铸铜为大火珠，饰以黄金，煌煌耀日，今见存焉。又造天枢于定鼎门，并番客胡商聚钱百万亿所成。其高九十尺，下以铁山为脚，铸铜为二麒麟，以镇四方。上有铜盘，经三丈。蛟龙人立，两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镌文于柱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后开元中推倒，铜入上方。（出《大唐新语》）

许敬宗

唐许敬宗奢豪。尝造飞楼七十间，令妓女走马于其上，以

为戏乐。(出《独异记》)

张易之

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铺象牙床，织犀角簟，罽貂之褥，蛭蝨之耗，汾晋之龙顺、临河之凤翮以为席。阿臧与凤阁侍郎李迥秀私通，逼之也。以鸳鸯盏一双共饮，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饮无度，昏醉是务，常频唤不觉。出为恒州刺史。易之败，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为卫州长史。(出《朝野僉载》)

宗楚客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则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赃万余贯，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叹曰：“观其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一年，追入为凤阁侍郎。景龙中，为中书令。韦民之败被诛。(出《朝野僉载》)

安乐公主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

丝来线去，鬼出神入。隐起钿镂，窈窕便娟。真珠玛瑙，琉璃琥珀，颇梨珊瑚，车渠琬琰，一切宝贝，用钱三万，库藏之物，尽于是矣。（出《朝野僉载》）

又

安乐公主改为悖逆庶人，夺百姓庄田，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拟昆明池。累石为山，以象华岳。引水为涧，以象天津。飞阁步檐，斜墙磴道，被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莹以珠玉。又为九曲流杯池，作石莲花台，泉于台中流出。穷天下之壮丽，言之难尽。悖逆之败，配入司农。每日士女游观，车马填咽。奉敕，辄到者，它人解见任，凡人决一顿，乃止。（出《朝野僉载》）

又

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开元中，焚宝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银罗绮之属，于是采捕乃止。（出《朝野僉载》）

杨慎交

景龙中，妃主家竞为奢侈。驸马杨慎交、武崇训至以油洒地，筑球场。（出《国史异纂》）

唐睿宗

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

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被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俱（俱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竖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绮罗，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至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县年少妇女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下踏歌三日夜。观乐之极，未始有之。（出《朝野僉载》）

玄 宗

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凫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功。上大悦，命陈于汤中，又以石梁横亘汤上，而莲花才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凫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莲花至今犹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沉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饰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啻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蹶，组绣为障泥。共会于国忠宅，将同入禁中。炳炳照烛，观者如堵。自国忠宅至于城东南隅，仆御车马，纷纭其间。国忠方与客坐于门下，指而谓客曰：“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由是骄奢僭侈之态纷然，而昧处满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出《明皇杂录》）

虢国夫人

杨贵妃姊虢国夫人，恩宠一时。大治第宅，栋宇之盛，举无与比。所居韦嗣（“嗣”原作“副”，据黄本改。）立旧宅。韦氏诸子方午偃息于堂庑间，忽见妇人衣黄罗帔衫，降自步辇。有侍婢数十人，笑语自若。谓韦氏诸子曰：“闻此宅欲货，其价几何？”韦氏降阶曰：“先人旧庐，所未忍舍。”语未毕，有工数百人，登东西厢，撤其瓦木。韦氏诸子乃率家童，挈其琴书，委于路中。而授韦氏隙地十数亩，其宅一无所酹。虢国中堂既成，召匠汗镬。授二百万赏其值，而复以金盞瑟瑟三斗为赏。后曾有暴风拔树，委其堂上。已而视之，略无所伤。既撤瓦以观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致，皆此类也。虢国每入禁中，常乘骢马，使小黄门御。紫骢之俊健，黄门之端秀，皆冠绝一时。（出《明皇杂录》）

卷第二百三十七

奢侈二

韦陟 芸辉堂 裴冕 于頔 王涯 李德裕 杨收 同昌公主
李璋 李使君

韦 陟

韦斌虽生于贵门，而性颇质厚。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虽门风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严，有大臣之体。每会朝，未尝与同列笑语。旧制，群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日密雪骤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裙，或更其立位。独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罢，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见之者咸叹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学识度，著名于时。善属文，攻草隶书。出入清显，践历崇贵。自以门地才华，坐取卿相。而接物简傲，未尝与人款曲。衣服车马，尤尚奢侈。侍儿阍竖，左右常数十人。或隐几搢颐度日，懒为一言。其于饌羞，尤为精洁，仍以鸟羽择米。每食毕，视厨中所委弃，不啻万钱之直。若宴于公卿，虽水陆具陈，曾不下筋。每令侍婢主尺题，往来复章。未尝自札，受意而已。词旨重轻，正合陟意。而书体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常自谓所书陟字，如五朵云。当时人多仿效，谓之“郇公五云体”。常以五彩纸为

緘題。其侈纵自奉，皆此类也。然家法整肃。其子允，课习经史。日加诲励，夜分犹使人视之。若允习读不辍，旦夕问安，颜色必悦。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弥旬不与语。陟虽家僮数十人，应门宾客，必遣允为之。寒暑未尝辍也，颇为当时称之。然陟竟以简倨特才，常为持权者所忌。（出《酉阳杂俎》）

芸辉堂

元载造芸辉堂于私第。芸辉香草名也，出于阆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芸辉。而更以沉香为梁栋，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其上刻前代美女妓乐之形，外以玳瑁水晶为押，络饰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绡帐得于南海溪洞之帅首，即绞绡类也。轻疏而薄，如无所碍。虽当时凝寒，风不能入；盛夏则清凉自至。其色隐隐，或不知其帐也，谓载卧内有紫气。其余服玩奢僭，率皆拟于帝王家。芸辉堂前有池，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苹阳花，亦类于白苹，其花红而且大，如有牡丹。更有碧芙蓉，香洁萼萼，伟于常者。载因暇日，凭栏以观。忽闻歌声清亮，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则《玉树后庭花》也。载惊异，莫知所在。及审听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视之，闻喘息之音。载大恶，遂剖其花，一无所见。因秘不令人说。及载受戮，而逸奴为平庐军卒，人故得其实。载龙髯拂，紫色如烂椹。可长三尺，削水晶以为柄，刻红玉以为环钮。或风雨晦暝，临流沾湿，则光彩动摇，奋然如怒。置之于堂中，夜则蚊蚋不能近；拂之为声，则鸡犬牛马无不惊逸；若垂之于

池潭；则鳞甲之属，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即成瀑布长三五尺，而未尝辄断；烧燕肉薰之，则焞焞焉若生云雾。厥后上知其异，载不得已而进内。载自云，得之于洞庭道士张知和。

（出《杜阳编》）

又

载之妻王氏字韞秀，缙之女也。初王缙镇北京，以韞秀嫁元载，岁久而见轻怠。韞秀谓夫曰：“何不增学，妾有奁幌资装，尽为纸墨之费。”王氏父母未知或知，亲属以载夫妻皆乞儿，厌薄之甚。元遂游秦，为诗别韞秀曰：“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春风。”妻请偕行曰：“路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淋离别泪，携手入西秦。”载既到京，屡陈时务，深符上旨。肃宗擢拜中书。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诸姊妹诗曰：“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鸣机妇，耽见苏秦富贵时。”载肃宗代宗两朝宰相，贵盛无比。广葺亭台，交游贵族，客候其门，或多间阻。王氏复为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动画梁，春兰重换舞衣裳。公孙开馆招嘉客，知道浮荣不久长。”载于是稍减。太原内外亲属悉来谒贺，韞秀安置于闲院。忽因天晴之景，以青紫丝条四十条，各长三十丈，皆施罗绮绣之饰。每条条下，排金银炉二十枚，皆焚异香。香至其服，乃命诸亲戚西院闲步。韞秀问是何物，侍婢对曰：“今日相公与夫人晒曝夜服。”王氏谓诸亲曰：“岂料乞索儿妇，还有两事盖形粗衣也。”于是诸亲羞赧，稍稍辞去。韞秀常分馈服饰于他人，而不及太厚之骨肉。每曰：“非几不礼于姑姊，其奈当时见辱何！”载后贪恣为心，竟招罪累。上恶诛之，而亡其家。韞秀少有识量，节槩亦高。载被戮，上令入宫。备彤管箴规之任，叹曰：“王家十二娘子，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谁能书得长

信昭阳之事，死亦幸矣，坚不从命！”或云，上宥其罪。或云，京兆笞而毙之。载宠姬薛瑶英能诗书，善歌舞，仙姿玉质。肌香体轻，虽旋波、移光，飞燕、绿珠，不能过也。瑶英之母赵娟，亦岐王之爱妾也。后出为薛氏之妻，生瑶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及载纳为姬，处金丝之帐，却尘之褥。出自勾丽国。云却尘兽毛为之，其色红殷，光软无比。衣龙绡之衣，一袭无二三两，搏之不盈一握。载以瑶英体轻，不胜重衣，故于异国求之。唯贾至、杨炎与载友善，故往往得见歌舞时。至因赠诗曰：“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武帝，虚筑避风台。”炎亦作长歌褒美，其略曰，雪面淡娥天上女，凤箫鸾翅欲飞去。玉钗翘碧步无尘，纤腰如柳不胜春。瑶英善为巧媚，载惑之，怠于相务。而瑶英之父曰宗本，兄曰从义，与赵娟递相出入。以构贿赂，号为关节。更与中书主吏卓倩等为心腹。而宗本辈以事告者，载未尝不从之。天下赍货求官职者，无不恃载雄势，指薛卓为梯媒。及载死，瑶英为里人妻。论者以元载丧令德，自一妇人致也。（出《杜阳编》）

裴 冕

裴冕代裴鸿渐秉政，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冕固子弟，喜见于色，其嗜财若此。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名马数百金铸者十匹。每会客，滋味品数，多有不知名者。（出《朝野僉载》）

于 頔

于頔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为荆南，打猎，大修粉饰。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皆著乾红紫绣袄子锦鞍鞞。此郡因而空耗。（出转载）

王 涯

文宗朝，宰相王涯奢豪。庭穿一井，金玉为栏，严其锁钥。天下宝玉真珠，悉投入中。汲其水，供涯所饮。未几犯法，为大兵梟戮，赤其族。涯骨肉色并如金。（出《独异志》）

李德裕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费约三万。为杂以珠玉宝贝，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过三煎则弃其粗。（出《独异志》）

杨 收

咸通中，崔安潜以清德峻望。为镇时风，宰相杨收师重焉。欲设食相召，无由可入。先请崔公之门人，方便为言，至于再三，终未许，杨意转坚。稍稍亦有流言，或劝崔曰：“时相不可坚拒。”不得已而许之。杨甚喜，遽令排比，然后请日祗候。先是崔公亲情间人，亦与杨通旧。欲求事，请公言之，终难启口。将止杨之召，谓亲情曰：“修行今召我食。明日，尔但与

侧近祇候，此际必言之。倘或要见，尔便须即来。”及崔到杨舍，见厅馆铺陈华焕，左右执事皆双鬟珠翠，崔公不乐。饮馔及水陆之珍。台盘前置一香炉，烟出成楼阁之状。崔别闻一香气，似非烟炉及珠翠所有者。心异之，时时四顾，终不谕香气。移时，杨曰：“相公意似别有所瞩？”崔公曰：“某觉一香气异常酷烈。”杨顾左右，令于厅东间阁子内缕金案上，取一白角碟子，盛一漆球子。呈崔公曰：“此是罽宾国香。”崔大奇之。宴罢返归，竟不说得亲情求事。据《太宗实录云》，罽宾国进拘物头花，香闻数里，疑此近是。又见杨门人说，相公每下朝，常弄一玉婆罗门子。高数寸，莹彻精巧可爱，云是于阗王内库中物。（出《卢氏杂说》）晶莹剔透精巧可爱。说是于阗国王宫内库收藏的宝物。”

同昌公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锡钱五百万贯。更罄内库珍宝，以实其宅。而房栊户牖，无不以众宝饰之。更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铛釜盆瓮之属，缕金为笊篱箕筐。制水晶火齐琉璃玳瑁等为床，搯以金龟银鹿。更琢五色玉为器皿什物，合百宝为圆案。赐金麦银粟共数斛，此皆太宗朝条支国所献也。堂中设连珠之帐，却寒之帘，犀簾牙席，龙凤绣。连珠帐，续真珠以成也。却寒帘，类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鸟骨之所为也。但未知出于何国。更有鹓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其枕以七宝合为鹓鸪之斑，其匣饰以翠羽。神丝绣被，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异叶，精巧华丽，可得而知矣。其上缀以灵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辉焕。更有蠲忿犀如意玉。其犀

圆如弹丸，入土不朽烂；带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类枕头，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幙，纹布巾、火蚕绵、九玉钗。其幕色如瑟瑟，阔三尺，长一百尺，轻明虚薄，无以为比。向空张之，则疏朗之纹，如碧丝之贯其珠。虽大雨暴降，不能沾湿，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傅故也。纹布巾即手巾也，洁白如雪，光软绝伦，拭水不濡，用之弥年，亦未尝垢。二物称得鬼谷国。火蚕绵出火洲，絮衣一袭，止用一两，稍过度，则焯蒸之气不可奈。九玉钗上刻九鸾，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儿”，精巧奇妙，殆非人制。有得于金陵者，因以献。公主酌之甚厚。一日昼寝，梦绛衣奴传语云：“南齐潘淑妃取九鸾钗。”及觉，具以梦中之言告于左右。公主薨，其钗亦不知其处。韦氏异其事，遂以实语诸门人。或曰：“玉儿即潘妃小字。”逮诸珍异，不可具载。自汉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宝步辇，四角缀五色锦香囊。囊中贮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皆异国献者。仍杂以龙脑金屑，镂水晶玛瑙辟尘犀为龙凤花木状。其上悉络真珠玳瑁，更以全丝为流苏，雕轻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观者眩其目。时有中贵人，买酒于广化旗亭，忽相谓曰：“坐来香气？何太异也？”同席曰：“岂非龙脑乎？”曰：“非也。予幼给事于嫔妃宫，故此常闻此。未知今日何由而致。”因顾问当垆者，云：“公主步辇夫，以锦衣质酒于此。”中贵人共请视之，益叹异焉。上日赐御馔汤药，而道路之使相属。其馔有消灵炙、红虬脯。其酒则有凝露浆、桂花醕。其茶则有绿花、紫英之号。消灵炙，一羊之肉，取四两，虽经暑毒，终不臭败。红虬脯，非虬也。但贮于盘中，缕健如红丝，高一尺，以筋抑之，无三四分，撤即复故。其诸品味，他人莫能识。而公主家人餐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会韦氏之族于广化里，玉馔具陈。暑气将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

蘸之，挂于南轩，满座皆思挾纁。澄水帛长八九尺，似布而细，明薄可鉴。云其中有龙涎，故能消暑也。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盘，盛夜光珠，令僧祁捧于堂中，则光明如昼焉。公主始有疾，召术士米宾为禳法，乃以香蜡烛遗之。米氏之邻人，觉香气异常，或诣门诘其故，宾具以事对。出其烛，方二寸，长尺余，其上施五彩。薰之，竟夕不尽。郁烈之气，可闻于百步余。烟出于上，即成楼阁台殿之状。或云，烛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医者欲难其药，奏云：“得红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检内库，得红蜜数石，本毗离国所贡。白猿膏数瓮，本南海所献。虽日加药饵，终无其验，公主薨。上哀痛，遂自制挽歌词，令朝臣继和。反庭祭曰，百司内官，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庭，韦家争取灰以择金宝。及葬于东郊，上与淑妃御延兴门。出内库金骆驼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仪从。其衣服玩具，与人无异，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舆。刻木为数殿，龙凤花木人畜之众者不可胜计。以绛罗绮绣，络以金珠瑟瑟，为帐幙者千队。其幢节伞盖，弥街翳日。旌旗珂珮卤簿，率多加等。敕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升霄百灵之香，而击归天紫金之磬。繁华辉焕，殆将二十余里。上又赐酒一百斛，饼啗三十骆驼，各径阔二尺，饲役夫也。京城士庶罢业观者流汗相属，唯恐居后。及灵輶过延兴门，上与淑妃恸哭，中外闻者，无不伤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词质而意切，人多传诵。自后上日夕注心挂意。李可及进《叹百年曲》，声词哀怨，听之莫不泪下。更教数十人作《叹百年队》。取内库珍宝雕成首饰，取绢八百匹画作鱼龙波浪文，以为地衣。每舞竟，珠翠满地。可及官历大将军，赏赐盈万。甚无状，左军容使西门季玄素颇梗直，乃谓可及曰：“尔恣巧媚以惑天子，族无日矣。”可及恃宠，无有少改。可及善啖喉舌，

于天子前，弄眼作头脑，连声著词，唱曲。须臾间，变态百数不休。是时京城不调少年相效，谓之拍弹（去声）。一日可及乞假为子娶妇，上曰：“即令送酒面及来，以助汝嘉礼。”可及归至舍，俄一中贵人监二银榼各高二尺余，宣赐可及。始以为酒，及启，皆实以金宝。上赐可及银麒麟高数尺。可及取官库车，载往私第。西门季玄曰：“今日受赐用官车，他日破家，亦须辇还内府。不道受赏，徒劳牛足。”后可及果流于岭表，旧赐珍玩，悉皆进入。君子谓季玄有先见之明。（出《杜阳编》）

李 璋

李绛子璋为宣州观察使。杨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会亲宾观之。先是璋潜遣人度其广袤，织成地毯，其日献之。及收败，璋亦从坐。（出《杜阳编》）

李使君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罢归，居在东洛。深感一贵家旧恩，欲召诸子从容。有敬爱寺僧圣刚者，常所往来。李因以具宴为说，僧曰：“某与为门徒久矣，每观其食，穷极水陆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惬其意。此乃骄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唇，恐未能致。止于精办小筵，亦未为难。于是广求珍异，俾妻孥亲为调鼎。备陈绮席雕盘，选日邀致。弟兄列坐，矜持俨若冰玉。淆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实而已。及至冰餐，俱置一匙于口，各相眄良

久，咸若吃藥吞针。李莫究其由，但以失饪为谢。明日复见圣刚，备述诸子情貌。僧曰：“前者所说岂谬哉。”既而造其门问之曰：“李使君特备一筵，淆饌可谓丰洁，何不略领其意？”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法。”僧曰：“他物从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饌，先烧令熟，谓之炼炭，方可入爨，不然犹有烟气。李使君宅炭不经炼，是以难食。”僧拊掌大笑曰：“此则非贫道所知也。”及巢寇陷洛，财产剽掠俱尽。昆仲数人，乃与圣刚同窜。潜伏山谷，不食者至于三日。贼锋稍远，徒步将往河桥。道中小店始开，以脱粟为餐而卖。僧囊中有钱数百，买于土杯同食。腹枵既甚，膏粱之美不如。僧笑而谓之曰：“此非炼炭所炊，不知堪与郎君吃否。”皆低头惭见，无复词对。（出《剧谈录》）

卷第二百三十八

诡诈

刘龙子 郭纯 王燧 唐同泰 胡延庆 朱前疑 宁王 安禄山 白铁余 李庆远 刘玄佐 张祐 大安寺 王使君 刘崇龟 李延召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李全皋 文处子

刘龙子

唐高宗时，有刘龙子妖言惑众。作一金龙头藏袖中，以羊肠盛蜜水，绕击之。每聚众，出龙头，言圣龙吐水，饮之百病皆差。遂转羊肠水于龙口中出，与人饮之，皆罔云病愈。施舍无数。遂起逆谋，事发逃窜。捕访擒获，斩之于市，并其党十余人。（出《朝野僉载》）

郭纯

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乌大集。使检有实，旌表门闾。后讯，乃是孝子每哭，即撒饼于地，群乌争来食之。其后数如此，乌闻哭声以为度，莫不竞凑。非有灵也。（出《朝野

金载 》)

王 燧

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县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时产子，取猫儿置犬窠中，取犬子置猫窠内。饮贯其乳，遂以为常，殆不可以异论也。自知连理木、合欢瓜、麦分歧、禾同穗，触类而长，实繁其徒，并是人作，不足怪焉。（出《朝野金载》）

唐同泰

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云“圣母临水，永昌帝业。”进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县。乃是将石凿作字，以紫石末和药嵌之。后并州文水县于谷中得一石，还如此，有“武兴”字，改文水为武兴县。自是往往作之，后知其伪，不复采用，乃止。（出《国史补》，按见《朝野金载》卷三）

胡延庆

襄州胡延庆得一龟，以丹漆书其腹曰：“天子万年。”以进之，凤阁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并尽。奏请付法，则天曰：“此非恶心也。”舍而不问。（出《国史补》，按见《朝野金载》卷三）

朱前疑

则天好祯祥，拾遗朱前疑说梦云：“则天头白更黑，齿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系三百余人，秋分后，无计可作。乃于内狱外罗墙角边，作圣人迹长五尺。至夜半，众人一时大叫。内使推问，对云：“昨夜有圣人见，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并冤枉，不须忧虑。天子万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视，见有巨迹。即大赦天下，改为大足元年。

（出《唐国史》，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载》）

宁王

宁王尝猎于鄆县界，搜林，忽见草中一柜，扃钥甚固。命发视之，乃一少女也。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遇一火贼，贼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嚙上诉，冶态横生。王惊悦之，遂载以后乘。时方生猎一熊，置柜中，如旧锁之。值上方求极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经三日，京兆府奏：鄆县食店，有僧二人，以万钱独赁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柜入店中。夜深，膈膊有声。店主怪日出不启门，撤户视之，有熊冲人走去。二僧已死，体骨悉露。上知之，大笑。书报宁王，大哥善能处置此僧也。莫氏能为新声，当时号莫才人嗢。（出《酉阳杂俎》）

安禄山

玄宗幸爱安禄山，呼禄山为子。尝于便殿与杨妃同宴坐，禄山每就见，不拜玄宗而拜杨妃。因顾问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禄山对云：“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笑而舍之。禄山丰肥大腹，帝尝问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乃尔。”禄山应声对曰：“臣腹中更无他物，唯赤心耳。”以其言诚，而益亲善之。（出《开天传信记》）

白铁余

白铁余者，延州嵇胡也，左道惑众。先于深山中埋一铜佛像柏树之下，经数年，草生其上。诒乡人曰：“吾昨夜山下过，见有佛光。”于是卜日设斋，以出圣佛。及期，集数百人，命于非所藏处掘，不得。则诡曰：“诸人不至诚布施，佛不可见。”是日，男女拚施舍百余万。即于埋处掘之，得其铜像。乡人以为圣人，远近相传，莫不欲见。宣言曰：“见圣佛者，百病即愈。”余遂左计数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绀紫红绯黄绫，为袋数十重，盛佛像。人来观者去其一重，一回布施，获千万，乃见其像。如此矫伪一二年，乡人归伏，遂作乱。自称光王，（按资治通鉴考异光王作月光王）署置官属，设长吏，为患数年。命将军程务挺讨斩之。（出《朝野僉载》）

李庆远

中郎李庆远狡诈轻险。初事皇太子，颇得出入。暂时出外，即恃威权。宰相以下，咸谓之要人。宰执方食即来，诸人命坐，

即遣一人门外急唤云：“殿下见召。”匆忙吐饭而去。诸司皆如此计，请谒囑事。卖官鬻狱，所求必遂焉。东宫后稍稍疏之。仍潜入仗内，食侍官之饭。晚出外，腹痛大作。犹诈云：“太子赐瓜，咽之太多，以致斯疾。”须臾霍乱。吐出卫士所食粗米饭，及黄臭韭芥狼藉。凡是小人得宠，多为此状也。（出《朝野僉载》）

刘玄佐

汴州相国寺，言佛有汗流。节度使刘玄佐遽命驾，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复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唯恐输货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籍所入。十日乃闭寺，曰：佛汗止矣。得钱巨万，以贍军资。（出《国史补》）

张 祜

进士崔涯、张祜下第后，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谑时辈。或乘其饮兴，即自称豪侠。二子好尚既同，相与甚洽。崔尝作侠士诗云：“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由是往往传于人口曰：“崔张真侠士也。”是此人多设酒馔待之，得以互相推许。后张以诗上盐铁使，授其子漕渠小职，得堰名冬瓜。或戏之曰：“贤郎不宜作此职。”张曰：“冬瓜合出祜子。”戏者相与大哂。岁余，薄有资力。一夕，有非常人妆束甚武，腰剑手囊。囊中贮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

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之恨，十年矣，今夜获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店否？命酒饮之。”饮讫曰：“去此三四里有一义士，予欲报之。若济此夕，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气义，能假予十万缗否？立欲酌之。是予愿毕，此后赴蹈汤火，誓无所惮。”张深喜其说，且不吝嗇。即倾囊烛下，筹其缣素中品之物，量而与焉。客曰：“快哉，无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既去，及期不至。五鼓绝声，杳无踪迹。又虑囊首彰露，以为己累。客且不来，计无所出，乃遣家人开囊视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侠之气顿衰矣。（出《桂苑丛谈》）

大安寺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内晏清。多变服私游寺观。民间有奸猾者，闻大安国寺，有江淮进奏官寄吴綾千匹在院。于是暗集其群，就内选一人肖上之状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龙脑诸香薰裹，引二三小仆，潜入寄綾之院。其时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遗之而去。逡巡，诸色丐求之人，接迹而至，给之不暇。假服者谓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诺间，小仆掷眼向僧。僧惊骇曰：“柜内有人寄綾千匹，唯命是听。”于是启柜，罄而给之。小仆谓僧曰：“来日早，于朝门相见，可奉引入内，所酌不轻。”假服者遂跨卫而去。僧自是经日访于内，杳无所见，方知群丐并是奸人之党焉。（出《玉堂闲话》）

王使君

王凝侍郎案察长沙日，有新授柳州刺使王某者，不知何许人，将赴所任。抵于湘川。谒凝。凝召预宴于宾佐。王启凝云：“某是侍郎诸从子侄，合受拜。”凝遽问云：“既是吾族，小名何也。”答曰：“名通郎。”凝乃谓左右曰：“促召郎君来。”逡巡，其子至。凝诘曰：“家籍中有通郎者乎？”其子沉思少顷，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则受以从侄之礼。因从容问云：“前任何官？”答曰：“昨罢职北海盐院，旋有此授。”凝闻之，不悦。既退，凝复召其子谓曰：“适来王君，资历颇杂，的非吾之枝叶也。”遽征属籍，寻其派，乃有通郎，已于某年某日物化矣。凝睹之怒。翌日，厅内备馔招之。王君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壮士挟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语曰：“使君非吾宗也。昨日误受君之拜，今谨奉还。”遂拜之如其数讫。二壮士退，乃命坐与餐。复谓之曰：“当今清平之代，此后不可更乱入人家也。”在庭吏卒悉笑。王君惭赧，饮食为之不下。斯须，踟躇而出。（出《南楚新闻》）

刘崇龟

刘崇龟以清俭自居，甚招物论。尝召同列餐苦菜饴饴。朝士有知其矫，乃潜问小苍头曰：“仆射晨餐何物？”苍头实对：“食泼生。”朝中闻而哂之。及镇番方，京国亲之贫乏者，俟其濡救。但画《荔枝图》。自作赋以遗之。后卒于岭表，归葬，经渚宫，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为当时所鄙。（出《北梦琐言》）

李延召

王蜀将王宗俦帅南梁日，聚粮屯师。日兴工役，凿山刊木，略不暂停。运粟泛舟，军人告倦。岷峨之人，酷好释氏。军中皆右执凶器，左秉佛书。诵习之声，混于刁斗。时有健卒李延召，继年役于三泉黑水以来，采斫材木，力竭形枯，不任其事。遂设诈陈状云：“近者得见诸佛如来，乘輿跨象，出入岩崖之中，飞升松柏之上。”如是之报甚频，“某虽在戎门，早归释教。以其课诵至诚，是有如此感应。今乞蠲兵籍，截足事佛。俾将来希证无上之果。”宗俦判曰：“虽居兵籍，心在佛门。修心于行伍之间，达理于幻泡之外。归心而依佛氏，截足以事空王。壮哉貔貅，何太猛利！大愿难阻，真诚可嘉。准状付本军，除落名氏。仍差虞侯，监截一足讫，送真元寺收管洒扫。“延召比欲矫妄免其役，及临断足时，则怖惧益切。于是迁延十余日，哀号宛转，避其锋芒。宗俦闻之，大笑而不罪焉。（出《玉堂闲话》）

成都丐者

成都有丐者诈称落泊衣冠。弊服褴褛，常巡成都市廛。见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坠文书，求官不遂。”人皆哀之，为其言语悲嘶，形容憔悴。居于早迁桥侧。后有势家，于所居旁起园亭，欲广其池馆，遂强买之。及辟其圭窠，则见两间大屋，皆满贮散钱。计数千万。邻里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概呼求事官人为乞措大。（出《朝野僉载》，明抄本作《王氏见闻》）

薛氏子

有恭氏二子野居伊阙。先世尝典大郡，资用甚丰。一日，木阴初盛，清和届候。偶有叩扉者，启关视之，则一道士也。草履雪髯，气质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浆。”二子延入宾位。雅谈高论，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浆者。杖藜过此，气色甚佳。自此东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疆内否？”曰：“某之良田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张翼洛之分野，某寻之久矣。黄金可以分赠亲属甚困者。其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二子大惊异，道士曰：“命家僮役客辈，悉具畚钎，候择日发土。则可以目验矣。然若无术以制，则逃匿黄壤，不复能追。今俟良宵，剪方为坛，用法水喂之，不能遁矣。且戒僮仆，无得泄者。”问其结坛所须，曰：“微黑三百尺，赤黑索也。随方色采缣素甚多，泊几案炉香裯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财者，假以为法。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随之。器皿以中金者。”二子则竭力经营。尚有所缺，贷于亲友。又言：“某善点化之术，视金银如粪土，常以济人之急为务。今有囊篋寓太微宫，欲以暂寄。”二子许诺。即召人负荷而至，巨笈有四，重不可胜，絨縹甚严，祈托以寄。旋至吉日，因大设法具于五松间，命二子拜祝讫。亟令返居，闭门以俟，且戒无得窥隙。”某当效景纯散发衔剑之术，脱为人窥，则祸立至。俟行法毕，当举火相召。可率僮仆，备畚钎来，及夜而发之。冀得静观至宝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专望烛光，杳不见举。不得已，辟户覘之，默绝影响。步至树下，则掷杯覆器，饮食狼藉。采缣器皿，悉已携去。轮蹄之迹，错于其所。疑用微纆束固以遁。因发所寄之笈，瓦砾实中。自此家产甚困，

失信于人。惊愕忧惭，默不得诉。（出《唐国史》，明抄本作《唐史外补》，按见《唐阙史卷》下）

秦中子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规利者藏镪巨万。一日逮夜，有投书于其户者，仆执以进。少年启封，则蒲纸加蜡，昧墨斜翰，为其先考所遗者。曰：“汝之获利，吾之冥助也。今将有大祸，然吾已请於阴鹭矣。汝及朔旦，宜斋躬洁服，出于春明门外逆旅。备缣帛，随其年，三十有五。俟夜分往灞水桥，步及石岸，见黄衣者即置于前，礼祝而退，灾当可免。或无所遇，即挈缣以归，急理家事，当为窜计。祸不旋踵矣。”少年捧书大恐。合室素服而泣，专志朔旦。则舍弃他事，弹冠振衣，止于春明门外，矜严不寐。恭俟夜分，乃从一仆乘一马，驰往灞桥，唯恐无所睹。至则果有一物，形质诡怪，蓬头黄衣，交臂束膝，负柱而坐，俯首以寐。少年惊喜，捧缣于前，祈祝设拜，不敢却顾，疾驱而回。返辕相庆，以为幸免矣。独有仆夫疑其不直。曾未逾旬，复有掷书者。仆夫立擒之，乃邻宇之导青襟者。启其缄札，蒲蜡昧墨如初。词曰：“汝灾甚大，曩之寿帛，祸源未塞。宜更以缣三十五，重置河梁。”其家则状始末，诉于官司。诘问具伏，遂置于法。时李常侍丛为万年令，讼牒数年尚在。（出《缺史》）

李全皋

护军李全皋，罢淮海监临日，寓止于开元寺。以朝廷艰梗，未获西归。一旦，有小校引一道人，云能通炉火之事，全皋乃延而礼之，自此与之善。一日语及黄白之事，道人曰：“唯某颇能得之。可求一铁鼎，容五六升以上者，黄金二十余两为母，日给水银药物，大候足而换之。莫穷岁月，终而复始。”李甚喜其说，顾囊有金带一条，可及其数，以付道人。诸药既备。周火之日后，日躬自看验。居数日微倦，乃令家人亲爱者守之。日数既满，斋沐而后开视，黄金烂然，的不虚也。李拜而信之。三日之内，添换有征。一旦道人自来，药炉一切如旧。疑骇之际，俄经再宿。久待讶其不至，不得已，启炉视之，不见其金矣。事及导引小校，代填其金而止。道人绝无踪迹。（出《桂苑丛谈》）

文处子

有处子姓文，不记其名，居汉中。常游两蜀侯伯之门，以烧炼为业。但留意于炉火者，咸为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积货甚多。为文所惑，三年之内，家财罄空。复为识者所诮，追而耻之，以至自经。又有蜀中大将，屯兵汉中者，亦为所惑。华阳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亦其空静。遂求主者，赁以烧药。因火发焚其第，延及一坊，扫地而静。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东趋斜谷，以脱其身。出门便为猛虎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溪谷之中。其虎随之，不离跬步。既窘迫，遂攀枝上一树，以带自缚于乔柯之上。其虎绕树咆哮。及晓，官司捕逐者及树下，虎乃徐去。遂就树擒之，斩于烧药之所。（出《王氏见闻》）

卷第二百三十九

谄佞一

安禄山 成敬奇 陈少游 裴延龄 薛盈珍 画雕 冯道
明 杜宣猷 李德裕 韩全海 苏循 苏楷 乐朋龟 孔谦

安禄山

玄宗命皇太子与安禄山相见，安禄不拜。因奏曰：“臣胡人，不闲国法，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储君。朕万岁后，代朕君汝者。”安禄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安禄乃拜。玄宗嘉其忠诚，尤怜之。（出《谭宾录》）

成敬奇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立而可就。为大理正，与姚崇有姻亲。崇尝寝疾，敬奇造宅省焉。对崇涕泣，怀中置生雀数枚，一一持出，请崇手执而后放之。祝云：“愿令公速愈。”崇勉强从之。敬奇既去，崇恶其谄媚。谓其子弟曰：“此泪从何而来。”“自兹不复接遇。”（出《大唐新语》）

陈少游

唐陈少游检校职方员外郎，充回纥使。检校官自少游始也。而少游为理，长于权变，时推干济。然厚敛财物，交结权右。寻除管桂观察使。时中官董秀用事，少游乃宿于里。候下直际，独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日所费几何？”秀曰：“久忝近职，累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须千余贯。”少游曰：“据此所费，俸钱不能足其数。此外常须求人，方可取济。倘有输诚供应者，但留心庇护之，固易为力耳。少游虽不才，请以一身独备七郎之费用。每岁愿送钱五万贯，今见有大半，请即收受。余到官续送，免费心劳虑，不亦可乎！”秀既逾于所望，忻悦颇甚，因与之相厚。少游言讫，泣曰：“南方毒瘴深僻，但恐不得生还，再睹颜色。”透遽曰：“中丞美才，不当远官。从容旬日，冀竭蹇分。”时少游已纳贿于元载子仲武矣。秀、载内外引荐。数日，拜宣歙观察使，改浙东观察使，迁淮南节度使。十余年间，三总大藩。征求货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万亿。视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结元载，每岁馈十万贯。后以载渐见忌，少游亦稍疏之。及载子伯和，贬官扬州，少游外与之深交，而阴使人伺其过，密以上闻。代宗以为忠，待之益厚。关播尝为少游宾客，卢杞早年，与之同在仆固怀恩幙府，故骤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后，遂夺包佶财物八百万贯。复使参谋温述，送款于李希烈曰：“濠、舒、庐等州，已令罢垒，韬戈卷甲，伫候指挥。”后銮舆归京，包佶入朝，具奏财赋事状。少游上表，以所取财，皆是供军费用，今请据数却纳。乃重征管内百姓以进。后刘洽牧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少游闻之，惭愧而卒。（出《谭宾录》）

裴延龄

唐裴延龄累转司农少卿，寻以本官权判度支。自揣不通食货之物，乃设钩距，召度支老吏与谋，以求恩顾。乃奏言：“天下出入钱物，新陈相因，而常不减六七千万贯，唯在一库。差殊散失，莫可知之。请于左藏库中分置，别建欠、负、耗、债等库。及季库月给，纳诸色钱物。”德宗从之。但贵欲张名目，以惑上听。其实钱物更无增加，唯虚费簿书人吏。又奏请，令京兆府两税青苗钱，市草百万团，送苑中。宰臣议：以为若市草百万团，则一方百姓，自冬历夏，搬运不了，又妨夺农务。其事得止。京西有污池卑湿处，芦苇丛生焉，不过数亩。延龄忽奏云：“厩马冬月合在槽枥秣饲，夏中即须有牧放处。臣近寻访得长安咸阳两县界，有陂地百顷，请以为内厩牧马之地。且去京城十数里。”德宗信之，言于宰臣。宰臣坚执云：“恐必无此。”及差官阅视，悉皆虚妄。延龄既惭且怒，又因对敷。德宗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楸。以年多故致损坏，而未能换。”延龄曰：“宗庙事重，殿楸事轻。陛下自有本分钱物。”德宗惊曰：“本分钱何名也？”曰：“此是纡义。愚儒常才，不足与言。陛下正合问臣，臣能知之。准礼经云：天下赋税，分为三分。一分充干豆；一分充宾客，一分充君之庖厨，干豆供宗庙也。今陛下奉宗庙，虽至严至丰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财赋也。只如鸿胪礼宾，诸国番客，至于回纥马价，用一分钱物，尚有赢羨甚多。况陛下御善宫厨，皆极简俭，所用外，以赐百官充俸料餐钱等，犹未能尽。据此而言，庖厨之用，其数尚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合疑，何况一楸。”上曰：“经义如此，人未曾言，颌之而已。”后因计料造神龙寺，须用长七十尺松木。延龄奏曰：“臣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有数千

株，皆长七八十尺。”德宗曰：“人云，开元天宝中，近处求觅五六丈木，尚未易得，皆须于岚胜州来采造。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延龄对曰：“贤者珍宝异物，皆处处有之，但遇圣君即出。今此木生自关辅，盖为圣君，岂开元天宝合得有也。”

“延龄既锐情于苛刻，剥下附上为功。奏对之际，皆恣骋诡怪虚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龄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尝闻。上颇欲知外事，故特优遇之。”（出《谭宾录》）

薛盈珍

姚南仲为郑滑节度使。时监军薛盈珍估势，干夺军政。南仲不从，数为盈珍构谗于上，上颇疑之。后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表奏南仲不法，谗构颇甚。南仲裨将曹文洽，时奏事赴京师。窃知盈珍表中语，文洽私怀怒。遂晨夜兼道追务盈，至长乐驿，及之，与同舍宿。中夜杀务盈。沉盈珍表于厕中。乃自杀。日旰，驿吏开门，见流血满地。旁得文洽二缄，一缄告盈珍罪；一缄表理南仲冤，且陈谢杀务盈。德宗闻其事，颇骇动。南仲虑衅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扰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扰臣，自隋陛下法耳。如盈珍辈所在，虽羊杜复生，抚百姓，御三军，必不成恺悌父母之政，师律善阵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谭宾录》）

画 雕

裴延龄恃恩轻躁，同列惧之，唯顾少连不避。延龄尝画一

雕，群鸟噪之。以献，德宗知众怒，益信之。（出《谭宾录》）

冯道明

雍陶，蜀人也，以进士登第。后稍薄于亲党，其舅云安刘敬之罢举，归山坡，素事篇章。让陶不寄书曰：山近衡阳虽少雁，水连巴蜀岂无鱼。陶得诗愧赧，方有孤首之思。后为简州牧，自比谢宣城柳吴兴也。宾至则折挫之，阍者亦怠，投贄者稀得见。忽有冯道明下第请谒云：“与员外故旧。”阍者以道明之言启之，及引进，陶呵曰：“与君昧平生，何方相识？”道明曰：“诵员外诗，仰员外德，诗集中日得见。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又曰：“江声秋入寺，雨气夜侵楼。”又曰：“闭门客到常疑病，满院花开不似贫。”陶闻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之交。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冯子匪艺而求知，其两违之。（出《云溪友议》）

杜宣猷

杜宣猷大夫自闽（“闽”原作“陶”，据《玉泉子》改）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诸道每岁进阍人，所谓“私白”者，闽为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阍以下桑梓，多系于闽。时以为中官藪泽。宣猷既至，每寒食节，辄散遣将吏，荷挈食物，祭于诸阍冢墓。所谓洒扫者也，故时号为“敕使看墓”。（出《玉泉子》）

李德裕

李德裕镇扬州，监军使杨钦义追入，必为枢近。而德裕致礼，皆不越寻常，钦义心衔之。一日，中堂设宴，更无他宾。而陈设宝器图画数床，皆殊绝。一席祇奉，亦竭情礼。宴罢，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诏却令监淮南。钦义即至，具以前时所赠归之。德裕笑曰：“此无所直，奈何拒焉？”悉却与之。钦义心感数倍。后竟做枢密使，唐武宗一朝之柄，皆钦义所致也。（出《幽闲鼓吹》）

韩全海

唐昭宗以宦官怙权，骄恣难制，常有诛剪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敕胤，凡有密奏，当进囊封，勿于便殿面奏。以是宦官不能知。韩全海等乃访京城美女数十以进，密求宫中阴事。天子不之悟，胤谋渐泄。中官以重赂甘言，请藩臣为城社，视崔胤皆裂。时因伏腊宴聚，则相向流涕，辞旨谄谀。会汴人寇同华知崔胤之谋，于是韩全海引禁军，陈兵伏，逼帝幸凤翔。他日崔胤与梁祖协谋，以诛阉宦。未久，祸亦及之，致族绝灭。识者归罪于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潜常谓所亲曰：“灭吾族者，必缙儿也。”缙儿即胤小字。河东晋王李克用闻胤所为，谓宾佐曰：“助（“助”字原缺，据《北梦琐言》补。）贼为虐者，其崔胤乎。破国亡家，必在此人也。”（出《北梦琐言》）

苏 循

唐末，尚书苏循谄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州，谒晋王。时张承业方以匡复为意。而循忽献晋王画敕笔一对，承业愈鄙之。（出《唐书》，明抄本作《北梦琐言》）

苏 楷

昭宗先谥“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起居郎苏楷等驳议，请改为“恭灵庄闵皇帝”，庙号襄宗。苏楷者，礼部尚书苏循之子，乾宁二年应进士。楷人才寝陋，兼无德行。昭宗恶其滥进，率先黜落。由是怨望，专幸邦国之灾。其父循，奸邪附会，无誉于时。故希旨苟进。梁祖识其险峻，滋不悦，大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号，诏曰：“苏楷、高贻休、萧闻礼，皆人才寝陋，不可尘污班行。并停见任，放归田里。苏循可令致土。”河朔士人，目苏楷为衣冠枭獍。（出《北梦琐言》）

乐朋龟

旧例，士子不与内官交游。十军军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唐僖皇播迁，行至洋源，百官未集，缺人掌诰。乐朋龟侍郎，亦及行在。因谒中尉，仍请中外。由是荐之，充翰林学士。张洎相自处士除起居郎，亦出令孜之门，皆申中外之敬。洎车驾到蜀，朝士毕集。一日，中尉为宰相开筵，学士洎张起居同预焉。张公耻于对众设拜，乃先谒中尉。使施谢酒之敬，中尉讶之。俄而宾至，即席坐定。中尉白诸官曰：“某与起居，清浊异流。曾蒙中外。既虑玷辱，何惮改更？今日暗地谢酒，即不

可。”张公惭惧交集。自此甚为群彦所薄。乐公举进士，初陈启事，谒李昭待郎，自媒云：“别于九经书史及老庄八都赋外，著八百卷书。请垂比试。”诚有学问也，然于制诰不甚简当。时人或未之可也。（出《北梦琐言》）

孔 谦

后唐明宗即位之初，诛租庸使孔谦、归德军节度使元行钦、邓州节度温韬、太子少保段凝、汴州曲务辛廷蔚、李继宣等。孔谦魏州孔目吏，庄宗图霸，以供馈军食。谦有力焉，既为租庸使。曲事嬖幸，夺宰相权。专以取敛为意，剥削万端，以犯众怒伏诛。元行钦为庄宗爱将，出入宫禁，曾无间隔。害明宗之子从景，以是伏诛。段凝事梁，以奸佞进身。至节将，末年绌军权，束手归朝。温韬凶恶，发掘西京陵寝。庄宗中兴，不证其罪，厚赂伶官阉人，与段凝皆赐国姓，或拥旄钺。明宗采众议而诛之。辛廷蔚开封尹王瓚之牙将也，朱友贞时，廷蔚依瓚势曲法乱政，汴人恶之。李继宣汴将孟审澄之子，亡命归庄宗，刘皇后畜为子。时宫掖之间，秽声流闻。此四凶，帝在藩邸时，恶其为人，故皆诛之。庄宗皇帝为唐雪耻，号为中兴。而温韬毁发诸帝陵寝，宜加大辟。而赐国姓，付节旄，由是知中兴之说谬矣。（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四十

谄佞二

赵元楷 阎知微 郑愔 薛稷 李峤 李义府 侯思止 卢藏用 赵履温 张岌 吉顼 宗楚客 崔融 崔湜 用番将 张说 程伯献 杨国忠 太真妃 李林甫

赵元楷

赵元楷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时候君集为元帅。君集马病颡疮，元楷以指沾其脓而嗅之，以谀君集。为御史所劾，左迁刺史。（出《谭宾录》）

阎知微

唐春官尚书阎知微和默啜，司宾丞田归道为之副焉。至牙帐下，知微舞蹈，宛转抱默啜靴鼻而嗅之。田归道独长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悬之，经一宿。明日将杀之，元珍谏：“大国和亲使，杀之不祥。”乃得释。后与知微争于殿庭，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坚执以为和。默啜果反，陷赵定。天后乃诛知微九族，拜归道夏官侍郎。（出《朝野僉载》）

郑 愔

唐吏部侍郎郑愔初托附来俊臣。俊臣诛，即附张易之。易之被戮，即附韦庶人，后附谯王。竟被诛。（出《朝野僉载》）

薛 稷

唐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李晋、中书令崔湜、萧至忠、岑羲等，皆外饰忠鲠，内藏谄媚。胁肩屏气，而舐痔折肢，阿附太平公主。并腾迁云路，咸自以为得志，泰山之安也。七月三日，家破身戮。何异鸛鵩栖于苇苕，大风忽起，巢折卵坏。后之君子，可不鉴哉！（出《朝野僉载》）

李 峤

唐李峤少负才华，代传儒学。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书，三知政事，封郑国公。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余万斤，铁一百三十余万斤，钱二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张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戴，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武三思为其文，朝士献诗者，不可胜纪。唯峤诗冠绝当时。诗曰：“辙迹光西嶷，勋庸纪北燕。何如万国会，讽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声流尘作劫，业固海成

田。圣泽倾尧酒，薰风入舜絃。忻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后宪司发峽附会韦庶人，左授滁州别驾。后至开元中，诏毁天枢，发卒镕烁，弥月不尽。洛阳尉李休烈乃赋诗以咏曰：“天门街东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既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推。”先有谣云：“一条丝线挽天枢。”言其不久也，故休诗及之。庶士莫不讽诵。天枢之北，韦庶人继造一台，先此毁拆。（出《大唐新语》）

李义府

唐李义府状貌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杨行颖表言义府罪状，制令刘祥道对推其事。李勣监焉，按有实。长流西州。或作刘祥道破铜山之大贼，李义府露布。称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出《谭宾录》）

侯思止

唐侯思止贫穷，不能理生业，乃依事恒州参军高元礼。而无赖诡譎，无以逾也。时恒州刺史裴贞杖一判司。则天将不利王室，罗织之徒已兴矣。判司谓思止曰：“今诸王多被诛戮，何不告之？”思止因请状，遂告舒王及裴贞谋反。诏按问，并族诛，授思止游击将军。元礼惧而思媚之，引与同坐，呼为“侯大”曰：“国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识字，可奏云：‘獬豸亦不识字，而能触邪。’”则天果曰：“欲与汝御史，人云汝

不能识字。”思止以獬豸对，则天大悦，即授焉。元礼复教曰：“圣上知侯大无宅，倘以没官宅见借，可拜谢而不受。圣上必问所由，可奏云：‘诸反逆人宅，恶其名，不愿坐其内。’”果如言，则天复大喜，恩赏甚优。（出《谭宾录》）

卢藏用

卢藏用征拜左拾遗，千吏部侍郎中书舍人。历黄门侍郎，兼昭文馆学士，转尚书右丞。与陈伯玉、赵贞固友善。隐居之日，颇以贞白自炫，往来于少室、终南二山，时人称为“假隐”。自登朝，奢靡淫纵，本服鲜丽。赳赳诡佞，专事权贵。时议乃表其丑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陇州。（出《谭宾录》）

赵履温

唐赵履温为司农卿，谄事安乐公主。气势回山海，呼吸变霜雪。客谓张文成曰：“赵司农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险，行僻而骄。折支势族，舐痔权门。谄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鹫虎，贪如饿狼。性爱食人，终为人所食。”为公主夺百姓田园，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库钱百万亿。斜褰紫衫，为公主背挽金犊车。险诐皆此类。诛逆韦之际，上御承天门。履温诈喜，舞蹈称万岁。上令斩之，刀剑乱下，与男同戮。人割一脔，骨肉俱尽。（出《朝野僉载》）

张 岌

唐天后时，张岌谄事薛师。掌擎黄幙随薛师后，于马旁伏地承薛师马镫。侍御史郭霸尝来俊臣糞秽，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并偷媚取容，实名教之罪人也。（出《朝野僉载》）

吉 頊

天后时，太常博士吉頊，父哲，易州刺史，以贓坐死。頊于天津桥南，要内史魏王承嗣，拜伏称死罪。承嗣问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若之，即以犊车载入。三日不语，承嗣问其故，对曰：“父犯国法，忧之，无复聊赖。”承嗣既幸免其父极刑。进頊笼马监，俄迁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升，二妹请求耳。（原缺出处，明抄本作《朝野僉载》）

宗楚客

唐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时薛师有嫪毒之宠，遂为作传二卷。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释迦重出，观音再生。期年之间，位至内史。（出《朝野僉载》）

崔 融

唐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缙氏山立祠。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后易之

赤族，佞者并流岭南。（出《朝野僉载》）

崔 湜

唐崔挹子湜，桓敬惧武三思谗间，引湜为耳目。湜乃反以桓敬等计潜告三思，寻为中书令。湜又说三思，尽杀五王，绝其归望。先是湜为兵部侍郎，挹为礼部侍郎。父子同为南省副贰，有唐以来，未之有也。上官昭容屡出外，湜谄附之。玄宗诛萧至忠后，所司奏“宫人元氏款称，与湜曾密谋进鸩。”乃赐湜死，年四十。初湜与张说有隙，说为中书令，议者以为说构陷之。湜美容仪，早有才名。弟液、洙及从兄洊，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门地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以令终。又湜谄事张易之与韦庶人。及韦诛，复附太平。有冯子都、董偃之宠。妻美，并二女并进储闈，得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有榜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出《朝野僉载》）

用番将

唐玄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讷；又八年而用张嘉贞、张说；五年而杜暹进；又三年萧嵩进；又十二年而李适之进。咸以大将直登三事。李林甫既惩适之之患，遂易旧制。请以番人为将，欲固其权。尝奏于上曰：“以陛下雄才，兼国家富强。而诸番未灭者，由文吏为将，怯懦不胜武事。陛下必欲灭四夷，

威海内，莫若武臣，武臣莫若番将。番将生而气雄，少养马上，长求阵敌，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将之，使其必死，则夷狄不足图也。”上大悦。首用安禄山，安禄山有功；用哥舒翰有勇；用安思顺能军；用高仙芝善战。禄山卒为戎首，林甫之罪也。（出《谭宾录》）

张 说

唐燕国公张说，幸佞人也。前为并州刺史，谄事特进王毛仲。饷致金宝，不可胜数。后毛仲巡边，会说于天雄军大宴。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说拜谢讫，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出《朝野僉载》）

程伯献

唐将军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宠。遭父丧，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二人，直就其丧前，被发而哭，甚于己亲。朝野闻之，不胜其笑。（出《谭宾录》）

杨国忠

玄宗谓侍臣曰：“我欲行一事，自古帝王未有也。盖欲传位于肃宗。”及制出，国忠大惧，言语失次。归语杨氏姐妹曰：“娘子，我辈何用更作活计？皇太子若监国，我与姊妹等即死

矣。”相聚而哭。虢国入谋于贵妃。妃衔土以请，其事遂止。哥舒翰在潼关，或劝请诛国忠，以悦众心，舒翰不听。禄山发范阳，每日于帐前叹曰：“杨国忠头，来何太迟也！”国忠妻裴柔，蜀之大娼也。国忠又为剑南节度。劝玄宗入蜀，授其所亲官，布蜀汉。（出《谭宾录》）

太真妃

太真妃尝因妒忌，有语侵上。上怒甚。令高力士以辘车接送还其家。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授力士曰：“珠玉珍异，皆上所赐，不足充献。唯发父母所生，可达妾意。望为申妾万一慕恋之诚。”上得发，挥涕潸然。遽命力士召之归。（出《贵妃传》，明抄本作出《开元传》，接见《开天传信记》）

李林甫

玄宗在东都，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张（“张”原作“西”，据《国史补》改。）曲江谏曰：“百姓场圃未毕，请候冬间。”是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及罢退，佯为蹇步。上问：“何故脚疾。”对曰：“臣非病足，愿独奏事。”乃言二京陛下东西宫也。将欲驾幸，何用择时？设有妨于刈获，独免过路赋税。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悦。自此驾幸长安，不复东矣。旬日，耀卿、九龄俱罢，而牛仙客进。（出《国史补》）

又

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诛锄海内人望。自储君以下，无不累息。初开元后，姚宋等一二老臣，多献可替否，以争天下大体。天下既理，上心亦泰。张九龄上所拔，颇以后进少之。九龄尤謇谔，数犯上，上怒而逐之。上雄才豁达，任人不疑。晚得林甫，养成君欲，未尝有逆耳之言，上爱之。遂深居高枕，以富贵自乐。大臣以下，罕得对见，事无大小，责成林甫。林甫虽不文，而明练吏事，慎守纲纪，衣冠非常调，无进用之门。而阴贼忍杀，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上左右者虽饷人厮养，无不略之，故动静辄知。李适之初入相，疏而不密，林甫卖之。乃曰：“华山之下有金矿焉，采之可以富国。上未知之耳。”适之善其言，他日，从容以奏，上悦。顾问林甫，林甫曰：“臣知之久矣。华山陛下本命也，王气所在，不可发之。故臣不敢言。”上遂薄适之。因曰：“自今奏事，先与林甫议之，无轻脱。”自是适之束手矣。非其所引进，皆以罪诛。威震海内，谏官但持禄养资，无敢论事。独补缺杜中犹再上疏。翌日，被黜为下邳令。林甫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何用多言。君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食三品料；及其一鸣，即黜去。虽欲再鸣，其可得乎。”由是谏诤之路绝矣。晚年多冤仇，惧其报复。出广车仆，金吾静街，前驱百步之外。居则以砖垒屋，以板幙墙。家人警卫，如御大敌。其自防也如此。故事，宰臣骑从，三五人而已。士庶不避于路。至是骑从百余人，为左右翼，公卿以下趋避，自林甫始也。（出《谭宾录》）

卷第二百四十一

谄佞三

王承休

王承休

蜀后主王衍宦官王承休，后主以优笑狎暱见宠。有美色，恒侍少王寝息，久而专房。承休多以邪僻奸秽之事媚其主，主愈宠之。与韩昭为刎颈之交，所谋皆互相表里。承休一日请从诸军拣选官健，得骁勇数千，号龙武军。承休自为统帅，并特加衣粮，日有优给。因乞秦州节度使，且云：“原与陛下于秦州采掇美丽。旦说秦州之风土，多出国色。仍请幸天水。”少主甚悦，即遣仗节赴镇。应所选龙武精锐，并充衙队从行。到方镇下车，当日毁拆衙庭，发丁夫采取材石，创立公署使宅，一如宫殿之制。兼以严刑峻法，妇女不免土木之役。又密令强取民间子弟，使教歌舞伎乐。被获者，令画工图真及录名氏，急递中送韩昭。昭又密呈少主。少主睹之，不觉心狂。遂决幸秦之计，因下制曰：“朕闻前王巡狩，观土地之惨舒，历代省方，慰黎元之僊望。西秦封域，远在边隅。先皇帝画此山河，历年征讨，虽归王化，未浹惠风。今耕稼既属有年。军民颇闻望幸，用安疆场。聊议省巡，朕选取今年十月三日幸秦州。布

告中外，咸使闻之。”由是中外切谏不从。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绝食。前秦州节度使判官蒲禹卿叩马泣血，上表谏曰：“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周有诫慎之鞀。盖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己过，要纳说言。将引咎而责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秉录，正位当天，爱闻逆耳之忠言，每犯颜而直谏。且先皇帝许昌发迹，阊苑起身，历艰辛于草昧之中，受危险于虎争之际。胼胝戈甲，寢寢风霜，申武力而拘诸原，立战功而平多垒。亡躯致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于开国。今日鸿基霸盛，大业雄崇。地及雍凉，界连南北。德通吴越，威定蛮陬。郡府颇多，关河渐广。人物秀丽，土地繁华。当四海辐裂之秋，成万代龙兴之业。陛下生居富贵，坐得乾坤。但好欢娱，不思机变。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节，以礼乐而自防。循道德之规，受师傅之训。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难。惜高祖之基局，似太宗之临御。贤贤易色，孜孜为心。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听五音而受谏，以三镜而照怀。少止息于诸处林亭，多观览于前王经史。别修上德，用卜远图。莫遣色荒，毋令酒惑。常亲政事，勿恣闲游。臣窃闻陛下欲出成都，往巡边垒。且天水地远，峻恶难行。险栈欹云，危峰插汉。微雨则吹摧阁道，稍泥则沮滑山程。岂可鸣銮，那堪叱驭。又复敌京咫尺，塞邑荒凉。民杂蕃戎，地多岚瘴。别无华风异景，不可选胜寻幽。陇水声悲，胡笳韵咽。营中止带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人。看探虏于孤峰，朝朝疑虑。睹望旗于峻岭，日日堤防。是多山足水之乡，即易动难安之地。麦积崖无可瞻恋，米谷峡何亚连知。路遇嗟山，程通怨水。秦穆圉马之地，隗嚣僭位之邦。是以一人出行，百司参从，千群雾拥，万众星驰。当路州县摧残，所在馆驿隘少，止宿尚犹不易。供须固是为难。纵若就中指挥，自破属省钱物，未免因依扰践，

触处凌迟。以此商论，不合轻动。其类苍龙出海，云行雨施。岂教浪静风恬，必见伤苗损稼。所以銮輿须止，天步难移。况顷年大驾，只到山南，犹不关进发兵士。此时直至天水，未审如何制止。自当初打破梁原城池，掳掠义宁户口。截腕者非一，斩首者甚多。匪惟生彼人心，抑亦损兹圣德。今去洛京不远，复闻大驾重来。若彼预有计谋，此则便须征讨。况凤翔久为进敌，必贮奸谋。切虑妄构妖词，致生衅隙。又陛下与唐主始申欢好，信币交驰。但虑闻道圣驾亲行，别怀疑忌，其必特差使命，请陛下境上会盟。未审圣躬去与不去？若去则相似秦赵争强，彼此难屈；若不去，即便同鲁卫不睦。战伐寻兴，酌彼未萌，料其先见。愿陛下思忖。臣伏闻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吊民伐罪，展义观风，然后便归九重，别安万姓。今陛下累曾游历，未闻一件教条。止于跋涉山川，驱驰人马。秦苑则舟船几溺，青城则嫔采将沈。自取惊忧，为何切事？却还京辇，不悦军民，但郁众情，莫彰帝德。忆昔先皇在日，未尝无故巡游。陛下纂承已来，率意频离宫阙，劳心费力，有何所为？此际依前整辔，又拟远别宸居。昔秦皇之鸾驾不回，炀帝之龙舟不返。陛下圣逾秦帝，明甚隋皇。且无北筑之虞，焉有南游之弊？宽仁大度，笃孝深慈。知稼穡之艰难，识古今之成败。自防得失，不纵襟怀。忍教致却宗言将道断，使烝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何虑以危亡，但恐乖于仁孝。况玉京金阙，宝殿珠楼，内苑上林，琼池环圃，香风满槛，瑞露盈盘。钧天之乐奏九韶，回雪之舞呈八佾。簇神仙于清虚之境，列歌舞于阆苑之中。人间胜致，天下所无，时或赏游，足观奇趣。何必须于远塞，看彼荒山。不惜圣躬，有何裨益。方今岐阳不顺，梁园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了。且当国生灵受弊，盗贼横行。纵边延无烽火之危，而内地有腹心之患。陛下千年膺运，一国称尊。文德

武功，经天纬地。考逾于舜，仁甚于汤。百行皆全，万机不扰。聪明博达，识量变通。深负智谋，独怀英杰。方居大宝，正是少年。既成社稷之基，复把山河之险。但不远听深察，居安虑危。辟四门以求贤，总万邦而行事。咸有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并行，赏罚必当。平分雨露，遍及疮痍。令表里以宽舒，使子孙以昌盛。布临人之惠化，立济众之玄功。选拣雄师，思量大计。振彼鸱张之势，壮兹虎视之威。秣马训兵，丰粮利器。彼若稍有微衅，此即直下平吞。正取时机，大行王道。自然百灵垂佑，四海归仁。众心成城，天下治理。即目蜀都强盛，诸国不如。贤士满朝，圣人当极。臣愿百姓乐于贞观，万乘明于太宗。采药石之言，听刍蕘之说。爱惜社稷，医疗军民。似周武谔谔而昌，知辛纣唯唯而灭。无饰非拒谏之事，有面折廷争之人。因我睿朝，益我皇化。陛下莫见居人稠垓，谓言京辇繁华。盖是外处凌残，住止不得。所以竞来臻凑，贵且偷安。今诸州虐理处多，百姓失业欲尽。荒田不少，盗贼成群。乞陛下广布腹心，特令闻见。且蜀国从来创业，多乏永谋。或德不及于两朝，或祚不延于七代。刘禅俄降于邓艾，李势遽归于桓温。皆为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灵。以至国人之心，无一可保。山河之险，不足可凭。陛下至圣至明，如尧如舜。岂后主之相匹，岂子仁之比伦。有宽慈至孝之名，有远见长谋之策。不信谄媚，不恣耽荒。出入而有所可征，动静而无非经久。必致万年之业，终为四海之君。臣愿陛下且住銮舆，莫离京国。候中原无事，八表来王。天下人心，咸归我主。若群流赴海，众蚁慕膻。有道自彰，无思不服。匪惟要看天水，直可便坐长安。是微臣之至愿，举国之深愿。臣闻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是以辄倾丹恳，仰谏圣明。不藉官荣，不沽多誉。情非讪上，理直忧君。虽无折槛之能，但有

触鳞之罪。不避诛殒，辄扣天庭。臣死如万类之中，去一蝼蚁。陛下或全无忖度，须向边陲。遗圣母以忧心，令庶寮以怀虑。全迷得失，自取疲劳。事有不虞，悔将何在。臣愿陛下，稍开谏路，微纳臣言。勿违圣后之情，且允国人之望。俯存大计，勿出远边。”后主竟不从之。韩昭谓禹卿曰：“我取汝表彰，候秦州回日，下狱逐节勘之。勿悔！”至十月三日，发离成都，四日到汉州。凤州王承捷飞驿骑到秦云：“东朝差兴圣令公，统军十余万，取九月到凤州。”少主独谓臣下设计，要沮其东行。曰：“朕恰要亲看相杀，又何患乎？”不顾而进。上梓潼山，少主有诗云：“乔岩簇泛烟，幽迳上寒天。下瞰峨嵋岭，上窥华岳巅。驱驰非取乐，按幸为忧边。此去将登陟，歌楼路几千。”宣令从官继和。中书舍人王仁裕和曰：“采杖拂寒烟，鸣驺在半天。黄云生马足，白日下松巅。盛得安疲俗，仁风扇极边。前程问成纪，此去尚三千。”成都尹韩昭、翰林学士李浩弼、徐光浦并继和，亡其本。至剑州西二十里已来，夜过一溪山。忽闻前后数十里，军人行旅，振革鸣金，连山叫噪，声动溪谷。问人云：“将过税人场，惧有鸢兽搏人，是以噪之。”其乘马亦咆哮恐惧，垂之不肯前进。众中有人言曰：“适有大驾前，鸢兽自路左丛林间跃出，于万人中攫将一夫而去。其人衔到溪洞间，尚闻唱救命之声。况天色未晓，无人敢捕逐者。”路人无不流汗。迟明，有军人寻之。草上委其余骸矣。少主至行宫，顾问臣僚，皆陈恐惧之事。寻命从臣令各赋诗。王仁裕诗曰：“剑牙钉舌血毛腥，窥算劳心岂暂停。不与天朝除患难，惟于当路食生灵。从将户口资馋口，未委三丁税几丁。今日帝王亲出狩，白云岩下好藏形。”翰学士李浩弼进诗曰：“岩下年年自寝讹，生灵餐尽意如何。爪牙众后民随减，溪壑深来骨已多。天子纪纲犹被弄，客人穷独困难过。长途莫怪无人迹，

尽被山王税杀他。”少王览此二篇，大笑曰：“此二臣之诗，各有旨也。朕亦于马上构思，三十余里，终不就。”于是命各官从臣。翰林学士徐光浦、水部员外王巽亦进诗。至剑门，少主乃题曰：“缓轡逾双剑，行行蹑石陵。作千寻壁垒，为万祀依凭。道德虽无取，江山粗可矜。回看成阙路，云垒树层层。”后侍臣继，成都尹翰昭和曰：“闭关防外寇，孰敢振威陵。险固疑天设，山河自古凭。三川奚所赖，双剑最堪矜。鸟道微通处，烟霞巢百层。”王仁裕和曰：“孟阳曾有语，刊在白云陵。李杜常挨托，孙刘亦恃凭。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长天路，浓峦蔽几层。”又命制《秦中父老望幸赋》一首进之，今亡其本。过白卫岭，大尹韩昭进诗曰：“吾王巡狩为安边，此去秦享尚数千。夜照路岐山店火，晓通消息戍瓶烟。为云巫峡虽神女，跨凤秦楼是谪仙。八骏似龙人似虎，何愁飞过大漫天。”少主和曰：“先朝神武力开边，画断封疆四五千。前望陇山屯剑戟，后凭巫峡巢烽烟。轩皇尚自亲平寇，嬴政徒劳爱学仙。想到隗宫寻胜处，正应莺语暮春天。”王仁裕和曰：“龙旆飘摇指极边，到时犹更二三千。登高晓蹋巉岩石，冒冷朝充断续烟。自学汉皇开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无恩及，大散关东别有天。”泊至利州，（“州”原作“周”，据许本改。）已闻东师下固镇矣。旬日内，又闻金牛败卒，塞硖而至。其时蜀师十余万，自绵汉至于深渡千余里，首尾相继，皆无心斗敌。遣使臣逼促，则回枪刺之曰：“请唤取龙武军相战。不惟勇敢，况且偏请衣粮。我等拣退不堪，何能相杀。”实无余何，十月二十九日狼狈而归。于栈阁悬险溪岩壑之中，连夜继昼，却入成都。康延孝与魏王继踵而入，少主于是树降。东军未入前，王宗弼杀韩昭、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宣徽州使李周辂、欧阳冕等。王承休握锐兵于天水，兵刃不举。既知东军入蜀，遂

拥麾下之师及妇女孩幼万余口，金银缯帛，于西蕃买路归蜀。沿路为左衽掳夺，并经溪山，冻饿相践而死。迨至蜀，存者百余人，唯与田宗汭等脱身而至。魏王使人诘之曰：“亲握锐兵，何得不战？”曰：“惮大王神武，不敢当其锋。”曰：“何不早降？”曰：“盖缘王师不入封部，无门输款。”曰：“其初入蕃部，几许人同行？”曰：“万余口。”“今存者几何？”曰：“才及百数。”魏王曰：“汝可赏此万人之命。”遂尽斩之。蜀师不战，坐取亡灭者，盖承休、韩昭之所致也。人多不知之。（出《王氏闻见录》）

卷第二百四十二

谬误（遗忘附）

谬误 益州长吏 萧颖士 郗昂 张长史 萧俛 崔清 何
儒亮 于頔 苑抽 李文彬 苏拯 窦少卿 遗忘 张
利涉 阎玄一 郭务静 张守信 李睟 张藏用

谬误

益州长吏

唐益州每岁进甘子，皆以纸裹之。他时长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细布。既而恒恐有甘子为布所损，每岁多怀忧惧。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长吏以为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惧曰：“果为所推。”及子布到驿，长吏但叙以布裹甘子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闻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学，有文才，知名当代。（出《大唐新语》）

萧颖士

唐天宝初，萧颖士因游灵昌。远至胙县南二十里。有胡店，店上有人多姓胡。颖士发县日晚，县寮饮饯移时，薄暮方行。至县南三五里，便即昏黑。有一妇人年二十四五，着红衫绿裙，骑驴，驴上有衣服。向颖士言：“儿家直南二十里。今归遇夜，独行怕惧，愿随郎君鞍马同行。”颖士问女何姓，曰：“姓胡。”颖士常见世间说有野狐，或作男子，或作女人，于黄昏之际媚人。颖士疑此女郎是野狐，遂唾叱之曰：“死野狐，敢媚萧颖士。”遂鞭马南驰，奔至主人店，歇息解衣。良久，听见妇人，从门牵驴入来。其店叟曰：“何为冲夜？”曰：“冲夜犹可，适被一害风措大，呼儿作野狐，合被唾杀。”其妇人乃店叟之女也。颖士渐恧而已。（出《辨疑志》）

郗 昂

唐郗昂与韦陟交善。因话国朝宰相，谁最无德。昂误对曰：“韦安石也。”已而惊走而去，逢吉温于街中。温问何故苍惶如此，答曰：“适与韦尚书话国朝宰相最无德者，本欲言吉项，误言韦安石。”既言，又鞭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执手慰问之，复以房融为对。昂有时称，忽一日犯三人。举朝嗟叹，唯韦陟遂与之绝。（出《国史补》）

张长史

唐监济令李回，妻张氏。其父为庐州长史，告老归。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临济辱之，误至全节县。而问门人曰：“明

府在乎？“门者曰“在。”张遂入至厅前，大骂辱。全节令赵子余不知其故，私自门窥之，见一老父诟骂不已。而县下常有狐为魅，以张为狐焉。乃密召吏人执而鞭之，张亦未寤，骂仍恣肆。击之困极，方问何人，辄此诟骂。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贱吾女，来怒回耳。全节令方知其误，置之馆，给医药焉。张之僮夜亡至临济，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数百，将袭全节而击令。令惧，闭门守之。回遂至郡诉之，太守召令责之，恕其误也。使出钱二十万遗张长史以和之。回乃迎至县，张喜回之报复。卒不言其薄女，遂归。（出《纪闻》）

萧 俛

唐贞元中，萧俛新及第。时国医王彦伯住太平里，与给事郑云逵比舍住。忽患寒热，早诣彦伯求诊候，误入云逵第。会门人他适，云逵立于中门。俛前趋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说其状。逵命仆人延坐，为诊其臂曰：“据脉候，是心家热风。云逵姓郑，若觅国医王彦伯，东邻是也。”俛赧然而去。（出《乾撰子》）

崔 清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替李逊。清辞户部侍郎李巽，留坐与语。清指谓所替李逊曰：“清都者不知李逊浑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独不称公意。”清稍悟之，惭顾而去。（出《嘉话录》）

何儒亮

唐进士何儒亮自外州至京，访其从叔。误造郎中赵需宅，自云同房侄。会冬至，需欲家宴，挥霍云：“既是同房。便令入宴。”姑姊妹妻子尽在焉。儒亮饌毕，徐出。及细察之，乃何氏之子也，需大笑。儒亮岁余不敢出。京城时人，因以为何需郎中。（出《国史补》）

于 頔

唐司空于頔以乐曲有《想夫怜》，其名不雅，将改之。客有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莲，故歌为《相府莲》。自是后人语讹。”乃不改。（出《国史补》）

又

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至，皆下马。谓之“下马陵”，语讹为“虾蟆陵”。今荆襄之人，呼“堤”为“提”；留绛之人，呼“釜”为“付”。（按《国史补》作“晋绛之人”，“呼棱”为“笙”，关中人呼“稻”为“讨”，呼“釜”为“付”，故

苑 抽

唐尚书裴胄镇江陵，常与苑论有旧。论及第后，更不相见，但书札通问而已。论弟抽方应举，过江陵，行谒地主之礼。客因见抽名曰：“秀才之名，虽字不同，且难于尚书前为礼，如何？”会抽怀中有论旧名纸，便谓客将曰：“某自别有名。”

客将见日晚，仓遑遽将名入。胄喜曰：“苑大来矣，屈入！”抽至中庭，胄见貌异。及坐，揖曰：“足下第几？”抽对曰：“第四。”胄曰：“与苑大远近？”抽曰：“家兄。”又问曰：“足下正名何？”对曰：“名论。”又曰：“贤兄改名乎？”抽曰：“家兄也名论。”公庭将吏，于是皆笑。及引坐，乃陈本名名抽。既逡巡于便院，俄而远近悉知。（出《乾馔子》）

李文彬

唐举人李文彬受知于舍人纥干泉。时有京兆府同篆贺兰洎卒。文彬因谒紫微。紫微问曰：“今日有何新事？”文彬曰：“适过府门，闻纥干洎卒。”泉曰：“莫错否？”文彬曰：“不错。”泉曰：“君大似共鬼语也。”拂衣而去。文彬乃悟，盖俱重姓，又同名，而误对也。（出《奇闻录》）

苏拯

唐光化中，苏拯与乡人陈涤同处。拯与考功郎中苏璞，初叙宗党。璞故奉常涤之子也。拯既执贽，寻以启事温卷。因令陈涤缄封，涤遂误书己名。璞得之，大怒。拯闻之仓皇，复至书谢过。吴子华闻之曰：“此书应误也。”（出《北梦琐言》，明抄本作出《摭言》）

窦少卿

有窦少卿者家于故都。素于渭北诸州，至村店中。有从者抱疾，寄于主人而前去。历鄜、延、灵夏，经年未归。其从者寻卒于店中。此人临卒，店主问曰：“何姓名？”此仆只言得“窦少卿”三字，便奄然无语。店主遂坎路侧以埋之，卓一牌向道曰：“窦少卿墓”。与窦相识者过之。大惊讶，问店主，店主曰：“牌上有名，固不谬矣。”于是更有识窦者经过，甚痛惜。有至亲者报其家，及令骨肉省其牌，果不谬。其家于是举哀成服，造斋相次，迎其旅榇殡葬。远近亲戚，咸来吊慰。葬后月余，有人附到窦家书，归程已近郡，报上下平善。其家大惊，不信，谓人诈修此书。又有人报云：“道路间睹其形貌，甚是安健。”其家愈惑之。遂使人潜逆之，窃窥其路左，疑其鬼物。至其家，妻男皆谓其魂魄归来。窦细语其由，方知埋者是从人，乃店主卓牌之错误也。（出《王氏见闻》）

遗忘

张利涉

唐张利涉性多忘。解褐怀州参军，每聚会被召，必于笏上记之。时河内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亲就门致请，涉看笏曰：“公何见顾？笏上无名。”又一时昼寝惊，索马入州。扣刺使邓恽门，拜谢曰：“闻公欲赐责，死罪？”邓恽曰：“无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恽大怒，乃呼州官捶，以甲间构。将杖之，甲苦诉初无此语。涉前请曰：“望公舍之，涉恐是梦中见说耳。”时人由是咸知其性理惛惑矣。（出《朝野

金载 》)

阎玄一

唐三原县令阎玄一为人多忘。曾至州，于主人舍坐。州佐史前过，以为县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一惭谢而止。须臾县典至，一疑其州佐也，执手引坐。典曰：“某是县佐也。”又愧而上。曾有人传其兄书者，止于阶下。俄而里胥自录人到，一索杖。遂鞭送书人数下。其人不知所以，讯之。一曰：“吾大错。”顾直典，向宅取杯酒懊疮。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复忘其被杖者。因便赐直典饮之。（出《朝野金载》）

郭务静

唐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初上，典王庆通判案。静曰：“尔何姓？”庆曰：“姓王。”须臾，庆又来，又问何姓。庆又曰：“姓王。”静怪愕良久，仰看庆曰：“南皮佐史惣姓王？”（出《朝野金载》）

张守信

唐张守信为余杭太守，善富阳尉张瑶，假借之，瑶不知其故。则使录事参军张遇，达意于瑶，将妻之以女。瑶喜，吉期有日矣。然私相闻也，郡县未知之。守信为女具衣装，女之保

姆问曰：“欲以女适何人？”守信以告。保姆曰：“女婿姓张，不知主君之女何姓？吾窃惑焉。”守信乃悟，亟止之。（出《纪闻》）

李 旼

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自左迁后，稍进汉州雒县令。逢年有吏才，蜀之采访使常委以推按焉。逢年妻，中丞郑昉之女也，情志不合，去之。及在蜀城，谓益府户曹李旼曰：“逢年家无内主，昉落难堪。儿女长成，理须婚娶。弟既相狎，幸为逢年求一妻焉。此都官僚女之与妹，纵再醮者，亦可论之，幸留意焉。旼曰：“诺。”复又访之于旼。旼率略人也，乃造逢年曰：“兵曹李札，甚名家也。札妹甚美，闻于蜀城。曾适元氏，其夫寻卒。资装亦厚，从婢且二十人。兄能娶之乎？”逢年许之，令旼报李札。札自造逢年谢。明日，请至宅。其夜，逢年喜，寝未曙而兴。严饰毕，顾步阶除而独言曰：“李札之妹，门地若斯。虽曾适人，年幼且美。家又富贵，何幸如之。”言再三，忽惊难曰：“李旼过矣，又误于人。今所论亲，为复何姓，怪哉！”因策马到府庭。李旼进曰：“兄今日过札妹乎。”逢年不应，旼曰：“事变矣。”逢年曰：“君思札妹乎，为复何姓。旼惊而退。遇李札，札曰：“侍御今日见过乎，已为地矣。”旼曰：“吾大误耳，但知求好壻，都不思其姓氏。”札大惊，惋恨之。（出《纪闻》）

张藏用

唐青州临朐丞张藏用，性既鲁钝，又弱于神。尝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适会邻县令，使人送书，遗藏用。藏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读书毕，便令剥送书者。笞之至十，送书人谢杖。请曰：“某为明府送书，纵书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误，谢曰：“适怒匠人，不意误笞君耳。”命里正取饮一器，以饮送书人，而别更视事。忽见里正，指酒问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饮之。”里正拜而饮之。藏用遂入户，送书者竟不得酒，扶杖而归。（出《纪闻》）

卷第二百四十三

治生（贪附）治生

裴明礼 何明远 罗会 奚义 贪 滕蒋二王 奚知
范 夏侯彪之 王志愔 段崇简 崔玄信 严升期 张昌仪
李邕 裴佖 元载 张延赏 卢昂 崔咸 崔远 江淮贾人
龙昌裔 安重霸 张虔剑 治生

裴明礼

唐裴明礼，河东人。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多瓦砾，非善价者。乃于地际竖标，悬以筐，中者辄酬以钱，十百仅一二中。未浹浹，地中瓦砾尽矣。乃舍诸牧羊者，粪即积。预聚杂果核，具黎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车而鬻，所收复致巨万。乃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营生之妙，触类多奇，不可胜数。贞观中，自台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转兵吏员外中书舍人。累迁太常卿。（出《御史台记》）

何明远

唐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远年老，或不从戎，即家贫破。及如故，即复盛。（出《朝野僉载》）

罗 会

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自业，里中谓之鸡肆，言若归之积粪而有所得也。会世副其业，家财巨万。尝有士人陆景阳，会邀过所止。馆舍甚丽。入内梳洗，衫衣极鲜。屏风氍褥烹宰，无所不有。景阳问曰：“主人即如此快活，何为不罢恶事。”会曰：“吾中间停废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马散失。复业已来，家途稍遂。非情愿也，分合如此。”（出《朝野僉载》）

奚 乂

扶风奚乂年十三，诸姑累朝国戚。其伯检校工部尚书交，闲厩使宫苑使。于嘉会坊有庙院，乂亲识张敬立任安州长史，得替归城。安州土出丝履，敬立赍十数辆，散甥侄。竞取之，唯乂独不取。俄而所余之一辆，又稍大，诸甥侄之剩者，乂再拜而受之。敬立问其故，乂不对。殊不知殖货有端木之远志。遂于市鬻之，得钱半千，密贮之。潜于锻炉作二枝小钎，利其刃。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乂帚聚得斛余。遂往诣伯所，借庙院习业，伯父从之。乂夜则潜寄褒义寺法安上人院止，昼则往庙中。以二钎开隙地，广五寸，深五寸，密布四千余条，皆长二十余步。汲水渍之，布榆荚于其中。寻遇夏雨，习皆滋长。

比及秋，森然已及尺余，千万余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长三尺余。又遂持斧伐其并者，相去各三寸。又选其条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间下者，二尺作围束之，得百余束。遇秋阴霖，每束鬻值十余钱。又明年，汲水于旧榆沟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鸡卵。更选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余束。此时鬻利数倍矣。后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仅千余茎，鬻之，得三四万余钱。其端大之材，在庙院者，不啻千余，皆堪作车乘之用。此时生涯已有百余。自此帛布裘百结，日歛食而已。遂买蜀青麻布，百钱个疋，四尺而裁之，顾人作小袋子。又买内乡新麻鞋数百两。不离庙中，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等，日给饼三枚，钱十五文，付与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实其内，纳焉。月余，槐子已积两车矣。又命小儿拾破麻鞋，每三两，以新麻鞋一两换之。远近知之，送破麻鞋者云集。数日，获千余量。然后鬻榆材中车轮者，此时又得百余千。雇日佣人，于宗贤西门水涧，从水洗其破麻鞋。曝干，贮庙院中。又坊门外买诸堆弃碎瓦子，令功人于流水涧洗其泥滓，车载积于庙中。然后置石嘴碓五具，锉碓三具。西市买油靛数石，雇庖人执爨。广召日佣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疏布筛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工烂擣，候相乳尺，悉看堪为挺，人臼中熟出。命工人并手团握，例长三尺已下，圆径三寸。埽之得万余条，号为法烛。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烬重桂，巷无车轮。又取此法烛鬻之，每条百文。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秽所聚。又遂求买之，其主不测，又酬钱三万。既获之，于其中立标，悬幡子。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乃糰子，召小儿掷瓦砾，击其幡标，中者以煎饼米团子啗。不逾月，两街小儿竞往，计万万，所掷瓦已满池矣。遂经度，

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又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父见，辄与钱帛。凡七年，不之问。异日，又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谓人曰：“亮终有所报大郎。”父方闲居，无何，亮且至。谓父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又西布柜坊，巢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之。”书契曰：“亮语父曰：‘亮攻于览玉，尝见宅内有异石，人罕知之。是捣衣砧，真于闾玉，大郎且立致富矣。’”父未之信。亮曰：“延寿坊召玉工观之。”玉工大惊曰：“此奇货也，攻之当得腰带夸二十副。每副百钱，三千贯文。”遂令琢之，果得数百千价。又得合子执带头尾诸色杂类，鬻之，又计获钱数十万贯。其宅并元契，父遂与米亮，使居之以酬焉。又李晟大尉宅前，有一小宅。相传凶甚，直二百十千，又买之。筑园打墙，拆其瓦木，各垛一处，就耕之术。太尉宅中傍其地有小楼，常不瞰焉，晟欲并之为击球之所。他日乃使人向父，欲买之，父确然不纳。云：“某自有所要。”候晟沐浴日遂具宅契书，请见晟。语晟曰：“某本置此宅，欲与亲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贫贱之人，固难安矣。某所见此地宽闲，其中可以为戏马。今献元契，伏惟府赐照纳。”晟大悦。私谓父不要某微力乎，父曰：“无敢望，犹恐后有缓急，再来投告令公。”晟益知重。父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献晟为戏马。荷父之所惠。父乃于两市。选大商产巨万者，得五六人。遂问之：“君岂不有子弟婴诸道及在京职事否。”贾客大喜，语父曰：“大郎忽与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地，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万贯文。”父因怀诸贾客子弟名谒晟，皆认为亲故。晟忻然览之，各置诸道膏腴之地重职，父又获钱数万。崇贤里有中郎将曹遂兴当夜生一大树，遂兴每患其经年枝叶有碍庭宇，伐之又恐损堂室。父因访遂兴，指其

树曰：“中郎何不去之。”遂兴答曰：“诚有碍耳，因虑根深本固，恐损所居室宇。”又遂请买之，仍与中郎除之。不令有损，当令树自失，中郎大喜。乃出钱五千文，以纳中郎。与斧钁匠人议伐其树，自梢及根，令各长二尺余，断之，厚与其直。因选就众材，及陆博局数百，鬻于本行。又计利百余倍，其精干率是类也。后又年老无子，分其见在财等与诸熟识亲友。至其余千产业，街西诸大市各千余贯，与常住法安上人经营。不拣日时供拟，其钱亦不计利。又卒时年八旬余，京城和会有邸。弟侄宗亲居焉，诸孙尚在。（出《乾馔子》）

贪

滕蒋二王

唐滕王婴、蒋王恽，皆不能廉慎。大帝赐诸王名五王，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蒋兄，自解经纪，不劳赐物。”与之，以为钱贯，二王大惭。朝官莫不自励，皆以取受为脏污。有终身为累，莫敢犯者。（出《朝野僉载》）

窦知范

唐瀛州饶阳县令窦知范贪。有一里正死，范令门内一人，为里正造像，各出钱一贯，范自纳之。谓曰：“里正有罪过，先须急救。范先造得一像，且以与之。”结钱二百千，平像（百

千原作千百，平像二字原空缺，据《说郛》二改补）五寸半。其贪皆类此。范惟一男，放鹰马惊，桑枝打伤头（“伤头”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破。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兔之命”）（出《朝野僉载》）

夏侯彪之

唐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卵一钱几颗。”曰：“三颗。”彪之乃遣取十千钱，令买三万颗。谓里正曰：“未便要，且寄鸡母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县吏与我卖。一鸡三十钱，半年之间成三十万。”又问：“竹笋一钱几茎。”曰：“五茎。”又取十千钱付之，买得五万茎。谓里正曰：“吾未须笋，且林中养之。至秋竹成，一茎十钱，积成五十万。”其贪鄙不道，皆此类。（出《朝野僉载》）

王志愔

唐汴州刺史王志愔饮食精细，对宾下脱粟饭。商客有一骡，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千不卖。市人报价云十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买单丝罗，匹至三千。愔问用几两丝。”对曰：“五两。”愔令竖子取五两丝来，每两别与十钱手功之直。（出《朝野僉载》）

段崇简

唐深州刺史段崇简性贪暴。到任追里正，令括客。云：“不得称无。上户每家取两人，下户取一人，以刑胁之。”人惧，皆妄通。通讠，简云：“不用唤客来，但须见主人。”主人到，处分每客索绢一疋。约一月之内，得绢三十车。罢任发，至鹿城县。有一车装绢未满载，欠六百疋。即唤里正，令满之。里正计无所出，遂于县令丞尉家，一倍举送。至都，拜邠州刺史。（出《朝野僉载》）

崔玄信

唐安南部护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岳摄受州刺史。贪暴，取金银财物向万贯。有首领取妇，裴即要障车绦。索一千疋，得八百疋，仍不肯放。捉新妇归，戏之三日，乃放还。首领更不复纳，裴即领物至扬州。安南及问至，擒之。物并纳官。裴亦鐫项至安南，以谢百姓。及海口，会赦免。（出《朝野僉载》）

严升期

唐洛州司仓严升期摄侍御史，于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县，烹宰极多。事无大小，入金则弭。凡到处，金银为之涌贵。故江南人呼为金牛御史。（出《朝野僉载》，明抄本作《御史台记》）

张昌仪

唐张昌仪为洛阳令，恃易之权势，属官无不允者。鼓声动，有一人姓薛赍金五十两，遮而奉之。仪领金，受其状。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张锡。数日失状，以问仪。仪曰：“我亦不记得，但姓薛者即与。”锡检案内姓薛姓者六十余人，并令与官，其蠹政也若此。（出《朝野僉载》）

李 邕

唐江夏李邕之为海州也。日本国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载国信。有十船，珍货数百万。邕见之，舍于馆。厚给所须，禁其出入。夜中，尽取所载而沉其船。既明，讽所馆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国船尽漂失，不知所在。”于是以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国。邕既具舟具及水工。使者未发，水工辞邕。邕曰：“日本路遥，海中风浪，安能却返？前路任汝便宜从事。”送人喜。行数日，知其无备，夜尽杀之，遂归。邕又好客，养亡命数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则杀之。后竟不得死，且坐其酷滥也。（出《纪闻》）

裴 佖

唐裴佖常话，少时姑夫为朝官，有雅望。佖至宅，会其退朝。深叹曰：“崔昭何人，众口称美，必行贿也。如此安得不乱？”言未讫，门者报曰：“寿州崔使君候谒。”姑夫怒，呵门者，将鞭之。良久，束带强见。须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命术为饭。佖姑曰：“前何踞而后恭。”及入门，有德色。

揖佶曰：“憩学中。”佶未下阶，出怀中一纸，乃赠官絁千匹。
(出《国史补》)

元 载

唐元载破家，藉财物，得胡椒九百石。(出《尚书故实》)

张延赏

唐张延赏将判度支，知一大狱颇有冤屈，每甚扼腕。及判使。召狱吏，严诫之，且曰：“此狱已久，旬日须了。”明旦视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复见一帖子来曰：“钱五万贯。”公益怒，令两日须毕。明旦，案上复见帖子曰：“钱十万贯。”公遂止不问。子弟承间侦之，公曰：“钱至十万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祸，不得不受也。”(出《幽闲鼓吹》)

卢 昂

唐卢昂主福建盐铁，赃罪大发，有瑟瑟枕大如半斗，以金床乘之。御史中丞孟简按鞠累月，乃得以进。召市人估之，或云宝无价。或云美石，非真瑟瑟地。(出《国史补》)

崔 咸

唐中书舍人崔咸尝受大僚之知。及悬车之年，与表表上。崔时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极言赞美。便令制议行，值无厚善者，一章而允请。三数月后，门馆日沉寂，家人被窃骂。后甚悔，语子弟曰：“有大段事，慎勿与少年郎议之。”（出《幽闲鼓吹》）

崔 远

唐崔远将退位，亲厚皆勉之。长女贤，知书，独劝。相国遂决退。一二岁中，居闲躁闷。顾谓儿侄曰：“不得诸道金铜茶笼子，近来忽四掩也。”遂复起。（出《幽闲鼓吹》）

江淮贾人

江淮贾人有积米以待湧价。画图为人，持米一斗，货钱一千，又以悬于市。杨子留后余粲，杖杀之。（出《国史补》）

龙昌裔

戊子岁旱，庐陵人龙昌裔有米数千斛。既而米价稍贱，昌裔乃为文，祷神冈庙，祈更一月不雨。祠讫，还至路，憩亭中。俄有黑云一片，自庙后出。顷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于

亭外。官司检视之，脱巾于髻中得一纸书，则祷庙之文也。昌裔有孙，将应童子举，乡人以其事诉之，不获送。（出《稽神录》）

安重霸

蜀简州刺史安重霸渎货无厌。州民有油客者姓邓，能棋，其家亦贍。重霸召对敌，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始进之，终日不下十数子而已。邓生倦立且饥，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讽邓生曰：“此侯好赂，本不为棋，何不献赂而自求退。”邓生然之，献中金三铤。获免。（出《北梦琐言》）

张虔剑

张虔剑多贪。镇沧州日，因亢旱民饥，乃发廩赈之。事上闻，其嘉赏。他日秋成，倍斗征敛。常言自觉言行相违，然每见财，不能自止。时人笑之。（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四十四

褊急

时苗 王思 李凝道 尧君卿 萧颖士 裴枢 崔珙 韩皋
杜佑 皇甫湜 段文昌 李德裕 李潘 卢罕 王珙 高季昌

时 苗

汉时苗为寿春令。谒治中蒋济，济醉，不见之。归而刻木人，书“酒徒蒋济”。以弓矢射之。牧长闻之，不能制。（出《独异志》）

王 思

王思性急。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思恚怒，自起逐之，不能得。还取笔掷地，蹋坏之。（出《魏略》，明抄本作《魏书》）

李凝道

唐衢州龙游县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岁，故恼之。即往逐之，不及。遂饼诱得之，咬其胸背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乘驴于街中，有骑马人，靴鼻拨其膝，遂怒大骂，将殴之。走马遂无所及，忍恶不得，遂嚼路傍棘子血流（出《朝野僉载》）

尧君卿

唐贞观中，冀州武强丞尧君卿失马。既得贼，枷禁未决，君卿指贼面骂曰：“老贼，吃虎胆来。敢偷我物！”贼举枷击之，应时脑碎而死。（出《朝野僉载》）

萧颖士

唐萧颖士，开元中年十九擢进士第，至二十余，该博三教。性急躁忿戾，举无其比。常使一佣仆杜亮，每一决责，以待调养平复，遵其指使如故。或劝亮曰：“子佣夫也，何不择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岂不知。但爱其才学博奥，以此恋恋不能去。”卒至于死。（出《朝野僉载》）

裴 枢

河东裴枢字环中。季父耀卿，唐玄宗朝，位至丞相。开元二十一年奏开河漕，以贍国用，上深嘉纳之。亲姨夫中书舍人薛邕，时有知贡举之耗。元日，因来谒枢亲。乃曰：“几姊有

处分亲故中举人否？”其亲指枢。邕整容端手板对曰：“三十六郎，自是公共积选之才，不待处分矣。伏恐别有子弟。”枢即应声曰：“媿子失言。”因举酒沥地，誓曰：“薛姨夫知举，枢当绝迹匿形，不履人世。”其亲决责，令拜谢邕，枢竟不屈。永泰二年，贾至侍郎中举，枢一举而登选。后大历二年，薛邕方知举。枢及第后，归丹阳里，不与杂流交通。又韦元甫除此州，计到郡之明日，合来拜其亲。元甫至丹阳之明日，专使送衣服书状信物，枢怒言不纳。后三日，元甫亲拥骑到枢别业，枢戒其仆，不令报。久停元甫车徒，不得进。元甫不怒，但云：“裴君太褊。某乍到，须与军吏监军相识。遽此深责，未敢当也。”亲乃遣女奴传话，延元甫就厅事，置酒。元甫陈以公事，枢方出欢话。（出《乾馔子》）

崔 珙

唐崔珙为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中书舍人崔荆为庶子，公务谒珙，珙不为见。荆乃求与珙素厚善者，使候问之，珙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复诘之。居守益忿曰：“珙誓不与此人相面。且人为文词，言语何限，岂可以珙弟兄作假对耶？”荆尤不喻，亲族咸忧栗不安。甥族中有颖悟者，采取文采，许之。乃掌制曰，贬崔珙为抚州郡丞云：“因缘雁序，鼓扇浇风。”荆因尔成疾。（出《芝田录》）

韩 皋

唐韩皋，自中书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阁老改官词头，送以次舍人。是时吕渭草敕，皋恐，问曰：“仆何故转。”渭不告。皋劫之曰：“与君一时左降？”渭急，乃告之。皋又欲诉于改相，渭执之。夺其靴笏。啍啍久之，乃止。（出《国史补》）

杜佑

唐杨茂卿客游扬州，与杜佑书。词多捭阖，以周公吐握之事为讽。佑讶之，时刘禹锡在坐，亦使召杨至，共饮。佑持茂卿书与禹锡曰：“请文人一为读之。”既毕，佑曰：“如何？”禹锡曰：“大凡布衣之士，皆须摆阖，以动尊贵之心。”佑曰：“休休，摆阖之事烂也。独不见王舍乎，摆阖陈少游，少游刎其头，今我与公饭吃。过犹不及也。”翌日，杨不辞而去。（出《嘉话录》）

皇甫湜

唐皇甫湜气貌刚质，为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复偏直。为郎时，乘酒使气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适，求分务东洛。值伊瀍仍岁歉食，淹滞曹不迁，省奉其微，困悴且甚。尝因积雪，门无行迹，庖突不烟。裴度时保厘洛宅，以美词厚币，辟为留守府从事。湜简率少礼，度亦优容之。先是度讨淮西日，恩赐钜万，贮于集贤私第。度信浮图教，念其杀戮者众，恐贻其殃。因舍讨淮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备极壮丽，就有日矣。将至

书于白居易，请为碑。湜在座，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某文若方白之作，所谓宝琴瑶瑟而比之桑间濮上也。然何门不可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宾客无不惊栗。度婉词谢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烦长者，虑为大手笔见拒。今既尔，是所愿也。”湜怒稍解，则请斗酒而归。至家，独饮其半，乘醉挥毫，其文立就。又明日，洁本以献。文思古饬，字复怪辟。度寻绎久之，不能分其句读。毕叹曰：“木玄虚，郭景纯江海之流！”因以宝车名马，繒采器玩，约千余缗，置书，遣小将就第酬之。湜省书大怒，掷书于地，谓小将曰：“寄谢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今者请为此碑，盖受恩深厚耳。其碑约三千字，一字三疋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小校既恐且怒，归具告之。僚属列校，咸振腕愤悱，思啖其肉。度闻笑曰：“真奇才也。”立遣依数酬之。自居守府正郎里第，辇负相望。洛人聚观，比之雍绌泛舟之役。湜领受之无愧色。而卞急之性，独异于人。尝为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奴仆暨里中小儿辈，箕敛蜂巢，购以善价。俄顷山聚于庭，则命碎于砧儿，烂于杵臼，绞取津液。以酬其痛。又常命其子松，录诗数首。一字小误，诟詈且跃。手杖不及，则啮腕血流。其性褊急，皆若此。（出《阙史》，黄本作《国史》）

段文昌

唐段相文昌性介狭。宴席宾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讶。在西川，有进士薛大白，饮酒称名太多，明日遂不复召。（出《因语录》）

李德裕

刘禹锡唐太和中为宾客，时李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因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而箱笥盈溢，尘土蒙覆。既启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何必览焉。但恐回吾精绝之心，所以不欲看览。”其抑才也如此。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党，首以杨虞卿、牛僧孺为言。杨、牛即白之密友也。其不引翼，皆如此类。（出《北梦琐言》）

李 潘

唐礼部侍郎李潘尝缀李贺歌诗，为之集序，未成。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交者。召之见，托以搜访所遗。其人敬谢，且请曰：“某盖记其所为，亦常见其多点窜者。请得所缉者视之，当为改正。”潘喜，并付之。弥年绝迹。潘怒，复召诘之。其人曰：“某与贺中外，自少多同处。恨其傲忽，尝思报之。所得歌诗，兼旧有者，一时投溷中矣。”潘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贺歌什传流者少也。（出《幽闲鼓吹》）

卢 罕

唐李讷除浙东，路由淮楚，时卢罕为郡守。讷既到，适值远日，罕命设将送素膳于讷。讷初见忻然，迨览状。乃将名与

讷父（‘讷父’原作“谢”，据《玉泉子》改为“讷父”二字。）
 讳同。讷，建子也，雅性褊躁，大怒。翌日仅旦，已命鼓棹前
 去。罕闻之，亟命驾而往，舟且行矣。罕知其故，逊谢良久，
 且言所由以不谨，笞之。讷去意益坚。罕度不可留，怒曰：“
 大小人多名建，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出《玉泉子》）

王 珙

唐给事中王祝，名家子，以刚鲠自任。黄寇前，典常州。
 京国乱离，盘桓江湖，甚有时望。及诏征回，路经于陕。时王
 珙为帅，颇凶暴。然祝将来必居廊庙，亦加礼待之。祝鄙其人，
 殊不降接。珙乃于内厅盛张宴席，列妓乐。敛容白祝曰：“某
 虽鄙人，叨忝旌钺，今日多幸，遇轩盖经过。苟不弃末宗，愿
 厕子侄之列。”祝坚不许。珙勃然作色曰：“给事王程有限，
 不敢淹留。”俄而罢宴，命将吏速请王给事离馆。暗授意旨，
 并令害之，一家悉投黄河，尽取其囊橐。以舟行没溺闻奏，朝
 庭多故，舍而不问。时祝有一子，行至襄州，亦无故投井而死。
 （出《北梦琐言》）

高季昌

□□□□□董掌奏记府主偏急。□□□□□□□□诣
 梁园劝梁太祖□□□□□□□□官入中原授大理□□□□
 □□季昌怒曰：“天下皆知四镇令公必作天子，□□□偃仰乎
 诟怒而起。久之，召孔目官王仁厚谓曰：“我□□□□书记所

见甚长且广南湖南。与梁王齐肩。所以□□□□使我乃梁王将校，安可辄同两处。差都押衙可□□□□董且召宴饮迎而谓曰：“集性急请一切勿言。”仍遗衣□□十匹以安之。董虽稟受，莫知喜怒之由。他日闻说，自□□我本无此见，诚出司徒之意。都校充使，于礼合仪，所遗□段乃谬恩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四十五

诙谐一

晏婴 东方朔 边韶 袁次阳 伊籍 张裔 张裕 薛综 诸
葛恪 费祎 王戎妻 邓艾 安陵人 杨修 孙子荆 蔡洪
陆机

晏 婴

齐晏婴短小，使楚。楚为小门于大门侧，乃延晏子。婴不入，曰：“使狗国，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狗门入。”王曰：“齐无人耶？”对曰：“齐使贤者使贤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婴不肖，故使王耳。”王谓左右曰：“晏婴辞辩，吾欲伤之。”坐定，缚一人来。王问：“何谓者。”左右曰：“齐人坐盗。”王视婴曰：“齐人善盗乎？”对曰：“婴闻桔生于江南，至江北为枳。枝叶相似，其实味且不同。水土异也。今此人生于齐，不解为盗。入楚则为盗，其实不同，水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出《启颜录》）

东方朔

汉武帝尝问东方朔曰：“先生视朕何如主？”朔对曰：“自唐虞之后，成康之际，未足以喻。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

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警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卞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贡使外国，彦闾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孔父为詹事，蘧伯玉为太傅，孙叔敖为诸侯相，王庆忌为期门，子产为郡守，夏育为鼎官，羿为旌头，（羿善射。）宋万为式道侯……上乃大笑，复问：“今公孙丞相、儿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仁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辨知闾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对曰：“臣观其函齿牙，树颊胥，（音改。）吐唇吻，擢项颐，结股脚，连胠尻，遗蛇其迹，行步禹旅。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朔之进退澹词，皆此类也。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于盆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讚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非是守宫即蜥蜴。”帝曰善，赐帛十匹，复使射他物。连中，辄赐帛。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数也。臣愿令朔复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赐帛。”乃覆树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窠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为脰，干肉为脯。著树为寄生，盆下为窠藪。”上令倡监榜舍人，舍人不胜痛，呼号。朔笑之曰：“咄，口无毛，声嗷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抵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上曰：“隐云何？”朔

曰：“夫口无毛者，狗窦也。声嗷嗷者，乌哺穀也。尻益高者，鹤俯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愿复问朔隐语，不知亦当榜。”即妄为谐语曰：“令壶龠，老柏涂，伊优亚，狢𤝵牙。何谓也？”朔曰：“令者命也，壶者所以盛也。龠者齿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B之廷也，涂者渐洳径也。伊优亚者，辞未穷也。狢𤝵牙者，两犬争也。”舍人所问，朔应声辄对，变诈鏖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以上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久之，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不来。朔独拔剑，谓其同官曰：“伏日当蚤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

边韶

后汉边韶字孝先，教授数百人。曾昼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孝先潜闻之，应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出《启颜录》）

袁次阳

后汉袁次阳妻，扶风马季长女。初婚装遣甚盛，次阳曰：“妇奉箕帚而已，何乃过珍丽乎？”对曰：“慈亲垂爱，不敢违命。君若欲慕鲍宣、梁鸿之高者，妾亦请从少君、孟光之事矣。”次阳又问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今处姊未适，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次阳默然，不能屈。帐外听者为惭。（出《本传》）

伊 籍

蜀先主以伊籍为左将军从事中郎，使吴。孙权闻其才辨，欲逆折其辞。籍适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籍应声对曰：“一拜一起，未足为劳。”吴主大惭，无语对。（出《三国志》）

张 裔

蜀张裔为益州太守，为郡人雍闿缚送孙权。武侯遣邓芝使吴，令言次从权请裔。裔自至吴，流徙伏匿。权未之知，故许芝遣。裔临发，乃引见。问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贵士风俗，何以乃尔。”裔对曰：“愚以为卓氏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出《启颜录》）

张 裕

□□□□□刘璋会涪，时张裕为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吾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长，迁为涿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大笑。先主无须，故裕云及之。（《艺文类聚》卷二五引《蜀志》[《蜀志》十二周群传文]文略同，疑出《启颜录》）

薛 综

吴薛综见（“吴薛综见”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蜀使张奉，嘲尚书令阡泽姓名，泽不能答。薛综下行乃云：“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句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嘲君吴耶？”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也。（出《启颜录》）

诸葛恪

诸葛恪对南阳韩文晃，误呼其父字。晃诘之曰：“向人子而字父，（“而字父”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子为是礼也？”恪大笑，答曰：“向天穿针而不见者，非不明，意（“不明”二字原空缺，“意”原作“意”，据黄本补改）有所在耳。”孙权使太子嘲恪曰：“诸葛元逊食马矢一（“矢一”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石。”恪答曰：“臣得戏君，子得戏父。”答曰：

“明太子未敢。”上曰：“可。”恪（可恪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曰：“乞令太子食鸡卵三百枚。”上问恪曰：“人令君食马矢，君（矢君二字原空缺，据许本补。）令人食鸡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吴主大笑。（出《启颜录》）

费 祗

孙权尝飧蜀使费祗，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祗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祗嘲云：“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诸葛恪曰：“爱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鸟，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咸称善。（出《启颜录》）

王戎妻

晋王戎妻。语戎为卿。戎谓曰：“妇那得卿婿，于礼不顺。”答曰：“我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戎笑遂听。（出《启颜录》）

邓 艾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艾艾为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御览》四六四引作出《语林》，又四六六引作出《世说》，文同）

安陵人

晋钟毓兄弟警悟过人，每嘲谑，未尝困蹶。尝语会，闻有女善调谑，往观之。于是盛饰共载，行至西门。一女子笑曰：“车中央殊高。”毓等初不觉，车后门生云：“向已被嘲。”钟愕然。门生曰：“中央高，两头低也，盖言羝也。”兄弟多髯故云。

杨 修

晋杨修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杨修时为君平设。有果杨梅，君平以示修：“此实君家果。”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出《启颜录》）

孙子荆

晋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云：“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出《世说新语》，明抄本作出《启颜录》）

蔡 洪

晋蔡洪赴洛，洛中问曰：“募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

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诸君得无是其苗裔乎？”（出《启颜录》）

陆 机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卿东吴何以敌此。”陆曰：“有千里莼羹，未下盐豉耳。”机在坐，潘安至，陆便起。安仁曰：“清风至，乱物起。”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启出《颜录》）

卷第二百四十六

诙谐二

蔡謨 诸葛恢 周顗 韩博 习凿齿 孙盛 祖纳 郝隆 罗
友 张融 何承天 王绚 何勣 谢灵运 刘绘 徐孝嗣
沈文季 沈昭略 胡谐之 梁武 柳信言 徐摛 徐陵 李
谐 周舍 王琳

蔡 謨

晋王导妻妒，导有众妾在别馆，妻知之，持食刀将往。公遽命驾，患牛迟，手捉尘尾，以柄助打牛。蔡謨闻之，后诣王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王自叙谦志，蔡曰：“不闻余物，唯闻短辕犊车，长柄尘尾。”导大惭。（出《晋史》）

诸葛恢

晋诸葛恢与丞相王导，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驴马，驴宁胜马也。”（出《启颜录》）

周 顗

晋庾亮造周顗。顗曰：“君何忻悦而忽肥。”庾曰：“君何忧惨而瘦。”周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秽滓日去。”（出《南史》）

韩 博

晋张天锡从事中郎韩博，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温甚称之。尝大会，温使司马刁彝谓博曰：“卿是韩卢后。”博曰：“卿是韩卢后。”温笑曰：“刁以君姓韩，固相问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韩卢后。”博曰：“明公未之思尔，短尾者则为刁。”阖坐雅叹焉。（出《启颜录》）

习凿齿

秦苻坚克襄阳，获习凿齿、释道安。时凿齿足疾，坚见之，与语大悦。叹曰：“昔晋平吴，利在二陆；今破南土，获士一人有半。”盖刺其蹇也。初凿齿尝造道安谭论，自赞曰：“四海习凿齿。”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咸以为清对。（出《晋春秋》）

孙 盛

晋孙盛与殷浩谈论，往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尘尾，毛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语孙曰：“莫作强口马，我当捩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劳卿颈。”（出《南史》）

祖 纳

东晋光禄祖纳少孤苦，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王平闻其佳名，（“佳名”原作“住”据《世说》补改。）知其常亲供养，乃以二婢饷之，因以为吏。人有戏之者，奴价倍于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耶。”（出《世说》）

郝 隆

晋郝隆为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作诗曰：“娵隅跃清池。”桓温问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曰：“何为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出《世说》）

罗 友

晋罗友家贫，乞禄于桓温。虽以才学遇之，而谓其诞肆，非治民才，许而不用。后同府人有得郡者，温为坐饮叙别。友亦被命，至尤迟晚。温问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门，于中

路见鬼椰榆云：“‘我只见汝送人上郡，何不见人送汝上郡。’友始终惭，回以还解。不觉成淹缓之罪。”温笑其滑稽，而颇愧焉。后以为襄阳太守。（出《渚宫旧事》）

张 融

宋张融尝乞假还，帝问所居。答曰：“臣陆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问张绪。绪曰：“融近东山，未有居止。权牵小船上岸，住在其间。”上大笑。太祖尝面许融为司徒长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马甚瘦，太祖曰：“卿马何瘦，给粟多少。”融曰：“日给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许而不与。”明日，即除司徒长史。融与谢宝积（“谢宝积”当作“宝积谢”，宝积融第六弟，见《南史》本传。）俱谒太祖，融于御前放气。宝积起谢曰：“臣兄触忤宸扆。上笑而不问。须臾食至，融排宝积，不与同食。上曰：“何不与贤弟同食。”融曰：“臣不能与谢气之口同盘。”上大笑。（出《谈薮》）

何承天

宋东海何承天，徐广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迈。诸佐郎并名家少年，颍川荀伯子嘲之，当呼为“奶母”。承天曰：“卿当知凤凰将九子，奶母何言耶。”（出《谈薮》）

王 绚

晋王绚，彧之子。六岁，外祖何尚之，特加赏异。受《论语》，至“郁郁乎文哉。”尚之戏曰：“可改为‘耶耶乎文哉。’”（吴蜀之人，呼父为耶。）绚捧手对曰：“尊者之名，安得为戏，亦可道草翁之风必舅。”（《论语》云，草上之风必偃，翁即王绚外祖何尚之，舅即尚之子偃也。）（出《启颜录》，翁即二字下原有翁即在三字，据明抄本删）

何 勣

宋江夏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勣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尝出行，于道中见狗枷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笈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出《因话录》）

谢灵运

宋会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恳，谢灵运轻之。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之。（出《南史》）

刘 绘

齐刘绘为南康郡，郡人郅类所居，名稊里。绘戏之曰：“君有何稊，而居稊里。”答曰：“未审孔丘何阙，而居阙里。”

绘叹其辩答。(出《谈薮》)

徐孝嗣

齐仆射东海徐孝嗣修辑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云师亦萧寺日夕各游，二寺邻接，而不相往来。孝嗣尝问法云曰：“法师尝在高座，而不游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萧门，何不至萧寺。”(出《谈薮》)

沈文季

齐太祖之为齐王也，置酒为乐。清河崔思祖侍宴，谓侍中沈文季曰：“羹脍为南北所推。”文季答曰：“羹脍中乃是吴食，非卿所知。”思祖曰：“鮓蟹脍鲤，似非句吴之诗。”文季曰：“千里莼羹，岂关鲁卫之士。”帝称美曰：“莼羹颇须归沈。”(出《谈薮》)

沈昭略

齐黄门郎吴兴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气，朝士常惮而容之。尝醉，负杖至芜湖苑，遇瑯玕王约。张目视之曰：“汝王约耶，何肥而痴。”约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曰：“瘦已胜肥，狂又胜痴。”约，景文之子。(出《谈薮》)

胡谐之

齐豫章胡谐之初为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人语僂，语音不正，乃遣宫内数人，至谐之家，教其子女。二年，上问之：“卿家语音正未。”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宫人顿僂语。”上大笑；遍向朝臣说之。谐之历位度支尚书豫州刺史。（出《谈薮》）

梁 武

梁高祖尝作五字垒韵曰：“后牖有榴柳。”命朝士并作。刘孝绰曰：“梁王长康强。”沈约曰：“偏眠船舷边。”庾肩吾曰：“载七每碍隄。”徐摛曰：“臣昨祭禹庙，残六斛熟鹿肉。”何逊用曹瞒故事曰：“曠苏姑枯卢。吴均沈思良久，竟无所言。高祖愀然不悦，俄有诏曰：“吴均不均，何逊不逊，宜付廷尉。”（出《谈薮》）

柳信言

梁安城王萧钦博学，善属文。天保之朝，为一代文宗，专掌词令沈博。历侍中仆射尚书令，有集三十卷，著梁史百卷。初钦以文词擅名，所敌拟者，唯河东柳信言。然柳内虽不伏，而莫与抗。及闻钦卒，时为吏部尚书。宾客候之，见其屈一脚跳，连称曰：“独步来，独步来。”众宾皆舞，以为笑乐。（出《渚宫旧事》）

徐 摛

梁侍中东海徐摛，散骑常侍超之子也。博学多才，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常体一人病痛曰：“朱血夜流，黄脓昼泻。斜看紫肺，正视红肝。”又曰：“户上悬帘，明知是箔。鱼游畏网，判是见罾。”又曰：“状非快马，蹋脚相连。席异儒生，带经长卧。”摛子陵，通直散骑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热，当犹徐常侍来。”陵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不能对。（出《谈薮》）

徐 陵

北齐使来聘梁。访东河徐陵春，和者曰：“小如来五岁，大孔子三年，谓七十五也。”（出《谈薮》）

李 谐

梁陆晏子聘魏，魏遣李谐效劳。过朝歌城，晏子曰：“殷之余人，正应在此。”谐曰：“永嘉南度，尽在江外。”（出《谈薮》）

周 舍

梁汝南周舍少好学，有才辩。顾谐被使高丽，以海路艰，问于舍。舍曰：“昼则揆日而行，夜则考星而泊。海大便是安流，从风不足为远。”河东裴子野在宴筵，谓宾僚曰：“后事未尝姜食。”舍曰：“孔称不彻，裴曰未尝。”一座皆笑。舍学通内外，兼有口才。谓沙门法云师曰：“孔子不饮盗泉之水。法师何以捉鍬石香炉？”答曰：“檀越既能戴熏，贫道何为不执鍬。”（出《谈薮》）

王 琳

后梁王琳，明帝时为中书舍人。博学，有才藻，好臧否人物，众畏其口，常拟孔稚珪。又为《鲙表》，以诤刺当时。其词曰：“臣鯉言，伏见除书，以臣为糝蒸将军，油蒸校尉，臞州刺史。脯腊如故者，肃承明命，灰身屏息，凭临鼎镬，俯仰兢惧。臣闻高沙走姬，非有意于绮罗。（江陵城西二十里，有高秀湖，其中有鱼。）白鲋女儿，岂期心于珠翠。（江陵内河萦结，呼曰“鯉河”。）臣美愧夏鱣，味惭冬鲤。常恐鲑腹之讥，惧貽鳖岩（五甘反。）之谓。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赏殊宏，曲蒙钧拔，遂得起升绮席，忝预玉盘。爰厕玳筵，猥烦象筋。泽覃紫腴，恩加黄腹。方当鸣姜动桂，纡苏佩檔。轻瓢才动，则枢槩如云。浓汁暂停，则兰膏成列。婉转绿螭之中，逍遥朱唇之内。衔恩噬泽，九殒弗辞。不任屏营之至，谨到铜铛门奉表以闻。诏答曰：“省表是公。卿池沼缙绅，波渠后又。穿蒲入符，肥滑系彰。正膺兹选，无劳谢也。时恶之，或以讥诮闻，孝明亦弗之罪也。其文传于江表。”

卷第二百四十七

诙谐三

穆子客 僧重公 孙绍 魏市人 魏彦渊 陆义 王元景 李
庶 邢子才 卢询祖 北海王晞 李駘駘 卢思道 石动筒
徐之才 萧彪

穆子客

魏使穆子客聘梁，主客范胥谓之曰：“卿名子客，思归之传，一何太速。”客曰：“吾名子客，所以将命四方。礼成告返，那得言速。”（出《谈薮》）

僧重公

魏使主客郎李恕聘梁，沙门重公接恕曰：“向来全无蒞酢脰乎！”（“酢脰乎”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恕父名谐，以为犯讳，曰：“短发稀疏。”重公曰：“贫道短发是沙门种类。以君交聘二国，不辨脰谐！”重公尝谒高祖，问曰：“天子闻在外有四声，何者为是？”重公应声答曰：“天保寺刹中，出逢刘孝绰，说以为能。”绰曰：“何如道天子万福。”（出《谈

藪 》)

孙 绍

后魏孙绍历职内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谢日，灵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绍重拜曰：“臣年虽老，臣卿太少。”后大笑曰：“是将正卿？”（出《启颜录》）

魏市人

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因众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在市得米。米中有石，食之乃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出《启颜录》）

魏彦渊

北齐崔昂尝宴筵招朝彦。酒酣后，人多散走。即令著作郎钜鹿魏彦渊追之。彦渊左手执中参军周子渊，渊以□□知名，右手执御史郑守信，来谘昂曰：“彦渊后周入郑，执讯获丑。济州长史李翥尝为主人，朝士咸集，幽州长史陆仁惠不来，翥甚衔之。彦渊曰：“一目之罗，岂能获鸟。”翥眇一目，陆号

角鸱。又崔儵谓彦渊曰：“我拙于书，不能‘儵’字使好。”彦渊曰：“正可长牵人脚，斜飘鹿尾，即好。”彦渊，司农卿李（明抄“李”作“季”。）昌之子。（出《谈薮》）

陆 乂

北齐散骑常侍河南陆乂，黄门郎卯之子。卯字云驹，而乂患风，多所遗志。尝与人言：马曰云驹。有刘某者常带神符，渡漳水致失。乂笑曰：“刘君渡水失神符。”其人答曰：“陆乂名马作云驹。”（出《谈薮》）

王元景

北齐王元景为尚书。性虽懦缓，而每事机捷。有奴名典琴尝旦起，令索食，谓之解斋。奴曰：“公不作斋，何故尝云解斋。”元景徐谓奴曰：“我不作斋，不得为解斋。汝作字典琴，何处有琴可典？”（出《启颜录》）

李 庶

世呼病瘦为崔家疾。北齐李庶无须，时人呼为天阉。崔谡调之曰：“教弟种须法。以锥锥遍刺作孔，插以马尾。”庶曰：“持此还施贵族。艺眉有验，然后树须。”崔氏世有恶疾，故庶以此嘲之。俗呼“滹沱河”为崔氏墓田。（墓田二字原缺，据

《酉阳杂俎续》四补。)(出《酉阳杂俎》)

邢子才

北齐中书侍郎河东裴袭字敬宪，患耳。新构山池，与宾客宴集。谓河间邢子才曰：“山池始就，愿为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莱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莱。”蓬莱、裴聿也。故以戏之。敬宪初不悟，于后始觉。忻然谓子才曰：“长忌及户，高则无害。公但大语，聿亦何嫌。”(出《谈薮》)

卢询祖

齐主客郎顿丘李恕身短而袍长，卢询祖腰麓而带急。恕曰：“卢郎腰麓带难匝。”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长。”恕又谓询祖曰：“卢郎聪明必不寿。”答曰：“见丈人苍苍在鬓，差以自安。”(出《北史》)

北海王晞

齐北海王晞字叔朗，为大丞相府司马。尝共相祭酒卢思道楔饮晋湖，晞赋诗曰：“日暮应归去，鱼鸟见留连。”时有中使召晞，驰马而去。明旦，思道问晞：“昨被召以朱颜，得无以鱼鸟致责。”晞曰：“昨晚陶然，颇以酒浆被责。卿等亦是留连之一物，何独鱼鸟而已。”晞好文酒，乐山水。府寮呼为

方外司马焉。及昭孝立，待遇弥隆。而晞每日自疏退，谓人曰：“非不爱热官，但思其烂熟耳。”（出《谈薮》）

李騊駼

陈使聘齐，见朝廷有赤鬣者，顾谓散骑常侍赵郡李騊駼曰：“赤也何如？”騊駼曰：“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騊駼时接客。（出《谈薮》）

卢思道

北齐卢思道聘陈，陈主令朝贵设酒食，与思道宴会，联句作诗。有一人先唱，方便讥刺北人云：“榆生欲饱汉，草长正肥驴。”为北人食榆，兼吴地无驴，故有此句。思道援笔即续之曰：“共甑分炊米，同铛各煮鱼。”为南人无情义，同炊异饌也，故思道有此句。吴人甚愧之。又卫尉卿京兆杜台卿，共中兵忝军清河崔儵握塑，十子成都，止赌一雉。卢思道曰：“翳成都，不过一雉。”儵又谓思道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觉。”思道曰：“如此震雷，不能动蛰。”太子詹事范阳卢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思道谓人曰：“从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叔虎、主客郎中泽之孙也。散骑常侍陇西辛德源谓思道曰：“昨作羌姬诗，惟得五字云：‘皂陂垂肩井。’苦无其对。”思道寻声曰：“何不‘道黄物插脑门。’”思道尝谓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后。”騫曰：“卿既姓卢，是卢令之裔。”（出《谈薮》）

石动筒

北齐高祖尝宴近臣为乐。高祖曰：“我与汝等作谜，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骰子箭。高祖曰：“非也。”石动筒曰：“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动筒对曰：“是煎饼。”高祖笑曰：“动筒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诸人，为我作一谜，我为汝射之。”诸人未作，动筒为谜。复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问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饼。”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动筒曰：“承大家热铛子头，更作一个。”高祖大笑。高祖尝令人读《文选》。而郭璞游仙诗，嗟叹称善。诸学士皆云：“此诗极工，诚如圣旨。”动筒即起云：“此诗有何能，若令臣作，即胜伊一倍。”高祖不悦。良久语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诗胜郭璞一倍，岂不合死。”动筒即云：“大家即令臣作，若不胜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动筒曰：“郭璞《游仙诗》云：‘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岂不胜伊一倍。”高祖始大笑。又齐文宣帝曰：□□□□□□□□□曰：“恕臣万死即得。”帝曰：“好。”曰：“臣昨□□□□□□□□□落密瓮里，臣为陛下却还复上天□□□□□□□□□真乎。对曰：“臣作夜梦随陛下下行，落一厕中出来。□□□□舔之。帝大怒，付所司杀却。曰：“臣请一言而死。”帝曰。□□□陛下得臣头极无用，臣失头□□□。笑而舍之。高□□□斋会，大德法师开讲。道俗有疑，滞者，即论难议。援引大义，说法门，言议幽深，皆在雅正。动筒最后论议，谓法师曰：“且问法师一个小议，佛常骑何物。”法师答曰：“或坐干叶莲花，或乘六牙白象。”动筒云：“法师今不读经，不知佛所乘骑物。”师即问云：“檀越读经，

佛骑何物。”答曰：“骑牛。”法师曰：“何以知。”“经云，世尊甚奇特，非骑牛。”座皆大笑。又谓法师曰：“法师既不知佛常骑牛，今更问法师一种法义。比来每经之上皆云价值百千两金，未知百千两金总有几斤。”遂无以对。□尝作内道场，时有法师先立“无一无二无是无非义”。高□升高坐讲，还令立旧义，当呼儒生学士，大德名僧。义理百端，无能得者。动简即讲难此僧必令结舌。高祖大□□高坐褰衣阔立，问僧：“看弟子有几个脚。”僧曰：“两脚。”又翘一脚向后。一脚独立。问僧：“更看弟子有几个脚。”僧曰：“两脚。”动简云：“向有两脚，今有一脚，若为能无一无二。”僧答云：“若其二是直，（《启颜录》“直”作“真”，下同。）不应有一脚。脚既得有一，明二即非直。”动□□以僧义不穷，无难得之理者。乃谓僧曰：“向者剧问法师，未是好义。法师师云：‘无一无二，无是无非。’今问法师，此义不得不答。弟子问天无二日，上无二王。今者天子一人，临御四海，法师岂更得云无一？易有乾坤，天有日月，星辰配于天子，即是二人。法师岂更得云无二？今者帝临广德，无幽不烛，昆虫草木，皆得其生。法师岂更得无是？今四海为家，万方归顺，唯有宇文黑獭，独阻皇风。法师岂更得云无非？”于是僧默然以无应，高祖抚掌大笑。高祖又常集儒生会讲，“酌难非一。”动简后来谓众士曰：“先生知天何姓？”博士天子姓高，动简曰：“天子姓高，天□必姓高。此乃学他蜀臣秦宓，本非新义。正经之上，自有天姓。先生可引正文，不须假托旧事。”博士云，不知何经，得有天姓。动简云：“先生全不读书，《孝经》亦似天本姓也。先生可不见《孝经》云，‘父子之道，天姓也！岂不是天姓。”高祖大笑。动简（以上据明钞本补。）又尝于国学中看博士论云：孔子弟子，达者七十二人。动简因问曰：“达者七十二人，

几人已着冠，几人未著冠。”博士曰：“经传无文。”动简曰：“先生读书，岂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据何文以辨之。”曰：“《论语》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岂非七十二人也。”坐中皆大悦，博士无以复之。（出《启颜录》）

徐之才

齐西阳王高平徐之才博识，有口辨。父雄，祖成伯，并善术世传其业。纳言祖孝征戏之，呼为“师公”。之才曰：“即为汝师，复又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孝征仆射莹之子。之才尝以剧谈调仆射魏收。收熟视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尔，便是卿之葬具。”（出《谈薮》）

萧彪

□□明帝与文士庾信、王褒等游处。有萧彪者，宝寅之子。素好臧否，多所月旦。尝侍坐于帝，帝历问众宾何如，皆□君子也。次问君何如人，答曰：“那得是非君子。”之问□□□□答曰：“那得是君子。”时护在同州。他日帝□□右诈□□□□□□□□吾欲□□□□疾病可乎。使者曰。□□□□□□□□追答曰。缘君子事。彪乃惶惧，顿首乞留。帝曰。□□□□□□得□□彪乃遗书寄家，号恸而云。帝度其行

帝度其行□□□□之去。吾□别报冢宰彪还，信等咸在。彪甚悲喜□□□□微笑□视彪巧觉。谓帝曰：“北那得是君子。于□□□□笑。（出《三国典略》）

卷第二百四十八

诙谐四

侯白 卢嘉言 陆操 薛道衡 刘焯 山东人
吃人 赵小儿 长孙无忌 任环 李绩 李荣

侯 白

隋侯白，州举秀才，至京。机辩捷，时莫之比。尝与仆射越国公杨素并马言话。路傍有槐树，憔悴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过人，能令此树活否。”曰：“能。”素云：“何计得活。”曰：“取槐树子于树枝上悬著，即当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闻《论语》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开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参素，赍名纸至省门。遇白，请为题其姓。乃书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问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为六斤半。”曰：“向请侯秀才题之，当是错矣。”即召白至。谓曰：“卿何为错题人姓名。”对云：“不错。”素曰：“若不错，何因姓出名六斤，请卿题之，乃言六斤半。”对曰：“向在省门，会卒无处见称。既闻道是出六斤，斟酌只应是六斤半。”素大笑之。素关中人，白山东人，素尝卒难之，欲其无对。而关中下俚人言音，谓水为霸。山东亦言擎将去为拈（音其朝反）刀

去。素尝戏白曰：“山东固多仁义，借一而得两。”白曰：“若为得两。”答曰：“有人从其借弓者。乃曰：‘拊刀去。’岂非借一而得两？”白应声曰：“关中人亦甚聪明，问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问，比来多两，渭水涨否？”答曰：“霸长。岂非问一知二？”素于是伏其辩捷。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惑说一个好话。”白被留连，不获已。乃云：“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见一刺猬仰卧，谓是肉腐。欲衔之，忽被猬卷着鼻，惊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因乏，不觉昏睡。刺猬乃放鼻而去。大虫忽起欢喜，走至橡树下，低头见橡斗，乃侧身语云：‘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素与白剧谈，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数百尺。公入其中，若为得出。”白曰：“入中不须余物，唯用一针即出。”素曰：“用针何为？”答曰：“针头中令水饱坑，拍浮而出。”素曰：“头中何处有尔许水。”白曰：“若无尔许水，何因肯入尔许坑。”素又谓白曰：“仆为君作一谜，君射之，不得迟，便须罚酒。”素曰：“头长一分，眉长一寸，未到日中，已打两顿。”白应声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须作谜，亦不答迟。”白即云：“头长一分，眉长一寸，未到日中，已打两顿。”素曰：“君因何学吾作道人谈。”白曰：“此是阿历。”素大笑。白仕唐，尝与人各为谜。白云：“必须是实物，不得虚作解释。浪惑众人，若解讫，无有此物，即须受罚。”白即云：“背共屋许大，肚共碗许大，口共盏许大。”众人射不得。皆云：“天下何处有物，共盏许大口，而背共屋许大者，定无此物。必须共赌。”白与众赌讫，解云：“此是胡燕窠。”众皆大笑。又逢众宴，众皆笑白后至。俱令作谜，必不得幽隐难识，及诡譎希奇，亦

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见者。白即应声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极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白解，云：“此是犊子。”白又与素路中遇胡，负青草而行。素曰：“长安路上，乃见青草湖。”

须臾，又有两醉胡。衣孝重服，骑马而走。俄而一胡落马。白曰：“真所谓孝乎，惟孝有之矣。”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即谒。谓知识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诚如言，我辈输一会饮食。若妄，君当输。”于是入谒，知识俱门外伺之。令曰：“君何须，得重来相见。”白曰：“公初至，民间有不便事，望谕公。公未到前，甚多贼盗。请命各家养狗，令吠惊，自然贼盗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须养能吠之狗，若为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群犬，其吠声与余狗不同。”曰：“其声如何？”答曰：“其吠声恻恻者。”令曰：“君全不识好狗吠声。好狗吠声，当作号号。恻恻声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闻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胜，乃云：“若觅如此能吠者，当出访之。”遂辞而出。（出《启颜录》）

卢嘉言

隋卢嘉言就寺礼拜，因入僧房。一僧善于论议，嘉言即与谈话。因相戏弄，此僧理屈。同坐二僧，即助此僧酬对。

往复数回，三僧并屈。嘉言乃笑谓曰：“三个阿师，并不解樗蒲。”僧未喻，嘉言即报言：“可不闻樗蒲人云，‘三个秃，不敌一个卢。’”观者大笑，僧无以应。（出《启颜录》）

陆 操

隋七兵尚书河间陆操无姿貌，有辩。尝新婚，太子少保赵郡李□谓之曰：“屡逢射雉，几度启颜。”操曰：“息妫二子，不言不笑。”（出《谈薮》）

薛道衡

隋前内史侍郎薛道衡以醴和麦粥食之，谓卢思道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出《谈薮》）

刘 焯

隋河间郡刘焯之从侄炫并有儒学，俱犯法被禁。县吏不知其大儒也，咸与之枷著。焯曰：“终日枷中坐，而不见家。”炫曰：“亦终日负枷坐。而不见妇。”（出《启颜录》）

山东人

山东人娶蒲州女，多患瘿。其妻母项瘿甚大。成婚数月，妇家疑婿不慧。妇家置酒，盛会亲戚，欲以试之。问曰：“某郎在山东读书，应识道理，鸿鹤能鸣何意？”曰：“天使其然。”

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边树有骨骺何意？”曰：“天使其然。”妇翁曰：“某郎全不识道理，何因浪住山东。”因以戏之曰：“鸿鹤能鸣者颈项长；松柏冬青者心中强；道边树有骨骺者，车拨伤。岂是天使其然。”婿曰：“请以所闻见奉酬，不知许否。”曰：“可言之。”婿曰：“虾蟆能鸣，岂是颈项长？竹亦冬青，岂是心中强？夫人项下瘿如许大，岂是车拨伤？”妇翁羞愧，无以对之。（出《启颜录》）

吃 人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杨素每闲闷，即召与剧谈。尝岁暮无事对坐，因戏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圆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头良久，乃问云：“有梯出否？”素云：“只论无梯，若论有梯，何须更问。”其人又低头良久，问曰：“白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素云：“何须云白日夜地，若为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目不瞎，为甚物入入里许。”素大笑。又问云：“忽命公作将军，有小城。兵不过一千已下，粮食唯有数日。城外被数万人围，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谋计。”低头良久，问云：“有有救救兵否？”素云：“只缘无救，所以问公。”沉吟良久，举头向素云：“审审如如公言，不免须败。”素大笑。又问云：“计公多能。无种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蛇蛟足，若为医治。”此人即应声报云：“取取五月五日南墙下雪雪涂涂，即即治。”素云：“五月何处得有雪。”答云：“若五月五日无雪，腊月何处有蛇咬。”素笑而遣之。（出《启颜录》）

赵小儿

隋有三藏法师，父本商胡，法师生于中国，仪容面目，犹作胡人。行业极高，又有辩捷。尝以四月八日设斋讲说，时朝官及道俗观者千余人。大德名僧，官人辩捷者，前后十余人论议。法师随难即对，义理不穷。最后有小儿姓赵，年十三，即出于众中。法师辩捷既已过人，又复向来皆是高明旧德，忽见此儿欲来论议，众咸怪笑。小儿精神自若，即就座。大声语此僧：“昔野狐和尚自有经文，未审狐作阿闍黎，出何典语？”僧语云：“此郎子声高而身小，何不以声而补身。”儿即应声报云：“法师以弟子声高而身小，何不以声而补身。法师眼深而鼻长，何不截鼻而补眼。”众皆惊异，起立大笑。是时暑月，法师左手把如意，右手摇扇。众笑声未定，法师又思量答语：以所摇扇，掩面低头。儿又大声语云：“团圆形如满月，不藏顾兔，翻掩雄狐。”众大笑。法师即去扇，以如意指麾，别送问，并语未得尽，忽如意头落。儿即起谓法师曰：“如意既折，义锋亦摧。”即于座前，长揖而去。此僧既怒且惭，更无以应，无不惊叹称笑。（出《启颜录》）

长孙无忌

唐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赵公长孙无忌，嘲欧阳询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曰：“缩头连背煖，佞当畏肚寒。只因心混混，所以面团团。”帝敛容曰：“欧阳询，汝岂不畏皇后闻，赵公、皇后之兄也。”

（出《国朝杂记》）

任 环

唐管国公任环酷怕妻。太宗以功赐二侍子，环拜谢，不敢以归。太宗召其妻，赐酒。谓之曰：“妇人妒忌，合当七出。若能改行无妒，则无饮此酒。不尔，可饮之。”曰：“妾不能改妒，请饮酒。”遂饮之。比醉归。与其家死诀。其实非鸩也，既不死。他日，杜正伦讥弄环。环曰：“妇当怕者三，初娶之时，端居若菩萨，岂有人不怕菩萨耶。既长生男女，如养儿大虫，岂有人不怕大虫耶。年老面皱，如鸩盘茶鬼，岂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妇，亦何怪焉。”闻者欢喜。（出《御史台记》）

李 绩

曹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形长大，而臀甚阔。道弘将入阁奏事，英公李绩在后，谓道弘曰：“封道弘，你臀斟酌坐得即休，何须尔许大。”（出《启颜录》）

李 荣

唐有僧法轨，形容短小。于寺开讲，李荣往共论议。往复数番。僧有旧作诗《咏荣》，于高座上诵之云：“姓李应须李，言荣又不荣。”此僧未及得道下句，李荣应声接曰：“身长三

尺半，头毛犹未生。”四座欢喜，伏其辩捷。（出《启颜录》）

卷第二百四十九

诙谐五

令狐德棻 崔行功 边仁表 辛郁 尹君 裴玄本 长孙玄同
王福峙 许敬宗 高崔嵬 元晋 赵谦光 沈佺期 崔日用
裴谈 李镇恶 卢广 松寿 封抱一 尹神童

令狐德棻

唐赵元楷与令狐德棻从驾至陕。元楷召德棻河边观砥柱，德棻不去，遂独行。及还，德棻曰：“砥柱共公作何语。”答曰：“砥柱附参承公。”德棻应声曰：“石不能言，物或凭焉。”时群公以为佳对。（出《启颜录》）

崔行功

唐崔行功与敬播相逐。播带桐木霸刀子，行功问播云：“此是何木。”播对曰：“是拼桐木。”行功曰：“唯问刀子，不问佩人。”（出《启颜录》）

边仁表

唐四门助教弘绰与弟子边仁表论议。弘绰义理将屈，乃高声大怒。表遂报曰：“先生闻义即怒，岂曰弘，是事皆弘。”弘又报云：“我姓即曰弘。”边又应声曰：“先生虽曰弘，义终不绰。”座下大笑，弘竟被屈而归。（出《启颜录》）

辛 郁

唐辛郁，管城人也，旧名太公。弱冠，遭太宗于行所。问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旧太公。”郁曰：“旧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适年十八，已遇陛下。过之远矣。”太宗悦，命直中书。（出《御史台记》）

尹 君

唐杨纂。华阴人也，累迁雍州长史，吏部尚书。纂之在雍州，司法参军尹君尝任坊州司户。省符科杜若，尹君判申曰：“坊州本无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应由读谢眺诗误。华省曹郎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及雍州司法时，有胡盗金城坊者。纂判：“京城诸胡尽禁问。”尹君不同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靴。亦须汉里兼求，不可胡中直觅。请西市胡禁，余请不问。”纂怒不同判。遽命笔，复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

依。”太宗闻而笑曰：“朕用杨纂，闻义伏输一筹，朕伏得几筹。”（出《御史台记》）

裴玄本

唐裴玄本好谐谑，为户部郎中。时左仆射房玄龄疾甚，省郎将问疾。玄本戏曰：“仆射病，可须问之。既甚矣，何须问也。”有泄其言者。既而随例看玄龄，玄龄笑曰：“裴郎中来，玄龄不死也。”（出《大唐新语》）

长孙玄同

唐长孙玄同幼有讥辩，坐中每剧谈，无不欢笑。永徽中，在京会宴。众因语论及民间事，一人云：“醴泉县去京不远，百姓遂行蛊毒。此邑须远配流，岂得令在侧近。”一人乃云：“若令配流处还有百姓，此人复行蛊毒，岂不还更损人。”其人云：“若如此，欲令何处安置。”玄同即云：“若令玄同安置，必令得所。”诸人大喜，同即问之。答云：“但行蛊毒人，并送与莫离支作食手。”众皆欢笑。贞观中，尝在诸公主席，众莫能当。高密公主乃云：“我段家儿郎，亦有人物。”走令唤取段恪来，令对玄同。段恪虽微有辞，其容仪短小。召至，始入门，玄同即云：“为日已暗。”公主等并大惊怪云：“日始是斋时，何为道暗，玄同乃指段恪，‘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段恪面大赤，更无以答。玄同初上，府中设食。其仓曹是吴人，言音多带其声，唤粉粥为羹粥。时肴饌毕

陈，蒸炙俱下。仓曹曰：“何不先将糞粥来。”举坐咸笑之。玄同曰：“仓曹乃是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诸君何为笑也。”坐中复大笑。玄同任荆王友，所司差摄祭官祠社。于坛所清斋，玄同在幕内坐。有犬来，遗糞秽于墙上。玄同乃取支床砖，自击之。傍人怪其率，问曰：“何为自彻支床砖打狗。”玄同曰：“可不闻，苟利社稷，专之亦可。”（出《启颜录》）

王福畴

唐王福畴名行温恭，累授齐泽二州，世以才学称。子勔、据、勃，俱以文笔著天下。福畴与韩琬父有旧。福畴及婚崔氏，生子勃。尝致书韩父曰：“勔、据、勃文章并清俊，近小者欲似不恶。”韩复书曰：“王武子有马癖，明公有誉儿癖，王氏之癖，无乃多乎？要当见文章，方可定耳。”福畴乃致诸子文章，韩与名人阅之曰：“生子若是，信亦可夸。”（出《御史台记》）

许敬宗

唐吏部侍郎杨思玄恃外戚之贵，待选流多不以礼，而排斥之。为选人夏侯彪之所讼，御史中丞郎余庆弹奏免。中书令许敬宗曰：“固知杨吏部之败也。”或问之，宗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败何待。”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著，亦可识。”（出《国朝杂记》）

高崔嵬

唐散乐高崔嵬善弄痴，太宗命给使捺头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问，曰：“见屈原云，‘我逢楚怀王无道，乃沉汨罗水。汝逢圣明主，何为来。’”帝大笑，赐物百段。（出《朝野僉载》）

元 晋

唐曹怀舜，金乡人。父维叔死王事，赠云麾将军。怀舜襁褓授游击将军，历内外文武官。则天云：“怀舜久历文资，而屈于武职。”自左鹰扬卫郎将拜右玉钤卫将军。有宋州司马曹元本，父名乞伯。明汲县丞元晋，好谈，多警策。或问元晋：“元本，怀舜从叔。”元晋应声答曰：“虽则同堂，俱非本族。”人怪而问之，晋曰：“元本乞伯子，怀舜继叔儿，以此知矣。”（出《御史台记》）

赵谦光

唐诸郎中，不自即员外郎拜者，谓之土山头果毅。言便拜崇品，有似长征兵士，便授边远果毅。赵谦光自彭州司马入为大理正，迁户部郎中。户部员外贺遂涉咏曰：“员外由来美，郎中望不优。宁知粉署里，翻作土山头。”赵谦光答诗曰：“锦帐随情设，金炉任意薰。唯愁员外置，不应列星文。”人

以为奇句。(出《谭宾录》)

沈佺期

唐沈佺期以罪谪，遇恩复官秩，而未还朱衣。因内宴，群臣皆歌回波乐词起舞，由是多求迁擢。佺期词曰：“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中宗即以绯鱼袋赐之。(出《本事诗》)

崔日用

崔日用为御史中丞，赐紫。是时佩鱼须有特恩。亦因宴会，命群臣撰词。日用曰：“台中鼠子直须谗，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灯脂污张五，还来啮带报韩三。莫浪语，直王相。大家必苦赐金龟，卖却猫儿相赏。”中宗以金鱼赐之。(出《本事诗》)

裴 谈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谈崇释氏。妻悍妒，谈畏之如严君。时韦庶人颇袭武后之风，中宗渐畏之。内宴，玄唱《回波词》，有优人词曰：“回波尔时桮桮，怕妇也是大好。外边祇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韦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赐之。(出《本事诗》)

李镇恶

唐李镇恶，即赵公峤之父。选授梓州郪县令，与友人书云：“州带子号，县带郪名。由来不属老夫，并是妇儿官职。”（出《传载》）

卢 广

唐殿中内供奉卢广持法细密，虽亲效贵势，无所回避。举止闲雅，必翔而后集。尝于景龙观，监官行香。右台诸御史亦预焉。台中先号右台为高丽僧，时有一胡僧徙倚于前庭。右台侍御史黄守礼指之曰：“何胡僧而至此。”广徐谓之曰：“亦有高丽僧，何独怪胡僧为。”一时欢笑。

广与李畬俱非善射者。尝三元礼射，广畬虽引满射，俱不及垛而坠。互言其工拙，畬戏曰：“畬与卢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晓。畬曰：“畬箭去垛三十步，卢箭去身三十步。”欢笑久之。（出《御史台记》）

松 寿

唐韦庆本女选为妃，诣朝堂欲谢。而庆本两耳先卷，朝士多呼为“卷耳”。时长安公松寿，见庆本而贺之。因曰：“仆固知足下女得妃。”庆本曰：“何以知之。”松寿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出《启颜录》）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益州九陇尉，与同列戏白打赌钱。座下数百钱，输已略尽，便欲敛手。傍人谓之曰：“何不更戏。觅钱回取之。”抱一乃举手摸钱曰：“同赐也，何敢望问。”山东人谓尽为赐，故言赐也。（出《启颜录》）

尹神童

唐尹神童每说，伯乐令其子执《马经》画样以求马，经年无有似者。归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见大虾蟆，谓父曰：“得一马，略与相同，而不能具。”伯乐曰：“何也。”对曰：“其隆颅跌目脊郁缩，但蹄不如累趋耳。”伯乐曰：“此马好跳踯，不堪也。”子笑乃止。（出《朝野僉载》）

卷第二百五十

诙谐六

狄仁杰 苏味道 侍御史 李安期 邓玄挺 元福庆 尚书郎
御史里行 姚崇 黄幡绰 杨国忠 刘朝霞 姚贞操 裴諝
张文成 窦晓 杜延业 路励行 萧誠 德宗 刘玄佐
顾况 裴佖 赵宗儒 爇牛头 韩皋 裴度 姚岷

狄仁杰

唐秋官侍郎狄仁杰，秋官侍郎卢献曰：“足下配马乃作驴。”献曰：“中劈明公姓。乃成二犬。”杰曰：“狄字犬旁火也。”献曰：“犬旁有火，乃是煮熟狗。”（出《朝野僉载》）

苏味道

唐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夸诩。昌龄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故也。”苏有《观灯》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味道云：“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赠

张昌宗诗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与抚掌而笑。
(出《本事诗》)

侍御史

唐京台监察院西行中间，号横劈房。凡迁此房者，必先盛饌台中，而后居焉。先无窗，后人置之。神龙中，侍中杨再思兼大夫，诸相毕送视事。中书令魏元忠尝任监察，台中故事素谙。谗指房曰：“此是横劈房。”诸相问故，元忠具述其由。御史曰：“此房近日迁耶。”曰：“无别迁。”元忠曰：“当为开窗出气，故不迁耳。”左右欢笑殆不禁。且御史纠察郡司，纲纪庶务，实为众官所忌。置御史为冷峭，而突厥号御史为吐屯。则天朝，蕃使来朝者，而吐屯独立不入班。谕德张元一以诙谐见称，问蕃使曰：“此独立者为谁？”译者曰：“吐屯，此御史。”元一曰：“人言我朝御史独冷峭，此蕃御史亦甚冷峭。”举朝喧笑。(出《御史台记》)

李安期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内史德林之孙，安平公百药之子。性机警。尝有选人被放，诉云：“羞见来路。”安期问：“从何关来。”曰：“从蒲津关来。”安期曰：“取潼关路去。”选者曰：“耻见妻子。”安期曰：“贤室本自相谄，亦应不笑。”又一选人引铨，安期看判曰：“第书稍弱。”对曰：“昨坠马损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为读判曰：“向看贤判，

非但伤足，兼以内损。”其人惭而去。

又选士姓杜名若，注芳洲官。其人惭而不伏。安期曰：“君不闻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赠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谓之改注。

又一吴士，前任有酒状。安期曰：“君状不善。”吴士曰：“知暗枪已入。”安期曰：“为君拔暗枪。”答曰：“可怜美女。”安期曰：“有精神选，还君好官。”对曰：“怪来晚。”安期笑而与官。（出《朝野僉载》）

邓玄挺

唐邓玄挺入寺行香，与诸生诣园，观植蔬。见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乃曰：“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邓应声曰：“法师若不自踏，用如许木桶何为。”僧愕然思量，始知玄挺以木桶为幪秃。

又尝与谢佑同射，先自矜敏手。及至对射，数十发皆不中垛。佑乃云：“直由箭恶，从来不曾如此。”玄挺应声报云：“自须责射，因何尤箭。”众人欢笑，以为辩捷。

权玄福任萧机，遣郎中员外，极晚始许出。

有郎中厅前逼阶枣树下生一小枣，穿砌砖而出。皆讶焉，既就看。玄挺时任员外郎云：“此树不畏萧机，遂即砖辄枣出。”

兵部侍郎韦慎形容极短，时人弄为侏儒。玄挺初得员外已后，郎中员外俱来看。韦慎云：“慎以庸鄙，滥任郎官。公以高才，更作绿袍员外。”邓即报云：“绿袍员外，何由可及侏儒郎中。”众皆大笑。（出《启颜录》）

元福庆

唐元庆福，河南人，拜右台监察。与韦虚名、任正名、颇事轩昂。殿中监察朱评之咏曰：“韦子凝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怜元福庆，也学坐痴床。”正名闻之，乃自改为俊且强。（出《御史台记》）

尚书郎

尚书郎，自两汉已后，妙选其人。唐武德真观以来，尤重其职。吏兵部为前行，最为要剧。自后行改入，皆为美选。考功员外专掌试贡举人，员外郎之最望者司门都门。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后行，闲简无事。时人语曰：“司门水部，入省不数。”角觥之戏，有假作吏部令史与水部令史相逢，忽然俱倒。良久起云：“冷热相激，遂成此疾。”先天中，王上客为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妙当入省，常望前行。忽除膳部员外郎，微有怅惋。吏部郎中张敬忠戏咏之曰：“有意嫌兵部，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趺蹬，几落省墙东。”膳部在省中最东北隅，故有此句。（出《两京新记》）

御史里行

唐开元中置里行，无员数。或有御史里行，侍御史里行，殿中里行，监察里行。以未为正官。台中咏之曰：“柱下虽为

史，台中未是官。何时闻必也，早晚见任端。”任端即侍御史任正名也。（出《御史台记》）

姚 崇

唐姚崇为紫微令，例给舍置次，不让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旧请。令史持直簿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来。必欲取之，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终不宜当。”诸司舍见之欢笑，不复逼也，遂停宰相宿。（出《大唐新语》）

黄幡绰

唐玄宗好击球，内厩所饲者，竟犹未甚适。会与黄幡绰戏语相解，因曰：“吾欲良马久之，而谁能通于马经者。”幡绰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马经。”上曰：“吾与三丞相语政事外，悉究其旁学，不闻有通马经者。尔焉得知之？”幡绰曰：“臣自日日沙堤上。见丞相所乘，皆良马也。是以必知通马经。”上因大笑而语他。玄宗尝登苑北楼，望渭水。见一醉人临卧水，问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将遣使问之，幡绰曰：“臣知之，此是年满令史。”上曰：“你何以知。”对曰：“更一转入流。”上大笑。又与诸王会食。宁王对御座，喷一口饭，直及龙颜。上曰：“宁哥何以错喉。”幡绰曰：“此非错喉，是喷嚏。”（出《松窗杂录》及《因话录》）

杨国忠

唐杨国忠尝会诸亲，时知吏部铨。且欲大噓以娱之，呼选人名，引入于中庭。不问资叙，短小者通道参军，胡者云湖州文学。帘下大笑。（出《嘉话录》）

刘朝霞

唐天宝初，玄宗游华清宫。刘朝霞献《驾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文多不载，略其赋首云：若夫天宝二年，十月后兮腊月前。办有司之供具，命驾幸于温泉。天门轧开，神仙之福塞；銮舆划出，驱甲仗而骈阗。青一队兮黄一队，熊踏胸兮豹拿背；珠一团兮绣一团，玉缕珂兮金钁鞍。其后述圣德云：直获得盘古髓，招得女娲氏娘。遮莫你古来千帝，岂如我今代三郎。其自叙云：别有穷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撞虽短，伎俩能长。梦里几回富贵，觉来依旧凄惶。只是千年一遇扣头，莫五角而六张。上览而奇之，将加殊赏，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张”字。奏云：“臣草此赋，若有神助。”自谓文不加点，笔不停缀，不愿改之。上闻，顾左右曰：“真穷薄人也。”遂授以宫卫佐而止焉。（出《开天传信记》）

姚贞操

唐姚贞操云：“自余以评事入台，侯承训继入。此后相继

不绝，故知拔茅连茹也。”韩琬以为不然，自则天好法，刑曹望居九寺之首。以此评事多入台，迄今为雅例，岂评事之望，起于贞操耶？须议戏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为佛道，入评事为仙道，入京尉为人道，入畿丞为苦海道，入县令为畜生道。入判司为饿鬼道，故评事之望。起于时君好法也，非贞操所能升降之。（出《御史台记》）

裴 谓

唐裴宽子谓复为河南尹。谓素好诙谐，尝有投牒，误书纸背。谓判云：“这畔似那畔，那畔似这畔。我也不辞与你判。笑杀门前着靴汉。”又妇人同投状争猫儿，状云：“若是儿猫儿，即是儿猫儿。若不是儿猫儿，即不是儿猫儿。”谓大笑，判其状曰：“猫儿不识主，傍家搦老鼠。两家不须争，将来与裴谓。”遂纳其猫儿。争者亦止焉。（出《开天传信记》）

张文成

唐司门员外郎张文成好为俳谐诗赋，行于代。时太将军黑齿常之，将出征。或人勉之曰：“公官卑，何不从行？”文成曰：“宁可且将朱唇饮酒，谁能逐你黑齿常之。”（出《御史台记》）

窦 晓

唐窦晓形容短小，眼大露睛；乐彦伟身长露齿。彦伟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问，彦伟曰：“既已短肉，又复精进。岂不大有功德！”窦即应声答曰：“公自有大功德，因何道晓？”人问其故，窦云：“乐工小来长斋。”又问长斋之意，窦云：“身长如许，口齿齐崖。岂不是长斋！”众皆大笑。（出《启颜录》）

杜延业

唐华原令崔思海口吃，每共表弟杜延业递相戏弄。杜常语崔云：“延业能遣兄作鸡鸣，但有所问，兄即须报。”旁人云：“他口应须自由，何处遣人驱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杜私睹。杜将一把谷来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谷谷。”旁人大笑，因输延业。（出《启颜录》）

路励行

唐路励行初任大理丞，亲识并相贺。坐定，一人云：“兄今既在要职，亲皆为乐。”谚云：“一人在朝，百人缓带。岂非好事！”答云：“非直唯遣缓带，并须将却幞头！”众皆大笑。（出《启颜录》）

萧 誠

唐萧誠初拜员外，于朝列安闲自若。侍御史王旭曰：“萧子从容省达。”韩琬应声答曰：“萧任司录，早已免杖。岂止今日方省撻耶。”闻者欢笑。（出《御史台记》）

德 宗

唐马燧之孙始生，德宗命之曰继祖。退而笑曰：“此有二义，意谓以索继也。”（出《国史补》）

刘玄佐

唐刘玄佐，滑城匡城人。尝出师经本县，欲申桑梓礼于令，坚辞不敢当。玄佐叹恨久之。先是陈金帛，将遣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贵为相，其母月织纈一匹，以示不忘本。每观玄佐视事，见邑令走阶下。退必语玄佐：“吾向见长官白事卑敬，不觉恐悚。思乃父为吏本县时，常畏长官汗栗。今尔当厅据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须务捐躯。故玄佐始终不屈臣节。时乡里姻归，以地近，多投之。玄佐不欲以私擢居将校列，又难置于贱卒，尽置为将判官。此职例假绯衫银鱼袋，外示荣之，实处散冗。其类渐众，久之，有人启诉于刘者，一联云：“覆盆子落地，变赤烘烘。羊羔儿作声，尽没益益。览之而笑，各改着他职。”（出《因语录》）

顾 况

唐白居易初举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曰：“居易。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叹曰：“有句如此，居大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出《摭言》）

裴 佖

唐北省班：谏议在给事中上，中书舍人在给事中下。裴佖为谏议，形质短小，诸舍人戏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裴佖曰：“若怪，即曳向下着。”众人皆大笑。后除舍人。（出《因话录》）

赵宗儒

唐宪宗问赵宗儒曰：“人言卿在荆州，球场草生，何也？”对曰：“死罪有之。虽然草生，不妨球子，上为启齿。”（出《国史补》）

爇牛头

有士人，平生好吃爇牛头。一日，忽梦其物故，拘至地府

丰都狱。有牛首阿旁，其人了无畏惮，仍以手抚阿旁云：“只这头子，大堪爇。”阿旁笑而放回。（出《传载》）

韩 皋

唐仆射韩皋镇夏口，常病小疮，令医付膏药，不濡。公问之，医云：“天寒骨硬。”公笑曰：“韩膏实是硬。”（原缺出处，今见因话录卷二）

裴 度

唐裴晋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瘿一枚，欲削为枕。时郎中庾威，世称博物，召请别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瘿是雌树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与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出《卢氏杂说》）

姚 岷

唐姚岷有文学而好滑稽，遇机即发。仆射姚南仲，廉察陕郊。岷初释艰服后见，以宗从之旧。延于中堂，吊罢，未语及他事。陕当两京之路，宾客无时。门外忽投刺云：“李过庭。”南仲曰：“过庭之名甚新，未知谁家子弟？”左右皆称不知。又问岷知之乎？岷初犹俯首嚬眉，顷之，自不可忍，敛手言曰：

“恐是李趋儿。”南仲久方悟而大笑。(出《因话录》)

卷第二百五十一

诙谐七

周愿 刘禹锡 袁德师 李程 杨虞卿 沈亚之 张祜
交广客 卢肇 章孝标 南卓 王智兴 卢发 裴休
冯衮 邻夫 关图 杨玄翼 裴庆余 赵崇 郑光业

周 愿

唐周愿，尝奉使魏州，节度使田季安引之连轡。路见一驴极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应（愿曰下九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声答曰：“总是小奚（奚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建德。”李巽性严毅，不好戏笑。时愿（严毅下八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知河西盐铁留事，将至。李戒从事曰：“周生好谐谑，忝僭无礼。幸诸贤稍庄以（周生下十五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待之。及愿至，数燕。李公寒温外，不与之言，周（温外下七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亦无由得发。一日，饌亲宾，愿亦预焉。李公有故人子弟来投，（公有下八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落拓不事。遍问旧别墅及家童有技者。图书有名（技原作之，名原作笞，者图二字原空缺。据《因话录》改补）者。悉云货却。李责曰：

“未官家贫，产业从货，何至（至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书籍古画店彼除？”惆怅久之。复问一曰：“有一本虞永兴手书《尚书》，此又在否？”某人惭惧，不敢言货，云：“暂将典钱。”愿忽言曰：“此《尚书》大违厄。”都忘先拒其诙谐是，遂问曰：“《尚书》何违？”愿曰：“已遭《尧典》、《舜典》之苦，此而即典。”李之颜大开，自更不舍。（原缺出处，今见《因话录》四）

又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军司马，韩愈为巡官，同在使幕。或讥年辈相悬，愿曰：“大虫老鼠，俱为十二属，何怪之有？”旬日布于长安。（出《国史补》）

刘禹锡

唐刘禹锡牧连州，替高寓。寓后入羽林将军，自京附书曰：“以承眷，辄举目代矣。”刘答书云：“昔（答书云昔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有一话，曾有老姬山行，见大虫羸然跬步而不进，若伤其足。姬目之，而虎遂自举足以示姬，乃有芒刺在掌，因为拔之。俄奋迅阗吼而愧其恩。自后掷麋、鹿、狐、兔于庭，日无缺焉。姬登垣视之，乃前伤虎也。因为亲族具言其事，而心异之。一旦，忽掷一死人，血肉狼藉，姬乃被村胥诃捕。姬具说其由，始得释缚。姬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语曰：‘感矣，叩头大王，已后更莫抛死人来也。’”（出《嘉话录》）

袁德师

唐汝南袁德师，故给事高之子。尝于东都买得娄师德故园地，起书楼。洛人语曰：“昔日娄师德园，今乃袁德师楼。”（原缺出处，明钞本作出《嘉话录》）

李程

唐刘禹锡云：“李二十六丞相程善谑，为夏口日，有客辞焉。李曰：‘且更三两日。’客曰：‘业已行矣，舟船已在汉口。’李曰：‘但相信住，那汉口不足信。’其客胡卢掩口而退。又因与堂弟丞相留守石投店酒饮，石收头子，舛者罚之。石曰：‘何罚之有？’程曰：‘汝忙闹时，把他堂印将去，又何辞焉？’酒家谓重四为堂印，盖讥石。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际，而登庸用也。”（出《嘉话录》）

杨虞卿

唐郎中张又新，与虔州杨虞卿，齐名友善。杨妻李氏，即酈相女，有德无容。杨未尝介意，敬待特甚。张尝语杨曰：“我年少成美名，不忧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杨曰：“必求是，但与我同好，定谐君心。”张深信之。既婚，殊不愜心。杨秉笏触之曰：“君何太痴！”言之数四。张不胜其忿，回应之曰：“与君无间，以情告君。君误我如是，何为

痴？”杨于是历数求名从宦之由，曰：“岂不与君皆同耶？”曰：“然。”“然则我得丑妇，君讵不同耶？”张色解，问：“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张大笑，遂如初。张既成家，乃为诗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今日满栏开似雪，一生辜负看花心。”（出《本事诗》）

沈亚之

唐沈亚之常客游，为小辈所试，曰：“某改令，书俗各两句：‘伐木丁丁，鸟鸣嚶嚶。东行西行，遇饭遇羹。’”亚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妇，不当娄罗。”（出《摭言》）

张 祜

唐张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时舍人杜牧为御使，座有妓人索骰子赌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祜应声答曰：“但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路指尖。”祜未识白居易。白刺史苏州，始来谒。才相见，白谓曰：“久钦藉甚，尝记得右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微笑，仰而答之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遂欢宴竟日。赵公令狐绹镇维扬，祜常预狎宴。公因熟视祜，改令曰：“上水船，风太急。帆下人，须好立。”

祐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舵。”（出《摭言》）

交广客

交广间游客，各求馆帖。所至迎接甚厚，赧路每处十千。广帅卢钧深知其弊。凡求馆帖者，皆云：“累路馆驿，供菜饭而已。”

有客赍帖到驿，驿司依帖供讫，客不发。驿吏曰：“恐后更有使客，前驿又远，此非宿处。”客曰：“食帖如何处分？”吏曰：“供菜饭而已。”客曰：“菜饭供了，还我‘而已’来。”驿吏相顾，莫知所为。客又迫促，无计，吏问曰：“不知‘而已’。”曰：“大于驴，小于骡。若无可供，但还我价直。”驿吏问：“每一‘而已’。其价几何？”客曰：“三五千。”驿吏逐敛送耳。（出《卢氏杂说》）

卢肇

唐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邪？”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犹沅江出鳖甲，九肋者盖稀矣。”又肇就江西解试，为试官未送。肇有启事谢曰：“巨鳌负翥，首冠蓬山。”试官谓之曰：“某昨限以人数挤排，虽获申展，深惭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谓？”肇曰：“必知明公垂问。大凡顽石处上，巨鳌载之。岂非首冠邪？”一座闻之大笑。（出《摭言》）

章孝标

唐章孝标及第后，寄淮南李绅诗曰：“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渡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绅亟以一绝答之曰：“假金只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出《摭言》）

南 卓

唐郎中南卓，与李修古亲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常轻之。李俄授许州从事，奏官敕下，时许帅方大宴，忽递到开角，有卓与李书。遂执书喜白帅曰：“某与卓二十三表兄弟，多蒙相轻。今日某忝为尚书宾幕，又奏署敕下，遽与某书，大奇。”及启缄云：“即日卓老不死，生见李修古上除因。”帅请书看，合座大笑。李修古惭甚。（出《卢氏杂说》）

王智兴

唐王智兴带使侍中，罢镇归京。亲戚间有以选事求智兴论荐，固不允。遂请致一函与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状云：“选人名衔谨领讫。”智兴曰：“不如侍中也有用处。”（出《卢氏杂说》）

卢 发

唐中书令白敏中镇荆南，杜蕴廉问长沙，请从事卢发致聘焉。发酒酣傲睨。公少不怿，因改著词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阁掌洪炉。少年从事夸门地，莫向樽前气色粗。”发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职胜崔卢。暂来关外分忧寄，不称宾筵语气粗。”公极欢而罢。（出《摭言》）

裴 休

曲江池本秦时豳洲。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节。即锡宴臣僚，会于山亭，赐太常教坊乐。池备彩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学士登焉。倾动皇州，以为盛观。裴休廉察宣城，未离京，值曲江池荷花盛发，同省阁名士游赏。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随以小仆，步至紫云楼。见数人坐于水滨，裴与朝士憩其旁。中有黄衣半酣，轩昂自若，指诸人笑语轻脱。裴意稍不平，揖而问之：“吾贤所任何官？”率尔对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广德令。”反问裴曰：“押衙所任何职？”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观察使。”于是狼狈而走，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抚掌大笑。不数日，布于京华。后于铨司访之，云：“有广德令请换罗江矣。”宣皇在藩邸闻是说，与诸王每为戏谈。其后龙飞，裴入相。因书麻制，回谓枢近曰：“喏，郎不敢，新授中书门下平章事矣。”（出《松窗杂录》，按见《剧谈录》卷下）

冯 袞

唐冯袞牧苏州，江外优佚，暇日多纵饮博。因会宾僚掷卢，冯突胜，以所得均遗一座，乃吟曰：“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合是赌时须赌取，不妨回首乞闲人。”更因饮酣，戏酒妓。而军倅留情，索然无绪。冯眄之曰：“老夫过戏，无能为也。”倅敛衽而谢。因吟曰：“醉眼从伊百度斜，是他家属是他家。低声向道人知也，隔坐刚抛豆蔻花。”（出《抒情诗》）

邻 夫

有睹邻人夫妇相谐和者，夫自外归，见妇吹火，乃赠诗曰：“吹火朱唇动，添薪玉腕斜。遥看烟里面，大似雾中花。”其妻亦候夫归，告之曰：“每见邻人夫妇，极甚多情。适来夫见妇吹火，作诗咏之。君岂不能学也？”夫曰：“彼诗道何语？”乃诵之。夫曰：“君当吹火，为别制之。”妻亦效吹，乃为诗曰：“吹火青唇动，添薪黑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鸪盘茶。”（出《笑言》，明抄本作出《笑林》）

关 图

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蛻以荆州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尔来关图、常脩、

皆荆人也，率有高文，连登上科。图即戎校之子，及第归乡，都押衙辈为其张筵。乃指盘上酱瓿，戏老校曰：“要校卒为者。”其人以醋樽进之曰：“此亦‘校卒为者’也。”席人大噱。关图妻，即常脩妹，才思妇也，有《祭夫文》行于世。（出《北梦琐言》）

杨玄翼

唐咸通中，杨玄翼怒举子车服太盛，欲令骑驴。时有诗曰：“今年诏下尽骑驴，紫轴绯毡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出《卢氏杂说》）

裴庆余

唐裴庆余，咸通末，佐北门李蔚淮南幕。常游江。舟子刺船，误以篙竹溅水，湿妓人衣。蔚为之色变。庆余遽请彩笺，纪一绝曰：“满额蛾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裙湿，知道巫山行雨归。”蔚览之极欢谑，命宴者传之。（出《摭言》）

赵崇

虽卢氏衣冠之盛，而累代未尝知举。乾符中，卢携在中书，以宗人无掌文柄者，乃擢群从陕虢观察使卢渥，司礼闱。是年

秋，黄巢犯阙，僖皇播迁，举人星迸。迨复京都，裴贽连知三举，渥有羨色。赵崇戏之曰：“阁下所谓‘出腹不生养主司’也。”（出《北梦琐言》）

郑光业

郑光业，中表间有同人试者。时举子率以白纸糊案子，光业潜纪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银。入试出试。千春万春。”光业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献，词有可嗤者，即投其中，号苦海。昆季或从容，用资谐戏。即命二仆。舁苦海于前，人阅一编，皆极欢而罢。光业常言及第之岁，策试夜。一同人突入试铺。为吴语，谓光业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业为辍半铺之地。又曰：“必先必先，谿仗取一杓水？”亦为取之。又曰：“便干托煎一碗茶，得否？”欣然与烹煎。居二日，光业状元及第，其人首贡一启，颇叙一宵之素。略曰：既蒙取水，又使煎茶。当时不识贵人，凡夫肉眼。今日俄为后进，穷相骨头。（出《摭言》）

卷第二百五十二

诙谐八

李曜 王铎 薛昭纬 孔纬 宇文翰 千字文语乞社
山东佐史 罗隐 卢延让 俳优人 王舍城 顾夔
不调子 司马都 吴尧卿 李任为赋

李 曜

唐尚书李曜罢歙州，与吴圆交代。有佐酒录事名媚川，聪明敏慧。李颇留意，而已纳营籍妓韶光，托于替人，令存卹之。临发洪饮，不胜离情，有诗曰：“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间饮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吴答曰：“曳履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洑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蟠珠掌内看。”（出《抒情诗》）

王 铎

唐中书令王铎，位望崇显，率由文雅，然非定乱才。出镇渚（渚原作清，据许本改）宫，为都统，以御黄巢。携姬妾赴

镇，而妻妒忌，忽报夫人离京在道。铎谓从事曰：“黄巢渐似南来，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处？”幕僚戏曰：“不如降黄巢。”王亦大笑。洎荆州失守，复把潼关，黄巢传语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敌，请自退避，无污锋刃。”于是弃关，随僖皇播迁于蜀。再授都统，收复京都，大勋不成，竟罹非命。（出《北梦琐言》）

薛昭纬

唐薛昭纬未登第前，就肆买鞋。肆主曰：“秀才脚第几？”对曰：“昭纬作脚来。未曾与立行第。”（出《北梦琐言》）

孔 纬

唐宰相孔纬尝拜官，教坊伶人继至求利市。有石野猪独行先到，有所赐，乃谓曰：“宅中甚阙，不得厚致，若见诸野猪，幸勿言也。”复有一伶至，乃召俯阶，索其笛，指笛窍问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出《北梦琐言》）

宇文翰

唐道士程子宵登华山上，偶有颠仆。郎中宇文翰致书戏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悬之又悬。”（出《北梦琐言》）

千字文语乞社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闻政本于农，当须务兹稼穡，若不云腾致雨，何以税熟贡新？圣上臣伏戎羌，爱育黎首，用能闰余成岁，律吕调阳。某人等，并景行维贤，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设席，祭祀蒸尝，鼓瑟吹笙，弦歌酒宴，上和下睦，悦豫且康，礼别尊卑，乐殊贵贱，酒则川流不息，肉则似兰斯馨，非直菜重芥姜，兼亦果珍李柰，莫不矫首顿足，俱共接杯举觞，岂徒戚谢欢招，信乃福缘善庆。但某乙某索居闲处，孤陋寡闻，虽复属耳垣墙，未曾摄职从政，不能坚持雅操，专欲逐物意移，忆内则执热愿凉，思酒如骸垢想浴，老人则饱饫烹宰，某乙则饥厌糟糠，钦风则空谷传声，仰惠则虚堂习听，脱蒙仁慈隐恻，庶有济弱扶倾，希垂顾答审详，望咸渠荷滴沥。某乙即稽顙再拜。终冀勒碑刻铭，但知悚惧恐惶，实若临深履薄。（出《启颜录》）

山东佐史

唐山东一老佐史，前后县令，无不遭侮。家致巨富。令初至者，皆以文案试之，即知强弱。有令初至，因差丁造名簿，将身点过。有姓向名明府者、姓宋名郎君者、姓成名老鼠者、姓张名破袋者，此佐史故超越次第，使其名一处，以观明府强弱。先唤张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向明府，其县令但点头而已，意无所问。佐史出而喜曰：“帽底可知。”竟还即卖之。（出《启颜录》）

罗 隐

唐罗隐与周繇分深，谓隐曰：“阁下有女障子诗极好，乃为绝唱。”隐不喻何为也。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是隐题花诗。隐抚掌大笑。（出《抒情诗》）

卢延让

唐卢延让业诗，二十五举方登第。卷中有“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之句，租庸调张浚亲见此事，每称赏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舔鱼砧”句，为中书令成汭所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为蜀王建所赏。卢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鼠狗子也。”人闻而笑之。（出《北梦琐言》）

俳优人

唐咸通中，俳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谊谕，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缙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褒衣博带，摄齐以升座，自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座’，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谕。

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非为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颇厚。（出《唐阙史》）

又

天复元年，凤翔李茂贞请入朝奏事。昭宗御安福楼，茂贞涕泣陈匡救之言。时崔相胤密奏曰：“此奸人也，未足为信，陛下宜宽怀待之。”翌日，宴于寿春殿，茂贞肩舆披褐，入金銮门，易服赴宴。咸以为前代跋扈，未之有也。时中官韩全诲深结茂贞，崔相惧之，自此亦结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驾，劫迁入洛之始。以王子带召戎，崔胤比之。先是茂贞入关，放火烧京阙，居人殆尽。是宴也，教坊优人安辇新，号茂贞为‘火龙子’，茂贞惭惕俯首。仍窃怒曰：“他日会杀此竖子。”安闻之，因请告，往岐下谒茂贞。茂贞见之，大诟曰：“此赋胡颜敢来邪？当求乞耳。”安曰：“只思上谒，非敢有干也。”茂贞曰：“贫俭若斯，胡不求乞？”安曰：“京城近日但卖麸炭，便足一生，何在求乞？”茂贞大笑而厚赐之。（出《北梦琐言》）

又

光化中，朱朴自《毛诗》博士拜相。而朴恃其口辩，谓可安致太平。由藩王引导，闻于昭宗，遂有此命。对扬之日，而

陈言数条，每言臣必为陛下致之。洎操大柄，殊无所成，自是恩泽日衰，中外腾沸。内宴日，俳优穆刀绦作念经行者，至前朗讽曰：“若见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宫。时人语曰：“故为相自古有之，君子不耻其言之不出，耳恭之不逮。”况未丧乱，天下阻兵，虽负荷奇才，不能为计。而朱朴一儒生，恃区区之辩，欲其整乱，祇取辱焉。宜其涓缕未申，而黜放已至，故大为识者之所嗤也。（出《北梦琐言》）

又

太祖入觐昭宣。昭宗开宴，坐定。伶伦百戏在焉。俳恒□□圣。先祝帝德，然后说元勋梁王之功业曰：“我元勋梁王，五百年间生之贤。”九优太史胡趯应曰：“酌然如此。□□□□□固教朝廷如□向侍宴臣僚无不失色，梁太祖但笑而已。昭宗不怪，如无奈何。趯又自好博奕。尝独跨一驴，日到故人家棋，多早去晚归。年岁之间，不曾暂辍。每到其家，主人必戒家童曰：“与都知于后院喂饲驴子。”趯甚感之。夜则跨归。一日非时宣召，趯仓忙索驴。及牵前至，则觉喘气，通体汗流，乃正与主人拽碓耳。趯方知自来与其家拽磨。明早，复展步而至，主人亦曰：“与都知抬举驴子。”曰：“驴子今日偶来不得。”主人曰：“何也？”趯曰：“只从昨回宅，便患头旋恶心，起止未得，且乞假将息。”主人亦大笑。□以趯之黠也如是，而不知其所乘，经年与人旋碓亨利，亦数为同人对衙揶揄之。（出《玉堂闲话》）

王舍城

伪蜀王先主，未开国前，西域僧至蜀。蜀人瞻敬，如见释迦。舍于大慈三学院，蜀主复谒坐于厅，倾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伪蜀王先主至就院不令止四十五安原缺，据黄本补）之。妇女列次礼拜，俳优王舍城飘言曰：“女弟子勤苦礼拜，愿后身面孔，一切似和尚。”蜀主大笑。（出《北梦琐言》）

顾 夔

伪蜀王先主起自利、阆，号亲骑军，皆拳勇之士。四百人分□□□□执紫旗，凡战阵，若前军将败，麾紫旗以副之，莫不□□□靡，霆骇星散，未尝挫衄。此团将卒多达，或至节将□□□□至散员，亦享官禄。以之定霸，皆资福人。于时□□□□□南黑云都，皆紫旗之类也。此从各有名号，时顾□□□□亦尝典郡，多杂谈谑。曾造武举，助曰大顺□□□□侍郎李吒吒下进士及第，三□□□□□□□□□□□□□□憨子、姜癩子、张打胸、长小□□□□□□□□□□□□□□许□□□□□□□□李嗑蛆、李破肋、李吉了、樊忽雷、日游神、王号驼、郝牛屎、□□贡、陈波斯、罗蛮子。试《亡命山泽赋》、《到处不生草诗》，斯亦麦铁杖、韩擒虎之流也。（出《北梦琐言》）

不调子

有不调子，恒以滑稽为事。辈流间有慧黠过人，性识机警者，皆被诱而玩之。尝与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将欲登路，同船客有驴瘦劣，尾仍偏，不调子坚劝秀士市之。秀士鄙其瘦劣，勉之曰：“此驴有异相，不同常等。”不得已，高价市之。既舍楫登途，果尪弱，不堪乘跨。而苦尤之。不调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夕，忽值雪，不调曰：“得之矣，请贯酒三五杯，然后奉为话其故事。”秀士又侻俯贯而饮之。及举爵，言之曰：“君不闻杜荀鹤诗云：‘就船买得鱼偏美，踏雪沽来酒倍香’乎？请君买驴沽酒者，盖为杜诗有之，非无证据。”秀士被买而玩之，殊不知觉，至是方悟焉。（出《玉堂闲话》）

司马都

前进士司马都居于青丘，尝以钱二万，托戎帅王师范下军将市丝。经年，丝与金并为所没。都因月旦趋府，谒王公，偶见此人，问之。其人貌状，魁伟胡腮，凶顽发怒，欲自投于井。都徐曰：“何至如此，足下吒一抱之髭须，色斯举矣；望千寻之玉甃，井有人焉。”王公知之，毙军将于枯木。（出《玉堂闲话》）

吴尧卿

唐吴尧卿家于广陵。初佣之保于逆旅。善书计，因之出入府庭，遂闻于搢绅间。始为盐铁小吏，性敏辩，于事之利病，皆心记能调，悦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自首任之。高骈因署尧卿知泗州院，兼利国监，寻奏为刺史。制命未行，会军变，复归广陵。顷之，知浙西院，数月而罢。又知扬州院，兼榷榷使。伪朝授尧卿御史大夫。尧卿托附权势，不问贵贱，苟有歧路，纵厮养辈，必敛衽枉以金玉饵之。微以失势，虽素约为之死交，则相对终日，不复与言。趋利背义如此。权贵无不以贿赂交结之。故不离淮泗，僭窃朱紫，尘污官省。三数年间，盗用盐铁钱六十万缗。时王启知两使句务，下尧卿狱，将穷其事，为诸葛殷所保持获全。及城陷，军人识是尧卿者，咸请陷之。毕师铎不许，夜令尧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变，为仇人所杀，弃尸衢中。其妻以纸絮苇棺殓之，未及就圻，好事者题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狱；请去斜封，送上阎罗王。”时人以为笑端。（出《妖乱志》）

李任为赋

天成年，卢文进镇邓。因出城，宾从偕至，舍人韦吉亦被召。年老，无力控驭，既醉，马逸，东西驰桑林之中，被横枝骨挂巾冠，露秃而奔突。仆夫执从，则已坠矣。旧患肺风，鼻上癰疹而黑，卧于道周。幕客无不笑者。从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员外任瑶，各占一韵而赋之。赋项云：“当其厅子潜窥，

衙官共看，喧呼于麦垄之里，偃仆于桑林之畔。蓝揜鼻孔，真同生铁之椎；腩甸骷髅，宛是熟铜之罐。”余不记之。闻之者无不解颐。（出《玉堂闲话》）

卷第二百五十三

嘲诮一

程季明 诸葛恪 张湛 贺循 陆士龙 繁钦 刘道真
祖士言 高爽 徐之才 司马消难 马王 酒肆
卢思道 李愔 薛道衡 解嘲 辛亶 牛弘 侯白

程季明

晋程季明嘲热客诗曰：“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代愚痴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嚙蹙奈此何。谓当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说无一急，沓沓吟何多？摇扇腕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谓为小事，亦是人一瑕。传诫诸朋友，热行宜见呵。”（出《启颜录》）

诸葛恪

吴主引蜀使费祎饮，使诸葛恪监酒。恪以马鞭拍祎背，甚痛。祎启吴主曰：“蜀丞相比之周公，都护君侯比之孔子；今有一儿，执鞭之士。”恪启曰：“君至大国，傲慢天常；以鞭

拍之，于义何伤？”众皆大笑。又诸葛瑾为豫州，语别驾向台，曰：“小儿知谈，卿可与语。”北往诣恪，不相见。后张昭坐中相遇，别驾呼恪：“咄，郎君！”恪因嘲曰：“豫州乱矣，何咄之有！”答曰：“君圣臣贤，未闻有乱。”恪复云：“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岂唯四凶，亦有丹朱。”（出《启颜录》）

张 湛

晋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出《世说》）

贺 循

晋太傅贺循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答之云：“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及邸阁，检校诸顾陆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遭罪者众。陆抗时为江陵郡都督，故下自请孙皓，然后得释。

陆士龙

晋陆士龙、荀鸣鹤，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令接语，以并有才，可勿常谈。陆抗手曰：“云间陆士龙。”荀曰：

“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天，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曰：“本谓云龙骖骖。乃是山鹿野麋。兽微而弩强，是以发迟。”张抚掌大笑而已。（出《世说》）

繁 钦

魏繁钦嘲杜巨明曰：“杜伯玄孙字子巨，皇祖虐暴死射之；神明不听，天地不与；降生之初，状似时鼠，厥性蠹贼，不文不武；粗记粗略，不能悉举。”（出《启颜录》）

刘道真

晋刘道真遭乱，于河侧与人牵船，见一老姬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因甚傍河牵船？”又尝与人共饭素盘草舍中，见一姬将两小儿过，并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双羔。”妇人曰：“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语以对。（出《启颜录》）

祖士言

晋祖士言与钟雅相嘲，钟云：“我汝颖之士利如锥，卿燕代之士钝如槌。”祖曰：“以我钝槌，打尔利锥。”钟曰：“自有神锥，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锥，亦有神槌。”钟遂屈。（出《启颜录》）

高 爽

高爽辩博多才。时刘茜为晋陵令，爽经途诣之，了不相接，爽甚衔之。俄而爽代茜为县，茜追迎，赠遗甚厚，悉受之。答书云：“高晋陵自答。”或问其故，曰：“刘茜饷晋陵令耳，何关爽事。”稍迁国子助教。孙挹为兰陵县，爽又诣之，挹了无故人之怀。爽出从阁下过，取笔题鼓面云：“身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被打未遽央。”挹体肥壮，腰带十围，故以此激之。（出《谈薮》）

徐之才

北齐徐之才封西阳王，时王欣与之才嘲戏之才即嘲王欣姓曰：“王之为字。有言则诤，近犬则狂，加头足而为马，施尾角而成羊。”欣无以对。又尝宴宾客，时卢元明在座，戏弄之才姓云：“卿姓徐字，乃未入人。”之才即嘲元明姓卢字：“安亡为虐，在丘为虐，生男成虍，配马成驴。”嘲元明二字：“去头则是元明，出颈则是无明，减半则是无目，变声则是无盲。”元明亦无以对。（出《启颜录》）

司马消难

周司马消难以安陆附陈，宣帝遇之甚厚，以为司空。见朝士皆重学术，积经史，消难切慕之。乃多卷黄纸，加之朱轴，

诈为典籍，以矜僚友。尚书令济阳江总戏之曰：黄纸五经。赤轴三史。消难，齐司空子如之子。（出《谈薮》）

马 王

隋姓马王二人尝聚宴谈笑，马遂嘲王曰：“王是你，元来本姓二，为你漫走来，将丁钉你鼻。”王曰：“马是你，元来本姓匡，减你尾子来，背上负王郎。”（出《启颜录》）

酒 肆

隋时，数人入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处漫行来，腾腾失却酉。”诸人问云：“此何义？”答曰：“有水在。”次一人云：“酒，头似阿滥包头。”诸人问云：“何因酒得似阿滥包头？”答曰：“非鹑头。”又一人云：“酒，向他篱得头，四脚距地也独宿。”诸人云：“此有何义？”答云：“更无余义。”诸人共笑云：“此嘲最是无豆。”即答云：“我若有豆，即归舍作酱，何因此间饮醋来。”众欢大笑。（出《启颜录》）

卢思道

隋卢思道尝共寿阳庾知礼作诗。已成而思道未就。礼曰：“卢诗何太春日？”思道答曰：“自许编苦疾，嫌他织锦迟。”

思道初下武阳入京，内使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谓人曰：“德林在齐，恒拜思道，今日官高，向虽拜，乃作跪状。”思道尝在宾门日中立，德林谓之曰：“何不就树荫？”思道曰：“热则热矣，不能林下立。”思道为《周齐兴亡论》，周则武皇宣帝，悉有恶声；齐高祖太上，咸无善誉。思道尝谒东宫，东宫谓之曰：“《周齐兴亡论》。是卿作不？”思道曰：“是。”东宫曰：“为卿君者，不亦难乎？”思道不能对。隋文帝以徐陵辩捷，无人酬对，深以为耻。乃访朝官：“谁可对使？”当时举思道，文帝甚喜。即诏对南使，朝官俱往。徐陵遥见思道最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遥应曰：“以公小（小字原缺，据敦煌本启颜录补）臣，不劳长者。”须臾坐定，徐陵谓思道曰：“昔殷迁顽人，本居兹邑，今存并是其人。”思道应声笑曰：“昔永嘉南渡，尽居江左，今之存者，唯君一人。”众皆大笑。徐陵无以对。又隋令思道聘陈，陈主敕在路诸处，不得共语，致令失机。思道既渡江，过一寺，诸僧与思道设，亦不敢有言，只供索饮食而已。于是索蜜浸益智，劝思道尝之。思道笑曰：“法师久服无故，何劳以此劝人？”僧即违敕，失机且惧。思道至陈，手执国信，（信原作主，据敦煌本启颜录改）陈主既见思道，因用《观世音经》语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赍持重宝？”思道应声，还以《观世音经》，报曰：“忽遇恶风，漂堕罗刹鬼国。”陈主大惭，遂无以对。（出《启颜录》）

李 愔

魏高祖山陵既就，诏令魏收、祖孝徽、刘逖、卢思道等，各作挽歌词十首。尚书令杨遵彦诔之，魏收四首，祖刘各二首

被用，而思道独取八首，故时人号八咏卢郎。思道尝在魏收席，举酒劝刘逖。收曰：“卢八劝刘二邪？”中书郎赵郡李悝，亦戏之曰：“卢八问讯刘二。”逖衔之。及悝后坐事被鞭扑，逖戏之曰：“高槌两下，熟鞭一百，何如言‘问讯刘二’时。”（出《启颜录》）

薛道衡

隋薛道衡为聘南使，南朝无问道俗，但机辩者，即方便引道衡见之。一僧甚辩捷，令于寺上佛堂中读《法华经》，将道衡向寺礼拜。至佛堂门，僧大引声读《法华经》云：“鸠槃荼鬼，今在门外。”道衡即应声还以《法华经》。答曰：“毗舍阁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更无以报。（出《启颜录》）

解嘲

隋末，刘黑闼据有数州，纵其威虐，合意者厚加赏赐，违意者即被屠割。尝闲暇，访得解嘲人。召入庭前立，须臾，水恶鸟飞过，命嘲之。即云：“水恶鸟，头如镰杓尾如凿，河里搦鱼无僻错。”大悦。又令嘲骆驼，嘲曰：“骆驼，项曲绿，蹄被他，负物多。”因大笑，赐绢五十匹。拜毕，左膊上负绢走出，未至戟门，倒卧不起。黑闼令问：“何意倒地？”答云：“为是偏檐。”更命五十屯绵，置右膊将去，令明更来。及还村，路逢一知识，问云：“在何处得此绵绵？”具说其事。乃乞诵此嘲语，并问倒地之由。大喜而归，语其妇曰：“我明日

定得绵绢。”及晓即诣门，言：“极善解嘲。”黑闼大喜，令引之。适尾一猕猴在庭，命嘲之。即曰：“猕猴，头如镰杓尾如凿，河里搦鱼无僻错。”黑闼已怪，犹未之责。又一鸱飞度，复令嘲之。又云：“老鸱，项曲绿，蹄被他，负物多。”于是大怒，令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即倒地。令问之，又云：“偏檐。”复令割一耳。还家，妇迎问绵绢何？答曰：“绵绢，割两耳，只有面。”（出《启颜录》）

辛 亶

隋辛亶为吏部侍郎，选人为之榜，略曰：“枉州抑县屈滞乡不申里衔恨先生，问隋吏部侍郎辛亶曰：‘当今天子圣明，群僚用命。外拓四方，内齐七政。而子位处权衡，职当水镜。居进退之首，握褒贬之柄，理应识是识非，知滞知微，使无才者泥伏，有用者云飞。奈何尸禄素餐，滥处上官，黜陟失所，选补伤残。小人在位，君子駸弹，莫不代子战灼，而子独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万国之人，不可皆识。谁厚谁亲？为桀赏者，不可不喜；被尧责者，宁有不嗔？得官者见喜，失官者见疾。细而论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欤？是何疾欤？不识何不访其名，官少何不简其精，细寻状迹，足识法家；细寻判验，足识文华。宁不知石中出玉、黄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祇可投之四裔，以御魑魅。怨嗟不少，实伤和气。’亶再拜而谢曰：‘幸蒙先生见责，实觉多违。谨当刮肌贯骨，改过惩非。请先生纵亶自修，舍亶之罚，如更有违，甘从斧钺。’先生曰：‘如子之辈，车载斗量，朝庭多少，立须相代。那得久旷天官，待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唤取

师巫，却行无处。’ 亶掩泣而言曰：‘ 罪过自招，自灭自消，岂敢更将面目，来污圣朝。’ 先生曳杖而歌曰：‘ 辛亶去，吏部明。开贤路，遇太平。 今年定知不可得，后岁依期更入京。’ ”（出《朝野僉载》）

牛 弘

隋牛弘为吏部尚书。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侧卧食果子，嘲敞曰：“尝闻扶风马，谓言天上下。今见扶风马，得驴亦不假。”敞应声曰：“尝闻陇西牛，千石不用鞣。今见陇西牛，卧地打草头。”弘惊起，遂与官。（出《朝野僉载》）

侯 白

陈朝尝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机辩深浅，乃密令侯白变形貌，著故弊衣，为贱人供承。客谓是微贱，甚轻之，乃傍卧放气与之言。白心颇不平。问白曰：“汝国马价贵贱？”报云：“马有数等，贵贱不同：若从伎俩，筋脚好。形容不恶，堪得乘骑者，值二十千已上；若形容粗壮，虽无伎俩，堪驮物，值四五千已上；若弥（音卜结反）尾燥蹄，绝无伎俩，傍卧放气，一钱不值。”使者大惊，问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谢。（出《启颜录》）

卷第二百五十四

嘲诮二

赵神德 贾嘉隐 欧阳询 高士廉 裴略 刘行敏
窦昉 狄仁杰 杨茂直 左右台御史 杜文范
御史里行 张元一 吉顼 朱随侯 李详

赵神德

唐初，梁宝好嘲戏，曾因公行至贝州，憩客馆中，闲问贝州佐史，云：“此州有赵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宝颜甚黑，厅上凭案以待。须臾神德入，两眼俱赤，至阶前，梁宝即云：“赵神德，天上既无云，闪电何以无准则？”答曰：“向者入门来，案后唯见一挺墨。”宝又云：“官里料朱砂，半眼供一国。”又答云：“磨公小拇指，涂得太社北。”宝更无以对，愧谢遗之。（出《启颜录》）

贾嘉隐

唐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长孙无忌、徐世绩，于朝

堂立语。徐戏之曰：“吾所倚者何树？”曰：“松树。”徐曰：“此槐也，何得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邪？”长孙复问之：“吾所倚何树？”曰：“槐树。”长孙曰：“汝不复矫邪？”嘉隐曰：“何烦矫对，但取其鬼对木耳。”年十一二，贞观年被举，虽有俊辩，仪容丑陋。尝在朝堂取进止，朝堂官退朝并出，俱来就看。余人未语，英国公李绩，先即诸宰贵云：“此小儿恰似獠面，何得聪明？”诸人未报，贾嘉隐即应声答之曰：“胡头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举朝人皆大笑。（出《国史纂异》，明抄本作出《嘉话录》）

欧阳询

唐宋国公萧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赐射，瑀箭俱不着垛，一无所获。欧阳询咏之曰：“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翻复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着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出《启颜录》）

高士廉

唐高士廉掌选，其人齿高。有选人，自云解嘲谑。士廉时著木履，令嘲之。应声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嗔，高生两个齿，自谓得胜人。”士廉笑而引之。（出《朝野僉载》）

裴 略

唐初，裴略宿卫考满，兵部试判，为错一字落第。此人即向仆射温彦博处披诉。彦博当时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诉。此人即云：“少小以来，自许明辩，至于通传言语，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戏。”彦博始回意共语，时厅前有竹，彦博即令嘲竹。此人应声嘲曰：“竹，风吹青肃肃。凌冬叶不凋，经春子不熟。虚心未能待国士，皮上何须生节目。”彦博大喜，即云：“既解通传言语，可传语与厅前屏墙。”此人走至屏墙，大声语曰：“方今圣上聪明，辟四门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贤路？”既推倒。彦博云：“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膊，亦乃着肚。”当为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彦博、如晦俱大欢笑，即令送吏部与官。（出《启颜录》）

刘行敏

唐有人姓崔，饮酒归犯夜，被武侯执缚，五更初，犹未解。长安令刘行敏，鼓声动向朝，至街首逢之，始与解缚。因咏之曰：“崔生犯夜行，武侯正严更，袱头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绳文腕后生，愁人不惜夜，随意晓参横。”武陵公杨文瓘，任户部侍郎，以能饮，令宴蕃客浑王，遂错与延陀儿宴，行敏咏曰：“武陵敬爱客，终宴不知疲，遣共浑王饮，错宴延陀儿。始被鸿胪识，终蒙御史知。精神既如此，长叹伤何为。”李叔慎、贺兰僧伽，面甚黑；杜善贤为长安令，亦黑；行敏咏之曰：“叔慎骑乌马，僧伽把漆弓，唤取长安令，共猎

北山熊。(出《启颜录》)

奚 昉

唐许子儒旧任奉礼郎，永徽中，造国子学，子儒经祀，当设有阶级，后不得阶。奚昉咏之曰：“不能专习礼，虚心强觅阶。一年辞爵弁，半岁履麻鞋。瓦恶频蒙虢（音国），墙虚屡被权。（音初皆反。）映树便侧睡。过匱即放乖。岁暮良功毕。言是越朋侪。今日纶言降。方知愚计喎。（音口怀反。）（出《启颜录》）

狄仁杰

唐狄仁杰倜傥不羁，尝授司农员外郎，每判事，多为正充卿同异。仁杰不平之，乃判曰：“员外郎有同侧室，正员卿位擅嫡妻。此难曲事女君，终是不蒙颜色。”正员颇亦惭悚。时王及善、豆卢钦望，拜左右相。仁杰以才望时议归之，颇冀此命。每戏王豆卢，略无屈色。王豆卢俱善长行，既拜，谓时宰曰：“某无材行，滥有此授。”狄谓曰：“公二人并能长行，何谓无材行。”或曰左相事，云适已白右相。狄谓曰：“不审唤为右相，合呼为有相。”王豆卢问故，狄曰：“公不闻，聪明儿不如有相子，公二人可谓有相子也。”二公强笑，意亦悒悒。（出《御史台记》）

杨茂直

唐杨茂直任拾遗。有补阙姓王，精九经。不练时事。每自言明三教。时有僧名道儒，妖讹，则天捕逐甚急。所在题云：“访僧道儒。”茂直与薛兼金戏谓曰：“敕捕僧道儒，足下何以安闲？”云：“何关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僧则佛教，道则老教，何不关吾事？”乃惊惧，兴寝不安，遂不敢归，寓于曹局数宿。祈左右侦其事意，复共诋之，忧惧不已，遇人但云：“实不明三教事。”茂直等方宽慰云：“别访人，非三教也。”乃敢出。（出《御史台记》）

左右台御史

唐孝和朝，左右台御史，有迁南省仍内供奉者三，墨敕授者五，台讥之为“五墨三仍”。左台呼右台为高丽僧，言随汉僧赴斋，不咒愿叹呗，但饮食受亲而已。讥其掌外台。在京辇无所弹劾，而俸禄同也。自右台授左台，号为出蕃；自左台授右台，号为没蕃。每相遇，必相嘲谑不已也。（出《御史台记》）

杜文范

唐杜文范，襄阳人也。自长安尉应举，擢第，拜监察御史，选殿中，授刑部员外，以承务郎特授西台舍人。先时与高上智

俱任殿中，为侍御史张由古、宋之顺所排蹙，与上智迁员外。既五旬，由古、之顺方入省。文范众中谓之曰：“张宋二侍御，俱是俊才。”由古问之；答曰：“若非俊才，那得五十日骑土牛，趁及殿中？”举众欢笑。（出《御史台记》）

御史里行

武后初称周，恐下心未安，乃令人自举供奉官，正员外多置里行。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值里行御史数人，聚立门内。令史不下驴冲过。诸御史大怒，将杖之。令史云：“今日之过，实在此驴。乞先数之，然后受罚。”许之。谓驴曰：“汝技艺可知，精神机钝，何物驴畜，敢于御史里行。”于是御史羞惭而止。（出《国朝杂记》）

张元一

周则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因则天尝问郎中张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绿，狄仁杰著朱。阎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栖梧。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改他官。周革命，举人贝州赵廓，眇小，起家监察御史。时人谓之台秽。李昭德詈之为中霜谷束。元一目为臬坐鹰架。时同州鲁孔丘为拾遗，有武夫气，时人谓之外军主帅。元一目为鹄入凤池。苏味道才学识度，物望攸归；王方庆体质鄙陋，言词鲁钝，智不逾俗，才不

出凡，俱为凤阁侍郎。或问元一曰：“苏王孰贤？”答曰：“苏九月得霜鹰，王十月被冻蝇。”或问其故，答曰：“得霜鹰俊捷，被冻蝇顽怯。”时人伏能体物也。契丹贼孙万荣之寇幽，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引兵至赵州。闻贼骆务整，从北数千骑来，王乃弃兵甲，南走荆州，军资器械，遗于道路。闻贼已退，方更向前。军回至都，置酒高会。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杖忽抛却。骑猪正南掾。”上曰：“懿宗有马，何因骑猪？”对曰：“骑猪夹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构，不是卒词。”上曰：“尔付韵与之。”懿宗曰：“请以奉韵。”元一应声曰：“里头极草草，掠鬓不葦葦。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则天大悦，王极有惭色。懿宗形貌短丑，故曰“长弓短度箭”。周静乐县主，河内王懿宗妹，懿妹短丑。武氏最长，时号大哥。县主与则天并马行。命元一咏曰：“马带桃花锦，裙衔绿草罗。定知帋帽底，仪容似大哥。”则天大笑，县主极惭。纳言娄师德长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为“行轍方相”，亦号为“卫灵公”，言防灵枢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顼长大，好昂头行，视高而望远，目为“望柳骆驼”。殿中侍御史元本竦膊伛身，黑而且瘦，目为“岭南考典”。驾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体垢腻，目为“光禄掌膳”。东方虬身长衫短，骨面粗眉，目为“外军校尉”。唐波若矮短，目为“郁屈蜀马”。目李昭德“卒（子锐反）岁胡孙”。修文学士马吉甫眇一目，为“端箭师”。郎中长儒子视望阳，目为“呬醋汉”。汜水令苏征举止轻薄，目为“失孔老鼠”。（出《朝野僉载》）

吉 頊

周张元一腹粗而脚短，项缩而眼跌，吉頊目为逆流虾蟆。
(出《朝野僉载》)

朱随侯

周韶州曲江令朱随侯，女夫李逖，游客尔朱九，并姿相少媚。广州人号为“三樵”(七肖反)。人歌之曰：“奉敕追三樵，随侯傍道走，回头语李郎，唤取尔朱九。”张鷟目随侯臃乱土臬。(出《朝野僉载》)

李 详

周李详，河内人。气侠刚劲。初为梓州监示尉。主书考日，刺史问平已否？详独曰：“不平。”刺史曰：“不平，君把笔书考。”详曰：“请考使君。”即下笔曰：“祛断大事，好勾小稽；自隐不清，疑人总浊。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罢。(出《朝野僉载》)

卷第二百五十五

嘲诮三

张鷟 石抱忠 郑愔 宋务先 傅岩 侯味虚 贾言忠
司马承祯 李敬玄 格辅元 祝钦明 姜师度 姜晦
魏光乘 邵景 黄幡绰 贺知章 王维 甘洽
乔琳 契綰秃 宋济 安陵佐史 崔护

张 鷟

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张鷟为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时有沈全交者，傲诞自纵，露才扬己。高巾子，长布衫。南院吟之，续四句曰：“评事不读律，博事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遂被杷推御史纪先知，捉向右台对仗弹劾。以为谤朝政，败国风，请于朝堂决杖，然后付法。则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虑天下人语。不须与罪，即宜放却。”先知于是乎面无色。唐豫章令贺若瑾，眼皮急，项辕粗。鷟号为“饱乳犊子”。（出《朝野僉载》）

石抱忠

石抱忠检校天官郎中，与侍郎刘奇、张询古，同知选。抱忠素非静慎、刘奇久著清平、询古通婚名族。将分铃，时人语曰：“有钱石下好，无钱刘下好，士大夫张下好。”斯言果征。复与许子儒同知选，刘奇独以公清称。抱忠、师范、子儒，颇任令史勾直，每注官，呼曰：“勾直乎？”时人又为之语曰：“硕学师刘子，儒生用典言。”抱忠后与奇同弃市。选人或为摈抑者，复为语曰：“今年柿子并遭霜，为语石榴须早摘。”抱忠在始平，尝为谐诗曰：“平明发始平，薄暮至何城。库塔朝云上，晃池夜月明。略约桥头逢长史，棣星门外揖司兵。一群县尉驴骡聚，数个参军鹅鸭行。”（出《御史台记》）

郑 愔

唐郑愔曾骂选人为痴汉。选人曰：“仆是吴痴，汉即是公。”愔令咏痴。吴人曰：“榆儿复榆妇，造屋兼造车。十七八九夜，还书复借书。”愔本姓郑，改姓郑，时人号为郑郑。（出《朝野僉载》）

宋务先

唐有监察御史不工文，而好作不已。既居权要，多为人所谗，不之觉也。每篇辄为宋务先书以光台。月俸几尽，其妻谓

曰：“公经生，素非文笔，所称篇咏，不为外人所传。此必台中玩公，折俸助厨耳。奈何受人嗤玩？”自后虽吟咏不辍，不复出光台钱矣。或问之，以妻言对。诸御史退相谓曰：“彼有人焉，未可玩也。”乃止。（出《御史台记》）

傅 岩

唐傅岩，魏州人，本名佛庆。尝在左台，监察中溜，而中溜小伺，无牺牲之礼。比回，怅望曰：“初一为大祠，乃全薄。”殿中梁载言咏之曰：“闻道监中溜，初言是大祠。狼傍索传马，僇动出安徽。卫司无帘幕，供膳乏鲜肥。形容消瘦尽，空往复空归。”（出《御史台记》）

侯味虚

唐户部郎侯味虚著《百官本草》，题御史曰：“大热，有毒。”又朱书云：“大热有毒。主除邪佞，杜奸回，报冤滞，止淫滥，尤攻贪浊。无大小皆搏之，畿尉簿为之相。畏还使，恶爆直，忌按权豪。出于雍洛州诸县，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乾硬者为良。服之，长精神，灭姿媚。久服，令人冷峭。”（出《朝野签载》，明抄本作《御史台记》）

贾言忠

唐贾言忠撰《监察本草》云：“服之心忧，多惊悸，生白

发。”时义云：“里行及试员外者，为合口椒，最有毒。监察为开口椒，毒微歇。殿中为萝卜，亦曰生姜，虽辛辣而不为患。侍御史为脆梨，渐入佳味。迁员外郎为甘子，可久服。或谓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触之则发，亦无常性。唯拜员外郎，号为摘去毒。欢怅相半，喜迁之，惜其权也。”（出《御史台记》）

司马承祯

唐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职。道士司马承祯。睿宗追至京，将还职。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景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矣。”藏用有惭色。（出《大唐新语》）

李敬玄

唐中书令李敬玄为元帅，讨吐蕃，至树敦城。闻刘尚书没蕃，着靴不得，狼狈而走。王杲、副总管曹怀舜等惊退。遗却麦饭，首尾千里，地上尺余。时军中谣曰：“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见贼不敢斗，总由曹新妇。”（出《朝野僉载》）

格辅元

唐格辅元拜监察，迁殿中。充使，次龙门遇盗，行装都尽，

袒被而坐。监察御史杜易简，戏咏之曰：“有耻宿龙门，精彩先瞰浑。眼瘦呈近店，睡响彻遥林。捋囊将旧识，制被异新婚。谁言骢马使，翻作蛰熊蹲。”（出《御史台记》）

祝钦明

唐礼部尚书祝钦明颇涉经史，不闲时务，专硕肥腩，顽滞多疑。台中小吏，号之为“媪”。媪者，肉块，无七窍。秦穆公时野人得之。（出《朝野僉载》）

姜师度

唐先天中，姜师度于长安城中穿渠，绕朝堂坊市，无所不至。上登西楼望之，师度堰水洿，柴筏而下，遂授司农卿。于后水涨则奔突，水缩则竭涸。又前开黄河，引水向棣州，费亿兆功。百姓苦其淹渍，又役夫塞河口。开元六年，水泛滥，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概没尽。师度以为功，官品益进。又有傅孝忠为太史令，自言明玄象，专行矫讦。京中语曰：“姜师度一心看地，傅孝忠两眼相天。”神武即位，知其矫，并斩之。（出《朝野僉载》）

姜晦

唐姜晦为吏部侍郎，眼不识字，手不解书，滥掌铨衡，曾

无分别。选人歌曰：“今年选数恰相当，都由座主无文章。案后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出《朝野僉载》）

魏光乘

唐兵部尚书姚元崇，长大行急，魏光乘目为趁蛇鹳。黄门侍郎卢怀慎好视地，目为麒麟猫儿。殿中监姜皎肥而黑，目为饱菴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无须鬓，目为醉部落精。舍人齐处冲好眇目视日，云暗烛底觅虱老母。舍人吕延嗣长大少发，目为日本国使人。又目舍人郑勉为醉高丽。目拾遗蔡孚、小州医博士，诈谄药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丑黑，目为烟熏地术。目御史张孝嵩为小村方相。目舍人杨仲嗣为热熬上猢猻。目补阙袁辉为王门下弹琴博士。目员外郎魏恬为祈雨婆罗门。目李全交为品官给使。目黄门侍郎李广为饱水虾蟆。由是坐此品题朝士，自左拾遗贬新州新兴县尉。（出《朝野僉载》）

邵 景

唐邵景，安阳人。擢第授汾阴尉，累转歙州司仓，迁至右台监察考功员外。时神武皇帝即位，景与殿中御史萧嵩、韦锰。俱升殿行事，职掌殊别。而制出，景、嵩俱授朝散大夫，而锰无命。景、嵩状貌类胡，景鼻高而嵩须多。同时服朱绂，对立于庭。锰独廉中窃窥而咏之：“一双胡子著绯袍，一个须多一鼻高。相对厅前捺且（去声）立，自惭身品世间毛。”举朝欢咏之。他日，睿宗御承天门，百僚备列，锰忽风眩而倒。锰肥

而短，景咏之曰：“飘风忽起团圞旋，倒地还如着脚包。莫怪殿上空行事，却为元非五品才。”（出《御史台记》）

黄幡绰

唐安西牙将刘文树口辩，善奏对，明皇每嘉之。文树髭生颌下，貌类猴。上令黄幡绰嘲之。文树切恶猿猴之号，乃密赂幡绰，不言之。幡绰许而进嘲曰：“可怜好个刘文树，髭须共颔颐别住。文树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强似文树。”上知其遗赂，大笑。（出《开天传信记》）

贺知章

唐秘监贺知章有高名，告老归吴中，明皇嘉重之，每事加异。知章将行，泣涕辞，上问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为乡里之荣。”上曰：“为道之要，莫若于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之人也，宜名之曰孚。”再拜而授命焉。久而谓人曰：“上何谑我邪，我实吴人，孚乃爪下为子，岂非呼我儿为爪子耶。”（出《开天传信记》）

王 维

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扣右丞王维门。

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出卢氏杂说）

甘 洽

唐甘洽与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计尔应姓田。为你面拨獭，抽却你两边。”仙客应声曰：“甘，计你应姓丹。为你头不曲，回脚向上安。”（出《启颜录》）

乔 琳

唐朱泚始乱。源休、姚令言等，收图书，贮仓廩，作萧何事业。休退语伪黄门侍郎蒋练曰：“若度其才，即吾为萧，姚为曹耳。”识者闻之，为休不奈官职。乔琳性好谐谑，因语旧僚曰：“源公真谓火迫鄴侯尔。”（出《大唐新语》）

契綰秃

唐京城有僧，性甚机悟，病足，有人于路中见，嘲之曰：“法师是云中郡。”僧曰：“与君先不相知，何因辱贫道作契綰秃？”其人诈之曰：“云中郡言法师高远，何为是辱？”僧曰：“云中郡是天州，翻为偷毡，是毛贼，毛贼翻为墨槽，傍边有曲录铁，翻为契綰秃，何事过相骂邪？”前人于是愧伏。（出《启颜录》）

宋 济

唐许孟容与宋济为布素之交。及许知举，宋不第。放榜后，许颇惭，累请人申意，兼遣门生就看。宋不得已，乃谒焉。许但分诉首过，因命酒酣，乃曰：“虽然，某今年为国家取卿相，时有姚嗣卿及第后，翌日而卒。”因起慰许曰：“邦国不幸，姚令公薨谢。”许大惭。（出《卢氏杂说》）

安陵佐史

唐安陵人善嘲，邑令至者，无不为隐语嘲之。有令，口无一齿，常畏见嘲。初至，谓邑吏：“我闻安陵太喜嘲弄，汝等不得复踵前也。”初上，判三道，佐史抱案在后曰：“明府书处甚疾。”其人不觉为嘲，乃谓称己之善，遂甚信之。居数月，佐史仇人告曰：“言‘明府书处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令曰：“何为是言？”曰：“书处甚疾者，是奔墨，奔墨者翻为北门，北门是缺后，缺后者翻为口穴，此嘲弄无齿也。”令始悟，鞭佐史而解之。（出《启颜录》）

崔 护

唐刘禹锡云：崔护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从舅也。乃私试为判头，毁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异。”人问曰：“何不去之？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坦重耳，骈胁再观。”

相里之剥苗登，猪皮斯见。初登为东畿尉，相里造为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猪毛长数寸。故又曰。当偃兵之时，则隧而无用，在穴食之日，则摇而有求。”皆言其尾也。（出《嘉话录》）

卷第二百五十六

嘲诮四

卢迈 柳宗元 陆畅 平曾 僧灵彻 苏芸 李寰 王璠
韦蟾 封抱一 崔涯 李宣古 杜牧 陆岩梦 李远
李德裕 薛昭纬 崔慎猷 郑薰 唐五经 青龙寺客 罗隐

卢 迈

唐宰相卢迈不食盐醋，同列问曰：“足下不食盐醋，何堪？”迈笑而答曰：“足下终日食盐醋，又何堪矣？”（出《国史补》）

柳宗元

唐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年及第，题名于慈恩塔，谈元茂秉笔。时不欲名字著彰，曰：“押缝版子上者，率多不达，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斟酌之，张复已下，马征、邓文佐名，尽著版子矣。题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搁笔曰：“请辛先辈言其族望。”辛君适在他处，柳曰：“东海人。”

元茂曰：“争得知？”柳曰：“东海之大，无所不容。”俄而辛至，人问其望，曰：“渤海。”众大笑。慈恩题名，起自张莒，本于寺中闲游，而题其同年。人因为故事。（出《嘉话录》）

陆 畅

唐陆畅，云阳公出降都尉刘氏，朝士举为宾相。内人以陆吴音。才思敏捷，凡所调戏，应对如流。复以诗嘲之，陆亦酬和。六宫大喜。凡十余篇。嫔娥皆讽诵之。例外，别赐宫锦十段，楞伽瓶唾盂，以赏之。内人诗云：“十二层楼倚碧空，凤鸾相对立梧桐。双成走报监门卫，莫使吴歆入汉宫。”或为内学宋若兰、若昭姊妹所作。陆酬曰：“粉面仙郎选圣朝，偶逢秦女学吹箫。须教翡翠闻王母，不奈乌鸢噪鹊桥。”（出《云溪友议》）

平 曾

唐平曾恃才傲物，多犯讳忌。仆射薛平出镇浙西，投谒，礼遇稍薄。乃留诗以讽曰：“梯山航海几崎岖，来谒金陵薛大夫。髭发竖时趋剑戟，衣冠俨处拜冰壶。诚知两轴非珠玉，深愧三缣卹旅途。今日楚江风正好，不须回首望句吴。”薛闻之，遣吏追还，縻留数日。又献《紫白马》诗曰：“白马披鬃练一团，今朝被绊欲行难。雪中放出空寻迹，月下牵来只见鞍。向北长鸣天外远，临风斜鞚耳边寒。自知毛骨还应异，更请孙阳

仔细看。”薛睹诗曰：“若不留绊行轩，那得观其毛骨。”遂殊礼待之。后游蜀，谒少师李固言。时幕客皆名士，曾每与诸客评论，言笑弥日，侍于李侧。轻忽无所畏，遂献《雪山赋》云：“雪山虽兹洁白之状，叠嶂攒峰，夏日清寒，而无草木华茂，为人采掇。”以李罕作文章，发于专经也。李览赋，命推出。不逾旬，贡《鱼候鰈鱼赋》，言“此鱼触物而怒，翻身上波，为鸱鸢所获，奈鲂鰈何？”李览赋笑曰：“昔赵元淑之狂简，袁彦伯之机捷，无以过焉。”然爱其文彩。投贄者无出于曾，虽有忤，不至深罪。又作《潼关赋》，刺中朝，“此关倚太华，瞰黄河。虽来往攸同，而叹有异也。”（出《云溪友议》）

僧灵彻

唐江西帅韦丹，与东林僧灵彻，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五焉。序曰：“彻公近以匡庐七咏见寄，及吟咏之，皆丽绝于文圃也（即莲花峰、石镜、虎跑泉、聪明水、白鹿洞、铁虹桥、康王庙，为七咏）。此七咏者，俾予益发归欤之兴。且芳时胜侣上游，于三二道人，必当攀跻千仞之峰，观九江之水。是时也，飘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顾；默然而游，不假东门而送。天地为一朝，万物任陶铸。夫二林翼翼，松径幽邃，则何必措足于丹霞，驰心于太古矣。偶为《思归绝句》诗一首，以寄上人，法友幸先达其深趣矣。”诗云：“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闻。”彻酬曰：“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出《云溪友议》）

苏 芸

岭表多假吏，而里巷目为使君，而贫窶徒行者甚众。元和中，进士苏芸南地淹游，尝有诗云：“郭里多榕树，街中足使君。”

李 寰

唐李寰镇晋州，表兄武恭性诞妄。又称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无餽遗，乃箱擎一故皂袄与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复京师时所服，愿尚书功业，一似西平。”寰谢之。后闻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弊幞头餽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时幞头，愿兄得道如洪崖。”宾僚无不大笑。（出《因话录》）

王 璠

唐王璠，自河南尹拜右丞。除书才到，少尹侯继有宴，以书邀之。王判书后云：“新命虽闻，旧衔尚在。遽为招命。堪入笑林。”中京（《玉泉子》中京作“洛中”）以为语柄。故事：少尹与大尹，游宴礼隔，虽除官，亦须候止敕也。（出《因话录》）

韦 蟾

韦蟾左丞至长乐驿，见李珣给事题名，走笔书其侧曰：“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因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出《摭言》）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栢阳尉，有客过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语作嘲之。诗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门紫，既无左达承，何劳罔谈彼。”（出《启颜录》）

崔 涯

唐崔涯，吴楚狂士也，与张祜齐名。每题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尝嘲一妓曰：“虽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又“布袍披袄火烧毡，纸补笠篾麻接弦。更着一双皮屐子，纆梯纆榻出门前。”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诗，忧心如病。使院饮回。遥见二子，蹑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只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赠一绝句以饰之云：“觅得黄骝鞞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豪富之士，复臻其门。或戏之曰：“李家

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岭，何为一日黑白不均？”红楼以为倡乐，无不畏其嘲谑也。祐、涯久在维扬，天下晏清，篇词纵逸，贵达钦惮，呼吸风生。（出《云溪友议》）

李宣古

唐澧州宴，酒乱崔云娘形貌瘦瘠，每戏调，举罚众宾，兼恃歌声，自以为郢人之妙。李宣古当筵一咏，遂至箝口。诗曰：“何事最堪悲，云娘只首奇。瘦拳抛令急，长嘴出歌迟。只见肩侵鬓，唯忧骨透皮。不须当户立，头上有钟馗。”（出《云溪友议》）

杜牧

唐杜牧罢宣州幕，经陕，有酒乱，肥硕而词讷，牧赠诗云：“盘古当时有远孙，尚令今日逞家门。一车白土将泥项，十幅红旗补破裋。尾官寺里逢行迹，华岳山前见掌痕。不须啼哭愁难嫁，待与将书问岳神。”（出《云溪友议》）

陆岩梦

唐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诗云：“自道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额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绕梁间，孟阳死后欲千载，犹有佳人觅往

还。”(出《云溪友议》)

李 远

唐进士曹唐《游仙诗》，才情缥缈，岳阳守李远每吟其诗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谒之，李倒屣而迎。曹仪质充伟，李戏之曰：“昔者未见标仪，将谓可乘鸾鹤。此际拜见，安知壮水牛亦恐不胜其载！”时人闻而笑之。世谓浑诗远赋，不如不作。非言其无才藻，鄙其无教化也。(出《北梦琐言》)

李德裕

唐卫公李德裕，武宗朝为相，势倾朝野。及罪谴，为人作诗曰：“蒿棘深春卫国门，九年于此盗乾坤。两行密疏倾天下，一夜阴谋达至尊。目视具僚亡七箸，气吞同列削寒温。当时谁是承恩者，背有余波达鬼村。”又云：“势欲凌云威触天，朝轻诸夏力排山。三年骥尾有人附，一日龙髯无路攀。画阁不开梁燕去，朱门罢扫乳鸦还。千岩万壑应惆怅，流水斜倾出武关。”(出《卢氏杂说》)

薛昭纬

唐薛保逊，大中朝，尤肆轻佻，因之侵侮诸叔，故自起居舍人贬澧州司马。子昭纬，颇有父风，尝任祠部员外。时李系

任礼部员外，王莼任主客员外。正旦立仗班退，昭纬朗吟曰：“左金乌而右玉兔，天子旌旗。”莼遽请其下句，应声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莼，小人行缀。”闻者靡不大哂。天复中，自台丞累贬登州司马。中书舍人颜荂当制，略曰：“凌轹诸父，代嗣其凶。”（出《摭言》）

崔慎猷

唐自大中洎咸通，白敏中入相，次毕诚、曹确、罗劭，权使相，继升岩廊，宰相崔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始蒋伸登庸，西川李景让览报状，叹曰：“不能事斯人也。”遽托疾离镇，有诗云：“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亦同慎猷之诮也。大夫赵崇卒，侍郎吴雄叹曰：“本以毕白待之，何乃乖于所望！”惜（惜字原缺，据许本补）其不大拜，而亦讥当时也。（出《北梦琐言》）

郑薰

唐颜标，咸通中，郑薰下状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乱，薰志在激劝勋烈，谓标鲁公之后，故擢之首科。既而问及庙院。标曰：“标寒素，京国无庙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时有无名子嘲曰：“主司头脑大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出《摭言》）

唐五经

唐咸通中，荆州书生号“唐五经”，学识精博，实曰鸿儒，旨趣甚高，人所师仰。聚徒五百，以束修自给。优游卒岁，有西河、济南之风，幕僚多与之游。常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辈，何代无之？（出《北梦琐言》）

青龙寺客

唐乾符末，有客寓止广陵开元寺。因文会话云：顷在京寄青龙寺日，有客尝访知事僧，属其忽遽，不暇留连。翌日至，又遇要地朝客。后时复来，亦阻他事，颇有怒色，题其门而去曰：“龕龙去东海，时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详。有沙弥颇解，众问其由，曰：“龕龙去，有合字存焉；时日隐，有寺字焉；敬文不在，有苟字焉；碎石入沙，有卒字焉。此不逊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访，杳无迹矣。客究沙弥，乃懿皇朝云皓供奉也。（出《桂苑丛谭》）

罗 隐

唐裴筠婚箫遘女，问名未儿，便擢进士第。罗隐以一绝刺之，略曰：“细看月轮还有意，信知青桂近姮娥。”（出《摭

太平广记

· 527 ·

言 》)

卷第二百五十七

嘲诮五

崔澹 皮日休 薛能 周顗 任穀 王徽 山东人 张登
朱泽 徐彦若 冯涓 张浚伶人 封舜卿 姚洎 李台瑕
织锦人 李主簿 陈癩子 患目鼻人 伧人 田媪

崔 澹

唐崔澹，试以《至仁伐至不仁赋》。时黄巢方炽，因为无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厌吾皇，解把黄巢比武王。”（出《摭言》）

皮日休

唐皮日休尝谒归仁绍，数往而不得见。皮既心有所嫌，而动形于言，因作咏龟诗：“硬骨残形知几秋，尸骸终不是风流。顽皮死后鑽须遍，都为平生不出头。”时仁绍亦有诸子侑、系，与日休同在场中，随即闻之。因伺其复至，乃于刺字皮姓之中，题诗授之曰：“八片尖裁浪作球，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闲气

如长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时人以为日休虽轻俳，而仁绍亦浮薄矣。（出《皮日休文集》）

薛 能

唐赵璘仪质琐陋，成名后为婿，薛能为宾相。乃为诗嘲谑，其略曰：“巡关每傍樗蒲局，望月还登乞巧楼。第一莫教娇太过，缘人衣带上人头。”又曰：“不知元在鞍轿里，将为空馱席帽归。”又曰：“火炉床上平身立，便与夫人作镜台。”（出《抒情诗》）

周 顗

唐处士周顗洪儒奥学，偶不中第，旅浙西。与从事欢饮，而昧于令章，筵中皆戏之。有宾从赠诗曰：“龙津掉尾十年劳，声价当时斗月高。唯有红妆回舞手，似持双刃向猿猱。”周答曰：“十载文场敢惮劳，宋都回鹄为风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樽前爱缚猱。”（出《抒情诗》）

任 穀

唐任穀有经学，居怀谷，望征命而蒲轮不至，自入京中访问知己。有朝士戏赠诗曰：“云林应讶鹤书迟，自入京来探事宜。从此见山须合眼，被山相赚已多时。”后至补衮。（出

《幽闲鼓吹 》)

王 徽

唐广明岁，薛能失律于许昌，都将周岌代之。明年，宰相王徽过许，谓岌曰：“昔闻贵藩有部将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号？”岌愧郝良久，答曰：“岌出身走卒，实蕴壮心，每有征行，不避锋刃，左冲右捽，屡立微功，所以军中有此名号。”王笑，复谓岌曰：“当时扑落涡河里，可是撞不著耶！”岌顷总许卒，征徐方，为贼所败，溺于涡水，或拯之仅免。故有是言。（出《三水小牘》）

山东人

山东人来京，主人每为煮菜，皆不为美。常忆榆叶，自煮之。主人即戏云：“闻山东人煮车毂汁下食，为有榆气。”答曰：“闻京师人煮驴轴下食，虚实？”主人问云：“此有何意？”云：“为有苜蓿气。”主人大惭。（出《启颜录》）

张 登

唐南阳张登制举登科。形貌枯瘦，气高傲物。裴枢与为师友。枢为司勋员外，举公群至投文，枢才诋诃瑕谪。登自知江陵盐铁院会计到城，直入司勋厅，冷笑曰：“裴三十六，大有

可笑事。”枢因问登可笑之由，登曰：“笑公驴牙郎，搏马价。”此成笑耳。（出《乾鑿子》）

朱 泽

唐王轩少为诗，颇有才思。游西小江，泊舟苕萝川，题西施石曰：“岭上千峰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沙石，不见浣沙人。”俄见一女子，振璚瑯，扶石笋，低回而谢曰：“妾自吴宫还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与君坚不得。”既欢会，复有恨别之辞。后萧山郭凝素，闻王轩之遇，每过浣沙溪，日夕长吟，屡题歌诗于石，寂尔无人，乃郁快而返。进士朱泽嘲之，闻之莫不嗤笑。凝素内耻，无复斯游。诗云：“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被残阳鸟雀喧。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拟。王轩。”（出《云溪友议》）

徐彦若

唐乾宁中，荆南成汭曾为僧，盗据渚宫，寻即贡命。末年，每事聘辩。初以澧、朗在巡属，为土豪雷满所据，奏请割隶。宰相徐彦若在中书，不为处置，由是衔之。及彦若出镇番禺，路由渚宫，汭虽加接延，而常快快。饌后，更席而坐，诡辩锋起。徐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满，偏州一火草贼尔，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赧焉而屈。徐文雅高瞻，听之矍矍，成虽甚敬惮，犹以岭外黄茅瘴，患者发落，而戏曰：“黄茅瘴，望相公保重。”徐曰：“南海黄茅瘴，不死

成和尚。”盖讥成公曾为僧也，终席惭耻之。（出《北梦琐言》）

冯 涓

冯涓，旧唐名士，雄才奥学。登进士第，履历已高。唐帝幸梁、洋，涓扈蹕焉。至汉中，诏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强縻于幕中。性耿概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洽于伪蜀主。知王氏有异图，辄不相许。或赠缯帛，必锁柜中，题云“贼物”，蜀主虽知，怜其文艺，每强容之。时或不可，数揖出院。欲挝杀之，略无惧色。后朱梁遣使致书于蜀，命诸从事韦庄辈，具草呈之，皆不惬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为之？”蜀主又有惭色。梁使将复命，不获已，遂请复职。便亟修回复，涓一笔而成，大称旨。于是却复前欢。因召诸厅同宴，饮次，涓敛衽曰：“偶记一话，欲对大王说，可乎？”主许之。曰：“涓少年，多游谒诸侯，每行，即必广赍书策，驴亦驮之，马亦驮之。初戒途，驴咆哮跳踯，与马争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后，抵一坡，力疲足惫，遍体汗流，回顾马曰：“马兄马兄，吾去不得也，可为弟搭取书，马兄诺之，遂併在马上。马却回顾谓驴曰：“驴弟，我为你有多少伎俩，毕竟还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虐。及伪蜀开国，终不肯居宰辅。（出《王氏见闻录》）

张浚伶人

唐宰相张浚，常与朝士于万寿寺阅牡丹而饮。俄有雨降，

抵暮不息，群公饮酣未阑。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恃宠肆狂，无所畏惮。其间一辈曰张隐，忽跃出，扬声引词曰：“位乖變理致伤残，四面墙匡不忍看。正是花时堪下泪，相公何必更追欢。”告讫遂去。阖席愕然，相眙失色，一时俱散。张但惭恨而已。（出《南楚新闻》）

封舜卿

朱梁封舜卿文词特异，才地兼优，恃其聪俊。率多轻薄。梁祖使聘于蜀，时岐、梁毗睚，关路不通，遂溯汉江而上，路出全州，土人全宗朝为帅。封至州，宗朝致筵于公署。封素轻其山州，多有傲睨，全之人莫敢不奉之。及执罍索令，曰：“《麦秀两歧》。”伶人愕然相顾：“未尝闻之，且以他曲相同者代之。”封摆头曰：“不可。”又曰：“《麦秀两歧》。”复无以措手。主人耻而复恶，杖其乐将。停盏移时，逡巡，盏在手，又曰：“《麦秀两歧》。”既不获之，呼伶人前曰：“汝虽是山民，亦合闻大朝音律乎！”全人大以为耻。次至汉中，伶人已知全州事，忧之。及饮会，又曰：“《麦秀两歧》，亦如全之筵，三呼不能应。有乐将王新殿前曰：“略乞侍郎唱一遍。”封唱之未遍，已入乐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讫席不易之。其乐工白帅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亦未尝有之，请写谱一本。”急递入蜀，具言经过二州事。洎封至蜀，置设。弄参军后，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合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不喜人闻。封顾之，面如土色，卒无一词。惭恨而返，乃复命。历梁、汉、安、康等道，不敢更言

“两歧”字。蜀人嗤之。(出《王氏见闻》)

姚洎

唐裴廷裕字庸余，乾宁中，在内庭，文书敏捷，号为“下水船”。梁太祖受禅，姚洎为学士，尝从容。上问及廷裕行止，洎对曰：“顷岁左迁，今闻旅寄衡永。”上曰：“颇闻其人才思甚捷。”洎对曰：“向在翰林，号为‘下水船’。”太祖应声谓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惭色。议者以洎为“急滩头上水船”也。(出《摭言》)

李台瑕

伪蜀韩昭仕王氏为礼部尚书，丽文殿大学士。粗有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以此承恩于后主。朝士李台瑕曰：“韩八座之艺，如拆袜线，无一条长。”时人黷之。(出《北梦琐言》)

织锦人

唐卢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门东。其日风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续至，附火良久，忽吟诗曰：“学织缭绫功未多，乱投机杼错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夸向人。”卢愕然，忆是白居易

诗，因问姓名。曰：“姓李，世织绫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织宫锦巧儿，以薄艺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样，与前不同。’不谓伎俩儿以文綵求售者，不重于世，且东归去。”（出《卢氏杂说》）

李主簿

唐方千姿态山野，且又兔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龙丘李主簿者，不知何许人也，偶于知闻处见千，而与之传杯。龙丘目有翳，千改令以讥之曰：“千改令，诸（诸原作谓。据《摭言》十三改）人象令主（主原作云，据《摭言》十三改）。措大吃酒点盐（盐原作监。据《摭言》十三改），军将吃酒点酱（酱原作将，据《摭言》十三改），只见门外著篱，未见眼中安障。”龙丘答曰：“措大吃酒点盐，（盐原作监，据《摭言》十三改）下人吃酒点鲈，（千嗜鲈）只见半臂著襴，未见口唇开跨。”一座大笑。（出《摭言》）

陈癩子

唐营丘有豪民姓陈，藏镪钜万，染大风疾，众目之为陈癩子。自奉之道，则不薄矣，然切讳癩字。家人妻孥，或误言者，则必遭怒，或至笞捶。宾客或言所苦减退，则酒食延待，优丰甚至。言增添，则白眼相顾耳。有游客，心利所需，而不能禁其口，遂谒之。初谓曰：“足下之疾，近日尤减。”陈亦欣然，命酒饌延接，乃赍五缗。客将起，又问之曰：“某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减病。”曰：“何谓也？”客曰：“添者面上

添肉渤泓子，减者减却鼻孔。”长揖而去。数日不悻。又每年五月，值生辰，颇有破费。召僧道启斋筵。伶伦百戏毕备。斋罢，伶伦赠钱数万。时有颀者何岸，高不敏见，既去复入，谓曰：“蒙君厚惠，感荷奚言，然某偶忆短李相公诗，落句一联，深叶主人盛德也。”陈曰：“试诵之。”时陈君处于中堂，坐碧纱帟中，左右侍立，执轻簪白帚者数辈。伶伦曰：“诗云：‘三十年来陈癯子，如今始得碧纱幪。’”遭大诟而去。（出《玉堂闲话》）

患目鼻人

一人患眼侧睛及翳，一人患鼯鼻，俱以《千字文》作诗相咏。鼯鼻人先咏侧眼人云：“眼能日月盈，为有陈根委。”患眼人续下句：“不别似兰斯，都由雁门紫。”（出《启颜录》）

伛人

有人患腰曲伛偻，常低头而行。傍人咏之曰：“柱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逆风荡雨行，面干顶额湿；著衣床上坐，肚缓脊皮急；城门尔许高，故自匍匐入。”（出《启颜录》）

田媪

唐京城中，有妇人姓田，年老，口无齿。与男娶同坊人张

氏女。张因节日盛饌，召田母饮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惭愧，无所啖嚼，遣亲家母空口来，空口去。”如此者数矣，田终不悟。归语夫曰：“张家母唤我，大有饮食，临别即云：‘惭愧，亲家母空口来，空口去。’不知何也？”夫曰：“此是弄君无齿。张家母面上有疮瘢，眼下皮急，极沾眊，若更有此语，可报云：‘只是眼下急。’”田私记之。居数日，张复召田，临起复云：“惭愧，空口来，空口去。”田母乃熟视主人母眼，良久忘却“眼下急”。直云：“是眼皮沾眊。”合家大笑。（出《启颜录》）

卷第二百五十八

嗤鄙一

魏人钻火 齐俊士 元魏臣 并州士族 高敖曹 梁权贵
柳骞之 阮嵩 郝象贤 朱前疑 张由古 侯思正
王及善 逯仁杰 袁琰 台中语 沈子荣 武懿宗
张衡 李良弼 来子珣 阎知微 崔湜 权龙襄

魏人钻火

魏人夜暴疾，命门人钻火。是夕阴暝。督迫颇急。门人忿然曰：“君责人亦大无理。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当得觅钻火具，然后易得耳。”孔文举闻之曰：“责人当以其方也。”（出《笑林》）

齐俊士

《汉书》·《王莽赞》云：“紫色蛙声，余分闰位。”谓以伪乱真。颜之推常言：“吾近共人读书，与言及王莽形状，有一俊士自许知史学，名价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鸱目虎吻，

亦紫色蛙声。’”(出《颜氏家训》)

元魏臣

元魏之世，在洛京时，有一才学重臣，新得《史记》音，而颇纰误。及见颞顼字为许绿，错作许缘。其人遂谓朝士言：“从来谬音专旭，当专翻耳。”此人先有高明，翕然行信。期年之后，更有硕儒，苦相究讨，方知误焉。（出《颜氏家训》）

并州士族

北齐并州有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轻蔑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称赞，必击牛酺酒延之。其妻明鉴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出《颜氏家训》）

高敖曹

高敖曹常为“杂诗”三首云：“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围棋。开坛瓮张口，卷席床剥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桥头。培堆两眼泪，难按满胸愁。”又：“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欹壁亚肚，河冻水生皮。”（出《启颜录》）

梁权贵

梁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鴟，芋也”，而为羊字。后有人饷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鴟。”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绎。方知如此。（出《颜氏家训》）

柳骞之

隋内史舍人河东柳骞之，奏事好错。尝有周家公主，表请出家。骞之奏云：“周家公主上表，求作道人。”上大笑。及出，虞仆射庆则问之曰：“奏事若为错。”骞之复错答曰：“周家公主，欲得还俗。”骞之历位光禄卿。

阮 嵩

唐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厅会客饮，召女奴歌。阎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刺史崔邈为嵩作考词云：“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见任。（出《朝野僉载》）

郝象贤

唐郝象贤，侍中处俊之孙，顿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诸

友生为之字曰宠之，每于父前称字。父给之曰：“汝朋友极贤，吾为汝设馔，可命之也。”翌日，象贤因邀致十数人，南容引生与之饮，谓曰：“谚云：‘三公后，出死狗。’小儿诚愚，劳诸君制字，损南容之身尚可，岂可波及侍中也？”因泣涕，众惭而退。宠之者，反语为痴种也。（出《朝野僉载》）

朱前疑

周朱前疑浅钝无识，容貌极丑。上书云：“臣梦见陛下八百岁。”即授拾遗，俄迁郎中。出使回，又上书云：“闻嵩山唱万岁声。”即赐绯鱼袋，未入五品，于绿衣衫上带之。朝野莫不怪笑。后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者，即酬五品。前疑买马纳讠，表索绯。上怒，批其状：“即放归丘园。”愤恚而卒。（出《朝野僉载》）

张由古

唐张由古有吏才而无学术，累历台省。尝于众中，叹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文选》。或谓之曰：“《两都赋》、《燕山铭》、《典引》等，并入《文选》，何为言无？”由古曰：“此并班孟坚文章，何关班固事。”闻者掩口而笑。又谓同官曰：“昨买得《王僧孺集》，（盖僧孺也）大有道理。”杜文范知其误，应声曰：“文范亦买得《佛袍集》，倍胜《僧孺（孺原作儒，据许本改）集》。”由古竟不觉。累迁司计员外。以罪放于庭州。时中书令许敬宗综理诏狱。帖召之。由古喜，至则

为所责，惧而手战，笏坠于地，口不能言。初为殿中正班，以尚书郎有错立者，谓引驾曰：“员外郎小儿难共语，可鼻冲上打。”朝士鄙之。（出《大唐新语》）

侯思正

唐侯思正出自皂隶，言音不正，以告变授侍书御史。按制狱，苛酷日甚。尝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马，不然，即吃孟青。”白司马者，洛阳有坂，号曰白司马坂。孟青者，将军姓孟名青，曾杖杀琅玕王冲者也。思正閭巷庸人，常以此言逼诸囚。元忠辞气不屈，思正怒而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恶驴而坠，脚为镫所挂，遂被贼曳耳。”思正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斩之。”元忠曰：“侯思正，汝今为国家御史，须识礼仪轻重。如此须魏元忠头，何不以锯截去！无为抑我反。奈何佩服朱绂，亲衔天命，不能行正道之事。乃言白司马孟青，是何言也？若非魏元忠，无人仰教。”思正惊起，悚怍曰：“思正死罪，实不解，幸蒙中丞见教。”乃引上阶，礼坐而问之。元忠徐就坐自若。又思正言音不正，时断屠杀，思正曰：“今断屠杀，鸡、（古梨反）鱼、（愚）猪、（计）驴（葵）俱（居）不得吃（苦豉反），谓空吃米（弭）面（灭之去声），如（糯齐）何得饱。”侍御史霍献可笑之。思正诉于则天。则天怒谓献可曰：“我知思正不识字，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献可具言鸡猪之事，则天亦大笑。思正尝命作笼饼，谓膳者曰：“与我作笼饼，可缩葱作。比市笼饼，葱多而肉少。故令缩葱加肉也。”时人号为“缩葱侍御史”。时来俊臣弃故妻，奏逼娶太原王庆诜女，思正亦奏请娶赵郡李自挹女，敕政

事商量。凤阁侍郎李昭德抚掌谓诸相曰：“大可笑，大可笑。”诸相问之，昭德曰：“往年来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大辱国。今日此奴又请娶李自挹女，无乃复辱国耶？”事遂寝。竟为李昭德榜杀之。（出《御史台记》）

王及善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风神钝浊。为内史时，人号为“鸬集凤池”。俄迁文昌右相，无他政，但不许令史之驴入台，终日迫逐，无时暂舍。时人号“驱驴宰相”。（出《朝野僉载》）

逯仁杰

周朝有逯仁杰，河阳人。自地官令史出尚书，改天下帐式，颇甚繁细，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直老三员，掌簿案，设锁钥。十羊九牧，人皆散逃。而宰相浅识，以为万代皆可行，授仁杰地官郎中。数年，百姓苦之，其法遂寝。（出《朝野僉载》）

袁 琰

周考功令史袁琰，国忌，众人聚会，充录事勾当。遂判曰：“曹司繁闹，无时暂闲。不因国忌之辰，无以展其欢笑。”合坐嗤之。（出《朝野僉载》）

台中语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于朝堂踊跃驰走，以示轻便。张琮丁忧，自请起复。吏部主事高筠，母丧，亲戚为举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员外郎张栖贞，被讼，诈遭母忧，不肯起对。时台中为之语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张琮自请起复，高筠不肯作孝，张栖贞情愿遭忧，皆非名教中人，并是王化外物。兽心人面，不其然乎？”（出《朝野僉载》）

沈子荣

周大官选人沈子荣诵判二百道，试日不下笔。人问之，荣曰：“无非命也，今日诵判，无一相当，有一道迹同，人名又别。”至来年选，判水磴。又不下笔。人问之，曰：“我诵水磴，乃是蓝田，今问之富平，如何下笔。”闻者莫不抚掌焉。（出《朝野僉载》）

武懿宗

周则天内宴甚乐，河内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则天大惊，引前问之，对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征。近敕州县征送，大有损折。”则天大怒，仰观屋椽，良久曰：“朕诸亲饮正乐，汝是亲王，为三二百户封，几惊杀

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诸王救之曰：“懿宗愚钝，无意矣。”上乃释之。（出《朝野佥载》）

张 衡

周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阶，合入三品，已团甲。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则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遂落甲。（出《朝野佥载》）

李良弼

周右拾遗李良弼，自矜唇颊，好谈玄理，请使北蕃说骨笃禄。匈奴以木盘盛粪饲之，临以白刃。弼惧，食一盘并尽，乃放还。人讥之曰：“李拾遗能拾突厥之遗。”出为真源令，秩满，还瀛州。遇契丹贼孙万荣，使何阿小取沧、瀛、冀具入。良弼谓鹿城令李怀璧曰：“孙者胡孙，即是猕猴，难可当也。万字者有草。即是草中藏。劝怀璧降。”何阿小授怀璧三品将军。阿小败，怀璧及良弼父子四人，并为河内王武懿宗斩之。（出《朝野佥载》）

来子珣

唐来子珣，则天委之按制狱，多希旨。赐姓武氏，字家臣。

丁父忧起复，累加游击将军右羽林军中郎将。常衣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诮之，谕德张元一好讥谑，曰：“岂有武家儿，为你来家老翁制服耶？”（出《御史台记》）

阎知微

周春官尚书阎知微庸琐弩怯，使入蕃，受默啜封为汉可汗。贼入恒定，遣知微先往赵州招慰。将将军陈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谓令英曰：“陈将军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然后降者，剪土无遗。”令英不答。知微城下连手踏歌，称“万岁乐”。令英曰：“尚书国家八座，受委非轻，翻为贼踏歌，无惭也。”知微仍唱曰：“万岁乐，万岁年，不自由，万岁乐。”时人鄙之。（出《朝野僉载》）

崔湜

唐崔湜为吏部侍郎，贪纵。兄凭弟力，父挟子威，咸受囑求，赃污狼籍。父挹，为司乐，受选人钱，湜不之知也。长名放之，其人诉曰：“公亲将略去，何为不与官？”湜曰：“所亲为谁？吾捉取鞭杀。”曰：“鞭即遭忧。”湜大怒惭。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赐一颗。湜以瓜遗妾，不及其父。朝野诮之。时崔、岑、郑愔，并为吏部。京中谣之曰：“岑义獠子后，崔湜令公孙，三人相比接，莫贺咄最浑。”（出《朝野僉载》）

权龙襄

唐左卫将军权龙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诗。通天年中，为沧州刺史，初到，乃为诗呈州官曰：“遥看沧海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诸公谢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韵而已。”又秋日，《述怀》曰：“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蝗。”参军不晓，请释，襄曰：“鹞子檐前飞。值七百文。洗衫挂后园，干白如雪。饱食房中侧卧，家里便转，集得野泽蜣螂。”谈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赋诗：“严霜白浩浩，明月赤团团。”太子授笔为讚曰：“龙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昼耀，严霜夏起。如此诗章，趁韵而已。”襄以张易之事，出为容山府折冲。神龙中追入，乃上诗曰：“无事向容山，今日向东都。陛下敕进来，今作右金吾。”又为“喜雨”诗曰：“暗去也没雨，明来也没云。日头赫赤出，地上绿氤氲。”为瀛州史日，新过岁，京中数人附书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唤官人集云：“有诏改年号为多感元年。”将书呈判司已下。众人大笑。龙襄复侧听，怪敕书来迟。高阳博野两县，竞地陈牒，龙襄乃判曰：“两县竞地，非州不裁。既是两县，于理无妨付司。权龙襄示。”典曰：“比来长官判事，皆不著姓。”龙襄曰：“余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谁家浪驴也。”龙襄不知忌日，谓府史曰：“何名私忌？”对曰：“父母亡日，请假，独坐房中不出。”襄至日，于房中静坐，有青狗突入，龙襄大怒曰：“冲破我忌。”更陈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谈者笑之。（出《朝野佥载》）

卷第二百五十九

嗤鄙二

苏味道 李师旦 霍献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陆余庆
孙彦高 出使御史 韩琬 赵仁奖 姜师度 成敬奇
石惠泰 冯光震 李谨度 三稷 阳滔 常定宗 张玄靖

苏味道

唐苏味道初拜相，有门人问曰：“天下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道无言，但以手摸床棱而已。时谓模棱宰相也。
（出《卢氏杂记》）

李师旦

唐李师旦，新丰人也，任会稽尉。国忌日废务，饮酒唱歌杖人，为吏所讼。御史苏味道按之，俱不承引。味道历而谓曰：“公为官，奈何不守法，而违犯若是？”将罪之，师旦请更问，乃叹曰：“饮酒法所不禁，况饮药酒耶。挽歌乃是哀思。挝人吏事缘急速。侍御何谴为？”味道曰：“此反白为黑汉，不能

绳之。”(出《御史台记》)

霍献可

唐霍献可，贵乡人也。父毓，岐州司法。献可有文学，好诙谐，累迁至侍御史左司员外。则天法峻，多不自保，竞希旨以为忠。献可头触玉阶，请杀狄仁杰、裴行本。裴即献可堂舅也。既损额，以绿帛裹于巾下，常令露出，冀则天以为忠。时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则天朝诬告其舅，加游击将军。母见其著绯衫，以面覆床，(明朝本以面覆床作以被覆面。)涕泪不胜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出《御史台记》)

袁守一

唐袁守一性行浅促，时人号为“料斗鳧翁鸡”，任万年尉。雍州长史窦怀贞每欲鞭之。乃于中书令宗楚客门，饷生菜，除监察。怀贞未之知也。贞高揖曰：“驾欲出，公作如此检校。”袁守一即弹之。月余，贞除左台御史大夫。守一请假，不敢出，乞解。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为除右台御史，于朝堂抗衡于贞曰：“与公罗师。”罗师者，市郭儿语，无交涉也。无何，客以反诛，守一以其党，配流端州。(出《朝野僉载》)

崔泰之

唐黄门侍郎崔泰之哭特进李峤诗曰：“台阁神仙地，衣冠君子乡。昨朝犹对坐，今日忽云亡。魂随司命鬼，魄逐见阎王。此时罢欢笑，无复向朝堂。”（出《朝野僉载》）

陆余庆

唐尚书右丞陆余庆转洛州长史，其子嘲之曰：“陆余庆，笔头无力嘴头硬，一朝受辞讼，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余庆得而读之曰：“必是那狗！”逐鞭之。（出《朝野僉载》）

孙彦高

周定州刺史孙彦高，被突厥围城数十重，不敢诣厅，文符须征发者，于小窗接入，锁州宅门。及贼登垒，乃入柜中藏，令奴曰：“牢掌钥匙，贼来索，慎勿与。”昔有愚人，入京选，皮袋被贼盗去。其人曰：“贼偷我袋，将终不得我物用。”或问其故，答曰：“钥匙今在我衣带上，彼将何物开之。”此孙彦高之流也。（出《朝野僉载》）

出使御史

唐御史出使，久绝滋味。至驿，或窃脯腊置于食，伪叱侍

者撤之，侍者去而后徐食。此往往而有，殊失举措也。尝有御史，所留不多，不觉侍者见之。对曰：“干肉驿家颇有，请吏留。”御史深自愧焉。亦有膳者烂煮肉，以汁作羹，御史伪不知而食之。或羹中遇肉，乃责庖人。或值新庖人，未闲应答，但谢曰罗漏，言以罗滤之漏也。神龙中，韩琬与路元壳、郑元父充判官，至莱州，亲睹此事，相顾而笑。仆射魏元忠时任中丞，谓琬之曰：“元忠任监察，至驿，干肉鸡子并食之，未亏于宪司之重，盖盗之深失国士体。”魏公之言当矣，但不食不窃，岂不美欤。（出《御史台记》）

韩琬

唐韩琬与张昌宗、王本立，同游太学。博士姓张，即昌宗之从叔，精五经，懵于时事。畜一鸡，呼为勃公子，爱之不已。每讲经，辄集于学徒中。或攫破书，比逐之，必被嗔责曰：“此有五德，汝何轻之？”昌宗尝为此鸡被杖。本立与琬，颇不平之，曰：“腐儒不解事，为公杀此鸡。”张生素取学徒回残食料。本立以业长，乃见问合否。本立曰：“明文案即得。”张生喜，每日受之，皆立文案。他日，张生请假，本立举牒，数鸡罪，杀而食之。及张生归学，不见鸡，惊曰：“吾勃公子何在？”左右报本立杀之，大怒云：“索案来，索案来。”见数鸡之罪，曰：“纵如此，亦不合死。”本立曰：“鸡不比人，不可加笞杖，正合杀。”张以手再三拍案曰：“勃公子，有案时，更知何道。”当时长安，以有案，动曰为实。故知耽玩经史者，宜详时事。不然，何古人号为愚儒、朴儒、腐儒、竖儒耶？亦可贻诫子弟。（出《御史台记》）

赵仁奖

唐赵仁奖，河南人也，得赆于殖业坊王戎墓北，善歌《黄獐》，与宦官有旧。因所托附，景龙中，乃负薪诣阙，遂得召见。云：“负薪助国家调鼎。”即日台拜焉。睿宗朝，左授上蔡丞。使于京，访寻台中旧列，妄事欢洽。御史倪若水谓杨茂直曰：“此庸汉，亡为翫茸。”乃奏之，中书令姚崇曰：“此是《黄獐》汉耶。”授当州悉当尉，驰驿发遣。仁奖在台，既无余能，唯以《黄獐》自炫。宋务先题之曰：“赵奖出王戎幕下，入朱博台中。舍彼负薪，登兹列柏。行人不避驎马，坐客唯听《黄獐》。”时崔宣一使于都，仁奖附书于家，题云：“西京赵御史书。附到洛州殖业坊王戎墓北第一铺。付妻一娘。”宣一以书示朝士。初其左授上蔡，潘好礼自上蔡令拜御史，仁奖赠诗曰：“令乖驎马去，丞脱绣衣来。”当时讶之，或以为假手。仁奖初拜监察，谢朝贵，但云：“有幸把公马足。”时朝士相随。遇一胡负两束柴，曰：“此胡合拜殿中。”或问其由，答曰：“赵仁奖负一束而拜监察，此负两束，固合授殿中。”（出《御史台记》）

姜师度

唐姜师度好奇诡。为沧州刺史，兼按察，造枪车运粮，开河筑堰，州县鼎沸。于鲁城界内，种稻置屯，穗蟹食尽，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鲁地一种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为陕州刺史，以永丰仓米运将，别征三

钱，计以为费。一夕忽云得计，立注楼，从仓建槽，直至于河，长数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处，具大把推之，米皆损耗，多为粉末。兼风激扬，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动即千万数。遣典庾者偿之，家产皆竭。复遣输户自量，至有偿数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出《朝野佥载》）

成敬奇

唐成敬奇有俊才，天策中，诣阙自陈，请日试文章三十道。则天乃命王勃试之，授校书郎，累拜监察大理正，与紫微令姚崇连亲。崇尝有疾，敬奇造宅省焉，对崇涕泪。怀中置生雀数从，乃一一持出，请崇手执之而后释。祝云：“愿令公速愈也。”崇勉从之。既出，崇鄙其谄媚，谓子弟曰：“此泪从何而来？”自兹不复礼也。（出《御史台记》）

石惠泰

唐岐王府参军石惠泰，与监察御史李全交诗曰：“御史非长任，参军不久居。待君迁转后，此职还到余。”因竞放牒往来，全交为之判十余纸以报之，乃假手于拾遗张九龄。（出《朝野佥载》）

冯光震

唐率府兵曹参军冯光震入集贤院，校文选。尝注蹲鸱云：

“蹲鴟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萝卜也。”萧令闻之，拊掌大笑。（出《谭宾录》）

李谨度

唐御史中丞李谨度，宋璟引致之。遭母丧，不肯举发哀。讣到，皆匿之。官僚苦其无用，令本贯瀛州，申谨度母死，尚书省牒御史台，然后哭。其庸猥皆此类也。（出《朝野僉载》）

三 稷

唐王怡为中丞，宪台之稷；姜晦为常选侍郎，吏部之稷；崔泰之为黄门侍郎，门下之稷；号为京师三稷。（出《朝野僉载》）

阳 滔

唐阳滔为中书舍人。时促命制敕，令史持库钥他适，无旧本捡寻，乃斫窗取得之。时人号为斫窗舍人。（出《朝野僉载》）

常定宗

唐国子祭酒辛弘智诗云：“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

如台上镜，照得始分明。”同房学士常定宗，为改始字为转字，遂争此诗。皆云我作。乃下牒，见博士罗道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称奇。今一言竞诗，取词多为主。诗归弘智，转还定宗。以状牒知，任为公验。”（出《朝野僉载》）

张玄靖

唐张玄靖，陕人也，自左卫仓曹拜监察，性非敦厚。因附会慕容宝节而迁。时有两张监察，号玄靖为小张。初入台，呼同列长为兄，及选殿中，则不复兄矣。宝节既诛，颇不自安，复呼旧列为兄，监察杜文范，因使还，会郑仁恭方出使，问台中事意，恭答曰：“宝节败后，小张复呼我曹为兄矣。”时人以为谈笑。（出《御史台记》）

卷第二百六十

嗤鄙三

公羊传 李文礼 殷安 姓房人 元宗達 独孤守忠 王熊
曲崇裕 梁士会 张怀庆 康贇 征君 李佐 元载常袞
崔阡 黎干 崔叔清 常愿 刘士荣 袁德师 蒋乂 崔损

公羊传

有甲欲谒见邑宰，问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语曰：“好《公羊传》。”后入见，令问：“君读何书？”答曰：“唯业《公羊传》。”试问：“谁杀陈他者？”甲良久对曰：“平生实不杀陈他。”令察谬误，因复戏之曰：“君不杀陈他，请是谁杀？”于是太怖，徒跣走出，人问其故，乃大语曰：“见明府，便以死事见访，后直不敢复来，遇赦当出耳。”（出《笑林》）

李文礼

唐李文礼，顿丘人也，好学有文华，累迁至扬州司马，而

质性迟缓，不甚精审。时在扬州。有吏自京还，得长史家书，云姊亡，请择日发之。文礼忽闻姊亡，乃大号恸。吏伺其便，复白曰：“是长史姊。”文礼久而徐问曰：“是长史姊耶？”吏曰：“是。”文礼曰：“我无姊，向亦怪矣。”（出《御史台记》）

殷 安

唐逸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谓薛黄门曰：“自古圣贤，数不过五人。伏羲八卦，穷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农植百谷，济万人之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礼作乐，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无穷，却知无极。拔乎其萃，出乎其类。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之后，无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并我五也。”遂屈五指。而疏籍卿相，男征谏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敬之。”安曰：“汝亦堪为宰相。”征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头大面，不识今古，噉（徒江切）食无意智，不作宰相而何？”其轻物也皆此类。

姓房人

唐有姓房人，好矜门地，但有姓房为官，必认云亲属。知识疾其如此，乃谓之曰：“丰邑公相（丰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是君何亲？”曰：“是某乙再从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侄儿，只堪吓鬼。”（出《启颜录》）

元宗逵

唐元宗逵为果州司马，有婢死，处分直典云：“逵家老婢死，驱使来久，为觅一棺木殓之。逵初到家贫，不能买得新者，但得一经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须道逵买，云君家自有须。”直典出门说之，一州以为口实。（出《大唐新语》）

独孤守忠

唐杭州参军独孤守忠领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无他语，乃曰：“逆风必不得张帆。”众大哂焉。（出《朝野僉载》）

王 熊

唐王熊为泽州都督。府法曹断略粮贼，惟各决杖一百，通判，熊曰：“总略几人？”法曹曰：“略七人。”熊曰：“略七人合决七百。”法曹曲断，府司科罪。时人哂之。前尹正义为都督，公平，后熊来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獬獬。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铁。见钱满面喜，无镒从头喝。常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出《朝野僉载》）

曲崇裕

唐冀州参军曲崇裕《送司功入京》诗曰：“崇裕有幸会，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旷野哭声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谁？”曰：“吴儿博士，教此声韵。”司功曰：“师明弟子哲。”（出《朝野佥载》）

梁士会

唐滑州灵昌尉梁士会，官科乌翎，里正不送。举牒判曰：“官唤乌翎，何物里正，不送乌翎。”佐使曰：“公大好判，乌翎太多。”会索笔曰：“官唤乌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有识之士，闻而笑之。（出《朝野佥载》）

张怀庆

唐李义府尝赋诗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张怀庆好偷名士文章，乃为诗曰：“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来时好取洛川归。”时人谓之语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出《大唐新语》）

康 聿

唐玄宗既用牛仙客为相，颇忧时议不叶，因访于高力士：“用仙客相，外议以为如何？”力士曰：“仙客出于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即当用康聿。”盖上一时恚怒之词，举其极不可者。或有窃报聿，以为上之于君，恩渥颇深，行当为相矣。聿闻之，以为信然。翌日，盛服趋朝，既就列，延颈北望，冀有成命。观之者无不掩口。然时论亦以长者目焉。聿为将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尝谓人曰：“我居是宅中，不为宰相耶？”闻之者益为嗤笑。（今南昌里西北牛相第。即聿宅也。出《明皇杂录》）

征 君

唐肃宗之代，争于贤良，下诏搜山林草泽，有怀才抱德及匡时霸国者，皆可爵而任之。有征君自灵武，衣草衣，蹑芒屨，诣于国门。肃宗闻之喜曰：“果有贤士应募矣。”遂召对，访时事得失，卒无一辞。但再三瞻望圣颜而奏曰：“微臣有所见，陛下知之乎？”对曰：“不知。”奏曰：“臣见陛下圣颜，瘦于在灵武时。”帝曰：“宵旰所劳，以至于是。”侍臣有匿笑不禁者。及退，更无他言。帝知其妄人也，恐闭将来贤路，黽勉除授一邑宰。洎将寒食，京兆司逐县索杏仁，以备贡奉。闻之，大为不可，独力抗之，遂诣阙请对。京兆司亦慎此征君必有异见，将奈之何。及召对，奏曰：“陛下要寒节杏仁，今臣敲将来，乌复进浑杏仁。”上哈而遣之，竟不置其罪。（出

《玉堂闲话 》)

李佐

唐李佐，山东名族。少时因安史之乱，失其父。后佐进士擢第，有令名，官为京兆少尹。阴求其父。有识者告后，往迎之于鬻凶器家，归而奉养。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谓曰：“汝孝行绝世，然吾三十年在此党中，昨从汝来，未与流辈谢绝。汝可具大猪五头，白醪数斛，蒜韭数瓮，薄饼十拌，开设中堂，吾与群党一酬申款，则无恨矣。”佐恭承其教，数日乃具。父散召两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即列坐堂中。久乃杂讴。及暮皆醉。众扶佐父登榻。而薤歌一声。凡百齐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观者亿万。明日，佐弃家人入山，数日而卒。（出《独异志》）

元载常袞

唐代宗以庶务毕委宰相，而元载专政，益乱国典。非良金重宝，赳赳左道，不得出入于朝廷。及常袞为相，虽贿赂不行，而介僻自专，失于分别，故升陟多失。或同列进拟稍繁，别谓之沓伯。是时京师语曰：“常无分别元好钱，贤者愚，愚者贤。”崔祐甫素公直，因众中唱言：“朝廷上下相蒙，善恶同致。清曹峻府，为鼠辈养资考，岂裨皇化耶？”（出《杜阳杂编》）

崔 旰

唐顺宗在东宫，韦渠荐崔旰。拜谕德，为侍书。旰触事面墙，对东宫曰：“臣山野鄙人，不识朝典，见陛下合称臣否？”东宫曰：“卿是宫僚，自合知也。”（出《嘉话录》）

黎 干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干以久旱，祈雨于朱雀门街。造土龙，悉召城中巫覡，舞于龙所。干与巫覡更舞，观者骇笑。弥月不雨，又请祷于文宣王庙。上闻之曰：“丘之祷久矣。”命毁土龙，罢祈雨，减膳节用，以听天命。及是甘泽乃足。（出《卢氏杂记》）

崔叔清

唐杜佑镇淮南，进崔叔清诗百篇。德宗谓使者：“此恶诗，焉用进。”时人呼为“准敕恶诗”。（出《国史补》）

常 愿

唐刘禹锡云：贞元中，武臣常愿，好作本色语。曾谓余曰：“昔在奉天，为行营都虞候。圣人门，都有几个贤郎。”他悉

如此。且曰：“奉天城斗许大，更被朱泚吃兵马榷，危如累鸡子。今抛向南衙，被公措大伟。屹邓。”邓把将他官职去。至永贞初，禹锡为御史监察，见常愿摄事在焉，因谓之曰：“更敢道屹邓否？”曰：“死罪死罪。”（出《嘉话录》）

刘士荣

唐于頔之镇襄阳也。朝廷姑息，除其子方为太常丞。頔让之，表曰：“刘元佐儿士荣以佐之功，先朝为太常丞。时臣与士荣同登朝列，见其凡劣，实鄙之。今臣功名不如元佐，男某凡劣，不若士荣。若授此爵，更为叨忝。”德宗令将其表宣示百僚。时士荣为南衙将军，目睹其表。有浑鐻者，锡之客也。时镐宴客饮酒，更为令曰：“征近日凡劣，不得即雨。”鐻（鐻字原缺，据黄本补）曰：“刘士荣。”镐曰：“于方。”镐谓席人曰：“诸公并须精除。”（出《嘉话录》）

袁德师

唐窦群与袁德师同在浙西幕，窦群知尉。尝嗔堂子曰：“须送伯禽。”问德师曰：“会否？”曰：“某乙亦不到如此，也还曾把书读（读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何乃相轻。”诘之：“且伯禽何人？”德师曰：“只是古之堂子也。”满座人哂。（出《嘉话录》）

蒋 乂

唐蒋乂撰宰臣录，每拜一相，旬月必献传卷故为物议所嗤。
(出《国史补》)

崔 损

唐崔损，性极谨慎。每奏对，不敢有所发扬。两省清要，皆历践之，在位无称于人。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议迁祔姊为尼，没于近寺，终丧不临。士君子罪之，过为恭逊，不止于容身，而卒用此中上意。窃大位者八年，上知物议不叶，然怜而厚之。(出《谭宾录》)

卷第二百六十一

嗤鄙四

张茂昭 王播 李秀才 姓严人 王初昆弟 李 据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王 太常寺 柳氏婢 韩昶 王智兴
韦氏子 令狐绹 郑光 郑畋 卢携 郑綮 郑准
张氏子 刘义方 郑群玉 梅权衡 李云翰

张茂昭

唐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人肉，虚实？”昭笑曰：“人肉腥而且膂，争堪吃。”（出《卢氏杂记》）

王 播

唐淮南节度王（王原作使，据许本、黄本改）播，以钱十万贯。赂遗恩倖，以图内（以图内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授。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补阙韦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延口（黄本延

口作廷老)等数(数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人。前一日,诣延英抗论其事,后之贿迁。其徒实繁。自外官至内(自下原空缺五字,据黄本补外官至内四字)学士三司使,皆有定价。因此致位者不少。近有县令录(录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事参军。亦列肆鬻之。至有白身便为宰守者。然所至多为四方诸侯不放上,有以知其来也。俾不遵王命,抑有由(由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焉。岂时之重利耶?而谏省任非其人耶?未尝以一字整顿颓纲。深所未谕。(出《卢氏杂说》)

李秀才

唐郎中李播典蕲州日,有李生称举子来谒。会播有疾病,子弟见之。览所投诗卷,咸播之诗也。既退,呈于播。惊曰:“此昔应举时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从容诘之曰:“奉大人咨问,此卷莫非秀才有制乎?”李生闻语,色已变曰:“是吾平生苦心所著,非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战时卷也,兼牋翰未更,却请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来诚为诳耳,二十年前,实于京辇书肆中,以百钱赎得,殊不知是贤尊郎中佳制,下情不胜惊悚。”子复闻于播,笑曰:“此盖无能之辈也,亦何怪乎?饥穷若是,实可哀也。”遂沾以生饩,令子延食于书斋。数日后,辞他适,遗之缣繒。是日播方引见。李生拜谢前辈毕,又云:“某执郎中盛卷,游于江淮间,已二十载矣。今欲希见惠,可乎?所贵光扬旅寓。”播曰:“此乃某昔岁未成事所怀之者,今日老为郡牧,无用处,便奉献可矣。”亦无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拟何之?”生云:“将往江陵,谒表丈卢尚书耳。”播曰:“贤表

丈任何官？”曰：“见为荆南节度使。”播曰：“名何也？”对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错也，荆门卢尚书，是某亲表丈。”生惭悸失次，乃复进曰：“诚君郎中之言，则并荆南表丈，一时曲取。”于是再拜而走出。播叹曰：“世上有如此人耶！”薪间悉话为笑端。（出《大唐新语》）

姓严人

唐京兆尹庞严，及第后，从（后从二字原倒置，据许本改）事寿春。有江淮举人姓严。是登（是登二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科记误本，倒书庞严姓名，遂赁舟丐食就谒，时郡中止有（止有二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一判官，亦更不问其氏，便诣门投刺，称从侄。庞之族人甚（甚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少，览刺极喜，延纳勤勤，款曲同食。语及族人，都非庞氏之（之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事，庞方讶之。因问：“至竟郎君何姓？”曰：“某姓严。”庞抚掌大笑（抚掌大笑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曰：“君误矣！严自名严，预君何事？”挥之令去，而犹自谓不误，（自谓不误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从容而退。（出《因话录》）

王初昆弟

唐长庆太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显于时。二子初宦，不为秘书省官，以家讳故也。既而私相议曰（曰原作而，据许本改）：“若遵典礼避私讳，而吾昆弟不得为中书

舍人、中书侍郎、列部尚书。”乃相与改讳，只言仲字可矣。又为宣武军堂书记，识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未几相次殒谢。（出《独异志》）

李 据

唐李据，宰相绛之侄。生绮绉间。曾不知书，门荫调补渑池丞。因岁节，索鱼不得。怒追渔师。云：“缘獭暴，不敢打鱼。”判云：“俯临新岁，猛兽惊人，渔网至宽，疏而不漏。放。”又祇承人请假，状后判云：“白日黄昏须到，夜即平明放归。”祇承人竟不敢去。又判决祇承人：“如此痴顽，岂合吃杖，决五下。”人有语曰：“岂合吃杖，不合决他。”李曰：“公何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出《卢氏杂说》）

教坊人

唐有人衣绯，于中书门候宰相求官。人问前任，答曰：“属教坊，作西方师子左脚来三十年。”（出《卢氏杂说》）

南海祭文宣王

自广南祭海十数州，多不立文宣王庙。有刺史不知礼，将（将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释奠。即署一胥吏为文宣王亚圣，鞠躬候于门外。或进止（进止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不如仪，

即判云：“文宣、亚圣决若干下。”（出《岭南异物志》）

太常寺

唐有判太常寺，行事礼官祭圆丘。至时不到者，判云：“太常太寺，实自伽蓝。圆丘小僧，不合无礼。”（出《传载》）

柳氏婢

唐仆射柳仲郢镇郾城，有婢失意，于成都鬻之。刺史盖巨源西川大校，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侏以婢导。以巨源尝其技巧。他日。巨源窗窥，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绫绢者，召之就宅。盖于束缣内，选择边幅，舒卷掠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声而仆，似中风，命扶之而去，都无言，但令还女侏家。翌日而瘳，诘其所苦，青衣曰：“某虽贱人，曾为仆射婢；死则死矣，安能事（事原作自，据许本改）卖绫绢牙郎乎！”蜀都闻之，皆嗟叹世族之家，率由礼则。（出《北梦琐言》）

韩昶

唐韩昶，名父之子也。虽教有义方。而性颇暗劣。常为集贤（集贤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校理。史传中有说金根（根原作银，据许本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岂其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至除拾遗。果为谏院不受（不受二字原缺，据

王智兴

韦氏子

令狐绹

宣宗以政事委令狐綯，君臣道契，人无间然。舍人刘蛻者，

每许（许原作计，据许本改）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规于令狐绹，而不言其失（许本、黄本失作人）。其间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试，踏略云：“号曰无解进士。”又以子弟纳贿，踏云：“白日之下，见金而不见人。”令狐憾之，乃俾一人为其书吏，谨事之。刘托以腹心，都不疑虑，因为经业举人致名第，受贿十万，为此吏所告，由是贬焉。君子曰：“彭城公将欲律人，先须洁己。安有自负脏污，而发人之短乎？宜其不跻大位也。”先是令狐自以单族，每欲繁其宗，与崔、卢抗衡，凡是当家，率皆引进，皇籍有不得官者，欲进状，请改姓令狐，时人以此少之。（出《北梦琐言》）

郑 光

唐郑光除河中节度。宣宗问曰：“卿在凤翔，判官是何人？”光曰：“冯三。”上不之会。枢密使奏曰：“是冯兗，臣曾充使至彼，知之。”上曰：“便与冯三为副使。”及罢河中归，又诏对，上曰：“卿在河中事大好。”光对曰：“臣须开始得。”又更对他事，曰：“不得，臣须裂始得。”上大笑。后朝臣每遇延英，入阁候对，多以“开始”为号。时裴思谦郎中为节判，顷客于河中，到使院，裴曰：“某（某原作其，据许本改）在身官爵，为尚书削尽。”皆谓不以本官呼之。光在河中时，遇国忌行香，便为判官及屈诸客就寺醺饮。征令。时薛起居保逊，为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果子名。”云：“臃脐。”他人皆寻思不得。至薛还令，云：“脚杏。”满座大笑。（出《卢氏杂说》）

郑畋卢携

唐宰相郑畋、卢携亲表，同在中书，因公事不协，更相诟詈（詈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乃至以砚相掷。时人谓宰相斗击。”以此俱出官。（出《北梦琐言》）

郑 綮

唐宰相郑綮虽有诗名，本无廊庙之望。时王纲已紊，四方多故，才既无取，言必依违。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求破贼术。綮奏：“请于文宣王谥号中加一‘哲’字。”率此类也。同列以其忝窃，每讥侮之。（出《北梦琐言》）

郑 准

唐荥阳郑准以文笔依荆州成汭。常欲自北陈阮，集其所作为十卷，号《刘表军书》。而（书而二字原倒置，据北梦琐言七改）辞体不雅，至如祝朝贵书云，中书舍人草麻，通事舍人曰可。又贺襄州赵洪嗣袭书云：“不沐浴佩玉为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无恤封。”是显言其庶贱也。应举日待卷，题水牛曰：“护犊横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为大笑。（出《北梦琐言》）

张氏子

唐张昺有五子，文蔚、彝宪、济美、仁龟，皆有名第，至宰辅丞郎。一子忘其名。少年闻说，壁鱼入道经函中，因蠹蚀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鱼吞之，以致神仙而上升。张子感之，乃书神仙字，碎剪置于瓶中，捉壁鱼以投之，冀其蠹蚀，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发，竟月不食，言词粗秽，都无所避。其家扃闭而守之，候其愈，既如常。而倍食一月食料，须品味而饫之。岁久方卒，是知心灵物也，一伤神气，善犹不可，况为恶乎？即刘辟吞人，张子吞神仙，善恶不同，其伤一也。（出《北梦琐言》）

刘义方

唐刘义方，东府解试《貂蝉冠赋》，韵脚以“审之厚薄”。义方赋（赋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成云：“某于厚字韵，有一联破的。”乃吟曰：“悬之于壁，有类乎兜鍪；戴之于头，又同乎席帽。”（莫后反）无不以为欢笑。

郑群玉

唐东市铁行，有范生，卜举人连中成败，每卦一嫌。秀才（秀才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郑群玉短于呈试。家寄海滨，颇有生涯，献赋之来，下视同辈，（同辈二字原空缺，据黄本

补)意在必取。仆马鲜华。遂赍缗三千，并江南所出，诣范生。范喜于异礼，卦成乃曰：“秀才万全矣。”群玉之气益高。比入试，又多赍珍品，烹之坐享，以至继烛。见诸会赋，多(多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有写净者。乃步于庭曰：“吾今下笔，一字不得生。铁行范生。须一打(打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二十。”突明，竟制白而去。(出《乾鑿子》)

梅权衡

唐梅权衡，吴人也。入试不持书策，人皆谓奇才。及府题出《青玉案赋》，以“油然易直子谅之心”为韵，场中竞讲论如何押谅字。权衡于庭树下，以短椀画地起草。日晡，权衡诗赋成。张季遐前趋，请权衡所纳赋押谅字，以为师模。权衡乃大言曰：“押字须商量，争应进士举。”季遐且谦以薄劣，乃率数十人请益。权衡曰：“此韵难押，诸公且厅上坐，听某押处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谅；犬蹲其傍，鸱拂其上。”权衡又讲：“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鸱拂其上也。”众大笑。(出《乾鑿子》)

李云翰

周咸通中，举人李云翰行《口脂赋》，又罗虬诗云：“窗前远岫悬生碧，帘外残霞卦熟红”，又李罕《披云动雾见青天》诗：“颜回似青天”，皆遭主司庭责而遣。举子中有每年撰无

名子，前有举人露布。后皇甫松作《齐夔凌纂要》，又李云翰作《吴王□□李谒天帝记》，无名子。萧相知举年，裴裕所制尤名，近千余首，裕逐罢举。是年，卢庸连旁文宣王庙前哭半日。

卷第二百六十二

嗤鄙五

崔育 宇文翊 韩简 胡令 杨铮 谢柴书 郡牧 张咸光
长须僧 道流 三妄人 周韦二子 不识镜 啮鼻 助丧礼
外学归 行吊 痴媚 鲁人执杆 齐人学瑟 市马 昭应书生

崔 育

唐□□□前进士崔育以中原乱离。客于边上。亦□□□□
□□闻辄事轻薄。刺郡者亦是朝僚。多勉而□□□□□□牛
带竹笠。大如雨席。仍牛前遣捩角。村□□□□□□城郭士
女随观。谓之精怪。每谒州郡骑□□□□□□□哈之者怒之
者相半。至则投刺。其名衔□□□□□□□耽酒嗜肉。怜
葱爱蒜。不得已而□□□□□□□悬宰视之如土木。藩帅郡
侯奈之不可。□□□□□州民啖其肉，族其家，盖轻薄之所
致也。

宇文翊

唐（唐字原空缺，据许本补）进士宇文翊，深慕上科。有女及笄，国色。朝中令及第者，求之不得。时奚年四十（求之至四十九字原空缺。据许本补。）余，方谋继室，兄回为谏议，能为人致登第（能为人致登第六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遂娉女于璠，为言于回矣，果有所获。相公韦公说，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果有至因十六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滑台杜志名，时有丧遭火，几 棺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库内，（家人至库内十一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因而延燎。”杜谓宇文曰：“鱼将化龙，雷为烧尾。近日老鼠亦（雷为至鼠亦九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有烧尾（尾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之事。用以讥之，（之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出《北梦琐言》）

韩 简

唐魏博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讲《论语》。至《为政》篇，翌日谓诸从事曰：“仆近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出《北梦琐言》）

胡 令

奉先县有令，姓胡，忘其名。渎货靳食，僻好博奕。邑寄

张巡官，好尚既同，往来颇洽。每会棋，必自旦及暮。品格既停，略无厌倦。然宰君时入中门，少顷，又来对棋。如是日日，早入晚归，未尝设食于张，不胜饥冻。潜知之。时入盖自食而复出，及暮辞宰曰：“且去也，极是叨铁。”胡唯唯而已。张去，胡忽思之曰：“此人相别云：‘极是叨铁’，出何文谭？”急令追之。既至，问：“明公适云‘极是叨铁’。其义安在？”张复款坐，谓曰：“长官岂不知有叨铁耶？”曰：“不知。”曰：“还见冶炉家，置一铁攒长杖乎？只此是。炉中猛火炎炽，铁汁或未消融，使此杖时时于炉中撞猛火了，却出来，移时又撞猛火了，却出来，只此是叨铁也。”言讫而去。胡入室，话于妻子。再三思之，方知讽其每日自入，撞猛火了，却出来棋也。凡靳食倦客之士，时人多以此讽之。（出《玉堂闲话》）

杨 铮

蜀秀才杨铮（铮音竹觥反，自言杨铮不均，驷马奔郑，是以字奔郑），行恶思，或故作落韵，或丑秽语，取人笑玩。装修卷轴，投谒王侯门，到者无不逢迎。雄藩火幕，争驰车马迎之。铮每行，仆马甚盛，平头骑从骡，携书袋。偏郡小邑，尤更精意承事之，虑其谤渎。黔南节度使王茂权，聪明，有文武才。四方负艺之士，罔不集其门。召铮至，饯东阁，尽礼待之。时令贡恶诗，以为欢笑。诸客（客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请召，有不得次者，以为快快。茂权一日忽屏（忽屏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从谓之曰：“秀才客子，当州必欲咨留，相伴至罢镇同归，可乎？如可，则当（则当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奉为卜娶，所居（居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奉留。”铮欣然从之。

权令媒氏与问名某氏（名某氏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之属。至于成迎，筵宴（筵宴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为备焉。仍邀请从事赴会，铮亲见女（见女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容质异常端丽。及成礼，遽遭殴（殴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辱，左右婢仆，皆是扶同共（扶同共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相毁詈，不胜其苦。乃是茂权诈饬无须少年数辈，皆浓装（皆浓装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艳服以给之。然后茂权自赴会大笑。此后复就茂权。屡自（屡自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乞一邑。初有难色，宾从其谘，方许之。遂命给藺署。及其治（期治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行李，择良日辞谢。本邑迎候人力，自衙门外至通衢。忽有二健步，手执一牒，当街趋拽下马，夺去中带，云：“有府（府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断，摄官送狱，荷校灭耳！”茂权遂诈作计，赠遗二夫，令脱逃（逃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而遁。潜藏旬日，方召出之。军州大以为笑。（出《王氏见闻》）

谢柴书

唐有内大臣学作别纸言语。凤翔节度使寄柴数车，回书谢云：“蒙惠也愚若干。”（出《卢氏杂说》）

郡牧

唐有膏粱子出刺，郡人迎候甚至，前任与之设交代之礼。仪无缺者，二礼生具头冠礼衣，相其宾主，升降揖让。而新牧

嶙峋踟蹰。敛容低视，不敢正面对礼生。及礼毕，使人再三传话，慰劳感谢，皆莫涯其意。翌日，于内阁，从礼生从容，生极惶恐，罔知去就。既坐，颦蹙低语曰：“贤尊安否？”礼生唯唯。又曰：“顷年营大事时，极烦贤尊心力。”生亦懵然。及罢，有亲知细询之，乃曰：“此礼生缘方相子弟，昔曾使他家君，是以再三感谢。且士流中亦有故为轻薄者，亦有味于菽爽，不能分别者。信而有之。”（出《玉堂闲话》）

张咸光

梁龙德年，有贫衣冠张咸光，游乞无度。于梁宋之间，复有刘月明者，与咸光相类。常怀匕箸，每游贵门。即遭虐戏。方飧则夺其匕箸，则袖中出而用之。梁驸马温积谏议，权判开封府事。咸光忽遍诣豪门告别。问其所诣，则曰：“往投温谏议也。”问有何介绍而往，答曰：“顷年大承记录，此行必厚遇也。大谏常制《碣山潜龙宫上梁文》”云：“馒头似碗，胡饼如笠。畅杀刘月明主簿，喜杀张咸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顾盼。”闻者绝倒。（出《玉堂闲话》）

长须僧

三蜀有长须长老，自言是宰相孔谦子，莫知谁何。不剃发须，皓然垂腹。拥百余众，自江湖入蜀。所在氓俗，瞻骇仪表，争相腾跣而礼其足。凡所经曲，倾城而出，河目海口，人莫之测。至蜀，螺钹迎焉。先谒枢密使宋光嗣，因问曰：“师何不

剃须？”答曰：“落发除烦恼，留髭表丈夫。”宋大惠曰：“吾无髭，岂是老婆耶？”遂揖出，俟剃却髭，即引朝见。徒众既多，旬日盘桓，不得已剃髭而入。徒众耻其失节，悉各散亡。伪蜀主问曰：“远闻师有长须之号，何得如是？”对曰：“臣在江湖，尝闻陛下已证须陀洹果，是以和须而来；今见陛下将证阿那舍果，是以剃须而见。”少主初未喻，（喻原作预，据许本改）首肯之。及近臣解释，大为欢笑。后住持静乱寺，数为大众论讼，有上足，以不谨获罪。伶人藏柯曲深慕空门，而不知其中猥细。谓是清静，舍俗落发。谨事瓶钵，渐见秽监。诟詈而出，以袈裟挂于寺门曰：“吾比厌俗尘，投身清洁之地，以涤其业鄣。今大师之门，甚于花柳曲，吾不能为之。”遂复归于乐籍。蜀人谓师曰：“一事南（南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无，折却长须。”（出《王氏见闻》）

道 流

□□□□任兴元节判。离秦州乡地，未及岁年，忽有来寻师者。赍亲表施州刺史刘緘封，衣紫而来，兼言往洋州求索。询其行止，云：“某忝窃乡关之分，先于秦州西升观，入道多年。”遂沉吟思之，当离乡日，观中无此道流，深感其命服所求。其人亦匆匆而过。旬月间，自洋源回，薄有所获。告辞之意，亦甚挥遽。遂设计延伫，拂榻止之。夜静，沃以醴醪数瓯，然后徐询之曰：“尊师身边紫绶，自何而得？宜以直诚相告。”对曰：“此是先和尚命服，传而衣之。乃是广修寺著紫僧弟（弟原作身，据黄本改）子，师既殂，乃舍空门，投西升观入道，便以紫衣而服之。”自谓传得本师衣钵，岂有道士窃衣先

（先原作之，据黄本改）和尚紫衣？未之前闻。（出《玉堂闲话》）

三妄人

孙光宪在蜀时，曾到资州，见应贞观李道士，话州有姓赵人，闭关却扫，以廊庙自期。都虞侯阎普敬异之，躬自趋谒。阎魁梧丈夫，赵生迎门，愕眙良久，罄折叙寒温曰：“伏惟貔貅。”阎乃质于先容者，俾询之，赵生曰：“若云熊罴，即须宰相之才，方当此语。阎公止于都头已来，只销呼为貔貅。”人闻咸笑之。又一士自称张舍人。诉于光宪曰：“兄长以术惑我心神。”宪谓曰：“得非蛊毒厌胜之术耶？”张曰：“非也，乃用鬼谷子押闾，摔破我心神，至今患心风不禁。”又江陵颜云，偶收诸葛亮兵书，自言可用十万军，吞并四海。每至论兵，必攘袂叱咤，若对大敌。时人谓之“检谱角觝”也。时有行军王副使，幽燕旧将，声闻宇内。颜生候谒，称是同人，自言大志不伸（伸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丧良友也，每恸哭焉。（出《北梦琐言》）

周韦二子

周（周字原缺，据黄本补）韦巽，太尉昭度之子也。尪懦昏钝，率由婢姬。仕伪蜀王氏，以事旧优容之，因至卿监。或为同列所讥，云：“三公门前出死鼠。”巽曰：“死鼠门前出三公。”周即蜀相周博雅之子，为王氏驸马都尉，性识庸鄙。

国亡后，与贫丐者为伍，俾一人先导爵里于闾阖酒肆，有哀之者，日获三二百钱，即与其徒饮啖而已。咸嗟叹之。（出《北梦琐言》）

不识镜

有民妻不识镜。夫市之而归。妻取照之，惊告其母曰：“某郎又索一妇归也。”其母也照曰：“又领亲家母来也。”（出《笑林》）

啮鼻

甲与乙斗争，甲啮下乙鼻，官吏欲断之，甲称乙自啮落，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岂能就啮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啮之。”（出《笑林》）

助丧礼

有人吊丧，并欲赍物助之，问人：“可与何等物？”答曰：“钱布帛。任君所有尔。”因赍大豆一斛，置孝子前，谓曰：“无可有，以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孤穷奈何，曰：“造鼓（鼓原作鼓，据黄本改）。”孝子又哭孤穷，曰：“适得便穷，更送一石。”（出《笑林》）

外学归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于秦康。”既而父数之：“尔学奚益？”答曰：“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出《笑林》）

行吊

伧人欲相共吊丧，各不知仪，一人言粗习，谓同伴曰：“汝随我举止。”既至丧所，旧习者在前，伏席上，余者一一相髡于背。而为首者，以足触冢曰：“痴物！”诸人亦为仪当尔，各以足相踏曰：“痴物！”最后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疾物！”（出《笑林》）

痴婿

有痴婿，妇翁死，妇教以行吊礼。于路值水，乃脱袜而渡，惟（惟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遗一袜。又睹林中鸪鸣云：“啗締咕。”而私诵之，都忘吊礼。及至，乃以有袜一足立，而缩其跣者，但云：“啗締咕。”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袜，即还我。”（出《笑林》）

鲁人执杆

鲁有执长杆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出笑林）

齐人学瑟

齐人就赵人学瑟，因之先调，胶柱而归，三年不成一曲。齐人怪之，有从赵来者，问其意，方知向人之愚。（出《笑林》）

市马

洛中有大僚，世籍膏粱。不分牝牡。偶市一马，都莫知其妍媸。为狙侏所（所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欺曰：“此马不唯驯良，齿及二十余岁。合直两马之资。况行不动尘，可谓驯良之甚也。”遂多金以市之。侏既倍获利。临去又曰：“此马兼有楹梓牙出也。”于是大喜。诘旦乘出，如鹅鸭之行。及至家。矜衒曰：“此马不唯驯熟，兼饶得果子牙两所。”复召侏，别赠二十。（出《玉堂闲话》）

昭应书生

唐有德音，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于昭应，逢一

书人，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曰：“将应不求闻达科。”（出《因话录》）

卷第二百六十三

无赖一

刘诚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飞骑席人 韩令珪 李宏
长孙昕 张易之兄弟 权怀恩 宋之逊 张干等 彭先觉
张德 士子吞舍利 刘子振 荆州鬻 札者

刘诚之

唐天授年，彭城刘诚之，粗险不调，高言庠语，凌上忽下，恐吓财物，口无关键，妄说袄灾。从万年县尉常彦玮，索钱一百千。云：“我是刘果毅，当与富贵。”彦玮进状告之。上令二给事先入彦玮房中，下帘坐窗下听之。有顷，诚之及户千仞至，于厅上坐，谈话。彦玮引之说国家长短，无所忌讳，给使一一纸笔抄之以进。上怒，令金吾捕捉。亲问之，具承。遂腰斩诚之，千仞处绞，授彦玮侍御史。（出《朝野僉载》）

宗玄成

唐老三卫宗玄成，邢州南和人。祖齐黄门侍郎。玄成性粗

猛，稟气凶豪，凌轹乡村，横行州县。纪王为邢州刺史，玄成与之抗行。李备为南和令，闻之，每降阶引接。分庭抗礼，务在招延，养成其恶。属河朔失稔，开仓赈给，玄成依势，作威乡野，强乞粟一石。备与客对，不命，玄成乃门外扬声，奋臂直入。备集门内典正一百余人，举牒推穷，强乞是实。初令项上著鐻，后却鐻上著枷，文案既周，且决六十，杖下气绝。无敢言者。（出《朝野僉载》）

孟神爽

孟神爽，扬州人，稟性狼戾，执心鸩毒，巡市索物，应声即来；入邸须钱，随口而至。长史县令，高揖待之，丞尉判司，颌之而已。张潜为扬州刺史，闻其暴乱，遣江都县令店上捉来。拖入府门，高声唱速付法曹李广业推鞠。密事并虚，准敕决百，杖下卒。（出《朝僉载》）

飞骑席人

则天之废庐陵也。飞骑十余人于客户坊同饮，有一人曰：“早知今日无功赏，不及扶竖庐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门进状告之。席未散，并擒送羽林。鞠问皆实。告者授五品，言者斩，自余知反不告，坐绞。（出《朝野僉载》）

韩令珪

周令史韩令珪耐羞耻，厚貌强梁。王公贵人，皆呼次第。平生未面，亦强干之。曾选，于陆元方下引铨。时舍人王勳夺情，与陆同厅而坐。珪佯惊曰：“未见王五。”勳便降阶（阶原作皆，据黄本改）惘然（然原作默，据黄本改），令珪顰眉蹙刺，相尉而去。陆与王有旧，对面留住，问：“勳是谁？”莫之识也。后吓人事败，于朝堂决杖。遥呼河内王曰：“大哥何不相救？”懿宗目之曰：“我不识汝。”催杖苦鞭，杖下取死。（出《朝野僉载》）

李 宏

唐李宏，汴州浚仪人也。凶悖无赖。狠戾不仁。每高鞍壮马。巡坊历店，唬庸调租船纲典，动盈数百贯。强贷商人巨万。竟无一还。商旅惊波，行纲侧胆。任正理为汴州刺史，上十（十原作下。据黄本改。）余日，遣手力捉来，责情决六十。杖下而死。工商客生，酣饮相欢。远近闻之，莫不称快。（出《朝野僉载》）

长孙昕

唐长孙昕，皇后之妹夫。与妻表兄杨仙玉乘马二十余骑。并列（并列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瓜撻，于街中行。御史大

夫李杰在坊中内参姨母，僮仆在门外。昕与仙郎，使奴打杰左右。杰出来，并波按顿。须臾。金吾及万年县官并到，送县禁之。昕妻父王开府，将二百百骑，劫昕等去。杰与金吾、万年，以状闻上，奏敕断昕杀，积杖至数百而卒。（出《朝野僉载》）

张易之兄弟

张易之兄弟骄贵，强夺庄宅奴婢姬妾，不可胜数。昌期于万年县街内行，逢一女人，媚抱儿相逐。昌期马鞭拨其头巾，女妇骂之。昌期顾谓奴曰：“横馱将来。”媚投匭三四状，并不出。昌期捉送万年县，诬以他罪，决死之。昌仪常谓人曰：“丈夫当如此，今时千人推我不倒，及其败也，万人擎我不能起。”俄而事败，兄弟俱斩。（出《朝野僉载》）

权怀恩

唐邢州刺史权怀恩，无赖，除洛州长史。州差参军刘犬子迎，至怀州路次拜。怀恩突过，不与语。步趁二百余步，亦不遣乘马。犬子觉不似，乃自上马驰之。至驿，令脱靴讫，谓曰：“洛州几个参军？”对曰：“正员六人，员外一人。”怀恩曰：“何得有外员？”对曰：“余一员，遣与长史脱靴。”怀恩惊曰：“君谁家儿？”对曰：“阿父为仆射。”怀恩抚然而去。仆射刘仁轨谓曰：“公草里刺史，至神州，不可造次。参军虽卑微（微原作维，据黄本改），岂可令脱靴耶？”怀恩惭，请假不复出，旬日为益州刺史。（出《朝野僉载》）

宋之逊

唐洛阳丞宋之逊，太常主簿之问弟。罗织杀驸马王同皎。初，之逊谄附张易之兄弟，出为兖州司仓，遂亡而归，王同皎匿之于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韦与武三思乱国，与一二所亲论之，每至切齿。之逊于帘下窃听之，遣侄昙，上书告之，以希韦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诛同皎之党。兄弟并授五品官，之逊为光禄丞，之问为鸿胪丞，昙为尚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谓曰：“之问等绯衫，王同皎血染也。”诛逆韦之后，之逊等长流岭南。客谓浮休子曰：“来俊臣之徒如何？”对曰：“昔有狮子王于深山，获一豺，将食之。豺曰：‘请为王送二鹿以自赎。’狮子王喜。周年之后，无可送，王曰：‘汝杀众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图之？’豺默然无应，遂齧杀之。俊臣之辈，何异豺也。”（出《朝野佥载》）

张干等

上都市肆恶少，率髡而肤扎，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售酒，捉羊甲击人者。京兆尹薛元赏，上三日，令里长潜捕，约三十余人，悉杖杀，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炙灭之。时大宁坊力者张干，扎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怕阎罗王。”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割工，可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公悉杖杀之。又贼赵武建，扎一百六处番印、盘鹊等，右膊刺言：“野鸡滩头宿，朝朝被鹊捎。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又

高陵县捉得镂身者宋元素，扎七十一处，刺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贫，千金不惜结交亲。及至恓惶觅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膊上扎瓠芦，上扎出人首，如傀儡戏有郭公者。县吏不解，问之，言胡芦精也。（出《酉阳杂俎》）

彭先觉

周御史彭先觉，无面目。如意年中，断屠极急，先觉知巡事，定鼎门草车翻，得两羝羊。门家告御史，先觉进状奏请：“合宫尉刘緬专当屠，不觉察，决一顿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緬惶恐，缝新裤待罪。明日，则天批曰：“御史彭先觉，奏决刘緬，不须，其肉乞緬吃却。”举朝称快。先觉于是乎惭。（出《朝野僉载》）

张 德

周长寿（周长寿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中，断屠极切。左拾遗张德，妻诞一男。秘宰一口羊宴客。其（宴客其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日，命诸遗补。杜肃私囊一饌肉，进状告之。至明日，在朝（在朝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前，则天谓张德曰：“郎妻诞一男，大欢喜。”德拜谢。则天又谓曰：（又谓曰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然何处得肉？”德叩头称死罪。则天曰：“朕断屠，吉凶不预。卿（预卿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命客，亦须择交。无赖之人，不须共聚集。”出肃状示之。肃流汗浹背。举朝唾其面。

士子吞舍利

唐洛中，顷年有僧，以（以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琉璃器中，昼夜香火。檀越之礼，日无虚焉。有士子迫于寒馁，因请僧，愿得舍利，掌而观之（之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僧遂出瓶授与，即吞之。僧惶骇如狂，复虑闻之于外。士子曰：“与吾几钱，当服药出之。”僧喜闻，遂赠二百缗。乃服巴豆。僧下泻（僧字泻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取濯而收之。（出《尚书故事》）

刘子振

刘子振，蒲人。颇富学业，而不知大体，尤好凌轹同道，诋讦公卿。不耻干索州县，稍不留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试明庭，稠人广众，罕有与立谈者。刘允章知举岁，患举子纳卷繁多，榜云：“纳卷不得过三卷，子振纳四十轴。”因之大掇凶誉。（原缺出处，今见《摭言》）

荆州鬻札者

荆州贞元中，市中有鬻札者，有印，上簇针为众物状，如蟾蜍鸟兽，随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疮愈后，细于随永印。（出《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六十四

无赖二

南荒人娶妇 赵高 韦少卿 葛清 三王子
乐从训 张从晦 李仁矩 李罕之 韩伸
李令 孟弘微 僧鸾 路德延 萧希甫

南荒人娶妇

南荒之人娶妇，或有喜他室之女者，率少年，持刀挺，往趋虚路以侦之，候其过，即擒缚，拥归为妻。间一二月，复与妻偕，首罪于妻之父兄。常俗谓缚妇女婿。非有父母丧，不复归其家。（出《投荒杂录》）

赵 高

李夷简，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赵高好斗，尝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转为坊市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厅前，索新造筋棒，题径三寸，叱杖家打天王，尽则已，数三十余不死。经旬日，但袒而历门，乞修理破功德

钱。(出《酉阳杂俎》)

韦少卿

蜀小将韦少卿，韦表微堂兄也。少不喜书，嗜好扎青。其叔父尝令解衣视之，胸上扎一树，树杪鸟集数十。其下悬镜，其（其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鼻系，有人止于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曾读张燕出诗否？‘挽镜寒鸦集’也。”（出《酉阳杂俎》）

葛清

荆州街子葛清，勇，自颈已下，遍扎白居易诗。段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割处，至“不是花中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黄夹缬窠寒有叶”，则持一树，树上挂缬，缬窠胜绝细。凡扎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出《酉阳杂俎》）

三王子

杨虞卿为京兆尹时，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图扎，体无完肤。前后合抵死数四，皆匿军以免。会有过，杨令所由数人捕获，闭关杖杀之。判云：“刺扎四肢，口称王子，何须讯问？便合当辜。”（出《酉阳杂俎》）

乐从训

王铎落都统，除滑州节度，寻罢镇。以河北安静，于杨全玖有旧，避地浮阳，与其幕客从行，皆朝中士子。及过魏，乐彦祯礼之甚至，铎之行李甚侈，从客侍姬，有辇下升平之故态。彦祯有子曰从训，素无赖，爱其车马姬妾，以问其父之幕客李山甫。又咸通中，数举不第，尤私愤于中朝贵达，因劝从训图之。伺铎至甘陵，以轻骑数百，尽掠其囊装姬仆而还，宾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贝（贝原作具，据许本改）州报，某日杀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凶诞也如此。彦祯父子，寻为乱军所杀。（出《北梦琐言》）

张从晦

梁祖图霸之初，寿州刺史江彦温以郡归我，乃遣亲吏张从晦劳其勤。而从晦无赖酣酒，有饮徒何藏耀者与之偕，甚昵狎，从晦致命于郡。彦温大张乐，邀不至，乃与藏耀食于主将家，彦温果疑恐曰：“汴王谋我矣。不然，何使者如是也。”乃杀其主将，连诛数十人，而以状白其事。既而又疑（疑字原空缺，据许本补）惧曰：“诉其腹心，亡我族。”乃自缢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事腰二字原空缺，据许本补）斩从晦，留何藏耀，裂其禁械，斩于寿春市。（出《北梦琐言》）

李仁矩

后唐明宗皇帝时，董璋授东川，将有跋扈之心。于时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潼梓。仁矩北节使下小校，骤居内职，性好狎邪。元戎张筵，以疾辞不至，乃与营妓曲宴。璋闻甚怒，索马诣馆，遽欲害之。仁矩褫足端简迎门，璋怒稍解。他日作叛，两川举兵，并由仁矩献谋于安重晦之所致也。（出《北梦琐言》）

李罕之

李罕之，河阳人也。少为桑门，无赖，所至不容，曾乞食于滑州酸枣县，自旦及脯，无与之者，掷钵于地，毁僧衣，投河阳诸葛爽为卒，罕之即僧号，便以为名。素多力，或与人相殴，殴其左颊，右颊血流。爽寻署为小校，每遣讨贼，无不擒之。蒲绛之北，有摩云山，设堡于上，号摩云寨，前后不能攻取，时罕之下焉，由此号“李摩云”。累历郡侯、河南尹、节将，官至侍中。卒（卒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补。）于汴州，亦荆南成汭之流也。自唐仕梁。（出《北梦琐言》）

韩 伸

有韩伸者，渠州人也。善饮博，长于灼龟。游谒五侯之门，常怀一龟壳，隔宿先灼一龟。来日之兆吉，即博；不吉即已。又或去某方位去吉，即往之；诸方纵人牵之不去。即取人钱货，

如征赤债。或经年忘其家而不归，多于花柳之间落魄。其妻怒甚，时复自来耻顿，驱趁而同归。如是往往有之。又尝游谒于东川，经年不归。忽一日，聚其博徒，契饮妓而致幽会。夜坐洽乐之际，其妻又自家领女仆一两人潜至，匿于邻舍，俟其夜会筵合，遂持棒伺于暗处。伸不知觉，遂塌声唱《池水清》，声不绝，脑后一棒，打落幞头，扑灭灯烛。伸即窜于饭床之下。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撻一顿。不胜其苦，□后遣二青衣，把髻子牵行，一步一棒决之，骂曰：“这老汉，□落魄不归也！”无何，（何字原缺，据许本补）牵至烛下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尚□头潜于饭床之下。蜀人大以为欢笑矣，时辈呼韩为“池水清”。（出《王氏见闻》）

李 令

渚宫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强为篇章而干谒。时有归评事，任江陵鹺院，常怀恤士之心。李令既识归君，累求救贷，而悉皆允诺。又曰：“某寻亲湖外，辄假舍而安家族。”归君亦愍诺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仆使告丐糒粮，归亦拯其乏绝。李忽寄书于鹺院，情况款密，是异寻常。书中有赠家室等诗一首，意欲组织归君。归君悔恨而不能自明，与武陵渠江之务，以糊其口焉。举士沈擢每述于同院从宾，用兹戒慎也。李令寄其妻诗曰：“有人教我向衡阳，一度思归一断肠。为报艳妻兼少女，与吾觅取朗州场。”（出《云溪友议》）

孟弘微

唐孟弘微郎中诞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对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冷，不知有卿？”翌日，上谓宰臣曰：“此人噪妄，欲求翰林学士，大容易哉！”（哉字原空缺，据许本补）于是宰臣归中书，贬其官，示小惩也。又尝忿狷，挤其弟落井，外议喧然。乃致书告亲友曰：“悬身井半，风言沸腾。尺水丈波，古今常事。”与郑讽邻居，讽为南海从事，因墙颓，侵入墙界五六丈。知宅者有状，请退其所侵。判其状曰：“海隅从事，少有生还。地势尖斜，打墙夹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此，不遭摈弃，幸矣哉。（出《北梦琐言》）

僧 鸾

僧鸾有逸才而无拘检，早岁称乡衮，谒薛能于嘉州。能以其颠率，难为举子，乃佯出家，自于百尺丈像前披剃，不肯师于常僧也。后入京，为文章供奉，赐紫。柳玭甚爱其才，租庸张睿，亦曾加敬，盛言其可大用。由是反初，号鲜于凤，修刺谒柳，柳鄙之不接。又谒张，张也拒之。于是失望，而为李铤江西判官，后为西班牙小将军，竟于黄州遇害。（出《北梦琐言》）

路德延

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国岩之侄，岳之子，时谓才俊。擢进

士第，西平王朱友谦幕僚，放恣凌傲，主公容之。友谦背梁，乞于晋阳。并使初至，礼遇方谨，路公筵上，言语及之。友谦忧愤，因投德延于黄河，以纾祸也。先是纪纲之仆近判官入谒幕次，遂有请易舍之说。盖义兄弟同处，不欲闻郎官秽谈也。路子得非其人也？（出《北梦琐言》）

萧希甫

萧希甫进士及第，有文才口辩，多机数。梁时不得意，弃母妻渡河，易姓名为皇甫校书。庄宗即位于魏州，征希甫知制诰。庄宗平汴、洛，希甫奉诏宣慰青、齐，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报于魏州。时议者戏引李陵书云：“老母终堂，生妻去室。”后为谏议大夫。性褊忿，躁于进取，疏宰臣豆卢革、韦说，至于贬斥。又以毁誉宰相，责授岚州司马焉。（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六十五

轻薄一

余闻藏书家有宋刻盖缺七卷云，其三卷考之得十之七，已付之梓。其四卷仅十之二三。博洽君子其明以语我，庶几为全书云。隆庆改元秋七月朔日十山谈恺志。（本卷原缺，谈氏初印本有此卷，不知据何本补入。后印本将此卷抽去，另采他书补入十二条。故文末不注出处。并于卷首附增识语，以示区别。今将初印本附录于后，以资参考。）

刘祥 刘孝绰 许敬宗 盈川令 崔湜 杜审言
杜甫 陈通方 李贺 李群玉 冯涓 温庭筠
陈磻叟 薛能 高逢休 汲师 （以下俱原缺）
崔骈 西川人 河中幕客 崔昭符 温定

刘 祥

刘祥，东莞莒人也。宋世，解褐为征西行参军。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渊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渊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永明初，

迁长沙谘议参军。撰《宋书》，讥斥禅代。王俭密以启闻，上衔而不问。兄整，官广州卒，祥就整妻求还资。撰连珠，多肆讥讪。事闻，上别遣敕祥曰：“卿素无行检，朝野所悉，轻弃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无关他人。卿才识所知，盖何足论。位涉清途，于分非屈。何意轻肆口咭，诋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贬裁为口实。冀卿年齿已大，能自感励，日望俊革。如此所闻，转更增甚，喧议朝廷，不避尊师，肆口极辞，彰暴物听。近见卿连珠，寄意悖慢，弥不可长。原卿性命，令卿万里思讐，若能改革，当令卿还。”后至广州，终日纵酒，病卒。（未注出处，谈代引自《南齐书·刘祥传》）

刘孝绰

刘孝绰，彭城人。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每言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阿士孝绰小字也。与到洽友善，同侍东宫。孝绰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衔之。孝绰为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犹停私宅。洽为御史中丞，劾奏之，坐免官。高祖为藉用诗，奉诏作者数十人，孝绰尤工。即日敕起为谘议，后迁黄门侍郎。坐受赍为饷者所讼，左迁。孝绰少有盛名，而仗气负才，多所凌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领军臧盾、太府卿沈僧果等，并被时遇，孝绰尤轻之。每于朝集会，同处公卿间，无所与语，反呼驺卒，访道涂间事，由此多忤。

梁刘孝绰轻薄到洽。洽本灌园者。洽谓孝绰曰。某宅东家有地。拟买，被本主不肯，何计得之？”孝绰曰：“卿何不多辇其粪置其壟下以苦之？”洽怨恨。孝绰竟被伤害。（出

《嘉话录》，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许敬宗

许敬宗，新城人。武德初、太宗闻其名，召补学士。文德皇后丧，百官衰经。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共指之，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马。累迁给事中，兼修国史礼部尚书。嫁女于蛮酋冯盎之子，多纳金宝，为有司所劾，左授郑州刺史。永徽间，复拜礼部尚书。帝将立昭仪，大臣切谏。敬宗阴揣帝私，好妄言曰：“田舍子胜获十斛麦，尚欲更故妇。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谓之何哉？”帝意遂定。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诸妓其上，纵酒奏乐自娱。及卒。博士袁思古议曰：“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然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学礼，事绝于趋庭。纳采问名，惟闻于黠货。请谥为‘缪’。”

唐许敬宗性轻，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识，若是曹、刘、沈、谢，暗中摸索著亦可识。”（出《国史纂异》。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盈川令

杨炯，华阴人。幼聪敏博学。以神童举。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尝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以为然。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则天初，坐事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授盈川令。炯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

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

唐衢州盈川令杨炯，词学优长，恃才简倨，不容于时。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楮许怨。人问其故？杨曰：“今舖乐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饰皮毛，覆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马。无德而衣朱紫者，与驴覆麟皮何别矣？”（出《朝野僉载》，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崔 湜

崔湜，仁师之子。弟澄、液，兄莅，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门户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大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湜执政时，年三十六。尝暮出端门，下天津，马上赋诗曰：“春还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见之叹曰：“文与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后附韦后，比相，又附太平公主。门下客献《海鸥赋》以讽，湜称善而不悛。萧至忠诛，流岭外赐死。

崔湜之为中书令，张嘉真为舍人，湜轻之，常呼为张底。后曾量数事，意皆出人右。湜惊美久之，谓同列曰：“知否张底乃我辈一般人，此终是其坐处。”湜死后十余年，河东竟为中书令。（出《国史纂异》，据谈氏初本附录）

杜审言

杜审言，襄阳人。擢进士，为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见

疾。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为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故，答曰：“彼见吾判，必羞死？”又尝语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类此。后病甚，宋之问等候之，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

杜审言初举进士，恃才骖傲，甚为时辈所妬。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参选试，判后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当羞死矣。”又问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如此。贬吉州司户。司马周季重员外司户郭若讷共构审言罪状，系狱，将因事杀之。既而季重等酣宴，审言子并年十三，怀刃以击季重，重中创而死，并也为左右所杀。（出《宾谭录》，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杜 甫

杜甫，审言之孙。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举进士不第。天宝间，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数上赋颂，因寓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世故事，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沈郁顿挫，随时敏给，杨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会严武节度剑南，往依焉。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中。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

为忤，中衔之。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然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诗歌，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杜工部甫在蜀，醉后登严武之案，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儿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武少解矣。（出《摭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陈通方

陈通方登正元进士第，与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甚少，因期集，抚播背曰：“王老奉赠一第。”言其日暮途穷，及第同赠官也。播恨之。后通方丁家难，辛苦万状。播捷三科，为正郎，判盐铁。方穷悴求助，不甚给之。时李虚中为副使，通方以诗为汲引云：“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播不得已，荐为江南院官。

陈通方，闽县人。贞元十年顾少连下进士第。时属公道大开，采掇孤俊。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其年少名高，轻薄自负。与王播同年。王时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后时，因期集戏附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赠一第。”言其日暮途远，及第同赠官也。王曰：“拟应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谓甚，其可再乎？”王心每贮之。通方寻值家难还归。王果累捷高科，官渐达矣。通方后履人事入关，王已丞郎判盐铁。通方穷悴寡坐，不知王素衔其言，投之求救。同年李虚中时为副使，通方亦有诗扣之，求为汲引云：“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王不得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职未及其所，又改为浙东院。仅至半程，又改与南陵院。如是往复数四。困踈日甚。退省其咎，谓甥侄曰：“吾偶戏谑，不知王生遽为深憾。”

人之于言，岂合容易哉。”寻值王真拜，礼分悬绝，追谢无地，怅望病终。（出《闽川名士传》，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李 贺

李贺，唐诸王孙也。年七岁，元和中，以歌诗著名。韩退之、皇甫湜览贺所作奇之，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有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因连骑造门请见。贺总角荷衣而出。二公面试一篇。贺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无人，题曰“高轩过”。二公大惊，以所乘马联镳而还。元稹以明经中第，愿与贺交。贺见刺曰：“明经及第，何事来见李贺？”稹惭而退。未几制策登科，为礼部郎官，乃议贺父名晋，不合举进士，时辈从而排之，贺竟不第。按唐李公藩尝缀贺歌诗，为之叙未成，知贺有外兄，与贺有笔研旧，召见，托以搜采放失。其人诺，不且请曰：“某尽记贺篇咏，然黜改处多，愿得公所辑视之，当为是正。”公喜，并付之，弥年绝迹。复召诘之，乃云：“某与贺中表，自幼同处，恨其倨忽，常思报之。今幸得公所藏，并旧有者，悉投壑中矣。”公大悲，叱出之。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翰愈深所知重，于缙绅间每为延誉，由此声华藉甚。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擢第一，攻篇什，常交结于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入，仆者谓曰：“明经及第，何事来看李贺？”稹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自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讳晋，不合应举；贺亦以轻薄为时辈所排，遂致撼轲。韩愈惜其才。为著《讳辩》录明之，然竟不成名。（出《剧谈录》，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李群玉

李群玉，澧州人。好吹笙，常使家僮吹之。性喜食鹅。及授校书郎，即归故里。卢肇送诗云：“妙吹应诺凤，工书定得鹅。”题《黄陵庙》诗有曰：“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啼血泪春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群玉自以为春空便到秋色，踟蹰欲改，恍若有物，告以二年之兆。至浔阳，具述其事于段成式。群玉亡后。成式哭之诗曰：“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

李群玉字文山，性轻率，多侮戏人。常假江陵幕客书求丐于澧州刺史艾乙。李谓艾曰：“小生病且甚矣，幸使君痛救之。”李以戏其性之僻也。群玉以其轻脱而济之不厚矣。（出《北梦琐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冯 涓

大中四年，进士冯涓登第，榜中文誉最高。是岁新罗国起楼，厚赉金帛，奏请撰记，时人荣之。初官京兆府参军，恩地即杜相审权也。杜有江西之拜，制书未行，先召长乐公密话，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长乐公拜谢，辞出宅，速鞭而归。于通衢遇友人郑竇，见其喜形于色，驻马慰诘。长乐遽以恩地之辟告之。荥阳寻捧刺诣京兆门谒贺，具言得于冯先辈也。京兆嗟愤，而鄙其浅露。洎制下开幕，冯不预焉，心绪忧疑，莫知所以。廉车发日，自灞桥乘肩舆，门生咸在长乐拜别，京兆公长揖冯曰：“勉旃！”由是嚣浮之誉，遍

于搢绅，竟不通显。中间又涉交通中贵，愈招清议，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原缺出处，谈氏初的本文同。注出《北梦琐言》）

温庭筠

温庭筠，太原人。大中初，应进士，苦心研席，长于诗赋。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吹弦之音，为测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綯之徒，相与蒲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徐商镇襄阳，往依之，署为巡官。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时，不为成名。既至，与新进少年狂游侠，愈久不刺谒，又乞索于扬子院。醉而犯夜。为虞候所系，败面折齿，方迁扬州。诉之令狐綯，捕虞候治之，极言庭筠狭邪丑迹。自是污行闻于京师。

开明中，温庭筠才名藉甚，然而罕拘细行，以文为货，识者鄙之。无何执政间复有恶奏庭筠搅扰场屋，出随州方城县尉。时中书舍人裴坦当制，忸怩含毫久之。时有老吏在厕，因讯之升黜。对曰：“舍人合为责词？何者？入策进士与望州长马齐资。”坦释然，故有泽畔长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争为词送，唯记唐夫得其尤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醪醑消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游隔千山与万津。”（出《摭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陈磻叟

陈磻叟者，父名岵，当有词学，尤溺于内典。长庆中。尝注《维摩经》进上，有中旨，令与好官。执政谓岵因为道场僧进经，颇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质短小，长喙疏齿。尤富文学。自负王佐之才。大言骋辩，虽接对相公，旁若无人。复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为道士，隶名于昊天观。咸通中，降圣之辰，二教论议，而黄衣屡奔。上小不悻。宣下，令后辈新入内道场，有能折冲浮图者，论以自荐。磻叟摄衣奉诏。时释门为主论，自误引《涅槃经》疏，磻叟应声叱之曰：“皇帝山呼大庆，阿师口称献寿，而经引《涅槃》，犯大不敬。”以其僧谓磻叟不通佛书，既而错愕，殆至颠坠。自是连挫数辈，圣颜大悦，左右呼万岁。其日帘前赐紫衣一袭。磻叟由是恣其轻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潜闻上听，云：“磻叟衣冠子弟，不愿在官帔，颇思理一邑以自效耳。”于是中旨授至德县令。磻叟莅事，未经考秩，抛官，诣阙上封事。通义刘公引为羽翼，非时召对数刻，磻叟所陈数十节，侵穷时病。复曰：“臣请破边城家，可以贍军一二年。”上问：边城何人？对曰：“宰相路岩亲吏。”既而大为岩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诬罔上听，讪斥大臣。除名为民，流爱州。磻叟虽至颠蹶，不敢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坠之疾，历聘藩后，率以肩舆造犀庑，所至无不仰止。及岩贬，磻叟得量移为邓州司马。时属广明庚子之后，刘巨容起徐将，得襄阳，不能知磻叟，待以巡属一州佐耳。磻叟沿汉南下，中途与巨容幕吏书云：“已出无礼之乡，渐入逍遥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余辈，移牒潭鄂，追捕磻叟。时天下丧乱，无人为堤防，既而为卒伍所凌。全家泝汉，至贾垕后，

门三十余口，无噍类矣。（原缺出处，谈氏初印本文同，注出《摭言》）

薛 能

薛能，会昌间进士，自负过高，从事西川日，每短诸葛功业，为诗曰：“阵图谁许可，庙貌我揶揄。”又云：“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讥李白曰：“我生若在开元日，争遣名为李翰林。”又曰：“李白终无取，陶潜固不刊。”自题其集云：“诗源何代失澄清，处处狂波污后生。常感道孤吟有泪，却缘风坏语无情。难甘恶少欺韩信，枉被诸侯杀祢衡。纵到缙山也无益，四方联络尽蛙声。”放诞如此。后军乱被害。

薛能以文章自负，而累出戎镇，常郁郁叹息，因有《谢诗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粗官乞与直抛却，赖有诗情合得尝。”意以节将为“粗官”也。镇许昌日，幕吏咸集，因令其子囊鞬参诸幕客，幕客惊怪。能曰：“俾渠消灾。”时人以为轻薄。（出《北梦琐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高逢休

顾云，大顺中，制同羊昭业等十人修史。云在江淮，遇高逢休谏议。时刘子长仆射清名雅誉，弃塞缙绅，其弟崇望复在中书。云以逢休与子长旧交，将造门，希致先容，逢休许之久矣。云临期请书，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创。云微有感，因潜起阅之。凡一幅，并不言云，但曰：“羊昭业拟将一尺三寸汗脚，

踏他烧残龙尾道。懿宗皇帝虽薄德，不任被前件人罗织。执大政者亦大悠悠。”云吁叹而已。（原缺出处，谈氏初印本文同，不出《摭言》）

汲 师

汲师，滑州人也。自溧水尉拜监察御史。时大夫李乾佑为万年令。师按县狱，乾佑差池而晚出，师怒，不顾而出。衔之。乾佑寻巡察。韦务静与师乡里，充乾佑判官。会制书拜乾佑中丞，乾佑顾谓务静曰：“邑子可出矣，足下可入矣。”遂左授新乐令。性躁率，时直长李冲寂，即高宗从弟也，微有犯。师将弹而谓之，呼冲寂为弟。冲寂为之曰：“冲寂主上从弟，公姓汲，于皇家何亲，而见呼为弟？”师惭而止。尝监享太庙，责署官，将弹之。署官彻晓伺其失，汲履赤舄如厕，共讪之，乃止。（出《御史台记》，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崔 骈

李德裕退朝归第，多与亲表裴璟无间破体笑，与李多询以内外新事。李问更有何说，裴曰：“别无新事，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郎官出牧江湖，饮饯邮亭，人客甚众。有仓部白员外未至，崔骈郎中作录事，下四筹。白自以卑秩，人乘凌兢，更不敢固辞。上次酌四大器，白连引三器讫，余一持之，而请第四器名。崔郎中云。亦别无事，但何必要到处出脱。”时白踉跄仆于下座，竟不饮而去。坐上有笑者，有缩颈者，但不知此

官人今日起得否？”李闻之大怒，曰：“何由何耐，不斯言必有之乎？”曰：“固然。”又问弟知白员外所止否，璟曰：“是人在某坊某曲。”李曰：“为某传语白员外，请至宅。”白捧命又忧恐，比至，李曰：“久欲从容，中外事併，然旬朔不要出人事。”既而白授翰林学士。崔骈汾州刺史，续改洺州刺史，流落外任，不复更游郎署。终鸿胪卿。（出《芝田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西川人

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耦哉？”节度柳仲郢闻之，为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与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故世言东、西两川人多轻薄。（出《北梦琐言》，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河中幕客

相国刘瞻父景，连州人，少为汉南郑司徒掌牋奏，因题商山驿侧泉石，郑大奇之。勉以进修，俾前驿换麻衣执贄见之，后致解荐，擢进士第，历台省。瞻孤平有艺，虽登第，不预急流。任大理评事，日饷粥不给。尝于安国寺相识僧处求餐，留所业文数轴置在僧几。致仕军容刘玄翼游寺，见瞻文卷，甚奇之，怜其贫窶，厚有济恤。又知其连山人，朝无强授，谓僧曰：“其虽闲弃，必能为此人致宰相。”尔后授河中少尹，幕僚有

贵族浮薄者，蔑视之。一旦有命征人。府尹祖之，前之轻薄幕客呼瞻为“尹公”。曰：“归朝作何官职？”瞻对曰：“得路即作宰相。”同舍郎大笑之，在席也有异其言者。瞻自是以水部员外知制诰，旋入翰林，以致大拜也。（出《北梦琐言》，原缺，据谈氏初的本附录）

崔昭符

皮日休，南海郑愚门生。春关内尝寓于曲江，醉寝于别榻。衣囊书笥，罗列傍侧，率皆新饰。同年崔昭符，镣之子，固蔑视之矣，亦醉。更衣见日休，谓其素所熟狎者，即伺问，且欲戏之。日休僮仆遽前欲呼之。昭符之其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会矣，以其囊笥皆皮也。”时人传之以为口实。日休尝游汉江间，时刘允章镇江夏。幕中有穆判官员，允章亲也，或譖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日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知所来否？鹦鹉洲在此，即黄祖沈祢衡之所也。”一席为之惧，日休南涕而已。（出《玉泉子》，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又

一说东都留守刘允章，文学之宗，气颇高介。后进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门者。咸通中，自礼部侍郎授鄂州观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将归觐于苏台。路由江夏，困投刺焉。刘待之甚厚，至于饗饩有加等。留连累日。仍致宴于黄鹤楼以命之，监

军使与参佐悉集后，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楼，刘以其未至，复乘酒应命，心薄之。及酒数行，而日休吐论纷扰，顿亡礼敬。刘作色谓曰：“吴儿勿恃蕞尔之子，且可主席。”日休答曰：大夫岂南岳诸刘乎。何倨贵如是。”刘大怒，戟手遥指而诟曰：“皮日休，知鸚鵡洲是祢衡死处无？”日休不敢答，但嵬峨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于浙左。（出《三水小牋》，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温 定

乾符四年，新进士曲江春宴。甲于常年。有温定者，久困场籍，坦率自恣，尤愤时之浮薄，因设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舆，金翠之饰，簪出于众，侍婢皆称是，徘徊于柳荫之下。俄顷诸公自露棚移乐登鹄首。既而谓是豪贵，其中姝丽必矣，因遣促舟而进，莫不注视于此，或肆调谑不已。群兴方酣，定乃于帘间垂足定膝，胫极伟而长毳，众忽睹之，皆掩袂亟命回舟避之。或曰：“此必温定也。”（出《摭言》，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卷第二百六十六

轻薄二

姚岩杰 朝士使朔方 薛保逊 薛昭纬 剧燕 韦薛轻高氏
胡翺 轻薄士流 张翱 卢程 崔秘 王先主遭轻薄 蒋贻恭

姚岩杰

姚岩杰，梁公元崇之裔孙也。童丱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慕班固、司马迁之为人，时称大儒。常以诗酒放游江左，尤肆凌忽先达，旁若无人。唐乾符中，颜标典鄱阳郡，鞠场公宇初构，请岩杰纪其事。文成，粲然千余言，标欲删去二字，岩杰不从。标怒，时已刊石，命碎其碑。岩杰以篇纪之曰：“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天那。眼前俗物关情大，醉后青山入意多。冯子每嫌弹铗恨，宁生休唱饭中歌。圣朝若为苍生计，合有公车到薜萝。”卢肇牧歙州，岩杰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书褒美，赠以布帛。辞云：“兵火之后，郡中凋敝，无以奉迎大贤。”岩杰复以长笺激之。肇不得已，迺至郡斋，礼岩公卿。而姚傲睨自如。肇以篇咏夸于岩杰曰：“明月照巴天。”岩杰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独言‘巴天’耶？”肇惭甚。无何，会于江亭，时蒯希逸在席。卢

朝士使朔方

薛保逊

薛保逊，名家子。恃才与地，凡所评品，士子以之升降，时号为浮薄。相国夏侯孜尤恶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异之，由是不睦。内子卢氏，与其良人保逊，操尚略同。季父薛监来省，卢氏出参，俟其去后，命水滌门闥。薛监知而甚怒，经宰相疏之，保逊因论授澧州司马，凡七年不代。夏侯公出镇。魏谔相登庸，方有征拜，而殁于郡。愚曾睹恭文数幅，其一云：“钱（钱原作钱，据《北梦琐言》改）交亲于灞上，止逆旅氏，见数物象人。语之口辄动，皆云江、淮、岭表州县官也。呜呼，天子生民，为此辈笞挞？”又《观优》云：“绯胡推宰，莽转

而出，众人皆笑，唯保逊不会。”其轻物率皆此类也。卢虔灌罢夔州，以其近亲，径至澧州慰省。还至邮亭，回望而哭曰：“岂意薛保逊，一旦接军事李判官，打《杨柳枝》乎！”（出《北梦琐言》）

薛昭纬（罗九皋附）

唐薛昭纬，即保逊之子也，恃才傲物，有父风。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无人。又好唱《浣沙溪》词。知举后，有一门生辞归乡里，临歧献规曰：“侍郎重德，某既受恩。尔后不弄笏唱《浣沙溪》词，某幸甚也。”时人谓之至言。有一吏，尝学其行步揖逊，薛知之，乃召谓曰：“试于庭前，学得似，即恕汝罪。”于是下帘，拥姬妾而观，小吏安详傲然，举动酷似，笑而舍之。路侍中在蜀，尝夏日纳凉于球场厅中。使院小吏罗九皋。裹巾步履。有似裴条。侍中遥见促召。逼视方知其非。因答之。（出《北梦琐言》）

又

薛昭纬使于梁国，谕以传禅。梁祖令客将约回，乃谓谒者曰：“大君有命。无容却回。”速辔前迈，既至夷门，梁祖不获已而出迎接，见其标韵词辨，方始改观。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话及鹰鹞，薛盛言鸷鸟之俊。梁祖欣然，谓其亦曾放弄。归馆后，以鹞子为赠。薛致书感谢，仍对来人戒僮仆曰：“令公所赐，直须爱惜，可以纸裹，安鞵袋中。”闻者

笑之。(出《北梦琐言》)

剧 燕

剧燕，蒲坂人也，工为雅正诗。(人也工为雅正诗七字原空缺，据《唐摭言》十补)时王重荣镇河中，燕投赠王曰：“只向国门安四海，不离乡井拜三公(只向国门至拜三公十四字原空缺，据《唐摭言》十补)重荣甚礼重之。为人(为人二字原缺。据唐摭言十补。)多纵。陵轹诸从事。竟为正平之祸。(陵轹诸从事竟为正平之祸十一字原空缺，据《唐摭言》十补，原缺出处，今见《唐摭言》十)

韦薛轻高氏

江陵高季昌唐末为荆南留后时，宰(高季昌至时宰十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相韦说、郑珏，舅甥姻娅也。朱梁太祖时，皆得(太祖时皆得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制方面。高氏以贵公子任行军司马。常以歌筵酒馔款待数公。日常宴聚，求取无恒，皆优待之。后庄宗过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惧。高王单骑入觐，韦、郑二公，继登台席，中朝士族子弟，多不达时变。复存旧态。薛泽除补阙，韦荆除《春秋》博士，皆赐绯，咸有德色，匆匆办装，即俟归朝，视行军蔑如也。李载仁、韦说之甥，除秘书郎。刘诜、郑珏之妹夫也，除《毛诗》博士，赐绯。尔后韦屡督李入京，高氏欲津置之。载仁迂延，自以先德遗戒，不欲依舅氏，但不能显言，竟不离高氏门馆。刘诜无他才望，

性嗜酒，口受新命，殊无行意，日于高氏，情敬不衰，然则美酝肥羜之所引也。无何，以疾终。高氏贍给孤遗，颇亦周至。未间，洛下有变，明宗入统，南方强侯，人要姑息，韦、郑二相皆罢去，韦、薛尚踰荆楚。明年，保最嗣袭，辟李为掌记。他日，录其长息为子婿，第三子皆奏官，一门朱紫韡如也。刘诜三子，迭加任遇，三孙女适高氏子弟，向三十年，享其禄食，亦足称也。韦荆寂寞而卒，薛泽摄宰而终，岂自掇乎，亦命也夫。（出《北梦琐言》）

胡 翺

有胡翺者，佐幕大藩，有文学称，善草军书，动皆中意。时大驾西幸，中原宿兵，岐秦二藩，最为巨屏。其正书走檄，交聘诸夏，莫不伏其笔舌也。时大帅年幼，生杀之柄，断在贰军张筠。其宣辞假荆州任。在张同，张同为察巡。翺常少其帅，蔑视同辈不为礼。帅因藉其才，不甚加责，但令谕之而已。其轻薄自如也。常因公宴，别被酒呼张筠曰：“张十六”。张十六者筠第行也。数以语言诋筠，因帅故但衔之。他日往荆州诣张同，同仆不识，问从者，曰：“胡大夫翺。”至厅，已脱衫矣。同闻翺来，欲厚之，因命家人精意具饌。同遽出迎见，忽报曰：“大夫已去矣。”同复步至厅，但见双椅间遗不洁而去，卒不留一辞。同亦笑而衔之。张无能加害。时帅请翺聘于大梁，翺门下客陈评事者从行。筠密赂陈，令伺其不法。入梁果恣虚诞，或以所见密闻梁王，皆为陈疏记之。洎归，帅知其狂率，亦优容之。陈于是受教，构成其恶，具以乖僻草藁，袖而白帅。帅方被酒，闻之大怒，遂尽室拥出，坑于平戎谷口，更无噍类。

帅醒知之，大惊，痛惜者久之。沉思移时曰：“杀汝者副使，非我为之。”后草军书不称旨，则泣而思之。此过亦非在筠，盖翊自掇尔。王仁裕尝过平戎谷，有诗吊之曰：“立马荒郊满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风号古木悲长在，雨湿寒莎泪暗流。莫道文章为众嫉，只应轻薄是身仇。不缘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鹦鹉洲。”（出《王氏见闻》）

轻薄流士

唐朝有轻薄士流出刺一郡，郡人集其歌乐百戏以逐之。至有吞刀吐刀，吹竹按丝、走圆跳索、歌喉舞腰、殊似不见。州人曰：“我使君清峻，无以悦之。”相顾忧戚。忽一日，盛夏登楼，遽令命乐。郡人喜曰：“使君非不好乐也。”及至楼下，遂令色色引上，其弦匏戛击之类迭进，皆叱去不用。有吹笙者，未后至，喜曰：“我比只要此一色。”问：“此一物何名？”曰：“名笙，可吹之。”乐工甚有德色，方欲调弄，数声，遽止之曰：“不要动指，只一直吹之。”乐工亦稟之。遂令临槛长吹，自午及申，乃呼左右，可赐与酒令退，曰（与酒令退曰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吾谁要曲调，只藉尔唤风耳。”复一日入山召乐人，比至，怒（召乐人比至怒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目叱之曰：“只要长脚女人。”乐部忙然退出，不知其所以。（退出不知其所以七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遂遣六七妇人约束长（长约束长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脚，鼓笛而入。乃顾诸妇升大树，各持（乃顾诸妇升大树各持九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笼子令摘树果。其（树果其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辈薄徒事，如此者甚多。

张 翱

唐乾宁中，宿州刺史陈璠以军旅出身，擅行威断。进士张翱恃才傲物，席上调璠宠妓张小泰，怒，揖起付吏，责其无礼。状云：“有张翱兮，寓止淮阴，来绮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据此分析，合吃几下？”又云：“只此两句，合吃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费乎千金万金。”竟鞭背而卒。出刘山甫《闲谈》，词多不载。（出《北梦琐言》）

卢 程

卢程擢进士第，为庄皇帝河东判官，建国后命相。无他才业，唯以氏族傲物。任圜常以公事入谒，程乌纱隐几，谓圜曰：“公是虫豸，辄来唐突。”圜惭愕，骤告庄宗，大怒，俾杀之，为卢质救解获免。自是出中书，时人切齿焉。江陵在唐世，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有邑宰卢生，每于枝江县差船入府，舟子常苦之。一旦王仙芝兵火，卢生为船人挑其筋，系于船舷，放流而死。大凡无艺子弟，率以门阀轻薄，广明之乱，遭罹甚多，咸自致也。（出《北梦琐言》）

崔 秘

天成二年，潘环以军功授棣牧。素无宾客。或有人荐崔秘者，博陵之士子也，举止闲雅，词翰亦工。潘一见甚喜，上馆

以待之，经宿不复往，潘访之不获。既而辟一书生乃往。后荐主见而诘之，崔曰：“潘公虽勤厚，鼻柱之左有疮，脓血常流，每被熏灼，腥秽难可堪。（腥秽难可堪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目之为白死汉也。”荐主大哈。崔之不顾名实而为轻薄（名实而为轻薄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也。盖潘常中流矢于面，有衔其镞，故负重伤。医疗至经（负重伤医疗至经七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年，其镞自出，其疮成漏，终身不痊。（出《玉堂闲话》）

王先主遭轻薄

韦昭度招讨陈敬瑄时，（陈敬瑄时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蜀帅顾彦晖为副，王先主为都指挥使。三府各署幕僚，皆是朝达子弟，视王先主蔑如也。先主持从，髡发行睨，黥面札腕，如一部鬼神。其辈与先主兢肃。顾公详缓，一时失笑而散。先主归营，左右以此为言，亦自大笑。他日克郾城，轻薄幕僚，皆害之。（出《北梦琐言》）

蒋贻恭

蒋贻恭者好嘲咏，频以此痛遭横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着袜头裤，蒋谓之曰：“仁贤既裹将仕郎头，何为作散子将脚也。”皆类此。蒋生虽嗜嘲咏，然谈笑儒雅，凡被讥刺，皆轻薄之徒，以此搢绅中恶之。官至令佐而卒。（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麻秋 宋幼帝 高洋 南阳王 朱粲 陈承亲 薛震
陈元光 独孤庄 索元礼 罗织人 元楷 武承嗣
张易之兄弟 郝象贤 周兴 侯思止 来俊臣

麻 秋

后赵石勒将麻秋者，大原胡人也，植性虢险鸩毒。有儿啼，母辄恐之麻胡来，啼声绝。至今以为故事。（出《朝野僉载》）

宋幼帝

明帝崩，昱嗣位，是为幼帝。幼帝狂暴，恣行诛戮，出入无度。从者并执铤、矛、锥、锯自随，有忤意，击脑椎阴，刺心剖腹之诛，日有数十。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杀其十六，余皆帝杀之，子孙无在朝者。（出《谈薮》）

高 洋

北齐高洋，以光武中兴为诛刘氏不尽，于是大诛诸元，死者千余，弃之漳水。有捕鱼者得爪甲，为之元郎鱼，人不忍食之。唯元峦、元长春、元景安，三家免诛。峦以其女为常山王妃，春、安等以其多力善射故也。景安兄景皓曰：“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景安奏其言，帝复杀之。自是元氏子孙，老幼贵贱无遗矣。（出《谈薮》）

南阳王

北齐南阳王入朝。上问何以为乐。王曰：“致蝎最乐。”遂收蝎，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脱衣而入，被蝎所蜇，宛转号叫，苦痛不可言。食顷而死，帝与王看之极喜。（出《朝野僉载》）

朱 粲

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贼。生灵殄于此矣。（出《朝野僉载》）

陈承亲

周恩州刺史陈承亲，岭南大首领也，专使子弟兵劫江。有一县令从安南来，承亲凭买二婢，令有难色。承亲每日重设邀屈，甚殷勤。送别江亭，即遣子弟兵从后劫杀，尽取财务，将其妻及女至州。妻叩头求作婢，不许，亦缢杀之，取其女。前后官人家过，承亲礼遇厚者，必随后劫杀，无有免者。（出《朝野僉载》）

薛 震

周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债主及奴诣临安，于客舍，遂饮之醉。杀而齑之，以水银和煎，并骨消尽。后又欲食其妇，妇觉而遁。县令诘得其情，申州，录事奏，奉敕杖杀之。（出《朝野僉载》）

陈元光

周岭南首陈元光设客，令一袍裤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杀之。须臾烂煮，以食诸客。后呈其二手，客惧，攫喉而吐。（出《摭言》。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载》）

独孤庄

周瀛州刺史独孤庄酷虐，有贼问不承，庄引前曰：“若健儿，一一具吐，放汝。”遂还巾带。贼并吐之。诸官以为必放。顷庄曰：“将我作具来。”乃一铁钩，长尺余，甚铄利，以绳挂于树间。谓贼曰：“汝不闻健儿钩下死。”令以胫钩之，遣壮士掣其绳，则钩出于脑矣。谓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吊民代罪，深得共宜。”庄大笑。后庄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忆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岁余卒。（出《朝野僉载》）

索元礼

周推事使索元礼，时人号为索使。讯囚作铁笼头，髻（呼角反）其头，仍加楔焉，多至脑裂髓出。又为凤晒翅、弥猴钻火等，以椽关手足而转之。并研骨至碎。又悬囚于梁下，以石缢头。其酷法如此。元礼故胡人，薛师之假父，后坐脏贿，流死岭南。（出《朝野僉载》）

罗织人

周来俊臣罗织人罪，皆先进状，敕依奏，即籍没。徐有功出死囚，亦先进状，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后断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进止，非是自专。张汤探人主之情，盖为此也。

(出《谈薮》)

元 楷

唐羽林将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彦玮，告刘城之破家，彦玮处侍御。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诛，家口配岭南。所谓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也。(出《朝野僉载》)

武承嗣

周补阙乔知之有婢碧玉姝艳，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为之不婚。伪魏王武承嗣暂借教姬人妆梳。纳之，更不放还。知之乃作《绿珠怨》以寄之焉。其词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碧玉得诗，饮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尸，于裙带上得诗。大怒，乃讽罗织人告之。遂斩知之于南市，破家籍没。(出《朝野僉载》)

张易之兄弟

周张易之为控鹤监，弟昌宗为秘书监，昌仪为洛阳令。竞为奢侈。易之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炭火，铜盆贮

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旋转，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系驴子小室内，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仪取铁橛钉入地，缚狗四足于橛上，放鹰鹞，活按共肉食，肉尽而狗未死，号叫酸楚，不复忍听。易之曾过昌仪，忆马肠，仪取从骑，破肋取肠，良久方死。后诛易之、昌宗等，百姓鬻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仪打双脚折，抉取心肝而后死。斩其首送都。时云狗马报。（出《朝野僉载》）

郝象贤

郝象贤，处俊孙也。武后宿怒其祖，戮及其孙。象贤临刑。极骂而死。自此法司恐是，将杀人，必先以木丸塞口，然后加刑。（出《谈宾录》）

周 兴

周秋官侍郎周兴推劾残忍，法外苦楚，无所不为，时人号“牛头阿婆”。百姓怨谤。兴乃榜门判曰：“被造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悉无言。”（出《朝野僉载》）

侯思止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卖饼食人也。罗告，准例酬五品。

于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识字。”对曰：“獬豸岂识字，但为国触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杀戮甚众，更无余语。唯谓囚徒曰：“不用你书言笔语，止还我白司马。若不肯来俊，即与你孟青。”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胜数。白司马者，北邙山白司马坂也。来俊者，中丞来俊臣也。孟青者。将军孟青棒也。后坐私畜锦，朝堂决杀之。（出《朝野僉载》）

来俊臣

来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长史。俊臣少诡譎无赖，反覆险谲，残忍荒慝，举世无比。则天朝，罗告诸王贵臣，授朝散大夫，拜侍御史，按制狱。少不会意者，必牵引之，前后坐族，灭千余家。朝廷累息，无敢言者。道路以目。与侍御史王弘义、侯思止腹心。罗告衣冠。无间春夏。诛斩人不绝。时于丽景门内置制狱，亦号为新开门，但入新开门，百不全一。弘义戏谓丽景门为“例竟门”，言入此门例竟也。俊臣与其党朱南山等十余辈，造告密罗织经数十言，皆有条贯支节张本。布置事状由绪，令其党告之。或投匭以闻。则天多委俊臣按问。俊臣别造枷，号为“突地吼”。遭其枷者，轮转于地，斯须闷绝矣。又作枷有十，号棒名“见即承”。复有铁圈笼头，当讯囚，圈中下楔。其余名号数十，大略如此也。囚人无贵贱，必先例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见之魂胆飞越，无不自诬者。则天重其爵赏以酬之，故更竞劝为酷矣！由是告密者之徒，纷然道路，名流伛俯，阅日而已。朝士因朝，默遭掩袭，至于族灭，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否。”天授中，春官尚书狄仁杰、天官侍郎任令晖、文昌右丞卢献等五人，并为

其罗告。俊臣既以族人家为功，欲引人承反，乃奏请降敕。一问既承同首例，得减死，以胁仁杰等，令承反。杰款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某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其判官王德寿谓杰曰：“尚书事已尔，且得减死。寿今业已受驱策，意欲求少阶级，凭尚书牵杨执柔可乎？”杰曰：“若之何？”寿曰：“尚书昔在春官，执柔任某司员外，引之可也。”杰曰：“皇天厚土，遣狄仁杰行此事耶！”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谢焉。仁杰既承反，所司待日行刑，不复严防，得凭首者求笔砚。折被头帛书之，叙冤苦，置于绵衣中。遣谓德寿曰：“时方热。请赴家人去其绵。”德寿不复疑也。家人得衣中书，杰子光远持之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惘然，召问俊臣曰：“卿言仁杰等承反，今其子弟讼冤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寝处之甚安，亦不去其巾带，则天令通事舍人周琳往视之。俊臣遂命狱人，令假杰等巾带，行立于西，命琳视之。惧俊臣，莫敢西顾，但视东唯诺而已。俊臣令琳少留，附进状。乃令判官妄为杰等作谢死表，代署而进之。凤阁侍郎乐思诲男，年八九岁。其家已族，且隶于司农，上变得召见，言俊臣等苛毒，愿陛下假条反状以付之，无大小皆如状矣。则天意少解，乃召见杰等曰：“卿承反何也？”杰等曰：“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则天曰：“何为作谢死表？”杰等曰：“无”。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因释此五家。俊臣复奏大将军张乾勣，大将军给使范云仙，于洛阳牧院。虔勣等不堪苦，自讼于国有功，言辞颇厉。俊臣命卫士乱刀斩杀之；云仙亦言历事先朝，称使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胆，无敢言者。俊臣累坐赃，出同州参军，逼夺同列参军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寻授河南尉，累迁太仆卿。则天赐其奴婢十人，当授于司农。时西番酋长大将军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

俊臣且止司农赐，令其党罗告斛瑟罗反，将图其婢。诸酋长诣阙，割耳髡面，讼冤者数十人，乃得不族。时綦连耀与刘思礼等有议，长安尉吉顼知之，以语俊臣。俊臣发之，连坐族者数十。俊臣恃擅其功，复罗邁顼。顼得召见庭诉，仅而免。俊臣先逼取太原王庆诜女。俊臣素与河东卫遂忠有旧。忠名行虽不著，然好学，有词辨，酒酣诣俊臣。俊臣方与妻族宴集，应门者妄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家，慢骂辱之。俊臣耻其亲族，命殴击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构隙。俊臣将罗告武氏诸伪王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遂忠发之。则天屡保持，而诸武及公主可惧，共毁之，乃弃市。国人无少长皆怨恨，竞剐其肉。斯须而尽。则天觉悟，降敕曰：“来俊臣，闾巷小人，轻险有素，以其颇申纆谪，当谓微効欵诚。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毁败。南北衙文武将相。咸拟倾危，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既族之，无问士庶男女，相庆于道路。咸曰：“自此以后，乃背得著床，不尔，朝不谋夕矣！”（出《御史台记》）

卷第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吉頊 成王千里 张亶 王旭 京师三豹 张孝嵩
王弘义 谢祐 河内王懿宗 酷吏 杨务廉 李全交

吉 頊

周明堂尉吉頊，夜与监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亲故，为说慕容耀男大觉、小觉，云应两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录状付来俊臣，敕差河内王懿宗推，诛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后俊臣犯事，司刑断死，进状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拢马。上问在外有何事意，頊奏曰：“臣幸预控鹤，为陛下耳目。在外唯怪来俊臣状不出。”上曰：“俊臣于国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远告虺贞反，其事并验。今贞为成州司马，俊臣聚结不逞，诬遣贤良，赃贿如山。冤魂满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上令状出，诛俊臣于西市，敕追于安远还，除尚食奉御。頊有力焉。除頊中丞，赐绯。頊理慕容耀事，以为己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与河内王竞，出为温州司马卒。（出《朝野僉载》）

成王千里

唐成王千里使岭南，取大蛇，长八九尺。以绳缚口，横于门限之下。州县参谒者，呼令入门，但知直视，无复瞻仰，踏蛇而惊，惶惧僵仆，被蛇绕数匝，良久解之，以为戏笑。又取龟及鳖，令人脱衣，纵龟等啮其体，终不肯放，死而后已。其人酸痛号呼，不可复言。王与姬妾共看，以为玩乐。然后以竹刺龟鳖口，遂啮竹而放人。艾灸鳖背，灸痛乃放口。人被惊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复矣。（出《朝野僉载》）

张 亶

唐朔方总官张亶好杀。时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骂默啜，言词甚不逊。书其腹背，凿其肌肤，涅之以墨，灸之以火，不胜痛楚，日夜作虫鸟鸣。然后送与默啜。字者宣讫，齧而杀之。匈奴怨望，不敢降。（出《朝野僉载》）

王 旭

唐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及别宅女妇风声目色，有不承者，以绳勒其阴，令壮士弹竹击之，酸痛不可忍。倒悬一女妇，以石缢其发，遣证与长安尉房恒奸，经三日不承。女妇曰：“侍御如此苦毒，儿死，必诉于冥司。若配入宫，必申于主上，终不相放。”旭惭惧，乃舍之。（出《朝野僉载》）

京师三豹

唐监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师号为三豹。嵩为赤鬣豹，交为白额豹，旭为黑豹。皆狠虐不轨，鸩毒无仪，体性狂疏，精神惨刻。每讯囚，必铺棘卧，削竹签指，方梁压髁，碎瓦搯膝，遣作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犊子悬拘、驴儿拔橛、凤凰晒翅、猕猴钻火、上麦索、下阑单。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锻炼，证是为非。任意指麾。传空为实。周公、孔子，请伏杀人；伯夷、叔齐，求其劫罪。讯劾干堦，水必有期；推鞠湿泥，尘非不入。来俊臣乞为弟子，索元礼求作门生。被迫者皆相谓曰：“牵羊付虎，未有出期。缚鼠与猫，终无脱日。妻子永别。朋友长辞。”京人相要，作咒曰：“若违心负教，横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出《朝野僉载》）

张孝嵩

京兆人高丽家贫，于御史台替勋官递送文牒。其时令史作伪帖，付高丽追人，拟吓钱。事败，令史逃亡，追讨不获。御史张孝嵩捉高丽拷，膝骨落地，两脚俱挛，抑遣代令史承伪。准法断死讫。大理卿状上。故事，准名例律，笃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挛何废造伪？”命两人舁上市斩之。（出《朝野僉载》）

王弘义

王弘义，衡水人也，告变授游击将家。天授中，拜御史，与俊臣罗告衣冠。俊臣败，义亦流于岭南。妄称敕追，时胡无礼以御史使岭南，次于襄邓，会而按之，弘义词穷，乃谓曰：“与公气类。”元礼曰：“足下昔任御史，礼任洛阳尉；礼今任御史，公乃流囚。复何气类。”乃榜杀之。弘义每暑月系囚，必于小房中，积蒿而施毡褥，遭之者，期须气将绝矣，苟自诬或他引，则易于别房。俊臣常行移牒，州县畏惧，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冶葛也。”弘义尝于乡里求旁舍瓜，瓜主吝之。义乃状言。瓜园中有白兔。县吏会人捕逐，期须苗尽矣。内史李照德曰：“昔闻苍鹰狱吏，今见白兔御史。”（出《御史台记》）

谢 祐

周黔府都督谢祐凶险忍毒。则天朝，徙曹王于黔中，祐吓云：“则天赐自尽，祐亲奉进止，更无别敕。”王怖而缢死。后祐于平阁上卧，婢妾十余人同宿，夜不觉刺客截祐首去。后曹王破家，簿录事，得祐首漆之，题谢祐字，以为秽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杀之。（出《朝野佥载》）

河内王懿宗

周默啜贼之陷恒定州。和亲使杨齐庄，敕授三品，入匈奴，遂没贼。将至赵州，襄公段瓚同没，唤庄共出走。庄惧不敢发，瓚遂先归。则天赏之，复旧任。齐庄寻至，敕付河内王懿宗鞠问。庄曰：“昔有人相庄，位至三品，有刀箭厄。庄走出被赶，砍射不死，走得脱来。愿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庄初怀犹豫，请杀之。敕依。引至天津桥南，于卫士铺鼓格上，缚磔手足，令段瓚先射。三发皆中，又段瑾射之中，又令诸司百官谢，箭如猬毛，仍气殫殫然微动。即以刀当心直下，破至阴，剖取心掷地，仍赳赳跳数十回。懿宗之忍毒也如此。（出《朝野僉载》）

酷吏

来俊臣、侯思止、王弘义、郭霸等数十人，为推官。俊臣父操。与乡人蔡本善。本与操樗蒲，赢本钱数十万。本无以酹。遂将其妻冯折。及至操家，已有娠，而产俊臣于禾州。犯盗，遂因密告。则天以忠，累拜侍御史。按制狱，无不会意，拜左台中丞。道路以目。与侯思止等，以告事为罗织。则天于丽景门侧，别置推院，令俊臣等按之。但入新开门。百不全一。弘义戏为例竟门。俊臣与其党朱南山等，造《罗织经》一卷。每鞠囚，无轻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围绕，绝其粮，多抽衣絮以陷之。将有赦，必先尽杀其囚。又作大枷凡十（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得死、十

曰求破家。) 遭其枷者，闷转于地，莫不自诬。则天尤赏之。朝士每入朝，多与妻子诀别。及禁狄仁杰，仁杰置书于绵衣中，请狱吏付家人。家人得之，讼于则天。则天令验之，果冤。问仁杰何以自诬，对曰：“若不承反，即已死于枷棒矣。”俊臣后坐赃，御史劾之，除殿中丞，又拜中丞。复坐赃，出为同州参军，夺同列参军妻。旋为合官尉，又拜洛阳令。复图西番酋长阿史那斛瑟罗婢，称其谋反。其党髡面诣阙讼之，得免。将告诸武太平公主，乃反为其所发，弃市。人竞啖其肉。中宗诏酷吏并配流远恶处，子孙不得仕进。周兴累为司刑少卿，上疏请除李家属籍，后徙岭表，为仇人所杀。傅游艺除左补阙，上书言武氏革命，拜给事中，又为鸾台平章事。天授元年，改姓武氏。梦登湛露殿，陈于所亲，及事发伏诛。游艺一年内，青绿绯紫皆遍转，号为“四时仕宦”。请则天置六道使，死后竟从其言。于是万国俊、丘神勣皆酷虐。思止告舒王元名反，授游击将军。初元礼教思止，上必问候大不识字，但云：“獬豸岂识字，只能触邪。”果问而对，则天大悦，授左台侍御史。又教，上若问要宅，得赐没官者，但云：“臣恶其名，不愿居止。”上又悦。尝按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马，不然吃孟青。”孟青者，姓孟名青，即杀琅邪王冲者也。白司马，坂名。思止庸奴，常以此语吓元忠。元忠不挠，思止以其拒制命、倒曳之。元忠曰：“我如乘恶驴而坠，为镫所挂。”思止又怒，欲奏斩之。元忠曰：“汝为御史，须识礼数。若要元忠头，便将去，何必以锯截将。”思止惊悚，与之坐。思止言音不正，霍献可笑之。思止怒，奏之。则天知，亦大笑。时俊臣逼娶太原王庆诜女，思止亦奏娶赵郡李自挹女，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往年来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大辱国。今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无乃又辱乎？”竟为昭德榜杀。万国俊按岭南，流人三百余人，

拥于水次，一时杀之。来子珣除右台监察，时朝士有不著靴带而朝者，必弹之曰：“臣闻束带立于朝。”举朝大噓。后赐武氏家臣，多按制狱，常衣锦半臂。郭霸应革命举，为监察，又为侍御史。见则天曰：“往年征除敬业，臣愿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上大悦。人呼为“郭四其”。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霸请嗜其粪。元忠不许，竟尝之曰：“其味苦，病即愈。”元忠以其佞，大恶之。尝推苏州刺史索思微，微不胜其捶拷而死。后屡见思微。遂设斋转经。俄见思微止于庭曰：“汝陷我，今来取汝。”霸恐惧，遂自剖腹而卒。时洛桥初成，人便之。则天问人曰：“外有何好事。”舍人张元一素滑稽，曰：“喜洛桥成，幸郭霸死。”（出《神异经》）

杨务廉

唐杨务廉，孝和时，造长宁安乐宅仓库成，特授将作大匠，坐赃数千万免官。又上章，奏开陕州三门，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顾夫并未与价值，苟牵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取顾夫钱余米充数，即注夫逃走，下本贯，禁父母妻子。其牵船夫，皆令系二鍬子胸背，落栈著石，百无一存。道路悲号，声动山谷，皆称杨务廉为人妖。天生此妖，以破残百姓。（出《朝野僉载》）

李全交

唐监察御史李全交等，以罗织酷虐为业，台中号为“人头

罗刹”。殿中王旭，号为“鬼面夜叉。”讯囚引枷柄向前，名为“驴驹拔橛”。缚枷头著树，名曰“犊子悬车”；两手捧枷，累砖于上，号为“仙人献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后拗之，名“玉女登梯”。拷郴州典廖福、司门令史张性，并求神狐魅，皆遣唤鹤作凤，证蛇成龙也。（出《朝野僉载》）

卷第二百六十九

酷暴三

胡元礼 诬刘如璿恶党 宋昱韦儼 萧颖士
李希烈 卢杞 襄样节度 史牟 李绅 胡湊
(以下俱缺文) 韦公干 陈延美 赵思綰 安道进

胡元礼

唐胡元礼，定城人也。进士擢第，累授洛阳尉。则天朝，右台员外监察，寻即真，加朝请大夫。丁忧免，起复，寻检校秋官郎中。累迁司刑少卿、滑州刺史、广州都督。性残忍深刻，不可以情祈。时李日知任司刑丞，每按狱，务从宽。元礼屡折之，日知终不易。尝出一死囚，元礼异，判杀之。与日知往复，至于再三。元礼怒，命府吏谓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无活法。”日知命报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无死法。”竟以两状申，日知果直。时人忌元礼之苛刻，尝于宣仁门外，为冤家罗辱于泥中，幸金吾救助。敕榜仇者百。台中罚元礼五千，以其辱台也。(出《御史台记》)

诬刘如璿恶党

刘如璿事亲以孝闻。解褐唐昌尉累迁乾封尉，为侍御史，转吏部员外。则天朝，自夏官郎中，左授都城令，转南郑令，迁司仆司农少卿秋官侍郎。时来俊臣党人，与司刑府史姓樊者不协，诬以反诛之。其子讼冤于朝堂，无敢理者，乃援刀自剖其腹。朝士莫不目而悚惕，璿不觉唧唧而泪下。俊臣奏云：党恶，下诏狱。”璿诉曰：“年老，因遇秋风而泪下。”俊臣劾之曰：“目下涓涓之泪，作可因风。口称唧唧之声，如何取雪。处以绞刑。”则天特流于瀼州。子景宪讼冤，得征还，复秋官侍郎。辞疾，授兖州都督。好著述，文集四十卷行于代。俊臣但苛虐，无文，其劾乃郑愔之词也。（出《御史台记》）

宋昱韦儼

李林甫是姜皎外甥，杨国忠是张易之外甥。杨国忠为剑南，召募使远赴泸南，粮少路险，常无回者。其剑南行人，每岁，令宋昱、韦儼为御史，迫促郡县征之。人知必死，郡县无以应命。乃设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要路转变，其众中有单贫者即缚之。置密室中，授以絮衣，连枷作队，急递赴役。（出《谭宾录》）

萧颖士

萧颖士性异常严酷。昔有一仆，事之十余载，颖士每一桎

楚百余，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择木，其仆曰：“我非不能他从，迟留者，乃爱其才耳。”（出《摭言》）

李希烈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未陷。驱百姓妇女及輜重，以实壕堑，谓之湿梢。（出《传载》）

卢杞

殿中侍御史郑詹与张镒厚善。每伺卢杞昼寝，辄诣镒。杞知之。他日。杞假寐佯熟，伺詹果来。知与镒偶语。杞遽至镒閤中，詹趋避。杞遂言密事。镒曰：“殿中郑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闻也。”后深劾詹之罪，以排严郢。三司使方按二人，狱犹未具，而杞已奏杀詹黜郢。中外侧目。（出《谭宾录》）

襄样节度

襄阳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及于司空为师，多暴；郑元镇河中，亦暴，远近呼为襄样节度。（出《国史补》）

史 牟

史牟榷盐于解县，初变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余岁，从牟检畦，拾盐一颗以归。牟知，立杖杀之。共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出《国史补》）

李 绅

李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凡戮有罪，犹待秋分，永宁吴尉弟湘，无辜盛夏被杀。崔元藻衔德裕斥己，即翻其辞，因言御史覆狱还，皆对天子，别白是非。权轧天下，使不得对，具狱不付有司，但用绅奏而置湘死。是时德裕已失权，而宗闵故党令狐绹、崔铉、白敏中，皆当路，因是逞憾。以利诱动元藻等，使三司结绅，杖钺作藩，虐杀良平，准神龙诏书。酷吏殁者，官爵皆夺。子孙不得进宦。绅虽亡，请从春秋戮死之比（比字原缺，据《新唐书》六一《李绅传》补）。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贬德裕等。擢汝纳左拾遗，元藻武功令。始绅以文艺、节操见用，然所至务为威烈，或陷暴刻，故卒坐湘冤云。唐李绅既治淮南，决吴湘狱。持法峻，犯者无宥。狡吏奸豪潜形叠迹。然出于独见，僚佑莫敢言。评事李元将弟仲将侨寓江都，李公羁旅时，每馆于元将而叔呼焉。荣达后，元将称弟称侄皆不悦，及为孙，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居郑圃，与绅同年之旧，特来谒。才及旅次，家仆与市人竞。诘其所以，仆曰：“宣州馆驿崔巡官下。”仆与市人皆抵极法，令捕崔至，曰：“昔常识君，到此何不相见。”崔叩头谢曰：“适憩旅舍，日

已迟晚，相公尊重，非时不敢具陈毕礼，伏希哀怜，获归乡里。”遂縻之，具罪笞二十，送过秣陵，貌若死灰，莫敢恸哭。时人相谓曰：“李公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于是邑客黎人，惧罹不测，渡江淮者众矣。主吏启曰：“户口逃亡不少。”绅曰：“汝不见掬麦乎？秀者在下，粃糠随流者不必报来。”忽有少年，势似疏简，自云辛氏子，谒绅。晤对间未甚周至。先是白尚书寄元相公诗曰：“闷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盖谓辛丘度性迂嗜酒，李绅短而能诗。辛氏即丘度子也，谓李曰：“小子每忆白二十二丈诗：‘闷劝畴昔酒，闲吟二十丈诗。’”李笑曰：“辛大有此狂儿，吾敢不存旧矣。”凡是官族，相挟辛氏子之能忤诞。丞相之受侮，刚肠暂屈乎。又有一曹官到任，仪质颇似府公，李见而恶之。书其状曰：“着青把笏，也请料钱。睹此形骸，足可伤叹。”左右皆窃笑焉。又宿将有过请罚，绅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军门，一百也决。”竟不免检撻楚。（出《去溪友议》，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胡 湊

潘之南七十里至办州为陵水郡。办之守曰胡湊，故淮西吴少诚之卒。鸱张荒陬，多法河朔叛将所为。且好蹴鞠，南方马瘠小，不善驰骋，湊每召将吏鞠，且患马之不习，便更命夷民十余辈肩舆，湊攀挥杖，肩者且走且击，旋环如风。稍怠，湊即以策叩其背，亟（纪力反）鞭亟走，用为笑乐。嘻！湊一叛卒耳，彼虽夷獠，天子之民也。天意岂使可封者受毒痛于可诛者乎？湊之不道，弹人刳孕，斯近之矣。岂命吏者以远人为刍狗耶？何其用斯人也毒虐一方之民哉？后一岁，湊以罪闻，诏

流于九直。自办五十里至罗州为招义郡。郡旁海，海有煮海场三。然郡民盗煮，亦不能禁。郡多蜜，洁白如雪。（出《投荒杂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韦公干

崔州东南四十里至琼山郡，太守统兵五百人，兼儋、崖、振、万、安五郡招讨使。凡五郡租赋，一供于招讨使。四郡之隶于琼，琼隶广海中。五州岁赋，廉使不得有一缗，悉以给琼。军用军食，仍仰给于海北诸郡。每广州易帅，仍赐钱五十万以犒秩。琼守虽海渚，岁得金钱，南边经略使不能及。郡守韦公干者，贪而且酷，掠良家子为臧获，如驱犬豕。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太半，有织花缣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有镕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公干前为爱州刺史，境有马援铜柱，公干推镒，货与贾胡。土人不知伏波所铸，且谓神物，哭曰：“使君果坏是，吾属为海神所杀矣。”公干不听，百姓奔诉于都护韩约。约遗书责辱之，乃止。既牧琼，多乌文呿陀，皆奇木也。公干驱木工沿海探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岁，公干以韩约婿受代，命二大舟，一实乌文器杂以银，一实呿陀器杂为金，浮海东去。且令健卒护行。将抵广，木既坚实，金且重，未数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几万斤也。书曰：“货勃而入，亦勃而出。公干不道，残人以得货，竭夷獠之膏血以自厚，徒秽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阴祸阴匿，苟脱人诛，将鬼得诛也。”（出《投荒杂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赵思绾

贼臣赵思绾自倡乱至败，凡食人肝六十六。无非面剖而脍之，至食欲尽，犹宛转叫呼。而戮者人亦一二万。嗟呼！倘非名所仗皇威而剿之，则孰能剪灭黔黎之猘獠？（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安道进

有安道进者，即故云州帅重霸季弟，阿东人也，性凶险。庄宗潜龙时，为小校，常佩剑列于翊卫。忽一日拔而玩之，谓人曰：“此剑也，可以荆钟切玉，孰敢当吾锋芒。”旁有一人曰：“此又是何利器，妄此夸谭。假使吾引颈承之，安能快断乎？”道进曰：“真能引颈乎？”此人以为戏言，乃引颈而前，遂一挥而断。旁人皆惊散。道进携剑，日夜南驰，投于梁主。梁主壮之，俾隶淮之镇戍。有掌庖吏，进谓曰：“古人谓洞其七札为能，吾之铍镞，可彻其十札矣。尔辈安知之？”吏轻之曰：“使我开襟俟之，能彻吾腹乎？”安曰：“试敢开襟否？”吏即开其襟，道进一发而殪之，利镞迳过，植于墙上。安蓄一犬一婢，遂掣而南奔。昼则从于卢荻中，夜则望星斗而窜。又时看眼中神光，光多处为利方，光少处为不利，既能伏气，遂绝粒。经时抵江湖间，左挈婢，右携犬，而辙浮渡，殊无所损。淮帅得之，擢为裨将。赐与甚丰。时兄重霸事蜀，亦为列校，闻弟在吴，乃告王。蜀主王嘉其意，发一介以请之。迨至蜀，亦为主将，后领兵戍于天水营长道县。重霸为招讨马步使，驻

于秦亭县。民有爱子，托之于安，命之曰厅子。道进适往户外，厅子偶经行于寝之前。安疑之，大怒，遂腰斩而投于井。其家号诉于霸，传送招讨使王公。至于南梁，王公不忍加害，表救活之。及憾其元昆，又欲害其家族。兄家闲卜户防之。蜀破，道进东归。明宗补为诸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有过，鞭背卒。（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卷第二百七十

妇人一

此卷宋版原缺，予考家藏诸书得十一人补之，其余缺文尚俟他日，十山谈恺志（本卷原缺，谈氏初印本有此卷，未知所出，后印本撤出。附增识语云云，今将初印本此卷附录于后，以资参考）。

洗氏 卫敬瑜妻 周迪妻 邹待征妻 窦烈女
郑神佐女 卢夫人 符凤妻 吕荣 封景文
高彦昭女 李诞女 （以下俱缺） 义成妻
魏知古妻 侯四娘 郑路女 邹仆妻 歌者妇

洗 氏

洗氏。高凉人。世为南越首领，部落十余万。幼贤明，在父母家，能抚循部众，压服诸越。高凉太守冯宝闻其志行，聘为妻。每与夫宝，参决词讼，政令有序。侯景反，都督萧勃征兵入援，遗刺史李迁仁召宝。宝欲往，氏疑其反，止之。后果反。宝卒，岭表大乱，氏怀集之，百越晏然。子仆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诏册氏为高凉郡太夫人，赉繡幃油络驷马安车，

鼓吹麾幢旌节，如刺史之仪。仆卒。百越号夫人为圣母。王仲宣反，夫人帅师败之。亲披甲乘马，巡抚诸州，岭南悉定。封谯国夫人。幕府署长史，官属给印章，便宜行事。皇后赐以首饰及宴服一袭。时番州总管赵纳贪虐，黎獠多亡叛。夫人上封事论之，敕夫人招慰。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德意，所过皆降。文帝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卒谥诚敬。

洗 氏

洗氏高州保宁人也。身長七尺，多智谋，有三人之力，两乳长二尺余。或冒热远行，两乳搭在肩上。秦末五岭丧乱，洗氏点集军丁，固护乡里，蛮夷酋长不敢侵轶。及赵陀称王，遍霸岭表，洗氏乃赍军装物用二百担入覲。赵陀大慰悦。与之言时政及论兵法，智辩纵横，陀竟不能折。授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邻郡赖之。今南道多洗姓，多其支流也。（出《岭表录异》，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卫敬瑜妻

卫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为誓，不许。户有巢燕，常双飞，后忽孤飞，女感其偏栖，乃以缕系脚为誌。后岁，此燕果复来，犹带前缕。妻为诗曰：“昔年无偶去，今春又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南雍州记》）

周迪妻

周迪妻某氏。迪善贾，往来广陵，会毕师铎乱，人相略卖以食。迪饥将绝，妻曰：“今欲归，不两全。君亲在，不可并死。愿见卖以济君行。”迪不忍，妻固与诣（诣原作请，据黄本改）肆，售得数千钱以奉迪。至城门，守者谁何，疑其诒，与迪至肆问状，见妻首已在于研突。迪裹余体归葬之。（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邹待征妻

邹待征妻薄者，武康尉自牧之女也。从待征官江阴。袁晁乱，待征解印窜匿，薄为贼所掠，将污之，不从。语家媪，使报待征曰：“我义不辱。”即死于水。贼去，得其尸，义声动江南。闻人李华作《哀节妇赋》曰：昔岁群（群原作随，据《全唐文》卷三一四改）盗并起，横行海浙。江阴万户，化为凝血。无石不焚，无玉不折。峨峨薄媛，炯然名节。自牧之子，邹征之妻。玉德兰姿，女之英兮。邹也避祸，伏于榛莽。婉如之宾，执为囚虏。匍匐泥沙，极望无睹。出授官之告，托垂白之姥。姥感夫人，爰达邹君。兵解求尸，在于江滨。哀风起为连波，痛气结为孤云。鳧雁为之哀鸣，日月为之蒙昏。端标移景而恒直，劲芳贯霜而犹存。知子莫如父，诚哉长者之言。（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窦烈女

奉天县窦氏二女伯娘、仲娘，虽长于村野，而幼有志操。住与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贼数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闻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于岩窟间。贼徒拟为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数十步，又曳仲娘出，贼相顾自慰。行临深谷，伯娘曰：“我岂受贼污辱。”乃投之于谷。贼方惊骇，仲娘又投于谷。谷深数百尺，姊寻卒，仲娘脚拆面破，血流被体，气绝良久而苏。贼义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贞烈，奏之，诏旌表门闾，长免丁役，二女葬事官给。京兆尹曹陆海，首赋以美之。（未注出处，谈氏引自《唐书烈女传》）

烈女姓窦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为汴州户曹掾。桂娘美颜色，读书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门取桂娘去。将出门，顾其父曰：“慎无戚戚，必能灭贼，使大人取富贵于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侧，复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虽妻子不知者，悉皆得闻。希烈归蔡州，桂娘谓希烈曰：“忠而勇，一军莫如陈仙奇。其妻窦氏，仙奇宠且信之。愿得相往来，以姊妹叙齿，因徐说之，以坚仙奇之心。”希烈然之。因以姊事仙奇妻。尝间谓曰：“贼凶残不道，迟晚必败，姊因早图遗种之地。”仙奇妻然之。兴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发丧，欲尽诛老将校，俾少者代之。计未决，有献含桃者。桂娘曰：“希烈子谓分遗仙奇妻。”且以示无事于外。因为蜡帛书曰：“前日已死，殡在后堂。欲诛大臣。须自为计。”次朱染帛丸如含桃。仙奇发丸见之，言于薛育曰：“两日称疾，但怪乐曲杂发，尽夜不绝，此乃有谋未定，示暇于外，事不疑矣。”明日，仙奇薛育各以所部兵噪于衙门，请见希烈。烈子

迫出拜，愿去伪号，一如李纳。仙奇曰：“尔悖逆，天子有命。”因斩希烈妻及子函七首以献，陈尸于市。后两月，吴少诚杀仙奇，知桂娘谋，因亦杀之。（出《樊川集》，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郑神佐女

大中五年，兖州瑕丘县人郑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许适雄牙官李玄庆。神佐亦为官健，戍庆州。时党项叛，神佐战死，其母先亡，无子。女以父战歿边城，无由得还，乃剪发坏形，自往庆州，护父丧还。至瑕丘县进贤乡马青村，与母合葬。便庐于坟所，手植松桧，誓不适人。节度使萧俟以状奏之曰：伏以闾里之中，罕知礼教。女子之性，尤昧义方。郑氏女痛结穷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磧。归父遗骸。远自边陲，得还闾里。感蓼莪以积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励贞方之节。诏旌表门闾。□赞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贞。礼以自防，义不苟生。彤管有炜，兰闺振声。”关雎”合雅，始号文明。（未注出处，谈氏引自《唐书·列女传》）

卢夫人

卢夫人，房玄龄妻也。玄龄微时，病且死，诿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他。会玄龄良愈，礼之终身。□按《妒妇记》。亦有夫人，何贤于微时而妒于荣显邪？予于是而有感。（原缺出

处，许刻本作《朝野僉载》）

符凤妻

玉英，唐时符凤妻也，尤姝美。凤以罪徙儋州，至南海，为獠贼所杀，胁玉英私之。对曰：“一妇人不足以事众男子，请推一长者。”贼然之，乃请更衣。有顷，盛服立于舟上，骂曰：“受贼辱，不如死。”遂自沉于海。（原缺出处。许刻本作《朝野僉载》）

吕 荣

许升妻吕氏字荣。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荣尝躬勤家业，以奉养其姑，数劝升修学。每有不善，辄流涕进规。荣父积忿疾升。乃呼荣，欲改嫁之。荣叹曰：“命之所遭，义无离贰。”终不肯归。升感激自励，乃寻师远学，遂以成名。寻被本州辟命，行至寿春，为盗所杀。刺史尹耀捕盗得之。荣迎丧于路，闻而诣州，请甘心仇人。耀听之。荣乃手断其头，以祭升灵。所郡遭寇贼，贼欲犯之，荣逾垣走。贼拔刀追之，贼曰：“从我则生，不从我则死。”荣曰：“义不以身受辱。”寇虏遂杀之。是日，疾风暴雨。雷电晦冥，贼惶惧，叩头谢罪，乃殡葬之。

封景文

殷保晦妻，封敖孙也，名绚字景文，能文章草隶。保晦历校书郎，黄巢入长安，共匿兰陵里。明日，保晦逃，贼悦封色，欲取之，固拒。贼诱悦万词，不答。贼怒勃然曰：“从则生，不然，正膏我剑。”封骂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犹生也。”终不从逆贼手，遂遇害。保晦归，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号而绝。（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高彦昭女

高愍女名妹妹。父彦昭，事正己，及纳拒命，质其妻子，使（子使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守濮阳。建中二年，挈城归河南都统刘玄佐。屠其家，时女七岁，母李怜其幼，请免死为婢，许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赖而生。”母兄将被刑，遍拜四方，女问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义诛，神尚何知而拜之。”问父所在，西向哭，再拜就死。德宗骇叹，诏太常谥曰“愍”，诸儒争为之谏。彦昭从玄佐救宁陵，复汴州，授颖州刺史，朝廷录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赠陕州都督。（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广德神异录》）

李诞女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长七

八丈，围一丈。土俗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与人梦，或喻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辄夜出吞噬之。累年如此。前后已用九女。一岁将祀之，募索未得。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留。今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缡絜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不听去。终不可禁止。寄乃行，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作数石米糍蜜麸以置穴口。蛇夜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糍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啗咋。寄从后斫。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越王闻之，聘寄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赐赏。自是东治无复妖邪之法。其歌谣至今存焉。（出《法苑珠林》，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义成妻

汉源县人义成妻，壮年无子。夫死将葬，及先殯时，含毒药酒，至未入墓时，抚棺吞之而死。乃为合葬焉。时以状闻，有诏赐帛。事见常璩《国志》。（出《黎州国经》，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魏知古妻

唐工部尚书魏知古，性雅正，善属文。年七十，卒于位。妻苏氏不哭。比至，香水洗浴，含袭讫，举声一恸而绝。与尚书同日合丧。时奇其节，以为前代未之有。（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侯四娘

至德元年，史思明未平，卫州有妇人侯四娘等三人，刺血谒于军前，愿入义营讨贼。（出《独异志》，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郑路女

郑路昆仲有为江外官者，维舟江渚。群偷奄至，即以所有金帛罗列岸上，而恣贼运取。贼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则美色，贼潜知之矣。骨肉相顾，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请行。其贼即具小舟，载之而去。谓贼曰：君虽为偷，得无所居与亲属焉？然吾家衣冠族也。既为汝妻，岂以无礼见逼。若达所止，一会亲族，以托好仇足矣。”贼曰：“诺。”又指所偕来二婢曰：“公既以偷为名，此婢不当有，为公计，不若归吾家。”贼以貌美，其言且顺，顾已无不可者，即自鼓其棹，载二婢而去。女于是赴江而死。（出《玉泉子》，原缺，

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邹仆妻

梁末龙德壬午岁，襄州都军务邹景温移职于徐，亦绾都军之务。有劲仆（失其姓名），自恃拳勇，独与妻策驴以路。至宋州东芒碭泽，素多贼盗，行旅或孤，则鲜有获免者。其日与妻偕憩于坡之半双柳树下，大咤曰：“闻此素多豪客，岂无一人与吾曹决胜负乎！”言粗毕，有五六盗自丛薄间跃出，一夫自后双手交抱，搏而仆之，其徒遽扼其喉，抽短刃以断之。斯仆随身兵刃。略无所施，盖掩其不备也。唯妻在侧，殊无惶骇，但矫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耻也。吾比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于此。孰谓无神明也！”贼谓诚至而不杀，与行李并二驴驱以南迈。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达孤庄南而息焉。庄之门有器甲，盖近戍讎警之卒也。其妇遂径入村人之中堂，盗亦谓其谋食，不疑也。乃泣拜其总首，且告其夫适遭屠戮之状。总首闻之，潜召其徒，俱时执缚，唯一盗得逸。械送亳城，咸弃于市。其妇则返襄阳，还削为尼，誓终焉之志。（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歌者妇

南中有大帅，世袭爵位，然颇恣横。有善歌者。与其夫自北而至，颇有容色。帅闻而召之。每入，辄与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余态。帅欲私之，妇拒而不许。帅密遣人害其夫而

置妇于别室，多其珠翠，以悦其意。逾年往诣之，妇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变。及就榻。妇忽出白刃于袖中，擒帅而欲刺之。帅掣肘而逸，妇逐之。适有二奴居前阖其扉，由是获免。旋遣人执之，已自断其颈矣。（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卷第二百七十一

妇人二

贤妇

徐才人 卢氏 董氏 高睿妻 崔敬女 李畬母 卢献女
邓廉妻 肃宗朝公主 潘炎妻 刘皇后 河池妇人 贺氏

才妇

谢道韞 杨容华 上官昭容 张氏 杜羔妻 张睽妻
关图妹 鱼玄机 牛肃女 慎氏 薛媛 孙氏

贤妇

徐才人

徐氏名惠，坚之女也，生五月能言。唐太宗以为才人，特迁为充容。军旅未宁，上疏谏修宫室，词甚典美。上然之。
(出《大事神异运》)

卢 氏

狄仁杰之为相也，有卢氏堂姨居于午桥南别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尝来都城亲戚家。仁杰每伏腊晦朔，修礼甚谨。常经雪后休假，仁杰因候卢姨安否。适表弟挟弓矢，携雉兔而来归，进膳于母，顾揖仁杰，意甚轻简。仁杰因启于姨曰：“某今为相，表弟有何乐从，愿悉力从其旨。”姨曰：“相自贵。尔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仁杰大惭而退。（出《松窗杂录》）

董 氏

则天朝，太仆卿来俊臣之强盛，朝官侧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谏止之曰：“俊臣国贼也，势不久。一朝事坏，奸党先遭。君可敬而远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为涪州武隆令。敏欲弃官归，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参州将，错题一张纸，州将展看，尾后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为县令？”不放上。敏忧闷无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贼破武隆，杀旧县令，略家口并尽。敏以不计上获全。后俊臣诛，逐其党流岭南，敏又获免。（出《朝野僉载》）

高睿妻

赵州刺史高睿妻秦氏。默啜贼破定州部，至赵州，长史已

下，开门纳贼。睿计无所出，与秦氏仰药而诈死。舁至啜所，良久，啜以金狮子带紫袍示之曰：“降，我与尔官，不降即死。”睿视而无言，但顾其妇秦氏。秦氏曰：“受国恩，报在此。今日受贼一品，何足为荣？”俱合眼不语。经两日，贼知不可屈，乃杀之。（出《朝野僉载》）

崔敬女

唐冀州长史吉懋，欲为男项娶南宫县丞崔敬女。敬不许。因有故。胁以求亲。敬惧而许之。择日下函。并花车。卒至门首。敬妻郑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底不曾有吉郎。女坚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难。杀身救解。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遂登车而去。项迁平章事。贤妻达节。谈者荣之。项坐与河内王武懿宗争竞。出为温州司马而卒。（出《朝野僉载》）

李畬母

监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贞洁。畬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又问：“车脚钱几？”又曰：“御史例不还脚车钱。”母怒，令送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畬。畬乃追仓官科罪。诸御史皆有惭色。（出《朝野僉载》）

卢献女

文昌左丞卢献第二女，先适郑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姿容端秀，颜调甚高。姊夫羽林将军李思冲，姊亡之后，奏请续亲，许之。兄弟并不敢白。思冲择日备礼，贽币甚盛，执致就宅。卢氏拒关，抗声詈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逾垣至所亲家，截发。冲奏之，敕不夺其志。后为尼，甚精进。（出《朝野僉载》）

邓廉妻

沧州弓高邓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设灵几，每日三上食临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梦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为偶，李氏睡中不许之。自后每夜梦见，李氏竟不受。以为精魅，书符咒禁，终莫能绝。李氏叹曰：“吾誓不移节，而为此所挠，盖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发，麻衣不诮，蓬鬓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谢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夺也。”自是不复梦见。郡守旌其门闾，至今尚有节妇里。（出《朝野僉载》）

肃宗朝公主

肃宗宴于宫中，女优弄假戏，有绿衣秉简为参军者。天宝末，蕃将阿布恩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隶乐工，是以

遂令为参军之战。公主谏曰：“禁中妓女不少，何必须得此人？使阿布恩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横，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为笑谑之具哉？妾虽至愚，深以为不可。”上亦悯恻，遂罢戏而免阿布恩之妻。由是贤重公主。（公主即柳晟之母也，出《因话录》）

潘炎妻

潘炎侍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恩渥极其异。妻刘晏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见。乃遗阍者三百缣。夫人知之，谓潘曰：“岂为人臣，而京尹愿一谒见，遗奴三百缣。”其危可知也。”遽劝潘公避位。子孟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惕，谓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必之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试会尔同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帘视之。既罢会，喜曰：“皆尔侑也，不足忧矣。”问：“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出《幽闲鼓吹》）

刘皇后

后唐太祖至州上源驿之变，太祖愤恨，欲回军攻之，刘皇后时随军行，谓太祖曰：“公为国讨贼，而以杯酒私忿。若攻城，即曲在于我，不如回师，自有朝廷可以论列。”于是班师。天复中，周德威为汴军所败，三军溃散。汴军乘我，太祖危惧。与德威议出保云州。刘皇后曰：“妾闻王欲弃城而入外藩。谁

为此画？”曰：“存信辈所言。”刘后曰：“存信本北蕃牧羊儿也，焉顾成败？王常笑王行瑜弃城（城字原缺，据《北梦琐言》补）失势，被人屠割，今复欲效之也？王顷岁避难达靼，几遭陷害。赖遇朝廷多事，方得复归。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测之变。焉能远及北蕃？”遂止。居数日，亡散之士复集，军城安堵。刘后之力也。（出《北梦琐言》）

河池妇人

梁祖攻围岐陇之年，引兵至于凤翔。秦师李茂贞，遣戎校李继朗统众救之，至则大捷，生降七千余人。及旋军，于河池县掠获一少妇，甚有颜色。继朗悦之，寝处于兵幕之下。西迈十五余程，每欲逼之，即云：“我姑严夫妬，请以死代之。”戎师怒，胁力以威，终莫能屈。师笑而悯之，竟不能犯。使人送还其家。（出《玉堂闲话》）

贺氏

兖州有民家妇姓贺氏，里人谓之织女。父母以农为业。其丈夫则负担贩卖，往来于郡。贺初为妇，未浹旬，其夫出外。每出，数年方至，至则数日复出。其所获利，蓄别妇于他所，不以一钱济家。贺知之，每夫还，欣然奉事，未尝形于颜色。夫惭愧不自得，更非理殴骂之，妇亦不之酬对。其姑已老且病，凛馁切骨。妇傭织以资之，所得傭值，尽归其姑，已则寒馁。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妇益加恭敬，下气怡声，以悦其意，终

无怨叹。夫尝挈所爱至家，贺以女弟呼之，略无愠色。贺为妇二十余年，其夫无半年在家，而能勤力奉养，始终无怨，可谓贤孝矣。（出《玉堂闲话》）

才妇

谢道韞

王凝之妻谢道韞。王献之与客谈义不胜，道韞遣婢白曰：“请与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障自蔽，与客谈，客不能屈。（出《独异志》）

杨容华

杨盈川侄女曰容华。幼善属文。尝为《新妆》诗，好事者多传之。诗曰：“宿鸟惊眠罢，房栊乘晓开。凤钗金作缕，鸾镜玉为台。妆似临池出，人疑月下来。自怜终不见，欲去复徘徊。”（出《朝野僉载》）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郑氏梦神人畀之大秤，以此可秤量天下。生弥月，郑弄之曰：“尔非秤量天下乎？”孩哑应之曰：“是”。襁中遇家祸，入掖庭。年十四，聪达敏识，才华无比。

天后闻而试之，援笔立成，皆如宿构。自通天后，建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至若幽求英隲，郁兴词藻。国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颇外通朋党，轻弄权势，朝廷畏之矣。玄宗平难，被诛。（出《景龙文馆记》）

张氏

燕文贞公张说，其女嫁卢氏。尝谓舅求官，候父朝下而问焉。父不语，但指搢床龟而示之。女拜而归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出《传载》）

杜羔妻

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中第，乃归。将至家，妻即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回去，竟登第。（出《玉泉子》）

张睽妻

会昌中，边将张睽防戍十有余年。其妻侯氏，绣回文作龟形诗，诣阙进上。诗曰：“睽离已是十秋疆，对镜哪堪重理妆。闻雁几回修尺素，见霜先为制衣裳。开箱迭练先垂泪，拂杵调

砧更断肠。绣作龟形献天子，愿教征客早还乡。”敕赐绢三百疋，以彰才美。（出《抒情诗》）

关图妹

关图有一妹甚聪惠，文学书札，罔不动人。图常语同僚曰：“某家有一进士，所恨不栉耳。”后寓居江陵。有鲑贾常某者，囊畜千金，三峡人也，亦家于江陵。深结託图，图亦以长者待之。数载，常公殂。有一子，状貌颇有儒雅之风纪，而略晓文墨，图竟以其妹妻之。则常修也。关氏乃与修读书，习二十余年，才学优博，越绝流辈。咸通六年登科，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东罗隐下第东归，有诗别修云：“六载辛勤九陌中，却寻歧路五湖东。名惭桂苑一枝绿，绘忆松江满棹红。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惟应鲍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风。”又《广陵秋夜读修所赋三篇》，复吟寄修云：“入蜀还吴三首诗，藏于篋笥重于师。剑关夜读相如听，瓜步秋吟炀帝悲。物景也知输健笔，时情谁不许高枝。明年二月东风里，江岛闲人慰所思。”修名望若此，关氏亦有助焉。后修卒，关氏自为文祭之。时人竟相传写。（出《南楚新闻》）

鱼玄机

女道士鱼玄机字惠兰，甚有才思。咸通中，适李亿补阙。后爱衰下山，隶咸宜观为道士。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又云：“蕙兰销歇归春圃，杨柳东西绊客舟。”自是

纵怀，乃倡妇也。竟以杀侍婢，为京尹温璋杀之，有集行于世。（出《北梦琐言》）

牛肃女

牛肃长女曰应贞，适弘农杨唐源。少而聪颖，经耳必诵。年十三，凡诵佛经三百余卷，儒书子史又数百余卷，亲族惊异之。初应贞未读《左传》。方拟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诵《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终智伯贪而复，故韩魏反而丧之，凡三十卷，一字无遗，天晓而毕。当诵时，若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惊骇，数呼之，都不答。诵已而觉，问何故，亦不知。试令开卷，则亦精熟矣，问不答。著文章百余首。后遂学穷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与文人谈论文，皆古之知名者，往来答难，或称王弼、郑玄、王衍、陆机，辩论烽起；或与文人论文，皆古之知名者；或论文章、谈名理、往往数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今采其文《魍魎问影赋》。著千篇。其序曰：庚辰岁，予婴沉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毁顿精神，羸悴形体。药物救疗，有加无瘳。感庄子有魍魎责影之义，故假之为赋，庶解疾焉。魍魎问于予影曰：“君英达之人，聪明之子，学包六艺，文兼百氏，赜道家之秘言，探释部之幽旨；既虔恭于中馈，又希慕于前史；不矫枉以干名，不毁物而成己。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烦冤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与子兮相亲。何不诲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伦。异莱妻之乐道，殊鸿妇之安贫。岂痼疾而无生赖，将微贱而欲忘身。今节变岁移，腊终春首。照晴光于郊甸，动暄气于梅柳。水解冻而绕轩，风扇和而入牖。固可蠲

忧释疾，怡神养寿。何默尔无营，自贻伊咎。仆于是勃然而应曰：“子居于无人之域，游乎魑魅之乡。形既图于夏鼎，名又著于蒙庄。何所见之不博，何所谈之不长。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见。岂言谈之足晓，何节物之能辨。随晦明以兴灭，逐形骸以迁变。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视阴，而迟暮之心可见。伊美恶兮由己，影何辜而遇谴。且予闻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极昏兮默。达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时运之通塞。悔吝不能缠，荣耀不能惑。丧之不以为丧，得之不以为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赏芳春，责予之不贵华饰。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测。”言未卒，魑魍惕然而惊，叹而起曰：“仆生于绝域之外，长于荒遐之境，未晓智者之处身，是以造君而问影。既谈玄之至妙，请终身以藏屏。”初应贞梦裂书而食之，每梦食数十卷，则文体一变。如是非一，遂工为赋颂。文名曰遗芳。（出《记闻》）

慎氏

慎氏，北陵虔亭儒家之女也。三史严灌夫因游览，遂结姻好，同载归蕲春。经十余年无嗣息，灌夫乃拾其过而出妻，令归二浙。慎氏慨然登舟，亲戚临流相送，妻乃为诗以诀灌夫。灌夫览之凄感，遂为妇道如初。慎氏诗曰：“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饷间。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出《云谿友议》）

薛媛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游陈颖。岁久，颖守慕其仪范，将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知于颖牧，忽不思义，而辄已诺之。遂遣家仆归取琴书，似无返旧之心。或谓求道青城，访僧衡岳，不复留心于名宦也。其妻薛媛善书画，妙属文，亦微知其意。乃对镜图其形。并诗四韵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诗，甚惭，遽有隽不疑之让，夫妇遂偕老焉。里语曰：“当时妇弃夫，今日夫弃妇。若不逞丹青，空房应独自。”薛媛《写真寄夫》诗曰：“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端。已经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出《云谿友议》）

孙氏

乐昌孙氏，进士孟昌期之内子，善为诗。一旦并焚其集，以为才思非妇人之事。自是专以妇道内治。孙有《代夫赠人白蜡烛》诗曰：“景胜银缸香比兰，一条白玉逼人寒。他时紫禁春风夜，醉草天书仔细看。”又有《闻琴》诗曰：“玉指朱弦轧复清，湘妃愁怨最难听。初疑飒飒凉风动，又似萧萧暮雨零。近若流泉来碧嶂，远如鹤下青冥。夜深弹罢堪惆怅，雾湿丛兰月满庭。又《谢人送酒》诗曰：“诗（明钞本诗作谢）将清酒寄愁人，澄彻甘香气味真。好是绿窗风月夜，一杯摇荡满怀春。”（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七十二

妇人三

美妇人

夷光 丽娟 赵飞燕 薛灵芸 孙亮姬朝姝
蜀甘后 石崇婢翾风 浙东舞女

妒妇

车武子妻 段氏 王导妻 杜兰香 任瑰妻 杨弘武妻
房孺复妻 李廷璧妻 张褐妻 吴宗文 蜀功臣 秦骑将

美妇人

夷 光

越谋灭吴，畜天下奇宝、美人、异味，以进于吴。得阴峰之瑶，古皇之骥，湘沅之鰓；又有美女，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贡于吴。吴处于椒花之房，贯细珠以为帘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二人当轩并坐，理镜靓妆于珠幌之内。窃窥者莫

不动心惊魂，谓之“神人”。吴王夫差目之，若双鸾之在轻雾，沚水之漾秋藻。妖惑既深，怠于国政。及越兵入国。乃抱二人以逃吴苑。越军既入，见二人在竹树下，皆言“神女”。望而不侵。今吴城蛇门内有折株，尚为祠神女之处。（出《王子年拾遗记》）

丽 娟

汉武帝所幸宫人，名曰丽娟，年始十四。玉肤柔软，吹气如兰，身轻弱，不欲衣纓拂，恐伤为痕。每歌，李延年和之。于□芝生殿旁，唱回风之曲，庭中树为之翻落。常致娟于琉璃帐，恐垢污体也。常（恐垢污体也常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以衣带系娟被，闭于重幕中，恐随风起。娟（娟原作媚，据黄本改）以琥珀为佩，置衣裙里，不使人知，乃言骨节自鸣，相与为神怪也。（以琥珀为佩至为神怪也二十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出《洞冥记》）

赵飞燕

汉赵飞燕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不能及也。但弱骨丰肌，尤笑语。二人并色如红玉，当时第一，擅殊（殊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宠后宫。（出《西京杂记》）

薛灵芸

魏文帝所爱美人薛灵芸，常山人也。父名邺，为鄆乡亭长，母陈氏，随邺舍于亭傍居。生穷贱，至夜，每聚邻妇绩，以麻藁自照。灵芸年十五，容貌绝世，间中少年多以夜时来窥，终不得见。咸熙元年，谷习出守常山郡，闻亭长有美女而家甚贫。时文帝选良家子女，以入六宫，习以千金宝赂聘之。既得，便以献文帝。灵芸闻别父母，歔歔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盛泪，壶中即如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帝遣车十乘，以迎灵芸。车皆镂宝为轮，丹画其毂。轳前有杂宝，为龙凤衔百子铃，锵和鸣，响于林野。驾青色骈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涂国所献，足如马蹄也。道侧烧石叶之香，此石重叠，状如云母，其气辟恶厉之疾，腹题国所献也。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噎路，尘起蔽于星月，时人谓为“尘霄”。又筑土为台，基高三十丈，列烛于台下，而名曰“烛台”，远望如列星之坠地。又于大道之旁，一里致一铜表，高五尺，以志里数。故行者歌曰：“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此上七字，是妖辞也）。”时为铜柱，以志里数于道侧，是“土上出金”之义；以烛致台，而则火在土下之义。汉火德王，魏土魏王，火伏而土兴也，土上出金，魏灭而晋兴也。灵芸未至京师十里，帝乘雕玉之辇，以望车徒之盛，叹曰：“昔者言‘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今非云非雨，非朝非暮。”因改灵芸之名为“夜来”。入宫乘宠爱。外国献火珠龙鸾之钗，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胜，况乎龙凤之重！”乃止而不进。夜来妙于女工，虽处于深帷重幄之内，不用灯烛，裁

制立成。非夜来所缝制，帝不服也。宫中号曰“神针”。（出《王子年拾遗记》）

孙亮姬朝姝

孙亮作绿琉璃屏风，甚薄而莹澈，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尝爱宠四姬，皆振古绝色：一名朝姝，二名丽居，三名洛珍，四名洁华。使四人坐屏风内，而外望之，如无隔，唯香气不通于外。为四人合四气香，此香殊方异国所献，凡经岁践躐宴息之处，香气沾衣，历年弥盛，百浣不歇，因名《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丽居、洛珍、洁华香。亮每游，此四人皆同与席，使来侍，皆以香名前后为次，不得相乱。所居室为《思香媚寝》。（出《王子年拾遗记》）

蜀甘后

蜀先主甘后，沛人，生于贱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后贵，位极宫掖。”及后生而体貌特异，年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致后于白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致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常称玉之所贵，比德君子，况为人形，而可不玩乎？甘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唯嫉甘后，而亦妬玉人。后常欲琢毁坏之，乃戒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为宝，《春秋》美之，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经怀。凡诬惑生疑。勿复进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当时君子以

甘后为神智妇人。(出《王子年拾遗记》)

石崇婢翾风

石季伦所爱婢，名翾风，魏末，于胡中买得之。年始十岁，使房内养之，至年十五，无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态见美。妙别玉声，能观金色。石氏之富，财比王家，骄奢当世。珍宝瑰奇，视如瓦砾，聚如粪土，皆殊方异国所得，莫有辨识其处者。使翾风别其声色，并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声沉重而性温润，佩服益人性灵；东方南方，玉声清洁而性清凉，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艳者数千人，翾风最以文辞擅爱。石崇常语之曰：“吾百年之后，当指白日，以汝为殉。”答曰：“生爱死离，不如无爱，妾得为殉，身其何朽！”于是弥见宠爱。崇常择美容姿相类者数十人，装饰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视不相分别，常侍于侧。使翾风调玉以付工人，为倒龙之珮，萦金为凤冠之钗，刻玉为倒龙之势，铸金象凤凰之形。结袖绕楹而舞，昼夜相接，谓之“常舞”。若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听珮声，视钗色，玉声轻者居前，金色艳者居后，以为行次而进也。使数十人各含异香，使行而笑语，则口气从风而扬。又筛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致象床上，使所爱践之无迹，即赐珍珠百粒；若有迹者，则节其饮食，令体轻弱。乃闺中相戏曰：“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粒真珠？”及翾风年至三十，妙年者争嫉之，或言“胡女不可为群”，竞相排毁。崇受谮润之言，即退翾风为房老，使主群少。乃怀怨怼而作五言诗，诗曰：“春华谁不美？卒伤秋落时；哽咽追自泣，鄙退岂所期？桂芬徒自蠹，失爱在蛾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

并歌此为乐曲，至晋末乃止。（出《王子年拾遗记》）

浙东舞女

宝历二年，浙东贡舞女二人：一曰飞燕，一曰轻风。修眉黦首，兰气融冶。冬不纡衣，夏无汗体。所食多荔枝榘实，金屑龙脑之类。带轻金之冠，鞞罗衣无缝而成。其文织巧，人未能识。轻金冠以金丝结之，为鸾鹤之状，仍饰以五彩细珠，玲珑相续，可高一尺，秤之无三二钱，上更琢玉芙蓉以为顶。二女歌舞台，每夜歌舞一发，如鸾凤之音，百鸟莫不翔集其上，及于庭际。舞态艳逸，非人间所有。每歌罢，上令内人藏之金屋宝帐，盖恐风日故也。由是宫中女曰：“宝帐香重重，一双红芙蓉。”（出《杜阳杂编》）

妒妇

车武子妻

俗说，车武子妻大妒。呼其妇兄宿，取一绛裙衣，挂屏风上。其妇拔刀径上床，发被，乃其兄也，惭而退。（出《要录》）

段氏

临济有妒妇津。传言晋太始中，刘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

妒忌。伯玉尝于妻前诵《洛神赋》。语其妻曰：“取妇得如此，吾无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轻我？吾死，何患不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后七日，梦见与伯玉曰：“君本愿神，吾今得为神矣。”伯玉遂终身不复渡水。有妇人渡此津者，皆坏衣枉妆，然后敢济。不尔，风波暴发。丑妇虽妆饰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妇人渡河无风浪者，以为丑不能致水神。丑妇讳之，莫不皆自毁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齐人语曰：“欲求好妇，立在津口。妇人水傍，好丑自彰。”（出《酉阳杂俎》）

王导妻

王导妻曹氏甚妒忌，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有妍少者，必加诮责。乃密营别馆，众妾罗列，有数男。曹氏知，大惊恚，乃将黄门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欲出讨寻。王公遽命驾，患迟，乃亲以尘尾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驰，乃得先至。司徒蔡謨闻，乃诣王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知否？”王自叙谋志，蔡曰：“不闻余物，惟闻短辕犊车，长柄尘尾耳。导大惭。”（出《炉》记）

杜兰香

杜兰香降张硕。硕妻无子，娶妾。妻妒无已，硕谓香：“如此云何？”香曰：“此易治耳。”言卒而硕妻患创委顿。硕曰：“妻将死如何？”香曰：“此创所以治妒，创已亦当

瘥。”数日之间，创损而妻无妒心，遂生数男。（出《杜兰香列传》）

任瑰妻

唐初，兵部尚书任瑰。敕赐宫女二，女皆国色。妻妬，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宫赍金胡瓶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瑰三品，合置姬媵。尔后不妬，不须饮之；若妬即饮。”柳氏拜敕讫曰：“妾与瑰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致荣官。瑰今多内嬖，诚不如死。”遂饮尽。然非鸩也，既睡醒。帝谓瑰曰：“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出《朝野僉载》）

又

房玄龄夫人至妒。太宗将赐美人，屡辞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语以媵妾之流，令有常制。且司空年近迟暮，帝欲有优崇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曰：“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一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一鸩。”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乎？”（出《国史异纂》）

杨弘武妻

杨弘武为司戎少常伯，高宗谓之曰：“某人何因，辄授此

职。”对曰：“臣妻韦氏性刚悍，昨以此见属，臣若不从，恐有后患。”帝嘉不隐，笑而遣之。（出《国史异纂》）

房孺复妻

房孺复妻氏性妒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见。给胭脂一豆，粉一钱。有一婢新买，妆稍佳，崔怒谓曰：“汝好妆耶？吾为汝妆。”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鐤桁，灼其两眼角，皮随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落，痂如妆焉。（出《酉阳杂俎》）

李廷璧妻

李廷璧二十年应举，方于蜀中策名。歌篇靡丽。诗韵精能。尝为舒州军卒。其妻猜妒。一日铃阁连宴，三宵不归，妻达意云，来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浹辰晦迹，因《咏愁》诗曰：“到来难遣去难留，着骨粘心万事休。潘岳愁丝生鬓里，婕妤悲色上眉头。长途诗尽空骑马，远雁声初独倚楼。更有相思不相见，酒醒灯背月如钩。”（出《抒情集》）

张褐妻

（褐原作扬，据北梦琐言改，下同）

张褐尚书典晋州，外贍所爱营妓，生一子。其内苏氏妒忌，不敢取归。乃与所善张处士为子，居江津间，常致书题，问其

存亡，资以钱帛。及渐成长，其读书。有人告以非处士之子，尔父在朝官高。因窃其父与张处士缄札，不告而遁归京国。褐已死，至宅门，僮仆无有识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苏夫人泣而谓诸子曰：“诚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无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矣。”家眷众泣，取入宅，齿诸兄之列，名仁龟。有文学，修词应进士举，及第，历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出《北梦琐言》）

吴宗文

王蜀吴宗文，以功勳继领名郡，少年富贵，其家姬仆乐妓十数辈，皆其精选也。其妻妒，每怏怏不愜其志。忽一日，鼓动趋朝，已行数坊，忽报云“放朝”。遂密戒从者，潜入，遍幸之。至十余辈，遂据腹而卒。（出《王氏见闻》）

蜀功臣

蜀有功臣忘其名，其妻妒忌。家畜妓乐甚多，居常即隔绝之。或宴饮，即使隔帘奏乐，某未尝见也。其妻左右，常令老丑者侍之。某尝独处，更无侍者，而居第器服盛甚。后妻病甚，语其夫曰：“我死，若近婢妾，立当取之。”及属圻，某乃召诸姬，日夜酣饮为乐。有掌衣婢，尤属意，即幸之。方寢息，忽有声如霹雳，帷帐皆裂，某因惊成疾而死。（出《王氏见闻》）

秦骑将

秦骑将石某者，甚有战功。其妻悍且妒，石常患之。后其妻独处，乃夜遣人刺之。妻手接其刃，号救叫喊。婢妾共击贼，遂折镡而去，竟不能害。妇十指皆伤。后数年，秦亡入蜀，蜀遣石将兵，屯于褒梁，复于军中募侠士，就家刺之。褒蜀相去数千里，侠士于是挟刃，怀家书，至其门曰：“褒中信至，令面见夫人。”夫人喜出见，侠拜而授其书，捧接之际，挥刃斫之。妻有一女跃出，举手接刃，相持久之，竟不能害。外人闻而救之，女十指并伤。后十年，蜀亡，归秦邦，竟与其夫偕老，死于牖下。（出《玉堂闲话》）

卷第二百七十三

妇人四（附妓女）

周皓 李秀兰 杜牧 刘禹锡 李逢吉 洛中举人
蔡京 武昌妓 韦保衡 曹生 罗虬 徐月英

周 皓

太仆卿周皓，贵族子，多力负气。天宝中，皓少年，常结客为花柳之游，竟蓄亡命。访城中名姬，如蝇袭膻，无不获者。时靖恭有姬子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伦，贵公子破产迎之。皓时与数辈富者更擅之。会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来生日，岂可寂寞乎？”皓与往还，竟求珍货，合钱数十万，会饮其家。乐工贺怀智、纪孩孩，皆一时绝手。局方合，忽觉击门声甚急。皓戒内忽开，良久，折关而入。有少年紫衣，骑从数十，诘其母，即将军高力士之子也。母与夜来泣拜，诸客将散。皓时血气方刚，且恃其力，顾从者不相敌。因前让其怙势，攘臂格之。紫衣者踣于拳下，且绝其颌骨。大伤流血，皓遂突出。时都亭驿所由魏贞，有心义，好养私客，皓以情投之。贞乃藏于妻女间。时有司追捉急切，贞恐踪露，乃夜办装具，腰白金数铤，谓皓曰：“汴州周简老，义士也，复与郎君当家，今可

依之，且宜谦恭不怠。”周简老盖大侠也，见魏贞书，喜甚。皓因拜之为叔，遂言其状。简老令居一船中，戒无妄出，供与极厚。居岁余，忽听船上哭泣声。皓潜窥之，见一少妇，缟衣甚美，与简老相慰。其夕，简老忽至皓处，问：“君婚未？某有表妹，嫁与甲，甲卒无子，今无所归，可事君子。”皓拜谢之。即夕，其表妹归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犹在舟中。简老忽语皓：“事已息，君貌寝，必无人识者，可游江淮。”乃赠百余千，号哭而别，于是遂免。（出《酉阳杂俎》）

李秀兰

李秀兰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岁时，其父抱于庭，作诗咏蔷薇，其末句云：“过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父恚曰：“此女子将来富有文章，然必为失行妇人矣。”竟如其言。（出《玉堂闲话》）

又

秀兰尝与诸贤会乌程县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疾，谓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坐大笑，论者两美之。秀兰有诗曰：“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上方班姬即不足，下比韩英则有余，亦女中之诗豪也。尝赋得三峡流泉歌曰：“妾家本住巫山云，巫山流水常自闻。王琴弹出转寥夔，直似当时梦中听。三峡迢迢几千里，一时流入深闺里。巨石奔湍指下生，飞渡走浪弦中起。初

疑喷涌含雷风，又似呜咽流不通。回湍瀨曲势将尽，时复滴沥平沙中。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一弹既罢又一弹。愿与流泉镇相续。”（出《中兴间气集》）

杜 牧

唐中书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笔成咏。弱冠擢进士第，复捷制科。牧少隼，性野放，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丞相牛僧孺出镇扬州，辟节度掌书记。牧供职之外，唯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谓得计。人不知之。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且数年，及征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饯，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气概达驭，固当自极夷涂。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牧因谬曰：“某幸常自检守，不至貽尊忧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儿，取一小书簏，对牧发之。乃街卒之密报也。凡数十百，悉曰：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对之大惭，因泣拜致谢，而终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为之志，而极言其美，报所知也。牧既为御史，久之分务洛阳。时李司徒愿罢镇闲居，声妓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宴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牧持宪，不敢邀致。牧遣座客达意，愿预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酒独斟，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妓百余人，皆绝艺殊色。牧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复凝睇良久曰：

“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皆亦回首破颜。牧又自饮三爵，郎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牧又自以年渐迟暮，常追赋感旧诗曰：“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又曰：“舸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太和末，牧复自侍御史出佐沈传师江西宣州幕。虽所至辄游，而终无属意，咸以非其所好也。及闻湖州名郡，风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游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颇喻其意。及牧至，每为之曲宴周游。凡优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为出之。牧注目凝视曰：“美矣！未尽善也。”乙复候其意，牧曰：“愿得张水嬉，使州人毕观。候四面云合，某当闲行寓目，冀于此际，或有阅焉。”乙大喜，如其言。至日，两岸观者如堵。迨暮，竟无所得。将罢舟舫岸，于丛中，有里姥引鸦头女，年十余岁。牧熟视曰：“此真国色，向诚虚设耳！”因使语其母，将接致舟中，姥女皆惧。牧曰：“且不即纳，当为后期。”姥曰：“他年失信，复当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来，乃从尔所适可也。”母许诺，因以重币结之，为盟而别。故牧归朝，颇以湖州为念。然以官秩尚卑，殊未敢发。寻拜黄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与周墀善，会墀为相，乃并以三牋干墀，乞守湖州，意以弟顗目疾，冀于江外疗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则已十四年矣，所约者，已从人三载，而生三子。牧既即政，函使召之。其母惧其见夺，携幼以同往。母诘其母曰：“曩既许我矣，何为反之？”母曰：“向约 辘 瓠煖炊 蠹蓂 抔 欸 印！踰烈蛉 湓厄适又 璩 a 首移晷曰：“其词也直，疆之不祥。”乃厚为礼而遣之。因赋诗以自伤曰：“自是寻春

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色， 绿叶成荫子满枝。”（出《唐阙史》）

刘禹锡

刘禹锡赴任姑苏，道过扬州。州师杜鸿渐饮之酒，大醉而归驿。稍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己有也。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特令二乐妓侍寝、且醉中之作，都不记忆。”明旦，修启致谢。杜亦优容之。夫禹锡以郎吏州牧，而轻忤三司，岂不过哉。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出《云谿友议》）

李逢吉

李丞相逢吉，性强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无忤色。既为居守，刘禹锡有妓甚丽，为众所知。李恃风望，恣行威福。分务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阴以计夺之。约曰：“某日皇城之中堂前致宴，应朝贤宠嬖，并请早赴境会。”稍可观瞩者，如期云集。敕阍吏：先放刘家妓从门入，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计无所出，惶惑吞声。又翌日，与相善数人谒之。但相见如常，从容久之，并不言境会之所以然者。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罢，一揖而退。刘叹咤而归，无可奈何，遂愤懣而作四章，以拟四愁云尔。”玉钗重合两无缘，鱼在深潭鹤在天。得意紫鸾休舞镜，能言青鸟罢衔笺。金盆已覆难收水，玉轸长抛不续弦。若向靡芜山下过，遥将红泪洒穷泉。”“鸾飞远树栖何处？

凤得新巢已去心。红壁尚流香漠漠，碧云初断信沉沉。情知点污投泥玉，犹自经营买笑金。从此山头似人石，丈夫形状泪痕深！”人曾何处更寻看，虽是生离死一般。买笑树边花已老，画眉窗下月犹残。云藏巫峡音容断，路隔星桥过往难。莫怪诗成无泪滴。尽倾东海也须干！”“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更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姮娥归处月宫深。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夜来天上镜，只因偏照两人心。”（见《本事诗》）

洛中举人

举子某乙，洛中居人也，偶与乐妓茂英者相识。英年甚小。及乙到江外，偶与饮席遇之。因赠诗曰：“忆昔当初过柳楼，茂英年小尚娇羞。隔窗未省闻高语，对镜曾窥学上头。一别中原俱老大，重来南国见风流。弹弦酌酒话前事。零落碧云生暮愁。”举子因谒节使，遂客游留连数月。帅遇之甚厚。宴饮既频，与酒虬谐戏颇洽。一日告辞，帅厚以金帛赆行，复开宴送别。因暗留绝句与虬曰：“少插花枝少下筹。须防女伴妬风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尚书莫点头。”因设舞曲遗诗。帅取览之，当时即令人所在送付举子。（出《卢氏杂说》）

蔡京

邕南朝度使蔡京过永州，永州刺史郑史与京同年，连以酒乐相邀。座有琼枝者，郑之所爱，而席之最妍。蔡强夺之行。

郑莫之竟也。邕南之所为，多如此类。为德义者见鄙，终其不悛也。及邕南制御失律，伏法。（出《云谿友议》）

武昌妓

韦蟾廉问鄂州，及罢任，宾僚盛陈祖席。蟾遂书文选句云：“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以笺毫授宾从，请续其句。座中怅望，皆思不属。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两句。”韦大惊异，令随口写之：“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座客无不嘉叹。韦令唱作《杨柳枝词》，极欢而散。赠数十笺，纳之，翌日共载而发。（出《抒情诗》）

韦保衡

韦保衡尝访同人，方坐，李钜新及第，亦继至。保衡以其后先，匿于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韦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钜新及第，甚自得意，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洎衡尚公主为相，李蟠镇岐下，钜方自山北旧从事辟焉。初保衡既登第，独孤云除东川，辟在幕下。乐籍间有佐饮者，副史李甲属意也。时以逼于他适，私期，回将纳焉。保衡既至，不之知，祈于独孤，且请降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辄以语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即携其妓人以去。李益怒之，屡言于云。云不得已，命飞牒追之而回。无何，堂牒追保衡赴犴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惧之矣。不日，保衡复

入翰林，李闻之，登时而卒。（出《玉泉子》）

曹 生

卢常侍铨，牧沪江日，相座嘱一曹生，令署郡职，不免奉之。曹悦营妓名丹霞，卢沮而不许。会饯朝客于短亭，曹献诗曰：“拜玉亭间送客忙，此时孤恨感离乡。寻思往岁绝纓事，肯向朱门泣夜长。”卢演为长句，和而勉之曰：“桑扈交飞百舌忙，祖亭闻乐倍思乡。樽前有恨惭卑宦，席上无寥爱艳妆。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游蜂采掇何时已，祇恐多言议短长。”（出《卢怀抒情集》）

罗 虬

罗虬词藻富赡，与宗人隐、邺齐名。咸通乾符中，时号“三罗”。广明庚子乱后，去从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红儿者，善为音声，常为副戎属意。会副戎聘邻道，虬请红儿歌，而赠之绡綵。孝恭以副车所盼，不令受之。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红儿。既而思之，乃作绝句百编，号《比红儿诗》，大行于时。（出《摭言》）

徐月英

江淮间，有徐月英者，名娼也。其送人诗云：“惆怅人间

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鸳鸯相背飞。”
又云：“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亦有诗集。金陵徐氏诸公子，宠一营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谓徐公曰：“此娘平生风流，没亦带焰。”时号美戏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七十四

情感

买粉儿 崔护 武延嗣 开元制衣女
韦皋 欧阳詹 薛宜僚 戎昱

买粉儿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明日复来，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怅然有感，遂相许以私，尅以明夕。其夜，安寝堂屋，以俟女来。薄暮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踊遂死。女惶惧不知所以，固遁去，明还粉店。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已死矣。当就殓敛，发篋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我儿者，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吝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

更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出《幽明录》）

崔 护

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花木丛草，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护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睠盼而归，尔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院如故，而已扃锁之。崔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崔惊怛，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已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在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恻，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老父大喜，遂以女归之。（出《本事诗》）

武延嗣

唐武后载初中，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婢名窈娘，艺色为当时第一。知之宠待，为之不婚，武延嗣闻之，求一见，势不可抑。既见即留，无复还理。知之痛愤成疾，因为诗，写以缣素。厚赂阍守，以达窈娘。窈娘得诗悲咽，结三章于裙带，赴井而死。延嗣见诗，遣酷吏诬陷知之，破其家。知之诗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楼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别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红粉。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出《本事诗》）

开元制衣女

开无中，颁边军纁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结取后身缘。”兵士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仍谓之曰：“我与汝结今身缘。”边人皆感泣。（出《本事诗》）

韦 皋

唐西川节度使韦皋少游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馆。姜氏孺子

曰荆宝，已习二经，虽兄呼于韦，而恭事之礼，如父也。荆宝有小青衣曰玉箫，年才十岁，常令只侍韦兄。玉箫亦勤于应奉。后二载，姜使入关求官，家累不行。韦乃易居止头陀寺。荆宝亦时遣玉箫往彼应奉。玉箫年稍长大，因而有情。时廉使陈常侍得韦季父书云：“侄皋久客贵州，切望发遣归觐。廉使启缄，遗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请不相见。泊舟江濞，俾篙工促行。韦昏瞑拭泪。乃裁书以别荆宝。宝顷刻与玉箫俱来，既悲且喜。宝命青衣往从侍之。韦以违觐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辞之。遂与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遗之。既五年不至，玉箫乃静祷于鸛鹄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箫叹曰：“韦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来矣！”遂绝食而殒。姜氏悯其节操。以玉环著于中指而同殒焉。后韦镇蜀，到府三日，询鞠狱囚，涤其冤滥，轻重之系，近三百余人。其中一辈，五器所拘，偷视厅事，私语云：“仆射是当时韦兄也。”乃厉声曰：“仆射仆射，忆姜家荆宝否？”韦曰：“深忆之。”“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系。”答曰：“某辞韦之后，寻以明经及第，再选青城县令，家人误焚廨舍库牌印等。”韦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即与雪冤，仍归墨绶，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监守。朱绂其荣，且留宾幕。时属大军之后，草创事繁，凡经数月，方向玉箫何在。姜曰：“仆射维舟之夕，与伊留约。七载是期，既逾时不至，乃绝食而终。”因吟《留赠玉环诗》云：“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韦闻之，益增凄叹。广修经像，以报夙心，且想念之怀，无由再会。时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术，能令逝者相亲。但令府公斋戒七日。清夜，玉箫乃至。谢曰：“承仆射写经造像之力，旬日便当托生。却后十三年，再为侍妾，以谢鸿恩。”临去微

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后韦以陇右之功，终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迁中书令，天下响附，泸焚归心。因作生日，节镇所贺，皆贡珍奇。独东川卢八座送一歌姬，未当破瓜之年，亦以玉箫为号。观之，乃真姜氏之玉箫也。而中指有肉环隐出，不异留别之玉环也。韦叹曰：“吾乃知存殁之分，一往一来。玉箫之言，斯可验矣。”（出《云谿友议》）

欧阳詹

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弱冠能属文，天纵浩汗。贞元年，登进士第，毕关试，薄游太原。于乐籍中，因有所悦，情甚相得。及归，乃与之盟曰：“至都，当相迎耳。”即泪泣而别，仍赠之诗曰：“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谅多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屣不出门，一车无停输。流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寻除国子四门助教，住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经年得疾且甚，乃危妆引髻，刃而匣之，顾谓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欧阳生使至，可以是为信。”又遗之诗曰：“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绝笔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径持归京，具白其事。詹启函阅文，又见其诗，一恸而卒。故孟简赋诗哭之，序曰，闽越之英，惟欧阳生。以能文擢第，爰始一命。食太学之禄，助成均之教，有庸绩矣。我唐贞元年己卯岁，曾献书相府，论大事，风韵清雅，词旨切直。会东方军兴，府县未暇慰荐。久之，倦游太原，还来帝京，卒官灵台。悲夫！生于单贫，以狗名故，心专勤俭，不识声色。及兹筮仕，未知洞房纤腰之为蛊惑。初抵太原，居

大将军宴，席上有妓，北方之尤者，屡目于生，生感悦之。留赏累月，以为燕婉之乐，尽在是矣。既而南辕，妓请同行。生曰：“十目所视，不可不畏。”辞焉，请待至都而来迎。许之，乃去。生竟以蹇连，不克如约。过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妓因积望成疾，不可为也。先天之夕，剪其云髻，谓侍儿曰：“所欢应访我，当以发为贐。”甲至得之，以乘空归，授髻于生。生为之恟怨，涉旬而生亦歿。则韩退之作何蕃书，所谓欧阳詹生者也。河南穆玄道访予，常叹息其事。呜呼！钟爱于男女。素。其效死，夫亦不蔽也。大凡以时。断割，不为丽色所汨，岂若是乎？古乐府诗有《华山畿》，《玉台新詠》有《庐江小吏》，更相死，或类于此。暇日，偶作诗以继之云：有客非北逐，驱马次太原。太原有佳人，神艳照行云。座上转横波，流光注夫君。夫君意荡漾，即日相交欢。定情非一词，结念誓青山。生死不变易，中诚无间言。此为太学徒，彼属北府官。中夜欲相从，严城限军门。白日欲同居，君畏仁人闻。忽如陇头水，坐作东。西分。惊离肠千结，滴泪眼双昏。本达京师回，驾期相追攀。宿约始乖阻，彼忧已缠绵。高髻若黄鹂，危髻如玉蝉。纤手自整理，剪刀断其根。柔情托侍儿，为我遗所欢。所欢使者来，侍儿因复前。收泪取遗寄，深诚祈为传。封来赠君子，愿言慰穷泉。使者回复命，迟迟蓄悲酸。詹生喜言施，倒屣走迎门。长跪听未毕，惊伤涕涟涟。不饮亦不食，哀心百千端。襟情一夕空，精爽旦日残。哀哉浩然气，溃散归化元。短生虽别离，长夜无艰难。双魂终会合，两剑遂蜿蜒。大夫早通脱，巧笑安能干。防身本苦节，一去何由还。后生莫沈迷，沈迷丧其真。（出《闽川名士传》）

薛宜僚

薛宜僚，会昌中为左庶子，充新罗册赠使，由青州泛海。船频阻恶风雨，至登州却漂，回泊青州，邮传一年。节使乌汉真尤加待遇，籍中饮妓段东美者，薛颇属情，连帅置于驿中。是春薛发日，祖筵呜咽流涕，东美亦然。乃于席上留诗曰：“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色正如烟。不须更向沧溟望，惆怅欢情恰一年。”薛到外国，未行册礼，旌节晓夕有声。旋染疾，谓判官苗甲曰：“东美何故频见梦中乎？”数日而卒。苗摄大使行礼。薛旋棹，回及青州，东美乃请告至驿，素服执奠，哀号抚柩，一恸而卒。情缘相感，颇为奇事。（出《抒情集》）

戎昱

韩晋公滉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闲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滉，召置籍中。昱不敢留，俄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既至，韩为开筵，自持杯，令歌送之，遂唱戎词。曲既终，韩问曰：“戎使君于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泪下随言。韩令更衣待命，席上为之忧危。韩召乐将责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过！”乃十笞之。命妓与百缣，即时归之。其词曰：“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人情。黄莺久住浑相恋，欲别频啼四五声。”（出《本事诗》）

卷第二百七十五

童仆（奴婢附）

韦桃符 李敬 武公干 吴行鲁 李鹄 捧砚 捧剑
归秦 段章 上清 李铸婢 李福女奴 却要

韦桃符

隋开皇中，京兆韦袞，有奴曰桃符，每征讨将行，有胆力。袞至左卫中郎，以桃符久从驱使，乃放从良。符家有黄犍牛，宰而献之，因问袞乞姓。袞曰：“止从我姓为韦氏。”符叩头曰：“不敢与郎君同姓。”袞曰：“汝但从之，此有深意。”故至今有“黄犍子韦”，即韦庶人其后也。不许异姓者，盖虑年深代远，子孙或与韦氏通婚。此其意也。（出《朝野僉载》）

李敬

李敬者，本夏侯孜之傭也。孜久厄塞名场，敬寒苦备历。或为其类所引曰：“当今北面官人，入则内贵，出则使臣。到所在，打风打雨，尔何不从之。而孜孜事一个穷措大，有何长

进耳？纵其不然，堂头官人（此辈谓堂吏为官人），丰衣足食，所往无不克。”敬輶然曰：“我使头及第，还拟作西川留后官。”众皆非笑。时孜于壁后闻其言。凡十余岁，孜自中书出镇成都，临行，有以邸吏托者，一无所诺。至镇，用敬知进奏，而鞅掌极矣。向之笑者，率多伏敬。初孜未遇，伶俜风尘，所跨蹇驴，无故坠井，及朝士之门，或逆旅舍，常多齟齬，时人号“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将相。（出《摭言》）

武公干

武公干者常事蒯希逸秀才，十余岁，异常勤干。洎希逸擢第，干辞以亲在，乞归就养。希逸监留不住，既嘉其忠孝，以诗送之，略曰：“山险不曾离马后，酒醒长见在床前。”同人醵绢赠行，皆有继和。（出《摭言》）

吴行鲁

吴行鲁尚书，彭州人。少年事理官西门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常为温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为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争教不作军容使。”行鲁拜曰：“此亦无凭。”西门曰：“何也？”鲁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为常执仆厮之役。”乃脱履呈之。西门嗟叹，谓曰：“汝但忠孝，我当为汝成之。”尔后假以军职，除彭州刺史。卢耽表为西川行军司马，御蛮有功，历东川、山南二镇节度使。初行鲁之在东川也，历图南为西川副使，随府罢。行鲁

欲延辟之。厉素薄行鲁，闻之大笑曰：“不能剪头剃面，而趋事健儿乎！”自使院乘马，不归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结束而追之。张云为成都少尹，常出轻言，为行鲁鸩杀之。（出《北梦琐言》）

李 鹄

卢钧子肃，贞简有父风。（《唐摭言》三“卢钧子肃贞简有父风作”、“卢肃钧之孙贞简有祖风”）。光化初，华州行在及第。自大寇犯阙途二十年，缙绅靡不褊乏。肃始登第，俄有李鹄者造之，愿佣力。鹄善营利，暇日往往反资于肃，此外未尝以所须为意。肃有旧业在南阳，常令鹄征租。鹄皆如期而至，来往十里，而未尝侵费一金。既及第，鹄奔走如初。及一春事毕，鹄即辞去。（出《摭言》）

捧 砚

捧砚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红，配驸人高璠而生。一岁，夏日浴之，裸卧于廊庑间，有卑脚犬曰青花，忽来。啗儿阴食之。春红闻啼声，狼忙而至，则血流盈席矣。赖至德有良药封之，百日如故。明年夏，寝之前轩，青花伺人隙复来，并卵又食讫。宛转于地而死，又以前食之药傅之，及愈为宦者焉。字之曰捧砚，委以内竖之职。至光启丙午年，十余岁矣。裴使外出，遇盗于郑郊见害。噫。捧砚童儿也，再残而无恙，裴以一出而不回者，其故何哉？（出《三水小牋》）

捧 剑

咸阳郭氏者，殷富之室也，仆媵且众。其间有一苍头，名曰捧剑，不事音乐，尝以望水眺云，不遵驱策，虽每遭鞭捶，终所见违。一旦，忽题诗一篇，其主益怒。诗曰：“青鸟衔蒲菊，飞上金井栏。美人恐惊去，不敢卷帘看。”儒士闻而竞观，以为协律之词。其主稍容焉。又《题后堂牡丹花》曰：“一种芳菲出后亭，却输桃李得佳名。谁能为向天人说，从此移根近太清。”捧剑私启宾客曰：“愿作夷狄之鬼，耻为世俗苍头。”其后将窜，复留诗曰：“珍重郭四郎，临行不得别。晓漏动离心，轻车冒残雪。欲出主人门，零涕暗呜咽。万里隔关山，一心思汉月。”（出《云谿友议》）

归 秦

沈询有嬖妾，其妻害之，私以配内竖归秦，询不能禁。既而妾犹侍内，归秦耻之，乃挟刃伺隙，杀询及其夫人于昭仪使衙。是夕，询尝宴府中宾友，乃便歌著词令曰：“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及归而夫妻俱命焉。时咸通四年也。（出《北梦琐言》）

段 章

段章，咸通十年，事前进士司空图。初，章以自僦为驭者，

亦无异于他佣。是年夏，图归蒲久，以乏力，不足赙给，章乃谢去。广明庚子岁，冬十二月，寇犯京，图寓居崇义里。九日，自里豪杨琼所，转匿常平仓下。将出，群盗继至。有拥戈拒门者，孰视良久，乃就持图手曰：“某段章也，系掳而来，未能自脱。然顾怀优养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曰张将军，喜下士，且幸他往，必亡他。然且决免于暴横矣。”图誓以不辱，章惘然泣下，导至通衢，即别去。图因此得自开远门宵遁。至咸阳桥，复遇榜者韩钧济之，乃抵鄠县，因达于行在。（出司空图《段章传》）

上 清

贞元壬申岁春三月，丞相窦参居光福里第。月夜，闲步于中庭。有常所宠青衣上清者，乃曰：“今启事，须到堂前方敢言之。”窦亟上堂，上清曰：“庭树上有人，恐惊郎，请谨避之。”窦曰：“陆贄久欲倾夺吾权位，今有人在庭树上，即吾祸之将至矣。且此事将奏与不奏。皆受祸，必窜死于道路。汝於辈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为宫婢。圣居如顾问，善为我辞焉。”上清泣曰：“诚如是，死生以之。”窦下阶大呼曰：“树上人应是陆贄使来，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报？”树上人应声而下，乃衣粗者也，曰：“家有大丧，贫甚，不办葬礼。伏知相公推诚济物，所以卜夜而来，幸相公无怪。”窦曰：“某罄所有，堂封绢千匹而已，方拟修私庙次，今日辄赠可矣。”粗者拜谢，窦答之如礼。又曰：“便辞相公。请左右齐所赐绢，掷于墙外。某先于街中俟之。”窦依其请，命仆人侦其绝踪且久，方敢归寝。翌日，执金吾先奏其事，窦公得次，又奏之。

德宗厉声曰：“卿交通节将，蓄养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
窦顿首曰：“臣起自刀笔小才，官已至贵，皆陛下奖拔，实不因人。今不幸至此，抑乃仇家所为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万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归私第，待候进止。”越月，贬柳州别驾。会宣武节度刘士宁通好于柳州，廉使条疏上闻，德宗曰：“交通节将，信而有徵。”流窦于欢州，没入家资，一簪不遗身。竟未达流所，诏赐自尽。上清果隶名掖庭且久，后数年，以善应对，能煎茶，数得在帝左右。德宗谓曰：“宫内人数不少，汝大了事，从何得至此？”上清曰：“妾本故宰相窦参家女奴，窦参妻早亡，故妾得陪扫埽。乃窦参家破，幸得填宫，既奉龙颜，如在天上。”德宗曰：“窦参之罪，不止养侠刺，兼亦甚有赃污，前时纳官银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窦参自御史中丞，历度支户部监铁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数十万，前后非时赏赐，当亦不知纪极。乃者彬州送所纳官银器，皆是恩赐。当部录曰，妾在彬州，亲见州县希陆贽恩旨，尽刮去，所进银器上刻藩镇官衔姓名，诬为赃物（为赃物原作物赃为，据明钞本改）。伏乞下验之。”於是宣索窦参没官银器，覆视其刮字处，皆如上清之言。时贞元十二年。德宗又问养侠刺事，上清曰：“本实无，此悉是陆贽陷害，使人为之。”德宗至是大悟，因怒陆贽曰：“老獠奴，我脱却伊绿衫，便与紫着，又常呼伊作‘陆九’。我任使窦参，方称意次，须教我杀却他。乃至权入伊手，其为软弱，甚於泥团。”乃下诏雪窦参冤。时裴延龄探知陆贽恩衰，得恣行媒孽，乘间攻之。贽竟受谴不回。上清特敕削丹书，度为女道士，终嫁为金忠义妻。世以陆贽门生名位多显达者，世不可传说，故此事绝无人知。（出《异闻集》）

李筠婢

李筠之擒也，侍婢一人随之。筠夜自裂衣襟，书已冤（明钞本无冤字）。管榷之功，言为张子良所卖，教侍婢曰：“结之于带。吾若从容赐对。当为宰相，杨、益节度使；若不从容，受极刑矣。我死，汝必入内，上必问汝，汝当以是进。”及筠伏法，京城大雾，三日不解，或闻鬼哭。宪宗又于侍婢得帛书，颇疑其冤，内出黄衣数袭，赐筠及子弟，敕京兆府收葬之。李筠，筠之从父弟也。为宋州刺史，闻筠反状，恸哭，驱妻子奴婢，无老幼，量颈为枷，自拘于观察使。朝廷悯之，因为薄贬。按李筠宗属，亟居重位，颇以尊豪自奉，声色之选，冠绝于时。及浙西之败，配掖庭者，曰郑、曰杜。郑得幸于宪宗，是生宣宗皇帝，实为孝明皇太后，次即杜，杜名秋，亦建康人也，有宠于穆宗。穆宗即位，以为皇子漳王傅姆。太和中，漳王得罪国除，诏赐秋归老故乡。或曰，系帛书者，即杜秋也。而宫闱事秘，世莫得知。夫秋女婢也，而能以义申筠之冤，且逮事累朝，用物殫极，及其被弃于家也，朝饥不给，故名士闻而伤之。中书舍人杜牧为诗以谕之曰：“荆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间杜秋者，不劳朱粉施。老嫖即山铸，庭后千蛾眉，秋持玉斝醉，与唱金缕衣。嫖既白首叛，秋亦红泪滋。吴江落日渡，灞上绿杨垂。联裾见天子，盼眄独依依。椒壁悬锦幕，镜奁蟠玉螭，低鬟认新宠，窃袞复融怡。月上白壁门，桂影凉参差，金阶露新重，闲捻紫箫吹。莓苔夹城路，南苑雁初飞。红妆羽林仗，独赐辟邪旗。归来煮豹胎，厌饫不能怡。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雷音后车远，事往落花时。燕媒（媒原作祺，据明钞本改）。得皇子，壮发绿丝丝。书堂亲傅姆，天人相捧持。虎精珠络褓，金盘犀镇帷。长杨射熊羆，武帐弄哑咿；渐抛竹

马戏，稍出舞鸡奇。崭崭整冠佩，侍宴坐瑶池，眉宇俨图画，神秀射朝晖。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乡归。觚棱拂斗极，回首尚迟迟，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识旧吏，吏鬓已成丝；却唤吴江渡，舟人那得知。归来四邻改，茂苑草菲菲。清血洒不尽，仰天知告谁？寒衣一尺素，夜借邻人机。我昨金陵过，闻之为歔歔！自古皆一贯，变化安能推。夏姬灭两国，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织室魏豹俘，作汉太平基，语置代籍中，两朝尊母仪。光武绍高祖，本系生唐儿；珊瑚破高齐，作婢春黄糜；萧后去扬州，突厥为阼氏（音支）。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射钩后呼父，钩翁王者师；无国邀孟子，有人毁仲尼；秦因逐客令，柄归丞相斯；安知魏齐首，见断箠中尸。给丧蹶张辈，庙廊冠峨巍。珥貂七叶贵，何妨戎虏支。苏武却生返，邓通终死饥。主张既难测，翻覆亦其宜。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指何为而捉，足何为而驰？耳何为而听，目何为而窥？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愁来独长咏，聊可以自贻。（出《国史补》并《本事诗》）

李福女奴

李福妻裴氏性妒忌，姬侍甚多，福未尝敢属意。镇滑台日，有以女奴献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间言于妻曰：“某官已是至节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过老仆。夫人待某，无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属何人？”福所指，即献之女奴也，裴许诺。尔后不过执衣侍膳，未尝一得缱绻。福又嘱妻之左右曰：“设夫人沐发，必遽来报我。”既而果有

以夫人沐发来告，曰：“夫人沐发。”福即伪言腹痛，召其女奴。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在沐，难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为信焉，遽出发盆中，跣问福所苦。福既业以疾为言，既若不可忍状。裴极忧之，由是以药投儿溺中进之。明日，监军使及从事，悉来候问。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无成，固其分。所苦者，虚咽一瓯溺耳。”闻者无不大笑。（出《玉泉子》）

却 要

湖南观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辞令。朔望通礼谒于亲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数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顺颜色，姻党亦多怜之。李四子：长曰延禧，次曰延范，次曰延祚，所谓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也。尝遇清明节，时纤月娟娟，庭花烂发，中堂垂绣幕，皆银缸，而却要遇大郎于樱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庭中东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眠熟，当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调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东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于厅角中，屏息以待。厅门斜闭，见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趋一隅。心虽讶之，而不敢发。少顷，却要密燃炬，疾向厅事，豁双扉而照之，谓延禧辈曰：“阿堵贫儿，争敢向这里觅宿处。”皆弃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复从而诮之。自是诸子怀惭，不敢失敬。（出《三

太平广记

· 708 ·

水小牋 》)

卷第二百七十六

梦一

周昭王 吴夫差 汉武帝 司马相如 阴贵人 张奂 郑玄
范迈 许攸 薛夏 蒋济 周宣 王戎 邹湛
陈桃 吕蒙 王穆 张天锡 张骏 索充宋桶
苻坚 后赵宣咸 张甲 张茂 晋明帝 冯孝将
徐精 商仲堪 商灵均 桓豁 司马恬 贾弼 王奉先
宗叔林 沙门法称 刘穆之 徐羨之 沈庆之 明歊之 刘诞
袁愍孙 刘沙门 诸仲务 孙氏 桓誓 张寻 徐祖 桓邈
周氏婢 何敬叔

周昭王

昭王即位三十年，王坐祗明之室，昼而假寐。忽白云翳郁而起，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王梦中与语，问以上仙之术。羽人曰：“大王精智未开，求长生久视，不可得也。”王跪请绝欲之教。羽人乃以指画王心，应手即裂。王乃惊悟，而汗湿于衿席，因患心疾，即却膳撤乐。移于旬日，忽见所梦者来，语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绿囊，中有药，名曰续脉丸补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请此药，

贮以玉缶，緘以金绳。以之涂足，则飞天地之外，如游咫尺之内。有得服之，后天而死。（出《王子年拾遗记》）

吴夫差

吴王夫差夜梦三黑狗号，以南以北，炊甑无气。及觉，召群臣言梦，群臣不能解。乃召公孙圣。圣被召，与妻诀曰：“以恶梦召我，我岂欺心者，必为王所杀。”于是圣至，以所梦告之。圣曰：“王无国矣！犬号者，宗庙无主；炊甑无气，不食矣。”王果怒，杀之。及越兵至，王谓左右曰：“吾无道，杀公孙圣，汝可呼之。”于是三呼三应。吴卒为越所灭。（出《越绝书》）

汉武帝

汉武帝梦大鱼，求去口中钩。明日游昆明池，见一鱼衔钩，帝取钩放之。三日，池滨得明珠一双。（出《三秦记》）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字长卿。将献赋而未知所为，梦一黄衣翁谓之曰：“可为《大人赋》，言神仙之事。”赋成以献，帝大嘉赏。（出《西京杂记》）

阴贵人

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时敦煌献异瓜种，名穹隆。父老云：“有道士从蓬莱得此种，食之不饥。”（出《王子年拾遗记》）

张 奂

后汉张奂为武威太守。其妻梦帝与印绶，登楼而歌，觉以告奂。奂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复临此郡，命终此楼。”后生子猛。建安中，为武威太守，杀刺史邯鄲商，州兵围急，猛耻见擒，乃登楼自焚而死。（出《搜神记》）

郑 玄

郑玄师马融，三载无闻，融还之。玄过树阴下假寐，梦一人，以刀开其心，谓曰：“子可学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后东归，融曰：“诗书礼乐皆东矣。”（出《异苑》）

范 迈

林邑谓紫磨金为上金，俗谓之杨迈金。范迈母梦人铺杨迈金席，与其生儿，儿生席色昭晰。后因生儿，名曰范迈，为林

邑王。(出《林邑记》)

许攸

许攸梦乌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书，拜跪曰：“府君当为北斗君，明年七月复有一案，四封文书，云：陈康为主簿。”觉后，适（适原作王。据许本改。）康至，曰：“今来当谒。”攸闻益惧。问康曰：我作道师，死不过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为忝矣。”明年七月，二人同日而死。（出《幽明录》）

薛夏

薛夏，天水人也，博学绝伦。母孕夏之时，梦有人遗一筐衣，云：“夫人必生贤明之子，为帝王所宗。”母记其梦之时。及生夏，年及弱冠，才术过人。魏文帝与之讲论，弥日不息，辞华旨畅，应对如流，无有凝滞。帝曰：“昔公孙龙称为辩捷，而迂诞诬妄，今子所说，非圣人言不谈，则子游、子贡之俦。不能过也。若仲尼在魏，复为入室焉。”帝手制书与夏，题云“入室生。”位至秘书丞。居甚贫，帝解御衣以赐之，以符先梦。名冠当时，为一代高士。（出《王子年拾遗记》）

蒋济

魏蒋济为领军也。其妻梦亡儿涕泣言曰：“死生异路。我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复言。今太庙西有孙阿者，将召为泰山令。愿母为白领军，嘱阿转我，今得乐处。”言讫，母遂惊寤。以白济，济曰：“梦不足凭耳。”明日，母复梦之，言曰：“我今来迎新君，止在庙下，未发之间，暂得归来。新君明日日中当发，临发多事，不得复归于此。愿重启之，何惜一试验也。”遂说阿形状，言甚备悉。天明，母又为言之曰：“昨又梦如此，虽知梦不足凭，何惜一验之乎？”济乃遣人诣太庙下，推问孙阿，果得之，形状如其梦。济乃涕泣曰：“几负我儿。”于是乃见孙阿，具语其事。阿不惧当死，而喜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之不信也，乃谓济曰：“若诚如所言，某之愿也，不知贤郎欲得何职？”济曰：“随地下乐者与之。”阿许诺。言讫遣还，济欲速知其验，从领军门下至庙下，十步安一人，以传阿之消息。辰时传阿心痛，日中传阿亡。涕泣曰：“虽哀儿之不幸，见喜亡者之有知。”后月余，母复梦儿来告曰：“已得转为录事矣。”（出《列异传》）

周 宣

魏周宣，字孔和，善占梦。或有问宣者：“吾梦刍狗。”宣曰：“君当得美食。”未几，复有梦刍狗，曰：“当堕车折脚。”寻而又云梦刍狗，宣曰：“当有火灾。”后皆如所言。其人曰：“吾实不梦，聊试君耳！三占不同，皆验，何也？”宣曰：“意形于言，便占吉凶。且刍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初言梦之，当得美食也。祭祀即毕，则为所辄，当堕车伤折。车辄之后，必载以樵，故云失火。”（出《魏志》）

王 戎

王戎梦有人以七枚榘子与之，著衣襟中。既觉得之，占曰：“榘，桑子也。”自后男女大小凡七丧。（出《异苑》）

邹 湛

邹湛梦一人拜，自称甄仲舒，求葬。湛觉，思之曰：舍西瓦土中人也。”乃取葬之。复梦其人来拜谢。（出《晋书》）

陈 桃

虞翻注《易》，上奏曰：“臣郡吏陈桃，梦臣与道士相遇，散发粗裘，付《易》六爻。烧其三，以饮臣。臣乞尽吞之。道士言：‘易在天上，三爻足以’。岂臣受命，应当知也。”（出《梦隽》）

吕 蒙

吕蒙入吴，王劝其学。乃博览群籍，以《易》为宗。常在孙策坐酣醉，忽于眠中，诵《易》一部，俄而起惊。众人皆问之。蒙云：“向梦见伏羲、文王、周公，与我言论世祚兴亡之事，日月广明之道，莫不穷精极妙；未该玄言，政空诵其文耳。”

众坐皆知蒙呖诵文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王 穆

洛阳王穆起兵酒泉，西伐索嘏，长史郭瑀谏，不从。夜梦乘青龙上天，至屋而止。觉叹曰：“屋宇尸至也，龙飞屋上尸至，吾其死矣。”后果验。出（《前凉录》）

张天锡

张天锡在凉州。梦一绿色犬，甚长，从南来，欲啗天锡，床上避之，乃堕地。后苻坚遣苟苌者，绿地锦袍，从南来，攻入门，大破之。(出李产《集异传》)

张 骏

凉文王张骏，梦一人鬓眉皓白，自称子俞，曰：“地上之事付你，地下之事付我。”王寤问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孙亮。为祈连令矣。(出《敦煌录》)

索充宋桶

索充梦一虜，脱上衣来诣充。索統占曰：“虜去上半，下

男字也。夷虜阴类，君妻当生男也。”已后果验。又宋桶梦内中有一人著衣，桶一手把两杖，极打之。索綯占曰：“内中有人，是肉子也；两杖著之象，极打肉食也。”过三日，过三家，皆得肉食矣。（出刘彦明《敦煌录》）

苻 坚

苻坚将欲南伐，梦满城出菜，又地东南倾。其占曰：“菜多，难为酱也。东南倾，江左不得平也。”（出《梦书》）

后赵宣咸

宣咸卒后五年，石虎梦见咸。涕泗嘱其子奋，曰：“非心力所达也。”通梦之言而有征：“奋今何在？”左右对曰：“为赵郡守。”于是即擢拜廷尉，为太常。才力不及父，因咸梦登列卿也。（出《赵书》）

张 甲

张甲者，与司徒蔡谟有亲，侨住谟家。暂数宿行，过期不及。谟昼眠，梦甲云：“暂行，忽暴病，患心腹痛病，胀满不得吐下，某时死。”谟曰：“何以治之？”甲曰：“蜘蛛生断去脚，吞之则愈。”谟觉，使人往甲行所验之，果死。（出《幽明录》）

张 茂

会稽张茂，尝梦大象，以问万推。曰：“君当为大郡，而不能善终。大象者大兽也，取诸其音，兽者守也。象以齿焚其身，后必为人所杀。”茂永昌中，为吴兴太守。值王敦问鼎，执正不移，敦遣沈充灭之。（出《异苑》）

晋明帝

晋明时，献马者梦河神请之。及至，与帝梦同。即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裒，亦好此马。帝云：“已与河神。”及褚公卒，军人见公乘此马矣。（出孔约《志怪》）

冯孝将

广平太守冯孝将，男马子。梦一女人，年十八、九岁，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不幸早亡，亡来四年，为鬼所枉杀。按生录，乃岁至八十余。今听我更生，还为君妻，能见聘否？”马子掘开棺视之，其女已活，遂为夫妇。（出《幽明录》）

徐 精

晋咸和初，徐精远行，梦与妻寝，有身。明年归。妻果产。

后如其言矣。（出《幽明录》）

商仲堪

商仲堪在丹徒，（丹徒原作舟。据《搜神记》及《异苑》七改）梦一人曰：“君有济物之心，岂能移我在高燥处，则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仲堪取而葬之于高冈，酹酒。其夕，梦见其人来拜谢。（出《梦隼》）

商灵均

商灵均，义熙中，梦人来缚其身将去，形神乖散。复有一人云：“且置之，须作衡阳，当取之耳。”后除衡阳守，辞不得免，果卒官。（出《梦苑》。）

桓 豁

荆州刺史桓豁，所住斋中，见一人长丈余，梦曰：“我龙山之神，来无好意，使君既贞固，我当自去耳。”（出《甄异记》。许本作《述异记》。按今见《异苑》卷七）

司马恬

京口新城有邓艾庙，毁久。晋谯王司马恬为都督，梦一人自称邓公，求治舍宇。恬乃令与修造之。（出《异苑》）

贾 弼

河东贾弼为琅琊参军，夜梦一人，摩颧大鼻闭目，请曰：“爱君之貌，换君之头，可乎？”梦中不获已，遂被换去。觉而人见者悉惊走。还家，家人悉藏。自此后能半而笑啼，两手足及口中，各题一笔书之，词翰俱美。（出《幽明录》）

王奉先

有贵人亡后，永兴令王奉先梦与之相对如平生。奉先问：“远有情色乎？”答云：“某日至某家，问婢。”后觉，问其婢，云：“此日某梦郎君来。”（出《幽明录》）

宗叔林

晋阳守宗叔林得十头鳖，付厨曰：“每日以二头作臠。”其夜，梦十丈夫，皂布衣裤褶，扣头求哀。不悟而食二枚。明夜，又梦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后梦八人来谢。（出《搜神记》）

沙门法称

宋沙门法称，临终曰：有嵩山人告我，江东刘将军应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一饼为信物。”宋祖闻之，命僧惠义往嵩山。七日七夜行道，梦有一长须翁指示。及觉，分明忆所在，掘而得之。（出《冥祥记》）

刘穆之

刘穆之常渡扬子江宿，梦合两船为舫，上施华盖，仪饰甚盛，以升天。既晓，有一姥问曰：“君昨夜有佳梦否？”穆之乃具说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讫不见。后官至仆射丹阳尹，以元功也。（出《异苑》）

穆之又梦，有人称刘镇军相迎。旦占之：“吾死矣，今岂有刘镇军耶？”后宋武帝遣人迎，共定大业。武帝时为镇军将军。（出《续异记》）

徐羨之

徐羨之为王雄少傅主簿。梦父作谓曰：“汝从今已后，勿渡朱雀桁，当贵。”羨之后行半桁，忆先人梦，回马。而以此除主簿，后果为宰相。（出《幽明录》）

沈庆之

沈庆之，元嘉中，始梦牵鹵部入厕中，虽忻清道，而甚恶之。或为之解曰：“君必贵，然未也。鹵部者，富贵之容；厕中，所谓后帝也。君富贵不在今主矣。”后果中焉。（出《拾遗录》）

明歊之

元嘉九年，征北参军明歊之，有一从者，夜眠大廩。歊之自往唤之，顷间不能应。又失其头髻，三日乃寤。说云：“被三人捉足，一人髻之。忽梦见一道人，以丸药与之，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悟，手中有药，服之遂瘥。（出《幽明录》）

刘 诞

竟陵刘诞，在广陵，左右直眠，梦人告之曰：“官须发为稍旄。”则觉已失发矣，如此数十人。（出《续异记》）

袁愍孙

袁愍孙，世祖出为海陵守，梦日堕身上，寻而追还，与机密。（出《拾遗记》）

刘沙门

刘沙门居彭城，病亡。妻贫儿幼，遭暴风雨，墙宇破坏。其妻泣拥稚子曰：“汝父若在，岂至於此！”其夜梦沙门将数十人料理宅舍，明日完矣。（出《甄异记》）

诸仲务

诸仲务一女显姨，嫁为米元宗妻，产亡于家。俗闻产亡者，以墨点面。其母不忍，仲务密自点之，无人见者。元宗为始新县丞。梦妻来上床，分明新白妆面上有墨点。（出《搜神记》）

孙 氏

有孙氏求官，梦双凤集其两拳，以问占者宋董。曰：“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卿当大凶，非苴杖，即削杖。”后孙氏果遭母丧。（出《集异记》）

桓 誓

桓誓字明期，居豫章时，梅玄龙为太守，先已病矣，誓往看之。语玄龙云：“吾昨夜忽梦见君，着丧衣来迎我。”经数日，复梦如前，云：“二十八日当拜。”二十七日，桓忽中恶，

就玄龙索麝香丸。玄龙闻，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亡。二十八日龙卒。（出《续搜神记》）

张 寻

巴西张寻梦庭生一竹，节相似。都为一门。以问竺法度，云：“当暴贵，但不得久矣。”果然如其所言。（出《述异记》。）

徐 祖

嘉兴徐祖幼孤，叔隗养之如所生。隗病，祖营作甚勤。是夜，梦二人来云：“汝叔应合死也。”祖叩头祈请哀愍。二人云：“念汝如此。为活之。”祖觉，叔乃瘥。（出《搜神记》）

桓 邈

桓邈为汝南，郡人赍四乌鸭作礼。大儿梦四乌衣人请命。觉，忽见鸭将杀，遂救之，买肉以代。还梦四人来谢而去。（出《幽明录》）

周氏婢

陈留周氏婢入山取樵，倦寝。忽梦一女子，坐中谒之曰：

“吾目中有刺，愿乞拔之。”及觉，忽见一棺中有髑髅，眼中草生，遂与拔之。后于路旁得双金指环。（出《述异记》）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梦一沙门纳衣杖锡来云：“县后何家桐甚良。”觉，如梦求之，果得。（出《冥祥记》）

卷第二百七十七

梦二

閻英 宋琮 宋颖妻 卢元明 元渊 许超 北齐李广 萧铿
徐孝嗣 梁江淹 代宗 徐善 梦休征上 隋文帝
唐高祖 戴胄 娄师德 顾琮 天后 薛季昶 玄宗 魏仍
陈安平 李瞿昙 赵良器 奚陟 张鷟 裴元质 潘玠 樊系
吕諲

閻 英

后魏閻英为肥城令，梦日堕所居黄山水中，林人以车牛挽致不出，英抱戴而归。后至散骑常侍。（出《梦隽》）

宋 琮

后魏宋琮母病，冬月思瓜。琮梦见人与瓜，觉。得之手中。时称孝感。（出《梦隽》）

宋颖妻

后魏宋颖妻邓氏，亡十五年。忽梦亡妻向颖拜曰：“今被处分为高崇妻，故来辞。”流涕而去。数日崇卒。（出《梦隽》）

卢元明

后魏卢元明，字幼章，为中书侍郎。孝武永熙末，乃居洛东缑山。时元明梦友人王由携酒就之言别。赋诗为赠。及觉，忆其诗十字云：“自兹一去后，朝市不复游。”元明叹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间，乃有今梦。诗复如此，必有他故也。”经三日，果闻由为乱兵所害。寻其亡日，乃是发梦之夜焉。（出《梦记》）

元 渊

后魏广阳王元渊，梦著衮衣倚槐树，问占者杨元稹。元稹言：“当得三公。”退谓人曰：“死后得三公耳，槐字木旁鬼。”果为朱荣所杀，赠司徒。（出《酉阳杂俎》）

许 超

许超梦盗羊入狱，问杨元稹，元稹曰：“当得城阳令。”

后封城阳侯。(出《酉阳杂俎》)

北齐李广

北齐侍御史李广，博览群书。修史。夜梦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辞去。”俄而广疾卒。(出《独异志》)

萧 铿

齐宜都王铿年七岁，出阁，陶弘景为侍读。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后铿遇害。时弘景隐山中，梦铿来，惨然言别曰：“某今命过，无罪，后三年。当生某家。”弘景访之以幽中事，多秘不出。及觉，即使人至都参访，果与梦符。弘景因此著《梦记》。(出《梦记》)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昼卧北壁下。梦两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惊起，壁有声，行数步而壁倒，压床。(出《谈薮》)

梁江淹

宣城太守济阳江淹少时，尝梦人授以五色笔，故文彩俊发。后梦一丈夫，自称郭景纯，谓淹曰：“前借卿笔，可以见还。”探怀得五色笔，与之。自尔淹文章踴矣。故时人有“才尽”之论。（出《南史》）

代宗

李辅国恣横无君，代宗渐恶之。因寝，梦登楼，见高力士领数百铁骑，以戟刺辅国，流血洒地，前后歌呼，自北而去。遣谒者问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也。”帝觉。不辄言。及辅国为盗所杀，帝异之，方以其梦话于左右。（出《杜阳杂编》）

徐善

江南伪中书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杨吴之克豫章，善之妹为一军校所虏。既定，军校得善，请以礼聘之。善自以为旧族，不当与戎士为婚，固不许，乃强纳币焉，悉掷弃之。临以白刃，亦不惧，然竟虏之而去。善即诣杨都，求见吴杨渥而诉之。时渥初嗣藩服，府廷甚严，僭拟王者。布衣游士，旬岁不得一见。而善始至白沙，渥夜梦人来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将来见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公可厚遇。”且即遣骑迎之。既至，礼遇甚厚，且问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即命赎归于徐氏。时歙州刺史陶雅闻而异之，因辟为从事。（出《稽神录》）

梦休征上

隋文帝

隋文帝未贵时，常舟行江中。夜泊中，梦无左手。及觉，甚恶之，及登岸。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极高。具以梦告之。僧起贺曰：“无左手者，独拳也，当为天子。”后帝兴建此庵为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出《独异志》）

唐高祖

唐太宗为秦王时，年十八，与晋阳令刘文靖首谋之夜。高祖梦堕床下，见遍身为虫蛆所食，甚恶之。咨询于安乐寺智满禅师。师俗姓贾氏，西河人也，戒行高洁。师曰：“此可拜乎！夫床下者，陛下也。群明食者，所谓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又云：“贫僧颇习《易》，以卦之象，明夷之兆。按《易》曰，巽在床下，纷若无咎，而早吉晚凶。斯固体大，不可以小，小则败。大则济，可作大事。以济群生，无往不亨，乃必成乎。”高祖动容曰：“虽蒙善诱，未敢当。”禅师眎秦王曰：“郎君与大人并叶兆梦，是谓干父之蛊，考用无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与也。天与不取，必受其咎。无乃不可乎？”高祖拜而谢曰：“弟子何幸，再烦郑重丁宁之意，敢不敬从。”（出《广德神异录》）

戴 胄

戴胄素与舒州别驾沈裕善。胄以唐贞观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裕在州，梦其身行于京师义宁坊西南街。每见胄著故弊衣，颜容甚悴，见裕悲喜。问公生平修福，今者何为？答曰：“吾昔误奏杀人，吾死后，他人杀羊祭我。由此二事，辩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势了矣。”因谓裕曰：“吾平生与君善友，竟不能进君官位，深恨于怀。君今自得五品，文书已过天曹，相助欣庆，故以相报。”言毕而寤，向人说之，冀梦有征。其年冬，裕入京参选。有铜罚，不得官。又向人说所梦无验。九年春，裕将归江南，行至徐州，奉诏书，授裕五品，为婺州治中。（出《冥报记》）

娄师德

娄师德布衣时，常因沉疾，梦一人衣紫，来榻前再拜曰：“君疾且间矣，幸与其偕去。”即引公出。忽觉力甚捷，自谓疾愈。行路数里，见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门甚高，曰：“地府院。”惊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间乎？”紫衣者对曰：“冥道固与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四退。见一空室，曰“司命署”。问职何如？对曰：“主世人禄命之籍也。”公因窃视之，有书数千幅，在几上。傍有绿衣者，称为案椽。公命出己之籍，按取一轴以进，公阅之，书己名，载其禄位年月，周历清贯，出入台辅，寿凡八十有五。览之喜，谓案椽曰：“某一布衣耳，无饥冻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

言未毕，忽有一声沿空而下，震彻檐宇。案椽惊曰：“天鼓且动，君宜疾归，不可留矣。”闻其声，遂惊悟，始为梦游耳。时天已曙，其所居东邻有佛寺，击晓钟。盖案椽所谓天鼓也。是日疾亦间焉。后入仕历官，咸如所载者。及为西京帅，一日，见黄衣使者至阁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请公。”公曰：“吾尝见司命之籍，纪吾之位，当至上台，寿凡八十有五，何为遽见命耶？”黄衣人曰：“公任某官时，尝误杀无辜人，位与寿为主吏所降，今则穷矣。”言讫，忽亡所见。自是卧疾，三日乃薨也。（出《宣室志》）

顾 琮

顾琮为补阙，尝有罪系诏狱，当伏法。琮一夕忧愁，坐而假寐。忽梦见其母下体，琮愈惧，形于颜色。流辈问，琮以梦告之，自谓不祥之甚也。时有善解者贺曰：“子其免乎？”问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体，是足下生路也。重见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贺也。”明日。门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后至宰相。（出《广异记》）

天 后

唐则天后梦一鸛，羽毛甚伟，两翅俱折。以问宰臣，群公默然。内史狄仁杰曰：“鸛者陛下姓也。两翅折者，陛下二子，庐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两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连项皆赤。后契丹围幽州，檄朝廷曰：“还我庐陵相王来。”

则天乃忆狄公之言曰：“卿曾为我占梦。今乃应矣。朕欲立太子，何者为得？”杰曰：“陛下内有贤子，外有贤侄，取舍详择，断在圣衷。”则天曰：“我自有圣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癣。”承嗣等惧，掩耳而去。即降敕追庐陵，立为太子，充元帅。初募兵，无有应者。闻太子行，北邙山头皆兵满，无容人处。贼自退散。（出《朝野僉载》）

薛季昶

唐薛季昶为荆州长史，梦猫儿伏卧于堂限上，头向外。以问占者张猷，猷曰：“猫儿者爪牙，伏门限者。阊外之事，君必知军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岭南招讨使。（出《朝野僉载》）

玄宗

玄宗尝梦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问高力士，力士云：“孝子素衣，此是韦见素耳。”帝深然之。数日，自吏部侍郎拜相。（出《广异记》）

又

玄宗梦入井，有一兵士，著绯襖，背负而出。明日。使于兵号中寻访，总无此人。又于苑中搜访，见一掌关，着绯襖，便引见。上问：“汝昨夜作何梦？”对曰：“从井中背负日出登天。”上睹其形状，与梦相似。乃问：“汝欲官乎？”答曰：“臣不解作官，臣家贫。”遂敕赐钱五百千。（出《定命录》）

魏 仍

魏仍与李龟年同选。相与梦。魏梦见侍郎李彭年，使人唤，仍于铨门中侧耳听之。龟年梦有人报，侍郎注与君一畿丞。明日共解此梦，以为门中侧耳是闻字，应是闻喜。果唱闻喜尉，李龟年果唱蕲州蕲县丞。仍后贬齐安郡黄冈尉，准敕量移。乞梦，梦拾得一毛蝇子。与李龟年占议，云：“毛字千下有七，应去此一千七百里。”如其言。（出《定命录》）

陈安平

给事中陈安平子，年满赴选。与乡人李仙药卧，夜梦十一月养蚕。仙药占曰：“十一月养蚕，冬丝也。君必送东司。”数日，果送吏部。（出《朝野僉载》）

李瞿昙

饶阳李瞿昙，勋官番满选。夜梦一母猪极大。李仙药占曰：“母猪，狨主也。君必得屯主。”数日，果如其言。（出《朝野僉载》）

赵良器

赵良器尝梦有十余棺，并头而列。良器从东历践其棺，至第十一棺破，陷其脚。后果历任十一政，至中书舍人卒。高适任广陵长史，尝谓人曰：“近梦于大厅上，见叠累棺木，从地至屋脊。又见旁有一棺，极为宽大，身入其中，四面不满。不知此梦如何？”其后累历诸任，改为詹事，亦宽漫之官矣。（出《定命录》）

奚 陟

奚侍郎陟，少年未从官，梦与朝客二十余人，就一厅中吃茶。时方甚热，陟东行首坐，茶起西，自南而去。二碗行，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其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书近千余纸，以案致笔砚，请押。陟方热又渴，兼恶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将去。”浓墨满砚，正中文书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无不沾污。及惊觉。夜索纸笔细录，藏于巾笥。后十五年，为吏部侍郎。时人方渐以茶为上味，日事修洁。陟性素奢，先为茶品一副，余公卿家未之有也。风炉越瓯，碗托角匕，甚佳妙。时已热，餐罢，因请同舍外郎就厅茶会。陟为主人，东面首侍。坐者二十余人。两瓯缓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而始，杂以笑语，其茶益迟。陟先有痼疾，加之热乏，茶不可得，燥闷颇极。逡巡，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笔砚，满面沥汗，遣押。陟恶忿不能堪，乃于阶上推曰：“且将去。”并案皆倒，正中令史面，及簿书尽污。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梦。语于同省。明日，取所记事验之，更无毫分之差焉。（出《逸史》）

张 鷟

张鷟曾梦一大鸟，紫色，五彩成文，飞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凤之类有五，其色赤文章凤也，青者鸾也，黄者鹓雏也，白者鸿鹄也，紫者鷟鷟也。’此鸟为凤凰之佐，汝当为帝辅也。”遂以为名字焉。鷟初举进士，至怀州，梦庆云复其身。其年对策，考功员外骞味道，以为天下第一。又初为岐王属，夜梦著绯乘驴。睡中自怪，我衣绿裳，乘马，何为衣绯却乘驴。其年应举及第，授鸿胪丞，未经考而授五品。此其应也。（出《朝野僉载》）

裴元质

河东裴元质初举进士。明朝唱策，夜梦一狗从窠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擎。以为不祥，问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为此梦。梦神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头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竖也，有擎为第也。’”寻而唱第。果如梦焉。（出《朝野僉载》）

潘 玠

潘玠自称，出身得官，必先有梦。与赵自勤同选，俱送名上堂，而官久不出。后玠云，已作梦，官欲出矣。梦玠与自勤同谢官，玠在前行，自勤在后。及谢处，玠在东，公在西，相

视而笑。其后三日，果官出。玠为御史，自勤为拾遗。同日谢。初引，玠在前先行，自勤在后。入朝，则玠于东立，自勤于西立，两人遂相视而笑。如其梦焉。（出《定命录》）

樊 系

员外郎樊系，未应举前一年，尝梦及弟。榜出，王正卿为榜头。一榜二十六人。明年方举，登科之后，果是王正卿为首。人数亦同。系又自校书郎调选，吏部侍郎达奚珣，深器之，一注金城县尉。系不受。达奚公云：“校书得金城县尉不作，便作何官？”系曰：“不敢嫌畿尉，但此官不是系官。”经月余，本铨更无缺与换，抑令入甲，系又不伏。其时崔异于东铨注泾阳尉，缘是优缺，不授。异，尚书崔翹之子。遂别求换一缺，适遇系此官不定。当日榜引，达奚谓云：“不作金城那，与公改注了。公自云合得何官耶？”亲云：“梦官合带阳字。”达奚叹曰：“是命也。”因令唱示，乃泾阳县令。（出《定命录》）

吕 諲

吕諲尝昼梦地府所追，随见判官。判官云：“此人勋业甚高，当不为用。”諲便仰白：“母老子幼，家无所主。”控告甚切，判官令将过王。寻闻左右白王：“此人已得一替。”问替为谁？云是蒯适。王曰：“蒯适名士，职当其任。”遂放諲。諲时与妻兄顾况同宿。即觉，为况说之。后数十日，而适摄吴县丞，甚无恙。而况数玩諲。以为欢笑。适月余罢职，修第於

吴之积善里。忽有走卒冲入，谒云：“丁侍御传语，令参三郎。”适云：“初不闻有丁侍御，为谁？”卒曰：“是仙芝。”适曰：“仙芝卒于余杭，何名侍御？”卒曰：“地下侍御耳。”适恶之曰：“地下侍御，何意传语生人。”卒曰：“兼令相追，不独传语。名籍已定，难可改移。”适求其白丁侍御：“己未合死，乞为求代。”卒去复来，云：“侍御不许，催令促装。”因中疾，数日而死。（出《广异记》）

卷第二百七十八

梦三梦休征下

张镒 楚实 杨炎 窦参 李逢吉 王播 豆卢署 韦词
皇甫弘 杜牧 高元裕 杨敬之 卢贞犹子 国子监明经
薛义 郑光 宋言 曹确 刘仁恭 唐僖宗 刘檀 晋少主
辛夤逊 何致雍 郭仁表 王玙 谢谔 崔万安 江南李令
毛贞辅

梦休征下

张 镒

张镒，大历中守工部尚书判度支，因奏事称旨，代宗面许宰相，恩泽甚厚。张公日日以冀，而累旬无信。忽夜梦有人自门遽入，抗声曰：“任调拜相。”张公惊寤，思中外无其人，寻译不解。有外甥李通礼者，博学善智。张公因召面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贺曰：“舅作相矣。”张公即诘之，通礼答曰：“任调反语饶甜，饶甜无逾甘草，甘草独为珍药，珍药反语，即舅名氏也。”公甚悦。俄有走马吏报曰：“白麻

下。”公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集异记》)

楚 实

著作佐郎楚实，大历中，疫疠笃重，四十日低迷不知人。后一日，忽梦见黄衣女道士至实前，谓之曰：“汝有官禄，初未合死。”因呼范政将药来。忽见小儿，持琉璃瓶，大角碗泻药。饮毕便愈。及明，许叔冀令送药来。实疾久困，初不开目。见小儿及碗药，皆昨夜所见，因呼小儿为范政。问之信然。其疾遂愈。(出《广异记》)

杨 炎

故相国杨炎未仕时，尝梦陟高山之巅，下瞰人境，杳不可辨。仰而视之，见瑞日在咫尺，红光赫然，洞照万里。公因举左右手以捧之，炎燠之气，如热心目。久而方寤，视其手，尚沥然而汗。公异之，因语于人，有解者曰：“夫日者，人君像也。今梦登山以捧日，将非登相位而辅人君乎？”其后杨公周历清贯，遂登相位，果叶捧日之祥也。(出《宣室志》)

窦 参

贞元中，相国窦参为御史中丞。尝一夕梦德宗召对于便殿，问以经国之务。上喜，因以锦半臂赐之。及寤，奇其梦，默而

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梦半臂者，岂上以我叨居显位，将给半俸，俾我致政乎？”蹙然久之。因以梦话于人，客有解曰：“公之梦祥符也。且半臂者，盖被股肱之衣也。今公梦天子赐之，岂非上将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李逢吉

李逢吉未掌纶诰前，家有老婢好言梦，后多有应。李公久望除官，因访于婢。一日，婢至惨然，公问故，曰：“昨夜与郎君作梦不好，意不欲说。”公强之，婢曰：“梦有人舁一棺至堂后。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梦恐非佳也。”公闻甚喜，俄尔除中书舍人，后知贡举，未毕而入相。（出《因话录》）

王播

王播少贫贱，居扬州，无人知识。唯一军将常接引供给，无不罄尽。杜仆射亚在淮南。端午日，盛为竞渡之戏，诸州征伎乐，两县争胜负。采楼看棚，照耀江水，数十年未之有也。凡扬州之客，无贤不肖尽得预焉。唯王公不招，惆怅自责。宗人军将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于棚内看，却胜居盘筵间也。”王公曰：“唯。”遂往棚。时夏，初日方照，宗人令送法酒一榼。曰：“此甚好，适令求得。”王公方愤懣，自酌将尽。棚中日色转热，酒浓昏惫，遂就枕。才睡，梦身在宴

处，居杜之坐。判官在下，多于杜公近半。良久惊觉，亦不敢言于人。后为宰相，将除淮南，兼盐铁使。敕久未下，王公甚闷，因召旧从事在城者语之曰：“某淮南盐铁，此必定矣。当时梦中判官，数多一半，此即并盐铁从事也。”数日果除到。后偶临江宴会，宾介皆在。公忽觉如已至者，思之，乃昔年梦。风景气候，无不皆同。时五月上旬也。（出《逸史》）

豆卢署

豆卢署，本名辅贞，少年旅于衢州。刺史郑式瞻厚待之。谓曰：“子复姓，不宜二名，吾为子易之。”乃书署、著、助三字授之，曰：“吾恐子群从中有同者，子自择焉。”其夕，梦老父告之：闻使君与君易名，君当四举成名，四者甚佳。”又曰：“君后二十年牧兹郡。”又指一方地曰：“此处可建亭台。”既寤，因改名署。后已再下第，又二举，后复不第。又二举，乃成名。盖自改名后四举也。后二十年，果为衢州刺史，于所梦之地立征梦亭。（出《传载》）

韦 词

元和六年，京兆韦词为宛陵廉使房武从事。秋七月，微雨，词于公署，因昼寝。忽梦一人投刺，视之了然。见题其字曰：“李故言。”俄于恍惚间，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状头。”是时元和初，有李顾言及第，意甚讶其事。为名中少有此故字者，焉得复有李故言哉？秋八月，果有取解举人具名投刺，一

如梦中，但“故”为“固”耳，即今西帅李公也。词闕梦中之事不泄，乃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众君之首。”是冬，兵部侍郎许孟容知举，果擢为榜首。初固言尝梦著宋景衣。元和十年已后，景甚著，时望籍甚，有拜大宪之耗。及景自司刑郎中知杂，出为泽州刺史，寻又物故。固言心疑其梦。长庆初。穆宗有事于圆丘，时固言居左拾遗。旧例：谏官从驾行礼者，太常各颁礼衣一袭。固言所服，因褰衣观其下，乃见书云：“左补阙宋景衣。”因言自说于班行。（出《续定命录》）

皇甫弘

皇甫弘应进士举，华州取解。酒忤于刺史钱徽，被逐出。至陕州求解讠，将越城关，闻钱自华知举，自知必不中第，遂东归。行数程，因寝，梦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应举，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须求石婆神。”乃相与去店北，草间行数里，入一小屋中，见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应举，婆与看得否？石人点头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望报赛。”生即拜石妇谢。乳母却送至店门。遂惊觉曰：“吾梦如此分明，安至无验？”乃却入城应举。钱侍郎意欲挫之。放杂文过，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及第即得。”又令帖经。及榜成将写，钱心恐惧，欲改一人换一人，皆未决。反复筹度，近至五更不睡，谓子弟曰：“汝试取次，把一帙举人文章来。”既开，乃皇甫文卷。钱公曰：“此定于天也。”遂不改移。及第东归，至陕州，问店人曰：“侧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顽石一片，牧牛

小儿，戏为敲琢，似人形状，谓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
生乃具酒脯，与店人共往，皆梦中经历处。奠拜石妇而归。
(出《逸史》)

杜 牧

杜牧顷于宰执求小仪，不遂；请小秋。又不遂。尝梦人谓曰：辞春不及秋。昆脚与皆头。后果得比部员外。(出《尚书故实》)

高元裕

襄阳节度使高元裕，大和三年，任司勋员外郎，寓宿南宫。昼梦有人告曰：“十年作襄刺史。”既寤，仿佛仪质，盖伟秀士也。私异之，因援毫，以隐语记于厅之东楹，掩映之处，曰：“大三寤襄刺十年。”洎开成三年，为御史中丞，既渝前梦，遂谓梦固虚耳。是后出入中外，扬历贵位，清望硕德，冠冕时流，海内倾注，伫升鼎铉，视刺襄，乃优贤士之举耳。大中二年，由天官尚书，授钺汉南，去前梦二十年矣。公谓楹上之字，无复存也，因话其事于都官韦。好奇之士，往诣求焉。自公题记后，廨署补葺亦屡矣，而毫翰焕然独存。非神灵扶持而明征于今日耶！公因屈指，以今之年，加曩之十，乃二十年矣。何阴骘之显晦微婉，及期而郎悟之如此哉。(出《集异记》)

杨敬之

杨敬之生江西观察使戴。江西应举时，敬之年长，天性尤切。时已秋暮，忽梦新榜四十进士，历历可数。寓目及半，其子在焉。其邻则姓濮阳，而名不可别。即寤大喜，访于词场，则云有濮阳愿者，为文甚高，且有声誉。时搜访草泽方急，雅在选中。遂寻其居，则曰闽人，未至京国。杨公诚其子。令听之。俟其到京，与之往来，以应斯梦。一日。杨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间，休于逆旅。有目远来者，试命询之，乃贡士也。侦所自，曰：“自闽。”问其娃，曰：“濮阳。”审其名，曰：“愿。”杨公曰：“吁！斯天启也。安详有既梦于彼，复遇于此哉。”遂命相见。濮阳逡巡不得让，执所业以见。始阅其人，眉宇清朗；次与之语，词气安详；终阅其文，体理精奥；问其所抵，则曰：“今将僦居。”杨公令尽驱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与之朝夕同处。是冬，大称濮阳艺学于公卿间，人情翕然，升第必矣。试期有日，而生一夕暴卒。杨公惋痛嗟骇，搜囊其贫，乡路且远，力为营辨，归骨闽间。仍谓其子曰：“我梦无征，汝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无濮阳者。夏首，将关送于吏部。时宰相有言：“前辈重族□望，轻官职。竹林七贤，曰陈留阮籍、沛国刘伶、河间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岁慈恩寺题名，咸以族望。题毕，杨闲步塔下，仰视之曰：弘农杨戴，濮阳吴当。恍然如梦中所见。（出《唐阙史》）

卢贞犹子

太子宾客卢尚书贞，犹子为僧。会昌中，沙汰僧徒，斥归家，以荫补光王府参军。一夕，梦为僧时所奉师来慰，问其出处。再三告以佛氏沦破，已无所归。今为一官，徒遣旦夕。期再落顶上发，方毕志愿。且泣且诉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与佛法。”语未竟，见八面屯兵，千乘万骑，旌旗日月，衣裳锦绣，仪卫四合，真天子大驾。军人喧喧，言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卢方骇愕不能测，遽惊觉，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泄于人。无几，宣宗自光邸践祚，录王府属吏。卢以例，不拘常调格迁叙，自是稍稍兴起释教。寺宇僧尼旧制，一契梦中语。卢校梦中所谓本师，盖参军事府主。近师弟子，故以为冥兆。岂神之意，以是微而显乎。（出《宣室志》）

国子监明经

柳璟知举年，有国子监明经，失姓名，昼梦依徙于监门。有一人。负衣囊，访明经姓氏，明经语之，其人笑曰：“君来春及第。”明经遂邀入长兴里毕罗店，常所过处。店外有犬竞，惊曰：“差矣。”梦觉，遽呼邻房数人，语其梦。忽见长兴店子入门曰：“郎君与客食毕罗，计二斤，何不计直而去也？”明经大骇，解衣质之，且随验所梦，相其榻器，省如梦中。乃谓店主曰：“我与客俱梦中至是，客岂食乎？”店主惊曰：“初怪客前毕罗悉完，疑其嫌置蒜也。”来春，明经与邻房三人中所访者，悉上第。（出《酉阳杂俎》）

薛 义

秘省校书河东薛义，其妹夫崔秘者，为桐庐尉。义与叔母

韦氏为客，在秘家。久之，遇痼疾，数月绵辍，几死。韦氏深忧，夜梦神人白衣冠袷单衣。韦氏因合掌致敬，求理义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疔，则不可治矣。”因以二符兼咒授韦氏，咒曰：“‘勃疔勃疔，四山之神，使我来缚，六丁使者，五道将军，收汝精气，摄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发，即诵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时韦氏少女，年七岁，亦患痼疾。旁见一物，状如黑犬而蚝毛。神云：“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杀之，汝疾必愈。不尔，汝家二小婢，亦当患疔。”韦氏梦中杀犬。及觉，传咒于义，义至心持之，疾遂愈。韦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也。（出《广异记》）

郑 光

淄青郑尚书光，会昌六年春，梦自御牛车，车中载瑞日，光烛天地。自执鞚，行通衢中。俄而惊寤，且奇叹。后月余，宣宗即位。以元舅之故，累拜尚书淄青节度。果契前梦。（出《宣室志》）

宋 言

宋言，近十举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将取府解。本名岳，因昼寝，似有人报云：“宋秀才若头上戴山，无因成名。但去之，自当通泰。”觉来便思去之，不可名犹，遂去二犬，乃改为言。及就府试，冯涯侍郎作掾而为试官，以解首送也。时京兆尹张毅夫以冯（冯原作马。据《云溪友议》八改。）参军解

送举人有私，奏谴澧州司户。再次，退解头为第六十五人。知闻来唁，宋曰：“来春之事，甘已参差。”及李潘舍人放榜，言第四人及第。（出《云溪友议》）

曹 确

曹确判度支，亦有台辅之望。或梦剃发为僧，心甚恶之。有一士，云占梦多验。确召之，具以所梦话之。此人曰：“前贺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号剃度也。”无何，杜相出镇江西，而相国大拜。（出《北梦琐言》）

刘仁恭

梁刘仁恭微时，曾梦佛幡于手指飞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贵。”后如其说，果为幽帅焉。（出《北梦琐言》）

唐僖宗

僖宗自晋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晓棋。一夕，梦人以棋经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觉，命待诏观棋，凡所指划，皆出人意。（出《补录记传》）

刘 檀

王蜀员外郎刘檀本名审义，忽梦一孝子，引令上檀香树，而谓曰：“君速登。”刘乃登。遂向怀内出绯衣，令服之。觉，因改名檀。未及一年，蜀郡牧请一杜评事充倅职，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敕下，杜丁忧不行。杜遂举刘于郡侯。郡侯乃奏檀，而所授官与杜先奏拟无别。是时刘方闲居力困，杜因遗刘新绯公服一领。果征梦焉。（出《玉溪编事》）

晋少主

开运甲辰岁暮冬，晋帝遣中使至内署，宣问诸学士云：朕昨夜梦一玉盘，中有一玉碗及一玉带，皆有碾文，光荧可爱，是何征也？宜即奏来。”承旨李慎仪与同僚并表奏贺，以为玉者帝王之宝也，带者有誓功之兆，盘盂者乃守器之象，为吉梦，不敢有他占。（出《玉堂闲话》）

辛夤逊

孟蜀翰林学士辛夤逊，顷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则古道院，在一峰之顶，内塑像皇姑，则唐玄宗之子也。一夕，梦见皇姑召之，谓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聪利，老而弥壮，心力不倦，亦资于年寿矣。汝有道性，不久住此，须出佐理当代。夤逊梦中拜请法制，则与申天师怡神论中者同。夤逊遂日日食之，令

老而轻健，年愈从心，犹多著述。又梦掌中草不绝，后来内制草数年。复掌选，心力不倦。因知申天师怡神论中仙方。尽可验矣。（出《野人闲话》）

何致雍

何致雍者，贾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学。尝从其叔，泊舟皖口。其叔夜梦一人若官吏，乘马从数仆，来往岸侧。遍阅舟船人物之数。复一人自后呼曰：“何仆射在此，勿惊之。”对曰：“诺，不敢惊。”既寤，遍访邻舟之人，皆无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风涛，所泊之舟皆没，唯何氏存。叔父乃谓致雍曰：“我家世贫贱，吾复老矣，何仆射必汝也！善自爱。”致雍后从知于湖南，为节度判官。会楚王殷自称尊号，以致雍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致雍自谓当作相，而居师长之任。后楚王希范嗣立，复去帝号，以致雍为节度判官检校仆射。竟卒于任。（出《稽神录》）

郭仁表

伪吴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城北。甲寅岁，因得疾沉痾，忽梦道士衣金花紫帔，从一小童，自门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问疾何时可愈。道士色厉曰：“甚则有之。”即寤，疾甚。数夜，复梦前道士至，因叩头逊谢。久之，道士色解，索纸笔。仁表以为将疏方，即跪奉之。道士书而授之，其辞曰：“飘风暴雨可思惟，鹤望巢门敛翅飞。”吾道之宗正可依，万

物之先数在兹，不能行此欲何为？”梦中不晓其义，将问之，童子摇手曰：“不可。”拜谢，道士自西北而去。因尔疾愈。（出《稽神录》）

王 玠

伪吴鄂帅王玠少为小将，从军围颍州，夜梦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堕地，能避之，当至将相。”明日，众军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玠仗剑，倚栅木而督战。俄有大石，正中其栅木及玠。铠甲之半皆糜碎，而玠无伤。因叹曰：“流星正尔耶。”由是自负，卒至大官。（出《稽神录》）

谢 谔

进士谢谔，家于南康，舍前有溪，常游戏之所也。谔为儿时。尝梦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遗之曰：“郎吞此，则明悟矣。”谔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细者六十余颗，及长，善为诗。进士裴说为选其善者六十余篇，行于世。（出《稽神录》）

崔万安

江南司农少卿崔万安，分务广陵。常病苦脾泄，困甚。其家祷于后土祠。是夕，万安梦一妇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编贝珠为之。谓万安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与，可取青

木香肉豆蔻等分，枣肉为丸，米饮下二十丸。”又云：“此药太热，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出《稽神录》）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评事。世乱年老，无复宦情，筑室于广陵法云寺之西，为终焉之计。尝梦束草加首，口衔一刀，两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异之。俄而孙儒陷广陵，儒部将李琼屯兵于法云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将马殷、刘建封辈，率众南走。琼因强令俱行。及殷据湖南，琼为桂管观察使。用令为荔浦令。则前梦之验也。（出《稽神录》）

毛贞辅

伪吴毛贞辅，累为邑宰。应选之广陵，梦吞日。既寤，腹犹热。以问侍御史杨廷式。杨曰：“此梦至大，非君所能当。若以君而言，当得赤乌场官也。”果如其言。（出《稽神录》）

卷第二百七十九

梦四梦咎征

萧吉 侯君集 崔湜 李林甫 杜玄 召皎 李揆云 李叔霁
李诉 薛存诚 李伯怜 张瞻 于堇 卢彦绪 柳宗元 卫中行
张省 躬 王恹 柳凌 崔暇 苏检 韦检 朱少卿 覃鹭
孟德崇 孙光宪 陆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萧 吉

大业中，有人尝梦凤凰集手上，深以为善征，往诣萧吉占之。吉曰：“此极不祥之梦。”梦者恨之，而以为妄言。后十余日，梦者母死。遣所亲往问吉所以，吉云：“凤鸟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礼》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必有重忧耳。”（出《大业拾遗记》）

侯君集

唐贞观中，侯君集与庶人承乾通谋，意不自安。忽梦二甲

士录至一处，见一人高冠奋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来。俄有数人操屠刀，开其脑上及右臂间，各取一骨片，状如鱼尾。因弇吃而觉，脑臂犹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钩弓。欲自首，不决而败。（出《酉阳杂俎》）

崔 湜

唐右丞卢藏用、中书令崔湜太平党，被流岭南。至荆州，湜夜梦讲坐下听法而照镜。问善占梦张猷。谓卢右丞曰：“崔令公大恶，梦坐下听讲，法从上来也。镜字金旁竟也。其竟于今日乎。”寻有御史陆遗免贲敕令湜自尽。（出《朝野僉载》）

李林甫

李林甫梦一人，细长有髯，逼林甫，推之不去。林甫寤而言曰：“此裴宽欲谋替我。”（出《谈宾录》）

杜 玄

洛州杜玄有牛一头，玄甚怜之。夜梦见其牛有两尾，以问占者李仙药，曰：“牛字有两尾，失字也。”经数日，果失之。（出《朝野僉载》）

召 皎

安禄山以讨君侧为名，归罪杨氏，表陈其恶，乃牒东京送

表。议者以其辞不利杨氏，难于传送。又恐他日禄山见殓，乃使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览之不悦，但传诏言皎还。皎出中书，见国忠，问：“送胡之表，无乃劳耶？赖其不相非状，忽有恶言，亦当送之乎？”呵使速去。皎还至戏口驿，意甚忙忙，坐厅上绳床，恍然如梦。忽觉绳床去地数丈，仰视，见一人介冑中立，呵叱左右二十余人，令扑己。虽被拖拽，厅上复有一人，短帽紫衣来云：“此非蒋清，无宜杀也。”遂见释放。皎数日还至洛，逆徒寻而亦至。皎与流辈数人守扃待命，悉被收缚。皎长大，有容止，而立居行首，往见贼将田軋贞。軋贞介冑而立，即前床间所梦者也。逆呵呼皎云：“何物小人，敢抗王师。”命左右仆杀。手力始至，严庄遽从厅下曰：“此非蒋清，无宜加罪。”軋贞方问其姓，云：“姓召。”因而见释。次至蒋，遂遇害也。（出《广异记》）

李捎云

陇西李捎云，范阳卢若虚女婿也。性诞率轻肆，好纵酒聚饮。其妻一夜，梦捕捎云等辈十数人，杂以娼妓，悉被发肉袒，以长索系之，连驱而去，号泣顾其妻别。惊觉，泪沾枕席，因为说之。而捎云亦梦之，正相符会。因大畏恶，遂弃断荤血，持金刚经，数请僧斋，三年无他。后以梦滋不验，稍自纵怠，因会中友人，逼以酒炙。捎云素无检，遂纵酒肉如初。明年上巳，与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余人，泛舟曲江中，盛选长安名倡，大纵歌妓。酒正酣舟覆，尽皆溺死。（出《广异记》）

李叔霁

监察御史李叔霁者，与兄仲云俱进士擢第，有名当代。大历初，叔霁卒。经岁余，其妹夫与仲云同寝，忽梦叔霁，相见依依然。语及仲云，音容惨怆曰：“幽明理绝，欢会无由，正当百年之后，方得聚耳。我有一诗，可为诵呈大兄。诗云：‘忽作无期别，沉冥恨有余。长安虽不远，无信可传书。’”后数年。仲云亦卒。（出《广异记》）

李 诩

凉武公诩，以殊勋之子，将元和之兵，擒蔡破郢，数年攻战，收城下壁，皆以仁恕为先，未尝枉杀一人，诚信遇物，发于深恳。长庆元年秋，自魏博节度使、左仆射、平章事诏征还京师。将入洛，其衙门将石季武先在洛，梦凉公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以宰相行呵叱动地。有道士八人，乘马，持绛节幡幢，从南欲上。导骑呵之，对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与语，季武骤马而前。持节道士曰：“可记我言，闻于相公。”其言曰：“耸轡排金阙，乘轩上汉槎。浮名何足恋，高举入烟霞。”季武元不识字，记性又少，及随道士信之，再闻已得。道士曰：“已记得，可先白相公。”乃惊觉，汗流被体。喜以为相国犹当上仙，况俗官乎！后三日，凉公果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因入憩天宫寺，月余而薨。时人以仁恕端悫之心，固合于道，安知非谪仙数满而去乎。（出《续幽怪录》）

薛存诚

御史中丞薛存诚，元和末，由台丞入给事中。末期，复亚台长。宪阁清严，俗尘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闲旷之思。及厅吟曰：“卷帘疑客到，入户似僧归。”后月，阍吏因昼寝未熟，仿佛间，见僧童数十人，持香花幢盖，作梵唱，次第入台。阍吏呵之曰：“此御史台，是何法事，高声入来？”其一僧自称：“识达，是中丞弟子，来迎本师。师在台，可入省迎乎？”阍吏曰：“此中丞，官亚台，本非僧侣，奈何敢入台门？”即欲擒之。识达曰：“中丞元是须弥山东峰静居院罗汉大德，缘误与天人言，意涉近俗，谪来俗界五十年。年足合归，故来迎耳。非汝辈所知也。”阍吏将驰报，遂惊觉。后数日，薛公自台中遇疾而薨。潜伺其年，正五十矣。（出《续玄怪录》）

李伯怜

威远军小将梅伯成善占梦。有优人李伯怜游涇州乞钱，得米百斛。及归，令弟取之，过期不至。夜梦洗白马，访伯成占之。伯成杼思曰：“凡顓人好反语，洗白马，泻白米也。君所忧。或有风水之虞乎？”数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无余。（出《酉阳杂俎》）

张 瞻

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梦。贾客张瞻将归。梦炊于臼中，问王生，生言：“君归不见妻矣。臼中炊，因无釜也。”贾客至家，妻卒数月矣。（出《酉阳杂俎》）

于 董

有一人梦松生户前，一人梦枣生屋上，以问补阙于董，董言：“松丘垅间所植，‘枣’字重来，重来呼魄之象。”后二人俱卒。（出《酉阳杂俎》）

卢彦绪

许州司仓卢彦绪所居溷，夏雨暴至，水满其中，须臾漏尽。彦绪使人观之，见其下有古圻，中是瓦棺，有妇人，年二十余，洁白凝净，指爪长五六寸，头插金钗十余支。铭志云：是秦时人，千载后当为卢彦绪开，运数然也。闭之吉，启之凶。又有宝镜一枚，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金轮。彦绪取钗镜等数十物，乃闭之。夕梦妇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怒色。经一年而彦绪卒。（出《广异记》）

柳宗元

柳员外宗元自永州司马征至京，意望重用。一日。诣卜者问命，且告以梦，曰：“余柳姓也，昨梦柳树仆地，其不祥乎？”

卜者曰：“无苦，但忧为远官耳。”征其意，曰：“夫生则树柳，死则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后卒于柳州焉。（出《因话录》）

卫中行

卫中行为中书舍人时，有故旧子弟赴选，投卫论嘱，卫欣然许之。驳榜将出，其人忽梦乘驴渡水，蹶坠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湿。选人与秘书郎韩皋有旧，访之，韩被酒，半戏曰：“公今年选事不谐矣！据梦，卫生相负，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驳放。韩有学术，韩仆射犹子也。（出《酉阳杂俎》）

张省躬

枝江县令张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张垂者，举秀才下第，客于蜀，与省躬素未相识。大和八年，省躬昼寤，忽梦一人，自言当家，名垂，与之接，欢狎弥日。将去，留赠诗一首曰：“戚戚复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独茫茫，荒郊遇寒食。”惊觉，遽录其诗，数日而卒。（出《酉阳杂俎》）

王 恽

进士王恽，才藻雅丽，尤长体物。著《送君南浦赋》，为词人所称。会昌二年，其友人陆休符忽梦被录至一处，有驺卒

止于屏外，见若胥靡数十，王恇在其中。陆欲就之，恇面若愧色，陆强牵之语，恇垂泣曰：“近受一职司，厌人闻。”指其类，“此悉同职也。”休符恍惚而觉。时恇住杨州，其子住太平，休符异所梦，迟明，访其家信，得王至洛书。又七日，其讣至，计其卒日，乃陆之梦夕也。（出《酉阳杂俎》）

柳 凌

司农卿韦正贯应举时，尝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军事判官。柳尝梦有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访韦解之，韦曰：“柴，薪木也。公将此不久乎！”月余，柳疾卒。素贫，韦为部署，米麦镢帛，悉前请于官数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韦披案，方省柳前梦。（出《酉阳杂俎》）

崔 暇

中书舍人崔暇弟嘏，娶李续女。李为曹州刺史，令兵马使国邵南勾当障车。后邵南因睡，忽梦崔女在一厅中，女立于床西，崔嘏在床东。女执红笺，题诗一首，笑授嘏，嘏因朗吟之。诗言：“莫以贞留妾，从他理管弦。容华难久驻，知得几多年。”梦后才一岁，崔嘏妻卒。（出《酉阳杂俎》）

苏 检

苏检登第，归吴省家，行及同州澄城县，止于县楼上。醉后，梦其妻取笔砚，篋中取红笺，剪数寸而为诗曰：“楚水平如镜，周回白鸟飞。金陵几多地，一去不知归。”检亦裁蜀笺而赋诗曰：“还吴东去下澄城，楼上清风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树已凋零。”诗成，俱送于所卧席下。又见其妻笞检所挈小青极甚。及寤，乃于席下得其诗，视篋中红笺，亦有剪处。小青其日暴疾。已而东去，及鄂岳已来，舍陆登舟，小青之疾转甚。去家三十余里，乃卒。梦小青云：“瘞我北岸新茔之后。”及殡于北岸，乃遇一新茔，依梦中所约瘞之。及归，妻已卒。问其日，乃澄城县所梦之日。谒其茔，乃瘞小青坟之前也。时乃春暮，其茔四面，多是海棠花也。（出《闻奇录》）

韦 检

韦检举进士不第。常有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检追痛悼，殆不胜情。举酒吟诗，悲怨可掬。因吟曰：“宝剑化龙归碧落，嫦娥随月下黄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书窗恨独眠。”一日，忽梦姬曰：“某限于修短，不尽箕帚，涕泪潸然，常有后期。今和来篇，口占曰：‘春雨濛濛不见天，家家门外柳和烟。如今肠断空垂泪，欢笑重追别有年’。”检终日悒悒不乐，后更梦姬，曰：“郎遂相见。”觉来神魂恍惚，乃题曰：“白浪漫漫去不回，浮云飞尽日西颓。始皇陵上千年树，银鸭金凫也变灰。”后果即世，皆符兆。（出《抒情诗》）

朱少卿

王蜀时，有朱少卿者，不记其名。贫贱客于成都，因寝于旅舍。梦中有人扣扉觅朱少卿，其声甚厉，惊觉访之，寂无影响。复睡，梦中又连呼之。俄见一人，手中执一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书两头，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续有一人，自外牵马一匹直入。云：“少卿领取。”朱视之，其马无前足，步步侧蹶，匍匐而前，其状异常苦楚。朱大惊而觉，常自恶之。后蜀王开国，有亲知引荐，累至司农少卿。无何，膝上患疮，双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经旬，五月五日殂。乃马梦之征也。（出《王氏见闻》）

覃 鷺

孟蜀工部侍郎刘义度，判云安日。有押衙覃鷺，梦与友人胡鍼同在一官署厅前，见有数人，引入刘公，则五木备体，孑然音旨，说理分解，似有三五人执对。久而方退，于行廊下坐，见进食者，皆是鲜血。覃因问，旁人答曰：“公为断刑错误所致，追来亦数日矣。”遂觉。及早，见胡鍼话之，鍼曰：“余昨夜所梦，一与君叶，岂非同梦乎？”因共秘之。刘公其日果吟《感怀诗》十韵。其一首曰：“昨日方髻髻，如今满颌髯。紫阁无心恋，青山有意潜。”今其诗皆刊于石上，人皆讶其诗意。不数日而卒，岂非断刑之有错误乎？（出《野人闲话》）

孟德崇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贻卹之子也。自恃贵族，脱略傲诞。尝太庙行香，携妓而往。一夕。梦一老人责之，且取案上笔，叱令开手，大书‘九十字’而觉。翌日，与宾客话及此事，自言“老人责我，是惜我也。书‘九十’字。赐我寿至九十也。”客有封琰戏之曰：“‘九十’字，乃是行书卒字。亚卿其非吉征乎？”不旬日，果卒。（出《野人闲话》）

孙光宪

荆南节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孙光宪梦在渚宫池与同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厅独处，唯姬妾侍焉。俄而高公弟保勣见召上桥，授以笔砚，令光宪指摠发军，仍遣厅头二三子障蔽光宪，不欲保融遥见。逡巡，有具橐鞬将校列行俟命。次见掌节吏严光楚鞞而前趋，手捧两黑物，其一则如黑漆靴而光，其一即寻常靴也。谓光宪曰：“某曾失墨两挺，蒙王黜责，今果寻获也。”良久梦觉。翌日，说于同僚。逾月而保融卒，节院将严光楚具帖子取处分倒节，光宪请行军司马王甲判之。墨者阴黑之物，节而且黑，近于凶象，即向之所梦，倒双节之谓也。（出《北梦琐言》）

陆洎

江南陆洎为常州刺史，不克之任，为淮南副使。性和雅厚重，时辈推仰之，副使李承嗣尤与之善。乙丑岁九月，承嗣与诸客访之。洎从客曰：“某明年此月，当与诸客别矣。”承嗣问其故，答曰：“吾向梦人以一骑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数里，至一大府，署曰‘阳明府’。入门西序，复有东向大门，下马入一室。久之，吏引立阶下。门中有二绿衣吏，捧一案。案上有书，有一紫衣秉笏，取书宣云：‘洎三世为人，皆行慈孝，功成业就，宜授此官，可封阳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监事。来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复以骑送归，奄然遂寤。灵命已定，不可改矣。”诸客皆嘻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复与向候之客诣之，谓曰：“君明日当上事，今何无恙也？”洎曰：“府中已办，明当行也。”承嗣曰：“吾常以长者重君，今无乃近妖乎？”洎曰：“唯君与我有缘，他日必当卜邻。”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茱萸湾。承嗣后为楚州刺史卒，葬于洎墓之北云。（出《稽神录》）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书周延翰，性好道，颇修服饵之事。尝梦神人以一卷书授之，若道家之经，其文皆七字为句。唯记其末句云：“紫髯之畔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为必得丹砂之效。从事建业卒，葬于吴大帝陵侧。无妻子，唯一婢名丹砂。（出《广异记》。）

王 瞻

虔化县令王瞻罢任归建业，泊舟秦淮。病甚。梦朱衣吏执牒至曰：“君命已尽，今奉召。”瞻曰：“命不敢辞，但舟中狭隘，欲宽假之。使得登岸卜居，无所惮也。”吏许诺，以五日为期，至日平明，且当来也。”既寤，便能下床，自出僦舍，营办凶具，教其子哭踊之节，召六亲为别。至期，登榻安卧。向曙乃卒。（出《稽神录》）

邢 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岁，梦人告曰：“君当为泾州刺史，既而为宣州泾县令。”考满，复梦其人告云：“宣州诸县官人，来春皆替，而君官诰不到。”邢甚恶之。至明年春，罢归，有荐邢为水部员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复请二十余日，竟未拜而卒。（出《稽神录》）

卷第二百八十

梦五（鬼神上）

炀帝 豆卢荣 杨昭成 扶沟令 王诸 西市人 王方平
张诜 麻安石 阎陟 刘景复

炀 帝

武德四年，东都平后，观文殿宝厨新书八千许卷将载还京师。上官魏梦见炀帝，大叱云：“何因辄将我书向京师。”于时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调度，乃于陕州下书，著大船中，欲载往京师。于河值风覆没，一卷无遗。上官魏又梦见帝，喜云：“我已得书。”帝平存之日，爱惜书史，虽积如山丘，然一字不许外出。及崩亡之后，神道犹怀爱吝。按宝厨新书者，并大业所秘之书也。（出《大业拾遗》）

豆卢荣

上元初，豆卢荣为温州别驾卒，荣之妻即金河公主女也。公主尝下嫁辟叶，辟叶内属。其王卒，公主归来。荣出佐温州，

公主随在州数年。宝应初，临海山贼袁晁攻下台州。公主女夜梦一人，被发流血，谓曰：“温州将乱，宜速去之。不然，必将受祸。”及觉，说其事。公主云：“梦想颠倒，复何足信。”须臾而寝，女又梦见荣，谓曰：“适被发者，即是丈人，今为阴将。浙东将败，欲使妻子去耳。宜遵承之。无徒恋财物。”女又白公主说之。时江东米贵，唯温州米贱。公主令人置吴綾数千匹，故恋而不去。他日，女梦其父云：“浙东八州，袁晁所陷。汝母不早去，必罹艰辛。”言之且泣。公主乃移居栝州。栝州陷，轻身走出，竟如梦中所言也。（出《广异记》）

杨昭成

开元末，洛阳贾氏为广汉什邡令，将其家之任。欲至白土店东七里，其妻段氏，马惊堕坑而死，即殁于山中。经两载，弘农杨昭成为益州仓曹，之广汉。晓发，其妻奚氏忽于马上而睡，向后倾倒。昭成自下驭马，频呼问，犹不觉，将至白土方寤。云：“向梦有一妇人，衣绿单裙白布衫，年甫三十，容色艳丽，来控我马，悲啼久之，自称段姓，是什邡贾明府之妻。至此身死，见留山中，孤魂飘泊，不胜羁独。夫人后若还京，我有兄名某，见任京兆功曹，可相为访，令收己魂，归于故乡。深以相嘱，言讫乃去。”昭成其夕宿白土，具以梦问店者。店人云：“贾明府妻坟，去此六七里。坠坑而死，殁在山中，已二年矣。”其言始末，与梦相类。昭成深异之，因记其事。后奉入京，寻其段族，具为说之。段氏举家悲泣，遂令人往取神柩，葬之。（出《灵异记》。）

扶沟令

扶沟令某霁者，失其姓，以大历二年卒。经半岁，其妻梦与霁遇。问其地下罪福，霁曰：“吾生为进士，陷于轻薄，或毁讞词赋，或诋诃人物，今被地下所主。每日送两蛇及三蜈蚣，出入七窍，受诸痛苦，不可堪忍。法当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罪毕，方得脱生。近以他事，为阎罗王所剥，旧裋狼藉，为人所笑，可作一裋与我。”妇云：“无物可作。”霁曰：“前者万年尉盖又玄将二绢来，何得云无？”兼求铸像写法华经。妇并许之，然后方去尔。（出《广异记》）

王 诸

大历中，邛州刺史崔励亲外甥王诸，家寄绵州，往来秦蜀，颇谙京中事。因至京，与仓部令史赵盈相得。每赍左绵等事，盈并为主之。诸欲还，盈固留之。中夜，盈谓诸曰：“某长姊适陈氏，唯有一笄女。前年，长姊丧逝。外甥女子，某留抚养。所惜聪惠，不欲托他人。知君子秉心，可保岁寒。非求于伉俪，所贵得侍巾栉。如君他日礼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即某之望也！成此亲者，结他年之好耳。”诸对曰：“感君厚意，敢不从命？固当期于偕老耳！”诸遂备纁币迎之。后二年，遂挈陈氏归于左绵。是时励方典邛商，诸往觐焉。励遂责诸浪迹，又恐年长不婚，诸具以情白舅。励曰：“吾小女宽柔，欲与汝重亲，必容汝旧纳者。”陈氏亦曰：“岂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某本意。”诸遂就表妹之亲。既成婚，

崔氏女便令取陈氏同居，相得，更无分毫失所。励令其子铿与诸江陵卜居，兼将金帛下峡而去。三月诸发。五月。励受替，遂尽室江陵而行。诸与铿方买一宅，修葺。停午，诸忽梦陈氏被发来。哀告诸曰：“某，他乡一贱人。崔氏夫人，本许终始，奈何三峡舟中沐发，使人耸某，令于崩湍中而卒，永葬鱼鳖腹中！”哀泣沾襟。俄而铿于东厢寐，亦梦陈氏诉冤：“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三峡。”铿与诸偶坐，方讶其事，其夜，二人梦复如前。铿甚惭，谓诸曰：“某娘情性不当如是，何有此冤！且今日江头望信，若闻陈氏不平安，此则必矣！”后数日，果有信，说陈氏溺三峡。及励到诸家，诸泣说前事。崔氏为其兄所责，不能自明，遂断发暗鸣而卒，诸亦荡游他处。数年间，忽于夏口，见水军营之中东门厢，见一女人，姿状即陈氏也。诸流眄久之。其妇又殷勤瞻瞩，问僮仆云：“郎君岂不姓王？”僮走告诸。及白姨弟，令询其本末。陈氏曰：“实不为崔氏所挤，某失足坠于三峡，经再宿，泊尸于碛，遇鄂州回易小将梁璨。初欲收葬，后因吐无限水，忽然而苏。某感梁之厚恩，遂妻梁璨，今已诞二子矣。”诸由是疑负崔氏之冤，入罗浮山而为头陀僧矣！（出《乾鐏子》）

西市人

建中年，京西市人忽梦见为人所录，至府县衙，府甚严。使人立于门屏外，遂去，亦不见召。唯闻门内如断狱之声，自屏隙窥之，见厅上有贵人，紫衣据案，左右绿裳执案簿者，三四人。中庭，朱泚械身锁项，素服露首，鞠躬如有分雪哀请之状，言词至切。其官低头视事，了不与言。良久方谓曰：“君

合当此事，帝命已行，诉当无益。”泚辞不已，及至泣泣。其官怒曰：“何不知天命？”令左右开东廊下二院。闻开锁之声。门内有三十余人，皆衣朱紫，行列阶下。贵人指示曰：“此等待君富贵，辞之何益？”此人视之，乃李尚韦骆之辈也。诸人复入院门。又叱泚入西廊一院焉。贵人问左右云：“是何时事？”答曰：“十月。”又问何适而可。曰：“奉天。”如此诘问。良久乃已。前追使者复出，谓百姓曰：“误追君来，可速归。”寻路而返。梦觉，话于亲密。其后事果验也。（出《原化记》）

王方平

太原王方平性至孝。其父有疾危笃。方平侍奉药饵，不解带者逾月。其后侍疾疲极，偶于父床边坐睡。梦一鬼相语，欲入其父腹中。一鬼曰：“若何为入。”一鬼曰：“待食浆水粥，可随粥而入。”既约，方平惊觉。作穿碗。以指承之，置小瓶于其下。候父啜，乃去承指，粥入瓶中，以物盖上。于釜中煮之为沸，开视，乃满瓶是肉。父因疾愈。议者以为纯孝所致也。（出《广异记》）

张 诩

张诩，以贞元中，以前王屋令调于有司。忽梦一中使来，诩即具簪笏迎之。谓诩曰：“有诏召君，可偕去。”诩惊且喜，以为上将用我。即命驾，与中使俱出。见门外有吏十余，为驱殿者。诩益喜，遂出开远门，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再拜于前。近二百里，至一城，与马人物喧哗，阗咽于路，槐影

四矗，烟幕邐迤。城之西北数里，又一城。外有被甲者数百，罗立门之左右，执戈戟，列幡帜，环卫甚严，若王者居。既至门，中使命诜下马。诜整巾笏，中使引入门。兵士甚多。见宫阙台阁，既峻且丽。又至一门，中使引入百余人，具笏组，列于庭，仪甚谨肃。又有一殿峙然，琼玉华耀，真天子殿。殿左右有士数十，具甲倚剑。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一人峨冠，被袞龙衣，凭玉几而坐殿之东宇。又有一冠衣者，貌若妇人，亦据玉几殿之西宇。有宫嫔数十，列于前。中使谓诜曰：“上在东宇，可前谒。”即趋之东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于殿之前轩，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宫庭事，无使有不如法者。”诜又再拜舞蹈。即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仪度如东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门。诜悸且甚，因谓之曰：“某久处外藩，未得见天子，向者朝对，无乃不可于礼乎？”中使笑曰：“吾君宽，无惧耳。”言毕东望，有兵士数百驰来。中使谓诜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无犯严禁。”即呼吏命驾。惶惑之际而寤。窃异其梦，不敢语于人。后数日，诜拜虢陵令。及凡所经历，皆符所梦。又天后祔葬，诜所梦殿东宇下。峨冠被袞龙衣者，乃高宗也。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妇人者，乃天后也。后数月，因至长安，与其友数辈会宿，具话其事。有以列圣真图示诜者，高宗及天后，果梦中所见也。（出《宣室志》）

麻安石

麻安石，唐贞元中至寿春，谒太守杨承恩。安石在道门，习学推步，自言大夫四月加官，合得旌节。是年，武成刺史三人，安州伊公慎、宋州刘公逸、寿州杨公淮并加散骑常侍。后

安石忽夜梦。寿州子城内路西院中殿内，见戴冠帻神人，乘白马，朱尾鬣，称是宋武帝。呼安石向前曰：“杨承恩无节度使，卿不用住。”至明，方问人，此乃宋武帝升坛拜将处，有记见在。安石检解梦书，言见戴冠帻神与人言者，善恶如其言。遂再三恳辞，暂归山。是月，离寿州。后杨公风疾，罢归朝，果验也。（出《祥异集验》）

阎 陟

阎陟幼时，父任密州长史，陟随父在任。尝昼寝，忽梦见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丽，来与己会。如是者数月，寝辄梦之。后一日，梦女来别，音容凄断，曰：“己是前长史女，死殡在城东南角。明公不以幽滞卑微，用荐枕席。我兄明日来迎己丧，终天永别，岂不恨恨。今有钱百千相赠，以伸允眷。”言讫，令婢送钱于寝床下，乃去。陟觉，视床下，果有百千纸钱也。（出《广异记》）

刘景复

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纒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捧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盖户牖墙壁会前后所献者，无以匹也。女巫方舞。有进士刘景复，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庙之东通波馆，而欠伸思寝。乃就榻，方寝，见紫衣冠

者言曰：“让王奉屈。”刘生随而至庙，周旋揖让而坐。王语刘生曰：“适纳一胡琴，艺甚精而色殊丽。吾知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宠其艺。”初生颇不甘，命酌人间酒一杯与歌。逡巡酒至，并献酒物。视之，乃适馆中祖筵者也。生饮数杯，醉而作歌曰：“繁弦已停杂吹歇，胜儿调弄逻娑发。四弦拢拈三四声，唤起边风驻寒月。大声漕漕奔湫湫，浪蹙波翻倒溟涬。小弦切切怨颼颼，鬼注神悲低悉率。侧腕斜挑掣流电，当秋直戛腾秋鹖。汉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虚夸有仙骨。我闻天宝年前事，凉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乱，犬豕崩腾恣唐突。玄宗未到万里桥，东洛西京一时没。一朝汉民没为虏，饮恨吞声空咽嗚。时看汉月望汉天。怨气冲星成（成字原缺。据明钞本补。）彗孛。国门之西八九镇，高城深垒闭闲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车徒屹屹。今朝闻奏凉州曲，使我魂魄暗超忽。胜儿若向边塞弹，征人血泪应阑干。”歌既成，刘生乘醉，落泊草扎而献。王寻绎数四，召胜儿以授之。王之侍儿有不乐者，妒色形于坐。王恃酒，以金如意击胜儿首，血淋襟袖。生乃惊起。明日视绘素，果有损痕。歌今传于吴中。（出《纂异记》）

卷第二百八十一

梦六鬼神下

李进士 侯生 袁继谦 邵元休 周蔼 郑起 朱拯 韦建
郑就 梦游上 樱桃青衣 独孤遐叔

鬼神下

李进士

有进士姓李，忘记名。尝梦见数人来追去。至一城，入门有厅，室宇宏壮。初不见人，李径升堂，侧坐床角。忽有一人，持杖击己，骂云：“何物新鬼，敢坐王床。”李径走出。顷之，门内传声王出，因见紫衣人升坐，所由引领人。王问：“其何故盗妹夫钱？”初不之悟。王曰：“汝与他卖马，合得二十七千，汝须更取三十千，此非盗耶？”须臾，见绯衣人至，为李陈谢：“此人尚有命，未合即留住，但令送钱还耳。”王限十五日，计会不了，当更追对。李既觉，为梦是诞事，理不足信。后十余日，有磨镜人至其家，自行善占。家人使占有验，竟以白李。李亲至其所，问云：“何物小人，诳惑诸下。”磨镜者怒云：“卖马窃资，王令计会，今限欲满，不还一钱，王

即追君。君何敢骂国士也？”李惊怪是梦中事，因拜谢之，问何由知此。磨镜云：“昨朱衣相救者，是君曾祖。恐君更被追，所以令我相报。”李言妹夫已死，钱无还所。磨镜云：“但施贫丐，及散诸寺，云为亡妹夫施，则可矣。”如言散钱，亦不追也。（出《广异记》）

侯 生

上谷侯生者，家于荆门。以明经入仕，调补宋州虞城县。初娶南阳韩氏女，五年矣。韩氏尝夕梦黄衣者数辈召，出其门，偕东行十余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数十辈，轩宇华壮，人物极众。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屐，壮甚峻峙。左右者数百，几案茵席，罗列前后。韩氏再拜。俄有一妇人年二十许，身长丰丽，衣碧襦绛袖，以金玉钗为首饰，自门而来，称卢氏。谓韩氏曰：“妾与子仇敌且久，子知之乎？”韩氏曰：“妾一女子，未尝出深闺，安得有仇敌耶？”卢氏色甚怒曰：“我前身尝为职官，子诬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摈斥草野而死，岂非仇敌乎？今我诉于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从吾请，汝之死不朝夕矣。”韩氏益惧，欲以词拒，而卢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谓卢氏曰：“汝之冤诚如是也，然韩氏固未当死，不可为也。”遂令吏出案牒。吏曰：“韩氏余寿一年。”青衣曰：“可疾遣归，无久留也。”命送至门。行未数里，忽悸而寤，恶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讯之，具以梦告。后数月，韩氏又梦卢氏者至其家，谓韩氏曰：“子将死矣。”韩氏惊寤，由是疾益加，岁余遂卒。侯生窃叹异，未尝告于人。后数年，旅游襄汉，途次富水。郡僚兰陵萧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

及萧氏归，常衣绛袖碧襦，以金玉钗为首饰，而又身长丰丽，与韩氏先梦同。生固以韩氏之梦告焉。萧氏闻之，甚不乐，曰：“妾外族卢氏。妾自孩提时，为伯舅见念，命为己女，故以卢为小字。则君亡室之梦信矣。”（出《宣室志》）

袁继谦

殿中少监袁继谦，为兖州推官。东邻即牢城都校吕君之第。吕以其第卑湫，命卒削子城下土以培之。削之既多，遂及城身，稍薄矣。袁忽梦乘马，自子城东门楼上。有人达意，请推官登楼。自称子城使也。与袁揖让，乃谓袁曰：“吕君修私第，而削子城之土，此极不可。推官盍言之乎？”袁曰：“某虽忝宾僚，不相统摄。”又曰：“推官既不言，某自处置。”不一年，吕公被军寨中追之，有过禁系，久而停职。其宅今属袁氏，张沅尝借居之。（出《玉堂闲话》）

邵元休

晋右司员外郎邵元休，尝说河阳进奏官潘某，为人忠信明达。邵与之善，尝因从容话及幽冥，且惑其真伪。仍相要云：“异日，吾两人有先物故者，当告以地下事，使生者无惑焉。”后邵与潘别数岁。忽梦至一处，稍前进，见东序下，帘幙鲜华，乃延客之所。有数客，潘亦与焉。其间一人，若大僚，衣冠雄毅，居客之右。邵即前揖。大僚延邵坐。观见潘亦在下坐，颇有恭谨之色。邵因启大僚，公旧识潘某耶。大僚唯而已，斯须

命茶。应声已在诸客之前，则不见有人送至者。茶器甚伟。邵将啜之，潘即目邵，映身摇手，止邵勿啜。邵达其旨，乃止。大僚复命酒，亦应声而至诸客之前，亦不见执器者。罇罍古样而伟。大僚揖客而饮。邵将饮之，潘复映身摇手而止之，邵亦不敢饮。大僚又食，即有大饼饊下于诸客之前，馨香酷烈。将食，潘又止邵。有顷，潘目邵，令去。邵即告辞。潘白大僚曰：“某与邵故人，今欲送出。”大僚颌而许之。二人俱出公署，因言及顷年相邀幽冥之事。邵即问曰：“地下如何？”潘曰：“幽冥之事，固不可诬。大率如人世，但冥冥漠漠愁人耳。”言竟，邵辞而去。及寤，因访潘之存殁，始知潘已卒矣。（出《玉堂闲话》）

周 葛

湘湖有大校周葛者，居常与同门生姻好最厚。每以时人不能理命，致不萧子争财纷诟，列于讼庭，慨此为鉴。乃相约曰：“吾徒他年，勿遵其辙，倘有不讳，先须区分，俾其不露丑恶，胎责后人。”他日，同门生奉职襄邸，一夕，周校梦见挥涕（涕原作霍。据《北梦琐言》逸文改。）告诉曰：“姨夫姨夫，某前言已乖，今为异物矣。昨在通衢，急风所中，已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来归，略要处理。”周校忽然惊觉，通夕不寐。迟明，抵其家说之，家人亦梦，不旬日凶问至矣。自是传灵语，均财产，戒子辞妻，言善意勤，殆一月而去，不复再来。（出《北梦琐言》）

郑 起

进士郑起谒荆州节度高从诲，馆于空宅。其夕，梦一人告诉曰：“孔目官严光楚无礼。”意甚不平。比夕又梦。起异其事，召严而说之。严命巫祝祈谢，靡所不至，莫知其由。明年，郑生随计，严光楚爱其宅有少竹径，多方面致之。才迁居，不日以罪笞而停职，竟不知其故。（出《北梦琐言》）

朱 拯

伪吴玉山主簿朱拯赴选，至扬州。梦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旁一绿衣。紫衣起揖曰：“君当以十千钱见与。”拯拜许诺。遂寤。顷之，补安福令。既至，谒城隍神。庙宇神像，皆如梦中。其神座后屋漏梁坏。拯叹曰：“十千岂非此耶？”即以私财葺之，费如数。（出《稽神录》）

韦 建

江南戎帅韦建，自统军除武昌节度使。将行，梦一朱衣人，道从数十，来诣韦曰：“闻公将镇鄂渚，仆所居在焉，栋宇颓毁，风雨不蔽，非公不能为仆修完也。”韦许诺。及至镇访之，乃宋无忌庙。视其像，即梦中所见。因新其庙。祠祀数有灵验云。（出《稽神录》）

郑 就

寿春屠者郑就家至贫。常梦一人，自称廉颇，谓己曰：“可与屋东握地，取吾宝剑，当令汝富。然不得改旧业。”就如其言，果获之。逾年遂富。后泄其事，于是失剑。（出《稽神录》）

梦游上

樱桃青衣

天宝初，有范阳卢子，在都应举，频年不第，渐窘迫。尝暮乘驴游行，见一精舍中，有僧开讲，听徒甚众。卢子方诣讲筵，倦寝，梦至精舍门。见一青衣，携一篮樱桃在下坐。卢子访其谁家，因与青衣同餐樱桃。青衣云：“娘子姓卢，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访近属，即卢子再从姑也。青衣曰：“岂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卢子便随之。过天津桥，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门甚高大。卢子立于门下。青衣先入。少顷。有四人出门。与卢子相见。皆姑之子也。一任户部郎中、一前任郑州司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绯，二人衣绿，形貌甚美。相见言叙，颇极欢畅。斯须，引入此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许。言词高朗，威严甚肃。卢子畏惧，莫敢仰视。令坐，悉访内外，备谙氏族。遂访儿婚姻未？卢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子姓郑，早孤，遗吾

妹鞠养。甚有容质，颇有令淑。当为儿平章，计必允遂。”卢子遂即拜谢。乃遣迎郑氏妹。有顷，一家并到，车马甚盛。遂检历择日，云：“后日大吉。”因与卢子定义。姑云：“聘财函信礼席，儿并莫忧，吾悉与处置。儿有在城何亲故，并抄名姓，并具家第。”凡三十余家，并在台省及府县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结，事事华盛，殆非人间。明日拜席，大会都城亲表。拜席毕，遂入一院。院中屏帷床席，皆极珍异。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丽，宛若神仙。卢生心不胜喜，遂忘家属。俄又及秋试之时。姑曰：“礼部侍郎与姑有亲，必合极力，更勿忧也。”明春遂擢第。又应宏词，姑曰：“吏部侍郎与儿子弟当家连官，情分偏洽，令渠为儿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秘书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县尉。”数月，敕授王屋尉，迁监察，转殿中，拜吏部员外郎。判南曹，铨毕，除郎中。余如故。知制诰数月，即真迁礼部侍郎。两载知举，赏鉴平允，朝廷称之。改河南尹旋属车驾还京，迁兵部侍郎。扈从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铨。甚有美誉，遂拜黄门侍郎平章事。恩渥绸缪，赏赐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谏忤旨，改左仆射，罢知政事。数月，为东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后，至是经二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毕，内外诸孙十人。后因出行，却到昔年逢携樱桃青衣精舍门，复见其中有讲筵，遂下马礼谒。以故相之尊，处端揆居守之重，前后导从，颇极贵盛。高自简贵，辉映左右。升殿礼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闻讲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梦觉，乃见著白衫，服饰如故，前后官吏，一人亦无。回遑迷惑，徐徐出门，乃见小竖捉驴执帽在门外立，谓卢曰：“人驴并饥，郎君何久不出？”卢访其时，奴曰：“日向午矣。”卢子罔然叹曰：“人世荣华穷达，富贵贫贱，亦当然也，而今而

后，不更求官达矣！”遂寻仙访道，绝迹人世矣。（出《河东记》）

独孤遐叔

贞元中，进士独孤遐叔，家于长安崇贤里，新娶白氏女。家贫下第，将游剑南。与其妻诀曰：“迟可周岁归矣。”遐叔至蜀，羁栖不偶，逾二年乃归。至郾县西，去城尚百里，归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趋斜径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门五六里，天已暝。绝无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时近清明，月色如昼。系驴子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余株。夜深，施衾幌于西窗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旧诗曰：“近家心转切，不敢问来人。”至夜分不寐。忽闻墙外有十余人相呼声，若里胥田叟。将有供待迎接。须臾，有夫役数人，各持畚鍤箕帚，于庭中粪除讫，复去。有顷，又持床席牙盘蜡炬之类，及酒具乐器，阗咽而至。遐叔意谓贵族赏会，深虑为其斥逐。乃潜伏屏气，于佛堂梁上伺之。铺陈既毕，复有公子女郎共十数辈，青衣、黄头亦十数人，步月徐来，言笑宴宴。遂于筵中间坐。献酬纵横，履舄交错。中有一女郎。忧伤摧悴，侧身下坐。风韵若似遐叔之妻。窥之大惊。既下屋袱，稍于暗处，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见一少年，举杯瞩之曰：“一人向隅，满坐不乐。小人窃不自量，愿闻金玉之声。”其妻冤抑悲愁，若无所控诉，而强置于坐也。遂举金爵，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园树伤心兮三见花。”满座倾听，诸女郎转面挥涕。一人曰：“良人非远，何天涯之谓乎！”少年相顾大笑。遐叔惊愤久之，计无所出。乃就阶陁间，扃一

大砖，向座飞击。砖才至地，悄然一无所有。遐叔怅然悲惋，谓其妻死矣，速驾而归。前望其家，步步凄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苍头先入。家人并无恙，遐叔乃惊愕，疾走入门。青衣报娘子梦魇方寤。遐叔至寝，妻卧犹未兴。良久乃曰：“向梦与姊妹之党，相与玩月。出金光门外，向一野寺，忽为凶暴者数十辈，胁与杂坐饮酒。”又说梦中聚会言语，与遐叔所见并同。又云：“方饮次，忽见大砖飞坠，因遂惊魇殆绝。才寤而君至，岂幽愤之所感耶！”（出《河东记》）

卷第二百八十二

梦七梦游下

元稹 段成式 邢凤 沈亚之 张生 刘道济 郑昌图 韩确

梦游下

元 稹

元相稹为御史，鞫狱梓潼。时白乐天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寺，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辞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魂交，合若符契也。（出《本事诗》）

段成式

段成式常言：“闻于医曰：藏气阴多则梦数，阳壮则少梦，梦亦不复记。夫瞽者无梦，则知者习也。”成式表兄卢有则，梦看击鼓，及觉，小弟戏叩门为衙鼓也。又姊婿裴元裕言，群从中有悦邻女者，梦妓遗二樱桃，食之。及觉，核坠枕侧。李

铉著《李子正辩》，言至精之梦，则梦中之身可见。如刘幽求见妻梦中身也。则知梦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梦，不独至人，闻之驹皂，百夕无一梦也。（出《酉阳杂俎》）

邢 凤

元和十年，沈亚之始以记室从事陇西公军泾州，而长安中贤士皆来客之。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期宴于东池便馆。既半，陇西公曰：“余少从邢凤游，记得其异，请言之。”客曰：“愿听。”公曰：“凤帅家子，无他能。后寓居长安平康里南，以钱百万，买故豪洞门曲房之第。即其寝而昼偃，梦一美人，自西楹来，环步从容，执卷且吟，为古妆，而高鬟长眉，衣方领、绣带，被广袖之襦。凤大悦曰：“丽者何自而临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诗，而常缀此。’凤曰：‘幸少留，得观览。’于是美人授诗，坐西床，凤发卷，视首篇，题之曰：《春阳曲》，终四句。其后他篇，皆类此数十句。美人曰：‘君必欲传，无令过一篇。’凤即起，从东庑下几上，取彩笺，传《春阳曲》。其词曰：‘长安少女玩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帷空度九秋霜。’凤卒吟，请曰：‘何谓弓弯？’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张袖，舞数拍，为弯弓状以示凤。既罢，美人低头良久，既辞去。凤曰：‘愿复少留。’须臾间竟去，凤亦寻觉，昏然忘有所记。及更，于襟袖得其辞，惊视，复省所梦，事在贞元中，后凤为余言如是。”是日，监军使与宾府郡佐，及宴陇西独狐铉、范阳卢简辞、常山张又新、武功苏涤皆叹息曰：“可记。”故亚之退而著录。明日，客复有至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韦谅、晋昌

唐炎、广汉李颙、吴兴姚合，泊亚之复集于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于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梦游吴，侍吴王。久之，闻宫中出辇，吹箫击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诏门客作挽歌词。生应教为词曰：‘西望吴王阙，云书凤字牌。连江起珠帐，择土葬金钗。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词进，王甚佳之。及寤，能记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出《异闻录》）

沈亚之

太和初，沈亚之将之邠，出长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时，昼梦入秦。主内史廖，举亚之。秦公召至殿前，膝前席曰：“寡人欲强国，愿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亚之以昆、彭、齐桓对，公悦，遂试补中涓。亚之率将卒前，攻下五城。还报，公大悦，起劳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媚萧史先死。公谓亚之曰：“微大夫，晋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爱女，而欲与大夫备洒扫，可乎？”亚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辞，不得请。拜左庶长，尚公主，赐金二百斤。民间犹谓萧家公主。其日有黄衣人中贵，疾骑马来，延亚之入宫阙。甚严。呼公主出，髻发，著偏袖衣，装不多饰，其芳殊明媚，笔不可模样。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数百人。召见亚之便馆，居亚之于宫，题其门曰“翠微宫”。宫人呼为沈郎院。虽备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公入禁卫。公主喜凤箫，每吹箫，必翠微宫高楼上。声调远逸，能悲人，闻者莫不身废。公主七月七日生，亚之当无祝寿。内史廖会（会原作鲁。据明钞本改）为秦以女乐遗西戎，戎主与之水犀小合。亚之从廖得

以献公主，主悦赏爱重，结裙带上。穆公遇亚之之礼兼同列，恩赐相望于道。复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无疾卒，公追伤不已。将葬咸阳原，公命亚之作挽歌。应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钿坠芳草，香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进公，公读词善之。时宫中有出声若不忍者，公随泣下。又使亚之作墓志铭，独忆其铭曰：“白杨风哭兮石鬣髭莎，杂英满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纷瘦兮不生绮罗，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亚之亦送葬咸阳原，宫中十四人殉。亚之以悼怅过戚，被病。犹在翠微宫，然处殿外特室，不宫中矣。居月余，病良已。公谓亚之曰：“本以小女相托久要，不谓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区区小国，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见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适大国乎？”亚之对曰：“臣无状，肺腑申公室，待罪左庶长。不能从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归骨父母国，臣不忘君恩如日。”将去，公追酒高会，声秦声，舞秦舞。舞者击鼙附髀呜呜，而音有不快，声甚怨。公执酒亚之前曰：寿。予顾此声少善，愿沈郎赓杨歌以塞别。”公命趣进笔砚，亚之受命，立为歌辞曰：击鼙舞，恨满烟光无处所。泪如雨，欲拟著词不成语。金凤衔红旧绣衣，几度宫中同看舞。人间春日正欢乐，日暮东风何处去。”歌卒，授舞者，杂其声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辞去，公复命至翠微宫，与公主侍人别。重入殿内时，见珠翠遗碎青阶下，窗纱檀点依然。宫人泣对亚之，亚之感咽良久，因题宫门诗曰：“君王多感放东归，从此秦宫不复期。春景自伤秦丧主，落花如雨泪燕脂。”竟别去。命车驾送出函谷关，出关已，送吏曰：“公命尽此，且去。”亚之与别，语未卒，忽惊觉，卧邸舍。明日，亚之为友人崔九万具道之。九万博陵人，谙古。谓余曰：“《皇览》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宫下，非其神灵凭乎？”

亚之更求得秦时地志，说：“如九万言，呜呼！弄玉既仙矣，恶又死乎？”（出《异闻集》）

张 生

有张生者，家在汴州中牟县东北赤城坂。以饥寒，一旦别妻子游河朔，五年方还。自河朔还汴州，晚出郑州门，到板桥，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径路而归。忽于草莽中，见灯火荧煌。宾客五六人，方宴饮次。生乃下驴以诣之。相去十余步，见其妻亦在坐中，与宾客语笑方洽。生乃蔽形于白杨树间，以窥之。见有长须者持杯：“请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学之家，幼学诗书，甚有篇咏。欲不为唱，四座勤请。乃歌曰：“叹衰草，络纬声切切。良人一去不复还，今夕坐愁鬓如雪。”长须云：“劳歌一杯。”饮讫。酒至白面年少，复请歌。张妻曰：“一之谓甚，其可再乎？”长须持一筹筷云：“请置觥。有拒请歌者，饮一钟。歌旧词中笑语，准此罚。”于是张妻又歌曰：“劝君酒，君莫辞。落花徒绕枝，流水无返期。莫恃少年时，少年能几时？”酒至紫衣者，复持杯请歌。张妻不悦，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闺，秋日亦难暮。夫婿断音书，遥天雁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复请歌。张妻连唱三四曲，声气不续。沉吟未唱间，长须抛觥云：“不合推辞。”乃酌一钟。张妻涕泣而饮，复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风急，露滋庭草湿。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闺泣。”酒至绿衣少年，持杯曰：“夜已久，恐不得从容。即当睽索，无辞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萤火穿白杨，悲风入荒草。疑是梦中游，愁迷故园道。”酒至张妻，长须歌以送之曰：“花前始相见，花下又相送。何必

言梦中，人生尽如梦。”酒至紫衣胡人，复请歌云：“须有艳意。”张妻低头未唱间，长须又抛一觥。于是张生怒，扞足下得一瓦，击之。中长须头。再发一瓦，中妻额。阒然无所见。张君谓其妻已卒，恸哭连夜而归。及明至门，家人惊喜出迎。君问其妻，婢仆曰：“娘子夜来头痛。”张君入室。问其妻病之由。曰：“昨夜梦草莽之处，有六七人。遍令饮酒，各请歌。拏凡歌六七曲，有长须者频抛觥。方饮次，外有发瓦来，第二中拏额。因惊觉，乃头痛。”张君因知昨夜所见，乃妻梦也。（出《纂异记》）

刘道济

光化中，有文士刘道济，止于天台山国清寺。尝梦见一女子，引生入窗下，有侧柏树葵花，遂为伉俪。后频于梦中相遇，自不晓其故。无何，于明州奉化县古寺内，见有一窗，侧柏葵花，宛若梦中所游。有一客官人，寄寓于此室，女有美才，贫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子之魂也。又有彭城刘生，梦入一倡楼，与诸辈狎饮。尔后但梦，便及彼处。自疑非梦，所遇之姬，芳香常袭衣，亦心邪所致。闻于刘山甫也。（出《北梦琐言》）

郑昌图

郑昌图登第岁，居长安。夜后纳凉于庭，梦为人殴击，擒出春明门，至合大路处石桥上，乃得解。遗其紫罗履一双，奔

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弟兄，而床前果失一履。旦今人于石桥上追寻，得之。（出《闻奇录》）

韩 确

越州有卢册者，举秀才，家贫，未及入京。在山阴县顾树村知堰，与表兄韩确同居。自幼嗜鲙，尝凭吏求鱼。韩方寐，梦身为鱼。在潭有相忘之乐。见二渔人，乘艇张网，不觉身入网，被取掷桶中。覆之以苇。复睹所凭吏，就潭商价。吏即揭鳃贯绁，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历认妻子奴仆。有顷，置砧斫之，苦若脱肤，首落方觉。神痴良久，卢惊问之，具述所梦。遽呼吏，访所市鱼处，泊渔子形状，与梦不差。韩后入释，住祇园寺，时开成二年也。（出《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八十三

巫（附厌咒）巫

师舒礼 女巫秦氏 杨林 来俊臣 唐武后 阿来 雍文智
彭君卿 何婆来婆 曾勤 阿马婆 白行简 许至雍 韦觐
高骈 厌咒 厌盗法 雍益坚 宋居士 巫

师舒礼

巴丘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将送诣太山。俗常谓巫师为道人。初过冥司福舍前，土地神问门吏：“此云何所？”门吏曰：“道人舍也。”土地神曰：“舒礼即道人。”便以相付。礼入门，见千百间屋，皆悬帘置榻。男女异处，有念诵者，吹唱者，自然饮食，快乐不可言。礼名已送太山，而身不至。忽见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礼，礼怖走出。神已在门外，遂执礼送太山。太山府君问礼：“卿在世间何所为？”礼曰：“事三万六千神，为人解除祠祀。”府君曰：“汝佞神杀生，其罪应重。”付吏牵去。礼见一物，牛头人身，持铁叉。捉礼投铁床上。身体焦烂，求死不得。经累宿，备极冤楚。府君主者，知礼寿未尽，命放归。仍诫曰：“勿复杀生淫祀。”礼既活，不复作巫师。（出《幽明礼》）

女巫秦氏

义熙五年，宋武帝北讨鲜卑，大胜，进围广固。军中将佐，乃遣使奉牲荐币，谒岱岳庙。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县索氏之寡妻也。能降灵宣教，言无虚唱，使使者设祷，因访克捷之期。秦氏乃称神教曰：“天授英辅，神魔所拟。有征无战，蕞尔小虏，不足制也。到来年二月五日，当尅。”如期而三齐定焉。（出《述异记》）

杨 林

宋世，焦湖庙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归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旁。林怆然久之。（出《幽明录》）

来俊臣

唐载初年中，来俊臣罗织，告故庶人贤二子夜遣巫祈祷星月，咒诅不道。拷楚酸痛，奴婢妄证，二子自诬，并鞭杀之。朝野伤痛。浮休子张鷟曰：“下里庸人，多信厌祷；小儿妇女，甚重符书。蕴匿崇奸，构虚成实。埽土用血，诚伊戾之故为；

掘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也。”（出《朝野僉载》）

唐武后

唐武后将如洛，至阆乡东，骑忽不进。召巫者问之，巫言：“晋龙骧将军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为采樵者所苦。闻大驾至，故来求哀。’”后敕，去墓百步，禁耕植。今荆棘森然。（出《国朝杂记》）

阿 来

唐韦庶人之全盛日，好厌禱，并将昏镜以照人，令其迷乱。与崇仁坊邪俗师婆阿来，专行厌魅。平王诛之。后往往于殿上掘得巫蛊，逆韦之辈为之也。（出《朝野僉载》）

雍文智

唐韦庶人葬其父韦贞，号酆王。葬毕，葬官人赂见鬼师雍文智。诈宣酆王教曰：“当作官人，甚太艰苦，宜与赏，著绿者与绯。”韦庶人悲恻，欲依鬼教与之。未处分间，有告文智诈受贿赂，验遂斩之。（出《朝野僉载》）

彭君卿

唐中宗之时，有见鬼师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对百官总集，诈宣孝和敕曰：“御史不存检校，去却巾带。”即去之。曰：“有敕与一顿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决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头，仍舞蹈拜谢而去。观者骇之。（出《朝野僉载》）

何 婆

唐浮休子张鷟，为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师婆师僧祈之。二十余日无效。浮休子乃推土龙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即祀之，无医人。浮休子曾于江南洪州停数日，遂闻土人何婆，善琵琶卜。与同行入郭司法质焉。其何婆，土女填门，饷遗满道，颜色充悦，心气殊高。郭再拜下钱，问其品秩。何婆乃调弦柱，和声气曰：“个丈夫富贵，今年得一品，时年得二品，后来得三品，更后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错，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减一品，明年减二品，后年减三品，更后年减四品，忽更得五六年，总没品。”郭大骂而起。（出《朝野僉载》）

来 婆

唐崇仁坊阿来婆，弹琵琶卜，朱紫填门。浮休子张鷟，曾往观之，见一将军，紫袍玉带，甚伟。下一匹细绦，请一局卜。来婆鸣弦柱，烧香，合眼而唱：“东告东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将军

顶礼既，告请甚多，必望细看，以决疑惑。遂即随意支配。
(出《朝野佥载》)

曾 勤

唐曾勤任魏州馆陶县尉，敕捕妖书人王直。县界藏失。刺史蒋钦绪奏请：“一百日捉不获，与中下考。”其时限已过半。有巫云：“少府必无事，不用过忧。”后遇按察史边冲寂奏，奉敕却夺刺史曾勤俸。会十一月二十二日，巡陵恩赦，遂得无事。其时遣人分捕王直不得。又有日者云：“至某月某日，必获王直，反缚送来。”果有人于相州界，捉得别一王直。以月日反缚送到。推问逗留，不是畜妖书者，遂却放之。(出《定命录》)

阿马婆

唐玄宗东封，次华阴，见岳神数里迎谒。帝问左右，左右莫见。遂召诸巫，问神安在。独老巫阿马婆奏云：“在路左，朱鬢紫衣，迎候陛下。”帝顾笑之，仍敕阿马婆，敕神先归。帝至庙，见神囊鞬，俯伏殿庭东南大柏之下。又召阿马婆问之，对如帝所见。帝加礼敬，命阿马婆致意而旋。寻诏先诸岳封为金天王，帝自书制碑文，以宠异之。其碑高五十余尺，阔丈余，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阴刻扈从太子王公已下官名。制作状丽，镌琢精巧，无比伦。(出《开天传信记》)

白行简

唐郎中白行简，太和初，因大醉，梦二人引出春明门。至一新冢间，天将晓而回。至城门，店有鬻饼钉饬者。行简馁甚，方告二使者次。忽见店妇抱婴儿，使者便持一小土块与行简，令击小儿。行简如其言掷之，小儿便惊啼闷绝。店妇曰：“孩儿中恶。”令人召得一女巫至。焚香，弹琵琶召请曰：“无他故，小魍魉为患耳。都三人，一是生魂，求酒食耳，不为祟。可速作钉饬，取酒。”逡巡陈设。巫者拜谒，二人与行简就坐，食饱而起。小儿复如故。行简既寤，甚恶之，后逾旬而卒。（出《灵异记》）

许至雍

许至雍妻某氏，仪容淡雅。早岁亡没，至雍颇感叹。每风景闲夜，笙歌尽席，未尝不叹泣悲嗟。至雍八月十五日夜于庭前抚琴玩月。已久，忽觉帘屏间有人行，吁嗟数声。至雍问曰：“谁人至此？必有异也。”良久，闻有人语云：“乃是亡妻。”云：“若欲得相见，遇赵十四。莫惜三贯六百钱。”至雍惊起问之。乃无所见。自此常记其言。则不知赵十四是何人也。后数年，至雍闲游苏州。时方春，见少年十余辈，皆妇人装，乘画舫，将谒吴太伯庙。许君因问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有男巫赵十四者，言事多中为土人所敬伏，皆赵生之下辈也。”许生问曰：“赵生之术，所长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魂耳。”许生乃知符其妻之说也。明日早，

诣赵十四，具陈恳切之意。赵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今生人见之，某久不为，不知召得否？知郎君有重念之意，又神理已有所白，某安得不为召之？”乃计其所费之直，果三贯六百耳。遂择良日，于其内，洒扫焚香，施床几于西壁下，于檐外结坛场，致酒脯。呼啸舞拜，弹胡琴。至夕。令许君处于堂内东隅，赵生乃于檐下垂帘卧，不语。至三更，忽闻庭际有人行声，赵生乃问曰：“莫是许秀才夫人否？”闻吁嗟数四，应云：“是。”赵生曰：“以秀才诚意恳切，故敢相迎，夫人无怪也。请夫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谒帘，见许生之妻。淡服薄妆，拜赵生，徐入堂内，西向而坐。许生涕泗呜咽：“君行若此，无枉横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横。”因问儿女家人及亲旧闾里等事，往复数十句。许生又问：“人间尚佛经，呼为功德，此诚有否？”妻曰：“皆有也。”又问：“冥间所重何物？”“春秋莫享无不得，然最重者，浆水粥也。”赵生致之。须臾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复如故。许生又曰：“要功德否？”妻云：“某平生无恶，岂有罪乎？足下前与为者，亦已尽得。”良久，赵生曰：“夫人可去矣，恐多时即有谴谪。”妻乃出，许生相随泣涕曰：“愿惠一物，可以为记。”妻泣曰：“幽冥唯有泪可以传于人代。君有衣服，可投一事于地。”许生脱一汗衫，置之于地。其妻取之，于庭树前悬一树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挥手却许生，挂汗衫树枝间，若乘空而去。许生取汗衫视之，泪痕皆血也。许生痛悼，数日不食。卢求著幽居苏州，识赵生，赵生名何，苏州人皆传其事。（出《灵异记》）

唐太仆卿韦觐欲求夏州节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诣韦曰：“某善祷祝星辰，凡求官职者，必能应之。”韦不知其诬诈，令择日。夜深，於中庭备酒果香灯等。巫者乘醉而至，请书自书官阶一道，虔启于醺席。既得手书官衔，仰天大叫曰：“韦觐有异志，令我祭天。”韦合族拜曰：“乞山人无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财物，尽与之。时崔侃充京尹。有府囚叛狱，谓巫者是其一辈。里胥诘其衣装忽异？巫情窘，乃云：“太仆卿韦觐，曾令我祭天。我欲陈告，而以家财求我。非窃盗也？”既当申奏，宣宗皇帝召觐至殿前，获明冤状。复召宰臣论曰：“韦觐城南上族，轩盖承家。昨为求官，遂招诬谤。无令酷吏加之罪愆。”其师巫便付京兆处死，韦贬潘州司马。（出《云溪友议》）

高 骈

唐高骈尝诲诸子曰：“汝曹善自为谋。吾必不学俗物，死入四板片中，以累于汝矣。”及遭毕师铎之难，与诸甥侄同坎而瘞焉。唯骈以旧毡苞之，果符所言。后吕用之伏诛，有军人发其中堂，得一石函。内有桐人一枚，长三尺许，身披桎，口贯长钉，背上疏骈乡贯甲子官品姓名，为厌胜之事。以是骈每为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出《妖乱志》）

厌咒

厌盗法

厌盗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笼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筑之令坚固，杂五行书曰：“亭部地上土涂灶，水火盗贼不经；涂屋四角，鼠不食蚕；涂仓廩，（廩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鼠不食稻；以塞坎，百鼠种绝。”（出《酉阳杂俎》）

雍益坚

唐雍益坚云：“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恶梦。”咒曰：“婆珊婆演底。”（出《酉阳杂俎》）

宋居士

唐宋居士说，掷骰子咒云：“伊帝弥帝，弥揭罗帝。”念满十万遍，彩随呼而成。（出《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八十四

幻术一

客隐游 天毒国道人 骞霄 国画工 营陵人 扶娄国人徐登
周眇奴 赵侯 天竺胡人 鞠道龙 阳羨书生 侯子光

客隐游

魏安厘王观翔鹄而乐之，曰：“寡人得如鹄之飞，视天下如芥也。”客有隐游者闻之，作木鹄而献王。王曰：“此有形无用者也。夫作无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隐游，欲加刑焉。隐游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无用之用也。今臣请为大王翔之。”乃取而骑焉，遂翻然飞去，莫知所之也。（出《异苑》）

天毒国道人

燕昭王七年，沐骨之国来朝，则申毒国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四十岁。”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喜炫惑之术。於其指端，出浮图十层，高三尺，乃诸天神仙，巧丽物绝。列幢盖鼓舞，绕塔而行，人皆长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罗喷水为氛雾，暗数里间。俄而复吹为疾风，氛雾皆止。又吹指上浮图，渐入云里。

又于左耳出青龙，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时，才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风至云起，即以一手挥之，即龙虎皆入耳中。又张口向日，则见人乘羽盖，驾螭、鹄，直入于口内。复以手抑胸上，而闻衣袖之中，轰轰雷声。更张口，则向见羽盖、螭、鹄，相随从口中而出。尸罗常坐日中，渐渐觉其形小，或化为老叟，或变为婴儿，倏忽而死，香气盈室，时有清风来，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咒术炫惑，神怪无穷。（出《王子年拾遗记》）

骞霄国画工

秦始皇元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鬼怪群物之象；刻石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皆铭其臆前，记以年月。工人以绢画地。方寸之内，写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为龙凤，骞翥若飞。皆不得作目，作必飞走也。始皇嗟曰：“刻画之形，何能飞走。”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则失之，不知何所在。山泽人云：“见二白虎，各无一眼，相随而行，毛色形相，异于常见者。”至明年，西方献两白虎，皆无一眼。始皇发槛视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杀之，检其臆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营陵人

汉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其同郡，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亡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见之。若闻鼓声，即出勿留。”乃语其相见之

术。于是与妇言语悲喜，恩情如生。良久，闻鼓声，恨恨不能得往。当出户时，奄忽其衣裙户间，掣绝而去。至后岁余，此人身亡。室家葬之，开冢，见妇棺盖下有衣裾。（出《搜神记》）

扶娄国人

南垂有扶娄之国。其人善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大则兴云雾，小则入纤毫。缀金玉毛羽为衣服。能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或为巨象、狮子、龙、蛇、犬、马之状。或为虎口中生人，或于掌中备百兽之乐，宛转屈曲于指间。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倏忽，炫丽于时。乐府皆传此伎，至末犹学焉，得粗得精，代代不绝，乃俗谓之婆侯伎，则扶娄之音讹耳。（出《拾遗记》）

徐 登

闽中有徐登者，女子化为丈夫。与东阳赵 并善方术。时遭兵乱，相遇于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为不流，次禁枯柳为生稊。二人相视而笑。登年长，师事之。后登身故，东入长安。百姓未知？。乃升茅屋，据鼎而爨。主人惊怪。笑而不语，屋亦不损。又尝临水求渡，船人不许。乃张盖坐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敬服，从者如归。长安令恶而杀之。民立祠于永宁，而蚊蚋不能入。（出《水经》）

周眡奴

魏时，寻阳县北山中蛮人，有术，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身悉如真虎。乡人周眡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妇及妹，亦与俱行。既至山，奴语二人云：“汝且上高树去，我欲有所为。”如其言。既而入草，须臾，一大黄斑虎从草山，奋越哮吼，甚为可畏。二人大怖。良久还草中，少时复还为人，语二人：“归家慎勿道。”后遂向等辈说之。周寻复之，乃以醇酒饮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乃身体事事祥视，了无异。唯于髻发中得一纸，画作虎，虎边有符，周密取录之。奴既唤醒，问之。见事已露，遂具说本末，云：“先尝于蛮中告余，有一蛮师云有此符，以三尺布，一斗米，一只鸡，一斗酒，受得此法。”（出《冥祥记》）

赵侯

晋赵侯少好诸术，姿形悴陋，长不满数尺。以盆盛水作禁，鱼龙立见。侯有白米，为鼠所盗。乃披发持刀，画作地狱，四面为门。向东啸，群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啖者过去，盗者令止。”止者十余，剖腹看脏，有米在焉。曾徒跣须履，因仰头微吟，双履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阳设，以酒杯向日，（《异苑》曰作口。）即掩鼻不脱，仍稽顙谢过。着地不举。永康有骑石山，山上有石人骑石马，侯以印指之，人马一时落首，今犹在山下。（出《异苑》）

天竺胡人

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有幻术，能断舌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将断舌，先吐以示众。然后刀截，血流覆地。乃烧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半犹在。既而还取，合续之，有顷如故，不知其实断否也。尝取绢布与人各执一头，中断之。已而取两段，合祝之，绢布还连续，故一体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见其烧爇了尽。乃拨灰，举而出之，故向物也。（出《法苑珠林》）

鞠道龙

葛洪云：余少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能乘龙御虎，佩赤金为刀，以绶绾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以赤刀厌之，术既不行，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出《西京杂记》）

阳羨书生

东晋阳羨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彦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

去，都不觉重。前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甚善。”乃于口中吐一铜盘奁子，奁子中具诸饌馐，海陆珍羞方丈，其器皿皆是铜物，气味芳美，世所罕见。酒数行，乃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要之。”彦曰：“甚善。”又于口中吐出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绝伦，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好，实怀外心，向亦窃将一男子同来，书生既眠，暂唤之，愿君勿言。”彦曰：“甚善。”女人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仍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吐一锦行幃，书生仍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情，心亦不尽，向复窃将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言。”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二十许，共宴酌。戏调甚久，闻书生动声，男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子，还内口中。须臾，书生处女子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独对彦坐。书生然后谓彦曰：“暂眠遂久，居独坐，当悒悒耶。日已晚，便与君别。”还复吞此女子，诸铜器悉内口中。留大铜盘，可广二尺余。与彦别曰：“无此藉君，与君相忆也。”大元中，彦为兰台令史，以盘饉侍中张散，散看其题，云是汉永平三年所作也。（出《续齐谐记》）

侯子光

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仪。自称佛太子，从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易姓名为李氏，依酈爱赤眉家。颇见其妖怪，事微有验。赤眉信之，妻以二女。转相扇惑，京兆樊纁、竺龙、谨谏、谢乐等，众聚数千于杜阳山，称大皇帝。改元龙兴，立

官属。大将军镇西石广斩平之，子光颈无血，十余日面色如生。
(出《录异记》)

卷第二百八十五

幻术二

宋子贤 胡僧 祖珍俭 叶道士 河南妖主 梁州妖主 明崇俨
刘靖妻 鼎师 李慈德 叶法善 罗公远 北山道者 东明观道
士 东岩寺僧 荆术士 梵僧难陀 太白老僧

宋子贤

隋炀帝大业九年，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每夜楼上有光明，能变作佛形，自称弥勒佛出世。又悬镜于堂中，壁上尽为兽形。有人来礼谒者，转其镜，遣观来生像，或作蛇兽形。子贤辄告之罪业。当更礼念，乃转人形示之。远近惑信，聚数千百人，遂潜作乱。事泄。官捕之。夜至，绕其所居。但见火坑，兵不敢进。其将曰：“此地素无坑，止妖妄耳。”及进，复无火，遂擒斩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胡僧

唐贞观中，西域献胡僧。咒术能死人，能生人。太宗令于飞骑中取壮勇者试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生。帝以告太常少卿

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闻邪不犯正，若便咒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咒奕，奕对之无所觉。须臾，胡僧忽然自倒，若为所击，便不复苏矣。（出《国朝杂记》）

祖珍俭

唐咸亨中，赵州祖珍俭有妖术。悬水瓮于梁上，以刀砍之，绳断而瓮不落。又于空房内密闭门，置一瓮水，横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见俭支解五段，水瓮皆是血。人去之后，平复如初。冬月极寒。石臼冰冻，咒之拔出。卖卜于信都市，日取百钱，盖君平之法也。后被人纠告，引向市斩之，颜色自若，了无惧，命纸笔作词，精彩不挠。（出《朝野僉载》）

叶道士

唐陵空观叶道士，咒刀。尽力斩病人肚，横桃柳于腹上，桃柳断而肉不伤。后将双刀砍一女子，应手两段，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续之，喷水而咒。须臾，平复如故。（出《朝野僉载》）

河南妖主

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方西坊，皆有胡妖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杀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后，募一胡为

妖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妖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出《朝野僉载》）

梁州妖主

唐梁州妖神祠。至祈祷日，妖主以利铁，从额上钉之，直洞腋下，即出门。身轻若飞，须臾数百里。至西妖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妖所，乃拔钉，一无所损。卧十余日，平复如初。莫知其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载》）

明崇俨

唐明崇俨有术法。大帝试之，为地窖，遣妓奏乐。引俨至，谓曰：“此地常闻弦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俨曰：“诺。”遂书二桃符，于其上钉之，其声寂然。上笑，唤妓人问，云：“见二龙头，张口向下，遂怖俱不敢奏乐也。”上大悦。（出《朝野僉载》）

刘靖妻

唐蜀县令刘靖妻患。正谏大夫明崇俨诊之曰：“须得生龙肝，食之必愈。”靖以为不可得。俨乃书符，乘风放之上天。须臾有龙下，入瓮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大帝盛夏须雪及

枇杷、龙眼子。俨坐顷间，往阴山取雪，至岭取果子，并到。食之无别。时瓜未熟，上思之，俨索百钱将去。须臾，得一大瓜。云：“缙氏老人园内得之。”上追老人至，问之；云：“土埋一瓜，拟进。适看，唯得百钱耳。”俨独卧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贼甚急，竟无踪绪。或以为俨役鬼劳动，被鬼杀之。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信哉！（出《朝野僉载》）

鼎 师

唐则天朝，有鼎师者，瀛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进，则天试之。以银瓮盛酒三斗，一举而饮尽。又曰：“臣能食酱。”即令以银瓮盛酱一斗，鼎师以匙抄之，须臾即竭。则天欲与官。鼎曰：“情愿出家。”即与剃头。后则天之复辟也。鼎曰：“如来螺髻，菩萨宝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长发，使张潜决一百。不废行动，亦无疮痍，时人莫测。（出《朝野僉载》）

李慈德

唐大足年中，有妖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书厌。则天于内安置。布豆成兵马，画地为江河。与给使相知，削竹为枪，缠被为甲，三更于内反。宫人扰乱，相投者十二三。羽林将军杨玄基闻内里声叫，领兵斩关而入，杀慈德阍竖数十人。惜哉，慈德以厌为容，以厌而丧。（出《朝野僉载》）

叶法善

唐孝和帝，令内道场僧与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决。玄都观叶法善，取胡桃二升，并壳食之并尽。僧仍不伏。法善烧一铁钵赫赤，两手欲合老僧头上。僧唱贼，袈裟掩头而走。孝和抚掌大笑。（出《朝野僉载》）

罗公远

唐道士罗公远，幼时不慧。遂入梁山数年，忽有异见，言事皆中。敕迫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设斋，远从太子乞金银器物，太子靳固不与。远曰：“少时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门。须臾开视，器物一无所见。东房见封闭，往视之，器物并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马，太子怒，不与。远曰：“已取得来，见于后园中放在。”太子急往枥上检看，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将食器数枚，就罗公远看年命，奴擎衣袱在门外。不觉须臾，在远公衣箱中。诸人大惊，莫知其然。（出《朝野僉载》）

北山道者

唐张守珪之镇范阳。檀州密云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绝人。女病逾年，医不愈。密云北山中有道者，衣黄衣，在山数百年，称有道术。令自至山请之。道人既至，与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货财。居月余，女夜卧，有人与之寝而私焉。其人每

至，女则昏魇。及明人去，女复如常。如是数夕，女惧告母。母以告令。乃移床近己，夜而伺之。觉床动，掩焉，擒一人，遽命灯至，乃北山道者。令缚而讯之。道者泣曰：“吾命当终，被惑乃尔。吾居北山六百载，未常到人间，吾今垂千岁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县。及见公女，意大悦之，自抑不可，于是往来。吾有道术，常昼日能隐其形，所以家人不见。今遇此厄，夫复何言。”令竟杀之。（出《纪闻》）

东明观道士

唐开元中，宫禁有美人，忽夜梦被人邀去，纵酒密会，极欢而归，归辄流汗倦怠。后因从容奏于帝，帝曰：“此必术士所为也。汝若复往，但随宜以物识之。”其夕熟寐，飘然又往。美人半醉，见石砚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风之上。寤而具启。帝乃潜以物色，令于诸宫观中求之。果于东明观得其屏风，手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出《开天传信记》）

东岩寺僧

博陵崔简少敏惠，好异术。尝遇道士张元肃晓以道要，使役神物，坐通变化。唐天宝二载如蜀郡。郡有吕誼者，遇简而厚币以遗，意有所为。简问所欲，乃曰：“继代有女，未尝见人，闺帷之中，一夕而失。意者明公蕴非常之术，愿知所捕，瞑目无恨矣。”简曰：“易耳。”即于别室，夜设几席，焚名香以降神灵。简令吕生伏剑于户，若胡僧来可执之求女，慎无伤

也。简书符呵之，符飞出。食顷间，风声拔树发屋。忽闻一甲卒进曰：“神兵备，愿王所用。”简曰：“主人某日失女，可捕来。”卒曰：“唯东山上人，每日以咒水取人，得非是乎？”简曰：“若然，可速捕来。”卒去，须臾还曰：“东山上人闻之骇怒，将下金刚伐君，奈何。”简曰：“无苦。”又书符飞之。倏忽有神兵万计，皆奇形异状，执剑戟列庭。俄而西北上见一金刚来，长数十丈，张目叱简兵。简兵俯伏不敢动。简剑步于坛前，神兵忽隐，即见金刚骇矣！久之无所见。忽有一物，猪头人形，著豹皮水褌，云：“上人愿起居仙官。”简踞坐而命之。紫衣胡僧趋入。简让曰：“僧盗主人女，安敢妄有役使！”初僧拒诈。吕生忽于户间跃出，执而尤之。僧迫不隐，即曰：“伏矣！贫道行大力法，盖圣者致耳，非僧所求。今即归之，无苦相逼。向非仙宫之命，君岂望乎？愿令圣者取来。”俄顷，见猪头负女至，冥然如睡。简曰：“宜取井花水为桃汤，洗之即醒。”遂自陈云：“初睡中，梦一物猪头人身摄去，不知行近远，至一小房中，见胡僧相凌。问何处，乃云天上也，便禁闭无得出。是夜。有兵骑造门，猪头又至，云：‘崔真人有命。’方得归。然某来时，私于僧房门上涂少脂粉，有三指迹，若以此寻可获。”吕生厚遗简，而阴求僧门所记。余数月，游东岩寺，入曲房，忽见指迹于门右扇，遽追之，僧宿昔已去，莫知所之。寺与吕生居处，可十里有余耳。（出《通幽记》）

荆术士

唐大历中，有荆士从南来，止于陟圯寺。好酒，少有醒时。因寺中大斋会，人众数千，术士忽曰：“余有一技。可代抃瓦

磕珠之欢也。”乃合彩色于一器中，驔步抓目。徐祝数十言，方饮水再三，嚙壁上。成维摩问疾变相，五色相宜，如新写，逮半日余，色渐薄，至暮都灭。惟金粟纶巾鹞子衣上一花，经两日犹在。（出《酉阳杂俎》）

梵僧难陀

唐丞相魏公张延赏，在蜀时，有梵僧难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贯金石，变化无穷。初入蜀，与三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将将断之。乃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门，别有药术。”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将反敬之，遂留连，为办酒。夜会客与剧饮，僧假衲裆巾帽。市铅黛，饰其三尼。及坐，含睇调笑，逸态绝世。饮将阑，僧谓尼曰：“可谓押衙踏某曲也。”因徐进对舞，曳绪回雪，迅赴摩趺，技又绝伦也。良久，曲终而舞不已。僧喝曰：“妇女风耶？”忽起取戍将佩刀，众谓酒狂，惊走，僧乃拔刀砍之，皆踏于地，血及数尺。戍将大惧，呼左右缚僧。僧笑曰：“无草草。”徐举尼，三枝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尝在饮会，令人断其头，钉耳于柱，无血。身坐席上，酒至，泻入脰疮中，面赤而歌，手复抵节。会罢，自起提首安之，初无痕也。时时预言人凶衰，皆迷语，事过方晓。成都有百姓，供养数日，僧不欲住，闭关留之，僧因走入壁间，百姓遽牵，渐入，惟余袈裟角，顷亦不见。来日壁上有画僧焉，其状形似，日月渐薄。积七日，空有黑迹，至八日，黑迹亦灭，已在彭州矣。后不知所之。（出《酉阳杂俎》）

太白老僧

大唐中，有平阳路氏子，性好奇。少从道士游，后庐于太白山。尝一日，有老僧叩门，路君延坐，与语久之。僧曰：“檀越好奇者，然未能臻玄奥之枢，徒为居深山中。莫若袭轻裘，驰骏马，游朝市，可不快平生志，宁能与麋鹿为伍乎？”路君谢曰：“吾师之言，若真有道者。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迹，何为张虚词以自炫耶？”僧曰：“请弟子观我玄妙之迹。”言讫，即于衣中出一合子，径寸余，其色黑而光。既启之，即以身入，俄而化为一鸟，飞冲天。（出《宣室志》）

卷第二百八十六

幻术三

张和 胡媚儿 中部民 板桥三娘子 关司法 长乐里人
陈武振 海中妇人 画工

张 和

唐贞元初，蜀郡豪家，富拟卓郑。蜀之名姝，无不毕致，每按图求之。媒盈其门，常恨无可意者。或言：“坊正张和，大侠也。幽房闺稚，无不知之，盍以诚投乎？”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诣其居告之，张和欣然许之。异日，与豪家子皆出西郭一舍，入废兰若，有大像巍然，与豪家子升像之座。和引手扪佛乳揭之。乳坏成穴，如碗，即挺身入穴，引豪家子臂，不觉同在穴中。通行数十步，忽睹高门崇墉，状如州县。和扣门五六，有丸髻婉童迎拜曰：“主人望翁来久矣。”有顷，主人出，紫衣贝带，侍者十余，见和甚谨。和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侍，予有切事须返，不坐而去。”言讫，已失和所在。豪家子心异之，不敢问。主人延于中堂，珠玑缣绣，罗列满目。具陆海珍膳，命酌。进妓交鬟撩鬓，缥缈神仙，其舞杯闪球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数升，云擎鲸口，钿以珠粒。豪

家子不识，问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拟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顾妓曰：“无废欢笑，予暂有所适。”揖客而起，骑从如州牧，列炬而出。豪家子因私于墙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谓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辈已为所掠，醉其幻术，归路永绝。君若要归，但取我教。”受以七尺白练，戒曰：“可执此，候主人归，诈祈事设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练蒙其颈。”将曙，主人还。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姬负心，终败吾事，今不复居此。”乃驰骑他去。所教妓即与豪家子居。二年忽思归。妓亦不留。大设酒乐饯之。饮阑，妓自持锬，开东墙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于墙外，乃长安东墙下，遂乞食方达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异物，道其初始信。（出《酉阳杂俎》）

胡媚儿

唐贞元中，扬州坊市间，忽有一技术乞丐者，不知所从来。自称姓胡，名媚儿，所为颇甚怪异。旬日之后，观者稍稍云集。其所丐求，日获千万。一旦，怀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里烘明，如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谓观者曰：“有人施与满此瓶子，则足矣。”瓶口刚如苇管大。有人与之百钱，投之，琤然有声，则见瓶间大如粟粒，众皆异之。复有人与之千钱，投之如前。又有与万钱者，亦如之。俄有好事人，与之十万二十万，皆如之。或有以马驴入之瓶中，见人马皆如蝇大，动行如故。须臾，有度支两税纲，自扬子院，部轻货数十车至。驻观之，以其一时入，或终不能致将他物往，且谓官物不足疑者。乃谓媚儿曰：“尔能令诸车皆入此中乎？”媚儿曰：“许之则

可。”纲曰：“且试之。”媚儿乃微侧瓶口，大喝，诸车辘辘相继，悉入瓶，瓶中历历如行蚁然。有顷，渐不见，媚儿即跳身入瓶中。纲乃大惊，遽取扑破，求之一无所有。从此失媚儿所在。后月余日，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儿，部领车乘，趋东平而去。是时，李师道为东平帅也。（出《河东集》）

中部民

唐元和初，有天水赵云，客游鄜畤，过中部县，县僚有燕。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纵之。云醉，固劝加刑，于是杖之。累月，云出塞，行及芦子关，道逢一人，要之言款。日暮，延云下道过其居。去路数里，于是命酒偶酌。既而问曰：“君省相识耶？”云曰：“未尝此行，实昧平生。”复曰：“前某月日，于中部值君，某遭罹横罪，与君素无仇隙，奈何为君所劝，因被重刑？”云遽起谢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岂虞于此获雪小耻！”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余，坑中唯贮酒糟十斛。剥去其衣，推云于中。饥食其糟，渴饮其汁，于是昏昏几一月，乃缚出之。使人蹙顰鼻额，援捩支体，其手指肩髀，皆改旧形。提出风中，倏然凝定。至于声韵亦改。遂以贱隶蓄之，为乌延驿中杂役。累岁，会其弟为御史，出按灵州狱。云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于观察使李铭，由是发卒讨寻，尽得奸宄，乃复灭其党。临刑亦无隐匿，云：“前后如此变改人者，数世矣！”（出《独异志》）

板桥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从来，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贵，多有驴畜。往来公私车乘，有不逮者，辄贱其估以济之。人皆谓之有道，故远近行旅多归之。元和中，许州客赵季和，将诣东都，过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据便榻。季和后至，最得深处一榻，榻邻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给诸客甚厚。夜深致酒，与诸客会饮极欢。季和素不饮酒，亦预言笑。至二更许，诸客醉倦，各就寝。三娘子归室，闭关息烛。人皆熟睡，独季和转展不寐。隔壁闻三娘子窸窣，若动物之声。偶于隙中窥之，即见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烛挑明之。后于巾厢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于灶前，含水喂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则牵牛驾耒耜，遂耕床前一席之地，来去数出。又于厢中，取出一裹荞麦子，受于小人种之。须臾生，花发麦熟，令小人收割持践，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碾成面讫，却收木人子于厢中，即取面作烧饼数枚。有顷鸡鸣，诸客欲发，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与客点心。季和心动遽辞，开门而去，即潜于户外窥之。乃见诸客围床，食烧饼未尽，忽一时踣地，作驴鸣，须臾皆变驴矣。三娘子尽驱入店后，而尽没其货财。季和亦不告于人，私有慕其术者。后月余日，季和自东都回，将至板桥店，预作荞麦烧饼，大小如前。既至，复寓宿焉，三娘子欢悦如初。其夕更无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问所欲。季和曰：“明晨发，请随事点心。”三娘子曰：“此事无疑，但请稳睡。”半夜后，季和窥见之，一依前所为。天明，三娘子具盘食，果实烧饼数枚于盘中讫，更取他物。季和乘间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觉也。季和将发，就食，谓三娘子曰：“适会某自有烧饼，请撤去主人者，留待他宾。”即取己者食之。方

饮次，三娘子送茶出来。季和曰：“请主人尝客一片烧饼。”乃拣所易者与啖之。才入口，三娘子据地作驴声。即立变为驴，甚壮健。季和即乘之发，兼尽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术，试之不成。季和乘策所变驴，周游他处，未尝阻失，日行百里。后四年，乘入关，至华岳庙东五六里，路旁忽见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桥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驴谓季和曰：“彼虽有过的，然遭君亦甚矣！可怜许，请从此放之。”老人乃从驴口鼻边，以两手擘开，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复旧身，向老人拜讫，走去。更不知所之。（出《河东集》）

关司法

郢州司法关某，有佣妇人姓钮。关给其衣食，以充驱使。年长，谓之钮婆，并有一孙，名万儿，年五六岁，同来。关氏妻亦有小男，名封六，大小相类。关妻男常与钮婆孙同戏，每封六新制衣，必易其故者与万儿。一旦，钮婆忽怒曰：“皆是小儿，何贵何贱？而彼衣皆新，而我儿得其旧！”甚不平也。关妻问曰：“此吾子，尔孙仆隶耳。吾念其与吾子年齿类，故以衣之，奈何不知分理？自此故衣亦不复得矣！”钮婆笑曰：“二子何异也？”关妻又曰：“仆隶那与好人同。”钮婆曰：“审不同？某请试之。”遂引封六及其孙，悉内于裙下，著地按之。关妻惊起夺之，两子悉为钮婆之孙，形状衣服皆一，不可辩。乃曰：“此即同矣！”关妻大惧，即与司法同祈请恳至，曰：“不意神人在此。”自此一家敬事，不敢以旧礼相待矣。良久，又以二子致裙下按之，即各复本矣。关氏乃移别室居钮婆，厚待之，不复使役。积年，关氏颇厌怠，私欲害之。令妻

以酒醉之，司法伏户下，以钁击之，正中其脑，有声而倒。视之，乃栗木，长数尺。夫妻大喜，命斧砍而焚之。适尽，钮婆自室中出曰：“何郎君戏之酷也？”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郢州之人知之，关不得已，将白于观察使。入见次，忽有一关司法，已见使言说，形状无异。关遂归，及到家，堂前已有一关司法先归矣。妻子莫能辩之，又哀祈钮婆，涕泣拜请，良久渐相近，却成一人。自此其家不复有加害之意。至数十年，尚在关氏之家，亦无患耳。（出《灵怪集》）

长乐里人

唐宝历中，长乐里门有百姓刺臂，数十人环瞩之。忽有一人，白襦，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衄，痛苦次骨。食顷，出血斗余，众人疑向观者所为，令其父从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数十，乃捻轍土若祝，“可傳此”。如其言血止。（出《酉阳杂俎》）

陈武振

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千，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泊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舶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咀。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招讨使韦公干，以兄事武振，武振没入。公干之室亦竭矣。（出《投荒杂录》）

海中妇人

海中妇人善妖媚，北人或妻之。虽蓬头伛偻，能令男子酷爱，死且不悔。苟弃去北还，浮海荡不能进，乃自返。

（出《投荒杂录》）

画工

唐进士赵颜，于画工处得一软障，图一妇人甚丽。颜谓画工曰：“世无其人也，如何令生，某愿纳为妻。”画工曰：“余神画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应则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颜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昼夜不止。乃应曰：“喏。”急以百家彩灰酒灌，遂活。下步言笑，饮食如常。曰：“谢君召妾，妾愿事箕帚。”终岁，生一儿，儿年两岁，友人曰：“此妖也，必与君为患！余有神剑，可斩之。”其夕，乃遗颜剑。剑才及颜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无何为人画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夺君愿。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旋，携其子却上软障，呕出先所饮百家彩灰酒。睹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画焉。（出《闻奇录》）

卷第二百八十七

幻术四

侯元 功德山 襄阳老叟 青城道士 蜀都妇人

侯 元

侯元者，上党郡铜鞮县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贫窶，唯以鬻薪为事。唐乾符己亥岁，于县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巍然若厦屋。元对之太息，恨己之劳也。声未绝，石砢然豁开若洞。中有一叟，羽服乌帽，髯发如霜，曳杖而出。元惊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自可于吾法中取富，但随吾来。”叟复入洞中，元从之。行数十步，廓然清朗。田畴砥平，时多异花芳草。数里，过横溪。碧湍流苔，鸳鸯溯洄。其上长梁夭矫如晴虹焉。过溪北，左右皆乔松修篁。高门渥丹，台榭重复。引元之别院，坐小亭上，檐楹阶砌，皆奇宝焕然。及进食行觞。复目所未睹也。食毕叟退。少顷。二童揖元诣便室，具汤沐，进新衣一袭。冠带竟，复导至亭上。叟出，命仆设净席于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秘诀数万言，皆变化隐显之术。元素蠢憨，至是一听不忘。叟诫曰：“汝虽有少福，合于至法进身，然面有败气未除，亦宜谨密自固，若图

谋不轨，祸必丧生！且归存思。如欲谒吾，但至心扣石，当有应门声。”元因拜谢而出，仍令一童送之。即出洞穴，遂泯然如故，视其樵苏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惊喜曰：“去一旬，谓已碎于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讶其服装华洁，神气激扬。元知不可隐，乃谓其家人言已，遂入静室中，习熟其术。期月而术成，能变化百物，役使鬼魅，草木土石，皆可为步骑甲兵。于是悉收乡里少年勇悍者为将卒，出入陈旌旗幢盖，鸣鼓吹，仪比列国焉。自称曰：贤圣。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将军等号。每朔望，必盛饰往谒神君。神必戒以无称兵，若固欲举事，宜待天应。至庚子岁，聚兵数千人。县邑恐其变，乃列上。上党帅高公，寻命都将以旅讨之，元驰谒神君请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当偃旗卧鼓以应之。彼见兵威若是，必不敢内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轻接战。”元虽唯诺，心计以为我奇术制之有余，且小者不能抗，后其大者若之何？复示众以不武也。既归，令其党戒严。是夜，潞兵去元所据险三十里，见步骑戈甲蔽山泽，甚难之，明方阵以前。元领千余人直突之，先胜后败，酒酣被擒。至上党，縶之府狱，严兵围守。旦视枷穿中，唯灯台耳，失元所在。夜分已达铜鞮，经诣神君谢罪。君怒曰：“庸奴终违我教，今日虽幸而免，斧钺亦行将及矣，非吾徒也！”不顾而入。郁悒趋出。后复谒神君，虔心扣石，石不为开矣！而其术渐歇，犹为其党所说。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骑适至，围之数重。术既不神，遂斩之于阵，其党与散归田里焉。（出《三水小牋》）

功德山

唐巢寇将乱中原。汴中有妖僧功德山，远近桑门皆归之。至于士庶，无不降附者。能于纸上画神寇，放入人家，令作祸祟，幻惑居人。通宵继画，不能安寝，或致人疾苦。及命功德山赠金作法，则患立除之。又画纸作甲兵，夜夜与街坊嘶鸣，腾践城郭，天明即无所见。又多画其犬，焚祝之，夜则鸣吠，相咬啮于街衢，居人不得安眠。命而赠之，即悄无影响。人即异其术，趋术者愈众。又滑州有一僧，颇善妖术，与功德山无异，公私颇患之。时中书令王铎镇滑台，遂下令曰：“南燕地分有灾，宜善禳之。”遂自公衙，至于诸军营，开启道场，延僧数千人。僧数不足，遂牒汴州，请功德山一行徒众悉赴之。遂以幡花螺钹迎至卫。赴道场之夕，分选近上名德，入于公衙，其余并令散赴诸营礼忏。泊入营，悉键门而坑之，方袍而死者数千人。衙中只留功德山已下莫长，讯之，并是巢贼之党，将欲自二州相应而起，咸命诛之。（出《王氏见闻》）

襄阳老叟

唐并华者，襄阳鼓刀之徒也。尝因游春，醉卧汉水滨。有一老叟叱起，谓曰：“观君之貌，不是徒博耳。我有一斧与君，君但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为累。”华因拜受之。华得此斧后，造飞物即飞，造行物即行。至于上栋下宇，危楼高阁，固不烦余刃。后因游安陆间，止一富人王枚家。枚知华机巧，乃请华临水造一独柱亭。工毕，枚尽出家人以观之。枚有一女，已丧夫而还家，容色殊丽，罕有比伦。既见深慕之，其夜乃逾垣窃入女之室。其女甚惊。华谓女曰：“不从，我必杀汝。”女荏苒同心焉。其后每至夜，窃入女室中。他日枚潜

知之，即厚以赂遗遣华。华察其意，谓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复厚赂我，我异日无以为答。我有一巧妙之事，当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无用，必不敢留。”华曰：“我能作木鹤，令飞之。或有急，但乘其鹤，即千里之外也。”枚既尝闻，因许之。华即出斧斤，以木造飞鹤一双，唯未成其目。枚怪问之。华曰：“必须君斋戒，始成之能飞。若不斋戒，必不尔飞。”枚遂斋戒。其夜，华盗其女，俱乘鹤而归襄阳。至曙，枚失女，求之不获，因潜行入襄阳，以事告州牧。州牧密令搜求，果擒华。州牧怒，杖杀之，所乘鹤亦不能身飞。（出《潇湘记》）

青城道士

伪蜀青城山道士能幻术，往往入锦城，施其法，有所获，即潜挈归洞穴。或闻其行甚秽，官吏中有识者，颇恶之。后于成都诱引富室及勋贵子弟，皆潜而随之。或于幽僻宅院中，洒扫焚香设榻，张陈帷幌。则独于室内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鲍姑神仙，皆应召而至，与之杯饌寝处，生人无异。则令学者隙而窥之。欢笑罢，则自帘帷之前蹶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楼，众皆睹之，惑众颇甚。其民间少年，膏粱子弟，满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获。后有人报云：“已出笮桥门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贳行。至青城路上三十余里，及之，遂倾血沃之。不能施其术，及下狱讯之，云：“年年采民家处子住山中，行黄帝之道。”死于岩穴者不知其数。豪贵之家，颇遭秽淫。所通辞款，指贵达之门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恶，潜杀之。（出《王氏见闻》）

蜀都妇人

元和子尝因暇日，出蜀都东郭门，见二人踞坐江岸，排治舟艦，方怒篙棹者，且呼且叫。忽有妇人衣布襦拜于前，有所乞焉。其人盛怒，且叱之。久而不去，将加殴击，妇人乃去。傍江岸伫立，四顾久之，以手推腰引步，直视二客船。其船即似有物牵拽，飘然而逝，直抵大岸，应时粉碎，财货悉皆溺于水。二人大骇，疑妇人所为，欲擒之，已亡去矣。（出《野人闲话》）

卷第二百八十八

妖妄一

蔡诞 须曼卿 马太守 邺城人 纥干狐尾 李恒 惠范
史崇玄 岭南淫祀 贺玄景 瀛州妇人 薛怀义 胡僧宝严
胡超僧 调猫儿鹦鹉 骆宾王 冯七姨 姜抚先生

蔡诞

蔡诞好道，废家业，昼夜诵《黄庭》、《太清》、《中经》、《观天》、《节解》之属，谓道尽于此矣。家患之，已亦惭悔。忽弃家，言：“我仙道成矣。”因走入深山，卖薪以易衣。三年不堪苦而还家，黑瘦骨立，欺家云：“吾但为地仙，位卑，为老君牧数十龙。有一斑龙五色，老君尝与吾，后与仙人博戏，输此龙。为此见谪，送吾付昆仑下芸锄芝草三四顷，皆生细石中，多莽秽，甚苦。当十年乃得原。会偓佺、子乔来案行，吾首诉之，并为吾作力，得免也。”（出《抱朴子》）

须曼卿

蒲坂有须曼卿者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来迎我，乘龙升天。龙行甚疾，头昂尾低，令人在上危怖。及到天上，先过紫府，金床玉几，晃晃昱昱，真贵处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饮我，辄不饥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谒拜失仪，见斥来还。令更自修责，乃可更往。昔淮南王刘安，升天见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称寡人，遂见谪，守天厕三年。吾何人哉？”河东因号曼卿为斥仙人。（出《抱朴子》）

马太守

兴古太守马氏在官，有亲故人投之，求恤焉。马乃令此人出住外，诈云：“是神人道士，治病无不手下立愈。”又令辩士游行，为之虚声，云：“能令盲者明，跛者即行。”于是四方云集，赴之如市，而钱帛固已山积矣。又敕诸来治病者：“虽不便愈，其当告人已愈也，如此则必愈也；若告人言未愈者，则后终不愈也。道法正尔，不可不承信。”于是后人问前来者，辄告之云已愈，无敢言未愈者也。旬月之间，乃致巨富焉。（出《抱朴子》）

邺城人

北齐后主武平中，和士开讽百官。奏胡太后临朝，所在皆言有狐魅，截人头发。邺城北两三坊无人居住，空墙。时有某家婢子，年十六七，独行。荷一大黄袱。袱内有锦被。忽逢一姬。年可五十余，面作白妆，漫糊可畏，以皂巾抹头。四顾无

人，便走逐婢子，脱却皂巾，头发尽作屈髻十余道，縆束之，手持一剃刀。云：“我是狐魅，汝急舍袂反走。”此姬得袂，趋走入东坊。婢子行啼，逢同州人乘马来，借问何为。云：“狐夺我被袂，始入东坊。”人驰马往，执得之，盖是人也。数百人看之，莫不竞笑，天下有如此造妖事。经略财货，殴击垂死，行路劝放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纻干狐尾

并州有人姓纻干，好剧。承间在外有狐魅。遂得一狐尾，缀着衣后。至妻旁，侧坐露之。其妻私心疑是狐魅，遂密持斧，欲斫之。其人叩头云：“我不是魅。”妻不信。走遂至邻家，邻家又以刀杖逐之。其人惶惧告言：“我戏剧，不意专欲杀我。此亦妖由人兴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李 恒

陈留男子李恒家事巫祝，邑中之人，往往吉凶为验。陈留县尉陈增妻张氏，召李恒。恒索于大盆中置水，以白纸一张，沉于水中，使增妻视之。增妻正见纸上有一妇人，被鬼把头髻拽，又一鬼，后把棒驱之。增妻惶惧涕泗，取钱十千，并沿身衣服与恒，令作法禳之。增至，其妻具其事告增。增明召恒，还以大盆盛水，沉一张纸，使恒观之。正见纸上有十鬼拽头，把棒驱之，题名云，此李恒也。惭惶走，遂却还昨得钱十千及衣服物。便潜窜出境。众异而问，增曰：“但以白矾画纸上，

沉水中，与水同色而白矾干。验之亦然。（出《辨疑志》）

惠 范

周有婆罗门僧惠范，奸矫狐魅，挟邪作祟，赳赳鼠黠，左道弄权。则天以为圣僧，赏赉甚重。太平以为梵王，接纳弥优，生其羽翼，长其光价。孝和临朝，常乘官马，往还宫掖。太上登极，从以给使，出入禁门。每入，即赐绫罗金银器物。气岸甚高，风神傲诞，内府珍宝，积在僧家。矫说妖祥，妄陈祸福。神武斩之，京师称快也。（出《朝野僉载》）

史崇玄

唐道士史崇玄，怀河内县缝靴人也，后度为道士。矫假人也，附太平，为太清观主。金仙、玉真出俗，立为尊师。每入内奏请，赏赐甚厚，无物不赐。搜鸿胪卿，衣紫罗裙帔，握象笏，佩鱼符。出入禁闱。公私避路。神武斩之，京师中士女相贺。（出《朝野僉载》）

岭南淫祀

岭南风俗：家有人病，先杀鸡鹅等以祀之，将为修福；若不差，即刺杀猪狗以礼之；不差，即次杀太牢以祷之；更不差，即是命也。不复更祈。死则打鼓鸣钟于堂，比至葬讫。初死，

但走大叫而哭。（出《朝野僉载》）

贺玄景

唐景云中，有长发贺玄景，自称五戒贤者。同为妖者十余人，陆浑山中结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倾家产事之。给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为金薄袈裟，独坐暗室。令愚者窃视，云佛放光，众皆慑伏。缘於悬崖下烧火，遣数人于半崖间，披红碧纱为仙衣，随风习颺。令众观之，诳曰：“此仙也。”各令着仙衣，以飞就之，即得成道。克日设斋，饮中置茱萸子，与众餐之。女子好发者截取，为剃头。串仙衣，临崖下视，眼花恍惚，推崖底，一时烧杀。没取资财。事败，官司来检，灰中得焦拳尸骸数百余人。敕决杀玄景，县官左降。（出《朝野僉载》）

瀛州妇人

唐景龙中，瀛州进一妇人，身上隐起浮图塔庙诸佛形像。按察使进之，授五品，其女妇留内道场。逆韦死后，不知去处。（出《朝野僉载》）

薛怀义

周证圣元年，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

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紵以漆之。正月十五，起无遮大会于朝堂。掘地五丈深，以乱彩为宫殿台阁，屈竹为胎，张施为桢盖。又为大像金刚，并坑中引上，诈称从地涌出。又刺牛血，画作大像头，头高二百尺，诳言薛师膝上血作之。观者填城溢郭，士女云会。内载钱抛之，更相蹈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张像于天津桥南，设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飞焰冲天，洛城光如昼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余尺。又延烧金银库，铁汁流液，平地尺余。人不知错入者，便即焦烂。其堂煨烬，尺木无遗。至晓，乃更设会，暴风欬起，裂血像为数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百官倾库物以赎之。其夜欬电霹雳，风雨暝晦。寺浮图佛殿，一时荡尽。非理之事，岂如来本意哉？”

（出《朝野僉载》）

胡僧宝严

唐景云中，西京霖雨六十余日。有一胡僧，名宝严，自云有术法，能止雨，设坛场，读经咒。其时禁屠宰，宝严用羊二十口，马两匹以祭。祈请经五十余日，其雨更盛。于是斩逐胡僧，其雨遂止。（出《朝野僉载》）

胡超僧

周圣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学道，隐白鹤山，微有法术，自云数百岁。则天使合长生药，所费巨万，三年乃成。

自进药于三阳宫。则天服之，以为神妙，望与彭祖同寿，改元为久视元年。放超还山，赏赐甚厚。服药之后二年而则天崩。（出《朝野佥载》）

调猫儿鹦鹉

则天时，调猫儿鹦鹉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觉监，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传看未遍，猫儿饥，遂咬杀鹦鹉以餐之。则天甚愧。武者国姓，殆不祥之征也。（出《朝野佥载》）

骆宾王

唐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欲反，令骆宾王画计，取裴炎同起事。宾王足踏壁，静思食顷，乃为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教炎庄上小儿诵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访学者令解之。召宾王至，数啖以宝物锦绮，皆不言。又赂以音乐妓女骏马，亦不语。乃将古忠臣烈士图共观之，见司马宣王，宾王欷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说自古大臣执政，多移社稷。炎大喜，宾王曰：“但不知谣讖何如耳？”炎以谣言片片火绯衣之事白。宾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与敬业等合谋，扬州兵起，炎从内应。书与敬业等，书唯有“青鹅”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则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鹅字者，我自与也。”遂诛炎，敬业等寻败。（出《朝野佥载》）

冯七姨

唐逆韦之妹，冯太和之妻，号七姨。信邪见，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为宜男。太和死，嗣虢王娶之。韦之败也，虢王砮七姨头送朝堂。即知辟邪之枕失效矣。（出《朝野僉载》）

姜抚先生

唐姜抚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尝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数百岁。持符，兼有长年之药，度世之术，时人谓之姜抚先生。玄宗皇帝高拱穆清，栖神物表，常有升仙之言。姜抚供奉，别承恩泽。于诸州采药及修功德，州县牧宰，趋望风尘。学道者乞容立于门庭，不能得也。有荆岩者，于太学四十年不第，退居嵩少，自称山人。颇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尝谒抚，抚简踞不为之动。荆岩因进而问曰：“先生年几何？”抚曰：“公非信士，何暇问年几？”岩曰：“先生既不能言甲子，先生何朝人也？”抚曰：“梁朝人也。”岩曰：“梁朝绝近，先生亦非长年之人。不审先生，梁朝出仕，为复隐居。”抚曰：“吾为西梁州节度。”岩叱之曰：“何得诳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处得西梁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镇、四征将军，何处得节度使？”抚惭恨，数日而卒。

（出《辩疑志》）

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

李泌 纸衣师 明思远 周士龙 李长源 双圣灯 路神通
五福楼 鱼目为舍利 目老叟为小儿 于世尊 捉佛光事
大轮咒 陈仆射 解元龟 蔡旼 张守一

李 泌

李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教家人遣洒扫，今夜洪崖来。有人遗美酒一榼，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与君同倾。”倾未毕，阖者云：“某侍郎取榼，泌命倒还，亦无愧色。”（出《国史补》）

纸衣师

大历中，有一僧，称为苦行。不衣缁絮布絁之类，常衣纸衣，时人呼为纸衣禅师。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场安置，令礼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转崇敬。后盗禁中金佛，事发，召京兆府决杀。（出《辩疑志》）

明思远

华山道士明思远，勤修道篆，三十余年。常教人“金水分形之法”，并闭气存思，师事甚众。永泰中，华州虎暴。思远告人云：“虎不足畏，但闭气存思，令十指头各出一狮子，但使向前，虎即去。”思远兼与人同行，欲暮，于谷口行逢虎。其伴惊惧散去，唯思远端然，闭气存思。俄然为虎所食。其徒明日于谷口相寻，但见松萝及双履耳。（出《辩疑志》）

周士龙

周士龙者，婺州东阳人。能辨山冈，卜择坟墓之地，与叔父齐名。每至岁月大通，门庭车马如市，人之夭寿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地断。大历五年，至邺中，邺中兵马使姚希晟新葬母氏于青都村，士龙占其冢：“一年合家破。”到明年，希晟犯事至死。邺中之人，无不惊骇，相与谓之神人。又有兵马使娄瓘举大事，遂恳祈士龙卜地，前后饷千余贯。士龙大喜，遂与月余日寻访山原。忽得一处，说其地势回抱，是龙腹，三年内必得节度使。瓘亦以自负。岁中，邺中军变，瓘因此谓地势有凭，便有异图。事发。遂斩于军门，举家无复遗类。（出《辩疑志》）

李长源

李长源常服气导引，并学禹步方术之事，凡数十年。自谓得灵精妙，而道已成。远近辈亲敬师者甚多。洪州昼日火发，风猛焰烈，从北来。家人等狼狈，欲拆屋倒篱，以断其势。长源止之，遂上屋禹步禁咒。俄然火来转盛，长源高声诵咒，遂有进火飞焰，先著长源身，遂堕于屋下。所居之室，烧荡尽。器用服玩，无复子遗。其余图箴持咒之具，悉为灰烬。（出《辩疑志》）

双圣灯

长安城南四十里，有灵母谷，呼为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渡涧，水缘崖侧，一十八里至峰，谓之灵应台。台上置塔。塔中观世音菩萨铁像。像是六军散将安太清置造。众传观世音菩萨曾见身于此台。又说塔铁像常见身光。长安市人流俗之辈，争往观谒，去者皆背负米曲油酱之属。台下并侧近兰若四十余所，僧及行童，衣服饮食有余。每至大斋日送供，士女仅至千人，少不减数百，同宿于台上，至于礼念，求见光。兼云：常见圣灯出，其灯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无定。大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众合声礼念，西南近台，见双圣灯。又有一六军健卒，遂自扑，叫唤观世音菩萨，步步趋圣灯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见者乃是虎目光也。（出《辩疑志》）

路神通

段成式门下驺路神通，每军较，力能戴石，簪鞞六百斤石，

蹴破石粟数十。背扎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场神助之则力生。当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儿供养其背而拜焉。（出《酉阳杂俎》）

五福楼

元和初，阴阳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刘辟造五福楼。符载为文记。（出《国史补》）

鱼目为舍利

泽州僧洪密请舍利塔，洪密以禅宗谜语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请，妇人罗拜。洪密既辞，妇人于其所坐之处拾得百粒。人验之，皆枯鱼之目也。将辞去山中，要十数番粗毡。半日获五百番。其惑人也如此。（出《北梦琐言》）

目老叟为小儿

长安完盛之时，有一道术人，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百余岁。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输货术丹，横经请益者，门如肆市。时有朝士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有闾者报曰：“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觐。”道士作色叱之。坐客闻之，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颦蹙移时，乃曰：“但令入来。”

俄见一老叟，鬓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呆，不肯服食丹砂，以于是。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诘道士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好道术者，受其诳惑。如欺婴孩矣。（出《玉堂闲话》）

于世尊

遂州巡属村民，姓于，号世尊者，与一女，皆逆知人之吉凶，数州敬奉，舍财山积。鑿崖壁，列为佛像，所费莫知纪极。节度许公存，以其妖妄，召至府衙，俾其射覆。不中，乃械而杀之，一无神变。于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絙，以牛载仅百驮，钱帛即可知也。每夜会，自作阿弥陀佛，宫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斯亦下愚之流，岂术神耶，将有物凭之耶？（出《北梦琐言》）

捉佛光事

高燕公镇蜀日，大慈寺僧申报，堂佛光见。燕公判曰：“付马步使捉佛光过。”所司密察之，诱其童子，具云：“僧辈以镜承隙日中影，闪于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出《北梦琐言》）

大轮咒

释教五部持念中，有大（大据书前题作火。）轮咒术，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摄人精魄，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蹴瓷碗。闾阎敬奉，殆似神圣。此辈由是广获金帛。陵州贵平县牛鞞村民有周达者，贩鬻此术，一旦沸油煎其阴，以充供养，观者如堵，或惊或笑。初自忘痛，寻以致殂也。中间僧昭浦说，朗州有僧号周大悲者，行此咒术，一旦炼阴而毙。与愚所见何姓氏恰同，而其事无殊也？盖小人用道欺天，残形自罚，以其事同，因而录之。（出《北梦琐言》）

陈仆射

唐军容使田令孜擅权，有回天之力。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节将崔侍中安潜拒而不与。迨后崔公移镇西川，陈敬瑄与杨师立、牛勣、罗元杲，以打球争三川，敬瑄获头筹，制授右蜀节度，以代崔公。中外惊骇。报状云陈仆射之命，莫知谁何。青城县妖人作弥勒会，窥此声势，伪作陈仆射行李，云，山东盗起，车驾必幸蜀，先以陈公走马赴任。乃树一魁，妖共翼佐之。军府未谕，亦差迎候。至近驿，有指挥索白马四匹，察事者觉其非常，乃羁縻之。未及旋踵，真陈仆射速辔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缚而俟命，颖州俾隐而诛之。识者曰：“陈太师由阉宦之力，无涓尘之效。盗处方镇，始为妖物所凭，终亦自贻诛灭，非不幸也。（出《北梦琐言》）

解元龟

道士解元龟，本西蜀节将下军校。明宗入纂，言自西来，对于便殿，进诗歌圣德，自称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宫阙。上谓侍臣曰：“此老耄自远来朝此，期别有异见，乃为身名，甚堪笑也。”赐号知白先生，赐紫。斯乃狂妄人也。（出《北梦琐言》）

蔡 畋

唐高骈镇成都，甚好方术。有处士蔡畋者，以黄白干之，取瓦一口，研丹一粒，涂半入火，烧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贫，人皆敬之，以为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药于人，眩惑卖弄，为元戎杀之。（出《北梦琐言》）

张守一

张守一者，沧景田里人也。少怠惰，不事生计。自言能易五金，以溺好利者。其后贫弊，不能自存，乃负一柳筐，鬻粉黛以贸衣食，流转江淮间。吕用之以妖妄见遇，遂来广陵，客于萧胜门下。久不得志，将舍胜去。用之闻之，止之曰：“男子以心诚期物，何患无知己？倘能与用之同，即富贵之事，当共图之。”由是为用之所荐。高骈见其鄙朴，常以真仙待之。及得志，虽僭侈不及用之，贪冒之心特甚。二都建，为左骁军使，累转检校左仆射，其礼敬次于用之。每话道对酌，自旦及暮，不能自舍。诳惑之计，与用之常相表里，以致数年其事不泄。光启二年，伪朝授守一德州刺史。明年，渤海以闽川奏守

一，事未受而败。乃从杨行密入城，又请为诸将合太还丹。药未就，会有康知柔者，本郑昌图家吏，昌图判户部，以知柔为发运使。院胥伍諷，尝得罪于知柔，鞭之。杨行密入城，諷遂发知柔赃罪二十余事。至是諷及知柔，俱系于军侯狱。知柔素与守一善，曰：“愿入财以赎罪。”守一即白于杨公。公以守一、知柔洎諷，事迹皆不可原，遂命就狱杀之。（出《妖乱志》）

卷第二百九十

妖妄三

吕用之 诸葛殷 董昌

吕用之

吕用之，鄱阳安仁里细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璜明敏，善酒律，多与群商游。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诸贾，皆得欢心。时或整履摇箠，匿家与奴仆等居。数岁，璜卒家。乾符初，群盗攻剽州里，遂他适。用之既孤且贫，其舅徐鲁仁绸给之。岁余，通于鲁仁室，为鲁仁所逐。因事九华山道士牛弘徽。弘徽自谓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师之，传其驱役考召之术。既弘徽死，用之复客于广陵。遂縠巾布褐，用符药以易衣食。岁余，丞相刘公节制淮左，有盅道置法者，逮捕甚急。用之惧，遂南渡。高骈镇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轻举不死之道。用之以其术通于客次。逾月不召。诣渤海亲人俞公楚。公楚奇之，过为儒服，目之曰江西吕巡官，因间荐于渤海。及召试。公楚与左右附会其术，得验。寻署观察推官，仍为制其名。因字之曰无可，言无可无不可。自是出入无禁。初专方药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镇，用之固

请戎服。遂署右职。用之素负贩，久客广陵，公私利病，无不详熟。鼎灶之暇，妄陈时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渐加委仗。先是渤海旧将，有梁纘、陈拱、冯绶、董谨、公楚、归礼，日以疏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树置私党，伺动息。有不可去者，则厚以金宝悦之。左右群小，皆市井人，见利忘义，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书神符，无日无之，更迭唱和，罔知愧耻。自是贿赂公行，条章日紊，烦刑重赋，率意而为。道路怨嗟，各怀乱计。用之惧其窃发之变，因请置巡察使，采听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受御史大夫，充诸军都巡察使。于是召募府县先负罪停废胥吏阴狡兔猾者得百许人，厚其官傭，以备指使。各有十余丁，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至于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隐语，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异己者，纵谨静端默，亦不免其祸。破灭者数百家。将校之中，累足屏气焉。

（出《妖乱志》）

诸葛殷

高骈嬖吏诸葛殷，妖人吕用之之党也。初自鄱阳，将诣广陵。用之先谓骈曰：“玉皇以令公久为人臣，机务稍旷，获谴于时君。辄遣左右一尊神为令公道中羽翼，不久当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间优职縻之。明日，殷果来。遂巾褐见骈于碧筠亭，妖形鬼态，辨诈蜂起，谓可以坐召神仙，立变寒暑。骈莫测也，俾神灵遇之，谓之诸葛将军也。每从容酒席间，听其鬼怪之说，则尽日忘倦。自是累迁盐铁剧职，聚财数十万缗。其凶邪阴妖，用之蔑如也。有大贾周师儒者，其居处花木楼榭之奇，为广陵甲第。殷欲之而师儒拒焉。一日，殷

为骈曰：“府城之内，当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骈曰：“为之奈何？”殷曰：“当就其下建斋坛，请灵官镇之。”殷即指师儒之第为处。骈命军侯驱出其家。是日雨雪骤降，泥淖方盛。执事者鞭挞迫蹙，师儒携挈老幼，匍匐道路，观者莫不愕然。殷迁其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风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痒，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骈性严洁，甥侄辈皆不得侍坐，唯与殷款曲，未尝不废寝忘食。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风疽忽发，即恣意搔扞，指爪之间，脓血沾染。骈与之饮啗，曾无难色。左右或以为言，骈曰：“神仙多以此试人。汝辈莫介意也。”骈前有一犬子，每闻殷腥秽之气，则来近之。骈怪其驯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罗宫玉皇前见之，别来数百年，犹复相识。”其虚诞率多如此。高虞常谓人曰：“争知不是吾灭族冤家？”殷性躁虐，知扬州院来两月，官吏数百人，鞭背殆半。光启二年，伪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窜至湾头，为逻者所擒。腰下获黄金数斤，通天犀带两条，既缚入城。百姓聚观，交唾其面，燖撮其鬓发，顷刻都尽。狱具，刑于下马桥南，杖之百余，绞而未绝。会师铎母自子城归家，经过法所，遂扶起避之，复苏于桥下。执朴者寻以巨木踣之。骆殿过，决罚如初。始殷之遇也，骄暴之名，寻布於远近。其族人竞以谦损戒殷。殷曰：“男子患于不得遂志，既得之，当须富贵自处。人生宁有两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弃尸道左，为仇人剜其目，断其舌。儿童辈以瓦砾投之，须臾成峰。（出《妖乱志》）

又

高骈末年，惑于神仙之术。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等，皆言能役鬼神，变化黄金。骈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党，恣为不法。其后亦虑多言者有所漏泄，因谓骈曰：

“高真上圣，要降非难。所患者，学道之人，真气稍亏，灵咒遂绝。”骈闻之，以为信然，乃谢绝人事，屏弃妾媵。宾客将吏，无复见之。有不得已之故，则遣人先浴斋戒，诣紫极宫道士被除不祥，谓之解秽，然后见之。拜起才终，已复引出。自此内外拥隔。纪纲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若无人，岁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谓礪溪真君、张守一是赤松子、诸葛殷称将军。有一萧胜者，谓之秦穆公附马。皆云上帝遣来，为令公道侣。其鄙诞不经，率皆如此。江阳县前一地祇小庙，用之贫贱时，常与妻止其舍。凡所动静，祷而后行。得志后，谓为冥助，遂修崇之。回廊曲室，妆楼寝殿，百有余间。土木工师，尽江南之选。每军旅大事，则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骈凡有密请，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楼居，请于公廨邸北，跨河为迎仙楼。其斤斧之声，昼夜不绝，费数万缗，半岁方就。自成至败。竟不一游。扁鵲俨然，以至灰烬。是冬，又起延和阁于大厅之西，凡七间，高八丈，皆饰以珠玉，绮窗绣户，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异宝，以祈王母之降。及师铎乱，人有登之者，于藻井垂莲之上，见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阁上干云，小语犹疑太乙闻。烧尽降真无一事。开门迎得毕将军。”此近诗妖也。用之公然云：“与上仙来往。”每对骈，或叱咄风雨，顾揖空中，谓见群仙来往过于外。骈随而拜之。用之指画纷纭，略无愧色。左右稍有异论，则死不旋踵矣。见者莫测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灵仇，遣使就某借兵马，并李筌所撰《太白阴经》。”骈遽下两县，率百姓苇席数千领，画作甲兵之状，遣用之于庙庭烧之。又以五彩笺写《太白阴经》十道，置于神座之侧。又于夫人帐中塑一绿衣年少，谓之韦郎。庙成，有人于西庑栋上题一长句，诗曰：

“四海干戈尚未宁，谩劳淮海写仪刑。
九天玄女犹无信，后土夫人岂有灵。
一带好云侵鬓绿，两行崑岫拂眉清。
韦郎年少耽闲事，案上休夸《太白经》。”

好事者竞相传诵。是岁，
诏于广陵立骀生祠，并刻石颂。差州人采碑石于宣城。及至扬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牵至州南，凿垣架濠，移入城内。及明，栅缙如故。因令扬子县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悬购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骀大惊，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书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两都出兵仗鼓乐，迎入碧筠亭。至三桥拥闹之处，故埋石以碍之，伪云：“人牛拽不动。”骀乃朱篆数字，帖于碑上，须臾去石乃行。观者互相谓曰：“碑动也。”识者恶之。明日，扬子有一村姬，诣知府判官陈牒，云：“夜来里胥借耕牛牵碑，误损其足。”远近闻之，莫不绝倒。比至失守，师铎之众，竟至坏墉而进。常与丞相郑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适得上仙书，宰执之间，有阴谋令公者。使一侠士来，夜当至。”骀惊悸不已，问计于用之。曰：“张先生少年时，尝学斯术于深井里聂夫人。近日不知更为之否？若有，但请此人当之，无不齏粉若。”骀立召守一语之。对曰：“老夫久不为此戏，手足生疏。然为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妇人衣，匿于别室。守一寝于骀卧内。至夜分，掷一铜铁于阶砌之上，铿然有声。遂出皮囊中髑血。洒于庭户檐宇间，如格斗之状。明日，骀泣谢守一曰：“蒙先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辇金玉及通天犀带以酬其劳。江阳县尉薛，失其名，亦用之党也。忽一日告骀曰：“夜来因巡警，至后土庙前，见无限阴兵。其中一人云：‘为我告高王，夫人使我将兵数百万于此界游奕，幸王无虑他寇之侵轶’”

也。’言毕而没。”群妖闻之大喜悦，竞以金帛遗之。未久，奏薛六合县令。用之又以木刻一大人足，长三尺五寸。时久雨初霁，夜印于后土庙殿后柏林中，及江阳县前，其迹如较力之状。明日，用之谓骈曰：“夜来有神人斗于夫人庙中。用之夜遣阴兵逐之，已过江矣。”不尔，广陵几为洪涛，骈骇然。遂以黄金二十斤，以饷用之。后骈有所爱马死，园人惧得罪，求救于用之。用之乃又见骈曰：“隋将陈杲仁，用之有事命至淮东。果仁诉以无马，令公大乌（骈良马名。）且望一借。”顷刻，厩吏报云：“大乌黑汗发。”骈徐应之曰：“吾已借大司徒矣。”俄而告毙。初萧胜纳财于用之，求知盐城监。骈以当任者有绩，与夺之间，颇有难色。用之曰：“用胜为盐城者，不为胜也。昨得上仙书云：‘有一宝剑在盐城井中，须用灵官取之。’以胜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骈俯仰许之。胜至监数月，遂匣一铜匕首献于骈。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则百里之内，五兵不敢犯。”骈甚异之，遂饰以宝玉，常置座隅。时广陵久雨，用之谓骈曰：“此地当有火灾，郭邑之间，悉合灰烬。近日遣金山下毒龙，以少雨濡之。自此虽无大段烧爇，亦未免小小惊动也。”于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纵火，荒祠坏宇，无复存者。骈当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无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扳状，隐起龙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云先生高骈，潜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骈见之，不胜惊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计其鸾鹤，不久当降。某等此际谪限已满，便应得陪幢节，同归真境也。他日瑶池席上，亦是人间一故事。”言毕，欢笑不已。遂相与登延和阁，命酒肴，极欢而罢。后于道院庭中，刻木为鹤，大如小驷，鞍辔中设机捩，人或逼之，奋然飞动。骈尝羽服跨之，仰视空阔，有飘然之思矣。自是严斋醮，飞炼金丹。费耗资财，动逾万计。日居月诸，

竟无其验。(出《妖乱志》)

董 昌

董昌未僭前，有山阴县老人，伪上言于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愿万岁帝于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闻谣言，正合今日，故来献。其言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人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谓曰：“天命早已归我，我所为大矣。”乃赠老人百缗，仍免其征赋。先遣道士朱思远立坛场，候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于雨中，有碧纸朱文，其文又不可识。思远言“天命命与董氏”。又有王守真者，欲谓之王百艺，极机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续官属，及设兵卫，状若鬼神，皆百艺所为也。妖伪之际，悉由百艺幻惑所致。昌每言：“我兔子上金床讖我也。我卯生，来年岁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当以卯时。万世之业，利在于此。”乾宁二年，二月二日，率军俗数万人，僭袞冕仪卫，登子城门楼，赦境内，改伪号罗平国，年号天册，自称圣人。及令官属将校等，皆呼“圣人万岁。”俯而言曰（云云）。词毕，复欲舞蹈。昌乃连声止之：“卿道得许多言语，压得朕头疼也。”（缘土人所制天冠稍重，故有此言。）时人闻，皆大笑之。（出《会稽录》）

卷第二百九十一

神一

龙门山 太公望 四海神 延娟 齐桓公 晋文公 郑繆公
晋平公 齐景公 妬女庙 伍子胥 屈原 李冰 土羊神
梅姑 秦始皇 观亭江神 宛若 竹王 刘向 何比干

龙门山

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负火而进。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色犬，行吠于前。禹计行十余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著玄衣。又见一神人面蛇身。（蛇身二字原缺。据许本补。）禹因与之语。仙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于此图之侧。禹问曰：“华胥生圣子，是汝耶？”答曰：“华胥是九江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以授禹。简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度量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授简披图，蛇身之神，则羲皇之身也。（出《拾遗录》）

太公望

文王以太公望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见有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妇人言曰：“我东海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欲东归，灌坛令当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疾雨过也。”文王梦觉。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风暴雨去者，皆西来也。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

（出《博物志》）

四海神

武王伐纣，都洛邑。明年阴寒，雨雪十余日，深丈余。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马车，从两骑，止王门外。师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曰：“大夫在内，方对天子。未有出时，且进热粥，以知寒。”粥皆毕，师尚父曰：“客可见矣。五车两骑，四海之神，与河伯风伯雨师耳。南海之神曰祝融、东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颙顼、西海之神曰蓐收。河伯风伯雨师，请使谒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于殿上，谒者于殿下门内，引祝融进。五神皆惊，相视而叹。祝融等皆拜。武王曰：“天阴乃远来，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谨来授命。”顾敕风伯雨师，各使奉其职也。（出《太公金匮》）

延娟

周昭王二十年，东瓯贡女，一曰延娟，二曰延娱。俱辩丽词巧，能歌笑，步尘无迹，日中无影。及王游江汉，与二女俱溺。故江汉之间，至今思之，乃立祠于江上。后十年，人每见

二女拥王泛舟，戏于水际。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间。或以时鲜甘果，采兰杜包裹之，以沈于水中。或结五色綵以包之，或以金铁系其上，乃蛟龙不侵。故祠所号招祇之祠。（出《拾遗记》）

齐桓公

齐桓公游于泽，管仲御。公见怪焉。管仲云：“泽有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朱冠。见人则拜其首而立，见之者殆霸乎？”公曰：“此寡人之所见也。”（出《庄子》）

又

桓公北征孤竹，来至卑耳之溪十里，见人长尺，而人形悉具。右祛衣，走马前。以问管仲，管仲曰：“臣闻登山之神有余儿者，长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兴，而登山之神见。走前导也。祛衣前有水也。右祛示从右涉也。”至如言。（出《管仲子》）

晋文公

晋文公出，有大蛇如拱，当道。文公乃修德，使吏守蛇。守蛇吏梦天使杀蛇，谓曰：“蛇何故当圣君道？”觉而视之，蛇则臭矣。（出《博物志》）

郑繆公

郑繆公昼日处庙，有神人面鸟身，素服，而状方正，繆公大惧。神曰：“无惧，帝厚汝明德，使锡汝寿十年，使若国昌。”公问神名，曰：“予为勾芒也。”（出《墨子》）

晋平公

晋平公至浚上，见人乘白骖八驷以来。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车而随公之车。公问师旷，师旷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阳之神。饮酒于霍太山而归，其逢君于浚乎，君其有喜焉！”（出《古文琐语》）

齐景公

齐景公伐宋，过泰山，梦见二人怒。公恐，谓泰山之神。晏子以宋祖汤与伊尹，为言其状，汤皙容，多髭须，伊尹黑而短，即所梦也。景公进军不听。军穀毁，公恐，乃散军不伐宋。（出《物异志》。明抄本作《博物志》）

妬女庙

并州石艾、寿阳二界，有妬女泉，有神庙。泉渰水深沉，洁澈千丈。祭者投钱及羊骨，皎然皆见。俗传妬女者，介子推妹。与兄竞，去泉百里，寒食不许断火，至今犹然。女锦衣红鲜，装束盛服。及有取山丹百合经过者，必雷风电雹以震之。

（出《朝野僉载》）

伍子胥

伍子胥累谏吴王，赐属镂剑而死。临终，戒其子曰：“悬吾首于南门，以观越兵来。以鲛鱼皮裹吾尸，投于江中，吾当朝暮乘潮，以观吴之败。”自是白海门山，潮头汹涌高数百尺，越钱塘渔浦，方渐低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走百余里。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因立庙以祠焉。庐州城内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庙。每朝暮潮时，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庙前。高一二尺，广十余丈，食顷乃定。俗云：与钱塘江水相应焉！（原缺出处。黄本作《钱塘志》）

屈原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日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恒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以采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及五色丝，皆汨罗水之遗风。（出《续齐谐记》）

李冰

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己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必亦为牛矣。我以太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遂呼吼而入。须臾雷风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斗于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至今大浪冲涛，欲及公之祠，皆瀾瀾而去。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数千家，边江低圯，虽甚秋潦，亦不移适。有石牛，在庙庭下。唐大和五年，洪水惊溃。冰神为龙，复与龙斗于灌口，犹以白练为志，水遂漂下。左绵、梓、潼，皆浮川溢峡，伤数十郡。唯西蜀无害。（出《成都记》）

土羊神

陇州汧源县，有土羊神庙。昔秦始皇开御道，见二白羊斗，遣使逐之，至此化为土堆。使者惊而回。秦始皇乃幸其所，见二人拜于路隅。始皇问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来相谒。”言讫而灭。始皇遂令立庙，至今祭享不绝。（出《陇州图经》）

梅姑

秦时，丹阳县湖侧，有梅姑庙。生时有道术，能著履行水上。后负道法，夫怒杀之，投尸于水。乃随波漂流，至今庙处。巫人常会殓斂，不须坟墓，即时有方头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

日，时见水雾中，暖然有著履形。庙左右不得取鱼射猎，辄有迷径溺没之患。巫云：“姑既伤死，所以恶见残杀。”

（出《法苑珠林》）

秦始皇

秦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所出处。传云：“时有神能驱石下海。阳城十一山，今尽起立，巍巍东倾，如相随行状。又云：石去不速，神人辄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犹尔。秦始皇于海中作石桥，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于神，求与相见。神云：“我形丑，约莫图我形，当与帝会。”始皇乃从石桥入三十里，与神相见。帝左右有巧者，潜以脚画。神怒曰：“帝负约，可速去。”始皇即转马。前脚犹立，后脚随崩，仅得登岸。

（出《三齐要略》）

观亭江神

秦时，有中宿县千里水观亭江神祠坛。经过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变为虎。中宿县民至洛，及路，见一行旅，寄其书曰：“吾家在亭庙前，石间悬藤即是也。但扣藤，自有应者。”乃归如言，果有二人从水中出，取书而论。寻还云：“江伯欲见君。”此人不自觉随去。便睹屋宇精丽，饮食鲜香，言语接对，无异世间也。（出《南越志》）

宛 若

汉武帝起柏梁台以处神君。神君者，长陵女，嫁为人妻。生一男，数岁死。女悼痛之，岁中亦死。死而有灵，其姒宛若祠之。遂闻言：宛若为主，民人多往请福，说人家小事，颇有验。平原君亦事之，其后子孙尊显。以为神君力，益尊贵。武帝即位，太后迎于宫中祭之。闻其言，不见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营柏梁台舍之。初霍去病微时，数自祷神。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责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洁，故斋戒祈福。今欲为淫，此非神明也。”自绝不复往，神君亦惭。及去病疾笃，上令祷神君。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命不长。吾尝欲以太一精补之，可得延年。霍将军不晓此意，乃见断绝。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卫太子未败一年，神君乃去。东方朔娶宛若为小妻，生子三人，与朔俱死。（出《汉武故事》）

竹 王

汉武帝时，有竹王兴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去，闻有声，持破之，得一男儿。及长，遂雄夷濮，氏竹为姓。所损破竹，于夜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尝从人止大石上，命作羹。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后唐蒙开牂牁，斩竹王首。夷獠威怨，以竹王非血气所生，求为立祠。帝封三子为侯。及死，配父庙，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出《水经》）

刘 向

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黑衣，植青藜之杖，扣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人乃吹杖端，赫然火出，因以照向，具说开辟以前。向因受《五行洪范》之文，辞说繁广，向乃裂裳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太一之精，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下而教焉。”乃出怀中竹牒，有天文地图之书。”余略授子焉。”向子歆，从向授其术，向亦不悟此人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何比干

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孙洪辟为廷尉右平，狱无冤民，号曰何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阴雨，昼寝，梦有客车骑。觉而一老姬年八十余，头尽白，求寄避雨。雨方甚，而姬衣履不濡。比干异之，延入座。须臾雨止，姬辞去，出送至门。跪谓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尧至晋有阴德，及公之身，当继一人。今天赐策，以广公子孙。佩印绶者，当随简。”长九寸，凡百九十板。以授比干曰：“子孙佩印绶者，当随此算。”姬东行，忽不见。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后三岁，复生三男。徙平陵，八男去，一子留。常祭姬如东行，及终，遗令东首。自比干已下，与张氏俱授灵瑞。累世为名族。三辅旧语曰：“何氏策，张氏钧也。”（出《三辅决录》）

卷第二百九十二

神二

栾侯 阳起 欧明 李高 黄原 贾逵 李宪 张璞 洛子渊
陈虞 黄翻 阳雍 钱祐 徐郎 丁氏妇 阿紫

栾 侯

汉中有鬼神栾侯，常在承尘上，喜食鲈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经处，禾稼辄尽。太守遣使告栾侯，祀以鲈菜。侯谓吏曰：“蝗虫小事，则当除之。”言讫，翕然飞出。吏仿佛其状类鸠，声如水鸟。吏还，具白太守。即果有众鸟亿万，来食蝗虫，须臾皆尽。（出《列异传》）

阳 起

河南阳起字圣卿。少时疟疾，于社中得书一卷，《谴劾百鬼法》。为日南太守。母至厕上，见鬼，头长数尺。以告圣卿。圣卿曰：“此肃霜之神。”劾之来出，变形如奴。送书京，朝发暮返。作使当千人之力。有与忿恚者，圣卿遣神夜往，趣其床头，持两手，张目正赤，吐舌柱地，其人怖几死。（出《幽明录》）

欧 明

庐陵邑子欧明者，从贾客道经彭泽湖。每过，辄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见大道之上，有数吏皆著黑衣，乘车马，云是清洪君使，要明过。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吏车载明，须臾见有府舍，门下吏卒。吏曰：“清洪君感君有礼，故要君。以重送君，皆勿取，独求如愿耳。”去，果以缙帛赠之，明不受。但求如愿。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之，不得已，呼如愿，使随明去。如愿者，清洪婢，常使取物。明将如愿归，所须辄得之，数年成富人。意渐骄盈，不复爱如愿。正月岁朝，鸡初一鸣，呼如愿。如愿不即起，明大怒，欲捶之。如愿乃走于粪上，有昨日故岁扫除聚薪，足以偃人。如愿乃于此逃，得去。明谓逃在积薪粪中，乃以杖捶粪使出。又无出者，乃知不能得。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复捶汝。”今世人岁朝鸡鸣时，辄往捶粪，云：“使人富。”

（出《博异录》。明乐本作《录异传》。）

李 高

王莽时，汉中太守五更往祭神庙，遗其书刀，遣小吏李高还取之。见刀在庙床上，有一人，著大冠绛袍，谓高曰：“勿道我，吾当祐汝！”后仕至郡守。年六十余，忽道见庙神，言毕而此刀刺高心下，须臾而死。莽闻甚恶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黄 原

汉时，泰山黄原，平旦开门，忽有一青犬，在门外伏，守备如家养。原继犬，随邻里猎。日垂夕，见一鹿，便放犬。犬行甚迟，原绝力逐，终不及。行数里，至一穴，入百余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墙回匝。原随犬入门，列房可有数十间，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鲜丽，或抚琴瑟，或执博棋。至北阁，有三间屋，二人侍值，若有所伺。见原，相视而笑云：“此青犬所引致妙音媼也。”一人留，一人入阁。须臾有四婢出，称太真夫人白黄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数应为君妇。”既暮，引原入内。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台，台四角有径尺穴，穴中有光，照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礼既毕，晏寝如旧。经数日，原欲暂还报家。妙音曰：“人神道异，本非久势。至明日，解佩分袂，临阶涕泗，后会无期，深加爱敬。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斋戒。”四婢送出门，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见空中有辎车，仿佛若飞。（出《法苑珠林》）

贾 逵

贾逵在豫郡亡，家迎丧去。去后，恒见形于项城。吏民以其恋慕彼境，因以立庙。庙前有柏树。有人窃来砍伐，始投斧刃，仍著于树中，所著入寻而更生。项城左右人，莫不振怖。（出《贾逵碑》）

李 宪

龙舒陵亭，有一大树，高数十丈，黄鸟十数巢其上。时久旱，长老共相谓曰：“彼树常有黄气，或有神灵，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妇李宪者，夜起室中，忽见一绣衣妇人曰：“我树神也，以汝性洁，佐汝为生。朝来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于帝。”至明日日中，果大雨，遂为立祠。宪曰：“诸卿在此，吾居近水，当致少鲤鱼。”言讫，有鲤数十头，飞集堂下。坐者莫不惊悚。如此岁余。神曰：“将有大兵，今辞汝去。”留一玉环，曰：“持此可以避难。”后袁术、刘表相攻，龙舒之民皆流去，唯宪里不被兵。（出《搜神记》）

张 璞

张璞，字公直，不知何许人也。为吴郡太守。征还，道由庐山。子女观于祠堂，婢使指像人以戏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梦庐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采择，用致微意。”妻觉怪之。婢言其情。于是妻惧，催璞速发。中流，舟不为行。阖船震恐。乃皆投物于水，船犹不行。或曰：“投女则船为进。”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灭一门，奈何？”璞曰：“吾不忍见之。”乃上飞庐卧，使妻沈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即璞见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于当世也！”乃复投己女。及得度，遥见二女在下。有吏立于岸侧，曰：“吾庐君主簿也。庐君谢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义，故悉还二女。”问女，言：“但见好屋

吏卒，不觉在水中也。”（出《搜神记》）

洛子渊

后魏孝昌时，有虎贲洛子渊者，自云洛阳人。孝昌中，戍於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师，子渊附书一封。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水乡。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宝如其言，至灵台南，见无人家。徙倚欲去，忽见一老翁，问云：“从何而来？傍徨于此？”元宝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儿也。”取书，引元宝入。遂见馆阁崇宽，屋宇佳丽。既坐，命婢取酒，须臾，见婢抱一死小儿而过，元宝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红，香美异常。兼设珍羞，海陆备有。饮讫告退。老翁送元宝出云：“后会难期，以为凄恨。”别甚殷勤。老翁还入。元宝不复见其门巷。但见高崖对水，淥波东倾。一童子可年十四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饮酒。是其血也。及还彭城，子渊已失矣。元宝与子渊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出《洛阳伽蓝记》）

陈虞

陈虞，字君度。妇庐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罗女乐以娱神。后一夕复会，弦管无声，歌音凄恻。杜氏常梦鬼子母，遑遽涕泗云：“凶人将来。婢先与外人通，以梯布垣，登之入。神被服将剥夺毕，加取影像焚剉而去也。”（出《异苑》）

黄 翻

汉灵帝光和元年，辽西太守黄翻上书：“海边有流尸，露冠绛衣，体貌完全。翻感梦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子也。海水坏吾棺槨，求见掩藏。’民嗤视之，皆无病而死。”（出《博物志》）

阳 雍

魏阳雍，河南洛阳人。兄弟六人，以佣卖为业。公少修孝敬。达于遐迩。父母歿，葬礼毕，长慕追思，不胜心目。乃卖田宅，北徙绝水浆处，大道峻坂下为居。晨夜辇水，将给行旅，兼补履，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为书生，问曰：“何故不种菜以给？”答曰：“无种。”乃与之数升。公大喜，种之，其本化为白璧，余为钱。书生复曰：“何不求妇？”答曰：“年老，无肯者。”书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许。乃试求之。徐氏笑之，以为狂僻，然闻其好善，戏笑媒曰：“得白璧一双，钱百万者，与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异，位至卿相。今右北平诸阳，其后也。（出《孝德传》）

钱 祐

会稽余姚人钱祐，夜出屋后，为虎所取。十八日乃自还。说虎初取时，至一官府，见一人凭几坐，形貌壮伟，侍从四十人。谓曰：“吾欲使汝知数术之法。”留十五日，昼夜语诸要术。祐受法毕，使人送出。得还家。大知卜占，无幽不验。经年乃死。（出《异苑》）

徐郎

京口有徐郎者，家甚褴褛，常于江边拾流柴。忽见江中连船，盖川而来，迳回入浦，对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今当为徐郎妻。”徐入屋角，隐藏不出。母兄妹劝励强出，未至舫，先令于别室为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赠以缁绛之衣。徐唯恐惧，累膝床端，夜无醺接之礼。女怒遣之使出。以所赠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惜煎骂。遂懊叹卒。（出《幽明录》）

丁氏妇

淮南全椒县，有丁新妇者，本丹阳丁氏女。年十六，适全椒谢家。其姑严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七日自经死。遂有灵响，闻于民间。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七日勿用作。”见形，著缥衣，戴青盖，从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两男子共乘船捕鱼，仍呼求载。两男子笑，共调弄之，言：“听我为妇。”言：“当相渡也。”丁姬曰：“谓汝是佳人，而无所知。汝是人，当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须臾，有一老翁，

乘船载苇，姬从索渡。翁曰：“船上无装，岂可露渡。恐不中载耳。”姬言：“无苦。”翁因出苇半许，安处著船中，径渡之，至南岸。临去语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过。然宜使民间粗相闻知。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以相谢者。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翁曰：“愧燥湿不至，何敢蒙谢。”翁还西岸，见两少男子覆水中。进前数里，有鱼千数，跳跃水边。风吹置岸上。翁遂弃苇载鱼以归。于是丁姬遂还丹阳。江南人皆呼为丁姑。九月七日不用作事，咸以为息日也。今所在祠之。（出《搜神记》）

阿 紫

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是人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交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旁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去，（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躑不住。占众事，卜行年蚕桑。又善射钓。好则大僂，恶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试往捉。便自跃穿屋，永失所在。（出《异苑》）

卷第二百九十三

神三

度朔君 蒋子文 葛祚 虞道施 顾邵 陈氏女 王表 石人神
圣姑 陈敏 费长房 胡母班 张诚之

度朔君

袁绍在冀州，有神出河东，号度朔君，百姓为立庙。庙有主簿大福。陈留蔡庸为清河太守，过谒庙。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为庸设酒曰：“贵子昔来，欲相见。”须臾子来。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兖州。有人士母病往祷。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闻西北有鼓声而君至。须臾，一客来。着皂单衣，头上五色毛，长数寸。去，复一人着白布单衣，高冠，冠似鱼头，谓君曰：“吾昔临庐山，食白李，忆之未久，已三千岁。日月易得，使人怅然。”君谓士曰：“先来南海君也。”士是书生，君明通五经，善《礼记》，与士论礼，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东有故桥，人坏之。此桥所行，卿母犯之。能复桥，便差。曹公讨袁谭，使人从庙换千匹绢，君不与。曹公遗张郃毁庙。未至百里，君遗兵数万，方道而来。郃未达二里，云雾绕郃军，不知庙处。君语主簿：“曹公气盛，

宜避之。”后苏并邻家有神下，识君声，云：“昔移入胡，阔绝三年。”乃遣人与曹公相闻：“欲修故庙，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楼以居之。数日，曹公猎，得物，大如麕，大足，色白如雪，毛软滑可爱，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闻楼上哭云：“小儿出行不还。”太祖拊掌曰：此物合衰也。”晨将数百犬绕楼下。犬得气，冲突内外。见有物大如驴，自投楼下，犬杀之，庙神乃绝。（出《搜神记》）

蒋子文

蒋子文，广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挞无度。常自谓青骨，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祖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辄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将大启祐孙氏，宜为吾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俄而有小虫如鹿虻，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将又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及公宫，孙主患之。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有以抚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候，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授，为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陈郡谢玉，为琅邪内史。在京城。其年虎暴，杀人甚众。有一人，以小船载年少妇，以大刀插着船，挟暮来至。逻将出语云：“此间顷来甚多草秽，君载细小，作此轻行，太为不易，

可止遯宿也。”相问讯既毕，遯将适还去，其妇上岸，便为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唤，欲逐之。先奉事蒋侯，乃唤求助。如此当行十里，忽觉如有一黑衣人为之导，其人随之。当复二十里，见大树，既至一穴。虎子闻行声，谓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杀之，便挟刀隐树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妇着地，到牵入穴，其人以刀当腰砍断之。虎既死，其妇故活，向晓能语。问之云虎：“初取，便负着背上，临至而后下之。四体无他，止为草木伤耳。”扶归还船。明夜，梦一人语之云：“蒋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杀猪祠焉。会稽鄞县东野，有女子，姓吴，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爱。其乡里有鼓舞解神者，要之便往。缘塘行半路，忽见一贵人，端正非常。贵人乘船，手力十余整顿。令人问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对。贵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辞不敢，忽然不见。望子既拜神坐。见向船中贵人，俨然端坐，即蒋侯像也。问望子来何迟，因掷两橘与之。数数形见，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辄空中下之，尝思噉鲙，一双鲜鲤，随心而至。望子芳香，流闻数里，颇有神验，一邑共事奉。经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绝往来。咸宁中，太常卿韩伯子某，会稽内史王蕴子某，光禄大夫刘耽子某，同游蒋山庙。庙有数妇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戏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梦，蒋侯遣传教相闻曰：“家子女并丑陋，而猥垂荣顾，辄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梦指适异常，试往相问，而果各得此梦，符协如一。于是大惧，备三牲，诣庙谢罪乞哀。又俱梦蒋侯亲来降己曰：“君等既已顾之，实贪会对，克期垂及，岂容方更中悔！”经少时，并亡。刘赤父者，梦蒋侯召为主簿，期日促，乃往庙陈请。母老子弱，情事过切，乞蒙放恕。会稽魏过，多材艺，善事神，请举过自代，因叩头流血。庙祝曰：“特愿相屈，魏过何人，而有斯举！”

赤父固请，终不许，寻而父斧死焉。孙恩作逆时，吴兴分乱，一男子勿急突入蒋庙。始入门，木像弯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庙者无不皆见也。中书郎王长豫，有美名，父丞相导，至所珍爱，遇病转笃，导忧念特至，正在北床上坐，不食已积日。忽见一人，行床甚壮，着铠持刀。王问：“君是何人？”答曰：“仆是蒋侯也。公儿不佳，欲为请命，故来耳。勿复忧。”王欣喜动容，即求食，食遂至数斗，内外咸未达所以。食毕，忽复惨然，谓王曰：“中书命尽，非可救者。”言终不见也。（出《搜神记》）

葛 祚

葛祚，吴时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沈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斤斧，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其，闻江中陶陶有人声。往视，槎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沈覆之患。衡阳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也。”（出《幽明录》）

虞道施

虞道施乘车出行。忽有一人着乌衣径来上车，云：“令寄载十许里耳。”道施试视此人，头上有光，口皆赤，面悉是毛，异之。始时既不敢遣，行十里中，如言而去。临别，语道施曰：“我是驱除大将军，感汝相容。”赠银铎一双而灭。

(出《异苑》)

顾邵

顾邵为豫章，崇学校，禁淫祀，风化大行，历毁诸庙。至庐山庙，一郡悉谏，不从。夜忽闻有排大门声，怪之，忽有一人，开阁迳前，状若方相，自说是庐君。邵独对之，要进上床。鬼即人坐。邵善《左传》，鬼遂与邵谈《春秋》，弥夜不能相屈。邵叹其积辨。谓曰：“传载晋景公所梦大厉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则有之，厉则不然。”灯火尽，邵不命取，乃随烧《左传》以续之。鬼频请退，邵则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气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逊，求复庙，言旨恳至。邵笑而不答，鬼发怒而退。顾谓邵曰：“今夕不能仇君，三年之内，君必衰矣。当因此时相报。”邵曰：“何事匆匆，且复留谈论。”鬼乃隐而不见。视门阁，悉闭如故。如期，邵果笃疾，恒梦见此鬼击之，并劝邵复庙。邵曰：“邪岂胜正？”终不听。后遂卒。(出《志怪》)

陈氏女

乌伤陈氏有女，著屐上大枫树颠，了无危惧。顾曰：“我应为神，今便长去。唯左苍右黄，当暂归耳。”家人悉出见之。拳手辞诀，于是飘耸轻越，极睇乃没。人不了苍黄之意，每春辄以苍狗，秋黄狗。设祀树下也。(出《异苑》)

王 表

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又一婢，名纺绩。是月，遣中书郎李崇，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表随崇俱出，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表至，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出《吴志》。明抄本作《异志》）

石人神

石人神，在丰城县南。其石状似人形。先在罗山下水中，流潦不没。后有人于水边浣衣，挂著左臂。天忽大雨，雷电霹雳，石人臂折，走入山畔。时人异之，共立为祠，每有灵验，号曰“石人神”。（出《豫章古今记》）

圣 姑

吴兴郡界首，有洞庭山，山中圣姑祠庙在焉。《吴志》曰：姑姓李氏，有道术，能履水行，其夫怒而杀之。自死至今，向七百岁，而颜貌如生，俨然侧卧。远近祈祷者，心至则能到庙；心若不至，风回其船，无得达者。今每月一日沐浴，为除爪甲。每日妆饰之，其形质柔弱，只如寝者。盖得道欤。（出《纪闻》）

陈 敏

陈敏，孙皓之世为江夏太守。自建业述职，闻宫亭庙神灵，枉帆过之，乞在任安稳，当上银杖一枝。限既满，作杖，插竹为杆，以银度之。寻征为散骑常侍，还到江口，后宫亭送杖讫，即进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陈敏许我银杖，今以度银杖见与，使投水中，当送以还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乃置杖浮水上，从流而北，其疾如飞，径到敏船前，徘徊不去。敏惧，取之，遣小吏到庙逊谢。小吏既发，惊风卒至，涌浪滔天，敏舟倾。唯小吏四人独在。（出《神鬼传》）

费长房

费长房能使鬼神。后东海君见葛陂君，淫其夫人。于是长房敕系三年，而东海大旱。长房至东海，见其请雨，乃敕葛陂君出之，即大雨也。（出《列异传》）

胡母班

胡母班曾至太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驺，呼班云：“太山府君召。”母班惊愕，逡巡未答，复有一驺出呼之。遂随行数十步，驺母班暂瞑。少顷，便见宫室，威仪甚严。母班乃入阁拜谒。主为设食，语母班曰：“欲见君无他，欲附书与女婿耳。母班问女郎何在？”曰：“女为河伯妇。”母班曰：

“辄当奉书，不知何缘得达。”答曰：“今适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母班乃辞出。昔驺复令闭目，有顷，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须臾，果有一女仆出，取书而没。少顷复出云：“河伯欲暂见君。”婢亦请瞑目，遂拜谒河伯。河伯乃大设酒食，词旨殷勤。临别，谓母班曰：“感君远为致书，无物相奉。”于是命左右：“取吾青丝履来。”以贻母班。母班出，瞑然忽得还舟，遂于长安经年而还。至太山侧，不敢潜过，遂扣树，自称姓名，“从长安还，欲启消息。”须臾，昔驺出，引母班如向法而进，因致书焉。府君请曰：“当别遣报。”母班语讫，如厕，忽见其父著械徒作，此辈数百人。母班进拜流涕，问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见谴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处。知汝今为明府所识。可为吾陈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母班乃依教，叩头陈乞。府君曰：“死生异路，不可相近，身无所惜。”母班苦请，方许之。于是辞出。还家岁余，儿子死亡略尽。母班惶惧，复诣太山，扣树求见。昔驺遂迎之而见。母班乃自说：“昔辞旷拙，及还家，儿死亡至尽，今恐祸故未已，辄来启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语君，‘生死异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母班父，须臾至庭中，问之：“昔求还里社，当为门户作福，而孙息死亡至尽，何也？”答云：“久别乡里，自忻得还，又遇酒食充足，实念诸孙，召而食之耳。”于是代之。父涕泣而出。母班遂还，后有儿皆无恙。

（出《搜神记》）

吴县张诚之。夜见一妇人。立于宅东南角。举手招诚。诚就之。妇人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是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于上。以祭我。当令君蚕桑百倍。”言绝失之。诚如言，为作膏粥，自此年年大得蚕。世人正月半作膏粥，由此故也。（出《续齐谐记》）

卷第二百九十四

神四

王祐 温峤 戴文谏 黄石公 袁双 商康 贾充 王文度
徐长 陈绪 白道猷 高雅之 罗根生 沈纵 戴氏女 孙盛
湛满 竺县遂 武曾 晋孝武帝 蔺启之 王猛 封驱之

王 祐

散骑侍郎王祐，疾困，与母辞诀。既而闻有通宾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尝为别驾，祐亦雅闻其姓字。有顷，奄然来至，曰：“与卿士类，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国家有大事，出三将军，分布征发。吾等十余人，为赵公明府参佐。至此仓卒，见卿有高门大屋，故来投。与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笃疾，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托。”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系生时贵贱。吾今见领兵千人，须卿，得度薄相付。如此地难得，不宜辞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无有，一旦死亡，前无供养。”遂歔歔不能自胜。其人怆然曰：“卿位为常伯，而家无余财。向闻与尊夫人辞诀，言辞哀苦，然则卿国土也，如何可令死。吾当相为。”因起去：“明日更来。”其明日又来。祐曰：

“卿许活吾，当卒恩不？”答曰：“大老子业已许卿，当复相欺耶！”见其从者数百人，皆长二尺许，乌衣军服，赤油为誌。祐家击鼓祷祀。诸鬼闻鼓声。皆应节起舞，振袖飒飒有声。祐将为设酒食，辞曰：“不须。”因复起去，谓祐曰：“病在人体中如火，当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发被灌之。又曰：“为卿留赤笔十余枝，在荐下，可与人使著，出入辟恶灾。”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与之。”遂执祐手与辞。时祐得安眠，夜中忽觉，忽呼左右，令开被：“神以水灌我，将大沾濡。”开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于是疾三分愈二，数日大除。凡其所道当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后乃亡。所道与赤笔人，皆经疾病及兵乱，皆亦无恙。初有妖书云：“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钟士季，各督数万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见此书，与所道赵公明合焉。（出《搜神记》）

温峤

古今相传：夜以火照水底，悉见鬼神。温峤平苏峻之难，及于湓口，乃试照焉。果见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见群小儿，两两为偶，乘轺车，驾以黄羊，睚眦可恶。温即梦见神怒曰：“当令君知之。”乃得病也。（出《志怪》）

戴文谔

沛国戴文谔居阳城山，有神降，妻焉。谔疑是妖魅，神已

知之，便去。遂见作一五色鸟，白鸠数十枚从，有云覆之，不遂见。（出《搜神记》）

黄石公

益州之西，云南之东，有神祠。克山石为室，下有人奉祠之。自称黄公。因言此神，张良所受黄石公之灵也。清净不烹杀。诸祈祷者，持一百钱，一双笔，一丸墨，石室中前请乞。先闻石室中有声，须臾，问来人何欲。既言，便具语吉凶，不见其形。至今如此。（出《搜神记》）

袁 双

丹阳县有袁双庙。真弟四子也。真为桓宣武诛，便失所在。灵在太元中，形见于丹阳，求立庙。未既就功，大有虎灾。被害之家，辄梦双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于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尔日，常风雨忽至。元嘉五年，设奠讫，村人丘都，于庙后见一物，人面鼉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气。未知为双之神，为是物凭也。（出《异苑》）

商 康

乌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项籍庙，自号卞王，因改为名。山足有一石柜，高数尺。陈郡殷康，尝往开之，风雨晦暝，乃

止。(出《异苑》)

贾 充

贾充伐吴时，尝屯项城，军中忽失充所在。充帐下都督周勒，时昼寝，梦见百余人，录充，引入一途。勒惊觉，闻失充，乃出寻索之。忽睹所梦之道，遂往求之。果见充行至一府舍，侍卫甚盛，府公南面坐，声色甚厉，谓充曰：“将乱吾家事，必尔与荀勖。既惑吾子，又乱吾孙。间使任恺黜尔而不去，又使庾纯置汝而不改，今吴寇当平，汝方表斩张华，汝之愆，皆此类也。若不悛慎，当旦夕加罪。”充因叩头流血。公曰：“汝所以廷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卫府之勋耳。终当使孙嗣死于钟籛之间，大子毙于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荀勖亦略同。然其先德小浓，故在汝后。数年之外，国嗣亦替。”言毕命去。充忽然还营，颜色憔悴，性理昏丧，经日乃复。其后孙谧死于钟下。贾后服鸩酒而死，贾午考竟。用大杖。皆如所言。(出《晋书》)

王文度

晋王文度镇广陵，忽见二骠，持鹄头板来召之。王大惊，问骠：“我作何官？”骠云：“尊作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复召耶？”鬼云：“此人间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惧之。寻见迎官玄衣人及鹄衣小吏甚多，王寻病薨。(出《法苑珠林》)

徐 长

吴兴徐长夙与鲍靓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术。先请徐宜有约，誓以不仕，于是授录。以常见八大神在侧，能知来见往。才识日异，州乡翕然美谈。欲用为州主簿。徐心悦之。八神一朝不见七人，余一人倨傲不如常。徐问其故，答云：“君违誓，不复相为。使身一人留卫录耳。”徐乃还录，遂退。（出《世说》）

陈 绪

新城县民陈绪家，晋永和中，旦闻扣门，自通云：“陈都尉。”便有车马声，不见形。径进，呼主人共语曰：“我应来此，当权住君家，相为致福。”令绪施設床帐于斋中。或人诣之，斋持酒礼求愿，所言皆验。每进酒食，令人跪拜，授闾里，不得开视。复有一身，疑是狐狸之类，因跪，急把取。此物却还床后，大怒曰：“何敢嫌试都尉？”此人心痛欲死，主人为扣头谢，良久意解。自后众不敢犯，而绪举家无恙，每事益利，此外无多损益也。（出《幽明录》）

白道猷

章安县西有赤城山，周三十里，一峰特高，可三百余丈。晋泰元中，有外国道人白道猷，居于此山。山神屡遣狼怪形异

声往恐怖之，道猷自若。山神乃自诣之云：“法师威德严重，今推此山相与，弟子更卜所托？”道猷曰：“君是何神？居此几时，今若必去，当去何所？”答云：“弟子夏王之子，居此千余年。寒石山是家舅所住，某且往寄憩，将来欲还会稽山庙。”临去，遗信赠三炷香。又躬来别，执手恨然，鸣鞞响角，凌空而逝。（出《述异记》）

高雅之

晋太元中，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厩中，云：“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拄杖光耀照屋。与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晨已来还。”后雅之父子，为桓玄所灭。（出《幽明录》）

罗根生

豫章有庐松村。郡人罗根生，来此村侧垦荒，种瓜果。园中有一神坛。瓜始引蔓，忽见坛上有一新板，墨书云：“此是神地，可速出去。”根生祝曰：“审是神教，愿更朱书赐报。”明早往看，向板犹存，字悉以朱代墨。根生谢而去也。（出《述异记》）

沈 纵

余姚人沈纵，家素贫。与父同入山，还未至家，见一人。左右导从四五百许，前车辐马鞭，夹道卤簿，如二千石。遥见纵父子，便唤住，就纵手中燃火。纵因问是何贵人？答曰：“是斗山王，在余杭南。”纵知是神，叩头云：“愿见祐助。”后入山，得一玉枕，从此如意。（出《幽明录》）

戴氏女

豫章有戴氏女，久疾不瘥。见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谓曰：“尔有人形，岂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将重汝。”其夜梦有人告之：“吾将佑汝。”自后疾渐差。遂为立祠山下。戴氏为巫，故名戴侯祠。（出《搜神记》）

孙 盛

衡山白槎庙。古老相传：昔有神槎，皎然白色，禱之灵无不应。晋孙盛临郡，不信鬼神，乃伐之。斧下流血。其夜波流神槎向上，但闻鼓角之声，不知所止。开皇九年废，今尚有白槎村在。（出《湘中记》）

湛 满

须江县江郎山。昔有江家在山下居，兄弟三人，神化于此。故有三石峰之异。有湛满者，亦居山下。其子仕洛，永嘉之乱，

不得归。满乃使祝宗言于三石之灵，能致其子，靡爱斯牲。旬日中，湛子出洛水边，见三少年，使闭目伏车栏中间，去如疾风。俄顷，从空中堕，恍然不知所之。良久，乃觉是家园中。
(出《十道记》)

竺昙遂

晋太元中，谢家沙门竺昙遂，年二十余，白皙端正，流落沙门。尝行经青溪庙前过，因入庙中看。暮归，梦一妇人来，语云：“君当来作我庙中神，不复久。”昙遂问：“妇人是谁？”妇人云：“我是青溪姑。”如此一月许，便卒。临死，谓同学年少曰：“我无福，亦无大罪，死乃当作青溪庙神。诸君行便，可见看之。”既死后，诸年少道人诣其庙。既至，便灵语相劳问，音声如其生时。临去云：“久不闻呗声，甚思之。”其伴慧觀，便为作呗讖，犹唱赞。语云：“歧路之诀，尚有悽怆。况此之乖，形神分散。窃冥之叹，情何可言。”既而歔歔不自胜，诸道人等皆为流涕。(出《续搜神记》)

武曾

侯官县常有阁下神。岁终，诸吏杀牛祀之。沛郡武曾作令，断之。经一年，曾选作建威参军。当去，神夜来问曾：“何以不还食？”声色极恶，甚相谴责。诸吏便于道买牛，共谢之，此神乃去。(出《幽明录》)

晋孝武帝

晋孝武帝，殿北窗下见一人，著白帻，黄练单衣，自称华林园水池中神，名曰淋浚君。帝取所佩刀掷之，空过无碍。神忿曰：“当令君知之。”少时而暴崩。（出《幽明录》）

蔺启之

蔺启之家在南乡，有樗蒲娄庙。启之有女名僧因，忽厥而寤，云：“樗蒲君遣婢迎僧坐斗帐中，仍陈盛筵。以金银为俎案，五色玉为杯碗。与僧共食，一宿而醒也。”

（出《述异记》）

王 猛

王猛者，北海人。少贫贱，曾至洛阳货畚。有一人，于市贵买其畚，而云无直，家近在此，可随我取。猛随去。行不觉远，忽至深山中。此人语猛，且住树下，当先启道君来。须臾，猛进，见一公据胡床，头鬓悉白。侍从十许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马公可进。”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缘拜？”即十倍售畚价，遣人送猛出。既顾视，乃嵩山也。（出《中兴书》）

封驱之

始兴林水源里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罗十瓮，中悉是饼银。采伐遇之，不得取，取之迷闷。晋大元初，民封驱之家仆，密窃三饼归，发看，有大蛇螫之而死。《湘州记》曰：“其夜，驱之梦神语曰：‘君奴不谨，盗银三饼。即日显戮，以银相偿。’觉视，则奴死银在矣。”（出《水经》）

卷第二百九十五

神五

王僧虔 陈慴 宫亭庙 安世高 曲阿神 谢旻 李滔
树伯道 侯褚 卢循 陈臣 张舒 萧惠明 柳积 赵文昭
河伯 邵敬伯 吴兴人 刘子卿

王僧虔

晋王僧虔秉政，使从事宗宝，统作长沙城。忽见一传教官语曰：“君何敢坏吾宫室？司命官相诛。”寻时宗宝乃坠马。其夜，僧虔梦见一贵人来通，宾从鲜盛，语僧虔曰：“吾是长沙王吴君。此所居之处。公何意苦我？若为我速料理，当位至三公。”僧虔于是立庙。自后祈祷无不应。（出《湘中记》）

陈 慴

隆安中，丹徒民陈慴，于江边作鱼簋。潮去，于簋中得一女，长六尺，有容色，无衣裳，水去不能动，卧沙中。与语不应。有一人就奸之。慴夜梦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簋

中，小人辱我。今当白尊神，杀之。” 惶不敢归，得潮来，自逐水而去。奸者寻亦病死矣。（出《洽闻记》。《御览》六十八引作出祖台之《志怪》）

宫亭庙

南康宫亭庙，殊有神验。晋孝武世，有一沙门至庙。神像见之，泪出交流。因摽姓字，则是昔友也。自说：“我罪深，能见济脱不？”沙门即为斋戒诵经，语曰：“我欲见卿真形。”神云：“禀形甚丑，不可出也。”沙门苦请，遂化为蛇，身长数丈，垂头梁上，一心听经，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庙亦歇绝。（出《幽明录》）

安世高

安侯世高者，安息国王子。与大长者共出家，学道舍卫城。值主不称，大长者子辄恚，世高恒呵戒之。周旋二十八年。云当至广州。值乱，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宿命负对，故远来相偿。”遂杀之。有一少年云：“此远国异人，而能作吾国言，受害无难色，将是神人乎？”众皆骇笑。世高神识还生安息国，复为王作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复辞王学道。十数年，语同学云：“当诣会稽毕对。”过庐山，访知识，遂过广州。见少年尚在，径投其家，与说昔事，大欣喜。便随至会稽。过稽山庙，呼神共语。庙神蟒形，身长数丈，泪出。世高向之语，蟒便去。世高亦还船。有一少

年上船，长跪前受咒愿，因遂不见。世高曰：“向少年即庙神，得离恶形矣。”云庙神即是宿长者子。后庙祝闻有臭气，见大蟒死，庙从此神歇。前至会稽，入市门，值有相打者。误中世高头，即卒。广州客遂瘞之于佛舍。（出《幽明录》）

曲阿神

曲阿当大埭下有庙。晋孝武世，有一逸劫，官司十人追之。劫迺至庙，跪请求救，许上一猪。因不觉忽在床下。追者至，觅不见。群吏悉见入门，又无出处。因请曰：“若得劫者，当上大牛。”少时劫形见，吏即缚将去。劫因云：“神灵已见过度，云何有牛猪之异？而乖前福。”言未绝口，觉神像面色有异。既出门，有大虎张口而来，迺夺取劫，衔以去。（出《神鬼传》）

谢奂

青溪小姑庙，云是蒋侯第三妹。庙中有大穀扶疏，鸟常孕育其上。太元中，谢庆弹杀数头，即觉体中慄然。至夜，梦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鸟是我所养，何故见侵？”经日谢卒。庆名奂，灵运父也。（出《异苑》）

李 滔

吴郡桐庐，有徐君庙，吴时所立。左右有为劫道非法者，便如拘缚，终至讨执。东阳长山吏李滔，以义熙中，遭事在都。妇自出料理。过庙请乞恩，拔银钗为愿。未至富阳，有鱼跳落妇前。剖腹，还得所愿钗。夫事寻散。（出《异苑》）

树伯道

余杭县有仇王庙，由来多神异。隆安初，县人树伯道为吏，得假将归。于汝南湾觅载，见一朱舸，中有贵人。因求寄。须臾如睡，犹闻有声，若剧甚雨。俄而至家。以问船工，亦云仇王也。伯道拜谢而还。（出《异苑》）

侯 褚

郟县西乡，有杨郎庙。县有一人先事之。后就祭酒侯褚，求入大道。遇谯郡楼无陇诣褚，共至祠舍，烧神坐器服。无陇乞将一扇。经岁，无陇闻有乘马人呼楼无陇数四声，云：“汝故不还杨明府扇耶？”言毕，回骑如去。陇遂得痿病而死。（出《异苑》）

卢 循

义熙四年，卢循在广州，阴规逆谋。潜遣人到南康庙祈请，既奠牲奏鼓。使者独见一人，武冠朱衣，中筵而坐曰：“卢征

虏若起事，至此，当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率众直造长沙，遣徐道覆逾岭。至南康，装艚十二，幢楼十丈余。舟装始办，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凌波而下，与循会巴陵。至都而循战败。不意神速其诛，洪潦之降，使之自送也。（出《述异记》）

陈 臣

临川陈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斋中坐，其宅内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见一人长丈许，面如方相，从竹中出，径语陈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去，当令汝知之。”去一月许日，家大失火，奴婢顿死，一年中便大贫。（出《搜神记》）

张 舒

长山张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见一人，著朱衣平上帻。手捉青柄马鞭。云：“汝可教，便随我去。”见素丝绳系长梯来下，舒上梯，仍造大城。绮堂洞室，地如黄金。有一人长大，不巾帻，独坐绛纱帐中，语舒曰：“主者误取汝，赐汝秘术卜占，勿贪钱贿。”舒亦不觉受之。（出《异苑》）

萧惠明

宋萧惠明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项羽庙。相承

云：“羽多居郡厅事，前后太守不敢上厅。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曾为此郡，未闻有灾。”遂命盛设筵榻。未几，惠明忽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之，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殒。（出《异苑》）

柳 积

柳积，字德封。勤苦为学，夜燃木叶以代灯。中夕，闻窗外有呼声，积出见之，有五六人。各负一囊，倾于屋下，如榆荚。语曰：“与君为书粮，勿忧业不成。”明日视之，皆汉古钱，计得百二十千。乃终其业。宋明帝时，官至太子舍人。（出《独异志》）

赵文昭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吴郡赵文昭，字子业，为东宫侍讲。宅在清溪桥北，与吏部尚书王叔卿，隔墙南北。尝秋夜，对月临溪，唱《乌栖》之词，意旨闲怨。忽有一女子，衣青罗之衣，绝美，云：“王尚书小娘子，欲来访君”。文昭问其所以，答曰：“小娘子闻君歌咏，有怨旷之心，著清凉之恨，故来愿荐枕席。”言讫而至，姿容绝世。文昭迷误恍惚，尽忘他志，乃揖而归。从容密室，命酒陈筵，递相歌送，然后就寝。至晓请去，女解金纓留别，文昭答琉璃盏。后数夜，文昭思之不已。偶游清溪神庙，忽见所与琉璃盏，在神女之后，及顾其神，与画侍女，并是同宿者。（出《八朝穷怪录》）

河 伯

余杭县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马看戏，将三四人至岑村饮酒，小醉，暮还。时炎热，因下马入水中，枕石眠。马断走归，从人悉追马，至暮不返。眠觉，日已向晡，不见人马。见一妇来，年可十六七，云：“女郎你好。日既向暮，此间大可畏。君作何计？”问：“女郎姓何？那得忽相闻？”复有一年少，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车，车后二十人至，呼上车。云：“大人暂欲相见。”因回车而去。道中络绎把火，见城郭邑居。既入城，进厅事，有信幡，题云“河伯”。俄见一人，年三十许，颜色如画，侍卫繁多。相对欣然，敕行酒炙，云：“仆有小女，颇聪明，欲以给君箕帚。”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备办，令就郎中婚。承白已办。进丝布单衣及袷、绢裙、纱衫襖、履屐，皆精好。又给十小吏，青衣数十人。妇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礼。三日，经大会客，拜阁。四日云：“礼既有限，当发遣去。”妇以金瓿、麝香囊与婿别，涕泣而分。又与钱十万、药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复云：“十年当相迎。”此人归家，遂不肯别婚。辞亲，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脉经，一卷汤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疗，皆致神验。后母老兄丧，因还婚宦。（出《幽明录》）

邵敬伯

平原县西十里，旧有社林，南燕太上时，有邵敬伯者，家于长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书，言：“我吴江使也，令吾通问

于齐伯。吾今须过长白，幸君为通之。仍教敬伯，但至社林中，取树叶投之于水，当有人出。”敬伯从之，果见人引入。伯惧水，其人令敬伯闭目，似入水中，豁然宫殿宏丽。见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床，发函开书曰：“裕兴超灭。”侍卫者皆圆眼，具甲冑，敬伯辞出，以刀子赠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当无水厄矣。”敬伯出，还至社林中，而衣裘初无沾湿。果其年宋武帝灭燕。敬伯三年居两河间，夜中忽大水，举村俱没，唯敬伯坐一榻床，至晓著岸，敬伯下看之，床乃是一大鼃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传社林下有河伯家。（出《酉阳杂俎》）

吴兴人

晋隆安中，吴兴有人，年可二十，自号圣公，姓谢。死已百年，忽诣陈氏宅，言：“是己旧宅，可见还，不尔烧汝。”一夕大火，烧尽，因有鸟毛插地，绕宅周匝数重，百姓乃起庙。（出《酉阳杂俎》）

刘子卿

宋刘子卿，徐州人也。居庐山虎溪。少好学，笃志无倦。常慕幽闲，以为养性。恒爱花种树，其江南花木，溪庭无不值者。文帝元嘉三年春，临玩之际，忽见双蝶，五彩分明，来游花上，其大如燕，一日中，或三四往复。子卿亦讶其大。九旬有三日，月朗风清。歌吟之际，忽闻扣扃，有女子语笑之音。

子卿异之，谓左右曰：“我居此溪五岁，人尚无能知，何有女子而诣我乎？此必有异。”乃出户，见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焕，容止甚都。谓子卿曰：“君常怪花间之物。感君之爱，故来相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谓二女曰：“居止僻陋，无酒叙情，有惭于此。”一女曰：“此来之意，岂求酒耶？况山月已斜，夜将垂晓，君子岂有意乎？”子卿曰：“鄙夫唯有茅斋，愿申缱绻。”二女东向坐者笑谓西坐者曰：“今宵让姊，余夜可知。”因起，送子卿之室。入谓子卿曰：“郎闭户双栖，同衾并枕；来夜之欢，愿同今夕。”及晓，女乃请去。子卿曰：“幸遂缱绻，复更来乎？一夕之欢，反生深恨。”女抚子卿背曰：“且女妹之期，后即次我。”将出户，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忧。”出户不知踪迹。是夕二女又至，宴如前。姊谓妹曰：“我且去矣。昨认之欢，今留与汝。汝勿贪多误，少惑刘郎。”言讫大笑，乘风而去。于是同寝。卿问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间之有。愿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劳执问？”乃抚子卿曰：“郎但申情爱，莫问闲事。”临晓将去，谓卿曰：“我姊实非人间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说于郎，郎必异传，故不欲取笑于人代。今者与郎契合，亦是因缘。慎迹藏心，无使人晓，即姐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数年会寝。后子卿遇乱归乡，二女遂绝。庐山有康王庙，去所居二十里余。子卿一日访之，见庙中泥塑二女神，并壁画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出《八朝穷怪录》）

卷第二百九十六

神六

太室神 黄苗 龚双 萧总 萧岳 尔朱兆 蒋帝神 临汝侯猷
阴子春 苏岭庙 卢元明 董慎 李靖

太室神

后魏太武时，嵩阳太室中有宝神像，长数尺。孝文太和中，有人避疟于此庙，见太武来造神。因言：“今日朝天帝，帝许移都洛阳，当得四百年。”神言：“昨已得天符矣。”太武出，神谓左右曰：“虏性苛贪，天符但言四十，而因之四百。”明年，孝文选都洛阳，唯得四十年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黄苗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黄苗，为州吏，受假违期。方上行，经宫亭湖，入庙下愿：“希免罚坐，又欲还家，若所愿并遂，当上猪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还。资装既薄，遂不过庙。行至都界，与同侣并船泊宿。中夜，船忽从水自下，其疾如风

介。夜四更，苗至官亭，始醒悟。见船上有三人，并乌衣持绳，收缚苗。夜上庙阶下，见神年可四十，黄面，披锦袍。梁下悬一珠，大如弹丸，光辉照屋。一人户外白：“平固黄苗，上愿猪酒，遁回家。教录，今到。”命谪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苗穷山林中，锁腰系树，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忧思，但觉寒热身疮，举体生斑毛。经一旬，毛蔽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锁放之，随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应取新淦一女，而此女士族，初不出外，后值与娣妹从后门出，诣亲家，女最在后，因取之。为此女难得，涉五年，人数乃充。吏送至庙，神教放遣，乃以盐饭饮之，体毛稍落，须发悉出，爪牙堕，生新者。经十五日，还如人形。意虑复常。送出大路。县令呼苗具疏事，覆前后所取人，遍问其家，并符合焉。髀为戟所伤，创瘢尚在。苗还家八年，得时疾死。（出《述异记》）

龚 双

襄阳汉水西村，有庙名土地主，府君极有灵验。齐永元末，龚双任冯翊郡守。不信鬼神，过见此庙。因领人烧之。忽旋风绞火，有二物挺出，变成双青鸟，入龚双两目。两目应时疼痛，举体壮热。至明便卒。（出《汉涪记》）

萧 总

萧总，字彦先，南齐太祖族兄环之子。总少为太祖以文学见重。时太祖已为宋丞相，谓总曰：“汝聪明智敏，为官不必

资。待我功成，必荐汝为太子詹事。”又曰：“以嫌疑之故，未即遂心。”总曰：“若讖言之，何啻此官！”太祖曰：“此言狂悖，慎钤其口。吾专疚于心，未忘汝也。”总率性本异，不与下于己者交，自建业归江陵。宋后废帝元徽后，四方多乱，因游明月峡，爱其风景，遂盘桓累岁。常于峡下枕石漱流，时春向晚，忽闻林下有人呼“萧卿”者数声，惊顾，去坐石四十余步，有一女，把花招总。总勿异之。又常知此有神女，从之，视其容貌，当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闻。谓总曰：“萧郎遇此，未曾见邀，今幸良晨，有同宿契。”总恍然行十余里，乃见溪上有宫阙台殿甚严。宫门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并神仙之质。其寝卧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幸。一夕绸缪，以至天晓。忽闻山鸟晨叫，岩泉韵清，出户临轩，将窥旧路，见烟云正重，残月在西。神女执总手谓云：“人间之人，神中之女，此夕欢会，万年一时也。”总曰：“神中之女，岂人间常所望也。”女曰：“妾实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间之官，来岁方终。一易之后，遂生他处。今与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陈也。”言讫乃别。神女手执一玉指环，谓曰：“此妾常服玩，未曾离手，今永别，宁不相遗？愿郎穿指，慎勿忘心。”总曰：“幸见顾录，感恨徒深，执此怀中，终身是宝。”天渐明，总乃拜辞，掩涕而别。携手出户，已见路分明。总下山数步，回顾宿处，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他日，持玉环至建业，因话于张景山。景山惊曰：“吾常游巫峡，见神女指上有此玉环，世人相传云：是晋简文帝李后曾梦游巫峡，见神女，神女乞后玉环，觉后乃告帝，帝遣使赐神女。吾亲见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是与世人异矣！”总齐太祖建元末，方征召，未行帝崩。世祖即位，累为中书舍人。初总为治书御史，江陵舟中遇，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

乐，乃赋诗曰：“昔年岩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愿湿巫山雨。”（出《八朝穷怪录》）

萧 岳

齐明帝建武中，有书生萧岳，自毗陵至延陵季子庙前，泊舟望月。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从三四侍女，貌皆绝世，橘掷岳怀中。岳心异之，乃问其姓名。云：“葛氏。”岳因请舟中，命酒与歌宴，及晓请去，岳甚怅然。岳登舟望之，见庙前有五六女相迎笑，一时入庙。岳异之，及明，乃整衣冠，至延陵庙中。见东壁上书第三座之女，细观之而笑，果昨夜宿之女也。及左右侍女，亦所从也。画壁题云，东海姑之神。（出《八朝穷怪录》）

尔朱兆

后魏孝庄帝，既诛尔朱荣。荣子兆，自汾州率骑攻洛。师自河梁西涉，掩袭京邑。先是河边有一人，梦神谓曰：“尔朱家欲渡河，用尔作波津令，当为缩水脉。”及兆至，见一人，自言知水深浅处，以草表插导，忽失所在。兆众遂涉焉，寻而陷京，弑庄帝。（出《北史》）

蒋帝神

梁旱甚，诏于蒋帝神求雨。旬旬不降，帝怒，载荻焚庙，并其神影。尔日开朗，将欲起火。当神上，忽有云如伞盖，须臾骤雨。台中宫殿，皆自震动。帝惧，驰诏追停，少时还静。自此帝诚信遂深。自践祚比未曾到庙，于是备法驾，将朝臣修谒。时魏将杨大眼，来寇钟离。蒋帝神报敕，必许扶助。既而无雨，水暴涨六七尺，遂大克魏军。神之力也。凯旋之后，庙中人马脚皆有泥湿，当时并目睹焉。（出《南史》）

临汝侯猷

宗室临汝侯猷，为吴兴太守。性倜傥，与楚庙神交，饮至一斛。每酬祀，尽欢极醉，而神影亦有酒容，所祷必应。后为益州刺史。时江陵人齐狗儿反，众十余万，攻州城。猷兵粮已尽，人有二心，乃遥祷请救。是日，州界田父，逢一骑络铁，从东方来，问去城几里。曰：“百四十里。”日已晡，骑语父曰：“后人来，可令疾马，欲及日破贼。”俄有数百骑如风，一骑仍请饮。田父问为谁，曰：“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当此时，庙中请祈无验。十余日，乃见侍卫土偶皆泥湿如汗者。是日，猷大破狗儿焉。及猷卒，谥曰“灵”，与神交故也。

（出《南史》）阴子春

梁阴子春为东莞太守。时青州刺史王神念，毁临海神庙座。栋上有一蛇，役夫不擒，入于海水。尔夜，子春梦见一人诣其府，云：“有人见苦，破坏所居，今既无托，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记之。经日。方知神念毁庙。因办牲醪，立宇祠之。数日，梦一朱衣人谢曰：“得群厚惠，当以一州相报。”经月余，魏君欲袭朐山，子春预知，设伏摧破。武帝以为南青州刺史。

(出《南史》)

苏岭庙

襄阳苏岭山庙，门有二石鹿夹之，故谓之鹿门山。习氏记云：“习郁常为侍中，从光武幸黎丘。郁与光武，俱梦见苏岭山神，因使立祠。”郭重产记云：“双石鹿自立如斗，采伐人常过其下。或有时不见鹿。因是知有灵瑞。梁天监初，有蚌湖村人，于此泽间猎。见二鹿极大。有异于恒鹿，乃走马逐之。鹿即透涧，直向苏岭。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唯见庙前二石鹿。猎者疑是向者鹿所化，遂回。其夜梦见一人，著单巾幘，黄布裤褶，语云：‘使君遣我牧马，汝何驱迫？赖得无他，若见损伤，岂得全济。’”(出《襄阳记》)

卢元明

北齐卢元明，聘于梁。其妻乘车，送至河滨。忽闻水有香气异常，顾见水神涌出波中，牛乃惊奔，曳车入河。其妻溺死，兄子十住尚幼，与同载，投入获免。(出《北史》)

董慎

隋大业元年，兖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已下，用法有不直，必犯颜而谏之。虽加谴责，亦不知惧，必俟

刑正而后退。常因授衣归家，出州门，逢一黄衣使者曰：“太山君呼君为录事。”因出怀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称茂实，案牘精练。将平疑狱，须俟良能，权差知右曹录事。”印甚分明。后署曰：“倨。”慎谓事者曰：“府君呼我，岂有不行，然不识府君名谓何？”使者曰：“录事勿言，到任即知矣。”自持大布囊，内慎其中，负之出兖州郭，因致囊于路左，汲水调泥，封慎两目。慎都不知经过远近，忽闻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诺。”趋入。府君曰：“所追录事，今复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秘，恐或漏泄，向请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已死范慎追董慎，取左曹囊盛右曹录事，可谓能防慎也。”便令写出，抉去目泥，赐青缣衫、鱼须笏、豹皮靴，文甚斑驳。邀登副阶，命左右取榻令坐，曰：“籍君公正，故有是请。今有闽州司马令狐实等六人，置无间狱。承天曹符，以实是太元夫人三等亲，准令递减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讼，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为罚疑唯轻，亦令量减二等。予恐后人引例多矣，君谓宜如何？”慎曰：“夫水照妍媸而人不怨者，以至清无情，况于天地刑法，岂宜恩贷奸匿。然慎一胥吏耳，素无文字，虽知不可，终语无条贯。当州府秀才张审通，辞彩隼拔，足得备君管记。”府君令帖召之。俄顷至，审通曰：“此易耳，当为判以状申。”府君曰：“君善为我辞。”即补左曹录事，仍赐衣服如董慎，各给一玄狐，每出即乘之。审通判曰：“天本无私，法宜画一。苟从恩贷，是资奸行。令狐实前命减刑，已同私请；程翥后申簿诉，且异罪疑。倘开递减之科，实失公家之论。请依前付无间录狱，仍录状申天曹。”即有黄衫人持状而往。少顷，复持天符曰：“所申文状，多起异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礼》八议，一曰‘议亲’。又《元化匱》中《释冲符》。

亦曰‘无不亲’。是则典章昭然，有何不可！岂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亲！仍敢衍违，须有惩罚。府君可罚不衣紫六十甲子，余依前处分。”府君大怒审通曰：“君为判辞，使我受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遂无所闻。审通诉曰：“乞更为判申，不允，即甘当再罚。”府君曰：“君为我去罪，即更与君一耳。”审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乃无亲。若使有亲，何由得一！苟欲因情变法，实将生伪丧真。太古以前，人犹至朴；中古之降，方闻各亲。岂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观蜡之叹。无不亲，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请宽逆耳之辜，敢荐沃心之药。庶其阅实，用得平均。令狐实等，乞请依正法，仍录状申天曹。”黄衣人又持往。须臾，又有天符来曰：“再有所申，甚为允当。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实、程翥等，并正法置处。”府君即谓审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狱。”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儿擘之为耳，安于审通额上。曰：“塞君一耳，与君三耳，何如？”又谓慎曰：“甚赖君荐贤，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当加一周年相报耳。君兼本寿，得二十一年矣。”即送归家。使者复以泥封二人，布囊送至宅，欸如写出，而顾问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余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审通数日额觉痒，遂踊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踊出者尤聪。时人笑曰：“天有九头鸟，地有三耳秀才。”亦呼为鸡冠秀才者。慎初思府君称邻，后方知倨乃邻字也。（出《玄怪录》）

李靖

卫公李靖，始困于贫贱，因过华山庙，诉于神，且请告以

官位所至。辞色抗厉，观者异之。伫立良久，乃出庙门百许步，闻后大声曰：“李仆射好去。”顾之不见人。后竟至端揆。（出《国史记》）

卷第二百九十七

神七

丹丘子 瀚海神 薛延陀 睦仁茜 兖州人

丹丘子

隋开皇末。有老翁诣唐高祖神尧帝，状貌甚异。神尧钦迟之，从容置酒，饮酣，语及时事曰：“隋氏将绝，李氏将兴，天之所命，其在君乎？愿君自爱。”神尧惕然自失，拒之。翁曰：“既为神授，宁用尔耶。隋氏无闻前代，继周而兴，事逾晋魏。虽偷安天位，平定南土，盖为君驱除。天将有所启耳。”神尧阴喜其言，因访世故。翁曰：“公积德入门，又负至贵之相，若应天受命，当不劳而定。但当在丹丘子之后。”帝曰：“丹丘为谁？”翁曰：“与公近籍，但公不知耳？神器所属，唯此二人。然丹丘先生，凝情物外，恐不复以世网累心。傥或俯就，公若不相持于中原，当为其佐。”神尧曰：“先生安在？”曰：“隐居鄆杜间。”帝遂袖剑诣焉。帝之来，虽将不利于丹丘，然而道德玄远，貌若冰壶，睹其仪而必骇神耸。至则伏谒于苦宇之下，先生隐几持颐，块然自处。拜未及起。先生遽言曰：“吾久厌浊世，汝膻于时者，显晦既殊，幸无见忌。”帝

愕而谢之，因跪起曰：“隋氏将亡，已有神告。当天禄者，其在我宗。仆夙叶冥征。谓钟未运。窃知先生之道，亦将契天人之兆。夫两不相下，必将决雄雌于锋刃，銜智力于权诈。苟修德不竞，仆惧中原久罹刘项之患。是来也，实有心焉，欲济斯人于涂炭耳。殊不知先生弃唐虞之揖让，躐巢许之遐踪。仆所谓鸡夏虫，未足以窥大道也。”生先笑而颌之。帝复进曰：“以天下之广，岂一心一虑所能周哉。余视前代之理乱，在辅佐得其人耳。苟非伊周皋夔之徒。秦汉以还，皆璚璫庸材不足数。汉祖得萧张而不尽其用，可为太息。今先生尚不屈尧舜之位，固蔑视伊皋矣。一言可以至昌运。得无有以诲我乎？”先生曰：“昔陶朱以会稽五千之余众，卒殄强吴。后去越相齐，于齐不足称者，岂智于越而愚于齐？盖功业随时，不可妄致。废兴既自有数，时之善否，岂人力所为？且非吾之知也？”讫不对。帝知其不可挹也，怅望而还。武德初，密遣太宗鄆杜访焉，则其室已墟矣。（出《陆用神告录》）

瀚海神

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冢。贞观初，每至日夕，即有鬼兵万余，旗幡鲜洁，围绕此冢。须臾，冢中又出鬼兵数千，步骑相杂，于冢傍力战。夜即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复有鬼兵万余，自北而至，去冢数里而阵。一耕夫见之惊走。有一鬼将，令十余人擒之至前，谓曰：“尔勿惧，我瀚海神也。被一小将窃我爱妾，逃入此冢中。此冢张公，又借之兵士，与我力战。我离瀚海月余，未获此贼，深愤之。君当为我诣此冢造张公，言我自来收叛将，何乃藏之冢中？仍更借兵拒我，当速逐

出。不然，即终杀尔！”仍使兵百人，监此耕夫往。耕夫至冢前，高声传言。良久，冢中引兵出阵。有二神人，并辔而立于大旗下，左右剑戟如林。遽召此耕夫前，亦令传言曰：“我生为锐将三十年，死葬此，从我者步骑五千余，尽皆精强。今有尔小将投我，我已结交有誓，不可不借助也。若坚欲与我力争，我终败尔，不使尔得归瀚海。若要且保本职，当速回！”耕夫又传于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进，令其众曰：“不破此冢，今夕须尽死于冢前！”遂又力战，三败三复。战及初夜，冢中兵败，生擒叛将。及入冢，获爱妾，拘之而回。张公及其众，并斩于冢前，纵火焚冢，赐耕夫金带。耕夫明日往观，此冢之火犹未灭，冢旁有枯骨木人甚多。（出《潇湘录》）

薛延陀

突厥沙多弥可汗，贞观年，馭下无恩，多有杀戮，国中震恐，皆不自安。常有客乞食于主人，引入帐，命妻具饌。其妻顾视，客乃狼头。主人不之觉。妻告邻人，共视之，狼头人已食其主人而去。相与逐之，至郁督军山，见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薛延陀当灭，我来取之。”追者惧而返。太宗命将击之，其众相惊扰，诸部大乱。寻为回纥所杀，族类殆尽。（出《广古今五行记》）

睦仁茜

唐睦仁茜者，赵郡邯郸人也。少时经学，不信鬼神。常欲

试其有无，就见鬼人学之，十余年不能得见。后徙家向县，于路见一人，如大官，衣冠甚伟，乘好马，从五十余骑。视仁茜而不言。后数见之，经十年，凡数十相见。后忽驻马，呼仁茜曰：“比频见君，情相眷慕，愿与君交游。”仁茜即拜之，问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农人。西晋时为别驾，今任临湖国长史。”仁茜问其国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黄河以北，总为临湖国。国都在楼烦西北沙碛是也。其王即故赵武灵王。今统此国，总受泰山控摄。每月各使上相朝于泰山。是以数来至此与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预知祸难而先避之，可免横苦。唯死生之命，与大祸福之报，不能移动耳。”仁茜从之。景因命其从骑常掌事以赠之，遣随茜行。有事则令先报之，即尔所不知，当来告我，如是便别。掌事恒随，遂如侍从者。每有所问，无不先知。时大业初，江陵岑之象为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请仁茜于家教文本，仁茜以此事告文本。仍谓曰：“成长史语我，有一事差君不得道。既与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食，然（食然二字原缺。据《冥报记》补。）不能得饱，常苦饥。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饱。众鬼多偷窃人食。我既贵重，不能偷之，从君请一食。”仁茜既告文本。文本既为具饌，备设珍羞。仁茜曰：“鬼不欲入人屋，可于外水边张幕设席，陈酒食于上。”文本如其言。至时，仁茜见景与两客来至，从百余骑。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谢以食之不精，亦传景意辞谢。初文本将设食，仁茜请有金帛以赠之。文本问是何等物？仁茜云：“鬼所用物，皆与人异。唯黄金及绢，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黄金涂大锡作金，以纸为绢帛，最为贵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毕，令其从骑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钱绢赠之。景深喜，谢曰：“因睦生烦郎君供给，郎君颇欲知寿命乎？”文本辞云：“不愿知也。”

景笑而去。数年后，仁茜遇病，不因困笃而不起。月余，仁茜问常掌事，掌事不知。便问长史，长史报云：“国内不知。后月因朝泰山，为问消息而相报。”至后月，长史来报云：“是君乡人赵某，为泰山主簿。主簿一员缺，荐君为此官，故为文案，经纪召君耳。案成者当死。”仁茜问计将安出，景云：“君寿应年六十余，今始四十。但以赵主簿横征召耳，当为请之。”乃曰：“赵主簿相问，睦兄昔与同学，恩情深至。今幸得为泰山主簿。适遇一员官缺，明府令择人，吾已启公。公许相用。兄既不得长生，命当有死。死遇济会，未必当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耶？今文案已出，不可复止。愿决作来意，无所疑也。”仁茜忧惧，病愈笃。景谓仁茜曰：“赵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泰山，于府君陈述，则可以免。”仁茜问何由见府君。景曰：“往泰山庙东，度一小岭，平地是其都所。君往，自当见之。”仁茜以告文本，文本为具行装。数日，又告仁茜曰：“文书欲成，君诉惧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书自消。”告文本，以三千钱为画一座像于寺西壁。讫而景来告曰：“免矣。”仁茜情不信佛，意尚疑之，因问景云：“佛法说有三世因果，此为虚实？”答曰：“皆实。”仁茜曰：“即如是，人死当分入六道，那得尽为鬼？而赵武灵王及君，今尚为鬼耶？”景曰：“君县内几户？”仁茜曰：“万余户。”又曰：“狱囚几人？”仁茜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万户之内，有五品官几人？”仁茜曰：“无。”又曰：“九品以上官几人？”仁茜曰：“数十人。”景曰：“六道之义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万无一人，如君县内无一五品官；得人道者，万有数人，如君县内九品数十人；入地狱者，万亦数十，如君狱内囚；唯鬼及畜生，最为多也，如君县内课役户。就此道中，又有等级。”因指其从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茜曰：“鬼

有死乎？”曰：“然。”仁茜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茜问曰：“道家章醮，为有益否？”景曰：“道者彼天帝总统六道，是为天曹。阎罗王者，如人间天子。泰山府君，如尚书令录。五道神如诸尚书。若我辈国，如大州郡。每人间事，道士上章请福，如求神之恩。大曹受之。下阎罗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诉云。宜尽理，忽令枉滥。’阎罗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诏也。无理不可求免，有枉必当得申，何为无益也？”仁茜又问：“佛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圣，无文书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宽宥。若福厚者，虽有恶道，文簿不得追摄。此非吾所识，亦莫知其所以然。”言毕即去。仁茜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还乡里。仁茜寄书曰：“鬼神定是贪谄，往日欲郎君饮食，乃尔殷勤。比知无复利，相见殊落漠。然常掌事犹见随。本县为贼所陷，死亡略尽。仆为掌事所导，故贼不见，竟以获全。”贞观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赐射于玄武门，文本时为中书侍郎。自语人云尔。（出《冥报录》）

兖州人

唐兖州邹县人姓张，忘字。曾任县尉。贞观十六年，欲诣京赴选。途经泰山，谒庙祈福。庙中府君及夫人并诸子等，皆现形像。张遍拜讫，至第四子旁，见其仪容秀美。同行五人，张独祝曰：“但得四郎交游，赋诗举酒，一生分毕，何用仕官？”及行数里，忽有数十骑马，挥鞭而至，从者云是四郎。曰：“向见兄垂顾，故来仰谒。”又曰：“承欲选，然今岁不合得官。复恐在途有灾，不复须去也。”张不从，执别而去。行百余里，

张及同伴夜行，被贼劫掠，装具并尽。张遂祝曰：“四郎岂不相助？”有顷，四郎车骑毕至，惊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贼颠仆迷惑，却来本所。四郎命决杖数十。其贼臂膊皆烂。已而别去。四郎指一大树，兄还之日，于此相呼也。是年，张果不得官而归。至本期处，大呼四郎。俄而郎至。乃引张云，相随过宅。即有飞楼绮观，架迥凌空，侍卫严峻，有同王者。张即入。四郎云：“须参府君，始可安。”乃引入。经十余重门，趋而进，至大堂下谒拜。见府君绝伟。张战惧，不敢仰视。判事似用朱书，字皆极大。府君命使者宣曰：“汝乃能与吾儿交游，深为善道。宜停一二日讌聚，随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别馆。盛设珍羞，海陆毕备。奏乐盈耳。即与四郎同室而寝。已经三宿。张至明旦，游戏庭序，徘徊往来，遂窥一院，正见其妻。于众官人前荷枷而立。张还，甚不悦。四郎怪问其故。张具言之。四郎大惊云：“不知嫂来此也。”即自往造诸司法所。其类乃有数十人，见四郎来，咸去下陞，重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报曰：“不敢违命。然须白录事知。”遂召录事，录事诺云：“乃须夹此案于众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断云：“此妇女勘别案内。常有写经持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归家。与四郎涕泣而别，仍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寿。”张乘本马，其妻从四郎借马，与妻同归。妻虽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可百步许，忽不见。张大怪惧。走至家中，即逢男女号哭，又知已殒。张即呼儿女，急往发之，开棺，妻忽起即坐，赧然笑曰：“为忆男女，勿怪先行。”于是已死经六七日而苏也。兖州人说之云尔。

（出《冥报录》）